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六

目錄

玉山學案補遺

趙氏先緒

補趙先生善應

趙氏講友

趙先生彥端

呂張門人

補汪先生應辰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玉山學侶

汪先生涓

補趙先生汝愚

玉山同調

程先生大昌 別見泰山學案補遺

趙氏家學

趙先生汝愚 詳上玉山學侶

趙先生汝靚 詳見晦翁學案

忠定同調

李先生簡

敖先生陶孫

鄭氏先緒

補鄭先生厚

補鄭先生樵

夾溲講友

林先生霆

夾溲同調

朱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先生質

玉山家學

汪先生口

玉山門人

補章先生穎

補趙先生焯

陳先生居仁

詳見龜山學案

蘇先生珙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忠定家學

補 趙先生崇憲

補 趙先生崇度

補 趙先生必愿

忠定門人

韓先生仲龍 附子如璋孫思恭

南谿門人

趙先生崇憲 詳見忠定家學

趙先生崇度 同上

趙先生崇模 同上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趙先生崇寶 同上

夾漈門人

楊先生興宗 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林氏門人

林先生光朝 詳艾軒學案

忠惠家學

補 鄭先生寅

鄭先生璠

林氏家學

卷之十六

林先生光世

直閣門人

劉先生彌邵

詳見艾軒學案

用軒學侶

史先生夢龍

汪氏續傳

汪先生懋

夾漈私淑

顧先生文英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夾漈續傳

□先生□□

湘鄉同調

李先生純甫

詳屏山鳴道集說略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六

後學 鄞 王梓材 同輯  
慈谿 馮雲濠

玉山學案補遺

趙氏先緒

補 都監趙幸菴先生善應

趙善應字彥遠忠定公汝愚之父也建炎初補承信郎入遷至修武郎歷監秀州崇德饒州餘干安仁縣景德鎮之酒稅潭州南嶽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年六十先生少時父病訪醫行禱暑不解帶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喪盡禮遭母喪時年五十有五矣終日俯首柩旁三年之外生朝必哭于廟其後累年言每及親未嘗不揮涕晉陵尤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及卒少傅陳公書其碣之首曰篤行趙君之墓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書錄遺三十卷幸菴見聞錄二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子四人忠定其長子也餘亦斤斤謹質能守

其家法 朱子文集

附錄

先生母畏雷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

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啟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其嘗之

趙章泉挽趙路分詩曰世俗紛爲僞躬行率以誠拳拳將母念侃侃友于情齊物豈求報得仁非近名誰爲太史傳獨行有宗英

其二曰公就專城養我安陶令廬幾因州府入得侍笑談餘課誦列童穉戚休詢里閭高堂朝夕望寧復象平居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氏講友

縣令趙先生彥端

趙彥端字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與忠定父兄游忠定初登第謁先生先生語之曰謹毋以一魁寘胸中又曰士大夫多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于上前得一二語獎諭明日于宰相處得一二語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

學剛餘力

呂張門人

補文定汪玉山先生應辰

雲濠謹案先生少名師閔故字考伯既得賜名趨  
丞相鼎字之以聖錫見攻媿集高宗宸翰題跋

玉山文集

學無大小之分小學蓋所以爲大學也孔子曰溫故而  
知新可以爲師矣又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使局  
于一技而無知新上達之功則不免于藝成而下致遠  
而泥矣後世學者高談微妙而闕略名數度越繩墨蕩  
然無所執守枵然不適用於用若此者非特不知小學亦  
非所以爲大學也以刑名法術名其家以章句訓詁傳  
其徒陋而無法博而寡要若此者非特不知大學亦非

宋志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爲小學也以此論之學無大小之分知其一則萬  
事畢否則兩失之矣

答張定夫書

東漢之君子節義凜然視死如歸固非後世所能及然  
更當思聖人過猶不及之訓復于中道可也

又與呂逢吉書

汪玉山說

六經典籍政事之本也

廷試策

臣竊以爲爲治之要在於反求諸己而已蓋天下之事  
未有不本于一人之躬行也天下皆不仁宜不可爲也

然人君一爲仁則天下相率而趨于仁矣天下皆不義  
宜不可爲也然人君一爲義則天下相率而趨于義矣  
故愛人而人不親則是仁有所未至也能反吾之仁則  
人自親矣治人而人不治則是智有所未至也能反吾  
之智則人自治矣凡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吾之一身  
既正則天下心悅而誠服若風草之必偃自然之理也  
故曰治道之要莫先于此也以修己安百姓爲病此堯  
舜之所以反求諸己也以百姓有過爲在予一人此湯  
武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此高宗  
中宗祖甲文王之所以反求諸己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修其身孔子之言治未嘗不反求諸己也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之言治又未嘗不反  
求諸己也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  
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  
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數聖人者達而在上則力行  
此道以澤天下窮而在下則力行此道以詒萬世自孟  
軻之死始不得其傳此微臣所以有望于陛下也



陋室銘

顏子居陋巷則陋而顏子則王佐才也陋巷非所以處之柳子居愚溪溪非愚也因柳子得名則愚溪亦非所名之余也無行誼之儲不見比數于時輩世所謂愚陋之士而是室也僅足以容膝其陋矣哉余之處是室也固宜而名之以陋也亦宜雖然擴其所性尊其所知而以希顏爲志不在我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附錄

呂伯恭挽端明詩曰異時憂世士太息恨才難每見公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五 明叢書

約園刊本

身健猶令我意寬彫零竟何極回復豈無端此理終難解天風大隧寒

又曰四海騰門峻躬承二紀中論交從祖父受教自兒童山嶽千尋上江河萬折東微言藏肺腑欲吐與誰同周益公祭之曰人之治經攻傳注者違意義公則越眾說之拘攣人之觀史究成敗者略同異公則異二者而摩研在朝廷則居今而行古臨征鎮則中經而與權暨食于家益全其天舉嗜好以咸无惟羣書之貫穿凡木朝人物議論之邪正暨歷代禮樂刑政之革沿紛紛如

百氏之異學叢脞如故家之遺篇無一事之不考無一書之不傳

朱子玉山講義曰昔日曾參見端明汪公見其自少即以文章冠多士致通顯而未嘗少有自滿之色日以師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爲事及其晚年德成行尊則自近世名卿鮮有能及之者乃是此邦之人其遺風餘烈尙未遠也

蘇滋溪端明書院記曰方其少也遇事則正色危言數忤權姦而毋悔忌其中年多識前言往行蘊之爲德而見之行事歷官外郡專務安靖息民而不擾入侍朝著惟欲引君當道而不阿是以民懷其惠士宗其學中外賴其用眞可謂一代之碩儒天下後世皆當景仰也

玉山學侶

舍人汪先生洞

汪洞字養源玉山人聖錫之兄也踐履篤實有古君子風登進士第爲中書舍人與聖錫同處禁塗時稱二汪

人物

補志

忠定趙先生汝愚

皇朝名臣奏議自序

伏觀建隆以來諸臣莫盛于慶曆元祐之際莫弊于熙寧紹聖之時方其盛也朝廷庶事微有過差上自公卿大夫下及郡縣小吏皆得盡言極諫無所諱忌其論議不已至于舉國之士咸出死力以爭之然而聖君賢相卒善遇而優容之故其治效卓然士以增氣及其弊也朝廷有大黜陟大政令至無一人敢論議者縱或有之其言委曲畏避終無以感悟人主之意而獻諛者遂以爲內外安靜若無一事可言殊不知禍亂之機發于所

宋元聖案補遺

卷四十六

七十四明徽書

新國刊本

伏萬機餘閒幸賜紉繹推觀慶曆元祐諸臣其詞直其計從而見效如此熙寧紹聖諸臣其言切其人放逐而致禍如彼則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可以鑒矣

梓材詳案既亭居易錄載忠定撰名臣奏議數百卷有淳祐庚戌王孫希靜眉山史季溫二字忠定乞進奏議劄子一通序一通時淳熙十三年其言深切著明蓋進書在孝宗時也及慶元紹熙間何澹劉珥輩僞學之說起入黨籍者五十有九人而忠定爲之首遂貶永州紹聖之事不幸再見可勝

哉歎

附錄

先生孳族而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

疏食恩均治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爲夕郎時大冬衣  
布裘至爲相亦然

趙章泉挽趙丞相詩曰五王不解去三思石顯端能殺  
望之未到浯溪讀唐頌已留衡麓伴湘纍生前免見狹  
書禍死後重刊黨籍碑滿地疾藜誰敢哭漫留楚些作  
哀辭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曰忠定季子崇賢問與子商權駢  
儷以爲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間以此觀人至尺牘  
小簡亦然蓋不特駢儷或謂先公曰或出于他人之手  
則難于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作好文字其人  
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掄才報國之一端也

王暉軒跋陳君保藏忠定帖曰右趙忠定與興國判官  
林井伯君帖凡二十七紙如爲其先君子求墓表于陳  
正獻公則以泉壤不朽之榮爲無物可論之感至孝也  
如帥蜀日謂三邊幸無事然心念所及不敢不竭是非  
毀譽色色有之獨念上恩至厚當思補報不復敢爲身  
謀至忠也如帥福州日遇旱則曰寧以一身受此荼毒  
遇火則曰誠無顏面可見百姓至仁也至于崇儒重道

之盛心班班見于行玉字金間尤可以敬仰拾致晦翁  
累書及之必欲得正獻一諾而後屈晦翁一來其拳拳  
于晦翁若此艾軒卒以書弔興國則以情如骨肉義兼  
師友至有邦國殄瘁之歎其拳拳于艾軒又如此興國  
時尙韋布公與之交如敵己速其至三山則有何惜不  
見過之訝有一好文字欲得同觀之約前輩所謂公之  
求士急于士之求公者蓋于此見之

玉山同調

程先生大昌

別見秦山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氏家學

忠定趙先生汝愚

詳上玉山學侶

趙先生汝靚

詳見晦翁學案

忠定同調

李南谿先生簡

李簡字口口番陽人號南谿先生丞相趙公當國天下  
所謂君子者皆聚本朝其游于門延于塾者亦極一時  
之選先生其人也忠定請子師焉家事咨焉先生當趙  
公盛時絕口無自媒之言及趙公去時事變先生慷慨

怨憤往往發于詩文同其憂患而不同其富貴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林井伯每言其雖終身隱約然刻意教子手鈔麈尾四諫奏議授之

劉後村集

### 敖臞庵先生陶孫

敖陶孫字器之福清人號臞庵懷才挾氣嘗有詩云蟠胸三萬卷落筆五千言寧宗朝進士及第慶元中韓侂胄用事貶趙忠定于永先生時處上庠以詩哭之曰狼胡無地歸姬且魚腹終天痛屈原佗胄惡之編管嶺南作詩評一章自魏晉至唐詩人皆有品題

姓譜

宋元稹案補遺

卷四十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先生官至簽事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轉奉議郎卒年七十四劉後村誌其墓云少貧以學自奮嘗遊于潮潮人爭執弟子禮淳熙下第各吳中吳士從者雲集鉅家名族率虛講席競邀致

### 鄭氏先緒

補

### 鄭湘鄉先生厚

鄭厚字景章興化人學問該博與從弟樵講學從者甚眾紹興五年再舉禮部奏賦第一廷對六千言指陳無隱高宗問其姓名有詔授左從事郎泉州觀察推官著有湘鄉文集藝圃折衷詩雜說各若干卷

福建通志

雲濠謹案姓譜先生工文詞自成一家尤長于易學者稱爲湘鄉先生

鄭湘鄉說

易從日從月天下之理一奇一耦盡矣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以至性命之微變化之妙否泰損益剛柔失得出處語默皆有對敵故易設一長畫一短畫以總括之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此也

王道備而帝德銷史法盡而經意輕

王淳南曰王道不殊乎帝德史法無害于經意

堯舜性之而人不知湯武身之而人不疑五伯假之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下賀帝王

藝圃折衷

孟子謂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子子噲有仕于此而子悅之不告于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于子則可乎大夫爵祿制于諸侯是誠古之道也孟軻旣教齊梁滕之君使自爲湯武則是諸侯未嘗受命于天子也沈同不敢以爵祿私人齊制之也子噲不敢以燕私人將復誰制之哉何孟軻獨能約燕以王制而不能約齊梁滕于古道也

余隱之辨曰孟子告沈同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  
不得受燕于子噲有仕于此而子悅之不告于王而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于  
子則可乎者是約燕于王制也其意曷嘗不存周哉  
勸齊梁滕之爲湯武者正欲其行仁義而知有王制  
云爾豈可謂夏商在上而湯武不得行仁義歟湯武  
行仁義無一言及之唯罪湯武之征伐掩善揚惡豈  
得爲公論亦可謂處變事而不知其權者也勸其君  
行仁義以爲不道者余知之矣彼非以仁義爲不美  
也但急于近功謂仁義爲迂闊不切時務不若進富  
國強兵之術也若其誠然商鞅之徒爲之孟子不爲  
也

朱子曰諸侯受國于天子故子噲之讓爲無王天子  
受命于天故文王受命作周不受于紂而無罪辨謂  
鄭氏以仁義爲迂闊則未然第恐若商鞅之談帝道

爾

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韓愈欲無釋老孟子  
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慶雲瑞雲景風時雨



而霜竄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稊稗鉤吻生焉山林  
河海不唯龜龍麟鳳而鴟鴞豺狼蛟鼉出焉古今豈有  
無小人之國哉作易者其知道乎

余隱之辨曰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夷狄是皆  
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過孟子欲無楊墨韓子欲無  
釋老豈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一則爲義之偏其  
過至于無君一則爲仁之偏其過至于無父先王大  
道由是榛塞孟子辭而闢之然後廓如也釋氏生西  
竺漢明帝始求事之老氏生周末西漢竇太后始好

尙之自晉梁以及于唐其教顯行韓公力排斥之然  
後大道得不泯絕有識之士謂洪水之害害于人身  
邪說之害害于人心身之害爲易見尙可避者心之  
害爲難知溺其說者形存而身亡矣自非智識高明  
孰知其害而務去之乎韓公謂孟子距楊墨而其功  
不在禹下唐之史臣謂韓公排釋老而其功與孟子  
齊而力倍之詎不信夫且夫唐虞三代之盛時未嘗  
有所謂釋老楊墨者苟欲其無亦不爲過而謂地不  
唯五穀桑麻而蕙稊鉤吻生焉世豈有種五穀桑麻

而不去蕘稗鉤吻者歟若孟子者正務去蕘稗鉤吻之害而欲五穀桑麻之有成也今乃立異論以攻之是誠何心哉予懼聖道之不明故不得不與之辨

朱子曰知堯舜孔孟所傳之正然後知異端之爲害也深而息邪距詖之功大矣彼曰景風時雨與冥氣旱蝗均出于天五穀桑麻與蕘稗鉤吻均出于地此固然矣人生其間混然中處盡其變理之功則有景風時雨而無冥氣旱蝗有五穀桑麻而無蕘稗鉤吻此人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天地所以待人而爲三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十四

四明叢書

約選刊本

才也孟子之闢異端如宣王之攘夷狄其志亦若此而已豈秦始皇漢武帝之比哉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而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附錄

自太學歸講學薈林

以趙鼎薦改左承事郎著論多奇往往與古聖賢相悖坐是爲臺臣所劾十年不調云

鄭夾漈與兄景章投宇文樞密書曰今既蝸吞蠶茂不  
逃鑿察當展盡底裏以俟採擇厚逸邁而痴樵幽邃而  
愚厚痴絕樵愚絕厚于世俗有領袖樵于人物育林藪  
厚見理如破竹迎刃而解初無留手樵見理如攻堅木  
終自擘折稍遲耳厚于文如狂瀾怒濤滾滾不絕樵于  
文如懸崖絕壁向之瑟瑟寒人毛骨厚仰視韓愈如不  
及樵下視李白如常人厚下筆如迅馬歷隴阪終日馳  
騁而足不頓且無蹶失樵下筆如大匠掄材胸中暗有  
繩墨每作文文成自不曉其義必厚爲之解說然後胸

中曉然者厚常曰吾弟文章合有神助不然何得乃爾  
厚得之易得樵而後峻樵得之紛得厚而後理厚得樵  
而城壁固樵得厚而朱紫分厚貞粹之地可容樵千萬  
壘而峯峽孤峭樵自出厚之右厚應辨多方略樵遲鈍  
有隱思厚臨倉卒若素成綽有餘波樵臨倉卒若暴疾  
昏黃徐而圖之了無一塵相累使厚司臺諫則世無豺  
虎跡使樵直史苑則地下無冤人智解文鋒氣挫虓虎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則厚優于樵正固幹事不避鎔錙  
能辛苦其身爲紀綱先樵亦優于厚當官正色不畏強

禦則厚優于樵小心事君繼繼朝夕樵亦優于厚至當  
廟廊擁幼君當大節而不可奪則厚能之樵亦能之臨  
財廉取與義出入無私交之行可爲百僚則厚能之樵  
亦能之斟酌治體如扁鵲治疾盡見五臟凝結解紛排  
難如庖丁鼓刀無少留刃厚能之樵亦能之厚也樵也  
平昔囊櫃中短長不出此耳

朱子語類曰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爲邪說然尙自占  
取地步但不知權其說之行猶使人知君臣之義如陳  
同甫議論卻乖乃不知正曹丕既篡乃曰舜禹之事吾  
知之矣此乃以己而窺聖人謂舜禹亦只是藝而文之  
以揖遜爾同父亦是于漢唐事迹上尋討箇仁義出來  
便以爲此卽王者事何異于此

王滹南議論辨惑曰鄭厚以歐陽子作史辨太深而法  
太盡予謂辨無太深法無太盡論其當否則可矣

周公權曰李泰伯晁說之著論非孟子鄭叔友亦非孟  
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  
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書著也

梓材謹案陳振孫書錄解題言余竊之以司馬公  
有疑孟及李觀泰伯常語鄭厚叔友折衷皆有非

孟之言故辨之是  
先生一字叔友也

補編修鄭夾漈先生樵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豐公張魏公而下皆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祕府先生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鈔所著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兼攝檢詳諸房文字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蓋先生好爲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云

宋史

雲濂謹案直齋書錄解題于夾漈春秋亦言其學大抵工于考究而義理多迂僻又案先生有溪西

集五  
十卷

夾漈詩說

六義之序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風者出于風土

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  
複故謂之風雅出于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  
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  
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勸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以  
示有所尊故曰頌

風有正變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于詩序皆  
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抑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  
緇衣之美武公駟騏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  
必不得已從先儒正變之說則當如穀梁春秋書樂王

姬之館于外春秋盟于首戴皆曰變之正也蓋言事雖  
變常而終合乎正也河廣之詩欲往而不往大車之詩  
畏之而不取氓之詩反之而自悔此所謂變之正也序  
謂變風出乎情性止乎禮義此言得之然詩之必存變  
風何也見夫王澤雖衰人猶能以禮義自防也見中人  
之性能以禮義自閑雖有時而不善終蹈乎善也見其  
用心之謬行己之乖倘反而爲善則聖人亦錄之而不  
棄也

善觀詩者當推詩外之意如孔子子思善論詩者當達

詩中之理如子貢子夏善學詩者當取一二言爲立身之本如南宮子路善引詩者不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如諸經所舉之詩可也繇蠻黃鳥止于邱隅不過喻小臣之擇卿大夫有仁者依之夫子推而至于爲人君止于仁與國人交止于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遠去而民之喜得其所子思推之上察乎天下察乎地觀詩如此尙何疑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于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悟于禮後之說論詩若此尙何疑乎南宮三復不過自注

子昂終身所誦不過不忮不求學詩至此奚以多爲維嶽降神生甫及中宣王詩也夫子以爲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爲孟明之功引詩若此奚必分別所作之人所采之詩乎達是然後可以言詩也

### 夾祭春秋說

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總論

諸侯舊用天子之年至平王失政諸侯並稱元年

隱元年

古曰益今日蝗

想五  
年益

嘗災也。大眚者大災也。凶荒札瘥之謂。乃糴繫囚存長幼恤貧窮使之復其居不常令也。春秋肆大眚者一而已。奈何欲治之君而屢赦。莊二十二年春正月肆大眚

黃東發曰：夾淦之說是也。肆大眚也，非大肆眚也。凡謂公大奸巨惡俱赦之而廢天討者，誤矣。

北燕之不通于上國，山戎蔽之也。桓公爲之伐而燕始

達。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禘者，三年喪畢初見新廟之主于太祖之廟。今喪未畢而禘，又禘于祖廟，而于莊公皆非禮也。閔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二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公

沙鹿不盡晉地也。通衛狄。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襄公之不替，伯自殽之役始。晉之終于霸，亦自殽之役

始。僖三十二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文公于喪，王猶周公于成王也。成王弱，有管蔡之變，襄王微，有叔帶之難，輯諸侯寧王室，文公之略也。文三年夏五月

虎二

雨不克葬，雨已乃葬，葬必以禮，雨不成禮，且以孝子之

心，雨且葬，是欲葬其親也。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



而克

邾魯之間繹山多矣邾文公遷于繹是邾都也非此繹

也宣十年公孫歸父伐邾取繹

公子遂雖卒而魯國之政猶在其子故歸父今年會齊

侯明年會楚子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武宮講武之宮自鞏之役四卿出而大得志立武宮備

戎事也是不以爲廟也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鼯鼠草鼠而微黃成七年鼯鼠食郊牛角

宣成以來魯有五卿卿專一軍及季氏逐東門氏而立

宋元稹案補遺 卷四十六

三四明叢書

嬰齊又將逐臧孫紇而立臧爲東門與臧氏二家弱而

不能軍其民故三家分爲三軍而專之襄十年春正月作三軍

宋之會大成也未有合晉楚之成而大夫專之者也然

自宋之盟四十年九國不仇兵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

于

爲宋之盟故從楚之諸侯皆朝于晉從晉之諸侯皆朝

于楚謂之交好魯君之如晉屢矣自周公以來于今始

朝楚襄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

晉旣誅赤狄之餘復有事乎羣狄大鹵卽大原也華曰

太原夷曰大鹵

元年晉荀吳敗狄于大鹵

晉以城杞之役于今十六年不得齊自雞澤之盟于今

四十二年不勤王是盟也晉昭公欲修文襄之業帥諸

侯以承天且服齊也

昭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及月甲戌同盟于平邱

陸渾本惠公自西裔遷之周世世事晉今貳于楚故滅

之

昭十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貳

魯羣公之墓在闕公將見先君取之

昭三十二年取闕

麟獸之異者麕身健尾狼題馬蹄五采黃腹一角肉腮

聖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三四明書

新刊本

春秋何以終獲麟適終也仲尼哀公十一年卒自衛反

魯而後述成舊章猶有詩書禮樂之事春秋其後及者

也于是魯史之記適至獲麟爾仲尼取而述之踰一年

而卒故于獲麟之後不及他事焉

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梓材謹案宋志載夾際春秋傳十二卷又春秋考十二卷春秋地名譜十卷經義考並云未見

夾際遺稿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

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

衽席之祕聖人爲詩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

其上宜若啓天下輓君之心然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  
戾相與攜持去之而不忿是故湯武之興其民急而不  
敢去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紆而無  
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  
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  
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  
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  
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論秦以詩廢而亡

太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也享食之文揖遜拜跪其

宋澤堂遺稿

卷四十六

三十四朝叢書

約圖刊本

本則敬而已喪記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  
之文禩獻酬酢其本則誠而已卽其本而觀之日用三  
牲可以爲養啜菽飲水亦可以爲養羹冒絞紵可以爲  
葬斂手足形亦可以爲葬庭實旅百可以爲享匏葉兔  
首亦可以爲享區區之文不思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  
其文尙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本則併與文俱廢矣

何謂禮本情而已

禮以人情爲本論

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  
也今之學詩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

其心而不知其要遂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繫于此或繫于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祭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

詩本

末論

或者求春秋之旨過高則謂夫子以匹夫專天子之事其言爲不徵故當時高第以文學稱如子游子夏不能措一辭經書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聖人愛禮之意也如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子貢之智未可以言春秋也經書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此聖人正名之意也如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是子路之語未可以言春秋也或以爲聖人之言晦而難知婉而莫測不知述而不作乃聖人之本心事魯史也文亦魯史也夫子特因事約文加之筆削而已豈以私意增損其間哉

傳史之文可則修之疑則闕之如斯而已

國舊史以修春秋論

大抵三家之學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論其短以王正月爲王魯是公羊之害教以獲麟爲成經文所致是穀梁之附會以尹氏爲君氏是左氏之誤文也所短者若此之類是也若論其長則三子之長非一端經日蝕不書朔者左氏曰官失之也公羊曰二日也穀梁曰晦也唐人以曆追之俱得朔日則日蝕之義左氏爲長公如齊觀社左氏曰非禮也公羊曰蓋以觀齊女也穀梁曰非常曰觀有懼焉耳按墨子曰燕之社齊之社稷宋

宋石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新編刊本

之桑林男女之所聚而觀之也則觀社之義公羊爲長經書盟于葵邱左氏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公羊曰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穀梁曰陳牲而不殺蓋明天子之禁按孟子曰東牲載書而不歃血則葵邱之義穀梁爲長三子之長如此者眾也至于三家背經以作傳三子之失不可不知經于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于晉靈公之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于悼公之事孔子書許世子止

弑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弑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也其所以異乎經者蓋經之意各有所主孔子魯人也因魯史以成經固不必論也然官爲正卿反不討賊位居冢嗣藥不親嘗非二子之罪而誰歟三家之傳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取其長而舍其短學者之事也

三傳各有得失論

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千餘人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三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而魯爲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爲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全易之人哉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已來書籍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秦不絕儒學論

三代之前學術如彼三代之後學術如此漢微有遺風  
魏晉以降日以陵夷非後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  
實後人之學術不及前人之學術也後人學術難及大  
槩有二一者義理之學二者辭章之學義理之學尚攻  
擊辭章之學務雕搜耽義理者則以辭章之士爲不達  
淵源玩辭章者則以義理之士爲不尙文彩要之辭章  
離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義理雖深如空谷尋  
聲塵所底止二者殊塗而同歸是皆從事于語言之末  
而非爲實學也所以學術不及三代人不及漢者抑有

宋志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毛四明叢書 約刊本

由也以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爲虛文矣其間有  
屹然特立風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實一代典章文  
物法度紀綱之所主也然物希則價難平人希則人罕  
識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漢之宮  
室千門萬戶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  
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  
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秋  
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  
譜焉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

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似建瓴水亦莫知古  
人氏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  
自況他人乎

圖譜論

詩在于聲不在于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  
爲其辭義之美哉直爲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諸野正爲  
此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亦  
謂雅頌之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又曰關雎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亦謂關雎之聲和平聞之者能令人感發而  
不失其度者若誦其文習其理能有哀樂之事乎二體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作失其詩矣縱者謂之古拘者謂之律一言一句窮  
極物情工則工矣將如樂何

正聲論

先天始于復姤終于剝夬此伏羲之易也後天始于乾  
坤終于未濟此文王之易也先天之易取乾坤離坎居  
四正位者取其純乎乾純乎坤純乎中虛純乎中滿也  
反對純乎一卦也後天之易以坎離震兌居四正位者  
取其金木水火之正氣生民日用一之不可無也嘗謂  
先天者易之道後天者易之書繫辭首篇便說天尊地  
卑乾坤定矣至變化見矣此言先天自然之易次言聖



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至剛柔者晝夜之象此

言後天已然之易

先天後天易辨

嘗觀夫子之論詩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謂雅頌各得其所可也而謂樂正者何哉蓋樂者鄉樂也鄉樂卽風詩也十五國風之中惟邶鄘衛其國相近其聲相似不比周召王豳猶有隔絕夫子平時見魯太師所傳三國之聲時有異同及其環轍之時見衛人所歌之聲從而正之故鄉樂曰正而雅頌但曰得所其意如此所以詩有十五此國風之別也

國風辨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字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于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于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此四者不可不知也

三禮同異辨

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而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

三代之詩絕矣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統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

流通也

昔唐人修官制之書不成乃準周官爲六典而後成書以樵觀之何必準周官也若源流出于周官自與周官合節今之所纂樂府非敢準古詩也及乎成篇自與詩同條亦源流之所出也規成員矩成方者自然之形也鼓宮宮動鼓角角動者自然之應也

以上系聲樂府總序

學者所以不識詩者以大小序與毛鄭爲之蔽障也不識春秋者以三傳爲之蔽障也詩主在樂章而不在文義春秋主在法制而不在褒貶豈孤寒小子欲斥先賢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爲此輕薄之行哉蓋無彼二書以傳其妄則此說無由明學者亦無由信也自古立書垂訓家亦不諱其如此也凡書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卽己意而求董遇所謂讀書百遍理自見也乃若天文地理車輿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名不學問雖讀千迴萬復亦無由識也奈何後之淺鮮家只務悅人情物理至于學之所不識者反

沒其真

寄方禮部書

賦物不同形然後爲造化之妙修書不同體然後爲自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晉之書爲一書每書之篇

語言既殊體制亦異及乎春秋則又異于書矣漢書春秋之作者司馬遷也又與二書不同體以其自成一家言始爲自得之書後之史家初無所得自同于馬遷馬遷之書遷之面也假遷之面而爲己之面可乎使遷不作則班范以來皆無作矣

生爲天地間一窮民而無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見盡天下之圖書識盡先儒之闡奧山林三十年著書一千卷以彼易此所得良多

以上上宰相書

通志略總序

宋元稟案補遺

卷四十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百川異趣必會于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入荒無壅滯之憂通會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于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爲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

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語以空言著書至于歷代實蹟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司馬氏世司典籍工于著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

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爲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八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

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踟躕于七八種書所可爲遷恨者博不足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三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凡著書者雖採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子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插雜言所可爲遷恨者雅不足也

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爲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檇杞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于前左氏推之于後

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自安能行于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者浮華之士失會通之旨司馬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于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

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強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于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爲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爲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賈逵劉歆復不以爲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爲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眾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

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  
淺深遷之于固如龍之與豬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  
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  
續遷書自孝武至于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己如己之續  
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  
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于  
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闕奧矣凡左  
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  
皆史之外事不爲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  
雜之耳且記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爲鑒戒何必于記傳  
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  
非遷彪之意況謂爲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  
或謂之序或謂之詮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  
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  
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爲彪之子既不能保其  
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爲人如此安在乎言  
爲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迷罪  
辜安在乎筆削而爲信史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

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二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于後王後事不接于前事郡縣各爲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爲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類曹魏指吳蜀爲寇北朝指

東晉爲僭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齊史稱梁軍爲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爲義乎隋書稱唐兵爲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爲義乎房玄齡董史冊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爲叛臣王陵諸葛誕卬邱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爲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

遷法旣失固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

惟梁武帝爲此慨然乃命吳均作通史上自太祖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于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歟抑非其人而不祐之歟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爲豈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于憲章徒相尚于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脣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恥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宋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于典故者不能爲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能爲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爲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于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章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餘史並承其固謂之志皆詳于浮言略于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



章學者之能事盡于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

生民之本在于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區分男子稱氏所以別貴賤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不相紊濫秦并六國姓氏混而爲一自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學倡于左氏因生賜姓非土命氏又以字以諡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茲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類左氏不得而聞故作氏族略

書契之本見于文字獨體爲文合體爲字文有子母主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類爲母從類爲子凡爲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字之本出于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原此一家之學亦倡于左氏然止戈爲武不識諧聲反正爲乏又昧象形左傳旣不別其源後人何從別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不明穿鑿遂起盡由于此臣于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旣明士乃用命故作六書略

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橫有七音以成緯皇頡制字深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沒其旨凡爲韻書

者皆有經無緯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爲主耳  
學以子爲主母主形子主聲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  
音之本擴六合之情然後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而之  
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

天文之家在于圖象民事必本于時時序必本于天爲  
天文志者有義無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  
歌句中存圖言下成象靈臺所用可以仰觀不取甘石  
本經惑人以妖妄速人于罪累故作天文略

地理之家在于封圻而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

皆以山川定其經略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  
故禹貢之圖至今可別班固地里主于郡國無所底止  
雖有其書不如無也後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國併遷方  
隅顛錯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爲之創始致此一  
家俱成謬學臣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山川源本開元十  
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理略

都邑之本金湯之業史氏不書黃圖難考臣上稽三皇  
五帝之形勢遠探四夷八蠻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  
舊都爲痛定之戒南陽者疑若可爲中原之新宅故作

都邑略

諡法一家國之大典史氏無其書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諱事神諡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堯舜禹湯至于桀紂皆名也周公制禮不忍稱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後乃追諡太王王季文王此諡法所由立也本無其書後世僞作周公諡法以生前之善惡爲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諡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何爲皇頡制字使字與義合而周公作法使字與義離臣今所纂並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諡略

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于禮圖徒務說

義不思適用形制既華豈便歆享夫祭器尙象者古之

道也器之大者莫如壘故取諸雲山其次莫如尊故取

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諸雞鳳最小者莫如尊故取

諸雀其制皆象其形鑿項及背以出內酒惟劉杓能知

此義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及齊

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爲證其義甚明世莫能用  
故作器服略

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  
雅宗廟之音曰頌仲尼編詩爲正樂也以風雅頌之歌  
爲燕享祭祀之樂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間  
魚麗之三笙間崇邱之三此大合樂之道也古者絲竹  
有譜無辭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詩之人不知此理謂  
之有其義而亡其辭良由漢立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  
以義言詩遂使聲歌之道日微至後漢之末詩三百僅  
能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  
三至于晉空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不傳後世不復  
聞詩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衰而存亡繼風  
雅之作者樂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棄樂府不收乃  
取工伎之作以爲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之辭  
正爲此也今取篇目以爲次日樂府正聲者所以明風  
雅曰祀享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竹以遺聲  
進逸詩語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卽文舞武卽武舞古樂甚希而

文武二舞猶傳于後世良有節而無辭不爲異說家所  
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聲八音十二律者樂之制也故  
作樂略

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  
紀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  
有圖學有數學有讖緯學安得總言易類乎詩雖一書  
而有十二種學有訓詁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  
學有名物學安得總言詩類乎道家則有道書有道經  
有科儀有符籙有吐納內丹有爐火外丹凡二十五種  
皆道家而混爲一家可乎醫方則有脈經有灸經有本  
草有方書有炮炙有病源有婦人有小兒凡二十六種  
皆醫家而混爲一家可乎故作藝文略

冊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讐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  
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  
讐略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與洛出書  
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  
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

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卽其書爲藝文志自此以還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後學而察良材者皆由于此何哉卽圖而求易卽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臣乃立爲二記一曰記有記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無記今之所無者不可不求故作圖譜略

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冊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真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臣于是採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漢魏豐碑上自蒼頡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

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于五行之沴乎晉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于五行之沴乎董仲舒以陰陽之學倡爲此說本于春秋牽合附會歷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臣故

削去五行而作災祥略

語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狀難識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故作昆蟲草木略

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所以敘五禮職官略所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聖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古者記事之史謂之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是以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太史公更志爲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

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繫之書謂之譜太史公改而爲表今復表爲譜率從舊也然西周經幽王之亂紀載無傳故春秋編年以東周爲始自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及年曆上極三皇譙周陶宏景之徒皆有其書學者疑之而以太史公編

年爲正故其平始于共和然共和之名已不可據況其  
年乎仲尼著書斷自唐虞而紀年始于魯隱以西周之  
年無所考也今之所譜自春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  
秋之後稱年謂之年譜太史公紀年以六甲後之紀年  
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陽歲陰之名今之  
所譜卽太史公法旣簡且明循環無滯禮言臨文不諱  
謂私諱不可施之于公也若廟諱則無所不避自漢至  
唐史官皆避諱惟新唐書無所避臣今所修準舊史例  
間有不得而避者如謚法之類改易本字則其義不行

故亦準唐書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  
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紀傳者  
編年紀事之實蹟自有成規不爲智而增不爲愚而減  
故于紀傳卽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制詔之辭傳有  
書疏之章入之正書則據實事真之別錄則見類例唐  
書五代史皆不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訖  
隋若禮樂政刑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

嗚呼酒醴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近九流設  
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



太遠此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  
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淺  
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  
祿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間其患至此千載之後弊將  
若何況祿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設必由乎文辭三  
百篇之詩盡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  
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于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  
不見一卦之易皇韻制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學  
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置聲韻  
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旨經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  
流離何時反本道之污隆存乎時時之通塞存乎數儒  
學之弊至此而極寒極則暑至否極則泰來此自然之  
道也臣蒲柳之質無復餘齡葵藿之心惟期盛世

宋王象案備遺

卷四十六

四

四明叢書

約園詩本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鄭夾漈閩人于西北  
地望水道多不能詳康對山武功志常辨其漆淥  
二水自富平入渭之非子未暇他引即就子鄉之  
水考之淄水杜云出泰山梁父縣西入汶班云出  
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入濟桑欽云出萊蕪原山  
東北入海漁仲云考其形勢當以杜言爲正按淄  
水出益都縣顏神鎮東南岳錫山東麓卽原山也  
北逕馬陵宿名長辰道東北逕斗山折而北臨  
淄東城又東北逕安平故城北又東北逕樂安城  
東又北至馬中宿合時水入海今淄水流經臨淄

城南十里沙石迅急東北至樂安境與時水同入  
海與汶水判若秦越安得有西人汶之理以此推  
之通志之舛訛多  
矣此議鄭氏最核

附錄

其上皇帝書曰念臣窮困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  
霜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而誦聲不絕積日積月一簣  
不虧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訛  
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考作諸經序作刊繆正俗跋  
三年爲禮樂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諡法作運祀議作鄉  
飲禮作鄉飲駁議作系聲樂府三年爲文字之學以其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聖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所得者作象類書作字始連環作續汗簡作石鼓文作  
梵書論作分音之韻五六年爲天文地理之學爲魚蟲  
草木之學爲方書之學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  
地名作百川源委圖作春秋列國圖作分野紀作天象  
略以蟲魚草木之所得者作爾雅志作詩名物志作本  
草成書作本草外類以方書之所得者作鶴頂方作食  
鑑作採治錄作畏惡錄八九年爲討論之學爲圖譜之  
學爲亡書之學以討論之所得者作羣書會紀作校讐  
備論作書目正訛以圖譜之所得者作圖書志作圖譜

有無記作氏族源流以亡書之所得者作求書闕記作求書外記作集古系錄作集古系地錄此皆已成之書也其未成之書在禮樂則有器服圖在文字則有字書有音韻之書在天文則有天文志在地理則有郡縣遷革志在魚蟲草木則有動植志在圖譜則有氏族志在亡書則有亡書備載二三年間可以就緒如詞章之文論說之集雖多不得而與焉

紹興間應召明年上殿奏言臣處山林三十餘年修書五十種皆已成之書其未成者臣取歷代之籍始自三王終于五季通修爲一書名曰通志參用馬遷之體而異馬遷之法謹摭其要覽十二篇名曰修史大例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鄭漁仲爾雅註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注未行之前蓋憑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註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爲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註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舍注解之意而泥己之意以爲經意此其爲說雖偏而論注釋之

皆則名言也

又曰詩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漁仲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林竹溪虞齋學記曰溪西有詩云昨夜西風到漢軍塞鴻不敢傳慙慙幾山衰草連天見何處悲笳異地聞犬馬有心雖許國草茅無路可酬君微臣一縷中胥淚不落秦庭落暮雲其題曰建炎初秋不得北狩消息作公時爲士人而忠憤如此後來虞丞相以此詩薦公遂召

朱子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四明樓書  
約圖刊本

對

劉後村題跋曰夾漈薦邱鐸于某人云尙書之門可以遺鄭樵不可以遺邱鐸噫其先人後已有如是耶艾軒與夾漈書云兄去聖人千餘歲得不傳之學又云前數年聞夾漈說便心開目明其推賢服善有如是耶今人仕同時則躁惟恐人之先已也名軋已則忌惟恐人之勝已也此前輩之所以爲前輩歟

王氏困學紀聞曰朱子詩序辨說多取鄭漁仲詩辨妄艾軒謂歐陽公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

何嘗如此費解

謝山箋曰厚齋蓋亦有取鄭漁仲之學愚按漁仲最

多武斷

又曰夾漈謂說文定五百四十類爲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誤以子爲母者二百十類

朱德潤序夾漈詩傳訓詁曰德潤于朱鄭之學有得焉蓋朱氏之學淳故其理暢鄭氏之學博故其理詳學者不可不兼該而並進也

虞道園序鄭氏毛詩曰蓋竊感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

宋孟案補遺

卷四十六

聖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近以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相錯而不通見于一時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閩多賢人學者老于山林嘗有說未達于外而兩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以度越前人不待于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考也

夾漈講友

刪定林先生靈

林靈字時隱興化軍人政和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鄭夾漈爲金石交林艾軒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

自被謫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產矣紹興中爲敕令所刪定官力詆秦檜和議之非卽掛冠去當世高之宋史夾漈同調

文公朱晦庵先生烹

詳晦翁學案

編修王雪山先生質

王質字景文興國人博學能文著書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紹興末舉進士孝宗時言和戰守之計改爲樞密院編修官虞允文薦其鯁亮不回可爲正言時中貴用事陰沮之遂奉祠居絕意祿仕

姓譜

宋王學案遺

卷四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先生爲樞密宣撫相公樂府序樞密謂仁壽虞公自署門人汝陽王質則先生嘗及虞氏之門其雪山集則敷淺原王南鄉序之

雪山詩說

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爲常此談詩之病也

媒妁之來尙欲使舒徐無諠動貞女可知當是在野而貧者取獸于野包物以茅護門有犬皆鄉落氣象

籬條今龜胸戚施今馳背

今細民草屨不間寒雪安有葛屨不可履霜又安得廟

見三月方可執婦功女了亦有下衣髮得女子不可縫  
下裳此詩言婚姻太速使夫力婦功以濟其家而不虛  
度所以爲備而可刺也

稂蕭著皆陸草陸草畏水田禾喜水必是當時水漲因  
思感時上有明王下有郇伯氣候皆正雨澤皆調蓋君  
臣皆良故天人相應也

一詩如何分爲三簡章所謂幽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  
聲合籥也禮笙師歛竽笙塤籥蕭箎篪遂管舂牘應雅凡  
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眠瞭播鼗擊頌聲笙磬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  
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是故逆暑  
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  
爾

後有魚麗之陣陣凡五每陣又各有五敵入其中者無  
有不著然則留者曲簿也雖不盡與陣法相似而曲簿  
周匝魚之入其中者亦無得而脫也爲魚麗之陣其殆  
取魚麗之詩之義乎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此必舊爲公侯而今遁山林者也

度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少致丁寧頌禱之辭愛賢之深也

陶今之士壘也以陶爲蓋于其上謂之復以陶爲基于其下謂之穴此言以土壘爲居也

王舅非獨中伯一人故云往迎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

靖夷寂寞也以爲佳語者非

遵養時晦謂文王也我寵受之謂武王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至四明雜書

約圖刊本

雪山文集

李牧之在雁門法主于守守乃所以爲戰祖逖之在河南法主于戰戰乃所以爲和羊祜之在襄陽法主于和和乃所以爲守是和戰守本殊塗而同歸者也

論和戰守疏

臣謂今日有事于中原以十分爲率而計之六分用中原以金人一分用諸戎攻金人三分用東南攻金人若十分盡仰東南此晉宋所以多無成也

上皇帝書

世之風俗與天地之氣俱爲消息益虛而吾之心未嘗有所虧盈也自三代而降中庸大學之旨不傳而危微



精一之學遂廢世徒以智力精神與萬物相抗而奪其情狀爲吾之文章不知吾之智力精神與氣運風俗同流而我勿能制也若是何怪道愈降文益衰夫惟至誠不息之功全而克己復禮之厚自無主客不爲氣運風俗所遷吾之智力精神返而與泰定之光相合不隨古今之變而常新無窮則三代之文章居然可致也林間之夫漢上之女與今之學士大夫其賢愚工拙宜至相絕矣而免冒漢廣之聲非後世可以比唯其有莫不好德之心故其音純有無思犯禮之念故其音正世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聖訓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勢利聲名而方寸之地爲萬物往來馳騁之塗蹂躪吾之精靈其力至淺鮮矣敘事而有大禹皋陶之謨論諫而有說命旅葵立政之書論眾而有梓材多方之訓析理而有洪範之文此非可以取必于其辭而其存諸中者如玉在石珠在淵溫純明湛之輝因物顯容而自莫知此天下之至文也

于湖集序

附錄

嘗曰文章根本在六經

自序退書曰嗚呼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孟子決生死于

憂患安樂之機而弗疑吾乃今知之得此變而後生此變也不至固不可緩亦不可不至蹈于死緩則墮于死及是得之能弗死而生此天地之心他人弗知而吾于悔悟之際窺之審也今將何以持之使堅曰畏何以養之使熟曰緩作六悔著其昔之非作六變著其今之是總而謂之退書未悔則務進既悔則務退其相反蓋理勢然也

又自贊曰一百年前蜀山之下有蘇子瞻焯焯煌煌若鳳若鸞一百年後楚江之濱有王景文波波擊擊半癡半昏橫筇踞石風標則一英氣蹴天嗟哉難及贊者子由畫者伯時今則渺然我皆無之吁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詩總聞自序云研精覃思于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謂音韻闡訓謂字義闡章謂分段聞句謂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類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雲溪雜錄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總聞二十卷提要謂南宋之初廢詩序者三家鄭樵宋子及王氏也

鄭朱之說最著亦最顯當代相辨難下說不字字  
誦小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別出新裁  
堅銳之氣乃視

家爲加倍云

雪濛又案王阮亭居易錄載是書其例曰聞海跡  
風聞雅聞頌又聞音聞訓聞跡聞事聞物聞用聞  
章聞句聞字而終以總聞其書援據亦博而好與  
毛鄭異亦絕與朱子不合如衛詩柏舟燕燕鷄之  
奔奔二子乘舟鄭言狡童將仲子有女同車青青  
子衿之邇邇多如云鄭忽言行蓋多近賢不可以  
崇敗論人所講狡童非忽也又云文之鄭忽所詳  
者也以爲賢而不娶識者更詳之此言最允然于  
齊詩南山猗嗟皆無異詞後有宋人跋云其刪除  
詩序實與文公朱先生合至以意逆志自成一派  
真能寤寐詩人之意于千載之上斯可謂之窮經矣此跋謂與晦翁合亦非也

黃東發日鈔曰卷耳王雪山去序言詩至以爲后妃勞

宋先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新刊本

媵妾之歸寧晦庵詩傳以爲后妃憶文王皆以婦人不  
預外事也然詩人特詠其情如此耳豈預外事哉合從  
眾說以爲后妃之志

玉山家學

汪先生口

梓材謹案胡澹庵與汪聖錫書云難  
弟廣文綽有家範歎仰德門之盛

玉山門人

補文兩章先生穎

文兩文集

朝夕之安不能銷百年必至之患斯須之快不能償他日無窮之憂昧者安之智者懼焉

斐然集序

補司直趙先生焯

梓材志案先生弟臨川守景明嘗邀先生及劉

子澄與朱陸鵝湖之會互見象山學案補遺

文懿陳菊坡先生居仁

詳見龜山學案

吏部蘇先生珙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忠定家學

補安撫趙先生崇憲

附錄

朱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之學得于家庭而成于師友以不欺爲立心之本思過爲進德之方其所居常揭以自警

其在郡國以勸學毓材爲首務于九江則新濂溪祠又爲書堂以處學者求周氏後之幼慧者三人廩而教之豫章東湖昉立書院公至增葺其未備又爲選堂長益生曰置書史豐廩給如所以經紀濂溪者

補朝請趙節齋先生崇度

附錄

忠定嘗書公廉勤恕四說遺所親公在郡爲堂扁以四

說書其後曰公則無偏見廉則無利心勤則無遺事恕則無過舉吏道盡于此矣

平生尊慕正學在昭武則建濂溪河南橫槩晦庵五先生祠在邵陽則別濂溪于堂而徙其不可並祠者

補直閣趙先生必愿

附錄

遷起居舍人大水上封事言海潮毀溢侵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今日之事動無良策必上畏天戒下修人事易沴召和轉移于陛下方寸間耳

宋元軍案補遺 卷四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氏門人

韓先生仲龍

附子如璋孫思恭

韓仲龍樂平人丞相趙忠定之壻以詩五中待補子如璋遭宋革隱居讀書于里之北山號萊山先生萊山子思恭字德用學者尊之曰用軒先生幼不習羣弄早悟書數學長負器備好善惡惡或爲非義惟恐先生聞之若畏王彥方者事親至孝

東維子集

南谿門人

安撫趙先生崇憲

朝散趙節齋先生崇度

機幕趙先生崇模

京幕趙先生崇寶

並詳忠定家學

夾漈門人

提舉楊先生興宗

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林氏門人

文節林文軒先生光朝

詳艾軒學案

忠惠家學

補直閣鄭先生寅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宋元西明錄書

約圖刊本

雲濠謹案先生爲真西山所薦賢能才識之士三人之一西山言其名家之子刻意問學富于見聞而恬靜自守不汲汲于進取襲自太府丞出守廬陵實有善政以風聞論罷退安閒散泊然無營惟日大酬于簡冊涵養

益粹殊未足量云

附錄

劉後村祭鄭左司文曰嗚呼史氏之季我聞八年公更倍之閉關譴然我已惰荒公方精專聚書如山手自校研魯壁汲冢刪後訂前上考洙泗關洛之傳左馬下接巽巖續編義理精微事物本原治亂消長典章革沿鈎索妙纂網羅貫穿胸有五車手無寸權卷而懷之北陌

東阡

王暉軒輓鄭承敬詩曰壺山閩閩例多賢玉雪風標憶  
眼前正獻風猷復齋繼蜀公素業肯亭傳人于故國悲  
諸老我爲吾州惜二仙在昔靖康人物盡却教老蔡雪  
垂肩

宣教鄭先生壚

鄭壚字純甫邠公僑之孫左司寅之子治周官旁通他  
經傳叩之疊疊不竭如窮書生自國初至南渡中間政  
事沿革世道消長數大節目皆默識叩之纏纏可聽如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季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耄老人先生旣佩服義方而大母爲玉山汪端明之女  
母又小端明之女也耳目濡染皆兩家之舊事諸老之  
雅言終其身無珠玉象犀僮奴狗馬之好初補承務郎

參轉宣教郎卒

劉後村集

林氏家學

少卿林水村先生光世

林光世字逢聖莆田人景定二年賜進士出身初淮東  
漕臣黃漢章上其所著易鏡由布衣召爲史館檢閱遷  
校勘改京秩自將作丞知潮州開慶元年召爲都官郎

中後人爲司農少卿兼史館閣

水村易鏡自序

古之君子天地日月星辰陰陽造化鳥獸無所不知不  
必讀繫辭爻辭眼前皆自然之易也後世諸儒釋易凡  
天地變化陰陽消長君子小人進退之道言之詳矣不  
可復加矣獨仰觀俯察之學則置而不言臣拘拘塵世  
磨蟻醯雞何能透徹家有藏書萬卷少年父師律舉子  
業不許讀晚始窺先大父刪定臣靈手校靈憲圖時秦  
師垣爲同年屢詆和戎之非掛冠歸莆愴然語鄭夾漈  
曰吾向在汴送季父主客郎中臣冲之使敵也至孟津  
夜見天牀星動未幾國事忍言今約子夜觀星問何年  
當太平臣讀靈憲圖雖知天然未知星與易合歲在丙  
午朝賢噴易九之戒天子恐懼修省星之逆者皆軌道  
臣時居海上自幸此身不死可以觀星可以讀易從事  
心目不願寒暑忽一夕觀天有所感縱觀天澤火雷風  
水山地八宮之星皆自然六十四卦也遂頓悟聖人畫  
卦初意臣何修得此于天隱而不言佛天也敢先以繫  
辭自離至夬十三卦凡十二象筆之書願與通天地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上六

李一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君子濱而伸之亦以補諸儒之所未言焉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存目水村易鏡一卷提要云所列星圖穿鑿附會夫庖犧仰觀天文亦採其盈虛消息之運耳何嘗準列宿畫卦哉後永豐陳圖作周易起元又以名山大川分配六十四卦謂之察于地理充乎其類殆不至以鳥獸配卦不止矣

直閣門人

劉習靜先生彌邵

詳見艾軒學案

用軒學侶

縣令史先生夢龍

史夢龍爲樂邑邑大夫豪傑士也事用軒韓先生如師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宋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用軒嘗語之曰土敝草木不繁水煩者魚不育守令者民之土水也又曰廉而不諒直而不決糊塗皁白以從事其敝甚跖書其言于座右訟有不決者馳狀質之東維

子集

汪氏續傳

汪先生懋

汪懋

夾漈私淑

顧先生文英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夾漈續傳

□先生□□

六經奧論

天不生堯舜百世無治功天不生夫子萬世如長夜堯舜治功顯設一時夫子六經照耀萬古是以六經未作之前一世人而不足六經既作之後千萬世生一聖人而有餘使天不生夫子則申韓之徒以刑名之法進秦儀之徒以縱橫之學售諸子百家各出其術以投時好縱有非之者何所據而爲之辭嗚呼夫子一身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空明叢書

續編刊本

在萬世如見其學術見于六經其言語見于論語其粹然與人相接之聲音笑貌動作進退見于鄉黨之一篇使天下後世之人口與聖人相周旋于數千載之上者皆夫子修六經之功也

夫子修六經

許慎說文用隸書爲正皆不合孔氏古文至有以李斯蒼頡篇爲蒼頡之書者有以秦之時蟲書爲科斗之書者况責之以六經之文乎許慎氏亦不識古文晉太康中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萬餘言古文亦有數種其一篇論楚事最爲工妙時人多好之

六經古文辨

六經之文字雖不同音各有異而義歸于一故曰古八制字非直紀事而已亦以齊天下不齊之音也

六經字音辨

鄭康成用功于六經深矣而後世獨取周禮禮記毛詩何也鄭嘗註書矣而爲僞秦誓作註此所以見廢鄭嘗註易矣以重卦出于神農而學者不之信也大抵鄭氏學長于禮而深于經制故先註禮而後箋詩至于訓詁又欲以一一求合于周禮此其所以失也

六經註疏辨

唐貞觀中孔穎達奉詔撰五經正義與馬嘉運等參議于禮記毛詩取鄭于尙書取孔傳于易取王弼于左氏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空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取杜預自正義作而諸家之學始廢獨疑周禮儀禮非周公書不爲義疏其後永徽中賈公彥始作儀禮周禮義疏本朝眞宗又詔邢昺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正義於是九經之義疏始備仁宗朝歐陽文忠公上言欲乞特賜詔諸臣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多爲益最大使歐陽刪定正義必大有可觀者惜乎其不果行也

同上

林少穎曰知之爲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爲不知九其彙飭略之可也予亦曰知之爲知之三百

篇之所以爲可言也。不知爲不知，由庚華黍略之可也。必欲強說，則如序詩者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由庚，萬物各由其道也。崇，巨萬物得極其高大也。三百篇之詩，未嘗以命篇一字取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乎？詩書逸篇

三易者：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杜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鄭康成又以爲夏商周之易；或者又釋以夏建寅，用人正其書，以重艮爲首。故曰：連山，商建丑，用地正其書，以重坤爲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空四明叢書

約圖例本

首。故曰：歸藏，周建子，用天正其書，以重乾爲首。故以代名如周禮是也。鄭氏釋三易，既無所據，孔穎達又祖杜子春之言，引世譜等書，以爲三易並以代號。余嘗求易之坤卦，乃易之歸藏之意也。所謂坤以藏之是也。全卦皆言地道，易之艮卦，乃連山之遺意也。所謂兼山艮是也。六爻皆列人象，其書雖不存，其意可得而推也。易三天不授宓犧以河圖，則八卦不可畫乎？不錫禹以洛書，則九疇不可敘乎？曰：取豫取夬，已具于文王未作卦辭之前，而司徒司馬司空亦已見于舜命九官之際，是知

圖書皆上世所有但便義則而畫之禹法而陳之耳

又

唐蘇州司馬郭京曰有周易舉正三卷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註定傳授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頗倒錯繆者凡一百有三節今舉其要云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無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无虞何以從禽也增一何字師六五曰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今本之作言字蹇九三往蹇來正今本正作反字鼎象曰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本多而大亨三字漸象曰君子以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六五 四明叢書

初四刊本

居賢德善風俗今本無風字豐九四象曰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脫志字雜卦曰蒙雜而著今本雜作雜字福州道藏中有此本後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世罕見其書也

易舉正

禹貢一書所以不可及者何邪得道之言與材智之言異禹貢之言其深于道乎書出于道非後世地理家比也故州不係于方域而係之山川至後世則四至八到之說矣山川小者係其州大者條而出之至後世爲一山跨數州一水而見數郡矣冀州不言四方所距至後

世則京兆扶風與郡縣同體矣禹跡所及東至萊牧西至和夷以至皮屨之服無不爲之績敘至後世則羈縻州郡皆入中國圖籍矣四者之意旣已周知而復于終篇不過百言遂能盡九州之田賦土地之所宜道路山川之遠近非深於道能之乎

禹貢地理辨

洪範之序九疇正如堯典之記四時禹貢之記九州後世則不然月令記四時職方氏記九州混爲一體都無區別豈惟月令之記四時不如堯典至記日夜分亦不及堯典堯典以日中宵中四字記之自有春秋之別月

宋元虞秦補遺

卷四十六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令則兩言日夜分而不知孰爲春孰爲秋豈惟職方氏之記不如禹貢至記里數亦不如禹貢禹貢以一面記之職方以四面記之則知古人之志不可及古人之文亦不可及

洪範禹貢堯典相類

上古之世風俗淳厚初未有奇傑可錄之事故史官所存不過君臣之間忠言嘉謨與夫國家興亡大致而已其他世次年月官秩名氏以爲無益于治皆所不取焉使後世之君讀其書想其人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太康桀紂其所示勸諭告戒之言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

十二年之喪也者無以異也

讀書當觀其意

二南之詩後世取于樂章用之爲燕樂爲鄉樂爲射樂爲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見舞象箏南籥者詳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箏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則南之爲樂古矣

二南辨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小大已見于夫子未刪之前無可疑者然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出于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雁庭燎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也亦可謂之變

乎

雅非有正變辨

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季離降而爲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

予謂不然春秋作于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

于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

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詩亡然後春秋作

橫渠先生曰置心平易始知詩余謂讀六經之書皆然

如書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諸家用十數句解不蘊會

見作者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信大只添二字而辭

意明白孟子謂民之秉彜句亦如此解經不可牽強

周禮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

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六文四明叢書 利國刊本

之書紛紜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惟

見其所傳不一故武帝視爲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

知好也自成帝時雖著七略終漢迄唐竟不置學官博

士文中子居家未嘗廢周禮太宗讀周禮謂眞聖作其

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禮王莽敗于前荆公敗

于後此非周禮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之過也周禮辨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六經輿論六卷提要云

舊本通史鄭樵撰朱氏曝書亭集有是書跋曰樵

其議論與通志略不合樵所上書自述其著作體

列名曰甚悉而是書曾未之及非樵所著審矣今

檢書中論詩皆主毛鄭曰與所著詩辨妄相反又

天文辨一條引及樵說稱夾漈先生足證不出樵



手又論詩一條引晦庵說詩論書一條併引朱子語錄且稱朱子之謚則爲宋末人所作具有明驗第相傳既久所論亦頗有可采故仍錄存之又案四庫存目禮經奧旨一卷提要亦言舊本題宋鄭樵撰考其文卽六經奧論之一卷也六經奧論本危邦輔託之鄭氏此更僞中作僞竊其一卷別立書名以炫世云謂六經奧論爲宋末人所託良是抑觀其稱夾漈爲先生則亦私淑鄭氏者矣

湘鄉同調

李屏山先生純甫

詳屏山鳴道集說略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六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七

目錄

艾軒學案補遺

艾軒師承

方先生富文

陸氏門人

補林先生光朝

艾軒講友

補陳先生昭度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方先生秉白 附從弟秉侯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艾軒學侶

陳先生定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艾軒同調

林先生國鈞

蔣先生離

丁先生珞成

艾軒家學

林先生成季

艾軒門人

補林先生亦之

補劉先生夙

補劉先生朔

補陳先生士楚

楊先生興宗

林先生田 附子子恭

卓先生先

傅先生蒙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一四 明藏書  
約圖刊本

朱先生賡

林先生肅

曹先生不占

林先生用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林先生浦

曹先生方賢

林先生恂如

林先生大鼎

林先生方

陳先生藻

詳下網山門人

草堂家學

方先生阜鳴

丁氏家學

丁先生伯杞

丁先生伯桂

井伯門人

劉先生克莊

詳下退翁家學

陳先生作哲

附子叔謙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方先生彥惠

附子性仲

網山家學

林先生簡

網山門人

補陳先生藻

林先生詢

附子舒直舒長

章先生闢之

朱先生伯樞

朱先生仲桓

合傳

朱先生叔穗 合傳

朱先生季牟 合傳

朱先生準

余先生東卿

余先生南卿 合傳

余先生驥

曹先生象

陳先生雲庚

陳先生雲卣 合傳

宋先生案補遺 目錄

陳先生雲鼎 合傳

吳先生叔達

樂軒講友

林先生公遇

林先生萬頃

著作家學

補劉先生彌正

補劉先生彌邵

著作門人

陳先生傅良 詳止齋學案

葉先生適 詳水心學案

陳先生謙 詳見止齋學案

後村師承

方先生澤儒

劉先生槩

正字家學

補 劉先生起晦

劉先生起世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五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正字門人

葉先生適 詳水心學案

朱氏家學

朱先生伯樞 見上綱山門人

朱先生仲桓 同上

朱先生叔穗 同上

朱先生季牟 同上

元有家學

丁先生南一

元暉門人

林先生希逸 詳下樂軒門人

練伯門人

劉先生克莊 詳下劉氏家學

樂軒門人

補 林先生希逸

補 劉先生翼

林先生鶚翁 附子胄浚

陳先生介 附子巖石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黃先生自信

黃先生□ 合傳

邱先生□

王先生日起

鄭先生子誠

文隱家學

林先生同

林先生台 合傳

退翁家學



補 劉先生克莊

補 劉先生克遜

劉先生克剛

劉先生克永

退翁門人

吳先生口

後村講友

方先生大琮

王先生邁

詳見西山真氏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林先生彬之

黃先生纘

黃先生績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鐵庵學侶

鄭先生濟甫

父度

習靜家學

劉先生歲

建翁家學

劉先生希醇

劉先生希深

附子吉甫 弟南甫

迪功家學

劉先生希仁

方氏門人

劉先生克莊

詳上退翁家學

林先生豈

林先生豈

合傳

陳先生伯有

陳先生燁

合傳

宋元學案遺目錄

入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先生煒

合傳

竹溪家學

林先生泳

竹溪門人

方先生儀

詳見南湖學案

林先生式之

林先生胃

附見樂軒門人

後村門人

補  
洪先生天錫

林先生泳

見上竹溪家學

吳先生龍翰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方先生儀

詳見南湖學案

林先生同

見上文隱家學

處和家學

劉先生質甫

洪氏家學

洪先生天驥

東巖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先生應麟

詳深寧學案

陳氏師承

盧先生琦

艾軒私淑

方先生槐生

附師方德至鄭棧

陳先生中立

父高

林氏續傳

林先生靜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盧氏門人

蔡先生復初 附師林梅所余大車

宋心學案補遺 目錄

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七

後學 鄧王梓材同輯  
慈谿馮雲濠

艾軒學案補遺

艾軒師承

方先生富文

方富文翁艾軒嘗受學焉狀其行累千二百六十言時方三十餘猶未脫白自稱門人其賢可知

劉後村集

附錄

林竹溪跋方富文公行狀曰艾軒先生于人一字豈輕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又言公識拔溪東休齋于未知名時而溪西亦以奇書與義求質于公然則富文之于甫又爲知名人所敬畏者是爲何等人物惜其文未及見而遺言卓行僅于誌狀中得之使此數紙不傳後來誰復知者

陸氏門人

補文節林艾軒先生光朝

梓材謹案鄭氏福清儒林傳言閩自龜山載道而南傳羅李朱其宗爲盛而私淑信伯傳甫侍郎林光朝又言光朝閩陸子正得程門尹氏之學而又與之遊及呂張朱並鳴爲先輩而號南大子歸甫以講于東井紅泉閩之洛學又其宗也

林艾軒語

易不畫詩不歌無悟入處

梓材謹案此語王氏困學紀聞引之蓋本林希逸艾軒集序

文王演周易口而爲卜筮之書箕子作洪範流而爲災異五行之說聖人之經何其不幸也

黼黻黼當各爲一物璪當爲玉璪之璪璪圖物也意其爲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火以圖得非指璪火爲一物乎鄭司農謂爲圓形似火此爲近之希冕謂黼黻黼黻皆從黼同謂之希冕陸德明希與黼同蓋有由來也

王伯厚曰古文尙書及說文璪火黼黻黼黻

鄭康成以三禮之學賤傳古詩難與論言外之旨矣

梓材謹案此語林希逸作嚴華谷詩緝序引之

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樂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噍殺之調皆生于二變也

謝山困學紀聞三箋曰古旋宮法不用二變詳見梨

洲黃氏律呂精義

聶崇義三禮圖全無來歷穀璧卽畫穀蒲璧卽畫蒲皆以意爲之不知穀璧只如今腰帶夸上粟文耳

裸玉有三爲龍首一等玉也以次于全玉爲瓚一等玉也又次于龍首瓚盛酒也爲裸將又一等玉也又次于瓚上文言圭此一節乃論爲圭之玉謂天子之圭則用純全之美玉上公之圭則用爲裸瓚龍之玉諸侯之圭則用爲瓚之玉伯之圭則用爲裸將之玉其文正在言圭之下

林虞齋曰此說極正而易通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戰國間傳習之語不可以爲訓內則子生七年則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于童稚之時而教之遠嫌也婦人十五而許嫁則繫纓笄成人之飾纓許嫁則繫之不入其門謂許嫁則異宮而處也

爾雅六籍之戶牖學者之要津也古人之學必先通爾雅則六籍百家之言皆可以類求矣及散裂爾雅而投諸箋註說隨意遷文從義變說或拘泥則文亦牽合學者始以訓詁之學爲不足學也不知釋詁釋言釋訓亦猶詩之有六義小學之有六書也

自堯舜以來宇宙之間始曉然知有帝王之學

體乾坤二字之義惟天惟地可以盡之不當說乾便指  
天坤便指地

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此是初學無疑鑽堅仰高以至欲  
罷不能則是中間一節

張南軒曰回終日如愚當時問學中間一節

艾軒文集

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豕首風也幽之雅頌猶魯頌也

策問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風詩不解茅苴讀雅詩不解鶴鳴此爲無得于詩者

與陳體仁書

詩本義初得之如洗滌腸胃讀之三載覺有未穩處古  
人旨意精粹何嘗如此費辭大率歐陽二蘇及劉貢父  
談經多如此

文中子以爲詩者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

復出必從斯言

以上與趙子直書

古人之所言皆求之日用日用是根株文字是注腳須

見得日用處注腳自可曉

與楊次山書



王伯厚曰此卽象山六經註我之意蓋欲學者于踐履實地用功不但尋行數墨也

讀書如飲啖一日不得食便如此空茶三朝五日或不

近書卷虧耗不少與王宣子舍人書

梓材謹案居易錄引此云是真讀書人語其書又曰海中有一山名眉洲隔岸視之約五七里許一水可到有千家無一人讀書亦有田數十頃可耕可食魚木極易辨可以卜室讀書隔絕人世無賓客書尺之擾令人髮鬚想像其處如桃花源也阮亭又云艾軒與朱子同時講學有重名稱南大子官至國子祭酒集賢殿修撰管論曾覲龍大淵下賀張說封還謝廓然內批其立朝大節本末如此綱山其高第弟子樂軒又綱山高第也又云艾軒文鈔一卷其族孫兆珂所刻後村稱其文高迫槽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弓平亦驅韓固過情之論要是南宋一作手又言內閣藏書目錄載林艾軒集三十三卷闕第三第

四第二十一  
第二十三卷

臣聞中和之極自古以固存帝王之興以是而相授若黃帝堯舜之盛逮夏后商周以來雖無傳道之名已有執中之說堯嘗以是傳之舜舜謂是道也吾將與天下共之是以有虞氏之上庠下庠蓋欲推是道而達之天下也禹湯文武皆以其所傳者達之天下故夏后氏有東序西序商人有右學左學周人則兼四代之學而用之人倫以明典禮以行好惡以平習俗以成夫是數者

皆由太學來也

辛學詔  
書紀事

附錄

黃公度寄林謙之詩曰冰壺玉塵逼人寒忽漫過逢豁  
肺肝千載有人扶古道一時傾蓋盡儒冠不妨我輩詩  
腸在要取他年酒量寬萬卷白頭成底事販屠之輩任  
艱難

周益公銘其墓曰南賢好修志誰不勤汲古纂言業誰  
不精孰如林公好學而醇所持者正所勉者誠身猶布  
衣人曰公卿年未強仕人曰老成時雨之教其化也深

宋元集補遺

卷四七

六十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水上之風渙然有文瞻彼蒲中冠蓋如雲祭公子社過  
者必欽

朱子語類曰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程先生語  
錄某卻看得易傳看不得南軒曰何故林曰易有象數  
伊川皆不言何也南軒曰孔子說易不然易曰公用射  
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如以象言則公是甚射是  
甚隼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  
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陳樂軒喜艾軒文集刊傳詩曰蚤歲過玉融暗逢陳叔

盥曾侍艾翁來國風話長短忽讀誦采蘋玉川茶八椀  
因入網山門多舍莆陽館今喜文集行源流心事滿頭  
顛七十六見此抑何緩百爲信有待立志如君罕良晤  
向三山黃緣非偶款

劉後村序艾軒集曰先生乾淳間大儒國人師之朱文  
公于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于先生加敬于時朝野語  
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初先生爲布衣已負重名後  
貴顯于朝愛先生者皆以晚節爲憂及逢掖去國然後  
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嗚呼修行至于先生而  
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至于先生者其可以  
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繆之譏乎

又記城南二先生祠曰自南渡後周程中歇朱張未起  
以經行倡東南使諸生涵泳體踐知聖賢之心不在于  
訓詁者自艾軒始

林竹溪虜齋學記曰艾軒道桐廬有詩示成季云此是  
灘頭處士家我從何日離天涯木棉高張雲成絮瞿麥  
平鋪雪作花其曰此者言我自廣東被召而來今忽到  
桐廬矣木棉則離廣時所見瞿麥則今所見也蓋有感

歎行李跋涉之意初與處士無預其曰處士家但謂桐廬縣也

王深寧因學紀聞曰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說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爲趙人未必不出于韓詩大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尙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謚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謝山箋曰毛公詩出荀子荀子趙人毛公魯人而韓嬰乃燕人也毛公何藉韓詩哉艾軒說謬

又曰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楚辭屈原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

謝山箋曰附會不謂艾軒亦作此嚙語

艾軒講友

補縣令陳西軒先生昭度

梓材謹案仙遊縣志載先生擢紹興進士

西軒遺文

白白黑黑人弗汝親以黑爲白不可語人孰知其白而守其黑烏巢于叢人寄于公有友有朋有兵有戎市井同文安危同仁三禽一角是爲立德

王審權昆齋銘

於何疑于稽古於何畔道于征利於何相畏于朋友學古

齋銘

不汲富貴似介不矜才智似怠不畏強禦似矯不容俗

子似隘竹庵贊

附錄

少穎異不羣學宗濂洛爲文理致深遠

爲尤溪主簿部使者令摺據屬吏細過先生憮然曰吾其忍爲是耶乃拂衣去以讀書著文爲樂

林竹溪序西軒集曰西軒陳先生有道有文者也生游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九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洋萬山中而學得聖賢之心文接神明之奧趣詣幽眇出吻芬葩率皆蟬蛻于塵濁之表其在當時與次雲者艾溪東溪西爲同出是蓋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艾一字不輕許人獨謂公之學不緣師授其視橫渠爲同時獨曉者集中諸銘獨次雲曰子方子公曰子陳子而已朝散方草堂先生秉白附從弟秉侯

方秉白字直甫號草堂□□人與其羣從秉侯同時隱居教授林艾軒方次雲劉夙及其弟朔諸名士皆其友也以孝廉薦不起傳家惟書數廚而已後以子贈朝散

大夫有草堂文集

姓譜

艾軒學侶

承奉陳先生定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艾軒同調

承議林先生國鈞

林國鈞字公秉莆田人高宗朝版授迪功郎加承議郎嘗建紅泉義學延族子艾軒爲師以淑俊秀置義田以贍四方從學之士

姓譜

知州蔣先生雖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蔣雖字元肅莆田人少博學強記于書無所不覽鄉先輩朱藻每以南方夫子稱之與林艾軒同時十人俱知名號莆陽十先生登進士教授泉州時王梅溪十朋爲守見其時政十議歎曰經世之文也知通州秩滿入覲將除贛州爲執政所沮遂退居樸鄉十餘年

姓譜

朝散丁先生瑤成

丁瑤成莆田人以博士贈朝散大夫又贈奉直大夫是生八子先生刻意誨子以詩禮名堂艾軒爲篆其扁

劉後

村集

艾軒家學

僉判林井伯先生成季

林成季字井伯艾軒猶子爲艾軒作家傳周益公稱其

力學而賢

周益公集

梓材謹案朱子別集與趙子欽彥肅書云友人林井伯艾軒之從子也今往赴省因過餘于勞苦故人之在難者其義甚高到都不欲參學以避時論欲得一僧舍安泊云云又朱子與先生書十二係其外孫方之秦所藏

附錄

劉後村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曰當乾淳間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井伯丈以艾軒猶子爲忠定上客所交皆當世名人而于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瑣屑亦謀焉文公帖如黨論之興大愚之貶衡陽之薨皆當時大變故士大夫掩耳不敢聞者文公獨諄諄然赴告于井伯丈一太學生未脫韋布而隱然任世道之降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矣哉

雲濠謹案是跋首云某爲童子時受教先友井伯林文初筮主靖安簿辱授印焉是先生爲後村師嘗官主簿後至僉判號東巒林竹溪嘗跋諸賢與東巒書云此卷乃忠定晦翁益公兩游公李鴈湖諸賢手帖時東巒或未解褐也前一跋云口書一事有如後村所記東巒信偉人矣

艾軒門人

補文介林綱山先生亦之

梓林謹案經義考引林希逸言先生受業于艾軒自號綱山山人月魚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又案阮亭居易錄引內閣藏書目錄載綱山集八卷

綱山文集

舜爲聖人矣舜無一日而不學此舜之所以爲舜也舜之所學無書傳可見孟子論謂如深山野人吾嘗卽是而知舜之所學夫人小富貴則容色更改非如曩時意氣揚揚不可拘束又況朝而茅檐暮而黃屋夜而藜藿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晝而玉食而氣象常如深山野人非其所學有至于是豈無所動其心此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則凡一切皆不能動吾之心非其所見有大于堯之天下烏能如是乎

論舜

民飢則死民渴亦死民飢而必食之民渴而必飲之湯武之心也民飢而不敢食之民渴而不敢飲之文王之心也湯武之心如四時必至于變焉而後曰文王之心如夏暑冬寒無時而可變也

文王論

人心一也有所謂限量之心有所謂天地之心限量之



心大小雖不同而終歸于有所極天地之心無大無小  
茫乎不知其所極也世有終歲饑寒容貌可悲一日遽  
然而飽則率爾高言輕侮閭巷此固愚甚不足道者有  
終身檢束不出乎繩墨不違乎六經亦似有所識者及  
夫祿盈位崇則隄防愈密憂懼愈多患得患失無所不  
至是人也謂之非君子固不可也惜夫限量之心極于  
是矣安得不爲爵祿累乎安可以語周公之事乎周公論  
以一世爲事業者堯舜禹湯文武是也以萬世爲事業  
者孔子是也堯舜事業夫子優爲之夫子之事業雖堯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舜不能自必也

孔子論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道吾于程子不敢有毫釐  
異同之論然伊川之門謂學文爲害道似其說未必然  
也以六經言之六經之道窮情性極天地無一毫可恨  
者六經之文則舂容蔚媚簡古險怪何者爲耳目易到  
之語是古之知道者未嘗不精于文也

伊川程子論

附錄

林竹溪序網山月魚先生文集曰儒者之學難成矣學  
成而窮不售則以空言傳此不能于人能于天者也然

巖谷之藏草木俱化非附青雲之士則姓氏且就堙滅  
其言豈盡傳哉是區區者可必乎或曰茫茫之生宇宙  
一律其間傑然以人物名者千百年幾見哉于人物之  
中卓然有見于斯道者又幾見哉雖不幸擯棄于人以  
死意其言語文字之遺鬼神必且珍惜之決不至委擲  
于他日今夫泮泗禪仍衰榮霍忽其摧敗朽落鼓萬物  
者何嘗少靳之至若劍埋鼎沈一混泥滓則精芒夜出  
妖怪見焉必使華赫震耀而後已豈非以其不輕得故  
亦不輕委歟見伏遲速特以時爾然以予觀之月魚氏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十四四明叢書

一約同附本

竊感焉據檣枯吟空山生無一事如其意年纔五十七  
死未五十年而子孫餅盜不守松楸且幾禿身前後之  
窮有不可道說者遺文僅數卷獨吾徒猶有知之至示  
之他人莫不拚鼻嚇去是豈能必傳者哉果傳也不應  
擲棄至是倘所謂鬼神是耶非耶雖然未可以耳目懸  
斷也千載而下烏知不有月魚者乎人心俱存太虛無  
恙然而無有乎爾孰曰無有乎爾或者之說尙庶幾焉  
吾黨贊而俟之可也

劉後村序網山集曰隆乾間南方學者皆師艾軒先生

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望然自先生在時言高第必曰綱山後先生卒六年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綱山夫未遇一布衣死則死矣而能留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謂豪傑之士乎艾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文並驅綱山論著句句字字足以明周公之意得少林之髓矣

雲濠謹案先生一號月魚先生所著又有考工記解一卷

又跋三處士贈告曰堂帖采綱山贊書語號文介先生初綱山接艾軒嫡傳聞晦庵緒言其詩文古雅節行高

宋元集補遺

卷四十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潔帥趙忠定公舉遺逸不就謂之文介實副其名矣  
稱著作劉先生夙

附錄

葉水心志二劉墓曰二公治春秋于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

真西山題著作史記考異曰觀劉公此編見前輩讀書考古其不苟也如此可以爲學者法矣

劉後村跋放翁與曾原伯帖曰余大父著作爲京教考浙漕試明年考省試呂成公卷子皆出本房放翁與曾

原伯帖云主司劉某天下偉人也故足以得之家藏大父與成公往還真蹟大父則云上覆伯恭兄成公則云拜覆著作丈時猶未呼座主爲先生也

補正字劉先生朔

梓材謹案薛良齋爲先生哀詞序曰試郡之戶曹掾一郡四城惠濟如一民有知者字司戶曰劉父其蚩蚩者但謂官之生我而不知司戶之德某心大服介鄉先生鄭景望吏部一見于是始定交云雲濠謹案春秋比事二十卷舊名春秋總論陳龍山謂湖州沈樂文伯撰爲更其名曰比事序而刻之都氏穆聽雨紀談謂嘉定辛未廬陵譚卿月序以爲著于先生併稱譚親見劉氏家本故云爾

補侍講陳先生士楚

附錄

宋正學集遺

卷四十七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解稼穡艱難曰百穀麗于土荏萌旣敷方有實三農力于田莠草旣除方有秧以諷小人妨君子之意壽皇稱其議論精詳理致深奧得師儒之道

提舉楊先生興宗

楊興宗字似之長溪人少師事鄭夾漈後執經艾軒之門登紹興進士調鉛山簿孝宗登極上封事末陳以守爲攻之策時相主和議使人要曰若登對無立異當以美職相處卻之累書抵東府力爭孝宗嘉其志除武學

博士召充館職條對切中時弊歷遷枝書郎與艾軒校  
文省殿擢鄭僑蔡幼學陳傅良時稱得人修四朝會要  
歷遷司勳郎論張說不當與趙汝愚同拜不報駁楊和  
王存中封爵太優忤時相虞允文出守處州大有政聲  
除知温州改嚴州終湖廣提舉著有自觀文集道南源委  
布衣林先生田附子子恭

林田字叔疇莆田人艾軒高第艾軒卒嗣爲鄉先生席  
下常數十百人而老死布衣子子恭字安父學先生之  
學志先生之志亦久幽不改其操以卒劉後村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推官卓先生先

卓先字進之其先自扶風遷閩居于莆艾軒高第甚眾  
先生最幼諸老生往往避席紹熙進士歷官建寧軍節

度推官劉後村集

傅先生蒙

傅蒙字景初仙遊人艾軒弟子儒林宗派

朱先生賡

朱賡字師言一字少裴莆田人弱歲卽與里選官至光  
澤尉艾軒講學于紅泉先生從之游長于艾軒者數歲

執經怡怡無惰容子四人

林綱山集

教授林先生肅

林肅字恭之淳熙三年進士少有文名從遊艾軒之門  
試教官科中首選調臨安府學教授卒

姓譜

曹先生不占

曹不占莆田人與林綱山同學子艾軒之明年裁四十

而卒

林綱山集

林先生用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林先生浦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林浦字東之莆田人艾軒族子也事艾軒能盡其情

林綱山集

山集

曹先生方賢

曹方賢居福清海口從艾軒而早卒

福清儒林傳

林先生恂如

林恂如莆田人艾軒弟子

儒林宗派

林先生大鼎

林大鼎刪定冲之之孫受學艾軒竟不成名

劉後村集

林先生方

林方□□人受學于艾軒給事王晞亮器之以孫女女

焉

劉後村集

文遠陳樂軒先生藻

詳下綱山門人

草堂家學

方先生阜鳴

方阜鳴字子默莆田人贈朝散大夫草堂先生子淳熙庚戌主司選補太學生以禮義廉恥謂四維命題先生賦第一嘉定戊辰始用甲子鄉舉恩奉大對擢冠二等歷歿書平海軍鎮南軍節度使判官廳公事在泉真西

宋元軍案補遺

卷四十七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山爲守李公晦爲僚泉人賢西山又賢二幕先生常言滅門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事古人惟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而已西山擊節其賓主間議論方旨如此劉後村之父退翁與先生同研席先生于眾人中顧後村獨賢後村爲建陽令先生自江左歸爲留錢十萬市坊書

云

劉後村集

雲濠謹案後村又爲先生子汀州通判景樞墓志云初草堂公余王父友也朝議公余先君子友也

是方劉之交非一世矣

丁氏家學

丁元育先生伯杞

丁伯杞字元育莆田人珺成第二子慶元丙辰入太學  
紹定己丑試上舍暴得疾卒在太學三十年行藝絕出  
屢擢益銳爲人于倫紀最篤于南一克世其學

劉後村集

給事丁元暉先生伯桂

丁伯桂字元暉莆田人嘉泰中第進士紹定初史彌遠  
擅國留提轄雜費場六歲遷宗學博士論事懇直無所  
附麗端平中與李宗勉同除監察御史居言路三年鯁  
論剴切遷中書舍人韓休除節鉞先生封還詞頭嘉熙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拜給事中方論駁余天錫召命而卒贈通議大夫

姓譜

雲濠謹案劉後村爲丁給事神道碑云上有  
六兄皆負俊聲則先生爲朝散第七子也

附錄

林竹溪跋給事丁先生奏議曰公爲憲諫今孔范也公  
司封駁古袁李也穆陵知公最深垂大用矣天竟奪之  
事業旣未究而生平著述寥落乃爾雖塗歸直前諸疏  
亦失之是豈可以六丁爲諉豈不惜哉雖然此集之存  
固少其間乃有訾蔡于眇綿者有藥石于沈痼者有逆  
鱗而輸忠者有捋鬚而犯難者諷之味之可喜可愕而



且春明玉潔波折瀾回幹之毫端曲盡其妙卽此而傳亦不朽矣

又曰後村爲公銘墓頗得其心論甚正而辭甚悲死者而可作也公必以後村爲知己而人亦以後村爲知言井伯門人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詳下退翁家學

陳先生作哲

附子叔謙

陳作哲字君保歷山人東巒之第三倩也東巒夫人田氏旣嫠而嫁諸女皆名家竹溪跋忠定晦庵與井伯僉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判諸帖云陳君得璋田夫人以錦囊送此諸帖以代犀錢玉果曰可抵千緡今叔謙因平父山長寄以示余叔謙平父皆艾軒諸孫也故家人物遺風尙存好尙如許

艾軒之書其有傳矣

馬齋續集

梓材謹案平父徐氏竹溪跋艾軒讀離騷遺蹟云平父徐山長其外大夫井伯僉判也于老艾爲外諸孫擢第來歸極意訪求先生遺蹟外諸孫蓋外曾孫也

方先生彥惠

附子性仲

方彥惠東巒之婿竹溪跋諸賢與東巒書云東巒爲艾軒猶子獲交諸老間此卷方君得之其子性仲出以示

予又在歷山陳氏所藏趙朱四十帖之外陳亦東巒之倩與方爲襟友東巒四女蒙仲乃翁亦倩也

虞齋續集

梓材謹案竹溪嘗跋老艾遺稿云此卷是爲艾軒先生遺稿曾孫白杜方君之性所藏也之性蓋卽性仲艾軒之外曾孫爾竹溪又跋老艾遺文云嘉定壬辰巖仲初解褐予方補上庠與巖仲飲別業征曰兄老艾外諸孫也先生遺文散落殆盡兄之責也巖仲之泰殆卽性仲兄弟行也

### 網山家學

#### 林先生簡

林簡字綺伯福清人網山亦之之子客死而網山遂絕

蕭中劉克莊少師之

福清儒林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網山門人

補文遠陳樂軒先生藻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引內閣藏書目錄陳樂軒集十六卷闕第八卷

又案郭氏福清儒林傳言先生初從亦之于網山又從于紅泉時陳叔盥授詩于艾軒與之讀國風至采蘋掩卷而泣頓得中庸之旨叔盥喜告亦之而遂以見艾軒艾軒曰吾常語若詩不歌易不畫無悟人處而今于是尤信吾詩不亡矣乃受其拜而接之如孫是先生卒爲艾軒弟子也

### 附錄

林竹溪虞齋學記曰春秋用周正始于左氏先師樂軒嘗云古人作長曆自晉以來推算閏餘皆與諸曆合不

知何處過了兩月止齋又有夏冠周月之說尤爲鶻突不知周以建子爲正卽周禮所謂正歲也十有一月初未嘗改卽尙書太甲元祀十有二月之文可證正月始和則建寅月也正歲者以十一月爲歲首也商亦然漢初仍秦以十月爲歲首此尤明白先師三傳正已言之特人未見爾

劉後村跋三處士贈答曰竹溪之于樂軒也以其無後則祀之家廟焉歲時則祭于墓焉入白尙書下郡邑祭二墓之樵採焉師死而事之如生有前輩所難者上旣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竹溪回馳之請堂帖采樂軒贊書中趣尙高遠之語號曰文遠先生讀其書尙論其人無愧于此名矣

又題城南三先生祠曰疑洛學不好文辭漢儒未達性命使諸生融液通貫知科舉之外有理義之學者自網山始蓋網山論著酷似南軒雖精識不能辨樂軒加雄放焉其衛吾道闢異端甚嚴嘗銘某人云佛入中原祭禮荒胡僧奏樂孤子忙里人化之使網山樂軒而用于世所立豈在艾軒下哉

林先生詢

附子舒直舒長

林詢莆田人齒長于網山攜二子舒直舒長哦吟于網

山之廬

網山集

縣尉章先生闕之

章闕之莆田人網山外弟也從網山遊隆興三年進士

爲海陽尉

網山集

朱先生伯樞

朱先生仲桓

合傳

朱先生叔穗

合傳

朱先生季牟

合傳

朱子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江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伯樞仲桓叔穗季牟光澤尉賡之子兄弟四人從網

山于小孤之下

網山集

朱先生準

朱準小孤山人從網山學

網山集

余先生東卿

余先生南卿

合傳

余東卿南卿莆田人並從網山學父卒網山志其墓

網山集

集

余先生驥

余驤莆田人從網山遊

網山集

曹先生象

曹象莆田人從網山遊

網山集

陳先生雲庚

陳先生雲尚

台傳

陳先生雲鼎

台傳

陳雲庚雲尚雲鼎莆田人並從網山遊

網山集

吳先生叔達

吳叔達黃石人艾軒之文視乾淳諸老爲絕出一再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間如大著正字二劉季治黃懷安網山樂軒二先生與

先生皆筆幹造化者

虜齋續集

梓材謹案竹溪所敘前云一再傳後次黃石于網山樂軒之後當亦網山門人爲艾軒再傳弟子

樂軒講友

文隱林寒齋先生公遇

林公遇字養正福清人自號寒齋兼朱陸著求心等錄語在石塘書傳而又善言詩陳樂軒藻之友也先生幼承父澤奉親不仕景定四年林虜齋希逸爲司農少卿請褒崇之詔謚文隱進贈原官一官而林網山亦謚文

介樂軒謚文遠

福清儒林傳

附錄

劉後村誌其墓曰君本慈孝晚尤溫恭然教行于家子弟孫姪皆力于善肅然若恐其檢責也自修而已未嘗律人然行著于鄉比里族黨達于郡國一有不善惕然若恐其聞知也親友仕而貴愜而未歸者必相做曰得毋爲寒齋之愧否有位者下一令行一事必卻顧曰寒齋不以爲厲民否君子立無同儕野處無寸柄而遠近翕然宗之方山之南蒜嶺之北隱然有元夫鉅人在焉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三六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李公韶佐春官薦君楊前方公大琮除次對上君自代趙公以夫召對以遺逸舉杜丞相範議召君會薨不果俄李公召再薦朝廷亦知君遂有前詔是數君子者雖力相推挽猶自謂不足以重君而惟恐君之以爲浼已也

又跋三先生贈告曰三先生褒論旣下余曰竹溪事樂軒如父事綱山如王父師弟子情義得矣寒齋纔長竹溪四歲于綱山樂軒若爲班乎余曰韓子不云乎其問道先乎吾吾從而師之昔陳了翁早貴楊龜山年六十

猶爲比較務然了翁接龜山必曰中立先生竹溪之于  
寒齋亦然上以寒齋嘗力辭改秩給札特賜陞朝或又  
問曰寒齋何以謂之文隱也余曰六記百詩至文也不  
隱山林而隱市廛大隱也故蒙齋袁尙書見其書驚喜  
謂得慈湖絜齋心傳之妙旨杜游兩丞相聞其風致擬  
待以章泉漫塘起隱之故事蓋曰隱者乃公朝之紀實  
曰文者非寒齋之求顯

林先生萬頃

林萬頃字叔度福清人也其解同聲相應曰蠶絲吐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三七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商絃絕銅山崩而浴鐘應其聲同也磁石可以引針琥  
珀可以拾芥其氣同也氣同聲異天壤咫尺聲同氣異  
咫尺天壤平地而水濕者先濡水上而下也抱薪而火  
燥者先燃火下而上也龍興而雲從雲自下而上應者  
也虎嘯而風號風自上而下應者也水火燥濕無情而  
應有情雲龍風虎有情而應無情始陳樂軒藻闡其解  
春秋易意內鄙之及見此章曰當北面矣

福清儒  
林傳

著作家學

補侍郎劉退翁先生彌正

雲濼謹案先生號退齋後  
村集有退齋遺稿跋語

補  
劉習靜先生彌邵

雲濼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嘗質經于陳忞又問  
易于蔡淵後村誌其墓則云先生終歲杜門罕與  
人接惟質經于陳公師復許史于鄭公子敬問易  
于蔡公伯靜又言其屬纊猶爲詰孫講南軒孟子  
一章云

附錄

眞西山跋先生讀書小記曰子屏居八年呻吟蠹簡未  
有云獲獨嘗竊謂上之于學窮理致用而已理必達于  
用用必原于理又非二事也朝思夜索惟此是求問以

宋五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語諸人鮮不憮然者蓋後世之學言理或遺用其病爲  
空虛言用或遺理其弊爲粗淺不知理卽用卽理非  
混融貫通不足以語學之成今觀劉君之書內不遺理  
外不遺物乃深有契于予心雖然道無窮學無止以劉  
君之靜且篤懋懋而弗舍庸知不詣其極乎

劉後村序先生易稿曰初余爲建陽令季父訪余縣齋  
因質易疑于蔡隱君伯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大抵由  
程朱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義文其篤守師說雖譙天  
授衷道潔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微妙者彼虛



而此實矣

著作門人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

詳止齋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詳水心學案

副使陳易庵先生謙

詳見止齋學案

後村師承

万先生澤儒

方澤儒莆田人爲鄉先生劉後村嘗從受業其卒也後村以詩哭之云弟子成名眾先生獨命窮廣場雙鬢禿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陋巷一瓢空雞饌爲親設牛衣與婦同嗟乎猶齋壽神理竟難通其二云方訝書來少殊鄉訃忽聞素幃無祭主破笥散遺文已閉三間屋誰封四尺墳舊曾傳業者南北各離羣

後村文集

文肅劉求齋先生架

劉錡字仲則口口人自號求齋官至詹事尚書謚文肅有集三十卷自奉大對歷館殿給諫方面凡所建白多者萬言少者數語皆條達懇切素有至性敬伯父如父愛二季如子築第西郭卽廬山絕頂爲友于堂劉後村

幼嘗受教于先生

後村文集

正字家學

補

正字劉先生起晦

雲濠謹案象山年譜慶元二年貴溪宰劉啟晦建翁立祠于象山方丈之址宰朱文公門人也梓材謹案楊誠齋薦狀云承直郎監建康榷貨務劉起晦名父之後能以儒科自奮其人氣質端凝識度宏遠外若柔巽內則剛方初爲福州福清縣主簿帥臣趙汝愚深器重之今爲務場責重事繁從容而辦知建康府章森亦嘗露章薦之若置之館學必能上裨國論

劉先生起世

儒林宗派

劉起世起晦弟

空齋案遺

卷四十七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正字門人

葉先生適

詳水心學案

朱氏家學

朱先生伯樞

朱先生仲樞

朱先生叔穗

朱先生季牟

並見綱山門人

元有家學

丁斗軒先生南一

丁南一字宋傑莆田人元有子幼機警誦前漢書日萬  
字從父給事奇之曰吾家白眉也十三有聲鄉校賣慶  
乙酉漕解丙午胄薦逮癸丑始奏名別院廷試以舉舉  
恩陞丙科調福州懷安尉以憲劾去貧不能出嶺嶠南  
士人率子弟行束脩師事焉漕南谷鄭協手書以濂泉  
山長延致陽巖洪天錫繼至檄攝海陽丞州學教授兼  
文公元公兩書院山長潮土方喜得師以悼亡歸于所  
居闔一室方僅如斗扁曰斗軒劉後村集

元暉門人

空齋集補遺 卷四十七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舍人林竹溪先生希逸

詳下樂軒門人

練伯門人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詳下劉氏家學

樂軒門人

補舍人林竹溪先生希逸

雲濠謹案林和仁爲先生傳云好學師事陳藻登  
進士爲平海軍推官以清白稱又案王阮亭居易  
錄云虞齋爲林艾軒理學嫡派而詩多宗門語又  
云虞齋有全集又云莆田林禮部麟焯石來奇林  
艾軒林綱山陳樂軒林虞齋四先生詩鈔虞齋與  
後村同時予曾見所著三子口義此鈔甚略然艾  
軒以下皆以道學相授  
受風雅非所究心也

梓材謹案先生虜齋續集卷三偶懷丙午丁未同朝諸公悵然有感王戊再預經帳先帝猶記小臣爲安晚門人是先生爲鄭氏弟子又爲翁給事先生奏議跋云甲子公督監閩僕以詞賦爲公所許開院僕以門生見則給事實爲先生受知師矣

### 虜齋學記

孟子曰父子不責善所以有父不教子之說然今人看此語更須究竟到盡頭處方可父非其人固不足問若父有可學之善必其子知學而有請則可以告之若其識性未明未可語此而強以責之則父爲失矣

壽鏞謹案虜齋解釋頗有語病吾友夏同甫校至此曰應刪壽鏞曰虜齋所謂若其識性未明未可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語此而強以責之者蓋事前當下一番使識性明融工夫然後再責以善未可亟亟遽期其善也然則爲父者不幸而遇此等子宜先融其識性欣欣向善乃可告之以學也虜齋之說當作如此解

周禮六官缺其一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足之考工之文自與五官不同余嘗以此爲造物之巧畢竟五官文字俱同一律考工之文又奇足以此書似造物有意也或者又曰輪人輿人弓人廬人匠人車人梓人此攻木之工七也築氏冶氏鳧氏栗氏段氏桃氏此攻金之工六也函人鮑人鞞人韋氏裘氏此攻皮之工五也畫人績人鐘氏筐氏幌氏此設色之工五也玉人楡人雕人矢

人磬氏此刮摩之工五也陶人旅人此搏埴之工二也  
以上共三十一人又五官之中天官則有掌皮司裘地  
官則有鼓人廛人掌節廿人角人羽人掌染草春官則  
有典瑞典同磬師鍾師鐸師巾車車僕司常夏官則有  
射人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療人服不氏射鳥  
氏秋官則有職金氏柞氏庭氏以上共三十人則是冬  
官之屬六十未嘗亡也此說亦佳但以文論則考工自  
是考工周禮自是周禮

虞齋考工記解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記原無冬官二字乃漢人所增匠人並舉世室重屋  
明堂則所記不獨周制但不全耳

此書續出闕略不全不止韋氏磬氏段氏等官而已其  
先後次序亦自參錯不齊如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  
楫若以序言當在上篇今楫廬匠車弓皆在下篇而其  
序亦自不同又畫續二官而止曰畫續之事玉人亦然  
意其全書凡日之事者皆總言之其列官自別卽車人  
之事又有車人爲某爲某可知也況一官非止爲一事  
如輪人梓人匠人車人皆一官之名而分主數事惜乎

其不全見也

春秋義

禮有不同意亦隨異甚矣禮之不可苟制也知其禮而不知其意非知禮也夫備物有儀謂之享燕樂相歡謂之宴儀必有節歡必相親此之訓示所以不同也知燕享之異名又知燕宴之異意始可與言禮矣左氏于成王十二年之傳著卻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其義如此夫禮作于唐虞三代而著于六經愚嘗于六經求禮矣虞氏養老以燕周享公侯有三享再享昌歆白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黑形鹽備物之享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樂之燕也嘉賓之交際一也而禮有不同古人豈無意哉夫享以儀觀而燕以情親備物而陳登殺有數使之視而知其盈而不飲乾而不食使之視而知儉此享之所訓也獻酬之交錯尊卑之忘分非慈而何俎豆之所交珍羞之所建非惠而何此宴之所示也享不徒享而必有訓焉宴不徒宴而必有示焉則唐虞三代之聖人所以制禮者莫不有深意也春秋之世禮已亡矣荆楚何邦禮不及焉卻至聘楚而陳之左氏作傳而著之使禮意不忘

于後世者二子之功也愚嘗因是而求春秋之士其所  
以知禮者非一筓子之于衛知享食之觀威儀叔孫穆  
子之于晉知飲嘗之親和同是皆講求禮意不徒言者  
也雖然朋酒斯享曰殺羔羊享亦有示也鹿鳴賓燕講  
道修政宴亦有訓也是不可以不備論

竹溪文集

嘗謂聲與天地俱生有聲則有樂且天地之始有風則  
有木風號于萬竅則小和大和能言之類卽具五音豈  
非律之所由興乎嶰谷之管雌雄鳳之鳴特其機至是  
不能以自祕爾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蓋聲樂之事非獨中國有之攢微之間雖其分寸尺度  
與中國固殊而亦自有樂是皆冥默機契之地安得以  
胡戎爲俱非也且夫羌人之笛得于龍吟伐竹而吹其  
聲相似此非一機之所寓乎伶倫之聽鳳其有異于是  
否也由是而觀則樂律不可無分寸尺度而非分寸尺  
度之所能爲有其法無其人亦徒爾此議律之事所以  
啟後人之紛紛也

以上律論

附錄

遷祕書省正字入乞信任給諫又乞早決大計以慰人望理宗皆開納之

歷興化軍節詔學者云自南渡後洛學中微朱張未起以經行倡東南使知聖賢心不在訓詁皆自莆南夫子始疑漢儒不達性命洛學不好文辭使知性與天道不在文章外者自福清兩夫子始因立三先生祠并鐫其文以傳莆南夫子者又軒謙之也兩夫子者綱山亦之樂軒藻也

劉後村跋三處士贈告曰古之學者必尊師子夏以不

稱師受曾子之責陳相以背師爲孟氏所貶竹溪之學受于樂軒樂軒受于綱山二師皆老死布衣竹溪在三之念愈篤其再入爲詞臣也年老當選元士乞以此一階回授師友師綱山樂軒也友寒齋也詔下其事議者以爲旌異遺逸朝廷盛舉也宜報可回貶之請宜勿聽竹溪頓首言弊例易啟真情難察他日源源而來者將以某爲口實矣大臣以聞上忻然如竹溪初奏贈二師祠品官昔荆公患士風不美坡公有今之君子爭半年磨勸之戲竹溪此舉彼爭磨勸者聞之可以愧矣



文文山回林學士書曰某夙有幸獲與介弟爲寅恭因  
之有以詢居處著作之萬一不戚戚得喪而言語文章  
足以詔今傳後竹溪先生何憾哉一日之赫赫者多矣  
千載而赫赫者幾人爲一日計者無千載也決矣

林兆珂曰林氏考工記有圖蓋宗三禮圖而祖漢儒鄭  
康成輩非無據也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虞齋考工記解二卷提  
要云宋儒務攻漢儒故其書多與鄭康成註相刺  
謬特以經文古奧猝不易明虞齋註明白淺顯初  
學易以尋求且諸工之事非圖不顯虞齋以三禮  
圖之有關於記者宋摭附入亦頗便  
省覽故讀周禮者至今猶傳其書焉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七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  
劉先生翼

雲濠謹案先生號心如心如蓋其樓名竹溪生日  
同啟有云我歌庵小徒參水觀之禪君好樓居獨  
有天游之樂又一啟云老不相忘獨名家之翁李  
少膏共學實異姓之弟兄又劉躔甫七十詩云早  
歲耽詩學樂軒如今霜鬢作吟仙回  
思同學二三子幾見生朝七十筵

林先生鶚翁 附子胄浚

林鶚翁字朝叔三山人早事樂軒于西軒年三十杜門  
如處女動守繩度不苟言笑延師教子尤盡禮課督甚  
嚴卒年五十六補將仕郎子二俱登仕郎長子胄字甲  
父從竹溪學易春秋卒後先生一年次子浚漕貢進士

好學性孝友執喪治冢舍尤謹先是竹溪乞以元士一階貤秩網山樂軒旣特贈迪功郎仍許以文介文遠易名又以二師嗣皆絕松楸僅存歸謀諸人無肯卽者先生慨然曰冑守三文之學介吾宗也願以在籍田分其半爲文介戶俾冑承祀焉于是甲父爲文介直下孫而文遠亦得嗣云

虞齋續集

陳先生介

附子巖石

陳介字方叟福清人初從學尙右鄭公有能賦聲兵事樂軒于網山之里不以場屋爲意年三十不應舉終母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三式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之喪始就舉與其子巖石同補上庠兩拔解擢開慶己未乙科調三衢戶曹外移潮州判官劇門課諸孫寄情歌詠卒年六十六巖石修職郎建寧府教授

虞齋續集

黃先生自信

黃先生口

合傳

黃自信字華叟永陽人遜齋糾曹之子與其兄某同事樂軒以見趣稱嘗之江湖交游甚眾中年喜學詩築室以適軒名日夕吟咏其間生平守師學鄙夷流俗緇黃占卜之事至死不變潛心經典大抵以詩發之故有適

軒吟稿紀行游湘游岳諸集

屬齋續集

邱退齋先生口

邱口號退齋林竹溪與之同事樂軒筆硯之交甚密中  
問南北睽離近二紀始同爲乙未進士其未第也客于  
龍學信庵二趙之門三京之役傳檄中原帛書露布皆  
其筆也疾且革手爲別書區別秦張毀譽字字切至而

輝采爛然死生之際如此

屬齋續集

雲濠謹案竹溪有送邱進道入京詩云孝慕三霜不脫衰月評甚美況清才爲貧遮日投竿法得趣吟風講學來未知卽退齋否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王先生日記

王日起口口人謀請樂軒先生主席其鄉隱山堂竹溪  
喜以詩贈之云場屋時文百態新六經門戶冷如冰江  
湖有客奔馳倦來問詩書最上層又云論文款款細留  
心一點塵埃也不禁爲語隱山同社友讀書根本是胸  
襟又云相逢到眼試金篦直下承當是嫡兒長恨馬駒  
天下少女今分骨我分皮

屬齋續集

鄭先生子誠

鄭子誠嘗與竹溪同學竹溪與詩云執經師席下于我

是庚兄袖手塵中老灰心世上名杖藜行竟日杯酒度  
平生終始交情在無人解索銘

虞齋續集

文隱家學

林先生同

林先生台 合傳

林同字子真號空齋福清人公遇子著有孝詩一卷先  
生與弟合俱有隱操後元兵至福州抗節死宋史忠義  
傳稱林空齋失其名已爲失考又誤以空齋爲同之子  
台字子常林虞齋續集中與其兄弟贈答詩文甚多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目  
提要

梓材謹案空齋爲虞齋續稿序稱後村爲先師  
而于虞齋性稱先生則先生固後村之徒也

附錄

空齋家居益王立張世傑圍泉州乃率鄉人黃必大劉  
全祖卽其家開忠義局起兵復永福縣時王積翁以福  
安送款世傑然實密約北兵至屠永福必大全祖等走  
它邑空齋盛服坐堂上嚙指血書壁云生爲忠義臣死  
爲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生爾諸軍何爲者自古  
皆有死俄見執不屈而死

劉後村序空齋孝詩曰余嘗恨世偏率華過其實惟同  
華實相副其操行蓋漢孝廉之盛舉也詞藝亦唐進士  
之高選也

又序空齋詩曰或問于真可方何人余曰先朝魏野與  
其子閑俱入隱逸傳俱有詩名甚矣哉寒齋之似野子  
真之似閑也

退翁家學

補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梓材謹案先生爲楊監稅墓誌云余少爲靖安主  
簿及事江西計使吏部楊公時幕中有一李國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學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石名誠之司直嚴名燭賢聞一時公不以余齒幼  
名微器而致之二李之間余後稍自植立皆公發  
之公諱楫字通老所謂悅堂先生者是先生可  
稱悅堂門人又于廟祀爲劉文簡祝文云某昔以  
童子拜父執于朝今與士友拜鄉先生于學又云  
某自稚齒嘗聞緒言亦得稱雲莊門人其爲楊彥  
侯集序云追念少小受學于故諫議忠簡傅公則  
又爲竹隱門人其跋魏鶴山南平江使君墓碑云  
江君行始見于西山之序鶴山之誌又述其子通  
守之言曰子厚余先君而學于先生者則先生  
未嘗不及鶴山之門矣先生又爲泉山書院記云  
惟西橋之趙爲宋間平某嘗受舉于淮漕受印于  
閩臬受廩于莆守皆宗正諸父兄而又受教遠庵  
納交象賢知其濡染于家庭者久矣遠庵爲文公  
高第是先生固  
趙氏弟子也

劉潛夫語

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媿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而不能其粗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

吳濠議案周密癸辛雜志引此云此語大中今世士大夫之病

### 尚書講義

臣按商之都邑世有河患湯以前勿論自湯至盤庚凡五遷夫思思預防君之遠慮安土懷居民之淺見臨以君令孰敢不從而盤庚于弗率者登之進之而不鄙棄話之告之而無忿疾曰天時曰降大虐謂天時當遷非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聖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人所能違也曰古我前后曰古后之聞謂先王嘗遷而非自我作古也曰先王不懷雖先王不思此土矣曰視民利用遷曰俾汝惟喜康其蓋欲利汝非以害汝欲汝安且樂非欲汝勞且怨也曰惟民之承曰承汝曰亦惟汝故曰丕從厥志皆屈己以順民非強民以從己也古者行利民之政尚恐人情之疑必耳提面命使之洞曉後世爲拂民之事不計人情之遠順但勢驅威迫劫以必從嗚呼此盤庚之所爲賢王歟

盤庚中

臣聞窮則變變則通先王初遷謂光大于前人矣白河

適山謂凶去而績立矣然蕩析離居之患率見于繼世之後蓋陵谷有時而移市朝亦隨而改不遷何所止乎言今茲之遷非欲震動爾民殆天將復我先王之德治于我家耳言天及祖宗以爲當遷也朕及篤敬言朕與篤厚莊敬之臣亦以爲當遷之也恭承民命言遷敬順民志全民命也自盤庚遷都以後終商之世不復再遷則永地茲邑之言信矣謀至于善而止不遷非善謀也烏得不廢遷善謀也烏得不用疑至于卜而止不遷非吉兆也烏得從之遷吉兆也烏得違之古者大事皆卜

邾文公卜遷遷卜而有禍是其驗也三篇大綱言遷非己意一曰天二曰祖宗三曰民古之賢王畏天尊祖敬民不敢自用如此彼爲天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之說者真萬世之罪人乎

盤庚下

論語講義

臣于此章見周衰爲政者稍已趨于功利夫子厭之故一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按武城之政初無赫赫可紀然能使弦誦之聲達于四境氣象如此可謂賢矣夫子以其用大道治小邑故有牛刀割雞之喻子游聞聖人

之言不敢自以爲能故有昔者偃也聞諸夫子之對明  
其得于師授也君子小人雖異皆不可以不學道治小  
邑與治天下雖異皆不可以不尚禮樂教化君子而學  
道子賤子游是也小人而學道單父武城之民是也無  
計功謀利之心則愛人矣無犯令違教之俗則易使矣  
當時洙泗之上所講明者如此猶恐門人未喻又曰二  
三子偃之言是也謂治小邑當以大道牛刀之喻戲爾  
冉有亦高第無他過徒以爲季氏聚斂之故至有非吾  
徒之語受鳴鼓之攻由後世觀之偃迂儒也求能吏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四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繩以孔門論人之法偃賢于求遠矣自武城單父之後  
漢有卓茂唐有元德秀庶幾其遺風近時南面百里者  
但闕管朴寂無弦歌徒知催科烏識撫字聖明在上尙  
味孔門之言採漢唐之事推其能學道撫字者嘉獎而  
尊寵之則子賤子游之徒出矣

子之武城章

臣謂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以士言之宰我所問入井  
求仁之類是也以君言之徐偃王以仁失國是也好知  
不好學其蔽也蕩以士言之惠施公孫龍之徒是也以  
君言之周穆王知足以知車轍馬跡之所至而不足以



知祈招之詩是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以士言之尾  
生是也以君言之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以至于敗  
是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以士言之證父攘羊是也  
以君言之自狀其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是也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以士言之荆軻聶政是也以君言之靈  
王能問鼎而不能掇乾谿之敗是也好剛不好學其蔽  
也狂以士言之濯夫罵坐寬饒酒狂是也以君言之夷  
吾以懷諫敗主父以口口死是也夫曰仁曰智曰信曰  
直曰勇曰剛皆美德上而人君下而士君子之所當好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聖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然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學所以去其蔽也此章

雖爲子路發其義甚廣

子曰由也章

劉後村集

夫諉事于不可爲庸人也有待于資與助中人也無待

于資與助豪傑之士也

邵武軍新  
建譙樓記

雨之爲聲至矣而聞者鮮焉兄弟羣居之樂至矣而知  
者鮮焉昔之人有以絲竹陶寫爲樂者有以朋友切偲  
爲樂者絲竹託于物之聲也人也雨自然之聲也天也  
朋友取諸人之樂也外也兄弟修于家之樂也內也

雨聽

語曰勇者不懼充之以道義而無餒臨之以威武而不屈夫是之謂勇否則魏勃股弁舞陽色變有時而怯矣學者當以聖賢爲師存養于平時奮發于一旦此齊侯尸少正卯卽恂恂鄉黨之孔子千萬人吾往亦兢兢臨履之曾子也

獨不懼  
齋記

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決矣嗟乎作詩者何人歟鴟鴞七月周公也常棣召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吳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穆公也頌史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于寺人傷讒女子自警蟋蟀譏儉碩鼠況貪與其宅比與風刺往往出于小夫賤隸之口途之人猶知之而況子夏孔門之高第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第名儒之學問而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

翁應叟瓜  
園集序

古詩皆切于世教訂謨定命遠猶辰告大臣之言也敬

之敬之命不易哉諫臣之言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宗  
臣之言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臣之言也之子于征  
有聞無聲將帥之言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國子民  
之言也禹之訓皋陶之歌周公之詩大率達而在上者  
之作也謂窮乃工詩自唐始而李杜爲尤窮而工者然  
甫舊諫官自亦詞臣豈必皆糞主人飢餓而鳴者哉

王子

文詩  
序

書有坦明易通者有微妙難通者孔氏語門人曰吾無  
隱乎爾然當時高第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歎雖伯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魚親受于家庭者不過詩禮而已

跋薛澤先  
天太極論

附錄

公生有異質少小日誦萬言爲文不屬稿援筆立就初  
名灼以聲律冠胄子入上庠嘉定己巳遇郊恩奏補將  
仕郎更今名

知建陽縣新考亭之祠祀朱范劉魏四君子于學

侍郎定諡朱子曰文天下稱當忠簡傅公聞議狀出公  
手寄聲願交諸老多折輩行

西山在朝以公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西山還里公以

師事自此學問益深矣

嘗與高樞密書曰伏念某甫之鄙人二大父知名隆乾  
間先君諸父皆擢世科惟某幼而失學門蔭入仕當世  
耆舊猶以其故家遺俗多所獎進絜齋侍郎袁公竹隱  
諫議傅公屢薦于朝不報西山真公帥閩以議幕招內  
史洪舍人初除以自代舉蓋諸公假借之私而非天下  
議論之公也立朝之初眾以爲喜獨以爲憂未久果逐  
起廢守袁數月又逐後除廣監茶官以麟史之筆當鳳  
閣之制推本其家世師友次及其奏對議論五言一出  
多士盛傳眾以爲榮獨以爲懼未幾召則逐除郎則又  
逐攷其所逐別無過犯亦非臧私專云欲作文字官而  
已魚鳥至微猶懲弓餌某亦人耳端平之劾此罪也嘉  
熙之劾此罪也淳祐之劾亦此罪也一何冥頑不靈久  
而未知悔悟哉

其跋周從龍長語曰余生晚不及見晦庵先生識其高  
第楊吏部焉李宏齋焉黃勉齋焉不及見象山先生識  
其高第楊慈湖焉袁絜齋焉周君之生又晚于余去前  
一輩人益遠矣余自童至耄于諸老之書不敢添一字

注脚乃能會粹洙泗闢洛精微之言融液鵝湖異同之論往往闡新義而助師說昔孟氏有豪傑凡民之辨余早從諸老始銳終悔遂爲塗人之歸凡民也君坐進此道後發先至豪傑之士也

葉水心曰舊作正字及退翁兄弟道誼文學皆賢卿大夫天下高譽之不以詩名也克莊始創爲詩克遜繼出與克莊相上下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載後村大全集六十卷云後村論揚雄剝秦美新及作元后諫言天之所廢人不取支歷世運移屬在新聖云云蔡邕作羣臣上表言卓黜廢頑凶拔立聖哲云云又論阮籍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宕乘禮法晚爲勸進表志行掃地詞版義正然其質直相敵質賈太師復相再質平章諛詞詔語連章累牘豈真以似道爲伊周武鄉之比哉抑蹈雄豈之覆轍而不自覺耶又云按後村作此時年已八十惜哉

林竹溪狀其行曰公見地旣高而學有定力窮達得喪是非毀譽寄之歌詠一付嬉笑梅花數篇以詩得謗也而略不以爲悔巴陵一疏以言獲譴也而不自以爲高前後四立朝共不盈五考非無此癖之撼含沙之射而未嘗恨其人

補知州劉先生克遜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西  
墅集見後村所作墓誌

知州劉先生克剛

劉克剛字處和克遜弟爲泉州錄參真西山薦知沙縣  
後知惠州清儉治辦修弊起廢卒于官

姓譜

附錄

知惠州創惠民局病者始知有醫藥以謁學例卷助學  
釋菜始有祭器作豐湖書院列四齋前爲夫子殿後先  
賢祠以丁鈔例卷買田養士

梓材謹案廣東黃志載先生云建豐湖書院祀豫  
章先生闢四齋以居生徒簡州學博一人兼山長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辛酉朔

約園刊本

事以領之于是惠人始知伊洛  
之學則先生私淑豫章者矣

劉先生克永

劉克永字子修退翁之暮子生七歲而孤母魏國自教  
之旣入小學誦書能了其義歸爲母兄誦說若素習者  
長益勤苦卽所居西偏闢小齋室無他物擁書如山卧  
起枕藉之間發其毫芒于文皆有光怪然郡試輒不利  
因慨然罷舉退而求志同胞叔仲皆宦達獨後村與娛  
侍魏國之日最長上世手澤數廚共燈開卷聞鐘聲未  
已性孤潔而尤厚倫紀不以避兄離母爲高卒年五十

六後村文集

退翁門人

吳恕齋先生口

吳口廬山人爲閩宰少受教于後村先大君子以恕齋名後得紫陽夫子所書恕齋兩大字揭之楣間蔡久軒楊平舟陳可齋爲作二記一跋以發明孔曾言外之意著有恕齋詩存稿先生深于理學其書皆關係倫紀教化又有恕齋讀易講義平心錄

劉後村集

雲濠謹案此大後村題跋吳帥卿雜記後村集又有寄吳恕齋侍郎詩則其仕不止帥卿林盧齋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季二四明叢書

別圖刊本

集有賀吳恕齋除兵侍啟則兵部侍郎也

附錄

林竹溪和吳帥古靈祠堂韻曰學問功深筆硯靈南來題詠徧吾閩詩書禮樂宗元帥俎豆衣冠友昔人夜色如存滿梁月襟懷長想浴沂春新成蠶棘添新句傳入圖經字字珍

後村講友

忠惠方鐵庵先生大琮

方大琮字德潤莆田人開禧初進士爲御史嘗上疏謂

必先明綱常則天道好還可以永天命定國勢先生色  
夷氣溫平居言不出口至立殿廷爭是非論可否雖貴  
育不能奪卒諡忠惠

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自號鐵庵劉後村誌其墓後村又跋梅谷集云余昔爲建陽令友人方德潤以書稱崇安范君之賢余爲賦梅谷詞又跋宋自達梅谷序云范有游勉之方德潤諸名人爲著語是先生固後村同岑也

附錄

授南劍州州學教授以郡先賢學術名節勵後進飭宮  
廟新器照上官送某士拒不納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知將樂縣公在郡泮已封崇羅先生墓至是式龜山廬  
偕其孫曾款謁松椒祀八賢于學務以禮遜迪民剽悍  
革心

知永福縣適值兵饑守隘立柵禁港發廩日不暇給然  
延致友士講論文義亦不輟

帥廣凡六年以儒節吏以政美俗鄉飲酒禮久廢命賓  
佐與領袖士討論之禮樂器服悉還古制歲一行之拜  
七十有奇膝席以宴漏過三十刻時齒已邁而終禮無  
倦色丁祭儀文未稱自冕服弁以至簋籩邊豆鐘磬琴



瑟祝敢之屬悉攷古訂禮改作

朝講王臞軒先生邁

詳見西山真氏學案

侍郎林圃山先生彬之

林彬之字元質莆田人端平中第進士遷監察御史首  
疏言天命人才民心又乞援仁宗故事早立皇儲拜左  
司諫史嵩之經營復出力乞扶公道凝定力嵩之卒不  
用遂爲殿中侍御史劾京尹罷之權工部侍郎景定中  
以先朝舊舊卽家除寶章閣待制

姓

雲濂謹案先生號圃山後村爲神道碑云所居老  
屋數丈晚始增葺數椽家故有樓名圃山因以自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號又言初余與方公德潤王公實之及公少同里  
晚同朝方公長二公一歲二公長余三歲四人者  
仕之日少止之日多有把臂  
入林尊酒論文之樂云云

附錄

林竹溪狀其行曰其綸言曰殿前作賦膾炙一時袖中  
彈文芬芳千載持橐方隆于主眷請麾力避于相嗔人  
曰盡公始終之美此後村所草也

黃先生縝

黃縝字伯玉莆田人及弟績德遠與後村遊後村常語  
人德玉吾愛友也德遠吾畏友也先生高科早卒

劉後村集

山長黃德遠先生續

詳見滄州諸儒學案

鐵庵學侶

鄭先生濟甫

父度

鄭濟甫字逢原莆田人累世業儒父度博學高年侍郎林元質受學焉先生尤刻苦講學貫通倫類屬文根極體要鄉先達方鐵庵王臞軒皆推重鐵庵所至與同載晚客于塾俾姻族雋秀師之淳祐庚戌擢第授惠州歸善主簿豐湖書院請充山長先生異與郡博士而自居堂長卒年五十所著有經史考其自述曰鄭玄述六經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季孟祠明叢書

約園刊本

箋傳而談經之失無出于玄馬遷爲史筆巨擘而記事之失莫甚于遷我朝諸儒接乎朱呂氏理義之學大明而經史百家眾說淆亂未能盡訂而歸一三禮經傳于古人均出建國之制多闕未講綱目大事記于前史記錄加筆削而尤多舛訛後村誌其墓云使天假之年而究其學豈不可以繼君家夾漈湘鄉乎

劉後村集

習靜家學

縣令劉先生成

劉宸字孟容習靜彌邵子由科第知古田縣遇禋霽例

授習靜京秩誥已下憚不敢白蓋習靜性狷介也

姓譜

附錄

王耀軒別劉孟容提幹詩孟容吾畏友春日去朝京蔗境詩多好蓮時宦最清坐誣緣舉將取忌爲時名諸老端平歲同辭爲辨明

建翁家學

劉先生希醇

儒林宗派

劉希醇建翁子

雲稼謹案葉水心爲二劉墓誌云正字則希醇希道希謙希深所謂祖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五五

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劉先生希深

附子吉甫矩甫南甫

劉希深字審淵建翁子素修潔又習見家世舊事故自重而寡諸隱約以課子吉甫矩甫南甫俱力于學矩甫一名得吉警悟而勤苦卒年三十八其婦寡而能勤慈而能教云

後村文集

迪功家學

中大劉先生希仁

劉希仁字居厚莆田人建翁從子嘉定四年進士通判臨安府提轄文思院引對獻言皆涉貴近時論壯之以

司封郎中知泉州改准東運判除直祕閣令起引奏事  
以臺疏罷奉祠除將作監先生屢以謗退官至中大夫  
生平每遇遷擢必有論建雖屏居猶上箴缺失焉姓譜  
方氏門人

文定劉後村先生克莊 詳上退翁家學

戶錄林先生崑

林先生崑 合傳

林崑字德言□□人與弟崑齊名爲方澤儒高第號二

林先生三薦擢寶慶二年第銓注廉州戶錄劉後村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先生伯有

陳先生燁 合傳

太常陳先生燁 合傳

陳伯有□□人與弟燁燁同學于鄉先生方澤儒先生

尤英妙爲澤儒器重燁終于韋布燁字光仲中嘉定庚

辰丙科官至太常卿朝散大夫劉後村集

竹溪家學

林方寮先生泳

林泳字太淵別號方寮竹溪之冢子從後村游寶祐癸

丑進士將赴安溪宰後村作序送之

後村文集

附錄

竹溪送宰安溪詩曰好爲君王去字人乃翁知汝耐清  
貧求民疾痛當如子有道絃歌是悅親月解前期須趣  
辦日生公事怕因循掃除詩癖祇勤政最急無如賦役  
均

竹溪門人

方懋翁先生儀

詳見南湖學案

林先生式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毛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林式之宣教郎公永子官通直郎通判潮州軍州事有

廉吏之目

劉後村集

梓材謹察先生字子敬竹溪虜齋十一稿續集門  
人石塘林式之編林同序云後村第一集六十卷  
之行也亦子敬效程督其  
問先生蓋同之再從兄云

林先生問

附見樂軒門人

後村門人

補 文毅洪陽巖先生天錫

陽巖文集

蓋學不可以徒博亦不可以徑約徒博則雜徑約則孤

此約禮必先之以博文而詳說乃所以反約也趙氏四書纂疏

林方寮先生泳 見上竹溪家學

迪功吳先生龍翰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方懋翁先生儀 詳見南湖學案

林先生同 見上文隱家學

處和家學

劉先生質甫

劉質甫字去華處和長子小名楚性冲淡于紛華盛麗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癸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閉目不睹咸淳丙寅銓中調晉江主簿需次九年處之

夷然公議翕然稱之以爲鄉國之善士 後村文集

洪氏家學

知州洪東巖先生天驥

洪天驥字逸仲晉江人淳祐進士任建寧尉發奸摘伏當官無所回撓每以文章課邑士人皆知所向方累官

知潮州 譜姓

梓材謹案先生自號東巖文文山爲行狀云東巖先生蓋湯巖先生文毅公族諸弟也文毅公以孤忠遭直著聞當世其平生言論風旨講切上下公未嘗不在其間文毅公屢召不赴公浸嚮用輒落

落不合去時論  
稱爲二洪云

附錄

以紹定改元薦于鄉名聲振一時學子踏門願求模楷者日眾公坦明夷粹專以宿于道爲教

差監都進奏院輪對宿齋豫戒取虞廷君臣時幾之說禹規焉其一曰君心勤怠之幾二曰人心離合之幾三曰君子小人消長之幾四曰中國外夷強弱之幾及朱文公天理人欲之辨首尾二千餘言

寶祐四年較藝南宮得文天祥卷置之上第人服其明

宋學集補遺

卷四十七

弄四明破書

一約園刊本

知香山縣至之日以教養人材爲首務修復大成殿明倫有堂主敬善身寶賢登俊有齋皆捐俸爲之斂不及民其爲政一裁于義

東巖門人

尙書王深寧先生應麟

詳深寧學案

陳氏師承

盧先生琦

盧琦字希韓惠安人至正初進士尹永春民視如父母安溪寇亂率邑民大破之斬獲千餘人時兵興列郡洶

洵獨永春晏然所著有圭峯集

姓譜

附錄

稍遷至永春縣尹訟息民安乃新學宮延師儒課子弟  
日書季考文風翕然仙遊盜發先生適在邑境盜遙見  
之逆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  
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先生因立馬喻以禍  
福眾皆投刀梁請縛其首以自新首至械送帥府自是  
威惠行于境外

艾軒私淑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本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校師方先生槐生

附師方徽至鄭程

方槐生字時舉莆田人少資稟過人受業于進士方遂  
初德至及鄉貢進士鄭獻可稔通春秋書詩三經年二  
十輒爲人師善講說爲文辭元至正中方岳大臣交章  
以學行隱逸薦之不起擢爲漳州路北溪書院山長不  
赴授泉州路儒學教授卒不從及明初以校師辟辭不  
獲乃就職爲師七年惟以推所學淑耄士爲務恬不以  
祿薄勢卑動其心先生嗜義如飢渴蔡忠惠公之祠林  
文節公劉文定公之墓皆圯壞先生請于有力者葺完



之卒年四十五

宋文憲集

隱君陳先生中立 父高

陳中立字誠中莆田人父高有學行學徒私謚曰靖逸先生以祖命後季父少受經于溫陵盧琦琦以文學著稱先生聞其指授色承心解日鷺月邁莆士皆歎服之隱居不仕晚乃結廬壺山年五十三卒初先生祖與父欲營義塾以教里中子弟規制未備而歿先生繼其志創廟建學學後爲祠祀艾軒晦庵夾漈三先生復爲祠廟石奉其師盧琦之主講說有堂燕居育室先生日持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七

空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經傳爲學者剖析聖賢大旨鄉人賴之

宋文憲集

林氏續傳

薦辟林先生靜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盧氏門人

蔡先生復初

附師林梅所余大車

蔡復初福清人至正間舉明經爲書院訓導少從龍江林梅所余大車學易受書又從惠安盧琦學詩孝友力

義琦卒心喪三年所著有詩銘訓集

陶書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七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八

目錄

晦翁學案補遺上

延平門人

補  
朱先生熹上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一  
四明叢書  
利國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八

後後學 鄧 王梓材 同輯  
蘇谿 馮雲濠

晦翁學案補遺上

延平門人

補文公朱晦菴先生熹

雲濠謹案朱子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元至元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國朝康熙五十一年以朱子發明聖道軌于至正特升

附十哲之次改稱先賢

梓材謹案先生嘗自稱雲谷老人見祭黃子厚文又案陳質廳重修仙居學記述丞劉君屋之言曰吾之學文公之學也文公之學則古靈之學也昔公奉使浙東嘗訪其祠而行拜謁之禮焉今祠古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靈且以公配蓋將以公之教我者教人而又以古靈之望昔人者望今人也據此則先生亦私淑于

古靈者矣

晦翁語要

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記政事之實詩以導性情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于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簡易精約又如此

諸家說有異同如甲說如此且擗扯住甲窮盡其辭乙

說如此且擄扯住乙窮盡其辭兩家之說既盡又參考而窮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

讀書必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看講解不可專徇他說不求是非便道前賢言語皆的當

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謬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其是則爲病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二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學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其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心矣

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

秦漢以來學問不博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

復知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于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又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于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望于後人者哉

學者觀書法且當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着實體驗不須細碎計較一兩字異同學問之道無他求之于心而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已此是前聖緊切爲人處就日用中下工夫其餘小小辨論俟他日亦未晚

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

學者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

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若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

須是在我者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  
凡學須先明得一箇心然後方可言學譬如燒火相似  
必先吹發了火然後加薪則火明矣若先加薪而後吹  
火則火滅矣

朱子語類

人自口不得要將聖賢道理扶持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如居燒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

不帶性氣底人爲僧不成爲道不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學者須養教氣字開闊宏毅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著謹嚴

因論爲學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

刮落枝葉栽培根本

大根本流爲小根本

舉前說因先說欽大學大本如此則發處不能不受病

未有耳目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

小立課程大作工夫

咬得破時正好咀味

今人只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

以上爲學之方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心在羣妄自然退聽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

宋五家精遺 卷四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然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學者工夫且去翦截那浮汎底思慮

根本須是先培壅涵養持敬便是栽培

白浮沈了二十年只是說取去今乃知當涵養

人惟有一心是主，常常喚醒。以上存養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敬主于一，做這件事更不做

別事，無適是不走作。持敬

靜便定，熟便透。

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

靜時不思，動時不靜。

要得坐忘，便是坐聽。

與好諧戲者處，卽自覺言語多爲所引也。

主靜看夜氣一章可見。以上靜

宋王處素補遺 卷四十八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麼用。

人須將那不錯底心去驗他，那錯底心不錯底是本心，錯底是失其本心。

人有一正念自是分曉，又從旁別生一小念，漸漸放闊去，不可不察。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思可以勝慾，亦是曰莫是要喚醒否。曰然。以上省察

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



先論輕重行為重

只有兩件事理會踐行

以上知行

為學先要知得分曉

不可去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

以上致知

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

人之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腳跟不點地

大抵人能于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腳住則儘長進在  
以上力行

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七四明叢書

絢圖刊本

向前而已尙何問哉

克己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于害者

周旋回護底議論最害事

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

審微于未形御變于將來非知道者孰能

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論世事曰須是心度大方包裹得過運動得行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

先生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這一邊道理熟那一邊俗見之類自破以上立心處事

才有欲順適底意思卽是利

人只有一箇公私天下只有一箇邪正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以上理欲義利

伊尹孔明必待三聘三顧而起者踐坤順也

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以上出處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克己復禮雖止是教顏子如此說然所以教他人亦未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嘗不是克己復禮的道理以上教人

聖人之于天地猶子之于父母

朋友之于人倫所關至重以上人倫

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

大抵學者讀書務要窮究道問學是大事要識得道理去做人

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

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

寬著期限緊著課程

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背看正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汎觀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

做好將聖人書讀見得他意思如當面說話相似

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

讀書須看他文勢語脈

讀書不可以兼看未讀書卻當兼看已讀書

某最不要人摘撮看文字須是逐一段一句理會以上讀書法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九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讀六經時只如未有六經只就自家身上討道理其理  
便易曉

看經傳有不可曉處且要旁通待其浹洽則當觸類而

可通矣以上讀經

解經謂之解者只要解釋出來將聖賢之語解開了庶  
易讀

經書有不可解處只得闕若一向去解便有不通而謬  
處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亂道易疏

只是將王輔嗣註來虛說一片

以上論解經

凡觀書史只有箇是與不是觀其是求其不是觀不是求其是便見得義理

讀史

太史公書疏爽班固書密塞

劉昭補志于冠幘車服尤詳前史所無

以上史學

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命猶詔敕性猶職事情猶施設心則其人也

以上性命

道卽性性卽道固是一物然須看因甚喚做性因甚喚做道

宋元學案卷之四十八

卷四十八

十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性卽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

生之理謂性

性是天生成許多道理

性是實理仁義禮智皆具

諸儒論性不同非是于善惡上不明乃性字安頓不著

以上性

人物之生其賦性偏正固自高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

天地間非特人爲至靈自家心便是鳥獸草木之心但

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耳

以上人物之性

人性如一團火煨在灰裏撥開便明

氣質之性

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命是言所以稟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

橫渠云所不可變者惟壽夭耳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概如此

以上命

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陰陽

惟心無對

心者氣之精爽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十二國叢書

續國刊本

心字只一箇字母故性情字皆從心

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

以上心

性雖虛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都虛故能包含萬理這箇要人自體察始得

性本是無卻是實理心似乎有影象然其體卻虛

性便是心之所有之理心便是理之所會之地

性是理心是包含該載敷施發用底

以上心性

明道云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

定性

志乾氣坤

氣若併在一處自然引動著志古人所以動息有養也  
以上志氣

學原于思思所以啓發其聰明

思慮

道者兼體用該隱費而言也

道

徹上徹下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

理

德是得于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事

德

耳之德聰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將適意去思量體認  
將愛之理在自家心上自體認思量便見得仁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十二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

才仁便生出禮所以仁配春禮配夏義是裁制到得智  
便了所以配秋配冬

前輩教人求仁只說是淵深濶粹義理飽足

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了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

仁字說得廣處是全體惻隱慈愛底是說他本相

仁是根惻隱是萌芽親親仁民愛物便是推廣到枝葉

處

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

仁之名不從公來乃是從人來故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

問敦篤虛靜者仁之本曰敦篤虛靜是爲仁之本以上仁  
義與利刀相似都割斷了許多牽絆

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卻只是說義而已曰然以上仁義

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底意思仁義禮智

誠只是一箇實敬只是一箇畏誠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忠自裏而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

問盡物之謂行盡物是只循物無違意否曰是以上忠信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

忠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語見周禮疏以上忠恕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以直內只偏言是主事恭是

容貌上說恭敬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仁義

先有箇天理了卻有氣氣積爲質而性具焉

理搭于氣而行

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于氣觀之

以上理氣總論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

所論太極者不離于陰陽而爲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爲

言

問萬物各具一太極此是以理言以氣言曰以理言

以

上太極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

過

天地但陰陽之一物依舊是陰陽之氣所生也



問天依形地附氣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行急地閣在中

天轉也非自東而西也非旋環磨轉卻是側轉  
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  
帝是理爲主

天地不怨謂肅殺之類

以上天地

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  
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

陰陽五行之理須常常看得在目前則自然牢固矣

宋李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五行相爲陰陽又各自爲陰陽

以上陰陽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

以上五行

日食是爲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  
無食

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

莫要說水星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

星有墮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爲石者

以上天文

天有三百六十度只是天行得過處爲度天之過處便

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爲辰

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于角幾度卽所宿處爲辰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

以上天度

中氣只在本月若趨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曆數微妙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澀則必後天稍闕則必先

天未子而子未午而午

以上曆法

江西山皆是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卻是

李蘆案補遺 卷四十八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自北而南故皆順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

以上地理

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

雷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

虹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而神靈相似

因說鬼怪事曰人心平鋪善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  
來以上鬼神總論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  
分數多實分數少底

莫弘死三年而化爲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  
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以上在人鬼神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  
諸子不能無過差也聖賢諸儒總論

夫子度量極大與堯同門弟子中如某人輩皆不點檢

卷四十八

七十四明叢書

射園刊本

他如堯容四凶在朝相似孔子

孔門只一箇顏子台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于剛與

孟子相似世道衰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腳跟底人

定立不住

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以

上顏曾思孟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

來想大故長進

曾點開闊漆雕開深穩以上孔孟弟子

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

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

致知所以求爲真知真知是要徹骨都見透

格物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叠然後漸漸推去這便是能格物

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翦落以誠其意

知與意皆出于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願處

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人誠不得是鬼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

於緝熙敬止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工效收殺處

大畏民志者大有以畏服斯民自欺之志

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

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  
以上大學

論孟工夫少得效多大經工夫多得效少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

曉

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不可偏舉

仁只是愛底道理此所以爲心之德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  
非何從而知之

父在觀其志沒觀其行孝子之志行也

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概  
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

宋本尊案補遺 卷四十八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思無邪方得

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

四十而不惑于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

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聖人答之皆切其所短  
故當時聽之者止一二句皆切于其身今人將數段只  
作一串文義看了

察人之所安尤難故必如聖人之知言窮理方能之

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腳一

是忠實是恕底事

論恕云若聖人只是流出來不待推

已明所恥如是左傳必非其所作

惟聖人兼仁知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

知便有了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故曰知者樂仁者壽

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事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問慣性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

問文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禮之實

學者須以篤信爲先

或問關雎之亂亂何以訓經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

鳳鳥不至聖人尋常多有謙辭有時亦自諱不得

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

先生說知者不戒章唯不戒不憂便生得這勇來

鄉黨記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克己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

克己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克己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己外別有復禮閑

邪外別有存誠

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

漏

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則二

日天下歸仁

宋元學案禮卷四十八

子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主忠信是剗腳處徒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  
矣

貧而無怨不及于貧而樂者又勝似無詔者

君子上達一日長進似一日小人下達一日沈淪似一

日

夫我則不暇學者須兼思量不暇箇甚麼須于自己體

察方可見

以直報怨則無怨矣以德報怨亦是私

問知我者其天乎只是孔子自知否曰固然只是這一

箇道理

問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此是說講學莊以蒞之以後說  
爲政

聖人尋常未嘗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

以上論語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  
見孟子說得實

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  
明

胡氏云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

宋學案補遺卷四十八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孟子說養氣先說知言先知得許多說話是非邪正都  
無疑後方能養此氣也

或問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此身軀殼謂之腔子而今  
人滿身知痛處可見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須看因何理會箇性善作甚  
底

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

孟子言我欲正人心蓋人心正然後可以有所爲今人  
心都不正了如何可以理會



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

論進以禮退以義曰三揖而進一辭而退

孟子論三代制度多與周禮不合蓋孟子後出不及見王制之詳只是大綱約度而說

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謂

盡心以見言盡性以養言

天壽不貳不以生死爲吾心之悅戚也

宋元學案禮禮卷四十六

王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

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

或問德慧術知曰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樸實工夫

方磨得出以上孟子

在中之中與在事之中只是一事此是體彼是尾

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

大體用涵養中節則須窮理之功

問智仁勇曰理會得底是智行得底是仁著身去做底

是勇

誠者物之終始徹頭徹尾

廣大似所謂理一精微似所謂分殊

溫故而知新溫故有七分工夫知新有三分工夫其實

溫故則自然知新上下五句皆然

溫故只是存得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箇樸

實頭亦是尊德性

以上中庸

天下之理單使動兩便靜且如男必求女女必求男自然  
是動若一男一女居室後便定

李元學精遺

卷四十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地生數到五便住那一二三四遇著五便成六七八

九五卻只自對五成十

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

易中緊要底只是四爻

君子則終日乾乾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蓋凡所以

如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

屬多是在陽爻裏說

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

體仁不是將仁來爲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

忠信所以進德實便光明如誠意之潤身

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

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

以正中以中正也則一般這只是要協頤

夬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

是一卦之主又卻柔弱做主不得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

寒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二十五

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爲有

鬼神之害之福是有些造化之柄

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語耳

不必强分析

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這

般說話好簡當

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

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

水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

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

酌損言在損之初下猶可斟酌也

大率人之精神萃于己祖考之精神萃于廟

良其限是截做兩段去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

隊當散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三六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小過是過于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擾委曲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

易無體這箇物事逐日各得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同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曰當離合看

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爲繼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爲

成之者性

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

做去

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爲若決之于鬼神德行便神

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于天下之務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底做卻不成行權

窮理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命

之源

以上身

克明俊德只是明己之德詞意不是明俊德之士

惟寬故直惟直故濟

同寅協恭是上下一千敬

惟曰肖起戎然不可有關防他底意

以上尙書

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齋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于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

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也將大也

以上詩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于一家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

鄉遂雖用貢法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法則

宋元事類補遺 卷四十八

天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亦未嘗拘也

尸用無父母者爲之故曰食饗不爲概祭祀不爲尸

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爲是

諸侯尊宗大夫不可尊宗

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尙

有零碎好處在

以上禮書

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問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

得亦是好

燕居父子同坐亦得惟對客不得

嫡孫承重庶孫是長亦不承重

祖在父亡祖母死亦承重

喪葬之時只得以素食待客祭饌葷食只可分與僕役  
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作廟又在外時婦  
女遇雨時難出入

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  
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爲家府

至正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三九四 明徵齋

約園刊本

喪妻者木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  
翁主之

神主之位東向戶在神主之北

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卽薦于

廟

夫祭妻亦當拜

妣者媼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略有別

忌日祭只祭一位 以上說禮

自黃鐘至中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

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能三生四

問聲氣之元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一定向下都定元聲差向下都差

宮與羽角與徵相去獨遠故于其間製變宮變徵二聲樂聲是土金木火水洪範是水火木金土

絲尚宮竹尚羽竹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

以上樂

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

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子無便不是

老學齋補遺

卷四十八

二十四明齋書

對圓刊本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

列子平淡疏曠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熟

仲舒所言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闕不透耳

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

佛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吾儒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只是他不認許多帶來底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緊要  
而不理會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衲緣

以上諸子

問堯舜在湯武時還做湯武事否曰堯舜且做堯舜看  
湯武且做湯武看看得其心分明自見得

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

大亂之後易治戰國嬴秦漢初是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

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而今用軍卒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  
以上歷代

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眾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  
感也

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  
理會

開落丁口推割產錢是治縣八字法詞牒無情理者不  
必判

荀悅云田制須是大亂之後方可定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  
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  
可以主財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三

四明叢書

經國刊本

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

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  
字以上治道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頽塌只略教整齊足矣論  
文

韋蘇州詩高于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  
論詩

筆力到則字皆好如胸中別樣卽動容周旋中禮論字

譚兄問作時文曰畧用體式而鑿括以至理科舉之學

論孟集義序

乾道壬辰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年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于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于高遠者則又支離踏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于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三三四明菴書

約園刊本

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于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聞嘗蒐輯條疏以附于本章之次旣又取夫學之有同于先生者與其有得于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于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不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

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與若張公之于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于孔子而一時及門弟子攷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于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于近歲以來學于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于此者皆無取矣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于此而近世一二名家與夫所謂學于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于文義之閒學者有得于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爾若夫外自託于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其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于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嚮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

之聞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于此書而有得焉則于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誦雖不敢辭至于明聖傳之統采眾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其所言外自託于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蓋指張無垢也

王深寧曰文公初編次集義輯二程之說又取張范二呂謝游楊侯尹氏九家初名要義改名精義最後名曰集義三十四卷又本注疏參以釋文會諸老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生之說閒附以聞于師友得之心思者爲詳說舊云訓蒙口義者也既而約其精粹爲集注十卷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十卷其後集注刪改日以精密而或問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閒有不同者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朱子論孟精義三十卷提要云朱子初集是書卷二程氏之學以發揮經旨其後採攝菁華撰成集中間異同經似當加潤削者又別著之丁或謂以此書乃已棄之糟粕然攷諸語錄乃謂論語須將精義看又謂論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于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又似不以集注廢此書者故今亦仍錄存之焉

大學章句序

淳熙十六年二月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于其閭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

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眾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太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于上俗美于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

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子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眾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百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于世雖以某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

問為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問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于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黃勉齋曰先生于大學修改無虛日誠意一章未終前三日所更定

陳石士師上韓理堂先生書曰聞嘗攷後儒所不滿意于朱子者在補大學格物致知一傳雖篤信朱子若明之蔡虛齋林次崖本朝之李厚庵皆以傳為不必

蔡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三

四明叢書

一 約圖刊本

補惟明之薛敬軒胡敬齋本朝之張楊園陸清獻則篤信之而不疑用光幼習膚學于聖經不能稍窺其萬一亦安敢以妄論其得失然受業于舅父山木先生先生命以朱子之學為學問嘗比古本大學及二程子朱子蔡氏林氏李氏所論定者而詳攷之則見夫古本大學似無倫次其為必不可從也無疑二程子所定其序見矣而尙未見其秩然條理之妙惟朱子所定使夫學者優游饜飫反復于其書而不能釋至于蔡氏所定謂格物傳自具于古本中者則其為



說復偏格而無以示學者用力之方林氏從之而李氏亦不能以大異則亦猶是蔡氏之失已矣然則讀大學者必以朱子之說爲歸無疑也

又曰朱子之補傳殆猶孔子之作春秋也孔子以春秋維既熄之王迹朱子以補傳啓學者希聖之階所謂權也其補詩貫通程子十六條之說以出之其先後本末之間使學者誦之悠然而有以自得入德之方誠莫是先焉矣

中庸章句序

淳熙十二年三月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于形氣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

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于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迺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愛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

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  
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若合  
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絜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  
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  
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  
至于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  
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攷以續夫千載  
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

功于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  
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  
于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  
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  
淫于老佛者亦有之矣某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  
沈潛反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  
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  
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  
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

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于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

葉紹翁曰考亭解中庸真文忠觀之曰生我者太極也成我者先生吾其敢忘先生乎

梓材謹案世皆謂定著四書之名自朱子始然攷龜山之徒張橫浦有四書解論玉泉有四書性聖窟皆在朱子之前則四書之名不始于朱子也四庫全書著錄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中庸章句一卷蓋如原本之次提要云大學古本爲一篇朱子則分別經傳顛倒其舊次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約圖刊本

補綴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注分節故均謂之章句論語孟子融會諸家之說故謂之集注又云大學章句諸儒頗有異同然所謂誠其意者以下並用舊文所特創者不過補傳一章要非增于八條目外既于理無害又于學者不爲無裨何必分門角逐與中庸雖不從鄭注而實較鄭注爲精密蓋攷證之學宋儒不及漢儒義理之學漢儒不及宋儒言豈一端要各有當況鄭注之善者如戒慎乎其所未嘗不全襲其文觀其去取具有鑒裁尤不必定執古義相爭也論語孟子亦頗取古注如論語瑚璉一條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交一注與春秋傳不合論者或以爲疑不知瑚璉用包咸注曹交用趙岐注非朱子杜撰也又如夫子之牆數仞注七尺曰仞掘井九仞注八尺曰仞論者猶以爲子盾不知七尺亦包咸注八尺亦趙岐注也是知鎔鑄羣言非出私見苟不詳攷所出固未可概目以師心矣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殫于四書其判析疑

似辨別毫釐實遠在易本義詩集傳上讀其書者  
要當于大義微言求其根本明以來改朱子者務  
摭其名物度數之疏尊朱子者又併此末節而阻  
護之是均門戶之見烏識朱子著書之意乎

詩集傳序

或有問于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  
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  
而發于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  
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  
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  
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  
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  
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  
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于鄉黨  
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于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  
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于列國之詩則天子  
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  
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于其時旣不  
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于是特舉其籍而討

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攷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于一時而其教實被于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于男女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于言者樂而不過于淫哀而不及于傷是以二篇

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于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

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  
于雅以大其規和之于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  
于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記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  
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問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  
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問  
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陳克齋曰先生于詩去小序之亂經得詩人吟詠性  
情之意

輔潛庵曰先生之學始于致知格物而至于意誠心

正其于解釋經義工夫至矣必盡取諸儒之說一  
細研窮一言之善無有或遺一字之差無有能遁其  
誦聖人之言都一似自己言語一般蓋其學已到至  
處能破千古疑使聖人之經復明于後世然細攷其  
說則其端緒又皆本于先儒之所嘗疑而未究者則  
亦未嘗自爲臆說也學者顧第勿深考耳觀其終既  
已明知小序之出于漢儒而又以其間容或真有傳  
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後併爲  
一編以遺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之說則其意之謹

重不苟亦可見矣豈可與先儒之穿鑿遷就同日語哉

王厚齋詩考語略序曰諸儒說詩一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闕意眇指卓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筆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祖矣岐

宋奩案禮遺

卷四十八

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尙多有之網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萃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考于斯

朱楓林曰朱子之于詩也本歐陽氏之旨而去序文明吳才老之說而叶音韻以周禮之六義三經而三緯之賦比興各得其所可謂無憾也已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詩集傳八卷提要云宋志作二十卷今本八卷蓋坊刻所併朱子注易凡兩易稿其初之易傳宋志著錄今已散佚不知其說之同異注詩亦兩易稿凡呂氏讀詩記所稱朱氏曰者皆其初稿其說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說是爲今本卷首自序作于淳熙四年中無一語斥小序蓋猶初稿序末稱時方輯詩傳是其證也其注孟子以柏舟爲仁人不遇作白鹿洞賦以子衿爲刺學校之廢周頌豐年篇小序辨說極言其誤而集傳乃仍用小序說前後不符亦舊稿之刪改未盡者也楊慎丹鉛錄謂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雖臆度之詞或亦不無所因歟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朱子諸注莫善于楚辭莫不善于三百篇當以小序爲主而以毛鄭歐蘇呂嚴諸家之說參互之如鄭衛二風有女同車將仲子木瓜諸詩皆有左傳本事可證何可以臆

宋取案補遺

卷四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度又云家世業毛詩幼時卽疑晦庵臆改小序之非宋元明已來駁之者甚眾非子創論也此說不爲無見故附著之阮亭又引李中麓太常與霍渭厓書云解詩者無論漢唐宋儒如王氏總問歐陽本義李黃集解錢氏詩說嚴粲詩緝呂東萊讀詩記有高出朱上者有互相發明者古人之詩之山水制度魚蟲草木詳爲之釋而意則欲得之言外故夫虛心活法斷章取義者讀詩之大約也譬諸聞人之言而又傳述于人己不能無訛乃又強定一主意是豈逆志之道哉詩之柄者詩之病也不小序而詩柄焉此世儒之拘見也以爲中麓遂于經學其言如此又載秦留仙松齡奇所輯著毛詩日箋屬序書云詩之必用古序先儒言之詳矣然首句確有承接不可移易後序未免雜以講師之說或非詩之本意顧濱詩傳止取首句不爲無見注疏之外則歐陽氏蘇氏呂氏嚴氏李氏黃氏多所發明朱子斥棄舊說遂使美刺之意盡亡然其中有不悖古序文從字順亦有勝諸家者未可廢

也似此持論則甚平允矣

禮說

漢文葬後三易服三十六日而除差賢于後世之自始  
遭喪便計二十七日而除者然大者不正其爲得失不  
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孝宗服高宗既葬白布衣冠視  
朝此爲甚盛之德足破千載之繆前世人君自不爲服  
故不能復古當時有此機會而儒臣禮官不能有所建  
明以爲一代之制遂至君服于上臣除于下因陋踵譌  
深可痛恨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吳大 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國君承祖父之重在經雖無明文而康成與其門人答  
問蓋已及之見于賈疏其意甚備若預知後世當有此  
事者乃知漢儒之學有補于世教者不少今吾黨未之  
講而儉倭之徒又飾邪說以蔽害之可歎也

以上儀禮

古人之所以必由于禮但爲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爲  
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  
以接于人則是皆出于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  
心矣

夏殷而上大概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又添得

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封國之制只是漢儒立下一箇算法九州之地冀州極闊河南河北皆屬焉若青兗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設如夏時封建之國至商革命必削其多者以與少者則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又如周王以原田與晉文其民

不服至于伐之蓋世守其地不肯遽從他人若封王子弟必須有空地方可封左氏載齊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若武王不得蒲姑之地卽太公亦未有安放處

止聲色蓋亦處必掩身毋躁之義若以正樂言則拘月令之說固多有未安而注以此爲非則失其指

論明堂之制非一竊意尙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

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之左个卽玄堂右个青陽之右个卽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卽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與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乃爲敬若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唯涉水而後擻若不涉而擻則是不敬言若非敬事雖勞不敢袒若非涉水雖盛暑不敢褻裳也

燕朋是私褻之友所謂損者三友之類注說非也燕辟但謂私褻之談無益于學而反有所害也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性人生而靜以上卽是人物未  
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不得此程子所謂  
在天曰命也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纔謂之性便是人  
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此程  
子所謂在人曰性也然性之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  
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原未嘗離亦未嘗雜耳凡  
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言性不可形容善言性者  
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言之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  
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情  
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  
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  
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于物感于物而動  
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于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  
情也

靜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  
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  
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

無節于內知誘于外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知覺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于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于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尙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明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克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大

至三四湖藏書

約園刊本

禮纔勝些子便是離樂纔勝些子便是流知其勝而歸之中卽是禮樂之正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意思極好然孟子以下所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台那天都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卽謂月十六日月

始闕時也鄉飲酒義兩言月三日而成魄疏知其謬而  
曲徇之故其說相戾之甚

以上禮記

家禮

通禮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  
世之神主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  
主人晨謁于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  
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  
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

朱子家禮

卷四十八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遞遷之祠堂

冠禮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  
行之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戒賓前一日宿賓陳設  
燧明夙興陳冠服主人以下序立賓至主人迎入升堂  
賓揖將冠者就席爲加冠巾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  
再加帽子服皁革帶繫鞋三加幘頭公服革帶納靴執  
笏若襴衫納靴乃醮賓字冠者出就次主人以冠者見  
于祠堂冠者見于尊長乃禮賓冠者遂出見于鄉先生

及父之執友冠

女子許嫁笄母爲主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陳設厥明陳服序立賓至主婦迎入升堂賓爲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乃醮乃禮賓皆如冠儀笄

昏禮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議昏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納采議昏

主人具書夙興奉以告祠堂乃使子弟爲使者如女氏

宋禮案補遺 卷四十八

辛酉四明叢書 一編圖刊本

女氏主人出見使者遂奉書以告于祠堂出以復書授使者遂禮之使者復命壻氏主人復以告于祠堂納采

納幣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

並同納采之儀納幣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厥明壻家設位于室中女家設次于外初昏壻盛服主人告于祠堂遂醮其子而命之迎○壻出乘馬至女家俟于次女家主人告于祠堂遂醮其女而命之主人出迎壻入奠鴈姆奉女出登車壻乘馬先婦車至其家導婦以入壻婦交拜



就坐飲食畢塢出復入脫服燭出主人禮賓

親迎

明日夙興婦見于舅姑舅姑禮之婦見于諸尊長若冢

婦則饋于舅姑舅姑饗之

婦見舅姑

三日主人以婦見于祠堂

廟見

明日塢往見婦之父母次見婦黨諸親婦家禮塢如常儀

塢見婦之父母

### 喪禮

疾病遷居正寢○復○立喪主主婦護喪司書司貨乃易服不食治棺訃告于親戚僚友○陳襲衣沐浴飯含

案庫案禮選 卷四十八

五子西明叢書

刑國刊本

之具乃沐浴襲設奠主人以下爲位而哭乃飯含侍者卒襲覆以衾○置靈座設魂帛立銘旌不作佛事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

初終

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遂小斂主人主婦憑尸哭擗袒括髮免髻于別室乃奠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小斂

厥明執事者陳大斂衣衾乃大斂設靈牀于柩東乃設

奠主人以下各歸喪次

大斂

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相弔如儀

其服之制一曰斬衰三年二曰齊衰三年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三日大功九月四曰小功五月五曰緦麻三月○凡爲殤服以次降一等凡男爲人後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成服

朝奠食時上食夕奠哭無時朔日則于朝奠設饌有新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六

臣大綱明謙譜

新圖刊本

物則薦之朝夕哭奠 上食

凡弔皆素服奠用香茶燭酒果脯用錢帛具刺通名入哭奠訖乃弔而退弔 奠贈

始聞親喪哭易服遂行道中哀至則哭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入門詣柩前再拜再變服就位哭後四日成服若未得行則爲位不奠變服在道至家皆如上儀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齊衰以下聞喪爲位而哭若奔喪則至家成服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聞喪 奔

喪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擇日開塋域祠后土遂穿壙作灰隔○刻誌石造明器下帳苞管甕大罍罍作主治葬

附地理說

通天地人曰儒地理之術雖一藝然上以盡送終之孝下以爲啓後之謀其爲事亦重矣親之重身體髮膚皆當保愛況親之沒也奉親之體厝諸地顧乃付之庸師俗巫使父母體魄不得其安則孝安在哉故古賢垂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卜之而求安聖人之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五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意深遠如此而爲人子者目不闕地理之書心不念父母之體苟然窳窳則與委而棄諸溝壑者何以異故爲人子者醫藥地理之書不可不知也可不必泥鬼怪臆險之說

梓材謹案此說見之長河張氏榴嶽麓問答足與家禮相輔故錄之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奉柩朝于祖遂遷于廳事乃代哭親賓致奠賻陳器日晡時設祖奠遷柩朝

祖奠賻陳器祖奠

厥明遷柩就舉乃設遺奠祝奉魂帛升車焚香遺奠

柩行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親賓設幄于郭外道旁駐柩而奠塗中遇哀則哭發引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親賓次婦人幄方相至明器等至靈車至遂設奠而退柩至主人男女各就位哭賓客拜辭而歸乃窆主人贈加灰隔內外蓋實以灰乃實土而漸築之祠后土于墓左藏明器等下誌石復實以土而堅築之題主○祝奉神主升車執事者徹靈座遂行墳高四尺立小石碑于其前亦高四尺跌高尺許及墓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五八 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下棺 祠后土 題木主 成墳

主人以下奉靈車在塗徐徐行哭至家哭祝奉神主人置于靈座主人以下哭于廳事○遂詣靈座前哭有弔者拜之如初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反哭

主人以下皆沐浴執事者陳器具饌祝出神主于座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祝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祝啓門主人以下入哭辭神祝埋魂帛罷朝夕奠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虞祭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  
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主人主  
婦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自是朝夕  
之閒哀至則哭主人兄弟蔬食水飲不食茶果寢席枕  
木卒哭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卽陳器具饌厥明夙興  
設蔬果酒饌質明主人以下哭于靈座前詣祠堂奉神  
主出置于座還奉新主入祠堂置于座敘立參神降神  
祝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祝奉主各

還故處

祔

宋王季羈遺

卷四十八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期而小祥前期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設次陳  
練服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  
哭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降神三獻侑食闔門啓門辭  
神止朝夕哭始食茶果小祥

再期而大祥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設次陳禫服告  
遷于祠堂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徹靈座斷杖棄之  
屏處奉遷主埋于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寢大祥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前一月下旬卜日前期一日沐

浴設位陳器具饌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

禮

宋元學集補遺

卷四十八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本宗五服制

嫡孫父不爲祖若曾  
高祖承重者祫衰三  
年爲祖母爲曾高祖  
母承重者齊衰三年  
祖在杖期

總麻  
三從兄弟  
妻無

總麻 小功 總麻  
再從伯再從弟再從姪  
叔父母妻無 婦無

凡男爲人後者爲其私親  
皆降一等惟木生父母降  
服不杖期其本生父母報  
服亦不杖期

總麻 小功 大功 小功 總麻  
從祖伯從祖叔從父兄弟從姪從孫  
叔父母父母 妻總麻 婦總麻 婦無服

總麻 小功 不杖期 不杖期 小功 總麻  
曾祖伯祖伯叔 伯叔兄弟 姪 侄孫曾孫  
叔父母父母 父母妻小功 補大功 婦總麻 婦無服

齊衰 齊衰 斬衰  
三月 五月 不杖期 三年  
高祖父曾祖父祖父 父 子 孫  
曾孫 玄孫

宋元學業補遺

卷四十八

六士 朔朝藏書  
刺園刊本

高祖母曾祖母祖母 母 妻 婦 孫 婦  
齊衰 齊衰 齊衰 齊衰 齊衰 齊衰 齊衰 齊衰  
三月 五月 不杖期 三年 在則不杖 大功 總麻  
總麻 小功 不杖期 不杖期 不杖期 孫女 曾孫女  
曾祖姑 姑 姊妹 姪女 姪孫女 曾孫女  
嫁無 嫁總麻 嫁大功 嫁大功 嫁大功 嫁總麻 嫁無

總麻 小功 大功 小功 總麻  
從祖姑從姑從姊妹從姪女從孫女  
嫁無 嫁總麻 嫁總麻 嫁總麻 嫁無

總麻 小功 總麻  
再從姑再從姊妹再從姪女  
嫁無 嫁總麻 嫁無

總麻  
三從姊妹  
嫁無

姑姊妹女子子在室  
服並與男子同嫁反  
者亦同適人無夫與  
子者爲其兄弟姊妹  
及兄弟之子不杖期

凡女適人者爲其私親皆  
降一等惟祖及曾高祖不  
降爲兄弟之爲父後者不  
降爲兄弟姪之妻不降

嫁女爲本宗降服制

高祖父母 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 齊衰五月	祖父母	父母	已身
		期年	期年	

祖兄弟 總麻	伯叔父母 大功	兄弟 大功	兄弟子 即好 大功
-----------	------------	----------	-----------------

堂伯叔父母 總麻	堂兄弟 小功	堂姪 總麻
-------------	-----------	----------

祖姊妹 緦麻	父姊妹 大功	姊妹 大功	兄弟女 大功
-----------	-----------	----------	-----------

父堂姊妹 總麻	堂姊妹 大功	堂姪女 總麻
------------	-----------	-----------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妾爲家長服制

家長父母 期年	家長 斬衰三年	家長長子 期年
------------	------------	------------

正室 期年	眾子 期年
----------	----------

爲其子 期年
-----------



三父八母服制

**繼**  
同所繼父父子  
同所繼父父子  
同所繼父父子  
同所繼父父子  
同所繼父父子  
同所繼父父子  
同所繼父父子  
同所繼父父子

**父**  
同所繼父父子  
同所繼父父子  
同所繼父父子  
同所繼父父子  
同所繼父父子  
同所繼父父子  
同所繼父父子  
同所繼父父子

**嫡**  
妾生子謂父  
正室曰嫡母  
年母與嫡子  
赤服服為  
庶子則服不  
杖期庶子  
為嫡母之父  
母兄弟姊妹  
小功母死不  
服

**繼**  
謂父母再娶  
之妻為繼母  
喪三年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謂父妾之  
有子者服  
子為之義  
服繼母  
士之庶子  
為其母齊  
喪三年為  
父後則降  
庶子為慈  
父後者為  
其母總而  
為其母之  
父母兄弟  
姊妹則無  
服庶子  
之子為父  
之母不杖  
期而為祖  
後者則無

**出**  
謂被父離棄  
出者為出  
出者為出  
出者為出  
出者為出  
出者為出  
出者為出  
出者為出  
出者為出

**嫁**  
謂父母再娶  
之妻為繼母  
喪三年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母**  
謂父母再娶  
之妻為繼母  
喪三年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母**  
謂父母再娶  
之妻為繼母  
喪三年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出**  
謂被父離棄  
出者為出  
出者為出  
出者為出  
出者為出  
出者為出  
出者為出  
出者為出

**嫁**  
謂父母再娶  
之妻為繼母  
喪三年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母**  
謂父母再娶  
之妻為繼母  
喪三年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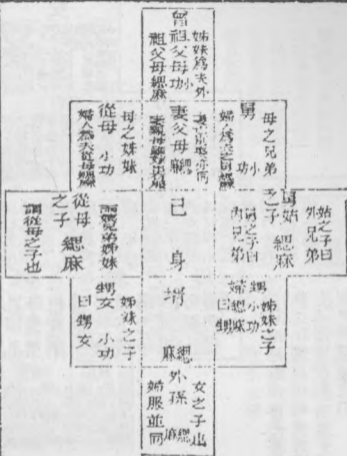
**母**  
謂父母再娶  
之妻為繼母  
喪三年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繼母之出

今制嫡母繼母養母慈母俱斬  
衰三年嫁母出母俱齊衰杖期  
庶母齊衰杖期所生子斬衰三  
年乳母總麻三月

神園刊本



母黨妻黨服制



室五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祭禮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前期三日齊戒前一日設位陳器省牲滌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奉主就位參神降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餼○凡祭主于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經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四時祭

冬至祭始祖前期三日齊戒前期一日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進饌

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餞

初祖

立春祭先祖前三日齋戒前一日設位陳器具饌厥明  
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進饌初獻  
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餞

先祖

季秋祭禰前一月下旬卜日前三日齋戒前一日設位  
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盛服詣祠堂奉  
神主出就正寢參神降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  
門啓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餞

禰

前一日齋戒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

宋王雱禮書

卷四十八

六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主人以下變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參神降神  
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納主徹餞是  
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黹巾素服素帶以居夕寢于外  
忌日

三月上旬擇日前一日齋戒具饌厥明灑掃布席陳饌  
參神降神初獻亞獻終獻辭神乃徹遂祭后土布席陳  
饌降神參神三獻辭神乃徹而退

墓祭

朱子自序曰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則名  
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

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  
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  
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  
而應節是以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  
禮經備矣然其存于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  
節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  
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  
其末綏于實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  
其要而困于貧饜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于禮也某  
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  
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于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  
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  
本實以竊自附于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  
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  
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于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  
意亦或有小補云

王懋竑家禮考曰家禮非朱子之書也家禮載于行  
狀其序載于文集其成書之歲月載于年譜其書亡

而復得之由載于家禮附錄自宋以來遵而用之其爲朱子之書幾無可疑者乃今反復考之而知決非朱子之書也李公晦敘年譜家禮成于庚寅居祝孺人喪時文集序不紀年月而序中絕不及居喪事家禮附錄陳安卿述朱敬之語以爲此往年僧古所亡本有士人錄得會先生葬日攜來因得之其錄得攜來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黃勉齋作行狀但云所輯家禮世所遵用其後有損益未及更定旣不言成于居母喪時亦不言其亡而後得其書家

禮後亦然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參錯不可考據如此案文集朱子答汪尚書書與張敬夫書呂伯恭書其論祭儀祭說往復甚詳汪呂書在壬辰癸巳張書不詳其年計亦在其前後也壬辰癸巳距庚寅僅二三年家禮旣有成書何爲絕不之及而僅以祭儀祭說爲言耶陳安卿錄云向作祭儀祭說甚簡而易曉今已亡之矣則是所亡者乃祭儀祭說而非家禮也明矣文集語錄自家禮序外無一語及家禮者惟與蔡季通書有已取

家禮四卷納一哥之語此儀禮經傳通解中家禮五卷之四而非今所傳之家禮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禮範後云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顧以衰弱不能及已後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書朱子雖耄老豈盡忘之至是而乃爲是語耶竊嘗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禮範跋語而依仿以成之者蓋自附于後之君子而傳者遂以託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禮範跋語而于家禮反有不合家禮

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而序中絕不言之以跋語所未有也其年譜云居母喪時所作者則或以意附益之爾敬之但據所傳不加深考此如司馬季思刻溫公書之比公晦從遊在戊申後其于早年固所不詳祇敘所聞以爲譜而勉齋行狀之作在朱子沒後二十餘年其時家禮已盛行又爲敬之所傳錄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辭略而不盡其書家禮後謂經傳通解未成爲百世之遺恨則其微意亦可見矣後之人徒以朱子季子所傳又見行狀年譜所載廖

子晦張安卿皆爲刊刻三山楊氏上饒周氏復爲之  
考訂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雖云尊用其書實  
未有能行者故于其中謬誤亦不及察徒口相傳以  
熟文公家禮云爾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家禮八卷提要引此云  
懋竑之學篤于朱子獨于易本義九圖及是書斷  
斷辨論不肯附會則是書之不出朱子灼然無疑  
然自元明以來流俗沿用故仍錄而存之亦記所  
謂禮從宜使從俗也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八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八

宋元明叢書  
十一編圖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九

目錄

晦翁學案補遺

下

補朱先生熹

下

晦翁講友

洪先生摶

陳先生俊卿

詳見武夷學案

陸先生九韶

詳梭山復齋學案

陸先生九齡

同上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陸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陳先生傅良

詳止齋學案

葉先生適

詳水心學案

王先生師愈

詳見龜山學案

李先生呂

同上

黃先生度

詳見艮齋學案

補石先生翬

孫先生邦仁

補何先生鎬

王先生炎

辛先生棄疾

葉先生時

晦翁學侶

補

項先生安世

吳先生芾

馬先生大同

汪先生邦光

附子安節孫箕

范先生仲彪

別見華陽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徐先生元聘

黃先生仲本

父口

陳先生焯

柯先生翰

嚴先生敬

顏先生度

陳先生宋霖

余先生允文

李先生次魚

王先生子俊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吳先生傲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舒先生邦佐

趙先生彥肅 詳見象山學案

章先生才邵 闕

吳先生楫

黃先生維之

祝先生櫬

汪先生萃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汪先生廷佑

汪先生清卿

邱先生義

趙先生棕

王先生光祖

王先生道深

葉先生符叔 合傳

徐先生大受

許先生中應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補遺

楊先生大法

程先生先

汪先生楚材

應先生恕

張先生楮

蘇先生紹成

徐先生木 別見龍川學案補遺

吳先生郁

晦翁同調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 西明叢書  
約圖刊本

補趙先生不息

劉先生如愚

潘先生燾 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宋先生若水

鄭先生國翰

稼軒同調

趙先生善括

韓氏先緒

韓先生口

晦翁家學

朱先生口

補 朱先生塾

補 朱先生塾

補 朱先生在

補 朱先生鑑

朱先生鉅

朱先生鈞 合傳

補 朱先生浚

朱先生沂

晦翁門人

呂先生祖儉 詳見東萊學案

張先生彥清 別見龜山學案補遺

王先生漢 同上

林先生宗臣 別見衡麓學案補遺

歐陽先生光祖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補遺

魏先生應仲 同上

胡先生大壯 別見五峯學案補遺

楊先生長孺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周先生元卿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補遺

劉先生起晦

詳見艾軒學案

葉先生任道

別見木鐘學案補遺

杜先生貫道

別見南湖學案補遺

游先生九言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吳先生獵

同上

趙先生方

同上

周先生端朝

同上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蕭先生佐

同上

李先生修己

別見梭山復齋學案補遺

潘先生景憲

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康先生文虎

同上

鞏先生豐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林先生暮

同上

許先生文蔚

同上

潘先生景良

同上

郭先生津

同上

曹先生叔遠

詳見山齋學案

朱先生魯叔

別見清江學案補遺

沈先生煥

詳廣平定川學案

符先生初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俞先生廷椿

同上

潘先生友文

同上

陳先生思謙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先生伯熊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范先生益之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先生堯夫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石氏門人

趙先生綱

父起

趙先生□

合傳

孫氏家學

孫先生應時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辛氏門人

趙先生方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謝先生徽明

葉氏門人

翁先生合

別見九峯學案補遺

項氏門人

鄭先生克寬

吳氏家學

吳先生洪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吳氏門人

陳先生庸

柯氏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戴先生□

陳先生□

合傳

陳氏家學

陳先生枏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李氏家學

李先生槃

吳氏家學

吳先生雅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遺

宋氏家學



宋先生之源

詳見清江學案

宋先生之潤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先生之汪

同上

晦翁私淑

補吳先生柔勝

薛先生叔似

詳見艮齋學案

袁先生許

倪先生思

詳見橫浦學案

董先生熠

別見龜山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馬先生壬仲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彭先生興宗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曹先生集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留先生恭

劉先生宰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杜先生杲

趙先生以夫

附子時奚

張先生泳

林先生公遇

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林先生行知

周先生明仲

張先生處 別見慈湖學案補遺

周先生耜

錢先生聞詩 附陳洽朱端章黃桂

郝先生傑

林先生守道

李先生大訓

王先生萬 附季衍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謝先生升賢 詳見北溪學案

許先生巨川

陳先生舜申 附子德一

應先生繇 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趙先生飛鳳

景先生元一 合傳

陳先生敬 合傳

黃先生仲炎

馮先生去疾

胡先生升

朱先生申

韓先生補

韓先生祥 合傳

尹先生起莘

黃先生大受

劉先生仲撫

梁先生椅

別先生湜 別見南軒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魏先生子開

吳先生屋

胡先生仲雲 附師蔡適

胡先生仲森 合傳

陳先生紱 附師林岳

陳先生宗仁

諸葛先生泰

金先生彌高 別見伊川學案補遺

陳先生應隆

余先生文起 別見南軒學案補遺

補 趙先生汝騰

徐先生口

湘泉家學

趙先生阜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謝氏家學

謝先生枋得 詳見存齋晦齋息菴學案

項氏私淑

盛先生夬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勝之門人

潛先生時舉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呂先生喬年 詳見東萊學案

虛齋門人

鄭先生與言

林氏家學

林先生桂發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吳氏家學

吳先生錫疇 詳見雙峯學案

胡氏家學

胡先生希是

唐齋門人

顧先生文英

朱學績傳

李先生幼武

蔡先生節

楊先生棟

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李先生春叟

同上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

俞先生浙

陳先生中立

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江先生克明

別見象山學案補遺

方先生寶孫

吳先生雲龍

張先生雄飛

時先生少章

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劉先生傳漢

吳先生真子

黎先生靖德

吳先生觀萬

陸先生秀夫

附師孟子

鮑先生雲龍

附師閔厚甫

吳先生霞舉

羅先生璧

魏先生新之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張先生鎮孫

父翔泰門人王元甲

何先生逢原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熊先生朋來

補俞先生琰

任先生士林

詳見潛庵學案

嚴先生斗巖

附師嚴滄浪

鄭先生滌孫

別見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王先生桂

劉先生友益

葉先生野舟

潘先生塤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賀先生成大

李先生應龍

杜先生口

默翁學侶

俞先生端

良佐講友

王先生渥

陸氏同調

劉先生鼎孫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倪先生大猷

鮑氏學侶

鄭先生昭祖

石澗講友

孟先生淳

王先生埜翁

荀先生在川

董先生西莊

齊先生節初

王氏續傳

王先生文煥

俞氏門人

孫先生駘

鮑氏門人

鄭先生干齡

熊氏門人

邱先生迪

廉先生惇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共

四冊叢書  
約圖刊本

曾先生翰

桂先生山

附師胡□

俞氏家學

俞先生仲溫

俞先生貞木

嚴氏門人

黃先生清老

朱學之餘

胡先生子實



高先生天錫

楊先生口龍

汪先生一龍

許先生豫立

吳先生鄴

歐陽先生仇

陳先生有霖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補遺

黃先生瑞節

蔣先生捷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何先生安子

胡先生次焱

劉先生德智

馬先生瑩

胡先生祗遜

趙先生采

蕭先生釅

詳蕭同諸儒學案

同先生恕

同上

于先生景龍

袁先生俊翁

彭先生復初 附詳張祝諸儒學案

翁先生森

侯先生克中

葉先生起

劉先生維思

劉先生瑾

陳先生仲文

陳先生潔 合傳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先生天與 詳見西山真氏學案

陳先生口

鄧先生文原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先生九成

薛先生大猷

蕭先生鑑 附歐陽養正

安先生熙 詳見靜修學案

崔先生翼之 附陳炎酉

熊先生升

嚴先生養晦

黃先生澤

詳見草廬學案

龍先生仁夫

父起漢

陸先生以簡

梁先生益

劉先生傳

大父元芝附弟仁儀可

吳先生程

胡先生祖義

程先生復心

別見潛庵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先生善

張先生師曾

干先生文傳

程先生璫

黎先生獻

張先生奐

涂先生應雷

哈刺魯先生伯顏

附兄曲出師黃坦

張先生淳

馮先生彥中

馮先生彥章

張先生理

詳見草廬學案

蘇先生壽元

石先生鵬

薛先生延年

周先生良佐

吳先生成大

陸先生天祐

附子居敬思誠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程先生直方

詳見張祝諸儒學案

涂先生潛生

汪先生汝懋

詳見蕙湖學案

鄭先生太和

朱先生倬

趙先生德

郭先生好德

李先生恕

方先生克勤

曾祖重桂父炯附師董彝

朱先生近禮

張先生清子

張先生恕 附子端臣

黃先生元吉

王先生元杰

朱先生文龜 附師林岡孫

王先生勉

梁先生寅

劉先生玉汝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三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先生朝佐

朱先生嗣榮

華先生棕鞞

周先生公恕

家先生鉉翁

余先生應

羅先生復

陳先生雅言 附師傅志行徐復

管先生壽昌

李先生天祥

邊先生昌

單先生仲友

應先生宗詒

孫先生惟中

梁氏講友

劉先生永之

朱氏續傳

朱先生椿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朱先生林

朱先生彬 合傳

朱先生柯

朱先生煒

朱先生扈

王氏續傳

王先生澄 附子子覺子麟

鄭氏家學

鄭先生玉 詳師山學案

鄒初門人

解先生闢 別見北山河先生學案補遺

立庵門人

金先生問

黃氏門人

王先生儀

篤堅不花先生 合傳

田先生復 合傳

程先生堯 合傳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三三四 明藏書 刻本

李先生繹 合傳

吳氏門人

闕里吉思先生

胡氏家學

胡先生持

胡氏門人

席先生郁

汪氏門人

吳先生瑋

程氏家學

程先生可紹

別見介軒學案補遺

涂氏門人

朱先生隱老

父應岳伯父應五應祥應斌附師姚江村洪涿齋趙景

鄭氏家學

鄭先生欽

鄭先生煥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方氏家學

方先生孝聞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先生孝孺

詳見明儒學案

方氏門人

盧先生原質

黃氏門人

景先生星

朱氏門人

木先生景方

梁氏門人

鄧先生雅



陳氏門人

王先生朝

附方炳門人陳虛中

朱氏家學

朱先生善

景氏門人

蔣先生驥

王氏家學

王先生公穀

附子寅

一齋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五

國朝叢書

約園刊本

丁先生隆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九

後學 鄧王梓材 同輯  
慈谿馮雲濠

晦翁學案補遺 下

易學啓蒙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于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枝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一四明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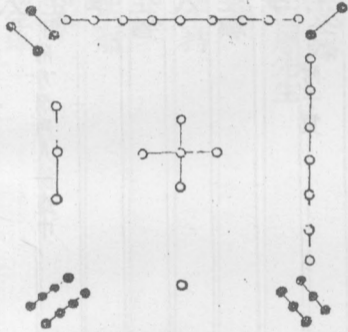
約圖刊本

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于法象見于圖書者有以啓于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于文義者旣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于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于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于其說云

本圖書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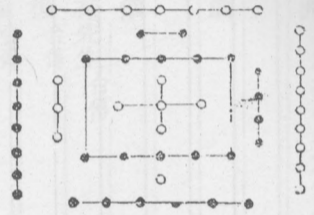
河圖

洛書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綱明發書

約圖刊本

邵子曰圖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于此乎蓋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者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于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其皆以五居中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

圍四圍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

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其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各有條而不紊也

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于十而奇耦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于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于二十而無偏耳

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附于生數之外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

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  
 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  
 北以成于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  
 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  
 洛書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  
 而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則參伍錯綜無適  
 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

原畫卦第二

伏羲八卦次序圖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五四明故書 刺園刊本

梓材譯案此上有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已見百源學案先天圖中茲不重錄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傳又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于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于其心矣故曰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于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

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爲太極而四象又爲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于摹畫者若有先得而出于人爲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已固具于渾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爲于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世儒于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爲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

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誓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  
雲濠謹案朱子答林黃中書云一圖之內太極兩  
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然  
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爲十六第五分而爲三  
十二第六分而爲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  
用意推移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照合也此  
之并累三陽以爲乾連疊三陰以爲坤然後以意  
交錯而成六子又先書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  
以旋相加而後得爲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  
自然與人爲之造作蓋  
不同矣其說可參看  
梓材謹案朱子與郭冲晦書論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說尤備詳見兼山學案補  
遺

### 伏羲八卦方位圖



梓材謹案此下有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蓋以先  
天圖六十四卦圖方位及方圖四分四層圖表  
裏爲之者方圖亦謂之橫  
圖已見百源學案不重錄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之兌  
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  
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  
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  
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  
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  
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  
次而生焉此易之所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  
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  
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  
故曰數往者順也其右方自巽之初爲夏至至坎艮  
之中爲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  
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  
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

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文王八卦方位圖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

宋毛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九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

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  
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  
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于西北退  
坤于西南長子用事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爲耦  
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于是矣

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  
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

坎東而爲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震用事者發生于東方巽代母者長養于東南也

### 明齋策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而蓄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故揲蓄之法取五十莖爲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掛者懸于小指之間揲者以大指食指閒而別之奇謂餘數扚者扚于中三指之兩閒也蓄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于左手小指之閒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于左手第四指閒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于左手第三指閒以象再閏是謂一變其掛扚之數不五卽九

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數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掛扞者不四則八

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三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掛扞者如再變例

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扞之奇耦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謂一爻

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每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

十二者之一至于積七十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爲貞也立矣此所謂八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營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外卦之爲悔者亦備矣六爻成內外卦備六十四卦之別可見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

考變占第四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十三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乾卦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爲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爲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于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爲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卽此而占之蓋羣龍无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餘見六爻變

例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象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十三四明齋書

一初園刊本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

于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豈不信哉今以六十四之變列爲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辭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後者占變卦爻之辭

卦變圖



䷗ 姤 ䷗ 夙 ䷗ 履 ䷗ 嗇 ䷗ 脊 ䷗ 夬

䷗ 遯 ䷗ 訟 ䷗ 巽 ䷗ 鼎 ䷗ 遯

䷗ 姤 ䷗ 災 ䷗ 離 ䷗ 革

䷗ 學 ䷗ 睽 ䷗ 兌

䷗ 畜 ䷗ 需 ䷗ 姦

䷗ 否 ䷗ 漸 ䷗ 旅 ䷗ 咸

䷗ 渙 ䷗ 濟 ䷗ 困

䷗ 蠱 ䷗ 井 ䷗ 恆

䷗ 益 ䷗ 噬 ䷗ 隨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 賁 ䷗ 蹇 ䷗ 豐

䷗ 損 ䷗ 節 ䷗ 蠱 ䷗ 泰

䷗ 觀 ䷗ 晉 ䷗ 萃

䷗ 艮 ䷗ 蹇 ䷗ 遯

䷗ 蒙 ䷗ 坎 ䷗ 解 ䷗ 升

䷗ 頤 ䷗ 屯 ䷗ 震 ䷗ 巽 ䷗ 臨

䷗ 剝 ䷗ 比 ䷗ 豫 ䷗ 謙 ䷗ 師 ䷗ 復

䷗ 坤

梓材謹案朱子原圖凡三十有二此其  
乾坤一圖也餘可類推存此以舉一隅

黃宗炎曰周易本義卷首所載蒙雜不倫邵氏先後天圖以外又收乾爲天坤爲地等八段是京氏易傳之所謂遊魂歸魂子寅辰午申戌丑卯己未亥酉也後世火珠林因之與撰著四十九策之法迥乎不同又不明言其故亦何所取義而贅之于此其六十四卦歌括及三連六斷之類豈可錯諸學士簡編之內况又綴以堆積無稽之卦變圖誤矣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原本周易本義十二卷提要云此爲咸淳乙丑九江吳革所刊卷端惟列九圖卷末係以易贊五首筮儀一篇與今本升筮儀於前而增列卦歌之類者亦迥乎不同彖上傳

李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標題之下注从王肅本四字今本刪之又雜卦傳咸速也恆久也下今本惟注咸速恆久四字讀者恆以爲疑考驗此本乃是咸速常久經後人傳刻而訛實爲善本據此則晦木所議猶是今本本義而其議及卦變圖則由於闕先天之說爾

梓材又案蔡氏九儒書載翁粹翁所書蔡西山行實云易學啓蒙一書先生研精覃思屢年而後就晦庵復刪潤之始克成書據此則易學啓蒙當歸之西山蔡氏學案姑識之以與世儒商之

其答啓蒙詩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金仁山曰天地無心而有象故伏羲因一象而畫出天地之心我心若無心而合卽是伏羲來



又曰程子作易學啓蒙公與袁機仲言之云云

### 易五贊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臯昊羲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動奇而加耦陰陽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日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暗耦耦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像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

年永著常式

原象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  
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  
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  
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  
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爻  
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  
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闢微如日之中暨乎末  
流淫于術數悽句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  
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  
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  
目釐匪差匪謬加我數年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  
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  
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旣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  
督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述旨

一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于几所有  
一著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  
扚初扚右手無名指開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扚之奇

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劫再用存策分掛劫歸後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被八少陰少兩多一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象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垢喜來復

明筮

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位測非常與變謹此爲則

稽類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滅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玩實事來尙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奧旨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學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于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

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年之久近  
國統之離合事辭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  
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五十九卷藏之巾笥姑以  
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  
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統正于下  
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眾目畢張而幾微  
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于斯  
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  
如此列于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

王魯齋綱目凡例後語曰昔夫子之作春秋因魯史  
之舊文不見其筆削之迹正以無凡例之可證朱子  
曰春秋傳例多不可信非夫子之爲也今綱目之凡  
例乃朱子之所自定其大義之炳如者固一本于夫  
子至若曲筆亂紀隱匿情有不先儒之所未盡者悉  
舉而大正之蓋深以邪說橫流誠有甚于洚水猛獸  
之害有不可辭其責朱子亦謂綱目義例益精密亂  
臣賊子眞無所匿其影矣聞歷古之羣蒙極經世之  
大用謂之續春秋亦何愧焉

訓學齋規

夫童蒙之學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及灑掃  
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諸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  
目條列名曰訓學齋規梓材案一作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  
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攷  
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正自冠巾衣服鞵襪皆須收拾  
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  
謂頭緊腰緊腳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條或  
帶束腰腳謂襪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  
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  
飲食照管勿令污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箚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  
埃雜穢所污仍易于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旣久則不免  
垢膩須要勤勤洗滌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要

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幌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溼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使愛護勿使損污  
凡日中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蝨不卽做壞苟  
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  
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  
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聲誼  
鬪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

宋光學家禮遺

卷四十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關十本

妄自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  
默久卻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  
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  
自明至于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問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  
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踰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  
所喚召卻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掃涓潔第三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當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原所

凡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楮札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

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鈔錄主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閒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污墨痕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黥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朱先生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徧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徧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卻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污縐摺濟陽江祿書讀未竟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原注出顏氏家訓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汚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著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誤

### 雜細事宜第五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凡弟子須要早起晏眠

凡讀闕爭鬪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

原註謂如賭博籠養

打毬踢球放風禽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饑不可闕

凡向火勿迫近火旁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燕衣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及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

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

原註釋名弟訓第謂相次第也某丈者如

云張丈李文丈某姓某丈者如云張三丈李四丈○梓材案弟行一作異姓

凡出外及歸必于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

凡飲食于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

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語言  
須不可妄

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響

凡眾坐必斂身不可廣占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玉函明齋書  
約園刊本

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浣手

凡夜行必以燭無燭則止

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

凡執器皿必敬謹惟恐有失

凡危險不可近

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

凡夜臥必以枕勿以履衣覆首

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于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概具矣凡此五

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于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強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眾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頹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脛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髦惟聖之謨

黃東發曰讀管氏弟子職始于學則次蚤作次受業對客次饌饋次乃食次灑掃次執燭次請衽次退習凡九篇皆叶韻而文質澀先生爲之注釋古者小學

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于斯乎有考矣始于學則謂人莫先于學凡其后所敘皆學也蚤作次之受業又次之晨必先長者而起給事之後卽讀誦也請在又次之而退習終之夜必後長者而寐給事之後復讀誦也此其大略也致知躬行功夫交進此其爲大學基本云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善錄小學集註三卷蓋朱子所撰而明陳選註之者也提要云朱子是書成于淳熙丁未三月凡內篇四日立敘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考晦庵集中有癸卯與劉子澄書蓋編類此書實託子澄其初有文章一門故書中稱文章尤不可泛如雜駭已自多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了效古蒙求亦太多兼與澀難讀非啓蒙之具卻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又有乙巳與子澄書稱小學見此修改凡定著六篇云云是淳熙十二年始改定義例又越二年乃成也案語類彙編淳熙二年或問小學明倫篇何以無朋友一條曰當時是眾人編類偶缺此爾又黃義剛錄曰曲禮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一條甚切何以不編入小學曰這樣處漏落也多王懋竑朱子年譜考異謂據此則編類不止子澄一人而於兩錄又可見古人著書得其大者小小處亦不屑尋究其說最確後人或援引古書證其疏略或誤以一字一句皆朱子所手錄遂尊若六經皆一偏之論也

又題小學曰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脩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于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  
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  
見而雜出于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  
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  
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于風  
化之萬一云爾

近思錄題辭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余寒泉精舍  
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宏博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其擬取其闕  
于大體而切于日用者以爲此編蓋凡學者所以求緒  
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鑿  
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于學而無明師良友以  
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  
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饜飫以致  
其博而返諸約焉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而  
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于此而可則非今  
日纂集此書之意也然則四子之言且不以此十四卷

爲限亦豈教人株守是編而一切聖經賢傳束之高閣哉

梓材謹案近思錄十四卷蓋朱子與東萊同撰之者也四庫提要云書凡六百六十二條分十四門實爲後來性理諸書之祖然朱子之學大旨主於格物窮理由博反約根株六經而參觀百氏原未暖曖昧昧守一先生之言故題辭云云又東萊題辭論首列陰陽性命之故曰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列之篇端特仗知其名義有所向往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自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鶩高遠躐等凌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其言著明深切尤足藥連篇累牘動談未

有天地以前者矣

卷四十九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又案四庫又著錄二程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蓋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復次錄之者也提要引朱子語錄謂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李端伯語宏肆永嘉諸公語緊故次成是編云又著錄二程外書十二卷亦二程子門人所記而朱子湯次之提要云其語皆遺書所未錄故每卷悉以拾遺標目又著錄朱子雜學辨一卷附記疑一卷提要於雜學辨云以斥當代諸儒之雜於佛老者也記疑蓋程之門人記錄師說傳以己意因而流入二氏者亦摘錄而與之辨云

晦翁文集

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關遺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民直言極陳者臣竊以爲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

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  
徧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也四海之利病  
繫于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繫乎守令之賢否而本  
原之地在乎朝廷而已

壬午應  
詔封事

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  
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  
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

庚子應  
詔封事

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  
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  
六者是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  
于人主之心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于

正

戊申  
封事

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  
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皇儲精選任以  
明體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

攘夷狄

己酉擬  
上封事

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于母而資始于父雖有強暴  
之人見子則憐至于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

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閒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于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于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問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爲讒慝者指疑似以爲真實指豪髮以爲邱山譜之于其父則使施之于其子者不無少過譜之于其子

則使施之于其父者寢失其常然後巧爲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于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于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試于暇時或于中夜或于觀書之際或于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閒未嘗不慈且孝也

甲寅擬  
上封事

爲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



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有君臣之理爲父子有父子之理爲兄弟爲夫婦爲朋友以至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其理焉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于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燦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于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閒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

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于彼之  
怠忽閒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  
所謂進銳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  
潛于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脈通貫自  
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  
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  
則在于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  
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  
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恣于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  
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  
在而況能反覆聖賢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  
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  
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  
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  
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  
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  
皆愚臣平生爲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  
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

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過之

上寧宗疏

臣聞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輯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虛文以供應舉至于其閒亦有因儀法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儀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故臣頃在山林嘗與一二學者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于禮者皆以附于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略有端緒而私家無書檢閱無人鈔寫久之未成會蒙除用學徒分散遂不能就而鐘律之制則士友閒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

也欲望特詔有司許就祕書省太常寺關借禮樂諸書  
自乃招致舊日學徒十餘人令其編類踏官屋與之居  
處逐日量支錢米以給飲食紙札油燭之費差撥鈔寫  
貼司二十餘名候結局日量支犒賞可以興起廢墜垂  
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爲聖朝制作之助

乞修三禮劄子

梓材謹案朱子所著家禮五卷鄉禮三卷學禮十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經傳通解者二十三卷其曰集傳集註者十四卷季子侍郎在跋云蓋先君晚歲之所親定是爲絕筆之書又稱先君早歲卽嘗有志於是書比在經筵嘗具奏欲請於朝乞招致生徒置局編次而不果上蓋卽乞修三禮劄子也集傳集註其舊名經傳通解則晚年修葺而定其名也四庫全書著錄儀禮經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五 四明續書

約園刊本

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則朱子門人黃勉齋韓所編喪禮十四卷喪服圖式一卷楊信齋復重修祭禮十四卷也提要稱其分章表目開卷瞭然爲考禮者所不廢云

近世言道學者夫于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  
不歷階梯爲快而于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  
忽略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  
識之士其于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曷若循下  
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  
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眾理洞然次  
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

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  
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  
然行其所無事而已

答汪  
尚書

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教爲主今六經語孟  
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  
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  
足觀如是則是聖人之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誤人  
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于堯舜而達摩遷固賢于仲  
尼矣無乃悖之甚耶

答呂  
子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六四附錄書

初園刊本

學者息卻許多狂妄身心除卻許多閒雜說話著實讀  
書初時儘且尋行數墨久久自有見處最怕人說學不  
在書不務佔畢不專口耳下梢說得張皇都無收拾只  
是一場脫空直是可惡

答劉  
定夫

嘗謂人之爲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  
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  
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  
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于講論之際心卽是口口卽  
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爲諧俗自便之計耶

今人爲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于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于詞也若某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于遭讒取辱然至于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

答陳君舉

聖人之學所以異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蘊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于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命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奎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某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誨頗知有意于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于釋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智識未離乎章句之閒雖時若有會于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居室延交

者蓋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以上答江元適

某自年十四五時卽嘗有志于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意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覆舊閱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真不妄也

答陳正己

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卻爲氣質之稟不能無

朱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于物欲之私而不自知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于其中又必使之卽事卽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于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

答項平父

以持敬爲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蓋人心之病不放縱卽昏情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情處若日用之閒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卽不至昏惰

矣講學莫先于語孟而讀語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己  
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  
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  
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但日用應接思慮  
隱微之間每每加察其善端之發慊于吾心而合于聖  
賢之言則勉厲而力行之其邪志之萌愧于吾心而戾  
于聖賢之訓則果決而速去之大抵見善必爲聞惡必  
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爲學之本立矣異時漸有  
餘力然後以次漸讀諸書旁通當世之務蓋亦未晚今

不須預爲過計之憂以失先後之序也若不務此而但  
欲爲依本分無過惡人則不惟無以自進于日新正恐  
無本可據亦未必果能依本分無過惡也

答林伯和

大凡論學當先辨其所趨之邪正然後可察其所用之  
能否苟正矣雖其人或不能用然不害其道之爲可用  
也如其不正則雖有管仲晏子之功亦何足以稱于聖  
賢之門哉且古之君子所以汲汲于學者不爲其終有  
異于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于物而肆也不爲其  
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



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儼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

答呂一

人心自是不容去除但要道心爲主卽人心自不能奪而亦莫非道心之所爲矣然此處極難照管須臾閒斷卽人欲便行矣

此心之靈其覺于理者道心也其覺于欲者人心也

以上

答鄭子止

泄邇忘遠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信狎侮忽略之意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泄邇不忘遠是無所不用其敬之意

以上答吳伯豐

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至于義而

敬行焉則何閒斷之有哉

答何叔京

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于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其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

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天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于大臣之責可以無愧

賀陳丞相書

古之學者無他明德新民求各止于至善而已夫其所明之德所止之善豈有待于外求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其亦可矣其所以必曰讀書云者則以天地陰陽事物之理修身事親齊家及國以至于平治天下之道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十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與凡聖賢之言行古今之得失禮樂之名數下而至于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制是亦莫非吾之度內有不可得而精蠶者若非攷諸載籍之文沈潛參伍以求其故則亦無以明夫明德體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極也

使二三子知爲學之本有無待于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真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以大玩乎閣中之藏則夫天下之理其必有以盡其纖悉而

一以貫之異時所以措諸事業者亦將有本而無窮矣  
以上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道之在天下其實原于天命之性而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其文則出于聖人之手而存于易書詩禮樂春秋孔孟氏之籍本末相須人言相發皆不可以一日而廢焉者也蓋天理民彝自然之物則其大倫大法之所在固有不依文字而立者然古之聖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萬世則其精微曲折之際非託于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至于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子然後所以垂世立教之具粲然大備天下後世之人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窮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猷爲而忽然知之兀然得之者也故傳說之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亦可知也已然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騫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于古人之意則胥失之矣

徽州

婺源縣學  
藏書閣記

古之聖人作爲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心其于義理之精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竟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蓋其精約又如此自漢以來儒者相與尊守而誦習之轉相受授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至于有國家者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于是文字之傳益廣若乃世之賢人君子學經以探聖人之心考史以

宋志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聖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接于外而動于中則又或頗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冊所載篋櫃所藏始不勝其多矣然學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以舍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第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于學校庠塾之間無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舉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言而不通于心不有于身猶不免爲書肆況其所讀又

非聖賢之書哉

建寧府建陽  
縣學藏書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

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教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又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力行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于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麤之閒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于誇多鬪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于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于心而無事于外求也是

以墮于佛老虛空之邪見而于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果無益于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歎已稽古閣記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尙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于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游惰輩至

于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鎖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得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私計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于官府則鈎核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于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憂民遠慮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無力之獨能哉

社倉記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

又曰天地以生物爲心亦謂此也

元亨利貞說

朋友之于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子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物情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聖四明證書

約圖刊本

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于盡壞至于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于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于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

而久存哉

跋黃仲本  
朋友說

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  
文哉有是實于中則必有是文于外如天有是氣則必  
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  
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  
內則其著見于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  
不可掩蓋不必託于言語著于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  
一身接于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得而見者無所  
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  
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  
盛而不可及者皆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  
之言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  
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于推其所  
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于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  
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

志

唐讀

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玄聖述古垂訓萬



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  
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得有  
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  
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見某以凡陋少蒙義方中  
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頰天之靈幸無  
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邱羣居伊始探原推  
本敢昧厥初冀以告虔尙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  
傳之方來永永無斁

滄洲精舍  
告先聖文

### 學校貢舉私議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皇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  
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  
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  
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  
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  
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

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  
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  
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

太平也

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于人太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入道所當爲以其得之于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于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意也

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本文與夫先儒之傳註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誦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

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註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轍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

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  
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匡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  
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曰蘇  
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  
損如劉焯等說恐亦可  
取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于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  
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  
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致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  
矣

玉山講義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先生因舉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一章而遂言曰所  
謂性者固已言之矣今復以一事譬之天之生此人如  
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朝廷所命  
之職無非使之行法治民豈有不善天之生此人無不  
與之以仁義禮知之理亦何嘗有不善但欲生此物必  
須有氣然後此物有以聚而成質而氣之爲物有清濁  
昏明之不同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則爲聖稟  
其清明而未純全則未免微有物慾之累而能克以去  
之則爲賢稟其昏濁之氣又爲物慾之所蔽而不能去

則爲愚爲不肖是皆氣稟物慾之所爲而性之善未嘗不同也堯舜之生所受之性亦如是耳但以其氣稟清明白無物慾之蔽故爲堯舜初非有所增益于性分之外也故學者知性善則知堯舜之聖非是強爲識得堯舜做處則便識得性善底規模樣子而凡吾日用之間所以去人慾復天理者皆吾分內當然之事其勢至順而無難此孟子所以首爲文公言之而又稱堯舜以實之也但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

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于其閒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善之萌芽也孟子故于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然或氣稟昏愚而物慾深固則其勢雖順且易亦須勇猛著力痛切加功然後可以復于其初故孟子又引商書之言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但悠悠似做不做則雖本甚易而

反爲至難矣此章之言雖甚簡約然其反復曲折開曉  
學者最爲深切諸君更宜熟讀深思反復玩味就日用  
閒更著實下功夫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者正謂此也  
然聖賢教人始終本末循循有序精蘊巨細無有或遺  
故纔尊德性便有箇道問學一段事雖當各自加功然  
亦不是判然兩事也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  
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  
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故君子尊德  
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

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蓋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無一物之不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  
便須道問學以盡其小其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而敦  
厚則皆尊德性之功也其曰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而崇  
禮則皆道問學之事也學者于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  
然于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要當時時有以交相滋  
益互相發明則自然該貫通達而于道體之全無歉闕  
處矣今時學者心量窄狹不耐持久故其爲學略有些  
少影響見聞便自主張以爲至是不能徧觀博考反復

參驗其務爲簡約者既蕩而爲異學之空虛其急于功利者又溺而爲流俗之卑近此爲今日之大弊學者尤不可以不戒

讀書之要

或問讀書之法其用力也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至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口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于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于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

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于文義有疑眾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氣勿遽取舍于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于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眾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于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論學者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吾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今或聞諸生晨起入學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此豈愛日之意也哉夫學者所以爲己而士者或患貧賤勢不得學與無所于學而已勢得學又不爲無所于學而猶不勉是亦未嘗有志于學而已然此非士之罪也教不素明而學不素講也

同安縣  
諭學者

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閒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于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

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于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異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

論諸生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義理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義理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葢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喻諸職事

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卻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五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湊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衍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腳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



其可

滄洲精舍  
諭學者

四齋銘

曰趨而抱者孰履而持曰飢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學不志于道獨罔罔其何之道志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

于外而薄于內故無地以崇之據德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依仁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

聖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于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

餘乎游藝

又四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矜玩心神明蛻污濁兮崇德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廣業

勝己之欲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居仁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由義

學古齋銘

相占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

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一二者其端斯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

求放心齋銘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尊德性齋銘

惟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仁與義維帝之則銘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污卑淫視傾聽惰其四支喪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眾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有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敬恕齋銘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以是存之罔敢或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是行之與物皆春胡世之人恣己窮物惟我

所便謂彼奚郵孰能反是斂焉厥躬于牆于藁仲尼子  
弓內順于家外聞于邦無小無大罔時怨恫爲仁之功  
曰此其極敬哉恕哉永永無斁

王魯齋曰夫子答仲弓問仁一段卽敬恕之道此先  
生早年作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  
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擗地而蹈折旋蟻封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

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

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

從事于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

須與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

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旣淪九廢亦斁

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陳北溪敬齋箴解曰正其二句謂早起時主敬潛心  
二句謂未有事靜坐時主敬足容四句謂有所舉動  
時主敬出門句謂近接物時主敬承事句謂已應事  
時主敬戰戰謂恐懼如敬于見賓之貌兢兢謂戒謹  
如敬于奉祭之貌守口句謂欲有言時主敬無妄泄  
也防意句謂欲有意時主敬無輕動也洞洞謂憤懣  
敬于言之貌屬屬謂專一敬于意之貌不東四句謂  
心方對事時主敬無別走作也勿貳四句謂心既寓  
事時主敬只專在一事上也從事四句謂動而應事  
時主乎敬則外正矣靜而無事時主乎敬則內正矣  
須與二句須臾以時言謂少刻有閒斷不敬則大病  
從此萌蘖而私欲乘隙叢至矣不火句謂此心方熾  
于物欲之境惡念狂躁不可制其熱有甚于火也不  
冰句謂此心既沈于物欲之下善端凝涸無復萌其  
寒有甚于冰也毫釐二句毫釐以事言謂纖微有差  
失不敬則大繆從此胚胎而俯仰戴履變亂矣三綱  
句三綱見白虎通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謂  
一快己欲而不復知有人道之大經也九法句九法

卽洪範九疇謂一便己私而不復顧先王之大法矣  
於乎二句謂主敬之功爲甚密當常存諸念而自力  
也墨卿二句謂不敬之實爲甚大當常切諸心而致  
警也

金仁山曰王魯齋嘗辨註又講于天台今爨括其意  
分爲十章一章靜之敬二章動之敬三章表之敬四  
章裏之敬五章無適之謂敬六章主一之謂敬七章  
總八章閒則不續九章差則顛倒十章箴以終之

調息箴

宋元學集補遺

卷四十九

六十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島端有白我其觀之隨時隨處容與猶移靜極而墟如  
春沼魚動極而翁如百蟲蟄氤氳開闢其妙無窮孰其  
尸之不宰之功雲臥天行非予敢議守一處和千二百  
歲

跪坐拜說

寄洞學諸生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于其上正如今  
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  
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仰其手而  
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

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于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人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其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妥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妥爲安定之坐則跪之爲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安一危爲小不同耳至于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大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爲雅拜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不察也

齋居感興二十首

其自序曰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世乏

用而寶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衰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于理而自託于僊佛之間以爲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渺追跡前言然皆切于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旣以自警且以貽諸同志云  
崑崙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機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爲我重指掌

何北山曰此章當作三節看然首尾只一意首四句

言盈天地閒別無物事一陰一陽流行其中實天地之功用品彙之根抵次六句言伏羲觀象設卦開物成務建立人極之功末二句周子立圖著書發明易道再開人極之功無極翁只是舉濂溪之號猶昔人目范太史爲唐鑑翁爾此篇只是以陰陽爲主後面諸章亦多是說此者而諸說推之太過蔡仲覺謂此篇言無極太極不知于此章指何語爲說太極況無極乎太極固是陰陽之理言陰陽則太極已在其中但此篇若強攬作太極說則一章語脈皆貫穿不來

此等言語混濩最說理之大病也

吾觀陰陽化升降入絃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黃勉齋曰兩篇皆是言陰陽但前篇是說橫看底此篇是說直看底所謂橫看者是上下四方遠近大小此氣拍塞無一處不周無一物不到所謂直看者是上自開闢以來下至千萬世之後只是這箇物事流行不息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何北山曰此章言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凝冰焦火則喜樂憂懼不常之心也淵淪天飛則奔逸不制之心也皆氣之所爲孟子所謂放心也惟聖人之心能自爲主宰如元化之能宰制萬有故曰秉元化也昔人謂氣爲馬心爲君心之出入蓋隨氣之動靜如乘馬然故曰乘氣機惟心君則能爲之主宰政事此之謂動靜體無違此體字如以身體道之體蓋其一



動一靜此心無不醒定不曾離這腔子內此之謂體  
曰無違者謂雖動靜萬變而無少間斷也惟其靜而  
常能體之故和順積中見面益背如玉潤山珠媚川  
也惟其動而常能體之故神完思清明無不達而能  
燭九垓徹萬微也如此豈復有前二者之患然此聖  
學也自世教非古沒一世于詞華利欲之塗聖賢傳  
心之要雖具在方冊而棄爲塵編曾不顧省于斯時  
也有志于道者將安歸乎此所以重發紫陽之歎息  
也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眾形役厚  
味紛朵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驚靡終畢君看  
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何北山曰此章言人心至爲虛靈萬理畢具酬酢萬  
務經緯萬方孰非此心之妙用自應役萬物而君之  
今反以徇欲之故此心不寄坐受耳目鼻口四肢眾  
形之役而不自覺飲食男女固欲之大然凡物之可  
喜可好者亦悉爲此誘奔趨馳驚無有止息穆王車  
轍萬里肆其侈心幾至亡國而後已看得前章是言

至人盡性此心不放而常存故其妙至于光燭徹微  
此章是言眾人徇欲故心常放而不收其究至于亡  
國敗家猶所不顧此其聖狂之分奚翅天淵之遠然  
其端甚微只在一念放收之間此道心所以爲微人  
心所以爲危也古之君子所以一生戰戰兢兢至啓  
手足而後知免蓋以此也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  
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踏反袂空漣洏漂淪  
又百年僭縱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爲馬公述

宋本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空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  
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  
左將軍仗劍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一飛翔祀漢配  
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  
魏後賢盡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  
聚瀆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淫奔  
穢宸極虐燄燔蒼穹向非狄仁張東之徒誰辨取日功云

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  
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何北山曰五章至七章皆是爲溫公通鑑而作蓋此  
詩其首二章是就陰陽造化一經一緯次二章是說  
人心一善一惡論其次序便當及于經世之事而古  
今治亂得失具于史策者獨溫公通鑑一書最爲詳  
備有法然溫公此書雖欲接春秋而一時區處猶閒  
有未盡善者如此詩三章所指之失蓋其節目之大  
者五章言託始之意失于先幾蓋自胡致堂發之而  
文公亦謂其然嘗具其說于綱目矣然猶可也至如  
六章七章所指乃君臣之綱天經地義萬世不可易  
者今乃出帝室之胄而以鬼蜮篡賊接東漢之統去  
嗣聖之年而以牝雞淫婦亂唐室之緒此則大失豈  
可以爲訓誡故朱子深爲溫公惜之而再修綱目之  
編也但以溫公盛德素所尊敬雖咨嗟歎息而常婉  
其詞如言帝魏歸罪于晉史而望後賢更張則所以  
望公也旣不能然則歎息無魯仲連以致悲傷之意  
又如紀武氏事非歐公以周紀亂唐經而美范太史

罷削武氏之號繫嗣聖之年且歲書帝在房陵謂其得春秋之二三策而其說受之伊川溫公書武氏于通鑑亦不能改六一翁之舊此義伊川亦嘗言于溫公況范氏實錄修通鑑局分管唐史此義未有不陳于溫公者但公自不以爲然爾此皆朱子至不滿于溫公言外之意但其言甚婉切人不知爲通鑑而發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重原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縣縣掩身事齊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何北山曰首四句言天道消長之幾次四句言人心善惡之幾蓋天地只有一箇陰陽無物不體無不自人身上透過故人身氣機實與天地同運故君子于陰陽初動之時自當隨時省察以盡開邪育德之道惡則不忽于幾微而絕之于早善則養于綿綿而充之使大是以月令于冬夏二至皆有掩身齋戒之文夫粲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然後心地清明有以燭乎善惡之機而早爲之所庶幾陽明日盛而德性益周陰陽莫乖而物欲不行耳至于閉關息

商旅所以養陽氣用金槐之剛以止柔道之牽此又  
聖人贊化育之事此篇亦爲在上君子言之故自吾  
一身以及天下事物于陰陽交際之閒莫不盡其扶  
陽抑陰長善遏惡之道也

微月墮西嶺爛然眾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咸  
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  
照四國三辰環待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何北山曰上章言人身與天地同運而常欲扶陽抑  
陰此章言人心與辰極同體而常欲以靜制動兩篇

皆說陰陽亦皆是爲在上之君子言之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蒸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  
歎歎曰躋穆穆敬止戒熒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  
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何北山曰此章明列聖相傳心學之妙惟在一敬仲  
尼刪述詩書以存聖軌而垂法萬世者其要只此一

字

吾聞庖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  
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隕然千古存悟彼

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知交喪春秋魚魯多瑤

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伊川先生

晚居伊闕  
龍門之南

何北山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備于六經自厄于秦火

又汨于經師而其文字亦且錯亂乖離如易之易置

圖書委棄象學詩書以陋儒之小序冠之篇端以亂

經文禮樂則散亡幾盡春秋亦多亥豕之訛此其簡

編尙且闕謬如此又況道之精微乎正如瑤琴寶匣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朱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器雖在而絃已絕其意且不復傳將奈何哉我今欲

理其餘韻亦幸程叔子于此嘗表章條理深探精思

以續洙泗之絕響其遺音今幸未泯此固紫陽之謙

詞然其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故緒正四古經

詩書則斥去小序之陋而求經文之正意易則還古

易篇第之舊而義主占象以窮義文之本旨禮樂則

求其合者而有經有傳至于精研龍門之微旨以上

接魯鄒之正傳自濂洛開端以來其汎掃廓大之功

未有高焉者也

顏子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飾思尙綱偉  
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爲爾挈裘領丹青  
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  
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何北山曰此章大旨只是太極圖說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之意然其主意是爲鑿智而發

王魯齋曰此歎先天太極圖之傳出于口者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祕竊當生死關金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七十四明徵書

約圃刊本

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乃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  
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何北山曰生則有死天命之常人但當順受其正今  
神仙家遺棄事物遁迹雲山苦身修鍊以求不死所  
爲雖似清高究其旨意只是貪生怕死逆天私己豈  
是循理程子曰此是天地間賊蓋修身以俟死者聖  
賢所以立命也保鍊延年者道家所以偷生也又豈  
有賢者而肯爲此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願

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事趨號空  
不踐實蹟彼榛叔途誑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何北山曰此章言釋氏始則妄談因緣痛說罪業卑  
淺其論以誘動愚下之聽及其久也又直指心性肆  
講空無閃遁其辭以惑高明之人但其言善幻莫可  
窮詰流傳千載愚者則劫其罪福而陰奪其生養之  
資智者則貪其捷徑而重爲學術之害其禍烈于洪  
水有能焚其書而散其徒一空之以正人心以厚民  
生豈不足以爲聖人之徒而承三聖之功哉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空四明藏書

一約圖刊本

聖人司教化鬻序育英才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  
敘旣昭陳人文亦寥開云何百代下學絕教養乖羣居  
競葩藻爭先冠儒魁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爲哉

何北山曰此詩歎科舉之弊每三年羣天下之士爲  
一大擾所得者何益而斲喪人心敗亂風俗其害有  
不可勝言者上之人乃重于改作而不知變此紫陽  
所以深歎也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  
孟勤播灑擁篲周堂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



劇嗜炙見惡途探湯庸言戒癡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于學及時起高翔

何北山曰古人教養童蒙教之事親之節教之敬事之方正其心術之微謹其言行之常雖未便進以大學然其細大必謹內外交持所以固其筋骸之束澄其義理之源有此質樸及長而進之大學自然不費力也發軔且勿忙者蓋小學且欲收拾身心涵養德性以爲大學基本故欲其且盡其小而無躐進其大也及時起高翔者蓋大學則當進德修業窮理盡性以收小學之成功故又欲其進爲其大而不苟安其小也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生牛羊復來侵荼維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畏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何北山曰此章爲時之已過而不及小學者發卽文公所謂持敬以補小學之缺者是也但過時而學者辛苦難成故有保養自此何年秀穹林之歎蓋惜其用力已晚而欲百倍其力以至之也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辭言勤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  
哉夸毗子帖囁徒欺宣但逞言辭好豈知神監昏曰余  
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何北山曰奇功收一原是陰符經中絕利一原用  
師十倍之語陰符此二語文公極喜之時時舉揚有  
學者問其義文公嘗爲之解釋曰絕利者絕其二三  
一原者一其元本豈惟用兵凡事莫不皆然倍如功  
必倍之之謂大概謂專一則有功上文言瞽者善聽  
聾者善視皆是專一故有功也今講學求道是欲善  
其身心修其德業此是本原也而乃榮華其言語巧  
好其文章則是盛其枝葉失其本根于學焉得有功  
惟發憤而痛加刊落則是絕其二三之利而一其本  
原故其功可收也

附錄

初字元晦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遂更曰仲

年二十四始學于李延平初韋齋雅敬延平故先生往  
師之嘗言自見李先生爲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  
釋老之說皆非

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論辨某因此返求有所省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原頭體認來所以好說話某昔于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于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于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宋學集補遺

卷四十九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乾道三年如湖南見南軒南軒贈行之詩曰不遠關山阻爲我再月留遣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先生答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須知太極縕要妙難名論謂有豈有迹謂無復何存惟應醜酢處特達見本根以二詩觀之則其往復而深相契者太極之旨也

四年編程氏遺書成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

閒頗爲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程子之道復明于世

六年居喪盡禮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用成喪葬祭禮又推之于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然未嘗爲學者道之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云

八年編次語孟精義成資治通鑑綱目成綱放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放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西銘解義成

九年太極圖傳通書解成編次程氏外書成

宋元學案

卷四十九

朱子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嘗謂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以言爲學者當因此而入也

淳熙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

謂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遠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于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天下故故作

周易本義

又謂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其與經文舛戾則妄穿鑿爲說前後諸儒未能釐正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計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其經後以還其舊云

十三年易學啓蒙成

梓材謹案孝經刊誤一卷亦成於是年時主管華州雲臺觀取古文孝經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刪舊文二百一十三字云

先生旣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乃輯小學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支云

至元學案禮

卷四十九

朱明嚴謹

新圖刊本

紹熙五年冬竹林精舍成率諸生行舍菜之禮于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

梓材謹案竹林精舍後改滄洲

慶元四年以時禁避居東陽石洞改定大學章句誠意章集註尤多刪正

韓侂胄峻僞學之禁爲先生也而先生日與諸生講學不輟或止之答曰放流竄殛久置廢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必有行遣亦須符到奉行若仰人鼻息爲舒慘方寸閒長戚戚矣

先生之學主格物而莫要于主敬嘗曰致知不以敬則昏知何以致躬行不以敬則怠肆行豈有當故敬者聖學所以成始成終也

嘗作遠遊篇曰舉坐且停酒聽我歌遠遊遠遊何所至咫尺視九州九州何茫茫環海以爲疆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駒驥孰能不憚遠爲我遊其方爲子捧樽酒擊鉢歌慨慷送子臨大路寒日爲無光悲風來遠壑執手空徬徨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有險艱出門始憂傷東征憂陽谷西道畏羊腸南轍犯癘疠北駕風裂裳願子馳堅車躡險擁其剛峩峩旣莫支瓊瑣誰能當朝登南極道暮宿臨太行睨卽萬里超忽凌八荒無爲蹙蹙者終日守空堂

又克己詩曰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本無端祇今垢盡明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又水口行舟曰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金仁山曰喻私欲之波泛濫如平旦開朗處自復其天理生趣而依原青山綠樹之景也

又春日詩曰勝日尋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  
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金仁山曰喻學問博採極廣而一心會晤之後其這  
是一箇道理所謂一以貫之也

又曰聞道西園春色深急穿芒屨去登臨千葩萬葉爭  
紅紫誰識乾坤造化心

先生酬敬夫贈言并以爲別曰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  
陰不憂天風寒况憚湘水深辭家仲秋旦稅駕九月初  
問此爲何時嚴冬歲云徂勞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南  
山高不極雪路空漫漫泥行復幾程今日宿諸州明當  
分背去惆悵不得留誦君贈我詩三歎增綢繆厚意不  
敢忘爲君商擊謳

致南軒書曰某切覲所存大抵莊重沈密氣象有所未  
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  
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思慮之不能詳  
也近年見所爲文多無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  
到之理此皆甚病理無大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  
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

精上下信服其于有爲事半而功倍矣事之失人以爲言固當卽改然亦更須子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以一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太輕矣從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致東萊書曰承喻所疑別紙求教然其病在于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蘊本末寶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卻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不害乎本體之渾然也東萊答曰所喻誠爲至論

宋元學案遺

卷四十九

朱子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再致東萊書曰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良多益寡論得恰好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工夫學者于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心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諭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之以篤行程子于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東萊答曰所喻致知克己不可偏甚善前此多見友朋每校量義理而于踐履處多不檢點故發衷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

敬義堂題曰高臺巨榜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



擴充無內外肯誇心月夜同孤

金仁山曰心如夜月孤明則本體之虛靈而聖賢之神明卽此便是

觀書有感曰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又曰昨夜江邊春水生牒牘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王魯齋曰前首言日新之功後首言力到之效

讀易有感曰潛心雖出重爻後著數何方未畫前識得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八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章編

金仁山曰嘗謂未畫前天地有易風雷雨露皆是未畫前人心有易酬酢變化皆是

又答瞿曇意曰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擁儒林欲知陋巷當時樂只向章編絕處尋

又仰思詩曰公德明光萬世師從容酬酢更何疑當年不合知何事清夜端居獨仰思

又曰聖賢事業理難問僭作新題欲自攻王事兼施吾豈敢儻容思勉誦成功

胡氏客館觀壁閒詩自做曰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  
瀛卻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

文公晚年親書一帖戒子云年來衰病因飲食過度以  
致近覺肉多爲害尤甚了已正且以往早晚飯不得過  
一肉如有肉羹不得更設肉釘如是菜羹熱水下飯卽  
肉釘不用大碟只用茶碟大小一盤晚食尤須減少不  
肉更佳一則寬胃以養氣一則節用以省財庶則全生  
盡年儉德辟難之百一爾等如有愛親之心宜深體此  
意

宋王學補遺

卷四十九

全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門人有與人爭訟者切責之曰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  
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讐

先生書畫像自警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  
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  
前哲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乎斯語

又題真曰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  
深諒無幾且將餘日對殘編

王魯齋曰此詩去易簪一月其任重道遠之意凜凜  
乎于十四字之間

又曰遠遊寫真二詩此先生爲學之始終也

其爲雲谷記曰予嘗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外嫁娶亦當相畢卽斷家事滅景此山是時山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益寧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擊缶以詠先王之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其山水之勝如此併爲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覽觀焉以自慰也

先生嘗曰某十數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全明藏書

約園刊本

又曰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

又曰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閒是閒非沒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畢竟癡心了呂伯恭教人看左傳不知何謂

又曰某嘗說看文字須如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下得工夫

又曰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

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人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又曰某少時爲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得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卻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胸中自是灑落

又曰某解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

朱子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全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曰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

又曰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

又曰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以上語類

梓材謹案語類又載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

先生下學見說小學曰前賢之言須是真箇躬行佩服

方始有功不可只如此說過不濟事

先生因編孟子要指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以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痛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

侍先生到唐石待野叟樵夫如接賓客略無分毫哇叮

孟子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約園刊本

某因侍立久之先生曰此一人若勢不相絕如何使他得以盡其情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彼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

李敬子說先生教人讀書云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印入便說得也譬今學者本文尙是未熟如何會有益

直卿勸先生且謝賓客數月將息病先生曰天生一箇人便須著管天下事若要不管須是如楊氏爲我方得

某卻不曾去學得這般學

韓南澗送朱元晦詩曰前年恨君不肯來今年惜君不肯住朝廷多事四十年愚智由來各千慮君來正值求言日三策直前眞諫疏詆訶百事推聖學請復國讎施一怒天高聽遠語不酬袖手翩然尋故步我知君是諫諍才主上聰明得無誤一紙底用教鶡冠百戰應當啓戎輅江山千里正風雪歲月崢嶸條將暮有田可耕屋蓋頭君計未疏我亦去君歸爲謝武夷君白馬搖鞭定何處

樓攻媿論朱子補外曰欲收天下之人心必用天下之人望當今人望儒宗無出熹之右者平生爲有用之學天下士夫視其進退以爲重輕前日所以處之者不以代言不以爲六部之貳俾以次對侍讀是專求其言也以言求之而以言棄之尤非所以示天下

黃勉齋述行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

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蠹壞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躋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則據其言行又可略歎

李果齋撰行實曰先生天姿英邁視世之所屑者不啻如草芥翛然獨與道俱卓然獨與道立固已迥出庶物之表及夫理明義精養深積盛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人之視之但見其渾灑磅礴不可涯涘而莫知爲之者

陳北溪敘述曰先生稟氣純陽清明剛健卓絕世表聞道甚早而力行有成其爲學大綱一主程氏而節目加詳所以獨知自得而契乎先聖者尤多

又曰先生明睿上達日新而不已所著之書每有溫則有改每改益覺超越又所未聞者

又曰書無文公解然有典謨二篇說得已甚明白親切精當非博物洽聞理明義精不及此

又贊先生畫像曰德秉純陽清明剛健篤學真知全體

實踐集儒之粹會聖之精金聲玉振紹古作程

黃毅然曰先生初令義剛訓二三小子見教曰授書莫  
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者雖多授數行  
亦不妨蓋兒時授書終身改口不得嘗見人教兒讀書  
限長短後來長大後都念不轉如訓詁則當依古注問  
向來承教謂小兒子讀書未須把近代解說底音訓教  
之卻不知解與他時如何若依古註恐他不甚曉曰解  
時卻須曰說始得若大段小底又卻只是麤義自與古  
註不相背了

朱子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卷七十四 明倫彙編

約圖刊本

曾雲巢挽先生詩曰皇天開太極庚戌聖賢生六籍文  
將絕千年道復明淵源繼仲素師友李延平繞舍閩溪  
急潺湲洛水聲

梓材謹案瀛洛風雅載此詩云  
孔子生於庚戌文公生亦庚戌

陳克齋祭先生文曰於戲先生天喪斯文以身任道名  
教所存海內學者孰不推尊梁木正賴奠楹遠聞載惟  
孔孟道喪千載周程勃興始克有繼旣舉宏綱亦闢與  
義滌昏啓聵以昭來裔未及百年寢訛厥傳微言旣絕  
所見各偏墜緒雖在莫窺其全先生病之遺書手編先



生之學淵源有自乃于其中克自振厲窮討幽深曲盡  
微細有發其端今極其備風霆雨露草木山川鬼神幽  
明古今後先卽事卽物理無不然一以貫之周流渾圓  
出入六經貫穿百代小道曲藝搜羅罔外事有是非理  
或向背咸能折衷各當其會中和之氣備于厥躬得之  
旣全養之旣充事極萬變莫撓其鋒全體大用高明中  
庸推以教人無所偏倚致知力行曰無二理章分句析  
其歸切己誰謂博文而不約禮

祝樟隱曰文公所編儀禮上篇士冠禮冠義士昏禮昏義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六十四明義

附 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飲酒義附鄉射禮射義附燕禮燕義附

大射禮聘禮聘義附公食大夫禮覲禮下篇喪服喪服小記大傳

服闋傳附士喪禮旣夕禮士虞禮喪大記奔喪問喪特牲

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次以禮記曲禮內則玉藻少儀投

壺深衣六篇爲一類王制月令祭法三篇爲一類文王

世子禮運禮器郊特牲明堂位大傳樂記七篇爲一類

經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坊記儒行六篇爲一

類學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五篇爲一類以問呂伯恭

得更詳定

楊信齋曰朱先生所定宗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昏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書爲最善及論祔遠則取橫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疏略而用儀禮祭禮則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及而先生于此尤拳拳也

其子在曰經傳通解二十三卷蓋先君晚歲之所新定

是爲絕筆之書次第具見于目錄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而大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諸侯相見禮八篇則猶未脫稿也其曰集傳集註者此書之舊名也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篇亦缺餘則先君所草定而未暇刪改者也今皆不敢有所增益悉從其稿至于喪祭二禮則嘗以規模次第屬之門人黃榦俾之類次他日書成亦當相從于此庶幾此書始末具備

蔡節齋題張生所畫文公像曰文公先生教人有曰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

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熟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于形肖之閒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于此而求之毋忽

劉彌正覆謚議曰公持心甚嚴不萌一毫非正之念其于書捨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私其于道不敢深索也恐入乎幽不敢泛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穿百家終也韜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歸約原心于眇忽析理于錙銖采眾說之精而遺其麤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曰醇矣哉

又曰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之學者必行己莊與人信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愛民重名節而審出處合于古而背于時好若此者真公之學也

魏鶴山曰當乾道淳熙閒朱張呂三子以學問爲羣倫唱雖其才分天成功力純至然亦不可無師友切磋之益朱子序張子文集以其閒有講焉未定之論爲恨序

呂子讀詩記亦曰其閒所謂朱氏者皆某少時講焉而未定之說以此知先儒進學朝益而暮習月異而歲殊蓋有所謂勉焉維日孜孜斃而後已者

真西山記建陽縣學四君子祠曰維我文公先生高明光大之學得之于天然邇其淵源所自則吏部府君首以河洛緒論淑之于家庭比其長也出從諸儒先遊則有若草堂劉君者實告之以聖賢講學門戶雖其統業之大成猶在後日而闡端正始之功有不可誣者至若祕閣范公則吏部之友而先生嘗從之考疑質義焉良齋魏公則又草堂之門人而先生之所友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在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後村興化軍創平糴倉記曰平糴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熟而斂飢而散李悝之法也賤而糴貴而糶耿壽昌之法也今之常平是已貸其本取其息荆公所謂周官之法今之社倉是已然良齋謝公猶以二分之息咎朱文公以爲祖金陵之餘論公爲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不貸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乎仁義而不以一毫霸政參之矣

梓材謹案良齋字元履朱子與之早同師門朱子記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云昔元履旣爲是役

而子亦爲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仿元履獨歲貸收息爲小異元履常病子不當祖剗新聚斂之餘論而子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旣狹而將不久也又云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于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子言爲得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忠厚懇惻之意萬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不一時苟以便事之所能及哉當時之爭在子之感而後日之請必曰息有年穀以免者則猶不失吾友之遺教也是記可與後村集相參宋名若水周名明仲又案朱子記婺州金華縣社倉述東萊自婺州來訪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云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土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餉合之費不又愈乎云云則朱子社倉之法有參諸伯恭者矣

陳直齋書錄解題孝經刊誤注曰抱遺經于千載之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空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能卓然悟疑辨惑非豪傑特起獨立之士何以及此此後學所不敢仿效而亦不敢擬議也

蔡靜軒講明求仁齋記扁曰龜山先生爲寶學省翁之祖所建書堂深嘉而樂道之旣扁之以求仁又述其義而爲之記所以勉進後人求爲學之意深且切矣然引而不發則仁道之大將安所用力耶朱子以心之德愛之理言之又曰當理而無私心曰全體不息此十六字而求仁之要在是

梓材謹案下文云權過庭知省翁爲考亭及門之士讀求仁一記知省翁源委之所自但未知省翁

爲誰姑載  
之以俟考

洪陽巖序趙格庵四書纂疏曰竊惟論孟二書文公凡  
幾序矣僕于要義而得熟讀深思優游涵泳之說于訓  
蒙而得本末精蘊無敢偏廢之說又于集義而得操存  
涵養體驗充廣之說終身受持猶懼不既何敢復措一  
詞抑文公曾有言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注解有或問  
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註解足矣久之不用註解只正  
經足矣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吾胸中正經亦不用  
矣此文公喫緊教人處也僕于集注纂疏亦云

宋毛學集補遺

卷四十九

九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呂竹坡序朱子語類曰李心傳初粹三十三家爲語錄  
刻本池州史公說得黃士毅語類增多池本三十八家  
刻之蜀蜀兵火史之弟敏叔護其本寘鄂州洪平齋首  
得之其子勳倅徽乃刻之紫陽書院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朱文公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  
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

又曰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蹟云便中承書知  
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  
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

不勝己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冢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卽相見千萬爲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右朝夕覽省何患不做好人

林竹溪讀敬箴作詩曰先儒只此是單傳聖處初無別入門人與兩儀三並立天分萬化一爲元知無適處樂何愉到放參時妙不存勿正勿忘真見解此翁千載有

### 名言

劉聲伯贊朱文公曰天振斯文紫陽木鐸博詳反約是繼絕學日月昭炳揭之以行閒居野服身屈道亨

王魯齋爲文公贊曰龍門餘韻冰壺的源理一分殊折衷羣言潮吞百川雷開萬戶灑落荷珠霈然教雨

梓材謹案此魯齋爲金吉父書三君子贊之一其二爲張宣公呂成公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朱文公謂庚桑楚一篇皆是禪又曰朱文公編小學書其答劉子靜謂古樂府及杜子

美詩可取者多令其喜諷詠易入心最爲有益今本樂府及詩皆不取豈修改而刪之歟

黃東發臨汝書院朱文公祠祭文曰天地民物之所以位天下國家之所以立者道也道非超出事外有待於冥求而後得正以日用常行者無非道故取象于人所以由之路而以道名也鴻荒而上邈矣自伏羲闢其祕而孔子集百聖之大成秦漢而下駁矣至濂溪溯其源而先生集諸儒之大成此皆道之所賴以維持不泯而謂之道統者也嗚呼盛哉可以萬世無弊矣然方先生

之講道時則有二陸先生之並作高明得于天稟卓行超乎世俗先生疑其鄰于頓悟陸先生亦譏先生字義之支離遂使新學晚生之士未免泣歧染絲之疑然先生之守南康甚敬陸先生白鹿講義之精而陸先生之祭東萊亦自悔鵝湖詞氣之過殆至理終無不合而辨論正其切磋商發源之少異卽枝派之難同儒先本以明道而專門或以相攻嗚呼噫嘻必有會同之斯足爲萬世指歸矣

又讀孝經曰晦庵朱先生因衡山胡侍郎及玉山汪端



明之言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刊誤以天子至庶人五章皆去子曰與引詩云之語而併五章爲一章云疑所謂孝經者本文止如此而指此爲經其餘則移置次第而名之爲傳并刊其用他書竄入者如孝天之經地之義至因地之義爲春秋左氏傳載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如以順則逆以下爲左氏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之言遂以孝經爲出于漢初左氏傳未盛行之前且云不知何世何人爲之

又讀先生文集曰先生上續孔孟講明帝王之學遭值壽皇英明不出世之主而三上封事皆墮空言其言婉切明盡蓋自漢至今能言治道之士莫之能尙而當時曾不聞有賞異之者于是異端浸淫之患爲可畏而先入之說爲主有非可旦夕解惑者潛藩輔德之舊必有任其責者矣

又曰論佛教之害政古惟一昌黎論佛教之害人心今惟一晦翁害政之迹顯而易見害人心之實隱而難言故闢佛者至晦翁而極

又日記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說古易上下經及十翼凡十二篇費直以象象文言雜入卦中古十二篇之易遂亡王弼因之又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推乾之小象不繫于爻繫辭此記晁氏說也先生注按詩疏漢初傳訓皆與經別行及馬融爲周禮註欲省學者兩讀故就經爲註高貴鄉公謂象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然則先生本義之作蓋傳其舊云

又曰學校貢舉私議欲均解額立德行科罷詞賦分諸經史子時務之年學校則選有道德之人專教導裁減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卷七 四明叢書

刻圖刊本

解額舍選繆濫之恩以絕利誘

又曰孔子元氣也孟子泰山巖巖氣象也故孟子于議論排闥之閒亦有隨時而異者而晦庵先生似之如荆公誤國東坡忠讜先生平日蓋所屢言及汪玉山主張蘇學太過先生則又寧以荆公爲賢故讀先生之書者其別有三如語類則門人之所記也如書翰則一時之所發也如論著則平生之所審定也語類之所記或遺其本旨則有書翰之詳說在書翰之所說或異于平日則有著述之定說在然議論固至著述而定若其欲復

肉刑恐亦不可不審蓋天下之義理無窮先生未嘗自足學者所當參考而謹思

又讀晦庵語類曰門人所記或主靜坐或以靜坐爲非或主博覽或以博覽爲雜均一朱子之言而相反類如此蓋隨其人之病而藥之耳要之靜而可施之動博而必求其要此中持其衡之說觀者謹毋執其一爲據其閒亦有門人記錄之太過者又當參以朱子平日自著之言

又讀本朝名臣言行錄曰此錄名臣之言行備焉近思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朱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錄諸儒之講明詳焉彼此參驗循環閱習以其行稽其所言以其言進其所行晦庵之望後學者其庶乎

陳定宇答吳仲文曰乾淳大儒朱子第一人次則南軒

又次則東萊朱子建炎庚戌生張紹興癸丑生呂紹興

丁巳生趙氏再造天生三賢宇宙閒之閒氣也以天資

論東萊最高以文章論東萊文差高古以學問論則朱

集諸儒之大成南軒固不及東萊遠不及矣所以然者

有二說一則張呂之年不及下壽而朱子年七十一一

則呂之學幼年頗雜朱子嘗謂伯恭之學自史入看鑑

了眼所以後來看道理不精細南軒固不雜亦不羸然  
比文公終較低一著使二公而天假之年豈止如今日  
之所觀哉南軒有壽稍可以及文公東萊有壽恐終未  
能及文公也

方桐江晦庵集鈔序曰公語錄有類殊便檢閱然門人  
弟子所記不盡得其精微聞亦有舛刺者未若公集則  
皆出公之親筆而無可疑者也近有續近思錄雖稍取  
公集入類而一百一十一卷中精微何可勝算未免學  
一二遺十百回日讀公集亦既周遍乃句鈔節拆爲四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卷四 明證書

約園刊本

十類以觀之天地陰陽鬼神五行心性情命仁義禮智  
之說道之體也其不入于六經四書諸先儒之類者揭  
以爲首次道體類第一道莫大于仁自孔門以至于公  
所以教人者莫先于求仁次仁類第二求道在仁求仁  
在學學莫切于敬公所以講之者至矣次講學類第三  
凡學之要先四書後六經次大學類第四論語類第五  
孟子類第六中庸類第七六經莫奧于易啓蒙本義所  
以作易次易類第八定書刪詩作春秋皆孔子親筆公  
以書說付蔡仲默詩有序春秋雖無著撰微言亦精次

書類第九詩類第十春秋類第十一禮以儀禮爲經周  
官大小戴爲傳公常修儀禮及王朝邦國次禮類第十  
二古樂旣亡意猶可論次樂類第十三古今異宜名物  
法式不同不經公弗言次制度類第十四一理萬物聖  
傳晦湮卓爾無極開我後人次周子類第十五龍門笙  
鏞紹濂泝次程子類第十六先天經世西銘正蒙羽  
翼後先次邵子類第十七張子類第十八龜山之南後  
有延平上蔡之沈後有五峯五峯傳之南軒延平傳之  
公次龜山類第十九上蔡類第二十延平類第二十一

五峯類第二十二嶽麓麗澤左切右磋次南軒類第二  
十三東萊類第二十四荀揚董王以至韓歐有醇有疵  
一概聖諸次諸子類第二十五治亂得失史亦不可不  
習次諸史類第二十六資有高下學有淺深時不乏人  
以前代人次爲古人物類第二十七本朝人物次爲近  
人物類第二十八學必見于用次言治類第二十九用  
不用繫乎時次時事類第三十仕止行藏在我者可必  
次出處類第三十一文雖道之末言無文行不遠次論  
文類第三十二詠歌情性雖非三百五篇公所自爲及

品藻皆非苟然次歌詩類第三十三安石不知道判心  
迹離內外爲世患公痛闢之次荆學類第三十四馳騁  
詞章醜詘筑罨不玩枝葉而昧本根次蘇學類第三十  
五專踐履鄙講讀禪機而儒言次陸學類第三十六王  
伯義利混爲一區推管尊遷去道彌遠次浙學類第三  
十七似是而非龐說孔多公嘗著雜學辨次雜學類第  
三十八詖淫邪遁吾道之賊其端毫差水火不相入次  
異說類第三十九閩有餘筮有奇大匠材良醫藥無遺  
棄次雜事類第四十嗚呼公之學盡在是矣

王旭上許魯齋書曰堯舜變而中不變孔孟亡而道不  
亡迨周程張邵一出而道學復明太極一圖抽天地未  
露之局鑰西銘一書發聖賢未言之闕奧皇極窮天地  
之數易傳盡天人之理繼以文公無憾矣雖然所謂道  
學者果何學也哉貫三才之理于一致格物致知而盡  
變化流通之妙散三才之理于萬殊開物成務而極錯  
綜經理之宜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致時君  
于唐虞還民風于三代亦如此而已矣豈徒異其行以  
駭俗高其辭以驚眾朴其貌深其情以求合規矩之內

耶

戴剡源序天原發微曰秦禍息漢學興傳言者雜災祥  
讖緯尙象者拘巫史推步明理者溺清虛釋老千有餘  
年之間學者醒行寤語諉天爲茫茫無預吾事于是有  
周程張諸大儒同時參立于隆平之代藥其狂昏震其  
冥聾迨其說之流傳未久而將惑也又得新安朱子卽  
爲之釐析剖決然後微言要指粹然一趨于是瞭然而  
無復遺憾士之幸而逢于其會亦可謂如天之福矣

吳草廬爲先生畫像贊曰理義密微蠶絲牛毛心胷恢

宋志學樂補遺

卷四十九

百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廓海闊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盛如梓老學叢談曰學貴乎問聖賢立教及經書所言  
不一而止晦庵先生無書不讀啓棘賓商猶作書與楊  
誠齋託轉問于周平園先儒爲學其勤篤好問乃如此  
虞道園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曰先王旣遠禮樂崩壞  
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紕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  
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億說自爲抵牾亦不無  
焉自非眞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于其閒伊洛諸  
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于朱子將觀于會

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而纒加躡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信齋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又序劉桂隱存稿曰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以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言者其此之謂乎

又跋先生答陸先生書曰案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

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于九重特達于羣疑之中此尤可喜卽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案朱子答葉公

謹梓材案葉公謹卽周叔謹

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

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爾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功泛濫不甚切己方與一二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纔有得力處以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



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捐書卻覺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己求仁之功令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辨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愈切是以于此稍卻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效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捐書豈是槁木死灰心如牆壁以爲功者朱子嘗歎道問學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門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

揭仲宏序程子見四書章圖曰四書者王道之骨髓五經之根柢也自孟子後無傳于世伊洛大儒始發其端至于文公遂尋而竟之文公學者萬餘人著名者數千人文公雖貴爲從官而常自放于山林之中極幽窮深人跡所不到之處優游終歲研窮訓詁斷離章句至辭有曲折意有難明輒與其徒互相詰難往復紬繹五三

聖人以道相傳而託之于文字雖皋夔伊傅之徒蓋僅有聞者而去之千載將逆求其旨豈非難哉文公以希聖之才曳踵伊洛鑿輯舊聞性命道德發無餘蘊綱紀大倫使人道生生不遂滅息其書亦既流出于八極之表雖言語不通文字不同譯之以象人無間中國然而文公造事宏大罔羅萬殊沈思默慮晝夜不輟至于屬續猶有所更定補而輯之使無缺遺亦文公之所望于後人者也

宋潛溪記九賢遺象曰晦庵朱子貌長而豐色紅潤髮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百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白者半目小而秀末修類魚尾望之若英特而溫煦之氣可掬須少而疏亦強半白鼻與兩顴微黧黧微紅右列黑子七如北斗狀五大二小五在眉目旁一在顴外一在脣下須側耳微聳毫生竅前縐布冠巾以紗御上衣下裳皆白以阜綠之裳則否垂縐帶躡方履履如溫公拱立舒而能恭

薛敬軒曰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萃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至廣至大至精至密發揮先聖賢之心殆無餘蘊

黃大任曰濂洛接洙泗之正傳蓋漢唐數百年之所未有考亭集濂洛之大成所傳聞者龜山所聞者豫章所見者延平

蔡宗究白鹿洞規說曰洞規欲學者易見故條列以示非外五倫別有接處亦非外博學五者而別有功也然五者之要在心朱子曰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

王朗川曰朱子家範一曰妻妾無妒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興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曰賓祭無墮則家良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頁四

明叢書

利國刊本

馬平泉曰余讀文公書皇皇啓迪後學其力殫矣然莫能得其要領及讀公感興詩有云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則陽明所輯晚年定論亦文公之意云而孫夏峯亦謂文公資學兼到晚年有誤人之悔此真夫子所謂聞道也必以未聞道之先強合于既聞道之後是徒知尊崇文公御失文公之心然今世人所傳奉者在彼不在此

陳石士師白鹿洞講義書後曰夫重朱陸之講義誦之口而反諸身者將爲其實也非爲其名也如以其

名而已竄竄然號于人曰吾朱子之徒也而考其立  
心制行則狙詐矯虔之風無異于細民是謂之色取  
仁而行遠其得罪于朱子也實甚焉

又寄姚先生書曰朱子之學所以上接洙泗者固其  
躬行心得非諸儒所能幾及而其窮經之餘又精通  
文律故其詁經文義十得七八

又費給諫振勳家傳曰嘗言近世士大夫好詆宋儒  
爲學術害宜令鄉會試文有顯悖朱註者禁勿錄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載福建巡撫張仲峯疏  
言宋儒朱熹祖籍江南徽州府之婺源其父松廬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官闔土遂家焉熹長于塾之後世居建安次子塾  
之後至元中詔回祖籍故有徽闔二派闔派至九  
世孫樞景泰六年詔許世襲五經博士主祀徽派  
至十一世孫墅嘉靖二年亦以五經博士主婺源  
祖祀熹裔原有五經博士二員闔自樞後七傳至  
之僑廕襲則明天啓閒事也續有朱濬呈稱係熹  
十八世嫡孫父金鉉早亡祖之僑順治九年請文  
赴部中途病卒濬時尙幼今籲請承襲伏維皇上  
重道崇儒微派業蒙襲廕開地紫陽書院亦荷欽  
頒祠額伏祈敕查舊典熹裔原有博士二員之例  
俾朱濬得叨承廕下部議奉旨以朱濬爲世襲五  
經博士此蓋國初順康閒事以崇儒大典所關故  
備錄之

雲濠又案居易錄又云子嘗疑晦庵議論多偏讀  
灼艾集益信其言曰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  
愚觀其評論古今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  
王安石引用姦邪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

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夫文章可也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共仰也乃極詆之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以安石之姦則未減其已著之罪以文忠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癥不特此也秦檜之姦人皆欲食其肉者也乃稱其有骨力岳忠武之死人盡爲垂涕者也乃譏之爲橫漢董賈之流皆譏其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則云匡衡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以至諸葛忠武侯則名其爲申韓陶靖節則譏其爲老莊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臺臺干言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古人云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朱子語錄論人皆於無過中求有過者也

晦翁講友

洪菊坡先生擲

宋元學案卷四十九

四十九

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洪擲字節夫婺源人讀書根究理道元符初詔徵不就築室主龍山園授徒講學朱子方弱冠先生知其賢與

爲忘年之交著有菊坡言志錄

徽州府志

正獻陳先生俊卿

詳見武夷學案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並詳梭山復齋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

詳止齋學案

文定葉水心先生適

許水心學案

說書王先生師愈

隱君李澹軒先生呂

並詳龜山學案

宣獻黃文叔先生度

詳見良齋學案

補知軍石克齋先生啓

石子重說

從事于斯是著力否若是著力卻是知自己能自己多  
須要去問不能與寡者自知己有己實須要若無若虛  
不幾于詐乎若說不著力卻是聖人地位曰顏子只見  
在己不足在人有餘何嘗以己爲能爲多爲有爲實曾

宋子學案卷之四十九

卷四十九

百九十四

約園刊本

子卻見得顏子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  
故贊歎其所爲如此非謂其著力也到得聖人則如天  
地不必言能不能多寡有無虛實矣此只是顏子地位  
朱子答曰謂顏子只見在己不足在人有餘者得之  
然只問不能問寡若無若虛便是更有用力處在但  
不是著力作此四事耳若聖人則固如天地然亦未  
嘗自以爲有餘也

知以明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其要在致知知之明非  
仁以守之則不可以仁守之非勇以行之亦不可三者

不可闕一而知爲先

朱子答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自力也

夫子之道忠恕動以天者也由仁義行也誠者天之道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也譬如做梁柱聖人便是尺度了不用尺度纔做便揆著他人須用尺度比量大小關狹方圓後方始揆著

朱子答曰此說亦善

伊川云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謹獨灑掃應對是事所以灑掃應對是理事卽

宋左學案禮遺

卷四十九

百十四朔後書

約圖刊本

理理卽事道散在萬事那箇不是若事上有毫髮蹉過則理上便有閒斷欠闕故君子直是不放過只在愼獨朱子答曰此意甚好但不知無事時當如何耳愼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就體上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用上說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效處說

朱子答曰此說甚好擇之疑出門使民己是用處然亦不妨蓋此兩事只是自家敬其心耳未有措爲措置也

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通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惟心之謂歟

朱子答曰此說甚善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

朱子答曰此說得之

致中和致極也與盡字同致中和便是盡性

朱子答曰此說亦是然致字是功夫處有推而極之

之意

蓋仁者心有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知覺卻屬智也理一而分殊愛有差等殊與差等品節之卻屬禮施之無不得宜卻屬義義也禮也智也皆仁也惟仁可以包夫三者然所以得名各有界分須索分別不然混雜爲一孰爲仁孰爲義孰爲禮孰爲智

朱子答曰仁字之說甚善要之須將仁義禮智作一處看交相參照方見疆界分明而疆界分明之中卻自有貫通總攝處是乃所謂仁包四者之實也



附錄

主桂陽簿會故參政李安簡光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之業

調尤溪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君至卽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而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世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廣其學舍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又擴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

其爲學自聘君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陳詹事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

朱子序中庸集解曰子重之爲此書採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眾說然去取之聞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唯哀公問政以下

六章據家語本一時問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  
不害于其脈理之貫通也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朱子刪定先生中庸輯略二卷提要云中庸爲禮記第三十一篇是書本以闡天人之奧漢儒以無所附麗編之禮實於五禮無所屬故劉向謂之通論師古以爲本非禮經梁武帝嘗作義疏見於隋志然其書不傳迨有宋諸儒研求性道始定爲傳心之要而論說亦遂日詳故子重輯是編斷自周子二程子張子而益以呂謝游楊侯尹之說初名集解乾道癸巳朱子爲作序極稱其謹密詳審越十有六年淳熙己酉朱子作中庸章句因重爲刪定更名輯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觀朱子章句自序則是編及或問皆當與中庸章句合爲一書其後章句孤行而是編漸晦云

宋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皇朝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孫燭湖祭之曰先生體道之微講學之至未易窺測抑  
嘗竊議之氣貌溫恭而辭旨清厲襟懷夷曠而權度詳  
密平居柔忍而臨事敢斷自奉簡薄而遇人委曲此古  
所謂成德之士非耶

學士孫先生邦仁

孫邦仁字育伯上虞人官觀文殿學士其先自餘姚遷  
居虞之西溪湖傍先生與姪宣教郎應時俱留心理學  
嘗構亭于左石山巔曰富亭朱文公遊始寧過訪焉相  
與契洽遂寓其家注書考證講學于亭上文公所著大

學中庸或問有參訂之功焉

上虞縣志

補縣令何臺溪先生鎬

雲濠謹案金仁山孟子集註考證於何叔京云自其父兌受程氏學於東平馬氏仲而叔京又從朱子學蓋以先生爲朱子門人未識其審

何臺溪語

耳目之官卽心之官仁義者道之全體持志則心正心正則義明先存其心然後能視聽言動以禮先盡心性識其本根然後到持養之功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先生著又有史斷及臺溪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跋朱子雜學辨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天下之大人無異言家無異學豈復知有異端之害哉及周之衰正道陵遲禮壞樂崩夫子憂之乃緒正六經以明先王之教當是時異端雖不能無猶未有以名家者及及夫子沒世道益衰狂僭之士見聖人之有作也遂各逞其聰明競立異說以自名于世顧與正道並馳而爭勝于是天下之人耳目眩聵而莫知適從矣然諸子百家雖各主其說而其爲害則有淺深如老莊之虛浮人固知其無著申韓之

刑名人固知其少恩皆不足以惑人也惟楊墨之學假仁義以爲名而實爲仁義之害惑人之尤甚者也故孟子起而閑先聖之道舍諸子而獨闢楊墨以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使天下若醉而醒夢而覺然後正道廓如也噫孟子以來千有餘載儒者溺于詞采實不見道徒辨楊墨之非至身爲楊墨則不自覺徒惡楊墨之害至躬蹈楊墨則不自知況敢冀其有孟子之功乎夫浮屠出于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離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今有人于此詭衣冠而談空無眾必止而詬之一旦有貴顯名譽之士亦從而效尤則人皆貽愕改觀未論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幾何其不變而爲夷狄哉此有識之所甚憂而永歎也

附錄

辰州嘗受程氏中庸之學于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仲君旣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平居崇德義厲廉節

絕口未嘗及功利至于收族恤孤興事濟眾則又懇惻  
憂勞如已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爲程  
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

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  
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

朱子嘗與書曰執事家學淵源才資敏銳絕出等夷其  
深造默識超然自得非誦說見聞之所及也

又答其書曰孟子集解重蒙頒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  
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五

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二以求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  
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  
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  
今集解矣

又祭之曰惟兄天資高明峻潔幹父承師允蹈遐轍稽  
經訂史取友以端博聞約守惟義之安孝友靜廉不絀  
不競一試其能亦克有政令于湘土茲適問塗云胡不  
淑而隕其軀

少監王雙溪先生炎

王炎字晦叔號雙溪婺源人乾道五年進士朱子自閩歸先生與講易于東山九曲亭累官軍器少監著有讀易筆記易數稽疑時有與先生同名姓者偽學之禁劉元秀力薦作察官而或歸之先生蓋誤

經義考

### 忠敏辛稼軒先生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黨懷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先生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先生爲掌書記卽勸

宋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皇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京決策南向僧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殺人紹興三十二年京令先生奉表歸宋高宗嘉納之授承務郎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先生爲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農寺主簿出知滁州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薦其慷慨有大略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知江陵隆興潭州加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以言者落職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

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知福州慶元元年落職起知紹興鎮江又知紹興江陵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而卒特贈四官先生豪爽尙氣節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開詔書曰使此詔出于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于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讎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于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

嘗同朱子遊武夷山賦九曲權歌朱子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朱子沒僞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先生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凜猶生先生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咸淳閒史館校勘謝疊山枋得過其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疊山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疊山請于朝加贈少師諡忠敏

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墓在鉛山州南十五里陽康山中居易錄云見研北雜志

附錄

稼軒帥長沙見舉子名趙鼎者怒擲卷于地曰忠簡位國元勳胡又一趙鼎耶

稼軒身事四朝僅得老從官垂歿乃謂樞府曰侂胄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有依侂胄以求富貴者乎

朱子語類問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帥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他略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著便如終廢此人作帥亦有勝他人處但當明賞罰以用之

宋孝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耳

謝疊山爲先生墓記曰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朱文公所敬愛每以股肱王室經綸天下奇之自負欲作何如人後之誣公者欺天亦甚哉二聖不歸八陵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讎不復大恥不雪平生志願百無一酬公有鬼神豈能無抑鬱哉

袁清容跋文公與稼軒手書曰晦庵嘗以卓犖奇才股



肱王室期辛公此帖復以克己復禮相勉朋友琢磨之道備矣

又稼軒畫像贊曰妖雛阻江八方沸騰手提模糊仗義南興閩越荆襄是鎮是繩智名勇功蔑如浮雲讒屢厄之耳若不聞聲裂金石湛厥心君運有南北執言一之時有未完矢詞窒之卒全其歸莫能躡之帶湖維居喬木鬱新目光背甲佩兮振振審象式瞻宛其不泯

文康葉竹野先生時

葉時字秀發仁和人淳熙十一年進士操履端凝與朱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公相友善累官至龍圖閣學士卒諡文康所著有禮

經會元竹堊詩集

姓譜

禮經會元

六經更秦火而不全者多矣亡書四十三篇周雅亡六篇周禮六官缺一河閒獻王求考工記以足其書嗟夫書亡而張霸偽書作詩亡而東哲補詩作適資識者一捧腹耳曾謂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且百工細事耳固非周官所可無而于周官設官之意何補又况春官有典瑞玉人不必補可也夏官有量人匠人不必補可也

天官有染人鍾氏幌氏雖缺何害乎地官有鼓人鮑人  
鞀人雖亡何損乎雖無車人而巾車之職尙存雖無弓  
人而司弓矢之職猶在匠人溝洫之制已見于遂人鼓  
人射侯之制已見于射人有如攻皮之工五既補以三  
而又闕其二不知韋氏裘氏豈非天官掌裘之職乎周  
禮無待于考工記獻王以此補之亦陋矣

太宰繫民以九兩司徒安民以本俗皆有師儒蓋道教  
衰則民彝亂雖欲聯而安之不可得矣

少宰貳太宰首王宮之刑禁蓋侍御僕從一有不正出  
入起居一有不欽皆足以蠱惑君上而生心害政故宮  
刑雖以爲王宮之禁而實以格君心之非湯制官刑儆  
于有位三風十愆備及于宮室之隱微伊尹引以爲訓  
而繼之曰嗣王祗厥身念哉正此義也

選舉之法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爲是然必有以教于平  
時書于每歲而後可考于三年後世科目盛行天下相  
率爲詞章利祿之學雖一旦欲行旌舉之典以求德行  
道藝之士不可得也甫田詩或耘或耔黍稷疑疑攸食  
攸止烝我髦士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

農亦不分也

周官諫諍之職惟師氏保氏然平時之詔王爲治者非一人也冢宰則詔以八柄八統太府則詔王察羣吏之治司士詔王治內史詔王聽治小臣詔王法議凡夏幼卑尊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聽詔之時至警誦詩士傳言商旅市議是諫王惡者又不獨一保氏也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人得以諫至春秋時此意未泯自漢武置諫大夫非諫官言事則爲越職而諫諍之路狹矣

雲濠謹案先生淳熙十一年進士及第授奉國軍節度推官歷官吏部尚書四庫全書著錄禮經會元四卷提要言其在朝無大功過惟函韓侂胄首以乞和出其謀又言其書括周禮以立論凡一百篇第一一篇泛論禮經爲其總序第二篇駁漢儒之失第一百篇補冬官之亡其發揮經義者實九十七篇又言其說與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體例略同議論亦多相出入又言其於伯謙爲前輩然竹塹先生傳中稱其晚居嘉興乃著此書以授門人三山翁合則二書之作相去不遠或伯謙取葉書而約之或葉因伯謙書而廣之均未可定云

附錄

陳夷白序禮經會元曰漢儒掇拾殘編斷簡于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卒未有以理爲之

折衷者河間獻王妄以考工記而補冬官之闕蓋亦陋矣文康生乎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于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蒐羅彙括曲暢旁達事覈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洗漢儒附會之陋譬之美玉有缺以玉補之不愈于用石乎林涇序先生對制談經曰是編乃文康所著貫穿經史言言典則眞經濟之第一義也

晦翁學侶

補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宋先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聖朝叢書

約園刊本

項平庵語

人生一生誰能獨佚但當明其不可息之說而勉吾之倦則所遇無險易而安矣

讀書觀物必用以治己則不枉功

項氏家說

按說文益字從水從皿以水注皿故謂之益以此推之坎卦三卽水字也初作八卦之時乾坤坎離震兌艮巽必皆以三畫爲字今以尙爲坤出尙爲水餘可知矣平在朔易朔者終而復始易者窮而復通北方終窮之

地故以朔易名之示天道無終窮之理也

孔氏謂辟者行法也信然則周公誅謗以滅口豈以自明于天下哉鄭氏謂辟讀爲避居東則避之也予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爲是

麴麩之可爲酒酒之可奉賓祭養老勞勸皆天也酒之流可以敗德生禍亦天也故周公于此二者皆以天言之祀茲酒則謂之天降命敗亂喪德則謂之天降威人惟從其命勿犯其威則可謂善事天矣知此然後可以知天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使人日誦抑詩其詩自言亦事既耄知爲耄年所作淇澳賓筵亦武公詩淇澳作于盛年言學問賓筵與抑皆戒飲而抑之慎言慎獨論語中庸取焉

冉子與之粟五秉周禮儀禮米數以半斛爲筥十六斛爲秉禾數則以二石爲秉四秉爲筥蓋秉筥之字雖同而數則異也案徐鍇說文正引論語以五秉爲禾數曰百二十斤爲石二百四十斤爲秉四秉爲筥正與二禮同然則與之五秉爲禾十石耳

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列子曰由生而生常也由死而生幸也

以上經說

爲政者必使人有餘地財力心氣皆然

處事者必驗之心自心不安則人心不服人心不服則已不得安

兢兢堯也業業舜也孜孜禹也慄慄湯也翼翼文王也此五戒而能勉者也一經之義總挈于此五句此百聖相傳之心法

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

宋孝學案禮遺 卷四十九

夏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坐以待旦周公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孔子也既竭吾才欲罷不能顏子也死而後已曾子也不可須臾離子思也有終身之憂孟子也八聖四賢垂範如此學者舍是將安師乎

天之所命我之所性平正廣大潔靜流利本無不該亦無不通人常于無事時昏昧之道之所以不明有事時差失之道之所以不行閑邪懼其昏也修辭懼其差也辭最先發開口卽差凡此皆以敬爲主義固在其中矣然義理眾多差舛非一不可以兀坐而徒得也必須博

學精思遠觀近察使于事物之理周備決治理無疑情  
則所存者愈不昏德自然可久事無繁智則所行者愈  
不差業自然可大此集義之極功也而敬未嘗不爲之  
主就敬言之閑邪屬敬修辭屬義就義言之可久屬敬  
可大屬義性命之理有一則有二體用未嘗相離也以上  
自警  
雜說

世固有諧俗之人更練物情諳曉世故其處事接物精  
密委曲若皆中節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其處事與用  
心二也君子之心一而已矣事與心二則事雖合節心

實爲人爲人者小謹可飾而大節不可強也心與事一  
則隱顯小大惟所遇之是以聖門貴聞道而君子欲其  
自得之也心迹  
說

蜀人校書郎王叔簡謂項子曰人之過有可見者有不  
可見者可見者眞也其爲惡也小不可見者僞也其爲  
惡也大王方趨裝赴關項子應之曰是不可以口舌爭  
也校書歸朝宜上奏曰強盜白晝殺人而奪之財眞也  
而法處以死竊盜夜動而晝伏僞也而無死者焉臣以  
爲宜察使竊盜處死而強盜蒙貸不亦可乎時在成都

茶馬司其飲坐客粲然

過說

李泌曰主相造命不當言命予以爲不知命則畏死生決不敢任天下之事不知命則畏異己者決不敢來天下之言不知命則畏軋己者決不敢引用天下之士故曰不知命不可以爲宰相

命說

或問子言天人之一何以驗之曰天能生君子而不能使君子之亡人國也天能生小人而不能使小人之興人國也天能爲暄風遲日而不能使暄風遲日之殺萬物也天能爲淒風苦雨而不能使淒風苦雨之生萬物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苟皆天也其不使暄風之殺之淒風之生之何也曰理不可也夫生殺興亡之必以理則人之道也孰謂循理者非事天乎故出有命在天之言者聖人斷之以絕天之罪其驗明矣

天人說

孝經說

古文以至德章後次以應感章次揚名章次闔門章次諫爭章次事君章次喪親章按應感接至德章後闔門接揚名章後事君接諫爭章後文義皆貫則古文近是今從之



章次之義五孝備矣然後三才孝治聖治分別在上者之孝事親五刑分別在下者之孝要道至德應感復推演在上者之孝揚名闡明諫爭事君復推演在下者之孝而以喪親終焉

總說

自事親言之始于愛其體終于行道顯名自麤而至精也自行道言之始于家中于國終于名立于後世自近而至遠也始于事親但言溫清定省之屬中于事君猶是指忠言之終于立身身則無所不備矣五常百行無非孝也此孝之大成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學者多疑之此蓋以歲月論也事親之日起于膝下故稱始焉事君者自強而仕至老而傳故稱中焉至于身則死而後已故稱終焉此三者皆孝也明人之孝不以親之在亡爲斷也

開宗明義章

天子之不敢慢不敢惡諸侯之戰戰兢兢卿大夫之夙夜匪懈士之夙興夜寐庶人之謹身節用雖行事不同其操心一也孝治章論治天下治國治家亦皆以不敢

爲言

卿大夫士庶人三章

嚴肅之義固同然二者分之肅爲輕于嚴也肅主于情嚴主于事肅有竦飭之義故于教言之嚴有恐迫之義故于政言之辭嚴而氣厲教之肅也合急而法重政之嚴也

聖賢之言有爲經生所汨亂者如孝經周公嚴父之說所繫最大不可不辨也夫所謂嚴父者不獨謂生己者也自父以上曰王父曰曾祖王父曰高祖王父皆父也祖者始也王者大也言始初最大之父也雖上而百世之祖亦猶曰百世之大父云爾凡父之所從生與父之所同生皆父道也若止取生己者爲嚴父之祭則成王止應以武王配天不應以后稷配天文王配帝也後儒不明其說遂至配天之際每世一變以爲凡爲人子者皆當自嚴其生己之父使侑天帝者無常主作主者無常位黷天慢祖莫大乎是是則經生讀經不考下文之罪也又所謂周公者特言是禮定于周公之手以爲姬之受姓自后稷始猶天之始萬物也故推以配天周之王天下自文王始猶上帝之宰百神也故推以配上帝是二主者皆周家之大父也配主一定三十七王八百

餘年遵而用之無敢易也豈有三十七王皆得配天之理周公蓋以當國大臣爲其國家定郊廟之禮者爾烏有己爲大臣而得自嚴其生己之父以配上帝者哉此說之至不通者而由孝經以來千五百年莫有明其說者遂至以聖人之言爲黷天慢神之據經生以辭害意之罪一至于此可勝歎哉

則周公其人也周公蓋成武王之意而已然武王未受命而周公行之故孔子言孝必以周公與武王並言之蓋配天之禮助祭之儀皆至周公制作始備而天子之

孝經卷四十九

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以嚴其父者于是爲不可加矣

聖治章

居上不驕君道也爲下不亂臣道也在醜夷不爭兄弟朋友之道也前五者止施于父母之身此三者通于天下國家矣此三者不除雖能備前五者不足以爲孝也聖人之教人皆欲其廣而充之故每進愈深孔孟之言

大率如此

事親章

孝主于愛而要道至德二章皆主敬爲言者敬則愛心存不敬則愛心亡敬者行孝之綱領也顏淵問仁仁主于愛而其目皆曰禮卽是此意使天下之臣子弟皆樂

其道謂之要道使天下之君父兄皆被其德謂之至德  
要道言其操術之約至德言其流化之妙要言其發端

至言其極效也

廣要道廣至德二章

孝悌雖是二事其實祇是一理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未  
有愛其親而不愛其親之子者也故經文或詳列長幼  
而止結父母或專言父母而忽及長幼凡以明其理之

一也

應感章

慈愛恭敬疏云愛出于內慈爲愛體敬生于心恭爲敬  
貌文義頗精出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爭友之說也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聖訓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爭子之法也

爭臣之義有親疏小大之異

諫爭章

孝經文體其發端結趨初問置答皆與小戴禮禮運燕

居閒居哀公問儒行等篇相類孔子家語乃專用此格

成書雖其中多聖賢格言然其出也必在孔門七十子

之後鄒魯諸儒記誦師說言孝言禮各以其類薈萃成

篇恐人之不尊也故每篇皆假設夫子與人問答以貫

穿之必使眾說羣義同出于一口之中一人之問其有

辭義太遠者則別爲問端必使上承前說下起後義如

文士作文之法而後已如諫爭章所謂若夫慈愛恭敬  
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此其  
上承下接牽合黏綴最爲明白者至于終篇復結之曰  
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則又  
若問答之初先已默定爲破題原題講腹結尾之成模  
而後言之者此一格必近下諸儒所撰不若緇衣表記  
等篇彙載聖言各出子曰旣不失當時之實而又不妨  
次第其說使淺深先後以序相承也論語與家語之異  
蓋亦如此非謂家語皆非聖人之言也但其論載無法

反以雜亂聖言爲可惜耳大概戰國諸生所著之書其  
體皆然如素問之書本自精奧而必假之黃帝岐伯之  
問六韜言兵具亦爲詳實而以爲一一盡出于武王之  
問太公之對則陋矣

喪親章

鄭氏孝經以先王爲大禹公羊氏春秋以王者爲文王  
漢儒之泥往往類此

明皇序親譽二字蓋用其上不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  
劉炫明安國之本謂古文孝經二十二章也陸澄譏康  
成之注謂今文孝經十八章也劉炫隋人陸澄晉人分

注錯經卽杜預左氏傳序所謂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也古者經各爲一書不相錯雜寫之琬琰謂石臺孝

經也

總論

中庸臆說

我所施于人者我願之乎否也以我所願治我所施則不敢以施于人矣我所求于人者我能之乎未也以我所求治我所未能則必求有以能于我矣

仁人心也隱心而發爲仁仁之所形爲義仁義之節文爲禮知仁義禮之所從來爲智皆本于人故曰脩道以仁  
淡而不厭無味而其味自長也簡而文無文而文自著也溫而理不肅而成不嚴而治也

附錄

平甫與象山書曰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一往得交于傅子淵警發柔惰自此歸向取師之意始定奉親之官越土多見高第及門子弟愈覺不能自己雖未得親承于警欬然受沾濡渥亦已多矣

樂章序周易玩辭後曰項公昔忤權臣擯斥十年杜門

御掃足迹不涉戶限耽思經史專意著述成書數篇迨  
兵端既開邊事告急被命而起獨當一面外禦憑陵內  
固根本成就卓然

袁清容厚齋先生以詩借玩辭次韻曰項子沈冥學古  
芸芸萬變觀爻閉閣清香冥坐斯人端可神交

柳待制跋先生爲李文定作盤居詩曰平甫初仕爲會  
稽教官時呂成公解太夫人服來越省伯舅曾公愛其  
才薦之文公文遂器許之由是登朱張氏之門其書  
見麗澤集中平甫學本經誼披根摘葉必極蘊與其輩  
行當在李文定公之前蓋文公守南康文定昉從之遊  
二公同出異流宜其交相引重不置也

虞道園序周易玩辭曰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  
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  
之士興于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者決焉其遺文猶有  
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  
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于是項公  
之學上不過于高虛下不陷于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  
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

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成而未子歿矣自敘其學皆出于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于其說豈徒然哉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周易玩辭十六卷自序謂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又自述曰安世之所學蓋伊川程子之書也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而其文無與易傳合者合則無用述此書矣四庫書目提要云蓋伊川易傳惟闡義理安世則兼象數而求之其意欲於程傳之外補所不及所謂各明一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義者也又四庫本永樂大典著錄項氏家說十卷附錄二卷提要言是書乃慶元閒斥居江陵時所作又言其學有體用通達治道而說經不尙虛言其訂覈同異考究是非往往洞見本原迥出同時諸家之上又案是書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十卷附錄四卷又別出孝經說一卷中庸說一卷據此則孝經中庸別爲二書也

### 康肅吳湖山先生芾

吳芾字明可仙居人紹興二年進士累官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先生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莫容奸民懷惠利嘗曰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于百姓寧得罪于上官爲文豪健峻整有表奏



五卷詩文三十卷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自號湖山居士卒諡康肅一作天台人見東陽縣志

梓材又案張南軒集有吳監廟墓誌與先生同名字子通湘潭人蓋嘗爲魏公門客黃東發謂南軒此文述其望得官而不露

則其人可知非先生比矣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湖山集十卷四庫書目提要云集中自述生甲申歲當崇寧三年年幾八十又集中有寄朱元晦一詩曰夫子於此道妙處固已臻尙欲傳後學使聞所不聞願我景慕久願見亦良勤是其末年亦頗欲附託於講學然其詩吐屬高雅究非有韻語錄之比也

附錄

公與秦丞相檜有舊至秦專政士夫趨附者眾公處其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閒獨退然如未嘗相識者

尙書馬鶴山先生大同

馬大同字會叔建德人舉進士自爲小官卽以廉介聞上與辨論甚喜之孝宗卽位有大用意仕至戶部侍郎

禮部尙書學者稱爲鶴山先生

姓譜

雲濠謹案柳待制銘澹居處士馬君墓碣云尙書以政學顯宋淳熙間與文公交相引重

內舍汪先生邦光

附子安節孫箕

汪邦光新安人太學內舍生嘗伏闕上書論與金人和好非是不報然用此見知張魏公因出入其門退如建

安問學于朱子以孝悌忠信教授其鄉子安節早游四方有奇志慶元初趙丞相南遷遂不復仕孫箕有學行嘗取先代忠孝義烈事約爲千文以教子弟初入小學

者

趙東山存稿

范先生仲彪

別見華陽學案補遺

徐芸齋先生元聘

徐元聘晦翁之友也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窗明潔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晦翁名之曰芸齋而爲之記

朱子

文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學子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徐元聘語

周公之志非爲身謀也爲先王謀也非爲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

州守黃復齋先生仲本

父

黃仲本邵武人晦翁之友也以復名齋而謁晦翁以記之曰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得于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

也然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充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願  
欲雜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反牽于外而亦眩于內今  
也既掃一室于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  
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于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  
于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放焉然  
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

朱子文集

德濠謹案朱子嘗跋先生朋友說又朱子跋魏元履墓表云元履從弟誠之比得敬夫手書定本以視其兄之友延平使君黃仲本仲本慨然卽爲買石而刻焉朱魏皆在籍溪之門疑先生亦胡氏弟也

也子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朱子爲復齋記曰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  
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  
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  
于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  
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

縣令陳先生焯

陳焯字明仲建陽人朱子之友也爲侯官宰朱子贊其  
畫像曰介然而不使人忌者其自持之謹溫然而不使

人狎者其汎愛之和其仕也自詭以循吏之最其學也自期以德行之科孰謂其齋此志而中道以沒使吾老于其里而不得爲東阡北陌之經也耶

朱子文集

### 柯先生翰

柯翰字國材□□人爲人孝謹誠懇介然有以自守于經無不學紹興二十三年晦翁至同安得先生而與之游相樂也時先生以避地邑居教授常百餘人晦翁治學事引以自助又明年將反其先人之廬取揚子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者號其寢居曰一經之

朱子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堂晦翁爲之記

朱子文集

### 附錄

朱子答先生書曰欲識仁字大概且看不仁之人可見蓋其心頑如鐵石不問義理事任已知是以謂之不仁識此氣象則仁之爲道可推而知矣

梓材謹案朱子文集答先生書四此其第二書附語也又案先生蓋卒於淳熙四年朱子稱之曰老丈

### 孝子嚴先生敬

嚴敬字莊人宿松人事母以孝稱朱子在松先生以禮

謁同至白鹿洞講易反覆詢之自是益有所得歸著敬

心銘卒年八十七

安慶府志

中大顏如山先生度

顏度字魯子充公五十三世孫也居崑山以文章政事  
名一時官至權工部侍郎直寶文閣知湖州江東京西  
運副以中大夫祕閣修撰提舉沖祐觀封長洲縣男卒  
年七十五先生與朱子友善孝宗謂其每出一言不動  
如山因以如山自號焉

姑蘇志

祕監陳先生宋霖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正四明叢書

鈔圖刊本

陳宋霖字元雱一字元滂長樂人登紹興進士僉同安  
適朱子爲簿日相切劘講明經義後遷祕書監往來不  
絕孫枏受業朱子之門

閩書

余先生允文

余允文字隱之建安人以孟子亞聖而司馬溫公作疑  
孟數篇李觀鄭原著常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乃作  
尊孟辨三十餘條闢之朱子是其說又爲之訂定云

姓譜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爲尊孟辨  
三卷續辨二卷別錄一卷冠原序於前而繫朱子  
讀余氏尊孟辨說於後提要云考朱子集中有與  
劉其文書稱隱之干預宋家產業出言不遜恐引

惹方氏復來生事令陳吳二婦作狀經府告之則隱之蓋武斷於鄉里者其人品殊不足重又周密癸辛雜識載冕說之善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然則隱之此書其亦窺伺意旨迎合風氣而作非真能闢邪衛道者歟然當羣疑叢起之日能別白是非而定一尊於經籍不爲無功但就其書而觀固卓然不磨之論也是則先生行雖不逮而其有功於孟子者深矣

### 酒正李復齋先生次魚

李次魚字直卿吉水人紹興鄉舉爲長沙酒正博學力行名其公館曰復齋退食則讀書其中朱子贈以詩曰請看屏上初爻旨便識名齋用意深張南軒詩曰請君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高麗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細看復齋記直到羲爻未畫前觀二公詩其人可知矣

吉安府志

王三松先生子俊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文肅吳竹洲先生徹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通直舒先生邦佐

舒邦佐字輔國靖安人淳熙進士爲善化主簿長沙輸送省米三十萬斛郡委先生領其事每歲輸納例有所饋號曰優潤錢先生舉而寄諸帑遷衡州司錄參軍茶陵民訴胥長受賂逮鞠則曰嘗許而未與守倅將罪訴

者先生言史盡易滋民冤難伸于是訴者得從寬減紹熙甲寅朱文公帥長沙先生以疾乞歸文公賢而從之

嘉定中授通直郎卒所著有雙峯猥稿九卷

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平叔其雙峯猥稿劉德秀爲之序其自序云吏善化時鄉曲先達尙書劉公幸長沙文章之伯也又曾爲辛丑省試官僕以晚出門生之禮事之每蒙獎誘云云是卽謂劉德秀也德秀嘗攻慶元之學其人不取若先生則晦翁葵軒平園諸老皆與之游故其學有本領其文有根柢列之晦翁講友可也其迎溪帥朱殿撰固云某自媿庸迂幸同巡管重關起鑰政有望於發明一舸浮湘當自謀於親炙

###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皇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爲雙峯堂記曰退爲進基靜爲動主靜與退不錮乎心而一于動而進也則射利抵熾舐痔嘗糞亦恐不免何則誘乎外無以制乎內也若軒冕之念輕山林之意重則倘來富貴于我如浮雲而莅官行己必不肯少負名教故能成天下之大功名者每每于心在功名之外者得之予將植根本于斯也

其訓後曰惟予之在職存心處事務欲上通天意下合人情買田築室勤儉得之後世子孫優必聞于詩禮勤必苦于耕讀教子擇嫻慎終追遠毋螟蛉異姓以亂宗

祧母勇狠非爲自罹刑憲倘違是言則必爲人指笑曰  
舒通直郎子孫所爲如此可不慎哉

簡推趙復齋先生彥肅

詳見象山學案

章先生才邵

闕

主簿吳先生楫

吳楫字公濟崇安人幼自雄其才謂功名可立取紹興  
末試鄉省不第遂絕心仕進與朱子吳郁研窮理學嘗  
言逐日應接事物之中須得一時寧靜以養精神要使  
事愈煩而心愈暇彼不足而我有餘朱子遣子師事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

明藏書

約圖刊本

晚年以恩補官調桂林簿

道南源委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與朱子等往復講明  
性理之學及儒釋之辨甚悉朱子屢其讀書之所  
曰說齋但以吳郁爲李郁誤也又案翁易爲蔡氏  
諸儒行實稱先生與此宗鄉請西山正席舉此以  
誇諸子姪則先生  
亦西山學侶也

知軍黃先生維之

黃維之字叔張永春人紹興進士遷國子監簿轉對進  
所撰太祖政要論愛名器勵廉恥事下館學集議先生  
奮筆獨立議狀可否適宜孝宗深然之除大理丞差知  
邵武軍居閒十年手不釋卷嘗與朱子論學人皆以鄉



先生事之姓

附錄

遷國子監辯時孝宗銳意武事獻議者乞立武賢良科先生奮疏謂賢良兼文武才不宜立武科事遂寢

或請經義專主注疏賦論策宜更其體先生謂科舉之法不當變但時文之弊宜救耳

提刑祝先生檄

祝檄字汝昭西安人幼警悟不羣少長肆力于學登紹興甲戌第再調臨安府錄事參軍以事見斥即城南廣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國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利僧舍修篁老木閒誅茅結屋日繙書其中時晦庵南軒東萊三先生倡道東南公書問還往亡虛月所講切皆學問大原與經世切務既起爲刪局官復坐張說斥又起知吉州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以疾請祠改主管武夷沖佑觀明年提舉江東常平未拜而卒蓋先生之學以中庸大學爲宗以濂洛諸先生之言爲法云

真西山集

布衣汪柳塘先生萃

汪萃字叔耕休寧人爲學不屑于場屋聲病之文屏居

讀易嘉定閒應詔陳天變人事民窮吏汙之弊不報真  
西山楊慈湖見之曰真愛民愛國之言也時朱子召赴  
經筵未至先生貽書言財不待先生而富兵不待先生  
而強惟主上父子之閒所不能濟者待先生而濟否則  
不能爲天下後世學道者之地朱子重其言姓  
方壺遺文

月令孟春有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之文後世說易之泰  
者率取是以爲證以余思之如但以孟春天氣下降地  
氣上騰爲天地交泰不知孟春之外如何爲天地交泰  
耶是有十一箇月天地不交也夫四時行而百物生時  
無一時而不行物無一時而不生一月天地之氣不交  
則一月之物失其生生之理矣故曰以月令孟春天氣  
下降地氣上騰爲天地交泰者不知天地交泰者也是  
皆未察夫天地之所以爲高下日月之所以爲往來則  
不能知陰陽之所以爲升降宜乎不能知天地之所以  
爲交泰也

張湛曰自地以上皆天也若是則曰天亦太虛而已矣  
橫渠曰地物也天神也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耳是

皆以太虛爲天莊周蓋嘗言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  
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是自莊周以六合爲有內  
外也程明道父子兄弟嘗與邵康節先生飲于天津橋  
上問天地所依之處康節遂劇談天地之狀以及六合  
之外是自康節以六合爲有內外也近時呂東萊以爲  
六合安得有內外欲朱晦翁于濂溪書後削去此條予  
以爲不然非好異說也請折衷于易易之說非異也在  
易之乾曰天行健如以太虛之象爲天是無動無靜也  
安得謂之行健乎揚子雲曰馴乎玄渾行無窮正象天  
是皆所見者渾天也由是觀之四方上下爲六合之宇  
安得而無內外乎

是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表裏皆水兩儀渾  
轉乘氣而浮載水而行又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  
漢上朱子發以水爲氣亦非是康節謂地輪依水輪水  
輪依風輪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此爲得其實云地  
輪依水輪卽載水而行是水輪依風輪卽乘風而浮  
是也其曰地在太虛之中大氣舉之大氣卽風輪是矣  
康節謂風澤洞虛金剛乘天此皆言天地之下有澤有

風澤非地上之澤風非地上之風也金剛乘天者金剛之氣舉之也列子謂渤海之東有歸墟焉其下爲無底之壑此皆所謂風澤洞虛者是也康節謂風輪依虛空虛空無所依卽所謂六合之外是也如是而天地之所以爲高下見矣

乾下坤上而爲泰吾以是知天之入于地下也坤下乾上而爲否吾以是知天之出于地上也水載地而浮天者也故坎上乾下而爲需吾是以知天之入于水中也坎下乾上而爲訟吾以是知天之出于水上也而日月

則麗乎天者也離下坤上而爲明夷吾以是知日之入于地中也坤下離上而爲晉吾以是知日之出于地上也坎上離下而爲既濟吾以是知日之入于水中也坎下離上而爲未濟吾以是知日之出于水上也明夷之上九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初登于天蓋日自地下無底之壑而登于天也後入于地蓋日自天而降遂入乎大地之下而過乎無底之墟也如是而日月之所以爲升降見矣

故凡以太虛空洞爲天者皆不知天者也是故天旋于

外而包地者也地凝于內而承天者也水載地而浮天者也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卽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而已矣蓋言蒼蒼非天之正色徒以其視遠而成蒼蒼之色爾易曰乾爲大赤橫渠曰赤者天之正色何以言其然也易曰乾陽物也天者大虛之中有物之最大者乃純陽之氣爲此大物其初爲純陽故其色爲大赤其大不可量則其氣何可當况乎天者純陽之體而日者又太陽之精是故一晝夜之間而天行有升有降一天行之閒而日月有往有來天之降而入乎地之下而過乎無底之壑也而純陽之體一日而一蒸之日之降而入地之下而過乎無底之壑也而太陽之精一日而一蒸之于是大地之下無底之壑猶沸騰涌或擊而爲雷霆或鬱而爲雲霧一蒸磅礴而磅礴厚于是翕陰陽交泰之氣而蘊蓄之既有以培養乎萬物之根又竅于山川又騰爲雨露而復有以滋潤夫萬物之枝條而暢茂其華實日旣負太陽之氣以下交于九地之下而月又負太陰之氣上交于九天之中于是陰陽之氣無一時而不交泰而萬物生之理亦

無一時而不相浹洽于交泰之中而陰陽之所以爲升降天地之所以爲交泰見矣

天下之人第見夫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萬物位乎其中而皆不知其所以然者蔽于一耳目之所及而不能通乎耳目之表如使其知有六合之外者乃知天地之中有太虛天地之外有太虛天地之中太虛有量天地之外太虛無窮

夫所謂交者要知聖人只是舉君子道長而謂之交卽此自可以知彼非于孟春之外無上下交之時也

以上天地

朱子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易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交泰  
辨

世謂詩人能爲詩詩人果能爲詩乎蓋太虛閒皆詩也詩人所見無非詩

夫詩有道有權顏孟有詩人之道而伊周得詩人之權徒詩不能以用其身有權而後其詩足以用天下是故其詩可以觀其才其才可以觀其道可以觀其時有其才無其道君子惜其才有其道無其時君子惜其道也

詩說

附錄

其懷朱晦庵先生詩曰道在羲皇孰斷金至人出處合  
天心青山白雲有生路流水落花何足音世外太古日  
色靜洞中一片春風深自憐晚輩服膺久亦許杖履來  
相尋

程洺水爲像贊曰義精理明氣和德粹以正學而有衛  
道之功一布衣而言康國之事晦庵師友西山故人樂  
柳塘之煙水適吾性之天真風節凜凜千載維新

王伯厚序先生方壺存稿曰柳塘居士遇文公于慶元  
遇西山于嘉定而訖不過豈二公不能爲歐蘇哉余觀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正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西山帖欲居士俯屈以訪諸賢則其自重難進之節非  
招不往豈時俗佻巧馳驚于名場利區朵頤于爵標勢  
的者斯文金玉傳之不朽懸湖朴實之訓實允蹈之

雲濠謹案江南通志載允生著有方壺存稿柳塘  
集柳塘其集之初名也四庫全書提要言其嘉定  
閒以布衣上封事不用退而築室柳溪之上圃以  
方渠自號方壺居士與朱子頗相善集首辭晦庵  
朱侍講書反覆以調和兩宮責望朱子至稱建明  
稍緩非特不能爲天下學道者之地亦不能爲後  
世學道者之地其言剴切耿直相規以善非依草  
附木苟邀獎借者比朱子答書今佚不傳而集中  
別有與黃叔耕兩書其一書頗以好論說喜文章  
爲戒亦深以道義相切劘或病其前書太直歟

學正汪先生廷佑

汪廷佑字子卿婺源人嘗與薦會質疑于朱晦庵

姓譜

附錄

舒廣平與先生書曰執事德望之重爲人老成正此邦之典型學正久闕輒不自揆欲以此職屈致長者嘗浼德粹致意得報乃知教誨不倦私淑鄉人未可其請竊謂與其教行于邑人孰若擴之于一郡也

汪敬齋先生清卿

汪清卿字湛仲婺源人未子自考亭歸寓先生家與鄉人講學因嘉其事親孝扁其齋曰愛日又爲作敬齋箴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皇朝四庫全書

一約園刊本

姓譜

附錄

舒廣平與先生書曰竭來此邦謬當分教學力單微罔孚敬聽思欲淵源之友相與共明此道以興起士心訪之儕輩居敬修己勉焉不怠誠後進所矜式故不量淺陋妄意屈臨以庶幾切偲之益

邱芹溪先生義

邱義字通濟建陽人隱居不仕穎敏嗜學該貫子史尤邃于易與朱子友善常往來問答有易說傳于世朱



子爲書芹溪小隱扁其堂楣作詩序贈之姓譜

附錄

朱子序先生論語纂訓曰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于聖人者寡矣

梓材謹案先生朱子外兄也朱子門人有邱膺字子服者常卽先生之弟又案朱子文集有答先生書蓋答其論易觀玩之說云

知州趙先生棕

趙棕字彥忠晉江人與朱文公善爲福建運管寬鹽法

宋孝廉補遺 卷四十九 臺二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之病民者知惠州治以最聞就官舉常平卒于官姓譜

評事王先生光祖

王光祖字文季松陽人官大理評事精于理學朱文公提舉時邂逅邑之福安僧舍先生拱立規掌如太極狀公異之曰王子胸中自有太極閒以傳註質之先生曰公註中庸不使滋長于隱微之中愚意當加潛暗二字公深然之後寄孫竹湖書曰吾到括止得友王文季一人而已

括蒼叢紀

隱君王先生道深

葉敬齋先生符叔

合傳

王道深松陽人隱居力學究極性命之理未晦庵見之與語大悅又有葉符叔亦嗜理學嘗請晦庵書敬齋箴以贈之

處州府志

特科徐竹溪先生大受

徐大受字季可天台人淳熙十一年特科早歲工詩而志不在詩晦翁行部聞其賢特訪其廬方與學者講三月不違仁云卽杜詩所謂一片花飛滅卻春耳晦翁擊節遂定交焉家甚貧一夕晦庵至出蔥湯麥飯相對甚

宋學案精述

卷四十九

臺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歡著經解文集藏于家邑東南有竹溪書院別號竹溪

合學源流

附錄

嘗作越帥邱副樞密謝啓云鬼祟痛二豪之歿山林嗟一老之歸邱擊節不已蓋指呂成公張宣公與晦庵也趙忠定汝愚拜板與韓侂胄同出內批先生賀啓有云以周公之德自應相成王爲師然老子之賢詎可與韓非同傳忠定讀之遂力辭新命劉知過以詩名見之曰自此富臥君百尺樓上矣

奉議許先生中應 別見徐陳諸儒學案補遺

中奉楊先生大法

楊大法字元範武義人登淳熙二年進士授知龍游縣累遷監察御史時四方多水旱疏論三事一曰民訴災傷不可疑其不實二曰減放租稅當使民受實惠三曰禁遏糴使穀粟流通尋除殿中侍御史冬雷繼以淫雨上封事推明天人之理乞法孝宗敬天治國以自警省除侍御史兼侍講國子祭酒兵部侍郎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府乞祠以華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國宮卒贈中奉大夫在言路所上六十餘奏皆剴切有益于時嘗與朱文公遊往還詩筒甚多所著有易說 金華志府

隱君程先生先

程先字傳之休寧人團練全之子痛父死節于金誓守先墓不仕力學好古隱居邑之東山有志聖賢之學以書問道于朱子朱子復書嘉之老病不能卒業遣子永

奇從闈往受學焉

姓譜

運幹汪南老先生楚材

汪楚材字太初又字南老休寧人紹熙元年進士歷官  
廣西轉運司幹官先生喜問學嘗以書通朱晦庵吳竹  
洲二公俱器重之告以聖門爲學工夫次第及佛老之  
弊遂以儒碩知名

姓譜

### 應良齋先生恕

應恕字仁仲號良齋括蒼人朱子嘗以老友呼之其所  
與論學一論大學中庸一論禮書一論易本義且云尙  
恨聞見淺薄望詳賜誨諭勿使有待于後世子雲也雖  
朱子之謙光感受亦先生素學有足取重者如此杜清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景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獻云吾鄉故多士而闡義理之淵源實自仁仲始

台學源流

### 張先生楮

張楮長沙人朱子帥長沙知遇甚厚綴職嶽麓未幾陞  
象山道過長沙朱子以禮請書院講書以啓迪諸生子

是徜徉累日因得侍教且款云

嶽麓問答

梓材謹案嶽麓問答詳論地理蓋爲地理之學者

### 隱君蘇先生紹成

蘇紹成德化人隱于北山朱子重其有德嘗造其廬書  
廉靜二字與之且銘其琴曰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

慾之邪心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

泉州志

寺丞徐先生木

別見龍川學案補遺

吳先生郁

梓材謹案先生與朱子研

窮理學見吳先生楫傳

晦翁同調

補宣簡趙先生不息

附錄

性篤孝生七歲遭父北遷每思慕涕泣長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讐未報非敢志富貴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英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公以文行訓勉宗室先教養後法戒薦其秀傑者數千人多至通顯所論天下事尤多焉

葉水心撰行狀

參議劉先生如愚

劉如愚字明遠崇安人有才幹善屬文尤喜吟咏居鄉日與朱文公唱酬從子琪與同登第調秀州海鹽尉改知福州終江西帥司參議官

姓譜

知州潘先生燾

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運判宋先生若水

宋若水字子淵雙流人自幼卽知刻苦爲學邑之賢令

任公淵李公燾皆愛其文行屈輩行與交試外省得奏  
名對策廷中切直無所避以乙科授左迪功郎主龍游  
仁壽簿監青城縣味江鎮稅鎮故無學先生爲作孔子  
廟考古制器率諸生行釋奠禮延師儒講說士子競勸  
歷除湖南提點刑獄公事衡州故有石鼓書院墟廢已  
久前使潘時始復營之先生成其終而增置弟子員以  
永嘉戴溪爲之師割田置書教養如法又知處士劉某  
之賢與郡守劉清之交章論薦詔特補官乃知先生好  
賢尚德之意不獨爲科舉計也及除江南西路轉運判

朱子學禮遺

卷四十九

夏學四明叢書

約園刊

官卒年五十八著有經解五卷書小傳十卷奏議五卷  
子之源之潤之汪皆嗜學而有文

朱子文集

附錄

魏鶴山曰吏部使閩未遑他務而訪道于文公又遣其  
三子從之游彼之俗吏能知是乎

郎中鄭先生國翰

鄭國翰揭陽人官兵部郎中其講學處澹軒在藍田飛  
泉嶺先生與晦庵爲同榜進士手書落漢鳴泉四字榜

諸亭

潮州府志

稼軒同調

趙先生善括

趙善括字□□隆興人太宗七世孫由進士爲常熟令官終岳州漕帥佐先生與舉特科官詞氣駿邁似之奏劄剴切有應齋雜著

南宋文範作者攷

韓氏先緒

承務韓先生□

韓□玉山人天資淳固講學篤志故其于義利之辨爲尤明事母孝兄弟析貲悉推而不取盜作其鄉諭以禍

宋本臺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新刊本

福亟散去子祥補

程洛水集

晦翁家學

朱先生□

朱□

附錄

朱子示四弟詩曰務學修身要及時競辰須念隙駒馳清宵白日供游蕩愁殺堂前老古鍾

又示四弟詩曰十日一洗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雨久苔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

子俱忘憂

補中散朱先生塾

附錄

晦翁與東萊書曰兒子久欲遣去以比擾擾未得行謹令叩師席此兒絕懶今不遠千里以累高明切望痛加鞭勒俾稍知自勵至于擇交游謹出入尤望垂意警察尙荷千萬

又遣從東萊條教曰早晚授業請益隨眾例不得怠慢日閒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劄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

空齋集補遺

卷四十九

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所聞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劄記歸日要看好文字錄取歸來

又曰不得自擅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令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啓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嘩

又曰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

又曰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長短是非有來告者



亦不酬答于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又曰交游之閒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皆當請于先生聽其所教大凡敦厚忠信能言吾過者益友也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疏而日遠損者不期近而日親此須痛加點檢而矯革之不可荏苒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拔自家處矣

又曰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己者則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黃東發讀晦庵續集曰與長子受之云只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又云大凡禮教務要恭謹詳緩

東萊與陳龍川書曰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日用閒地步亦自寬展前此傳聞多過者

朱子語類曰先生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先生留

寒泉殯所受弔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必遠送之就寒泉庵西閒殯掘地深三尺闊四尺內以火瓢鋪砌用石灰重重徧塗之棺未及外用土甑夾砌將下棺以食五味奠亡人次子以下皆哭拜諸客拜奠次子代亡人答拜蓋兄死子幼禮然也

又曰先生葬長子喪儀銘旌埋銘魂轎柩只用紫蓋盡去繁文埋銘石二片各長四尺闊二尺許止記姓名歲月居里刻訖以面相合以鐵束之置于壙上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尺許五六段橫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

又曰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前致薦用深衣幅巾薦畢反喪服哭奠于靈至慟

補朝奉朱先生楚

雲濠謹案朱子答蔡季通書云小兒輩又煩收教知晦翁諸子嘗受學於蔡氏又一書云兩兒久欲遣去又云大兒不兒又小者尤難說則從學蔡氏者當是受之文之二先生也

補侍郎朱先生在

梓材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字叔敬嘉定十年以大埋寺正知南康軍奉祠起知信州除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公事兼知嘉興府召爲司農少卿出爲兩浙轉運副使寶慶中除工部侍郎又除吏部侍

郎請外知平康  
府袁州奉祠卒

梓材又案先生小字泰朱子續集與黃直卿書云  
子約頗愛泰兒亦已囑令隨諸生程課督察之矣  
又一書云泰兒挈其婦歸饑慰老懷別集與蔡季  
通書云某季子挈婦來歸不免小冗是知泰兒爲  
先生且知先生亦  
嘗問學於大愚也

### 朱叔敬語

集注于正文之下止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  
家之說有切當明白卽引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  
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  
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去  
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  
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 附錄

知信州入對以進學問振紀綱求放心爲言

除工部侍郎進對論人主學問之要理宗曰卿先卿中  
庸序言之甚詳因奏閱損以下九人並封公爵獨曾參  
爲侯並乞封公揚雄王雱乞去其像本朝有程顥程頤  
張載三人若使從祀廟廷斯文幸甚

朱子語類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

聽朋友問答或時裏面亦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

補總領朱先生鑑

梓材謹案先生嘗集朱子語錄爲易說二十三卷四庫書目提要云昔鄭玄箋註諸經其孫魏侍中小同復哀其門人問答之詞爲鄭志十一卷鑑之編輯緒言亦猶此例也又編文公詩傳遺說六卷提要云其書首綱領次序辨次六義繼之以風雅頌之論斷終之以逸詩詩譜叶韻之義以朱子之說明朱子未竟之義猶所編易傳例也

附錄

寶慶閒隨季父在遷居建安之紫霞州建文公祠于所

居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塾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元樞徐著有時名初用文公經說擢上第後改師法寄聲欲游武夷公戒精舍主者毋納

子明序文公詩傳遺說後曰抑鑑昔在侍旁每見學者相與講論是書凡一字之疑一義之隱反覆問答切磋研究必令心通意解而後已今文集書問語錄所記載無慮數十百條彙次成編題曰遺說後之讀詩者能兼考乎此而盡心焉則無異于親承誨誘可以得其意而無疑于其言矣

徐健庵曰文公易說公孫子明守富川時所輯淳祐中  
鋟板蓋取門人記錄問答之語會粹而成多與本義啓  
蒙相發明大有功于學者嗣後董正叔胡庭芳董季真  
各有采輯皆是書爲之權輿也

朱先生鉅

朱先生鈞

合傳

朱鉅朱鈞晦翁二孫也晦翁答黃直卿書云二孫久煩  
教誨做得依本文舉業秀才足矣

黃氏日鈔

粹材謹案朱子答直卿書在續集前一書云二孫  
隨眾讀書供課早晚教誨之爲幸又一書云二孫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異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在彼如何書社諸事既有條理想自不容其違犯  
更望痛加鞭策少寬暮年卻願之憂又案朱芝老  
文公之孫  
其名未詳

補  
侍郎朱先生浚

附錄

侍郎尙理宗公主元兵下建寧與公主逃入福州旣而  
福州守王剛中以城降仰天大哭謂公主曰君帝室王  
姬吾大儒世胄可受辱乎遂飲藥死

山長朱先生沂

朱沂字泳道文公曾孫也狀貌與文公無異謝疊山與

建寧路某府判書薦爲山長

疊山文集

晦翁門人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詳見東萊學案

張先生彥清

王先生漢

並見龜山學案補遺

主簿林先生宗臣

別見衡麓學案補遺

運管歐陽先生光祖

魏先生應仲

並見劉胡諸儒學案補遺

胡先生大壯

別見五峯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吳登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惠楊先生長孺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府簿周先生元卿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補遺

正字劉先生起晦

詳見艾軒學案

葉先生任道

別見木鐘學案補遺

杜先生貫道

別見南湖學案補遺

文清游默齋先生九言

文定吳畏齋先生獵

忠肅趙先生方

忠文周先生端朝

蕭定夫先生佐

並詳嶽麓諸儒學案

知州李先生修己

別見梭山復齋學案補遺

教授潘先生景憲

康先生文虎

並詳麗澤諸儒學案

提轄鞏栗齋先生豐

林先生謦

著作許先生文蔚

潘先生景良

郭先生津

並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

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文肅曹先生叔遠

詳見止齋學案

縣官朱先生魯叔

別見清江學案補遺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詳廣平定川學案

符先生初

縣令俞先生廷椿

提舉潘先生友文

並詳槐堂諸儒學案

鄉舉陳先生思謙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周先生伯熊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范先生益之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通判劉先生堯夫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石氏門人

趙先生綱

父起

趙先生口

合傳

趙綱號湘泉先生弟口號恬軒先生尤溪人父石門居士起初朱吏部尉尤溪文公生于尉廨後克齋石公出執宰學爲傳心閣以祠周程文公記焉石門于是時已知所宗師矣至先生兄弟白首固窮守師說不畔時號尤溪二趙劉後村題跋云尤溪二趙一出處一處者遜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世無悶終其身不改穿張曾皙之流也出者難進易退終其身不屈柳下惠少連之所愧也

劉後村集

孫氏家學

判軍孫先生應時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辛氏門人

忠肅趙先生方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縣尉謝先生微明

謝微明弋陽人壘山伯父也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先生出戰死二子趨進抱



父屍亦死

人物志

梓材謹案謝疊山爲稼軒先生墓記云  
枋得先伯父嘗登公之門蓋卽先生

葉氏門人

侍講翁丹山先生合

別見九峯學案補遺

項氏門人

學士鄭先生克寬

鄭克寬字伯厚遂安人遊松陽判庠就項平甫得闕宋  
子之學由進士授嚴陵郡博士積階至朝議大夫學士

括蒼彙記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

大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氏家學

提舉吳先生洪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吳氏門人

忠簡陳先生庸

陳庸字時中仙居人紹興進士終江西提點刑獄以廉

介稱解組歸惟圖書數卷而已卒諡忠簡

台州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嘗作檢正清和豈弟人也朱子答  
黃仁卿書云鹽利向時不暇整頓初出關時陳時

中相訪於浙江嘗  
說此利害甚詳云

柯氏門人

戴先生口

陳先生口 合傳

戴陳二生者柯國材之徒也朱子答國材書謂其趣向文辭皆可觀固知其所自矣有友如此足以輔仁敢以爲足下賀而僕亦將有賴焉

朱子文集

粹材謹案朱子集中有答戴邁書有熹來此得足下於眾人之中云云恐卽二生之一也姑識以俟考

陳氏家學

陳先生研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吳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李氏家學

李先生槃

李槃字仲承吉水人金溪丞次魚之子力學自奮試禮部發策論風俗之弊謂天下之患莫大于上作而下不應尤莫大于下不應而上輒止雜引經傳指授明切而主之以孟子禮忠仁三自反之說同試者異之口傳以熟榜旣揭不中又相傳稱屈先生旣不偶漸不喜爲文務涵蓄專爲已學釀郁六經以爲語孟者經之門也爲之訓解成編發指聖祕辭理淵微一時之俊如蕭伯和

王才臣與其族子天麟往來質辨以先生爲宗推爲鄉先生淳熙丁未以累舉試集英調武岡縣主簿再調贛縣終官歸而卒吉水尹楊獬嘗以書幣迎致縣齋使其子受學而身自友之云

楊誠齋集

吳氏家學

吳先生雅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遺

宋氏家學

知府宋先生之源

詳見清江學案

宋先生之潤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正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先生之汪

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晦翁私淑

補正肅吳先生柔勝

附錄

遷國子正子生徒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子長擢爲職事使以文行表率

文節薛象先先生叔似

詳見艮齋學案

庫使袁先生許

袁許字嘉言上虞人以薦授承議郎始寧鄉都察司官

值歲歉遵朱子社倉法行之人賴以全活紹興簽判王

十朋薦陞國子書庫大使

上虞縣志

文節倪齊齋先生思

詳見橫浦學案

縣令董尚隱先生燭

別見龜山學案補遺

州守馬得齋先生壬仲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彭先生興宗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知軍曹先生集

詳見焱麓諸儒學案

知府留先生恭

留恭字伯禮永春人正長子通判廣州秩滿知南康軍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皇朝明鏡齋

約園刊本

其政以朱文公爲法提舉浙西常平境內大饑悉力振

恤全活數十萬人知紹興府蠲租省役罷遊宴絕饋遺

杜請謁號稱循吏知廣東以直微猷閣奉祠起建寧府

卒贈祕閣修撰

永春縣志

文清劉漫塘先生宰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杜先生杲

杜杲字子所邵武人以父蔭補官江淮帥李珣羅致幕

下提偏師援滁州後累有戰功官至吏部尙書龍圖閣

學士卒贈開府先生淹貫經史善草書爲文麗密清嚴

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閒無悖謀無左畫皆得于四書

劉後村集

附錄

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爲三郡謁程淳公祠總所卽南軒榷酒口公曰此張宣公講學地也陳像設撥祀田焉置貢士莊蠲民租二萬八千石

尙書趙虛齋先生以夫

附子時奚

趙以夫字用父魏王之後由鄆避地長樂父少保彥括官止尙書郎將終顧曰吾雖貧有善利書遺汝先生方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皇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歲泣從遺言勵志苦學門蔭調諸暨尉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陞辭力攻和議俄陞副使將召歸郡人乞留詔因任之太常少卿召改樞密都承旨知建寧府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其自四明歸益專精講學率對卷至夜分諸經箋註始有端緒除刑部侍郎薦趙汝騰劉克莊湯中黃自然鄭逢辰楊棟宋慈包恢許致祥姚希得又薦林公遇乞賜逸民處士之號上嘉納累改權刑部尙書引對緝熙殿論弭變定儲甚切時大旱江湖俱涸先生言湯以六事自責陛下自省于此六事有耶無耶

因及所進易通翌日御筆令投進俄兼侍讀兼修玉牒  
賜之用易堂虛齋東平藝文世家十一大字兼權吏部  
尚書兼檢正除刑部尚書手鈔無逸立政講義以規切  
任事者改禮部尚書除吏部尚書侍講讀易通終篇再  
進義例卦論圖說凡三十冊降詔褒美進光寧二朝寶  
訓上曰此書皆卿力嘗進家人卦疏義指宮媪官人進  
離節二卦疏義攻聚斂之臣除端明殿學士丐去知西  
外宗正事凡三年復學職生員額同姓益勸于學召除  
禮部尚書卒于里第年六十八子時奚宣教郎力學工  
詞翰由籍田令乞祠歸養先生有易通詩書傳莊子解  
奏議進故事易疏義雜著各若干卷晚于詩書尤深

村集

雲濠謹案先生嘗做朱文公辨孔安國  
書著本旨見林耕叟序拙齋書集解後

附錄

劉後村祭文曰凡今公卿貴則捐書公老愈勤甚于癯  
儒易通一書開闢未有不知公者曰異洛叟旣徹乙覽  
默契宸衷此于伊川未嘗不同

林竹溪挽趙虛齋詩曰奧學深功在易通御題褒句聖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聖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恩隆成書自講前無例異論難齊久始公辭有所之端  
可據爰無不變論尤工舉比定集諸仙聽獨惜丁寬道  
不通

胡庭芳曰虛齋易通六卷或問類例圖象四卷其易大  
概論九六七八變與不變或靜吉動凶則不用動吉靜  
凶則不處動靜皆吉隨遇皆可動靜皆凶無所逃于天  
地閒此聖人所以樂天知命不憂也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提要於易通引趙汝騰庸齋  
集繳趙以夫不當爲史館修撰奏劄與何喬遠問  
書謂是書實出黃績參定故以爲績代筆又言其  
於聖人作易之旨可謂深切著明至其真出於誰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易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手則傳  
疑可矣

### 張墨莊先生詠

張泳字潛夫福安人早志濂洛之學家居教授慶元中  
爲學禁與大比試天下之言性論有司讀其文驚喜爲  
壓場策問僞學先生抵排異學力主朱子之傳學者稱  
墨莊先生著有禮記遺說左氏纂類會粹古今事類二  
百卷集關洛諸儒語爲傳心直指十卷一得錄四愚齋

類稿 道南  
源委

### 文隱林寒齋先生公遇

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經略林先生行知

林行知字子大福清人兵部侍郎簡肅公粟仲子少爲學專苦父任爲承務郎監德清縣戶部犒賞庫有能聲歷知漢州郡大治以內艱歸終制復畀右符留爲司農丞時朝廷出新楮易舊民旋疑惑先生被選行江浙州未嘗譴一吏罪一民而民間帖然順令薦無錫宰鄭之楊等十人于朝知永州道改提舉湖南常平茶鹽新化峒豪牽姓者數負固犯法先生察其人頗知書呼至送石鼓書院奉悔前非還擄掠復遣歸峒口提點刑獄改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皇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除轉運判官以度支郎官召未至除直祕閣知廣州廣東經略行至臨漳拜疏乞閒主管冲祐觀明道宮積階至朝散大夫卒所著有奏議史評通鑑綱條雜著藏于家嘗示劉後村以所箋詩數則多與朱氏本義同後村曰公亦宗考亭乎先生曰朱公經學妙聖人不能易也況學者乎後村曰公不以家學掩師說私隙廢公論足以知公之賢也

劉後村集

宣教周先生明仲

周明仲字居晦建陽人好讀書有志當世官宣教郎淳



熙甲辰常平使者宋若水知其賢以魏掞之所立建陽  
長灘社倉事屬之先生力爲振葺兼朱子夏貸冬斂收  
息之法行之三年什一之收歲以益廣朱子爲作記稱  
之閱書

文靖張先生處

別見慈湖學案補遺

周先生紹

周耜字植叟星子人性沈靜博雅好古有詩名常侍父  
官襄陽帥臣張杓一見奇之待以殊禮晚集文公語錄  
以詔後學江東繡使禮聘爲白鹿洞主其講學至老不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倦云

人物志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作周杓  
云淹貫經史諸子百氏之書

知軍錢先生聞詩

附陳洽朱端章黃桂

錢聞詩字子言吳都人淳熙辛丑代文公知南康軍有  
興建之功又陳洽知南康軍興學勸農建白鹿洞書院  
友善堂立天下名山大川橋亭朱端章淳熙癸卯知南  
康軍置洞學田七百餘畝以贍四方之來學者黃桂嘉  
定辛巳知南康軍置西源莊以爲洞學田

白鹿洞志

郝先生傑

郝傑字元英宿松人南渡後江北多警先生奉檄從軍  
不得志聞朱子在松急歸求見遇于新安嶺上欲然心  
折遂私淑于門人受學著策百篇惜年未三十卒

安慶府志

### 林艾隱先生守道

林守道字守一閩人號艾隱先生自孩提已嶷然不羣  
恥與羣兒弄十歲失怙恃卓有大志刻苦讀書蚤工詩  
賦年十五卽歎曰破碎非吾學也改學經又歎曰破碎  
猶吾前日詩賦也改從晦庵朱子遊願聞大道之要裏  
糧束書至中途聞晦庵訃而返慨然閉戶力學精實踐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履如及考亭之門焉嘗獨行冥思忽有所得大笑振山

谷子三人季者桂發治舉子業

東發文集

### 縣令李先生大訓

李大訓字君序閩縣人篤志學問聞伊洛之學忻然好  
之將朱文公大學中庸朝夕諱玩非其類不交鄉鄰罕  
識其面歷知龍泉歸善縣居官恪意盡悴勇于敢爲所

至以廉勤整辦稱

黃勉齋集

### 忠惠王先生萬

附季衍

王萬字處一其先自會稽遷烏傷祖起又遷浦陽父約

之游江淮閒先生因生長濠州家甚貧而厲志于學嘉  
定十六年進士歷判揚州改鎮江先生自少忠伉有大  
志究心當世急務極知邊防要害嘗爲書歷告重臣大  
官論沿邊事宜授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累擢  
監察御史首論史宅之嵩之除大理少卿守太常少卿  
致仕卒年四十八當金初滅鄭清之欲謀乘虛取河洛  
先生曰今朝廷勇于復境而怯于備邊莫若移勇于怯  
爲自治之規不然非萬所知也已而北兵壓境三邊震  
動其言果驗理宗下罪己之詔命中書舍人吳泳視草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謂河上用兵誠失矣亦豈可遽示怯哉今邊民生  
意如髮宜振厲奮發以興感人心泳如其言先生初與  
季衍遇衍勉以從事朱子之說久之有得于時習之語  
謂學莫先于言願行言是而行僞非言之僞也習未熟  
耳熟則言行一矣故終身言行相顧云初謚節惠後更  
忠惠所著書名時習編有易書詩論語孟子中庸太極  
圖說及他奏劄論天下事者凡十卷

浦陽人  
物記

附錄

嘉熙元年兼屯田郎中因輪對言天命去留原于君心

凡惻然有觸于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存其在心之天永永弗替天命在我矣

及嵩之罷相眾皆交論其非上因思先生先見親賜御札謂其立朝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

縣令謝恕齋先生升賢

詳見北溪學案

縣令許先生巨川

許巨川字東甫溫陵人嘉定進士其學得伊洛紫陽之傳初董教廣庠篤志訓誨學者有所矜式人多感之終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正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莞令

姓譜

附錄

爲東莞令首謁學以禮殿堂廡陋出朱囊十萬繕葺邑務雖繁必與諸生講解以勵術業復立小學以訓童蒙且撫摩愷悌殿中書劉克莊時爲計使閱其斷訟以爲仁至義盡

參議陳高齋先生舜申

附子德一

陳舜申字宗謨連江人淳熙進士歷知漳浦縣有惠政入爲著作郎輪對切直稱旨會有忌者出管武夷冲祐

觀起參議淮閩未赴卒著易鑑四書解審是集兵書訂  
解南唐餘事高齋文集子德一字長明紹熙進士官終  
朝請郎知宣州卒之日囊無餘貲所著有易傳發微橫  
州文集諸子總解數百卷兄弟四人累世同爨推德門  
云道南源委

參政應葺芷先生儼

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趙先生飛鳳

景先生元一 合傳

陳先生敬 合傳

卷四十九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飛鳳景元一陳敬皆蜀人晦翁爲社倉人以爲便淳  
熙中頌之天下于是趙飛鳳兄弟行之龍多景元一等  
行之巴川陳敬等行之巴嶽之下 全蜀藝文志

布衣黃先生仲炎

黃仲炎字若晦永嘉人著有春秋通說十三卷李鳴復  
奏舉狀云伏見溫州布衣黃某折衷是非事爲之說證  
以後代鑒戒昭然言古驗今切于治道如謂經有教戒  
不爲褻貶只杜僭擬尤爲潛心 總義考

春秋通說自序

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褒亂之迹也爲戒而已矣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爲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事同而爵位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于是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爲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詭由漢以來謂明經者不勝眾多然大抵爭辨于褒貶之異究詰于類例之疑滓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旣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于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爾也故劉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于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春秋通說提要云書成於紹定三年其奏進則在端平三年大旨謂直書事蹟義理日明於古來經師相傳王不稱天桓不稱王之類一切闕之案朱子語錄云聖人據實而

書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辭開求褒貶所在竊恐未然黃氏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論蓋本於是何夢中作呂大圭春秋或問序謂傳春秋者幾百家大抵以褒貶賞罰為主惟或問本朱子而盡斥之不知黃氏已先發之矣又云如謂季友爲巨姦竊交宮闈則成風私事傳有明文詞義嚴正足以爲千古之大防其論胡氏之書曰孔子雖因顏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遽有所改定也胡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常矣孔子之於春秋也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存天子疾大夫之僭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尊中國此皆臣子所得爲者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世之僭其可自爲僭哉其立意明白正大深得聖人之意蓋迥非胡氏所及也

### 知軍馮先生去疾

宋先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馮去疾都昌人理宗時知興國軍刻定本四書于滄浪

### 亭號興國本

姓譜

雲濠謹案袁蒙齋集黃州重建學記爲先生作時爲齊安郡博士又案虞道園爲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云常平使者都昌馮公去疾卽湖爲堂率學者以從學乎爲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焉時聘程微庵爲山長互見雙峯學案

### 編修胡先生升

胡升字潛夫婺源人淳祐庚戌以布衣領薦壬子登進

### 士第授國史編修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四書增釋經義考云未見

朝散朱魯齋先生申

朱申新安人官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兼管內勸農營山

事淳祐十一年爲李心傳序道命錄

道命錄序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周禮句解十二卷提要又引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繼顯宋太學生以爲不知此書誰所著也又四庫存目春秋左傳句解三十五卷提要言是書惟解左傳不參以經文蓋猶用杜預以前之本其一事而始末別見者各附注本文之下端委亦詳惟傳文頗有刪節是其所短又孝經句解一卷提要言卷首題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經句解而書中以今文章次標列其間字句又不從朱子刊誤本亦殊糅雜無緒願其書猶稱晦庵定本則爲新安後學可知也梓材又案四書通義引用姓氏有朱申字周翰號魯齋著四書節解蓋卽先生

朱子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總領韓先生補

侍郎韓先生祥 合傳

韓補字復善玉山人與兄祥同登嘉定癸未進士知徽

州爲政廉明尋除淮西總領遣使南邦還對稱旨在朝

疏奏以切直忤時宰出知太平治尙清靜民皆安之祥

字履善好學嗜文累官吏部侍郎兄弟皆宗程朱之學

世稱二韓理宗御書翕和堂以榮之

人物志

雲濠謹案袁清容誌韓夫人墓云中原韓有二族居會稽者爲安陽居廣信者爲潁川龍圖閣學士無咎公師表一世其子仲正克紹家學措紳號二韓父子而廣信別出一族曰侍郎公祥字履善常



卿公補字復善嘉熙中士類稱爲二韓所  
謂韓夫人蓋二韓親弟大夫禮之女也

### 隱君尹先生起莘

尹起莘字耕道遂昌人隱居不仕學問該洽嘗著資治

通鑑綱目發明五十卷行世

明一統志

雲濠謹案括蒼彙記言魏鶴山了翁稱先生深得文公之意

### 黃先生大受

黃大受字德容自號露香居士南豐石門人傳朱子之

學仕于鄞著政聲嘉定閒以詩雄于江右有露香拾稿

南宋文範著作考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劉先生仲撫

劉仲撫號梅村蔡覺軒贊之曰祖述伊洛憲章考亭進

德修業篤志于經文章政事昭炳日星裔尊譽美千載

遺馨

蔡氏九儒書

### 禮部梁先生椅

梁椅字子奇麗水人登嘉熙進士第早脫場屋遂潛心

講貫肆力爲文晚年慕程朱之學編輯遺論名曰論語

翼除太常寺丞權禮部郎官

兩浙名賢錄

茶場別先生湜

別見南軒學案補遺

堂長魏先生子開

魏子開白鹿書院堂長袁蒙齋問匡廬善士于湯仲能

以先生對

袁蒙齋集

吳先生屋

吳屋休寧人通判邕州儼之子

雲濠案儼號竹洲程卓爲行狀云男四人載宣

教郎簽判高郵圻壘堦先生未知爲誰之改名

私淑朱子之說精于性理之學

隱居不仕

姓譜

安撫胡先生仲霖

附師蔡適

胡先生仲霖

合傳

卷四十九

夏

四

明叢書

約刊本

胡仲霖字從甫高安人入太學率諸生伏闕上書論罷京尹余晦蔡適爲祭酒先生與弟仲霖師之盡得朱子之學寶祐登進士以江萬里薦除太學正旣而家居起爲國子監簿攝吏部左侍郎又攝尙書右司黜爲浙東

提刑兼權紹興安撫

端州府志

陳先生紱

附師林岳

陳紱字若晦長樂人其母玉堂林卿岳之女兒也先生未冠而孤受學于舅氏擢寶慶丙戌第年四十六矣調興國尉泰寧簿家棲遲十年始爲韶州司戶兼法曹掾

以廉平稱擢仁化樂昌二邑在樂昌祠濂溪程朱子學  
士經指授後多策名知惠安縣其治以撫循安靜為主  
感微疾預爲遺令勉子孫以學發身以儉持家卒年七  
十二秩奉議郎

劉後  
付集

### 判使陳菊莊先生宗仁

陳宗仁字元善號菊莊明州人幼習經學私淑考亭得  
其真傳登紹定己丑進士由縣尹擢祕書監繼擢參謀  
孟珙軍事珙薦于朝命爲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教以  
孝弟忠信在郡六年民愛如父母以時政日非屢疏陳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去

四明叢書  
約園十本

諫不報遂乞歸咸淳四年卒

甬上三補  
耆舊詩傳

### 知州諸葛先生泰

諸葛泰字安之黃巖人端平二年進士知平陽州早聞  
紫陽之學潛心聖經有四書解采入性理大全

台州志

金先生彌高

別見伊川學案補遺

### 陳先生應隆

陳應隆著四書輯語四十卷

宋志

梓材誦案先生之名或作應龍經義

考引張氏云集中多采宋儒語錄

余先生文起

別見南軒學案補遺

補學士趙庸齋先生汝騰

梓材謹案先生宋史有傳四庫書目本永樂大典著錄庸齋集六卷提要言永樂大典各韻中收入其文有題庸齋集者有題庸齋蓬萊閣紫霞洲集者又有庸齋瑣集者又稱其生朱子之鄉故沿湖餘波頗能講學然史稱其守正不撓集中內外制序自稱嘗以草制忤史嵩之去國又稱時有無罪被謫如王三俊李伯玉之類皆留黃不書上疏申救施行遂爲之格是其氣節嶽嶽真不愧朱子之徒非假借門

牆者可比云  
雲濠謹案劉後村爲願貢士詩傳演說后叙云近世趙南塘談經多與先儒異同惟詩不能廢鄭氏朱氏之說又附識云往年趙庸齋有盛名高自標致士及門者尊崇之過於顏孟皆曰仲尼復出庸齋謂先生南塘則履常名汝談朱子門人也

庸齋遺文

宋學集補遺 卷四十九

夏宅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遂尊敬之五峯氏最擯抑之二說交馳學者幽冥而罔知所從嘗平心思之周禮真周公書漢書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本未能爲成書在後世不得爲全書此子乃深致其惋惜嗟歎之意何以的知爲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旨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

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  
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  
召誥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又洛誥亦曰其自時  
中又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自冢  
宰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  
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爲周公書然向使周公得輔成  
王于洛邑推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閒文理密察之際  
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爲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邑未及  
遷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也從周  
之歎發于閒居使得遂其爲東周之志六典必見于推  
行討論潤色益至于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  
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作天  
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歎方形而天復不憇遺矣可  
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爲甚漢武帝時河閒  
獻王始得周官于民間比詩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  
壞之歎顏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  
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于掇拾灰燼之  
餘安得句爲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

之守于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大  
旨然前之既未爲成書後之又不得爲全書則不能不  
使萬世而下抱不得見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  
盡歸咎于劉歆以爲勦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

王次

點周禮訂  
義後序

附錄

林竹溪挽趙庸齋詩曰金章雖貴豈公榮一點孤忠百  
世名字字清吟如太白篇篇奏疏似更生士緣氣類歸  
宗主身爲朝廷作重輕當世其傳書幾種最初曾見易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元四明叢書

剞劂刊本

先成

又曰品題人物妙權衡在日江湖有重名爲國得賢八  
君子登門執贄幾書生少游輦路心交久晚見南華口  
義成欲序未酬詩卷在相知可獨是同庚

任松鄉書大常卿孫靜見文集後曰某常讀庸齋趙公  
所作夫子衢州家廟記知公治郡日爲政固有本也况  
徐經畝爲之民梁子奇爲之客竇踐力行之學所以施  
諸民事而措諸文辭者宜有徵也則凡立朝凡持節道  
爲京大尹殿陛之吁拂廟堂之可否與夫當世儒先生

之往復辨論下至郡諸生日講說鑿鑿然理本之言豈操觚弄翰者所能窺也

徐先生口

徐口臨川老儒也著有大學解義一篇謝疊山跋之曰朱文公平生精神志願悉在四書後進剽竊緒餘高可以取卿相下亦投合有司而掇巍科天下家藏其書人遵其道與大經論語孝經孟子並行惜乎知之者尙未致行之者尙未力四書何負人人負四書亦多矣是編初意豈欲發朱文公言意所未盡者耶抑尊信文公之

宋先聖案補遺

卷四十九

百卒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誠求實踐自不能已于言者耶

謝疊山集

湘泉家學

教授趙先生阜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謝氏家學

忠節謝疊山先生枋得

詳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項氏私淑

通判盛先生夬

盛夬金華人邃經學多本項安世氏丞相王爚薦爲太學博士後通判慶元

清容居士集

勝之門人

教授潘先生時舉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呂先生喬年

詳見東萊學案

虛齋門人

山長鄭先生與言

鄭與言莆人受趙虛齋易學得要旨爲服緦誅之甚哀  
嘗爲山長其卒也劉後村祭之云嗚呼華胄遙遙人物  
所萃君子其閒尤其茂異志慕前修口銜清議王咸守  
闕仰馨哭市戶外屢滿城中紙貴遂矜聲名頗自標置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墓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云嘗約西澗薦君不遂去之數年陟岵終制索長安  
米執相君贊仰問大鈞俯就近次大成精舍講學于此  
淑衿侃侃徒飽齋鹽味不知何恙遽爾委蛻又云悲夫飛  
箚之謀圖南之志翻瀾之舌凌雲之氣竟何爲哉而不

一試吾爲通德惜此才子又爲虛齋惜此高第

劉後村集

靈濠謹案後村序虛齋注莊子內篇云太常博士  
鄭君舜叟道甫爲予言虛齋方爲諸經作傳云云  
舜叟未知  
卽先生否

林氏家學

制幹林先生桂發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吳氏家學

吳蘭舉先生錫疇 詳見雙峯學案

胡氏家學

胡先生希是

胡希是仲靈之子元革命家居著述所著有洪範考訂

大學稽疑太極圖說 姓譜

梓材謹案江西通志云字則翁高要人通諸經方嚴有守一介不苟取子

庸齋門人

顧先生文英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吳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顧文英貢士嘗學于趙庸齋著有詩傳演說柳氏國語辨非各二十卷劉後村爲之后敘云詩傳大略如鄭夾

深國語辨非之書是邱明而非子厚亦與世之隨聲接響者絕異 劉後村集

朱學續傳

李先生幼武

李幼武字士英廬陵人名臣言行錄續集別集外集皆所補編其序蓋理宗時所作外集所錄皆道學宗派則

亦講學家矣 四庫書目提要

府卿蔡先生節

蔡節永嘉人著論語集說十三卷淳祐五年進表稱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右承旨是時朱子之說已行故

大旨率從集註云

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先生爲府卿

時嘗薦蔡久軒於朝

附錄

姜文龍跋論語集說曰晦庵先生嘗語門人曰看集註熟了更看集義方始無疑又曰不看集義終是不浹洽永嘉蔡先生集說之作自集義中來本之明道伊川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真奎 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先生參以晦庵或問而于晦庵南軒先生尤得其骨髓是書也說雖博而所會者約文雖約而所該者博大有益于後學

少保楊平舟先生棟

軍監李梅外先生春叟

並見濂溪學案補遺

補 御史俞默翁先生浙

雲濂謹案先生所著六經審問蓋孝經易書詩禮記春秋也紹興府志載先生自號致曲老人

附錄

宋潛溪序先生杜詩舉隅曰予聞古之人注書往往託

之以見賢相逐而離騷解權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  
于斯先生開慶己未進士出典方州入司六察其冰檠  
之操諒直之風凜然開于朝著不幸宋社已屋裴回于  
殘山賸水之閒無以寄其罔極之思其意以爲忠君之  
言隨寓而發者唯子美之詩則然于是假之以洩胸中  
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  
悲從可知矣

隱君陳先生中立

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堂長江約齋先生克明

別見象山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竦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布衣方淙山先生實孫

方實孫字端卿嘗以所著易說上于朝以布衣入史局  
時相以其累上春官欲令免省奉對遽以風聞報罷浩  
然而歸

劉後村集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淙山讀周易記二十卷四庫  
總目提要云其書取朱子卦變圖別爲易卦變合  
圖以補易學啓蒙所未備其說多主於爻象不設  
空談自序有曰易者道也象數也言道則象數在  
其中矣道果有耶繫辭曰易無體道果無耶繫辭  
曰易有太極是道自無而有也可以識其宗旨矣  
其據隨上六爻王用亨於西山升六四爻王用亨  
於岐山明夷彖文王以之革彖湯武以之證爻彖  
非文王作自爲確義其據大有九三爻公用亨於  
天子解上六爻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小過六五

交公弋取彼在矣證爰辭非周公作則必不然說  
易者本不云周公也然其大旨則較諸家爲淳  
矣

### 教諭吳先生雲龍

吳雲龍字叔霖歙縣人器局夷曠篤好程朱之學屢中

鄉選任本縣學諭以詩名于時

歙縣志

### 鄉貢張先生雄飛

張雄飛字宏甫歙縣人嘉熙中鄉貢絕意應舉教授子弟  
作家訓謂立身自名節始名節自孝弟始卒之日遺  
命勿用浮屠門人私謚曰明善先生

徽州府志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十九

約園刊本

### 附錄

### 幼孤執喪過哀

郡新創紫陽書院成堂長舉請月一謁祠初致餽答曰  
謁祠尊師也干祿非也卻之

書記時所性先生少章

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 知軍劉先生傳漢

劉傳漢口口人咸淳間知南康軍首行淳熙荒政捐已  
俸以賑貧節用買田置惠民倉撥廢寺田穀助星子月  
解軍糧創白鹿洞貢士莊修流澌橋愛民重士興利補

弊善政爲多姓

吳克齋先生眞子

吳眞子著有四書集成經義考

梓材謹案先生號克齋  
見四書輯釋所引姓氏

黎先生靖德

黎靖德導江人咸淳庚午編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目錄後記有曰朱子嘗言論語後十篇不及前六言六蔽不似聖人法語是孔門所記猶可疑而況後之書乎觀其所言則今他書閒傳朱子之語而不見于語類者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十

由先生之刪削云四庫書目提要

吳先生觀萬

吳觀萬字亨壽休寧人篤尚朱子之學著湖說夏小正辨閩月定四時成歲講義皆擴前人所未發安徽通志

丞相陸先生秀夫附師孟口

陸秀夫字君實鹽城人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人孟先生學孟之徒恆百餘獨指先生曰此非凡兒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之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先

生才思清麗一時文人莫能及之性沈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閣賓主交驩先生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尊俎閒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先生數人不去庭芝上其名除司農寺丞累擢至宗正少卿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反二王走溫州先生與蘇劉義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屬井澳風王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先生曰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度宗皇帝一子尙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眾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占城與世傑不協屢召不至乃以先生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先生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恩遠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至元十六年二月厓山破先生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先生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

宋史

君實遺文

孝經一書古文不可得而考見矣所可考者漢藝文志顏氏劉氏司馬氏編次之文而已要之皆古文之舊也秀夫幼而讀之莫覺其非長而疑焉涉獵載籍罔非是莫敢有所與既入仕濫次西藏勾當得朱元晦刊誤一編而玩味之夫然後心目之開朗欣然若有所得于是在館諸同志因元晦之議從而刪削次第之然不敢以粟絲己意妄有所參涉于其閒以得罪于先正庶幾是經燦然可復而元晦刊正之功不泯聖世以孝治天

卷四十九

夏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下之化或不能無少助云

孝經刊誤後序

竊嘗稽之周官里有市市有候館館有積嗟夫此王者之政也晉文公崇大諸侯之館猶汲汲焉繕修是務輿城驛甲天下才幾何時庭除蕪堂廡殘過者太息今州縣皆驛也夫以古人則視館如寢後世則視州縣如驛蓋學之不講而吏道之衰也

丹陽館記

附錄

仇山村挽之曰乾坤那可問至痛老臣心甘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忠魂隨上下義骨肯浮沈草木長淮淚秋

風起莫陰

龔聖子爲君實傳曰昔趙簡子使尹鐸治晉陽請曰爾  
絲乎保障乎曰保障哉尹鐸結民心堅壁壘以備其入  
也及襄子爲智伯所攻卒以晉陽獲濟自甲戌大敵渡  
江東南如晉陽可走者何所再造而亡幾及五年竟無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使其民效死勿去惟有遑遑遷轉  
而已國之亡固有天數抑亦人事有不至歟而吾君實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烏乎悲夫天耶人耶

文學鮑魯齋先生雲龍

附師閔厚甫

朱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九四明叢書

約周刊本

鮑雲龍字景翔號魯齋歙人嗜書至忘寢食長博通經  
史易學尤精從師閔厚甫試郡庠踰年當升乞讓其師  
博士嘉之遂兩升焉後居鄉教授生徒潛心理學有天

原發微若干卷

姓譜

梓材謹案天原發微五卷二十五篇以況天數二十有五先生同姓論齋寧序言宋之南渡新安有文公朱子生焉距朱子之卒不數十年先達魯齋與同邑虛谷方公相望而起以倡明朱氏之學觀此則先生之淵源可見矣經義考引洪

焱祖云又有大月合筆草研幾未傳

雲濠謹案戴剡源爲天原發微序言新安方使君出其平生故人鮑景翔所著天原發微而謂綱提

領挈出於使君指畫不少云



附錄

方桐江與曹宏齋書曰鮑魯齋于宏齋必深相知契爲  
天原發微二十五篇恨其讀書未博濂邵二程朱子之  
書固已盡見如素問五運六氣不必引景祐新事法四  
遊升降之說曷欲取之天類以五六爲中書所謂五六  
日至旬日亦引用則穿鑿矣伏羲恐後世錮于有孔子  
恐後世涉于無某謂二聖人初無此心時文說話不可  
苟且立論某爲序直說舊說太謬今改之或相聚爲某  
一言刊本之交流布宇內商確性理天之本與天之末  
未易言也然刊本大半矣何以救之佳處極多疵處亦  
不少耳

梓材謹案虛谷嘗爲天原發微  
序又爲後序而魯齋已卒矣

掌教吳默堂先生霞舉

吳霞舉字孟陽歙人宋迪功郎編國史院實錄龍翰之  
子先生性孝友嘗領歙邑教事所著有易管見筮易太  
玄潛虛圖說又有文公喪禮考異曹涇稱爲紫陽功臣

江南  
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號默堂見新安文獻志易管見六  
十卷筮易七卷太玄潛虛圖說十卷又家歙縣志

載其師吳玉齋領邑教事十餘年據經析  
理迴絕前囑事後母盡敬居鄉好施與云

### 雜賦耕先生璧

羅璧字子蒼自號歟耕新安人著有識遺十卷觀其謂  
宋代文章多粹自伊洛發明孔孟便覺歐蘇氣象不長  
又謂夫子之道至晦翁集大成諸家經解自晦翁斷定  
然後一出于正蓋傳朱子之學者也

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四庫提要又謂識遺成書在宋亡以後  
則先生宋季人也至元猶在考元史別有羅璧字  
仲玉鎮江人從朱福孫入蜀仕至都水監

### 羅氏經說

宋末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言因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經皆根人事而作周易著吉凶悔咎之理春秋錄是  
非善惡之迹毛詩載政教美刺之分尚書陳唐虞三代  
之治禮記威儀之詳備周禮制度之纖悉論語立身行  
己之大防孟子發明王道之極致無有空言者

詩名之說或謂國史或謂子夏毛萇而書金縢云公乃  
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鵂則詩名乃作者自定至分爲  
風雅頌說者謂始于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  
所然吳季札聘魯魯太師已爲札歌風歌雅歌頌矣魯  
頌駟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史記微

子過殷墟而作雅觀此則雅頌亦作者自別也

禮記古今議其雜周禮則劉歆列上之時包周孟子張林頌已不信爲周公書近代司馬溫公胡致堂胡五峯蘇頌濱晁說之洪容齋直謂作于劉歆蓋歆佐王莽書與莽苛碎之政相表裏且漢儒林傳敘諸經皆有傳授禮獨無之或者見其詳密謂聖人一事有一制意其果周公之遺不知孔子于禮多從周使周公禮書如此精詳當不切切于杞宋求夏商遺禮與夫逆爲從周損益之辭又自衛反魯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獨不能措一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辭于周禮卽孟子時周室猶存班爵之制已云不聞其詳而謂秦火之後乃周禮燦然完備如此耶兼其中言建國之制與書洛誥召誥異言封國之制與書武成及孟子異設官之制與書周官六典異周之制作大抵出周公豈有言之與行自相矛盾乎

教授魏石川先生新之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進士張粵溪先生鎮孫

父翔泰附門人王元甲

張鎮孫字鼎卿號粵溪南海人父翔泰字南仲抗志高邁肆力詩酒著有詩文集詩易疏解諸書先生八歲就

外傳一目成誦十二讀破萬卷有神童稱十五遂冠諸  
生成淳庚午鄉試第五人聯捷進士死節後門人王元  
甲奉柩歸葬有見面亭集十六卷并四書析義名臣言

行錄行世

張氏譜

梓材諱案廣州黃志載景炎元年詔以先生爲館  
圖閣待制廣東制置使兼經略安撫使委以軍事

### 舍人何先生逢原

何逢原字文瀾分水人咸淳中累官中書舍人嘗因輪  
對陳時政十事言甚剴切已而知時事不可爲遂引疾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去至元中御史陳文海薦之朝授福建儒學提舉辭不  
赴卒于家先生專究經史旁通陰陽星曆醫藥之書至  
于佛老之說亦必辨其所以背于吾儒者所著有易詩  
書通旨四書解說玉華集若干卷藏于家

兩浙名賢錄

### 補州判熊天慵先生朋來

雲濠謹案先生學者稱天慵先生所著有小學書  
標註有惡譜有文集三十卷四庫全書著錄先生  
五經說七卷提要云熊氏之學恪守宋人故易亦  
言先天後天河圖洛書書亦言拱範錯簡詩不主  
小序春秋亦不主三傳蓋當時老師宿儒相傳如  
是門戶所限弗敢尺寸踰也又稱其書發明義理  
論頗醇正於禮經尤疏證明白在  
宋學之中亦可謂切實不支矣

梓材謹案王阮亭居易錄馮舍人大木言在祕府見豫章先生熊朋來集舊刻極完好又言曩從葉侍郎詒菴鈔得豫章集七卷似非全書云

### 天慵經說

儀禮名爲十七篇實十五篇而已既夕乃士喪禮之下篇有司徹乃少牢之下篇也

儀禮是經禮記是傳儒者恆言之及讀儀禮則士冠禮自記冠義以後卽記矣士昏禮自記士昏禮以後卽記矣鄉飲酒禮自記鄉朝服而謀賓介以後卽記矣鄉射禮自記大夫與以後卽記矣燕禮自記燕朝服于寢以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二區四明叢書

新開刊

後卽記矣公食大夫禮自記不宿戒以後卽記矣覲禮自記凡俟于東箱以後卽記矣士虞禮自記虞沐浴不櫛以後卽記矣特牲饋食禮自記特牲以後卽記矣士喪禮自記士處適寢以後附在既夕者卽士喪之記也既夕則啓之所以後卽既夕之記也喪服每章有子夏傳而記公子爲其母以後又別爲喪服之記其記文亦有傳是子夏以前有此記矣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不言記其有記者十有三篇大小戴固多格言而訛口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之稍完者

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塵存者後之君子有志于禮樂勿以其難讀而不加意也

士昏禮婦乘以几姆加景中庸云尙絅詩云衣錦尙褻尙卽加之謂也景卽褻絅音詘也注謂爲行道禦塵則此當作褻

古人無受拜之禮惟國君子其士不必答拜于他邦之士亦答拜昏禮婦見舅答拜冠禮子見母母拜之

附錄

咸淳末簽判寶慶府與羣賢講論禮樂無虛日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再注福清州判官致仕自號彭蠡釣徒日鼓瑟以自怡遠近來學益眾

每歎詩樂無傳倣朱子所得趙彥肅家二十四譜增二十詩俾皆可歌且謂朱子雖疑古樂必非一聲協一字而猶存此聊見聲歌之彷彿然今之音調縱不如古不猶愈于近世操弄詞曲爲樂哉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先生瑟譜六卷提要稱是書大旨以爲在禮堂上侑歌性瑟而已他絃莫侑爲古人所最重自瑟教廢而歌詩者莫爲之譜旣作瑟賦二篇發明其理復援據古義參以新意定爲一編云

江南學宮配享有四而酌獻舊辭止有顏孟所在因循  
苟簡仍以侑顏孟者侑曾思爲是更撰新辭補所不備  
春秋各按月律合調迎神至送神通十八曲部使者以  
之徧行于諸郡

憲使魏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  
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  
桂華坊無所當矣魏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  
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  
于孺子宅東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

先生案禮遺 卷四十九

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學宮

補 隱君俞石澗先生琰

雲濠謹案姑蘇志載先生以義理之學淑諸人於  
書無不讀元貞閒卒年七十餘吳中人物志言先  
生隱林屋山授溫州學錄不赴後得異人金液還  
丹之秘注魏伯陽參同契發揮三卷陰符經解一  
卷易外別傳一以吾儒性命  
之學推陰陽消息之理云

附錄

顏堯煥序周易集說曰後世談易者何啻數百家邵子  
以數程子以理其後朱子以占三子之說易可謂至矣  
石澗家傳易學潛心于此三十餘年作集說主之以朱

子本義而邵子之數程子之理一以貫之其辭簡而嚴明而理將以擴三子之蘊開後學之蒙有功于易學多矣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提要著錄先生周易集說四十卷爲內府藏本提要云初袁諸家之說爲大易會要一百三十卷後乃撮其精華以著是編始於至元甲申至至大辛亥凡四易稿其初主程朱之說後乃於程朱之外自出新義又著錄讀易舉要四卷則永樂大典本也提要云考瑛之集說以朱子爲宗而此書論剛柔往來則以兩卦反對見義例以泰否二卦彖辭較朱子卦變之說更近自然其易圖多本邵子而此書論象數之學則駁張行成以元亨利貞爲周易起數於四之證蓋不爲苟同者至於田疇謂積乾坤屯蒙需訟之策至於師而六軍之數皆全史瑣謂革居四十九應大衍之

至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重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數故云天地革而四時成節居六十而甲子一周故云天地節而四時成皆以偶合之見窺聖人作易之意瑛顧取之則殊非本旨然瑛於易苦思力求積平生之力爲之意所獨契亦往往超出前人宜與所撰集說並行也

山長任松鄉先生士林 詳見潛庵學案

徵君嚴先生斗巖 附師嚴滄浪

嚴斗巖者邵武人也爲邑儒先至元季年有詔徵之不起黃提舉清老師事之先生曰吾昔受學于嚴滄浪今得子相從吾無恨矣清老自是于六經四書之旨悅若

有得云

蘇滋溪文集



雲濠謹案嚴滄浪名羽萬姓統譜云字丹邱邵武人  
有才能議論深到自號滄浪適客與次山仁少  
魯參齊名世  
號三嚴云

學士鄭先生滌孫 別見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王先生桂

王桂字仲芳月溪其自號也其先汝人五世祖避地南  
來家于婺之東陽父沂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  
場先生本宗氏曾祖母令人之從孫也爲文林後以恩  
補將仕郎自少親炙諸老而刻意于學入元行省承制  
署以處州麗水主簿受而不赴自是絕意于仕進徙居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別室開門授徒重紀至元之五年卒年八十有八有四  
書訓詁十卷詩文雜稿十卷隨筆一卷黃晉卿潛其壻  
也 黃文獻集

隱君劉水窗先生友益

劉友益永新人宋亡卜築萬山閒杜門讀書不與世接  
善通鑑綱目書法五十九卷研精覃思歷三十年而後  
成揭傒斯稱之曰百世之下先生此心先生不作山高

水深

姓譜

附錄

先生清江公非先生九世孫居貧力學嘗傭書于人以給膏火鈔綴講習凡經傳子史天文地志律曆象數靡不淹貫

爲人內剛木而外疏通練達世務世稱水窗先生八十五卒

### 隱君葉先生野舟

葉野舟者增城人宋元閒隱君子也博學窮經著有四書闕疑宋李有薦之爲學職固辭不就

增城志

修撰潘介巖先生墀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賀先生成大

賀成大字季常爵里未詳著有古洪範一卷見永樂大典其自序以爲洪範自三八政以下紊亂無次因援朱子大學分經傳之例每疇以禹之言爲經以箕子之言

爲傳云

四庫全書存目提要

梓材謹案元胡一中定正洪範四庫提要亦言其欲仿朱子考定大學經傳之例強爲分別蓋不以爲然

### 教授李先生應龍

李應龍字玉林光澤人至元中薦爲白鹿洞書院山長

及潼川路儒學教授俱不赴

閩書

粹材謹案先生著有春秋纂例經義考云佚

杜先生口

杜口魏人早年棄家從黃冠游呼通真子初渡江見文公四書喟然歎曰此吾心經也道在是已自是日誦一書盡卷日不足則夕繼之誦已輒焚香再拜率以爲常至老不倦

牆東類稿

默翁學侶

通判俞先生端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二單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俞端字公美新昌人默翁之兄也文章高古真西山奇其文曰此他日當諫選也與默翁齊名端平二年進士通判慶元性不芥蒂于仇怨摧抑困乏克謹厥身不失

尺寸

姓譜

良佐講友

王先生渥

王渥字仲澤以字行太原人興定二年進士調管州司候不就高庭玉節度武勝軍辟爲經歷官至權右司郎中天興元年出援武昌爲元兵所殺先生博通經史其

辨博爲李之純所稱天下談士三人之一也

金文雅作者考

陸氏同調

學士劉先生鼎孫

劉鼎孫字伯鎮江陵人進士官翰林學士厓山破陸秀夫負王赴海死先生亦驅家屬并輜重沈海不死被執榜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爲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

宋史

經歷倪先生大猷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重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倪大猷字嘉謨東陽人少時遊學維揚受知于陸秀夫薦爲行幄武庫經歷後帝舟奔廣致政東歸躬率男僕耕釣峴麓佳時吉日命觴賦詩淡如也繼聞臨安爲伯顏所下厓山爲阿里海平所破乃裹絰西向號泣再拜縞素終身每親友談及維揚事未嘗不流涕沾襟自媿不獲俱死厓山有負陸相知已爲恨也

中行齋稿

鮑氏學侶

提舉鄭敬齋先生昭祖

鄭昭祖字孔明號敬齋歙縣人嘗官廣西道儒學副提

舉鮑魯齋客于其家師友相得資之著書

方桐江集

雲濠謹案戴剡源序天原發微亦云鄉長者提舉鄭君館穀之朝夕與其講學書成遂爲板傳之以成其勤名以慰其遺志

石湖講友

孟先生淳

孟淳俞玉吾之友也元貞丙申秋會玉吾于王氏書塾講坤之六二謂六二既中且正是以其德直方惟從乾陽之大不習坤陰之小故无不利又指示彖傳剛柔上下言來不言往之微意則皆以兩卦相並而取其義云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大易會

要序

王太古先生楚翁

王楚翁字太古婺源人工詞章晚嗜易先儒論易陽實陰虛先生注獨謂天氣運地形停陽虛陰實似以述言自爲一家之說與當世無甚合者而堅執其說終身不變許月卿爲之序江浙省處以鎮江學正謂此職數十年亦不至執政棄弗顧而歸

方桐江集

梓材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扁其筮日行易從學者甚眾又案胡允文定正洪範集說序稱甬東王太古所著易說問答之書以先生爲甬東人俟考

附錄

汪幼鳳曰王太古宋遺民隱居教授書無不讀必推本始尤潛心易學以其所自得之說述而集之見易篇極卦畫象數之所以然而皆本于河圖洛書自然之法象既卽圖書而詳論人所以取則而畫卦作範之故復改證洛書已兆于神禹以前且援列禦寇子華子乾鑿度與黃庭之辭以證劉長民九爲圖之說而復辨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偽闕氏易相承立說之非又有周易分注主于明象以考變其書旣成頗自重吳草廬所注易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書四書叢書

約園刊本

纂言多宗其說

荀在川先生

荀在川

董西莊先生

董西莊

齊節初先生

齊節初

梓林謹案俞石澗自序大易會要後有云嚮嘗與余共講明者如西蜀荀在川新安王太古括蒼董西莊番禺齊節初悉爲古人諸先生唯王太古尙見梗概耳

王氏續傳

王西山先生文煥

王文煥一名子敬字叔恭松陽人少負雅操夙承家學以胡元之亂不屑仕進遂取孔孟諸儒緒言研極精微著道學發明大學發明中庸孟子解及心鏡圖治心銘諸作先生以心爲明鏡毋自欺爲藥物畏敬恐懼克復省察爲工夫巍然負泰山北斗之望學者宗之稱爲西

山先生

括蒼  
彙談

梓材謹案松陽王氏得與晦翁語學者  
二人先生必其後也故曰夙承家學云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鏡書

新圖刊本

俞氏門人

縣令孫先生駢

孫駢寧德人少遊太學鍵戶讀書舉進士授浙江縣令將行猶造其師俞浙之廬而考業焉旣老耽書不懈官

多善政

福寧  
府志

鮑氏門人

縣尹鄭貞白先生干齡

鄭干齡字耆卿

雲濠案先  
生一名椿

歙縣人幼從鮑先生雲龍游

學知本原于孝弟尤篤長遊京師用薦者歷弦歌延陵

善化江寧四鎮巡檢陞淳安祁門兩縣尉以承事郎休  
寧縣尹致仕在弦歌建弦歌書堂日與諸生講誦其中  
盜賊自息延陵有吳季子祠造祠下示以敬慕里俗爲  
化攝祁門縣大修學校作興士類至順二年卒于杭年  
六十七學者私字曰貞白先生

師山文集

附錄

七歲聞人講呂東萊春秋退卽能衍其說從父令君行  
沙上仰視飛鷲卽問曰是何憑依耶

初欲與兄弟義居嫁娶喪祭各有儀式及志不得施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皇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愴然取田之穢瘠器之弊陋者退處于偏而讓其正居

與昆弟

熊氏門人

隱君邱先生迪

邱迪字彥啓□□人幼孤侍舅孟潼游匡廬白鹿洞讀  
書受熊天慵義理之學不求仕進讓自持所著有玉

淵雜著等書

姓譜

參政廉先生惇

廉惇江西行省參政熊天慵卒自初喪至葬親臨哀送



如弟子職遠近會葬千餘人

吳文正集

梓材謹案虞道園爲天慵墓誌云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曾翰等使以書來求銘則先生固自居及門故元史儒林熊朋來傳云廉希憲之子惇爲參知政事以師禮事朋來終身稱門人

### 進士曾先生翰

曾翰字仲巽豫章熊先生門人夢中爲之更名泰定甲

子進士第三人

吳文正集

桂先生山

附師胡口

桂山天慵之徒也天慵杜門弦瑟以蕤賓之角歌考槃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儒服來聽問從何來曰從胡先生來于是袖出律論方冊曰先生之書惟子其序之胡先生豫章人夙擢儒科隱居彭蠡之濱四十年矣深于卦象聲韻非止算律

也天慵遺文

### 俞氏家學

俞先生仲溫

俞仲溫字子玉石澗先生子克承其志

姑蘇志

梓材謹案先生跋其父易外別傳云先君子嘗遇隱者以先天圖指示邵子環中之極言故是書所著發明邵子之學爲多

知縣俞立庵先生貞木

俞貞木初名楨字貞木後以字行更字有立石澗先生之孫也自少篤志問學尤工古文詞元季不仕洪武初以薦授樂昌知縣改都昌後爲鄉人所誣先生爲人清苦敦行古道著有立庵集

姑蘇志

嚴氏門人

提舉黃樵水先生清老

黃清老字子肅邵武人通經博史登泰定進士累官知制誥國史院編修出爲湖廣行省儒學提舉學者自遠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從之號樵水先生著春秋經旨四書一貫數十卷其詩存者數十篇有盛唐之風

道南源委

附錄

七歲學屬文鄉先生李玉林見之歎曰是可繼黃童矣進三山書院山長弗就挾書入深山之中益究其所未至

朱學之餘

監簿胡先生子實

胡子實初名希孟字醇子永嘉人力學不怠于四書所

得尤深鄭滌孫尹樂清創宗晦書院請主講席多士歸之咸淳末從玠中援元祐陳師道例請于朝得旨授史館編校尋帶行國子監簿使明州卒著有講義孝經註習史管見

溫州舊志

### 高竹浦先生天錫

高天錫號竹圃彭澤人宋季嚴禁道學考亭之學幾廢先生獨究心審華實辦理欲往來白鹿洞學者咸敬信之卒之日俄云我欲還造化舊物矣奄然而逝後祠鄉

賢九江府志

宋元學案禮道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鄉舉楊先生口龍

楊口龍字明夫清江人與吳草廬同歲生自少工進士學元既復貢舉時年六十餘欣然就舉所編易說洞要程朱爲之本而他諸說附焉

吳草廬集

### 縣尉汪定齋先生一龍

汪一龍字遠翔休寧人宋咸淳進士調句容尉攝縣事歲大饑倣朱子南康遺規爲便民十條行之民無瘠殍淮閩李庭芝辟入幕京口瓜州不守奉母航海南歸宋亡不仕元至元中起教紫陽書院闡朱子之學人稱定

齋先生

安徽通志

學正許先生豫立

許豫立徽州人前爲紫陽書院堂長至元十五年按察使者至謀諸總府以書院地與古郡學地兩易以溪山偉觀爲明明德堂而書其顏得鄉之名進士深于紫陽夫子之書者三人汪一龍曹涇爲之師先生爲學正

江集

祕監吳義山先生鄉

吳邨永新人宋末兵亂避仇轉徙山西改姓名張應珍

宋元聖集補遺

卷四十九

夏四明嚴鑿

約園刊本

自號義山先生示不忘其故土注周易宗程朱而不爲苟同元駙馬都尉高唐郡王闕里吉思嘗從之質疑焉

爲刻其書于平陽路

吉安府志

梓村謹案吉安府志附先生於宋遺民之列朱氏經義考據元祕書題名張應珍以至元三十年十二月由從事郎歷祕書監至大德八年六月遷祕書少監九年十月乃更姓名吳邨以爲嘗仕於元

論世者所當知也

隱君歐陽道江先生佻

歐陽佻字以大長樂人隱居著述動循禮法學者師焉

梓村案閩書云學者稱道江先生

著有四書釋疑五經旨要性理學辨

格物啓蒙忠孝大訓女範等書

道南原委

義士陳先生有霖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補遺

學正黃先生瑞節

黃瑞節字觀樂安福人舉鄉試授太和州學正元季遂

不仕隱居力學萃朱子所定太極圖通書正蒙易學啓

蒙家禮律呂新書皇極經世諸書兼加註釋目曰朱子

成書

吉安府志

梓材謹案蔡氏九儒書載黃瑞節挽西山先生云直所遭之慘兮天意奚屈忽訃音遽聞兮哀慟不淑痛哲人云亡兮邦國殄瘁感死生永訣兮莫觀其怨傷吾道終窮兮何心於世相長號以酌兮陰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皇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輔吾志惟下觀而化兮風聲遠被想神之有靈兮著此鐫詩如其先生及見西山而入元不仕當有百餘歲矣豈別一黃瑞節耶

進士蔣竹山先生捷

蔣捷字勝欲陽羨人德祐進士元初遁迹不仕大德間

憲使薦其才卒不就平生著述一以義理爲主其小學

詳斷發明旨趣尤多學者以其家竹山咸稱爲竹山先

生譜

鄉貢何志軒先生安子

何安子字定夫自號志軒鄉貢進士程雪樓序其四書

後云能于朱子之說有所發明不阿隨又不詭異他日  
當與黃饒二先生之說並傳

程雪樓集

縣尉胡梅巖先生次焱

胡次焱字濟鼎婺源人咸淳四年進士授湖口主簿改  
貴池尉元兵至境總制以城降微服脫歸或勸其仕作  
媒發問答詩以見志著有四書注諸書人稱梅巖先生

安徽通志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謂其歸家以易教授鄉里有餘學齋易說

知事劉知非先生德智

宋末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朝續書

約園刊本

劉德智字彥明歙縣人其父以張爲後于劉先生少知  
自厲于學好讀孫吳兵法旁究釋老方伎之書已乃大  
悟求之四書浩有所得選爲建德路儒學正歷官平江  
路總管府知事卒始字千里謂其取義之未廣也易其  
字晚又號知非子其詩文曰紫溪集

楓待制集

馬先生瑩

馬瑩字仲珍建德人尙書大同之七世從孫也精研經  
史旁通諸子百家下逮山經地志謠俗方言朝披夕攬  
舉華嘖英彙次所著五經大義四書答疑及自問自答

策曰因天集別有講義讀書記各二十卷詩集曰歲遷  
凡四十卷又銘贊記序雜占賦十卷柳道傳謂其學本  
之經驗之人事而槩發之于言故能致多如是然反而  
求之見其約不見其博云

柳待制集

### 文靖胡紫山先生祇適

胡祇適字紹聞武安人中統初累官應奉翰林文字調  
右司員外郎時阿台馬當國進用羣小官冗事繁先生  
建言省官莫如省吏省吏莫如省事以是忤權奸出爲  
太原路治中後改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尋以疾歸以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德第一人徵不就卒諡文靖

姓譜

梓材 護案先生仕至翰林學士  
大中大夫見王秋澗所作祠記

### 附錄

爲濟寧路總管移治鉅野縣自國初經兵戈其廢已久  
民居未集風俗朴野先生選郡子弟擇師教之親爲講  
論期變其俗久之治效以最稱

王秋澗序先生易直解曰昔宋名儒劉斯立作學易堂  
記但序日用常行事而曰余學易矣論者以爲得體况  
紫山踐履工夫形諸事業復推已所得纂而成書啓迪

後人可謂得聖賢忠恕之道矣

趙隆齋先生采

趙采字德亮號隆齋潼川人著周易折衷其書以程朱爲主而附以己見開采先儒家數變互以相發明

曹能始說

周易傳義折衷自序

有康節邵子推明義文之卦畫而象數之學著有伊川程子推衍夫子之意而卦畫之理明武夷朱文公作本義釐正上下經十翼而還其舊作啓蒙本邵子而發先天雖本義專主卜筮然于門人問答又以爲易中先儒

宋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舊說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未及致思故愚以爲今時學者之讀易當由邵程朱三先生之說派而上之以會義文周孔之心庶幾可與言易矣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周易程朱傳義折衷三十三卷又案經義考載某氏德亮家人經傳衍義云案德亮不知其姓氏疑是趙采所撰當是也

貞敏蕭勤齋先生剡

文貞同榘庵先生恕

並詳蕭同諸儒學案

于先生景龍

于景龍婺源人好深沈之思取朱子小學書句釋章解



以行世

戴剡源集

袁敏齋先生俊翁

袁俊翁著四書疑節十二卷

經義考

梓材謹案先生號敏齋袁州人朱氏以其四書疑節爲未見然四庫全書著錄浙江汪啓淑家藏本則是書具在也提要稱其前有黎立武李應星序又有彭元龍序二篇應星元龍序皆稱俊翁獨立武序作雋翁蓋傳寫字異也又云立武應星序及元龍前一序並側注經史疑義字元龍後一序又側注四書疑義字而卷首標題則作待問集四書疑節互相參錯考俊翁題詞稱科目以四書設疑以經史發策因取四書經史門分而類析之蓋待問集者其總名經史疑義四書經疑其中之子部今經史疑義已佚故序與書兩不相應也又云其例以四書之文互相參對爲題或似異而實同或

朱子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高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似同而實異或闡義理或用考證皆標問於前列答於後蓋當時之體如是雖亦科舉之學然非融貫經義昭晰無疑則格闕不能下一語非猶夫明人科舉之學也

進士彭先生復初

附詳張祝諸儒學案

隱君翁先生森

翁森字秀卿仙居人隱居教授取朱子白鹿洞學規以爲訓從游者前後至八百餘人有一瓢稿行于世

浙江通志

四時讀書樂詩

山光照檻水繞廊舞雩歸詠春風香好鳥枝頭亦朋友  
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讀書好

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

春讀書樂

新竹歷簷桑四圍小齋幽敞明朱曦晝長吟罷蟬鳴樹  
夜深燼落螢入幃北窗高臥羲皇侶只因素稔讀書趣

讀書之樂樂無窮瑤琴一曲來薰風

夏讀書樂

昨夜庭前葉有聲籬豆花開蟋蟀鳴不覺商意滿林薄  
蕭然萬籟涵虛清牀頭賴有短檠在對此讀書功更倍

讀書之樂樂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

秋讀書樂

木落水盡千崖枯迥然吾亦見真吾坐對韋編鐙動壁  
高歌夜半雪壓廬地爐茶鼎烹活水一清足稱讀書子

宋王學案補遺卷四十九

二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讀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

冬讀書樂

附錄

書無不窺人叩之舉傳疏不遺一言或歷代史上下四  
三千年纒纏如貫珠僉呼曰翁書廚

侯先生克中

侯克中字正卿真定人幼喪明聆羣兒誦書不終日能  
悉記其所授稍長習詞章自謂不學可造詣旣而悔曰  
吾明于心刊華食竇莫首于理理以載道原易以求則  
爲得之于是精意讀易旁通曲會參以己見而名之曰

通義袁清容序之曰後之儒先言理者過于浮略象廣  
喻而泥象者微言隻字咸取以爲象角立交病三聖之  
旨泯然莫知所歸自朱文公發變象之說學者始知所  
宗君深思而識幽據會提要蓋將爲程子之忠臣倣文  
公以入夫邵子之室非潛心尊聞者不能也

清容居  
士集

### 幕官葉先生起

葉起字振卿永嘉人所爲喪禮會紀虞道園爲之跋述  
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于心則疑于理有所  
未盡求之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于今而疑其未備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合于古乃博考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先生  
時從事府史授溫陵幕官以出

虞道  
園集

### 劉先生維思

劉維思字良貴廬陵人以朱子中庸章句講授考索玩  
繹五六十年年八十乃纂其平日教人筆之于紙辭簡  
義明謂之中庸簡明傳

吳草  
廬集

### 隱君劉先生瑾

劉瑾字公瑾博通經史隱居不仕肆力治詩其說宗朱  
子而閒出其所自得又考正諸國世次作者時世察其

源流辨其音韻審詩學之合窳刪定之由為詩傳通釋

一書能闡發朱子之蘊吉安府志

梓材詳案先生所著詩傳通釋二十卷經義考云永樂中胡廣等總其成書為大全惟於原書愚按二字更作安成劉氏而已四庫全書著錄內府藏本提要云是書大旨在於發明集傳與輔氏詩章子問相同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於二家之言多所駁詰然輔書皆循文演義故所駁惟詞解之詞此書兼辨定故實故所駁多考證之語然徵實之學不足而研究義理究有淵源議論亦頗為實於詩人美刺之旨尚有所發明未可訾廢也四庫又本永樂大典著錄先生律呂成書二卷提要云是書以候氣為定律之本因而推其方圓甲徑以考求其積分蓋劉氏之學篤信宋儒故其註詩守朱子之說不踰尺寸其論樂守蔡氏彭氏之說亦不踰尺寸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 隱君陳先生仲文

陳先生潔 合傳

陳仲文字奎甫長樂人隱居山林性嗜學敦孝友與族

子潔建書院于藍橋林壑之中以程朱正學倡鄉人課

其文行名為義學福建通志

教授王梅浦先生天與 詳見西山真氏學案

陳先生口

陳口進賢人所著春秋編類傳集吳草廬序之云子朱

子曰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人

而無餘陳君春秋類編析經以主傳分傳以屬經創意  
廣例論類粲然蓋有得于子朱子之教者也

吳草廬集

文肅鄧匪石先生文原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汪先生九成

汪九成字又善新安人著有四書類編二十四卷鄧文  
原序之稱其博采先德之所紀著區分彙列純而不雜  
簡而不疏既以自淑且以勗夫人云

素履齋稿

進士薛先生大猷

薛大猷湯陰人早中甲科棄而不仕隱居教授有四書

朱子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虞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講義

姓譜

蕭先生鑑

附歐陽養正

蕭鑑字南金臨江人著有四書待問八卷泰定甲子自  
序云比客建城與友人歐陽養正讀書之次隨時采集  
因成是編皆先儒之遺言緒論及時之不信師說者閒  
亦附以一二鄙語及養正所述則以會叢自修別之凡  
五百四十問一百十七則

經義考

隱君安默庵先生熙

詳見靜修學案

郡守崔先生翼之

附陳炎西

崔翼之字鵬舉□□人大德間爲南康守增置洞學田百畝又陳炎酉至元間爲南康路總管繕修書院興學

賑饑

白鹿洞志

### 縣令熊先生升

熊升豐城人至元間爲星子令常與諸生講學鹿洞

白鹿洞志

洞志

### 嚴先生養晦

嚴養晦山陰人著先天圖義一卷戴剡源序之稱其方圓之象縱橫之數不勞執比一一脗合而陰陽往來動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二覽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靜消息之理開卷可一目而盡是其于濂溪康節考亭之學可謂叩其疆藩而窺其堂室矣

戴剡源文集

### 附錄

牟陵陽巖序先天圖義曰最後一圖乃易所謂太極邵子所謂道卽太極心卽太極而朱子所謂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四象之所由生今願列于諸圖之後嚴君之意自流沂源蓋欲復其性初于寂然不動之時尤見先天圖心法是當求之于象數之外

### 山長黃資中先生澤

詳見草廬學案

提舉龍麟洲先生仁夫 父起漢

龍仁夫字觀復永新人父起漢避兵居太湖之涼泉鍵戶著書深明性理之學州郡交辟不起先生官湖北儒學提舉晚居黃岡卜築望江隱居著述所著周易集傳

其言多先儒所未發

安徽通志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博究經史以道自任學者稱麟洲先生四庫書目著錄周易集傳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也元史儒學劉詵傳同郡龍仁夫劉宋申皆與詵齊名有集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麗又言其爲江浙副提舉不就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羣四明叢書

約園本

周易集傳立說主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謂雜卦爲古筮書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卦義此類是也孔子存之以爲經羽翼初非創作待制陸先生以術

陸以術無錫人明易經邇程朱之原得象外旨趣至正

中官翰林待制

姓譜

梁庸齋先生益

梁益字友直其先自福州徙江陰先生博治經史而工于文辭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爲先務學徒不遠千里從

之自同里陸文圭既卒浙以西稱學術醇正爲世師表者惟先生所著有三山稿詩緒餘史傳姓氏纂又有詩

傳旁通揮發朱子之學爲精元史

粹村謹案先生所著詩傳旁通十五卷前有至正四年太平路總督府推官濱州程思忠序稱三山黎先生友直號庸齋曰三山者以其先福州人也黃氏千頃堂書目稱其舉江浙鄉試四庫書日提要言朱子詩傳詳於作詩之意而名物訓詁僅舉大凡是書仿孔賈諸疏證明注文之例凡葉傳所引故實一一引據出處辨析源委因村文煥先有語孟旁通體例相似改亦以旁通爲名開有與朱子之說稍異者是是非非絕不堅持門戶視胡雲峯等之攀附高名言言附合相去遠矣

劉靜觀先生傳 大父元芝附弟仁儀可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傳字芳伯鄱之清溪人大父元芝宋迪功郎先生少學于家庭迪功教誨甚嚴先生讀書清苦日記千言迪功常訓子孫曰吾家歷世習詩禮蓋三百餘年汝曹勉旃無墜先業先生感勵奮發遂窮五經尤深于易推明程朱之傳復輯諸儒之言以輔翼之又輯大學中庸要語以授學者深居不出聚書數千卷討論皆造其極郡人爭具禮幣延致于家塾而師法焉有弟曰仁曰儀可各以所學分教鄉邑朔望來歸深衣巍冠諸子侍立一家父子兄弟以道義相規切若師友然晚年獨喜爲詩



中臺御史列薦其行習集賢院臣表以靜觀處士之號

焉

蘇滋  
孫集

吳先生程

吳程字伯章新安人著有四書音義

四書輯釋  
引用姓氏

胡宜齋先生祖義

胡祖義字季時號宜齋新安人著有四書附通

四書輯  
釋引用

氏姓

教授程林隱先生復心

別見潛庵學案補遺

王先生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皇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善字元善號竹樓莆田人著有四書通考

四書通義  
引用姓氏

張先生師曾

張師曾字叔興宣城人著有四書音考

四書輯釋  
引用姓氏

干先生文傳

干文傳字壽道平江人少嗜學十歲能屬文未冠已有

聲譽用舉者爲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饒州慈湖書院

山長仁宗詔舉進士先生首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

昌國州事累遷長洲烏程兩縣尹陞婺源知州又知吳

江州先生長于治劇所至俱有善政宋大儒朱子上世

居婺源故業爲豪民所占子孫訴于有司莫能直先生  
諭其民以理不煩窮治而悉歸之復募好義者卽其故  
宅基建祠俾朱氏世守焉至正三年承詔預修宋史書  
成擢集賢待制亡何以嘉議大夫禮部尙書致仕卒年

七十八

元史

### 程先生璿

程璿新安人著易學啓蒙類編虞道園序之云蓋取朱  
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于此者彙而附焉

道園學古錄

### 黎拙翁先生獻

宋元學案初進

卷四十九

三臺

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黎獻字子文東莞人性警敏篤學問弱冠授徒一依紫  
陽白鹿規以爲教人稱拙翁先生

姓譜

### 張魯庵先生奐

張奐號魯庵漁陽人潛心性理之學靜處一室玩味經  
旨衣冠儼然端坐終日從遊受業者甚眾家居嚴肅冠  
婚喪祭一遵文公家禮潮人多化之元末盜起過其里  
曰此張先生所居不敢犯旁舍亦賴之以安

廣東藏志

### 涂桂莊先生應雷

### 涂應雷

文節哈刺魯先生伯顏

附兄曲出師黃世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刺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世居開州濮陽縣先生生三歲常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卽成誦蚤喪父兄曲出買經傳等書以資之日夜誦不輟稍長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黃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顏爲氏且名而字之焉久之黃辭曰余不能爲爾師羣經有朱子說具在歸而求之可也先生自弱冠卽以斯文爲己任其于大經大法粲然有覩而心所自得每出于意言之表鄉之學者來相質難隨問隨辨咸解其惑于是中原之士聞而從遊者日益眾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旣畢辭歸而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及還四方之來學者至千餘人蓋其爲學專事講解而務真知力踐不屑事舉子詞章而必期措諸實用士出其門不問知其爲伯顏氏學者至于異端之徒亦往往棄其學而學焉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先生言于省臣將結其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先生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

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先生名士生刳之以見賊將誘以富貴先生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既死人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牆而捨之有司上其事贈奉議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諡文節太常諡議曰以職守論之伯顏無職守之責而死可與江州守李黼一律以風紀論之伯顏無在官之責而死可與西臺御史張桓並駕以平生有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者時以爲確論先生平生修輯六經多所著述皆燬于兵

元史

### 徵君張先生淳

張淳字子素南樂人至元中徵辟不就著有四書拾遺

黃虞稷說

### 馮慎齋先生彥中

馮彥中秦溪人少孤好學長克樹立上奉八十之母咸稱其孝闢室爲讀書之所顏之曰慎齋日延鴻生碩士反復考亭朱子之說以沂中庸大學之要自一念之發充之無一不致其所慎云

貝清江集

馮先生彥章

馮彥章秦溪儒者也深病時俗惑于浮屠而喪祭之禮俱廢由是獨違眾行之而盡革其所爲顏其堂曰復古蓋思復古之不易復也專取考亭朱子所定家禮爲矯數千百年之非正之一旦可謂豪傑之士矣

貝清江集

提舉張先生理

詳見草廬學案

太學蘇北谿先生壽元

蘇壽元字伯鸞又字仁仲福安人號北谿先生弱冠游太學連魁三館時太學生至京師者皆授郡博士先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震西明叢書

初編刊本

歸隱于建陽之唐石以春秋四書教授學者著春秋經

世春秋大旨凡數十萬言

蔣易說

辭科石義齋先生鵬

附子承義

石鵬字雲卿號義齋先生其父自五臺東徙唐封家焉

世傳儒業先生早以文行師範一方至元丙子用辭科

魁多士資純篤恬于世味惟閉戶讀書務爲無所不窺

四書小學尤所致力集其所得遂至成書沈潛玩味者

有年反復更易初不去手易簣際屬其子承義曰吾平

昔精力盡在是書藏之家塾詒訓子孫吾世其庶幾乎

王秋  
澗集

薛秋潭先生延年

薛延年字壽之號秋潭著有四書引證四書  
輯釋

梓材謹案經義考引黃虞稷云臨汾人安西王文學

周先生良佐

周良佐清江人著有四書人名考朱子之釋四書義理精矣然所引用人名及其事實初學有所未詳先生博考備述俾人名事實坦然明白閒又發揮其詞語通曉其旨趣於讀者誠有資云吳文正文集

宋石學案補遺卷四十九

書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縣丞吳先生成大

吳成大字浩然瑞安人博覽羣籍通易詩書三經教授鄉里翕然稱之登至治辛酉第授永嘉丞所著有四書

圖行世溫州舊志

陸先生天祐附子居敬思誠

陸天祐鄞人個儻好義慕伊洛之學欲建義塾以教鄉之子弟未就遺命其子居敬思誠俾卒爲之二子乃構學一區于東湖之里奉祀文公朱子浙東帥王本齊名之曰東湖書院建先進祠祀鄉先生陳文介公而下十

人延師講學以淑一鄉子弟

寧波府志

程前村先生直方

詳見張說諸儒學案

山長涂先生潛生

涂潛生字自昭宜黃人邃于易三上春官不第爲贛州

濂溪書院山長著有四書斷疑易義矜式行世

江西通志

雲漢謹案易義矜式一作  
易主意一卷經義考云佚

縣尹汪遜齋先生汝懋

詳見慈湖學案

提領鄭先生太和

鄭太和浦陽人同居六世文嗣之從弟也文嗣歿先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頌  
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先生坐堂上羣從子弟皆盛衣  
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  
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喑喑嗟慕謂  
有三代遺風部使者武威余闕行縣以其孝友七郡或  
莫之先書東浙第一家以褒嘉之皇太子聞其事而歎  
曰此國家之祥瑞也復親御翰墨畀以鳳麟二大字先  
生性正大不奉浮屠老子經傳冠婚喪祭必稽朱子家  
禮而行子孫從化孜孜孝謹不識廛市嬉戲事諸子晝

趨功入夜輒坐棣華軒中溫溫談笑至更餘始休諸婦  
唯事女紅不使預家政有家範三卷

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先生嘗  
爲龍灣務提領

鄭氏家範

子孫自八歲入小學十二歲出就外傅十六歲入大學  
聘致明師訓飭必以孝弟忠信爲主期至于道若年至  
二十一歲其業無所就者令習治家理財向學有進者  
不拘

子孫年未二十五者除綿衣用絹帛外皆用布除寒凍  
用蠟屐其餘遇雨皆以麻履從事三十里內並須徒走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雲笈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初到姻親家者不拘

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唇壯者雖許少飲亦不宜  
沈酣杯酌喧呶鼓舞不顧尊長違者責之若奉延賓客  
惟務誠懇不必強人以酒

子孫當以和待鄉曲我寧容人毋人容我切不可先操  
忽人之心若累相凌逼進退不忌者當以理直之

子孫毋得與人眩奇鬪勝兩不相下彼以其奢我以吾  
儉吾何害乎



俗樂之設誨淫長奢切不可令子孫及戚獲輩習肄之  
違者家長箠之

子孫不得畜養飛鷹獵犬專事佚遊亦不得恣情取饜  
以敗家事違者以不孝論

子孫不得私造飲饌以徇口腹之欲違者姑誨之誨之  
不悛即責之產者病者不拘

凡遇生朝父母舅姑存者酒果三行亡者則致祭祠堂  
終日追慕

子孫有妻子者不得更置側室以亂上下之分違者責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若年四十無子者許置一人不得與公堂坐

子孫須恂恂孝友見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  
名毋以爾我諸婦並同

子姪年非六十者不許與伯叔連坐違者家長罰之會  
膳不拘

子孫受長上呵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默受毋得分理  
子孫不得謔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諸舉動不宜掉臂跳

足以蹈輕儇見賓客亦當肅行祇揖不可參差錯亂

子孫不得目視非禮之書其涉謔浪淫褻之語者見卽

焚毀之妖幻符咒之屬並同

子孫毋習吏胥毋爲僧道毋狎屠豎以壞亂心術當時時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幾有成

廣儲書籍以惠子孫不許假人以致散逸仍識卷首云某氏書籍子孫是教鬻及借人茲爲不孝

家中燕享男女不得互相勸酬庶幾有別若家舅姑宜饋食者非此

家眾有疾當痛念之延良醫爲之救療

諸婦必須安詳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禮待娣姒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和然無故不出中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知其淫狎卽宜屏放若有妒忌長舌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責之責之不悛則出之

諸婦媒言無恥及干預閫外事者當罰拜以媿之

諸婦工作當聚一處機杼紡織各盡所長非但別其勤惰且革其私

每歲畜蠶主母分給蠶種與諸婦使之在房畜飼待成熟時卻就蠶屋上箔須令子弟直宿以防風燭所得之蠶繭當聚一處抽纜更預先鈔寫各房所畜多寡之數

照十一之法賞之

諸婦每歲公堂于九月俵散木綿使成布匹限以次年八月交收通買錢物以給一歲衣資之用公堂不許侵使或有故意製造不佳及不登數者則準給本房甚者任其衣資不給有能依期登數者照十一之法賞之其事並係服長主之

諸婦育子苟無大故必親乳之不可置乳母以饑人之子

諸婦之于母家二親存者禮得歸寧無者不許其有慶

宋毛學案禮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弔勢不可已者則弗拘此

諸婦親姻頗多除本房至親與相見外餘並不許可見者亦須子弟引導方入中門見鐙不許入會眾罰其夫主母不拘婦人親族有爲僧道者不許往來

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之家亦不許往違者重罰其母

男女不共圍溷不共溷浴以謹其嫌春冬則十日一浴夏秋不拘

男女不親授受禮之常也諸婦不得刀鋸工剃面

縣尹朱先生倬

朱倬字孟章新城人以辛巳領江西鄉薦登壬午第初授某州同知以憂家居服闋授文林郎遂安縣尹下車興學誦詩民熙化洽歲庚寅同考浙江鄉試始識汪仲魯于葛元哲家因見仲魯詩義而惜其不遇壬辰秋寇由開化趨遂安吏卒逃散先生大書于座有生爲元臣死爲元鬼語遂坐公所以待盡寇焚廨舍乃赴水死而仲魯爲之哀辭

新安文獻志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詩疑問七卷提要云朱陸樛授經圖焦城經籍志皆作六卷疑爲傳

宋王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寫之訛

附錄

劉錦文跋詩疑問曰朱君以明經取科第凡所辨難誠足以發朱子之蘊而無高叟之固然其閒有有問無答者豈真以爲疑哉在乎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耳

隱君趙鐵峯先生德

趙德南昌人宋宗室自號鐵峯博學工文隱居郡城之

東湖

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名一作惠古今字爾經義考載先生四書箋義纂要十二卷又紀遺一卷又載先生

詩辨說七卷闕詩辨疑本七卷附錄朱氏疑問後者其撮要也四庫全書著錄朱倬詩疑問附先生詩辨說一卷提要云其書與倬書略相類殆後人以倬忠烈惠高隱其人足以相配故合而編之歟

### 附錄

李燦序先生四書箋義纂要曰鐵峯博學多聞授徒之暇蒐輯經傳子史百家之書作爲箋義鉤元提要本末兼備皆羽翼文公之說非有異于文公也

### 郭先生好德

郭好德字秉彝京兆人授徒于鄉塾著論語義袁清容序之曰嘗聞文公之教于其家也謂集義之作理義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訓詁略別爲一書曰訓蒙口義今此書不存秉彝是書殆深得文公之意云

清容居上集

### 李先生恕

李恕字省中廬陵人著有周易旁注四卷易音訓二卷其自序合程朱二家之說及本義附錄何氏發揮大易粹言南軒解義諸書節而一之以爲旁訓云

經義考

### 知府方愚庵先生克勤

曾祖重桂父炯附師董彝

方克勤字去矜寧海人曾祖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父炯元鄞縣教諭先生年十餘暗

記五經爲文有奇語稍長閱闕閩遺書歎曰爲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祕閉門講習不知饑渴寒暑年十八九充然成德爲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生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爲之變番陽董先生彝爲慶元踏儒學正先生從之遊彝素以通易名先生與之辨質義文大旨彝不覺自失愧其門人者久之先生知元之將亂彌自韜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于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井田封建之制躔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學者私稱不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旣以母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四年徵之京師授濟寧知府八年強卒誣之謫江浦釋歸九年卒于京師初受濟寧之命郡學官闕先聖廟頽壞先生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充之役浮屠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泮池撤佛庵增廊廡度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旒鶴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生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

化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先生在官未嘗一時閒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寒不廢先生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己責有汗漫集若干卷子三孝孺其次子也

志通

齋集

附錄

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

宋潛溪爲墓版文曰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四剛嚴書

約園刊本

爲世適益衍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爲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良仲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數化弘治而風動于四方重徵疊照于斯爲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其殆聞而知之者歟

朱先生近禮

朱近禮盱江人吳草廬跋其詩傳疏釋云朱子之注經詩傳爲最善學者之窮經亦惟詩爲易入近禮喜讀詩

隨己所知具疏其下或有所釋或有所廣年未二十而專攻一經志可尙已

吳文正文集

張中溪先生清子

張清子字希厭號中溪建安人著有周易本義附錄集

注十一卷其書以文公本義高下字行反置之王弼今

易經文之下

董季真說

教授張先生恕 附子端臣

張恕字如心浦江人幼而穎悟取家中遺書晝夜研磨之暑寒不易其度追長聲名藉藉起士林閒遠近來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鳳岡明齋書

約園刊本

者戶外之屨常滿用薦教授常德之武陵遷婺之東陽處之慶元所至以興學爲己任尋以母春秋高夷猶里閭日侍母側卒于至正癸未年七十三遺命治喪勿用浮屠氏法當依朱子家禮從事子端臣博學而能文辭

宋文憲集

黃先生元吉

黃元吉

鄉薦王先生元杰

王元杰字子英吳江人至正閒領薦值兵興不復仕教



授于鄉著有春秋讞義十二卷

黃氏千頃堂書目

附錄

千文傳序先生春秋讞義曰河洛二程紫陽朱子續正學于千載之上易禮詩書俱著訓辭獨于是經未聞著釋子英家世業儒有志經學考求易經本義詩傳訓辭禮經制度四書集句集義語錄紫陽宗旨凡釋經引證之言師友講明之論其有發明春秋之旨者具載本經證以胡氏釋詞目曰春秋讞義旁搜取證竭慮窮思學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知聖經賢傳並行而不悖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貢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春秋讞義九卷提要云昔程子作春秋傳未成朱子之論春秋亦無專書王氏乃輯其緒言分綴經文之下復刪撮胡傳以盡其意胡氏之書在朱子前而其說皆列朱子後欲別所尊故不以時代拘也又云三家之末王氏以己意推闡別標曰讞如桓公四年紀侯去條下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意主責紀不責齊王氏之讞則委曲恕紀不從程子之說而全書之內於朱子無一異詞其宗旨槩可見矣又關其書巽葉夢得之謬以讞爲名云

朱先生文靈

附師林岡孫

朱文寔字原道莆田人九歲能文十三從進士林岡孫學經每日暮須諸生出獨拔疑義難其師其師驚歎之

至治癸亥以尙書舉進士至順壬申賜進士擢同知瑞安州事累遷同知泉州路總管府事以總管致仕居官無廢事公所講授不輟學者因所居稱葵山先生

宋文憲集

### 醫丞王先生勉

王勉字緬之曹南人仕至太醫丞老而勤學註書甚夥晚乃用力于孝經章分句析條記粲然博考諸家之說擇其要者梓而錄之而大要以朱子爲宗

危太朴集

### 訓導梁五經先生寅

梁寅字孟敬新喻人通五經元末累舉不第洪武初召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至京議禮以年老告歸從學者甚眾所著有石門集

姓譜

梓材謹案明太祖實錄載先生辟集慶路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明年兵起遂隱居教授所著有周易考義詩書演義周禮考注春秋考義又云結廬石門山學者稱爲梁五經四庫書目著錄周易考義十二卷提要云其大旨以程傳主理本義主義稍有異同因理會參酌合以爲一又旁采諸儒之說以開發之其注釋經義言理而不涉虛無言象而不涉附會大都本日用常行之事以示進退得失之機論其醇正不愧爲儒者之言焉又著錄詩演義十五卷提要稱其前有自序云此書爲幼學而作博稽訓詁以啓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義隱也使之顯略也使之詳今考其書大抵淺顯易見切近不支元儒之學主於篤實猶勝虛談高論橫生臆解者也

### 周禮考註

比長至卑而一鄉之治必始于此必相處相和親也而後善俗可以興有罪奇衰相及也而後姦慝無所容無受無節必治也而後寇盜無所匿

周官設冢人墓大夫之職天子既以昭穆而耐葬自諸侯羣臣下至萬民亦令族葬而治以王官蓋以生也爲君臣爲親屬而其卒也葬以類從以序昭穆以嚴尊卑以褒崇功德孝敬以存人心以萃由是道也自秦漢以來天子葬各異處山陵營治侈費不貲士大夫多惑于陰陽拘忌庶民亦妄思富貴或久而不葬或葬之遠方或遷徙頻數或爭訟不已爲人上者思以敦厚止爭安可聽其自爲而不嚴其禁令哉

附錄

先生自述曰歸老之後于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義于詩也因朱子之傳演其義而申之謂之詩演義于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惟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考義讀程朱易以其釋經意殊乃融合二家合以爲一謂之易考義于周官也刪剔其注使其明暢謂之周禮考注于禮記

也以其多駁雜惟取極善以類而分謂之類禮

鄉貢劉先生玉汝

劉玉汝字成之廬陵人嘗舉鄉貢進士著有詩續緒其

大旨以發明朱子集傳故名曰續緒

四庫書  
提要

其濠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所載纂定詩續緒十八卷提要稱其體例與輔氏童子問相近凡集傳中一字之斟酌必求其命意所在或存此說而遺彼說或宗上此論而兼用彼論無不尋繹其所以然至論比興之例謂有有取義之興有無取義之興有一句與通章有數句與一句有興兼比賦兼比之類明用韻之法如曰隔句爲韻連章爲韻重韻爲韻之類論風雅之殊如曰有腔調不同有詞義不同之類於朱子比興叶韻之說皆能反覆體究縷析條分雖未必盡合詩人之旨而於

宋李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集傳一家之學則可謂有所闡明矣

李先生朝佐

李朝佐佚其名雲陽人窮經積學有志當世之務著大

學治平龜鑑傳若金序之云大學一書古今帝王爲治

之要道也予朱子旣集儒先之說以爲章句而行諸世

矣今李氏不畔其說而能增益發明以申其義又引事

比類凡唐虞三代下及漢唐歷代之君善可以則惡可

以戒者悉附著于其下其言數千雜出五經諸史之文

察其用心勤矣

經義考

李先生嗣榮

李嗣榮字文昌金溪人治舉子業通毛氏詩訓詁折衷于朱子之說毫分縷析唯恐不合性情之真試江西鄉闈立論與有司不合卽棄去一假古律詩以自見扁其

室曰嘯雲軒

宋文憲集

華貞固先生棕鞞

華棕鞞字公愷自號貞固無錫人著有慮約集序先業之艱難述己志之勤勵戒子孫之守成更于朱子家禮中取其不悖于古而可行于今者爲一編其旨歸于積

宋先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善以培後人

訓俗遺規

周先生公恕

周公恕著有大學總會五卷總載或問宋儒語錄及考

亭師弟問答大學語

張萱說

家先生鉉翁

家鉉翁輝和爾氏其先居北庭脫脫太師寧國公之裔幼穎悟自命不凡脫去紈袴習修孔氏之業讀文公之書應江浙進士舉及格貢詣京師旋報罷自是杜門養志聞憲聞其才而辟之尋調行臺御史府掾

牆東類稿

梓材謹案先生與家則堂同氏名蓋慕其爲人如司馬相如之慕蘭相如耳

### 余先生應

余應字則亮政和人私淑朱子志性凝重非公事不入宰室以孝友著稱于鄉洪武初以明經爲本縣訓導徵拜京都留守中衛知事越三載免歸明年丁父憂治喪一以文公家禮

政和縣志

### 羅先生復

羅復字中行廬陵人著詩集傳音釋

黃氏千頃堂書目

梓材謹案經義考云曹氏靜惕堂有詩集傳音釋藏本乃合白雲許氏名物鈔而音釋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三臺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 掌教陳先生雅言

附師傳志行徐復

陳雅言永豐人受詩于傅志行受書于徐復明興首起典教縣學其著述多所發明有四書一覽大學管闕中庸類編書經卓躍鄒緝表其墓

經義考

### 管先生壽昌

管壽昌字伯齡崑山人不數歲能暗誦小學四書通大義既長爲學道書院訓導諸生悅服文譽蔚然越二年以病請告而歸自是年愈長而學愈進善屬文尤工于詩泗橋杜玉泉招先生以教諸子館穀凡二十餘年玉

泉歿而教授于家學徒愈盛先生抱俊逸之才負高尚之節齋名尙志超然晏居有詩文二十餘卷曰尙志齋

集藏于家

謝龜巢稿

隱君李先生天祥

李天祥字聞芳歙之東關人隱居讀書樂善好義宗人貧乏者恆周之又以百緡收息置義田凡喪葬嫁娶饑寒無資及有志頌讀力不逮者皆取給焉輸助邑學創紫陽書院以祀朱子鄉人稱之

歙縣志

隱君邊先生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嘉四明叢書

續國刊本

邊昌字伯盛吳人隱居教授張氏據吳以禮招致弗就著有四書節義

虞熊說

教授單先生仲友

單仲友名佐以字行鄞縣人刻意問學自經史百氏以至周程張朱之書靡不深究爲文下筆數百言未嘗屬草洪武六年與同郡桂彥良舉明經官大理府教授

姓譜

孝子應坦齋先生宗詒

應宗詒號坦齋黃巖人篤志嗜學能詩文家雖儒素事親極甘旨務得其歡心居喪哀毀骨立葬祭一遵紫陽

家禮鄉族稱孝云

台州府志

孝子孫先生惟中

孫惟中字伯庸昌邑人祖父世爲農先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惟雅愛宋名臣言行歷歷能道之及壯推擇爲寧海州史一年貢益都府瀕行會父卒皇皇如欲無生縣有漢昌邑王廢城舉樞葬城中結庵廬其側藉苫以居或勸其還哭而不對宋景濂爲作孝子傳

宋文憲集

梁氏講友

劉先生永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臺西明徵書

約園刊本

劉永之字仲修清江人治春秋學洪武中以成卒其與梁孟敬講春秋一書可謂持平之論

邵遠平說

春秋本旨自述

說春秋者其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瘴惡冀述而傳于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其爲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



惡者曰如是而惡無喪貶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  
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  
說而時覈其謬妄其諸家而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  
合者如是而已

朱氏續傳

山長朱先生椿

朱椿文公四世孫初省府以公三世孫沂充考亭書院

山長既歿諸生請以先生襲其職

熊勿軒集

山長朱先生林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真四明叢書

新編刊本

山長朱先生彬

合傳

朱林朱彬死節浚二子也東平袁璧以臬事至閩訪求

文公後表二子于省長南溪建安二書院奉韋齋及公

祠

熊勿軒集

朱先生柯

朱柯字拱之文公四世孫也曾大父始自建安徙居華

亭幼穎悟既冠益勇于學日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詩

禮記各誦數百徧遇有疑輒從先生長者質問辨析必

得其義乃已夜則徧閱諸史百家之書至忘寢食饑渴

外甚樂易而內實嚴正嘗謂士不通經不足爲學故其  
家子弟皆明經篤行循循有禮節元至正三年卒年四

十七

真玩齋集

朱先生燁

朱燁字君美文公五世孫以宸旨入國學出仕將行清  
容作序以送之

清容居士集

太學朱先生屋

朱屋字仲端文公六世孫元順帝在位十五年詔求天  
下直言極諫先生方游成均條天下之事自朝廷以至

宋元學案精遺 卷四十九

靈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邊鄙自政理以及于財用所以矯其弊而反其正者  
本末備陳綱紀畢舉其目凡二十曰治政萬言書獻諸

中書

王忠文集

王氏續傳

義門王先生澄

附子子覺子麟

王澄浦江深溪之同居者大常少卿萬之元孫也先生  
以忠厚爲家州里之無告者煦之以仁人愛戴之不啻  
若父兄瀕終集家眾言曰汝曹能同居如義門鄭氏乎  
吾瞑目無憾矣言訖而逝其子子覺與弟子麟合謀召

子姓謂曰一體之分散爲九族痒痲痛癢舉切吾身今吾家相傳四葉矣和孺之樂雖殷管攝之計未建庸非缺歟吾父有遺言欲法鄭氏今其家法具在吾將損益而行之何如于是子姓等踴躍承命遵而行之同居者

七世

金華徵  
獻錄

鄭氏家學

隱君鄭師山先生玉

詳師山學案

鄰初門人

教諭解筠澗先生開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景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立庵門人

侍郎金先生問

金問字公素吳縣人道玄子先生少受易俞貞木家貧無書從人借讀無不通解官至右侍郎精星曆之學然

未嘗以語人

姊蘇  
志

黃氏門人

廉訪王先生儀

御史薦堅不花先生

合傳

都事田先生復

合傳

奉禮程先生誥 合傳

翰林李先生繡 台傳

王儀四川行省參政歸賜僉燕南廉訪司事篤堅不化  
監察御史田復中書左司都事程珪太常奉禮郎李繡  
應奉翰林文字黃提舉清善教誘後進初在朝著一時  
名公卿各遺子弟執經受業四方之人亦有不遠千里  
而至者作成人材居多此尤知名者 蘇溪集

吳氏門人

忠憲先生闕里吉思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言冕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闕里吉思趙王阿剌兀思別吉忽里子性勇毅習武事  
尤篤于儒習築萬卷堂于私第與諸儒討論經史性理  
陰陽術數靡不該貫再尙公主封高唐王大德元年遇  
敵于巴雅斯之地馬躓陷敵不屈死焉追封高唐忠憲

王加封趙王 元史

胡氏家學

常博胡先生持

胡持武安人江浙提刑祗適之子官太常博士 彰德府志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周易直解經義考云佚

胡氏門人

御史席先生郁

席郁字士文大名人士少學于翰林學士紫山先生胡祗  
通時集賢學士雷膺翰林學士王暉與紫山同稱文章  
家先生往來其間醇然不雜則多得于紫山而芳澤厭  
滿皆其自致早以御史薦爲殿中知班中丞崔公目之  
曰是真讀書明理者吾知其不可回撓矣爲祕書郎三  
載至大三年仁宗方正位東宮而武宗在御先生爲澄  
源書數千言以貽兩府其概曰正己而格君謀國而任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章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是在兩府宰相元氣也臺臣藥石也元氣受病則有  
藥石以輔彼此相維而君心可正治道可成識者多之  
及爲御史首論選官之法又論興學所以立教師道不  
嚴蒙養不正望其成功難矣延祐五年卒年六十嘗受  
言于紫山曰士所以異于人者以義理養心志以學問  
養才能以德養身以名位養功業以道養天下以政養  
民以著述養萬世又曰盛極而衰氣數之必然故君子  
憂治安而惡滿盈所以君子小人之澤皆五世而斬蓋  
識之座右常懼一言之不售云

柳待  
制集

汪氏門人

吳先生璋

吳瑋婺源人師汪又善

鄧巴西集

程氏家學

程孝則先生可紹 別見介軒學案補遺

涂氏門人

朱灞山先生隱老

父應岳伯父應五應祥應焱附師姚江村洪泳齋趙冽泉

朱隱老字子方豐城人自幼輒勸書時姚江村洪泳齋

趙冽泉皆朱之遺老淹通六藝之故而桂莊涂應雷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遠承考亭遺緒先生咸執經叩請莫不交與之一踐場  
屋不中益潛心于聖賢之祕窮索于經驗諸身心唯恐  
有不合者久之心與理涵瞭然如辨黑白遂倡鳴道學  
于荷山之陽四方學子悉從之游稱灞山先生至正壬  
辰春江淮兵動鄉之惡少年爲變殺戮到雞犬先生猶  
操觚正冠衣而坐從容語鈔掠者曰貴財任取之書籍  
非爾所好也及其再至三至先生復曰吾家已罄矣爾  
幸他之盜筭而去臨歿語其子善曰吾以數推明年江  
西當大變汝當謹避以免難戊戌四月僞漢陳友諒陷

南昌果如其言先生多著書大抵研精易禮之學而及于邵氏先天橫渠正蒙諸書其若干萬言初先生伯父應五應祥應焱與其父應岳皆足以師表州里先生又能繼成之不墜士論多之

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貝清江爲濤峯祠堂記云案濤峯爲洞雲處士之子初洞雲兄弟四人長雪淵次碧泉月湖而洞雲最少雪淵以文章顯於時而洞雲與之齊名又言其子善克承其志且建祠奉之上推濤峯之意而及其祖洞雲處士與伯祖雪淵以明斯傳之所自來可謂能子矣濤峯卽濤山之別稱

朱濤山語

先天之學小學也其圖皆從中起其前無古而後無今

宋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靈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之爲天地小之爲民物顯之爲禮樂幽之爲鬼神遠之爲闔闢之初終近之爲瞬息之起止莫不具焉邵子以命世人豪乃操是圖著爲皇極經世書性命物理之說重明于世學者往往厭其難棄而弗講余于是有經世書說張子正蒙書實與太極圖通書西銘並傳而未爲之注釋者余于是有正蒙書說禮傳殘缺已久朱子雖定爲儀禮經傳而其輯錄多出於門人勉齋黃氏與信齋楊氏其中子奪多有未定余于是有禮說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伊洛大儒雖嘗論著而其義皆愈索而

愈無窮余于是有易說吾道不行于時而其見于言者  
不過如此而已

聖人之于經也其託始有原其要終有概其指事有情  
其命名有義仲尼之修經爲天下計爲來世計也苟有  
志乎爲學則上自天子下至匹夫皆可以學仲尼也

### 鄭氏家學

鄭青槿先生欽

鄭欽字子敬浦江人龍灣務提領太和之嗣子也龍灣  
喜學先生益左右之得一言必籍記而力行之龍灣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荆園刊本

先世所行定著家規五十八則先生復著續規七十三  
則以補其未備自號青槿居士卒年六十三子五渙其

次子也

黃文獻集

### 附錄

先生善治家廣田二十畝貯其歲入于家禮莊以給冠  
昏喪祭之費其于疏族則有續食之粟禦凍之衾鄉里  
則有推仁之財免利之穀勸學之塾廣孝之阡庇窮之  
屋嘗曰民吾同胞憂樂其之可不盡心乎

鄭先生渙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方氏家學

純孝方先生孝聞

方孝聞字希學愚庵長子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

宋文憲集

附錄

學通五經尤邃于易孝孺嘗曰某所以粗知斯道者非特師父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飭也

文正方正學先生孝孺

詳見明儒學案

方氏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盧先生原質

盧原質字希魯寧海人母方氏孝孺姑也先生問學得于方門爲多洪武戊辰廷試第三歷除太常少卿左遷溧水丞單車赴任摩煦撫字尤存心教化大修孔子廟後以他事坐逮耆民數十百詣闕言丞廉平狀多感激流涕上遣還永樂初起爲太常少卿不屈族其家

台州府志

黃氏門人

訓導景訥菴先生星

景星字德輝餘姚人洪武中官杭州儒學訓導其學長

子春秋有四書啓蒙行于世

姓譜

景訥菴說

大學傳五章此謂知本一句非但衍文正是釋格物二字經言物有本末此本字指極本窮源處卽至善之所在也經曰知止傳亦曰于止知其所止經曰物有本末傳亦曰知本非釋物格知至而何程子曰格物者謂知至善之所在如此則謂之傳無闕文可也靜安慮得四字卽可以見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處謂非致知工夫不可本末終始四字卽可見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處謂非格物工夫不可不待補而義足此說得之矩堂董氏中庸曰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學莫先乎致知其所知者不過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國天下此外餘無蘊矣

附錄

四書集註啓蒙自序曰星幼承父命嗣儒業而苦無常師年十六始得出就伯父黃先生學先生曰汝爲學必先熟讀四書以爲之本而後他經可讀矣星于是晝誦夜思不敢少惰居四年得通大義後欲明經習舉子

業先生又引星進郡庠受春秋經于勾乘楊先生一時師友切偲問辨資益爲多復得諸引翼書爲之啓發然後益知四書奧義不可不窮矣

梓材謹案先生號訥庵四庫書目著錄大學中庸集說啓蒙二卷提要云其書發揮頤簡切大學聖經章句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句注一於善視本改作必自謙於字句亦復不苟又傳之二章注盤邵氏謂恐是盥類之盤傳之四章注備引程子說魯吳澄之說中庸三十二章注引鄒陽李氏之說皆與章句異同非堅持門戶者比蓋猶能自抒心得者也

朱氏門人

助教木先生景方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木景方瑞安人資稟淳厚受書于朱文憲得朱學微旨爲文典雅足式後進洪武間授國子監學錄陞助教卒

于官

姓譜

附錄

洪武初舉爲本學訓導尋以明經薦于朝試陽舒陰暢論稱旨授國子監學錄自祭酒以下咸器重之所淑俊彥皆有聲

梁氏門人

鄧先生雅

鄧雅字伯言洪武壬戌有辭聘詩時梁寅方講學石門山中先生與之游著有玉笥集九卷卽寅所勘定云

四庫

書目提要  
陳氏門人

王樂翁先生朝

附方炯門人陳虛中

王朝字德暉號最樂翁莆田人也其學出于同安尹陳仁伯再試鄉闈不利以布衣教授州里以終詩文十卷其友方炯門人陳虛中刻梓以傳

宋文憲集

朱氏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實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恪朱一齋先生善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潯山之子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元末兵亂隱山中著詩經解頤史輯洪武八年對廷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奏對失旨謫遼東教授未至放還鄉召爲翰林待詔上疏論婚姻律曰民間姑舅子若女及兩姨子若女法不得爲婚讎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旣婚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奪按舊律尊卑長幼相與爲婚者有禁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嫌今浙江此事尤多以至訟獄繁興願下羣臣議弛其

禁帝是之十八年擢文淵閣大學士未幾請告歸卒年

七十二正德中諡文恪

列卿錄

雲濠謹業先生一名善繼號

一齋見聶氏鍾所作墓志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詩解頤四卷提要稱是編不載經文但以詩之爲題標目大抵推衍朱子集傳爲說其說不甚訓詁字句惟意主借詩以立訓故反覆發明務在闡興觀羣怨之旨溫柔敦厚之意而於興衰治亂尤推求源本剴切著明在經解中爲別體而實較諸儒之爭競異同者爲有裨於人事云

景氏門人

侍郎蔣先生驥

宋元案補遺 卷四十九

靈公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蔣驥景訥庵門人官禮部侍郎其跋訥庵四書集註啓蒙稱訥庵先師用功于四書十年去取諸說而爲此書

大學已有刊本而語孟中庸則未刊云

四庫書目提要

王氏家學

孝子王先生公穀

附子寅

王公穀字德良莆田人生三年而父亡稍長問其母曰吾父何在母曰若父死已久墓木今將拱矣先生擗踊號慟卽製斬衰經帶追行三年喪事兄最樂先生朝有如其父絲毫不違其教令最樂亦盡心于先生鞠育導

迪無不備至先生肄業郡庠歲當大比同舍生皆踴躍  
入家狀期赴鄉闈先生獨杜門不出日以色養爲事元  
季亂亟先生挈妻孥避往仙遊山中及明御曆謂其子  
寅曰不仕無義吾非不知也第迫于親老且病耳爾當  
力學淬行以繼其門寅遂以尙書中鄉貢擢爲給事中  
尋兼靖江相府錄事而先生始卒

宋文憲集

一齋門人

司訓丁先生隆

丁隆南昌司訓一齋朱先生得家學之傳經籍無不考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十九

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蹟古詩三百篇尤博極其趣每授諸弟子于發明肯綮

處輒錄之時亦在門云

詩解頤題後

宋元學案補遺卷四十九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目錄

南軒學案補遺

五峯門人

補

張先生棧

南軒講友

呂先生祖儉

詳見東萊學案

陸先生九齡

詳校山復齋學案

王先生師愈

詳見龜山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賈先生林

賈先生森

台傳

員先生興宗

祝先生櫬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程先生樗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史先生堯弼

趙先生棠

詳見五峯學案

孫先生蒙正

詳見元城學案

南軒同調

李先生彥穎

晞顏師承

補孫先生松壽

南軒家學

補張先生忠恕

張先生煥

張先生炳 合傳

張先生默 詳見武夷學案

張先生勳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軒門人

項先生安世 詳見晦翁學案

潘先生友文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先生天則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胡先生大壯 別見五峯學案補遺

劉先生孟容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先生宰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先生寬庭

顏□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南軒私淑

補 趙先生昱

邵先生囿

眞先生德秀 詳西山眞氏學案

宋先生正父

曹先生建 詳見滄州諸儒學案

吳先生昌裔 詳見勉齋學案

別先生湜

孔先生從龍

宋元學案補遺目錄

吳先生屋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氏家學

李先生浹

李沐 附見慶元黨案

孫氏門人

張先生鈞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張學續傳

補 木先生天駿

陸先生鵬升

尹先生謙孫 附弟復孫

余先生文起

蔡先生節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楊先生棟 別見謙溪學案補遺

姚先生陸 別見紫微學案補遺

王先生應麟 詳深寧學案

劉先生淵 大父濱父蕃卿

張氏續傳

補張先生唐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張先生義倫

木氏家學

木先生元思

劉氏家學

劉先生彭壽 附子侶

張學之餘

補方先生敏中

唐先生元

汪先生士遜 附子安甫孫衮

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陳先生宏磐

吳先生萊 許見龍川學案

壽翁門人

何先生克明

江先生雲端

劉先生延儻 合傳 附門人劉圭

□先生彙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後學 鄆 王梓材 同輯  
蒸谿馮雲濠

南軒學案補遺

五峯門人

補宣公張南軒先生斌

雲濠謹案先生景定二年從祀封華陽伯元皇慶二年復祀又案南嶽唱酬集朱子詩題中有張湖南之稱蓋南軒當時官

于衡湘間故有此稱也

梓材謹案先生卒于淳熙七年二月甲申見朱子所作神道碑

南軒答問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學不可全恃明快要當量到遲鈍處問如何是遲鈍  
曰一向從明快中出豈不有失須是反覆致思于遲鈍  
中下工夫然後能有諸己

南軒語要

本然之常性人皆均有故好是懿德以其秉彝故也而  
不知好者是必有以亂其常故爾

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雖或有志于力行而其知不明  
莫適所依以卒背于中庸河南程子始以窮理居敬之  
方教人又于致知力行有所循守近歲學者皆失其指

汲汲求所謂知而于躬行則忽焉此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

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蓋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俾之自治靡焉所謂格也蓋積其誠意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格之之道也若心非未格雖易其人才更其政事幸其見聽而肯改易他日之所用所行亦未必是也何也其本源不正不可勝救也心非既格則人才政事將日日新矣然而格君之業非大人則不能若在己之非猶有未之能克者而將何以盡夫感通之道哉後世論治者不過及于人才政事而止矣孰知其本在于君心而又孰知格君之本乃在于吾身乎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此言真萬世不可得而易者也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莫先于義利之辨非特名位貨殖之慕而後爲利凡處君臣父子夫婦以至朋友鄉黨之閒起居話言之際意之所向一涉于徇己自私是皆利也其事雖善而內交要譽或萌于中是亦利而已矣

比干諫而死箕子疑亦可死也而佯狂以避蓋以父師之義死之則爲傷勇故也

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閒若意思稍過當亦白礙卻正理切要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

廷對須是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是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腳交是當

反躬之義深矣反躬而求之則夫生而靜者卓然可見而萬理可得而窮矣平日致知力行無非反躬之功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貪吏受賄枉法用刑其罪無論卽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容奸慝上則視大臣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以威愆之不原其初而以法繩之由是不得其平者多矣無是數者之患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

南軒經說

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于上世莫備于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代而達之者也周

公之心孟子發明之至矣

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而掌固司險之職列于周官者蓋先王之治體用兼備本末具舉有以一天下之心卽有以周天下之慮所以常久而安固孟子之言則以當時皆重末而忘其本耳以上周禮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詩有女同車

宋元軍案補遺卷五十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軒文集

天理難窮資質難特工于論列者察己常闕疏狃于許直者發言多弊病答鄭自明書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嘗在先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麤必由麤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論語解自序

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于動靜之間毫釐之差審其爲膏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私欲之多也燭然有見于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

孟子講義序

道莫重乎人倫教莫先乎禮禮行則彝倫敘而人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心而爲之節文其大體固根乎性命之際而至于毫釐曲折之間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是時人由于其中涵泳服習敦龐淳固蓋有不期而然者

宋元學案禮通

卷五十一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先王之制日以缺壞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乖而目疏甚至于雜以異端之說淪胥而入于夷風俗之所以不厚人才之所以不振職是故歟

跋三家昏喪祭禮

蓋君子于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況于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于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于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棄其端爲無窮非素攷索烏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于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閒不容髮者可不畏哉



跋孫子

中庸一書聖賢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已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柰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于篇中發明尙綱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學者于此亦知所用其力哉

石子重中庸集解跋

主一箴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嗟乎求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六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仁之方孰要乎此因爲箴書于坐右且以諭同志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舍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它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旣久而精乃會于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四益箴

先君晚歲嘗大書四言以詔杓弟曰無益之言勿聽無益之事勿爲無益之文勿觀無益之友勿親杓受

而藏之惟謹先君既沒之九年則以請于某曰伏自  
惟念大懼無以承先君之意既以四益名堂願見追  
述其義將列之坐右朝夕儆戒以庶幾乎萬一某奉  
書而泣退而爲箴以告之

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  
爲無益諂言溺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其朝夕卓爾  
有定聽斯不惑

朝夕之閒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爲君子惟欲之動則  
亂于爲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曷喻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七十四明箴書

約圖刊本

其工履薄臨深

異說害道我則弗邇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況末俗訛  
論任辭當絕于前勿亂于思潛心聖賢博攻載籍聞見  
之多予以蓄德

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無斁以狎而比以  
順同德惟日喪友亦易終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

敬齋銘

爲劉建安作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

乎心君一類其綱泯焉絲琴自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折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違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于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于躬魚躍鸞飛仁在其中于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諭同志

熊勿軒敬齋銘箴跋曰南軒敬齋銘專以敬爲宅心之要蓋心存則眾理具而萬事之綱舉矣非心存之外別有所謂敬也朱子之箴不過發其未盡之蘊程子曰制于外所以養其中吾未見外貌之肆而中心之存者故所貴乎動靜弗違表裏交正也後之學者見箴不見銘但有矜持拘迫而無從容涵養之功甚者以擊踞曲拳爲敬看得敬字多死而不活嗟夫聖

賢之學不講人心失其所爲主理乖事繆世道隨之  
豈小故哉南軒集中敬齋記有曰萬事具萬理萬理  
在萬事而其妙著于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  
息則一事廢敬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爲萬物之主宰  
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存是心而勿失  
也又曰心生生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惡可已  
也怠焉則放放則死矣此千古聖賢傳授心法之妙  
學者深體而屢省之哉

讀書樓銘

宋石堂朱子遺稿卷五十一

九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爲經以達天心天心煌煌聖  
語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哉學子生乎千載孰謂  
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昧厥旨章句是繁文采是  
事矧其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其曷予暨嗟哉學子  
當知讀書匪有所爲惟求厥初厥初維何爾所固然因  
書而發爾知則全維誦維歌維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  
勿枯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乎乃躬以察以體積功旣  
深有燁其明迴然意表大體斯呈聖豈予欺實發予機  
俾予自知以永于爲若火始然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

孰予過若登泰山益高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  
學子曷敬念茲以是讀書則或庶幾

王魯齋曰此篇駿健通達足以起千載之沈固

### 自新銘

齒本白一朝不漱其污已積面本白一旦不頰其垢已  
黑體本白一日不浴其形已墨齒雖汚漱之則即無面  
雖垢其頰則即否體雖墨其形浴之則瑩然如玉潔且  
清是知齒本無污其污也實自吾面本無垢其垢也實  
自取體本潔且清其形之墨也實自成齒本白而我自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

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污誰之辜面本白而我自垢誰之咎體本白而我自墨  
誰之愆幸而一朝漱其齒白者復爾一旦頰其面白者  
復見一日潔其體而浴白者復如玉盍曰白也吾身白  
者已塵今焉澡雪舊染維新而今而後殆不可復士子  
守己當如女子文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  
毫點污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己如女武人殺敵必須  
直前不顧勇于自治如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  
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  
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爲戒身之白者既壞而求全

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主一齋銘

爲成都范文叔作

人之心抑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  
攝威儀瞻以整儼若思主于一復何之事物來審其機  
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微靜不偏  
動靡還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蔡軒石銘

正爾衣冠無惰爾容謹爾視聽無越爾躬爾之話言式  
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無窒其通貞爾  
所存無失其宗外之云肅攸保予中中之克固外斯率  
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于石用儆爾慵

風雩亭辭

嶽麓書院之南有曾邱焉于登覽爲曠建安劉公命  
作亭其上以爲青衿遊息之地廣漢張栻名以風雩  
又繫以辭

眷麓之回隩有弦誦之一宮鬱青林兮對起背絕壑之  
穹窿獨樵牧之往來委榛莽其蒙茸設芟夷而卻口翕  
眾境之來宗擢連娟之修竹森偃蹇之喬松山靡靡以

旁園谷幽幽而潛通，兩翼兮前張，擁干旄兮後從，帶  
湘江兮浮綠蘊，遠岫兮橫空，何地靈之久，闕昉經始乎  
今公悅棟宇之宏開，列闌楯之周重，撫勝概以獨出，信  
茲山之有逢，予揆名而詠義，爰遠取于舞雩之風，昔洙  
泗之諸子侍函丈，以從容，因聖師之有問，各踞陳其所  
衷，獨黜也之操，志與二三子兮不同，方舍瑟而鏗然，諒  
其樂之素充，味所陳之紆餘，夫何有于事功，蓋不忘而  
不助，亦何始而何終，于鸞飛而魚躍，實天理之中庸，覺  
唐虞之遺烈，儼洋洋乎目中，惟夫子之所與，豈虛言之

宋王學案補遺

卷五十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崇曉學子兮，念此邈千載，以希蹤，希蹤兮奈何，益務  
勉乎敬恭，審操舍兮，斯須凜戒懼兮，冥濛防物變之外  
誘，遏氣習之內訌，寢私意之脫落，目本心之昭融，斯昔  
人之妙旨，可實得于予躬，循點也之所造，極顏氏之深  
工，登斯亭而有感，斯用力于無窮

靜江勸農詩

熙熙陽春既發，既舒翼翼，南畝是展，是圖  
嗟爾農夫，各敬乃事，往利爾器，誠爾婦子  
惟生在勤，勤則及時，惟時之趨，時不爾違

浙浙甘雨膏我下土習習其風利澤乃普  
往卽爾耕惟力之深往蒔爾苗勿倦其耘  
于日于夕自遂自達爾自勿忘彼生孰過  
惟天之心矜我下民民不違天使爾有成  
既穡既實既堅既好爾穫既同先養爾老  
保爾家室撫爾幼穉既迄有年復思嗣歲  
嗟爾父老其訓其誠俾務于本惟土物愛  
不念其本則越其思所思既越害斯百罹  
嗟爾父老其告其喻爾之有生君實覆汝

宋元稹奏禮遺

卷五十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尊君親上其篤勿忘小心畏忌率于憲章

嗟爾父老敬之孝弟孰無父母與其同氣

反于爾躬孰無愛敬卽是而推焉往不順

嗟爾父老勿替諄諄其未率從警厲其身

告以禍患使其知懼無俾蹉跌以陷罪罟

惟國之法燁燁其垂使爾知避豈欲爾施

爾或自陷于疚予恫曷使子懷寘于爾衷

於赫聖主敷德流澤布宣弗厲時子之責

嗟爾父老助予念茲豈子之助報國是宜



粵以今日勸相于郊乃作此詩以懋爾勞  
咨爾父老尙演厥義其諷其歌于鄉于里  
俾一其心服我訓言擊鼓坎坎自古有年

附錄

在希顏錄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深遠而猶未敢自  
以爲足又取友四方務求其學之所未至蓋玩索講評  
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

平生所著書唯論語說最後而洙泗言仁諸葛忠武侯  
傳爲成書其他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  
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  
後學使不迷于所鄉其功則已多矣

因經世之曆攷自堯甲辰至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  
百二十二年列爲六圖曰經世紀年

王海

南軒先生赴靜江至羊樓橋市方食吏執名紙立于庭  
下食畢先生呼吏見客曰已留名刺去矣曰吾無語而  
輒遣之速請來市僅數家一呼皆至衣冠鄙陋舉止周  
章先生歷問其讀何書各勉以學而退宇文正甫曰此  
輩不請見亦何害先生曰吾親卻不知某意荒涼小市

有此三兩人已自難得彼以儒名于一市見一官員不  
得將擲揄于市人矣誘而進之亦勸之之道

老學叢談

王雙溪上先生書曰先生之學其傳之也得其宗其行  
也力其守也篤其自信也堅此今世學者之指南也

又到城南瞻南軒先生遺像詩曰入門荷香淨步履柳  
陰濕欲寫情鬱陶翻引興蕭瑟瞻望堂中人玉逸而山  
立六學妙經綸未試百之一身存天下望身歿海內惜  
此道付誰傳丹青但陳迹樓邊好山近竹底涼風入兩  
鶴韻亦高導我轉湖側獨游何太清滯念亦可釋門關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莫返鎖願言得散策

呂東萊哭之曰某昔以郡文學事公于嚴陵聲同氣合  
莫逆無閒自是以來一紀之閒而講書謂區區一得之  
慮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  
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  
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  
者也某天姿澀訥交際醇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  
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肝肺無所留藏意所未安  
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

士爲知己益自應爾歟

又曰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于改過奮勵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異不黨同胸臆坦然無復隔閼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又曰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歿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竭不以遠近爲閒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于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

俗學士先生之言行暖曖姝姝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

朱子祭之曰嗟惟我之與兄脗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濟而晚得其味蓋紛紛往返者幾十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

又贊其畫像曰擴仁義之端至于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于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于此者尙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又序其文曰敬夫天姿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旣足以名于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

宋元龜案禮遺

卷五十一

十七四明敬書

約圖刊本

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于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其高遠而卒反就于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

又曰敬夫最不可得聽人說便肯改

又曰敬夫見識高卻不耐事伯恭耐事卻有病

又答王晉輔書曰南軒之書多未斷手而不幸卽世而或者不察一例流傳使人不能無遺恨所以前此爲之刊削別爲定本蓋推本其遺意非敢以私見輒有去取也

又語類曰敬夫高明也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敏底祇學得他說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

又曰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閒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卽時令人移正之

周益公祭之曰嗚呼天生烝民受中惟一或哲或愚則繫其習嗟嗟敬夫氣稟則直能擴而充又學之力發揮伊洛排斥老釋有德有言後來所式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朱子學案補遺

約園刊本

吳竹洲祭先生文曰嗚呼先生忠孝之節世有家法淵源之學心契聖傳今其已矣嗚呼蒼天某生不肖爲世所棄先生誤知見謂忠義相期許國志同生死嗚呼蒼天負我知己豈惟知己一世所慟士失範模國喪梁棟嗚呼蒼天窈冥玄默呼之而莫子聞撫之而莫子測惟聖賢之生世幾相逢而或失顧所施之不究匪斯今其自昔嗚呼先生其又何憾感

陸象山曰元晦似伊川敬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卻通疏

葉紹翁曰南軒書說解酒誥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  
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于失德喪  
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併天之降  
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  
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于暴殄天物釋氏惡之  
而必欲食蔬如果吾儒則不至于暴殄而已衣服而至  
于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  
奢侈而已至于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  
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

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  
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旣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  
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考亭先生謂  
是解千百年儒者所不及

眞西山跋先生永州雙鳳亭記曰先生是時年二十有  
二此記今不在集中豈以爲少作而削之耶然其言曰  
古之所謂文者將以治其身使合于禮在內者粹然而  
在外彬彬焉其本不出于修身其極可施之天下此之  
謂至文嗚呼斯言也其可以少作目之哉

劉聲伯贊張宣公曰玉似金相卓爾良貴有鑑在心明  
利與義大原斯闡維世之模表裏不貳皇皇聖途

王魯齋爲宣公贊曰歷堦勇進欲蛻理融濂溪霽月沂  
水春風先立乎大未見其止志義偉然死而後已

黃東發曰南軒先生講學專主涵養持敬謀國專主致  
君讎敵居官專主恤民練軍乾淳諸儒議論與晦翁相  
表裏者先生一人而已晦翁之言精到開拓足集諸儒  
之大成先生之文和平含蓄庶幾程氏之遺風晦翁精  
究聖賢之傳排闥異說所力任者在萬世之道統先生  
將命君父之開誓諸御虜所力任者在萬世之綱常元  
氣胥會二儒並出其更相切磨友誼卓然又足使千百  
世興起嗚呼此其所以爲乾淳之盛歟

又讀先生語錄曰讀南軒議論當觀其天性忠孝以義  
理發爲政事處

方桐江南軒集鈔序曰南軒以魏國忠獻公爲之父以  
胡文定五峯爲之師以晦庵東萊爲之友而又取諸古  
人其修身也期以顏子爲準的著希顏錄其治世也欲  
以孔明爲準的著諸葛武侯傳上下古今內外體用學

口得其要以守之其親切可概見者蓋如此

虞道園記南軒書院藏書閣曰張子以丞相魏公之元子天資粹美異于常人自其弱冠已知求學聖人之道及得所傳遠有端緒察乎幾微萌動之端以博極乎求仁之道玩心神明不舍晝夜極講明問辨之功從容以和而不激極舒遲溫厚之意端嚴以正而不阿朝進暮繹同歸一致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及夫蟬蛻人欲之私眷容天理之妙其所至盛矣哉以之事上涖民以之立言垂教百世之下學者可考焉

宋王學補遺 卷五十一

二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潛溪記九賢遺像曰南軒張子姿貌俊偉眉目蒼秀白而潤豐下少須神采煜然柳冠紗巾道服青阜緣繫以緇履白坦蕩明白使人望而敬之

雲蒙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南軒易說三卷提要云此本乃嘉興曹溶從至元壬辰贛州路儒學學正胡順父刊本傳寫僅始于繫辭天一地二一章卷端題曰繫辭上卷下而順父序稱魯人東泉王公分司廉訪章貢等路公餘講論嘗誦伊川易傳特闕繫辭留心訪求因得南軒解說易繫辭藏寫於家儻合以並傳斯為完書乃出示知事吳將刊之學宮以補遺缺使與周易程氏傳大字舊本同傳于世云云是初刊此書僅託始於繫辭卷所傳寫僅佚其上卷之上耳又癸巳論語解十卷提要云考朱子大全集中備載與南軒商訂此書之語扶摘瑕疵多至一百一十八條又訂其誤字二條以



今所行本校之從朱子改正者僅二十三條餘則悉仍舊稿似乎斷斷不台然父在觀其志一章未子謂舊有兩說當從前說爲順後作論語集註乃用何晏集解所引孔安國義仍與南軒說相同蓋講學之家于一字一句之異同務必極言辨難斷不肯附和依違中開筆舌相攻或不免于激而求勝迨學問漸粹意氣漸平乃是是非非坦然其白不復回護其前說此造詣之淺深月異而歲不同者也然則此一百一十八條者特一時各抒所見共相商榷之言未可以是非爲南軒病且二十三條之外南軒不復改朱子亦不復爭當必有渙然冰釋始異終同者矣又癸巳孟子說七卷提要云是書于王霸之辨義利之分言之最明蓋其由左司員外郎出知嚴州退而居家時作也南軒之出也以諫除張說爲執政故是編于臧倉阻孟子及王驩爲輔行兩章皆微有寄託于時事至于解交鄰章云所謂畏天者亦豈但事大國而無所爲也蓋未嘗委于命而已故修德行政光啓王業者太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養民訓兵卒珍寇讎者句踐也未及周平王惟不怒驪山之事故東周卒以不振其辭感憤亦爲南渡而發然皆推闡經義之所有與胡氏春秋傳務于借事抒義而多失筆削之旨者同有殊焉

### 南軒講友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詳見東萊學案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詳梭山復齋學案

說書王先生師愈

詳見龜山學案

賈先生林

賈先生森

合傳

賈林字仲山其先自真定徙鄭自鄭徙鄆靖康之亂奔

馳江湖閒南軒居湘中先生與兄森並與南軒游南軒讀書城南先生適亦葺其居日相過也嘗官宜黃主簿邵州推官所至以能稱調知龍陽縣事未上而卒年五十三南軒稱先生兄弟友睦愉愉如也森爲零陵守南軒文集

### 員先生興宗

員興宗字顯道仁壽人召試擢著作郎中讒奉祠著有采石戰勝錄與九華集集中多與張南軒陸象山往復書簡蓋亦講學之家所上奏議毅然抗論指陳時弊多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二三四冊附錄書

一利園刊本

引繩批根之言李心傳謂歸附既留而垂遣誓御因遂而旋召均輸久廢而驟復此三事皆朝廷所必行而先生矢筆盡言斥遂不悔則其經濟氣節均有實事非徒侈空談者又著雜家辨言四庫書目提要

### 提刑祝先生櫟

別見壽翁學案補遺

### 程翠林先生榜

別見滄州諸儒學案補遺

### 史先生堯弼

史堯弼字唐英眉州人少以古樂府洪範等論往見張紫巖紫巖誦其文大類東坡留館于潭與紫巖子南軒

遊每開以正大之學紹興問偕其弟堯文登第

四庫書目提要

梓材謹案先生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未授官卒著有蓮峯集

### 蓮峯文集

易之爲數詳洪範之爲數略詳者顯而略者晦是以或者之有所不見也且彼不知夫九疇之數聖人不足之爲十而止于九皇極之大不加之于初一次二之間而反列于次五是二者其故必有說也竊嘗推之洪範之數蓋與河圖合河圖則施于天洪範則施于人者也河圖之數本于九獨五取其中而爲之用其所謂五者卽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子西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易之天五其餘八位則五之所統也意夫聖人之初見天下之大事物之眾變故之多而不可以尋常治也是以觀天之所爲神者攬其要以制其治皇極之次五而處于九疇之中者蓋取夫五之爲用而疇之所以有九者蓋本夫河圖之數加之不可爲十損之不可爲八而天地事物之理無所不在是也夫然後聖人處其中建皇極以統治之使其彝倫不至于斁以及于亂此洪範之爲作而天之所以畀禹也

洪範論上

皇極雖均爲一疇然以道觀之其他八疇皆不過入于

形器事物之閒而皇極蓋居其虛位而無所不治者也  
苟王道行而極之建則五行之用于物者必得其常五  
事之見于入者必得其和八政之布于治者必得其理  
五紀之施于天者必得其敘三德本于中則不悖稽疑  
定于正則不妄于是庶徵無所致其咎六極無所措其  
極而五福得以均被天下矣極之不建則反是如是而  
後洪範之用乃可議矣

洪範論下

昔之以位遜人者非一矣堯之于舜舜之于禹以天下  
遜者也伯夷之于孤竹子臧之于曹季札之于吳以一

宋元學案續遺

卷五十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遜者也其事之大小不同故其效之深淺亦異今泰  
伯之遜不過區區之郊七十里之國而已而孔子乃以  
天下遜歸之此與伯夷子臧季札遜一國者何異而乃  
加以堯舜遜天下之名何哉嘗聞之孟子曰以天下與  
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君子之不以天下輕授人如此故  
堯之遜爲天下得舜也舜之遜爲天下得禹也今泰伯  
之遜是爲天下得文王也此其用心豈非堯舜爲天下  
之心歟堯于此使舜之道及于天下舜于此使禹之道  
及于天下而泰伯于此亦能使文王之道及于天下此

其所收之效豈非堯舜及天下之功歟遜行于叢爾之國而其道大被于天下雖謂之天下遜其誰曰不然是以伯夷之遜人不過稱其清子臧之遜人不過稱其節季札之遜人不過稱其義而泰伯之德至于民無得而稱豈非其道之在天下有不得而名之者歟雖然泰伯所用之心所收之功與堯舜同而其所遭之事則與堯舜又大相遠者堯舜之遜也當德業之已成天下之全盛而舜禹又皆有已試之功故堯舜之德可得而見也今泰伯之遜也當德業之未著天下之未一而文王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方幼又無已行之驗故泰伯之德不可得而見也孔子之定書于堯舜之遜止直著其事而未嘗論其所以然豈非以其顯而易見也歟至于泰伯則不然必斷然表而出之曰至德以明示天下後世嗚呼泰伯之心非吾聖人其誰明之

泰伯可謂至德論

趙先生棠

詳見五峯學案

孫先生蒙正

詳見元城學案

南軒同調

忠文李先生彥穎

李彥穎字秀叔德清人少端重強記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累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爲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敬夫棾講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先生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棾所以敢直言正爲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使臣下皆若棾人主應無過上意遽解立皇太子兼左諭德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兼中書舍人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言士習委靡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然則矯激宜擇篤實鯁亮者用之升詹事兼吏部侍郎權尙書兼侍讀除吏部尙書端明殿學士簽書檢密院事參知政事墜馬在告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復參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孟享禮繁特免卿諫官論其子奉祠鑄秩起知婺州復知紹興府進觀文殿學士紹熙元年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澹約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卒年八十一贈少保諡忠文

宋史

晞顏師承

補 孫牧齋先生松壽

孫松壽字巖老號牧齋邠人紹興進士守漢嘉甚有惠愛范文穆成大薦于朝召用不起趙文定雄在樞府言其賢詔轉一官趙忠定汝愚復奏先生挂冠勇退內行素飭終始不渝除直祕閣不就

四川通志

南軒家學

補 直閣張拙齋先生忠恕

附錄

爲湖州治勢家門卒之暴民者逮復湖學以振士風

宋元車乘補遺 卷五十

天一閣明叢書

約園刊本

張先生煥

張先生炳

合傳

張煥張炳南軒之再從子也扶持母喪西還求言以自

警南軒作序以返之

南軒文集

吏員張先生默

詳見武夷學案

縣令張先生勳

張勳字希聖丞相魏國公之姪孫南軒先生其叔父也紹熙二年爲東莞令誠心愛民每憂旱虔禱甘澍輒應邑舊有東嶽行祠圯壞曰神與令均受民寄而祠不稱

令之咎也遂重建之

廣東黃志

南軒門人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詳見歐翁學案

提舉潘先生友文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先生天則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補遺

胡先生大壯

別見五峯學案補遺

劉先生孟容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清劉漫塘先生宰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李先生竟庭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竟庭

顏子堅口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南軒私淑

補郡守趙中川先生昱

附錄

汎掃一室左圖右書盡晝夜積日月不舍終身弗改

程史

邵先生困

邵困字萬宗蘭溪人淳熙八年進士授彬州教授改潭州朱子薦其學行有文學自將誨誘不倦之語晚由楚



州倅奉祠家居名其堂曰今是後以予貴累官通奉大夫以卒所著有曲禮王制樂記大學中庸解五篇及讀易管見今是堂遺稿等書

金華志

碎材謹案吳禮部正傳跋先生今是堂稿云邵卽朱子集中所稱長沙博士以張宣公三家禮範及公釋奠儀式刻之學宮者也

### 禮記說

日月告君以示不失時齊戒告鬼神以示不敢專召鄉黨僚友以示同其慶如是而男女之別厚

卜筮之事忽之者以爲不足信泥之者以爲不可不信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一

三十四明誠書

約禮刊本

記禮者慮人之泥之也則曰不過三不相襲又慮人之忽之也則曰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是又戒其忽也

以上曲禮

論其罪雖未至于可殺究其實則蠱民心甚矣故不聽而殺之聖人防微之心也

王制

感物而動性始有欲欲非情欲逸欲之欲性而無欲則槁木死灰耳率性之謂道從何出哉

禮樂雖因天地而形天地亦因禮樂而著大始氣也成物形也大始本有是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

禮則居而辨之故著而運行不息則爲天著而一定不易則爲地著而爲一動一靜則在動非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閒而機械之妙也聖人于此窮其所自而歸之于禮樂故曰禮樂云又以見天地造化亦無不待于禮樂也

情動于中故形于聲憂者不可以爲樂和者不可以爲乖豈非情不可變乎上天下澤先王以之制禮尊者不可使卑親者不可使疏豈非理不可易乎惟情不可變故樂之爲教能統天下之同而不使之睽蓋天下同此情故也惟理不可易故禮之爲教能辨天下之異而不使之無別蓋天下同此理故也有以辨之則同者以異而分有以統之則異者以同而合

禮有以節乎人情故聖人制禮之初則主其減減則便于行樂有以樂乎人情故聖人作樂之初則主其盈盈則滿其欲禮固主于減矣然必增而進之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所謂進也故以進者爲文樂固主于盈矣然必有以約而反之如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所謂反也故以反者爲文禮有報資于樂樂有反資

子禮此禮樂皆得 以上樂記

附錄

初朱子病州釋奠之禮更多不習民無所瞻仰在南康言于朝頒政和新儀復自臨漳列上釋奠數事移書禮官討究得請施行而主者徙他官格不下及守長沙少卿詹體仁始取往年所被救命下之本郡而朱子召還奏事因以附州案俾移學官符屬縣且關帥司並下巡內諸州明年先生刻之學宮以書報朱子曰以公之拳拳于此也謹已錄木而廣其傳矣

宋元學案禮道卷五十一

三四册藏書

約園刊本

文忠真西山先生德秀 詳西山真氏學案

清隱宋先生正父

宋正父口口人南軒送定叟赴廣西任詩十三章真蹟藏其家真西山跋之云余觀正夫與愿謙二弟詩皆踈焉有前修風味所謂亦允蹈之者耶 真西山集

附錄

真西山跋宋正甫詩集曰清隱之詩南城包纒道評之當矣予尤愛其贈陸儀徵曰老去教令心膽健後來留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聞際堂陛尊嚴山立

時送愿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行此  
皆有益之言又送謙父弟曰日用功夫在細微行逢礙  
處便須疑高言怕被虛空笑闊步先防墮落時和人云  
三聖傳心惟主一六經載道不言真是又近理之言非  
嘗從事于學者不能道也

又題湖山清隱詩曰西湖南山和靖廬西山東湖清隱  
居皇天從來具老眼勝地不肯栖凡夫眼中四時風月  
景胸次萬古皇王書夫君定是終隱者要學川雲時卷  
舒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曹無妄先生建

詳見滄州諸儒學案

忠肅吳先生昌裔

詳見勉齋學案

別先生湜

別湜字景甫郢州人徙于襄幼孤依兄以立甫入黨庠  
習射于圃升降揖遜發必中鵠年二十發憤力學專以  
河洛諸儒及近世朱張二先生經說爲宗時陸象山守  
郡見而異之特恩對策多忤第居末等會試射六發五  
中昇上州文學又遇郊賞監邛州茶場子之傑亦舉進  
士第主應山簿以歸先生家食未上引避茶馬使親俾

代者往自是不復再調後就養德安以卒

魏鶴山集

孔先生從龍

孔從龍衢梁人先聖之裔也南軒嘗輯言仁一篇發揮其義使學者知所以爲仁先生又輯其言學者四十餘章章爲之釋使學者知所以學云

真西山集

通判吳先生屋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李氏家學

李先生浹

李浹字謙善德清人丞相彥穎子以胄監授承務郎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

三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淮西惠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瓌特有司異之曰此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唁之先生曰吾旣仕矣學有大于此者科目何爲遂不復求試博覽羣書尤好左氏書有虞誨蒙曰眾寶所藏也獄而有之在我矣寧宗朝歷提舉浙東常平至太府少卿建言忤韓侂胄出爲福建運判二年召還卒

鄭元慶說

李沐

附見慶元黨案

孫氏門人

提刑張先生鈞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張學續傳

補宗丞木先生天駿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教授永州發  
明南軒學以授諸生講課嚴整士論允愜

陸先生鵬升

陸鵬升字□□臨川人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調全州教  
授累除國子錄遷太學博士以疾丐外添差通判潭州  
尋丐祠主管仙都觀以卒其在全州創立小學增闢湖  
湘書院講切義理無虛日有講貫集行湖湘聞其在朝  
六館交賀得明師其奉祠而歸能訓其里以孝弟忠信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戶外之屢常滿平生著述甚富存者惟大學中庸春秋  
講義寶祐間丁子萬當國有司不敢問天下事先生獨

昌言之云東發文集

附錄

黃東發祭之曰頃試臨汝之郡獲登先生之門聞其記  
誦之習熟如懸流而瀉瀑聽其議論之精切如條析而  
縷分此求之古人中猶聞見而何今人之擬倫

尹虛心先生謙孫附弟復孫

尹謙孫字希呂茶陵人一字虛心事親以孝聞與其弟

復孫自爲師友肆力聖學武昌鐵峯張山翁稱其文類  
西漢長沙王夢應言其以朱張心胸行韓柳筆法

姓譜

附錄

宋末先生以禮記魁鄉薦屬國事不競歎曰揖讓之言  
尙污許由之耳篡弑之粟豈飽伯夷之口哉乃歸隱築  
室以老

湖南通志

教授余先生文起

余文起□□人主泮湘潭營宿嶽麓書院夢見朱晦翁  
與張南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橫渠先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

三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從外來云政不須如此這道理常使得何恤乎人言須  
與聞東廊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覺來雞唱遙想二公  
衛道如此之切

螢雪叢說

蔡先生節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少保楊平舟先生棟

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姚先生隆

別見紫微學案補遺

尙書王厚齋先生應麟

詳深學學案

永政劉象環先生淵

大父濱父蕃卿

劉淵字學海眉陽人其先本漢中山靖王裔後入蜀家

子隨大父濱字謙叔號中山由丹稜遷眉之全流鎮中  
開禧丁卯潼川轉運司解有文集號雞肋傳于蜀父蕃  
卿字子才號默齋登淳祐丁未第教授邛州攝州倅蜀  
被兵出蜀之荆南卒焉先生三領鄉解嘗以春秋冠全  
蜀元初避地嶺南之桂尋之象還寓衡陽署號象環卓  
行篤學爲士模楷事母至孝青年修子職尤謹用薦爲  
永州路學正既卒門人私謚曰永政先生著有讀易記  
易學須知春秋例義春秋續傳記左氏記事本末周正  
釋經古今要略等書多其子彭壽所校讎增附云

歐陽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圭齋集

張氏續傳

補

朝奉張先生唐

附錄

先生被執元行省參政崔斌欲降之先生罵曰紹興至  
今百五十年乃我祖魏公收拾撐拓者今日降而死何  
以見魏公于地下遂遇害

督府忠義傳

張先生義倫

張義倫潭州人咸淳七年詔訪求先儒張栻後湖南轉



運使以聞詔補將仕郎

宋史

木氏家學

太學木先生元思

木元思瑞安人天駿子在太學眾推其文行不墜先業

云

姓譜

劉氏家學

劉眉陽先生彭壽

附子侶

劉彭壽字壽翁永政先生子幼穎悟侍父瘴海不廢家學弱冠辟衡山縣教諭父子授徒從學雲委久之樂衡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士習之美遂留居焉再調武岡路儒學正秩滿會科舉行延祐甲寅以春秋貢湖廣乙卯登第授將仕郎桂陽路平陽縣丞轉岳州路行用庫使陞建德路淳安縣尹交代還踰年卒年六十有四子侶舉湖廣鄉貢進士調衡州路儒學正先一年卒先生爲蜀名家世明春秋之學自曾祖濱至子侶五世一經相傳其爲書有四書提要春秋釋存春秋正經句釋易經說未脫稿教學者必以五經四書爲本爲文必先理趣而後詞章迨其爲政勤于治民而疏于奉上故當時惟賢者知之翰林編

修和達言其幅巾深衣每月初吉陞坐講書淳安士庶聽講無倦致邑中風俗丕變云歐陽圭齋集

張學之餘

補 隱君方明軒先生敏中

梓材謹案湖廣通志載先生潛心理學嘗書所居室曰自明學案本傳作明軒恐是自明軒也

唐先生元

唐元字長儒歙縣人筮仕平江路儒學錄調分水縣儒學教授南軒書院山長以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杜清碧集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易傳義大意十卷經義考云佚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以教授致仕猶訓迪生徒侃侃講說無怠爲文紆徐典雅有汴宋前輩風詩則含蓄雋永不作近代人語

山長汪先生士遜 附子安甫孫袞

汪士遜字宗禮休寧人至元閒授南軒書院山長性溫良不尙華侈尤勤教育嘗謂人曰凡讀書以踐履致用爲本立身以孝弟爲先苟不由此非聖賢之道化洽鄉里人多悅服子安甫爲黟縣直學孫袞爲國子學錄咸守成訓不失 姓譜

陳先生宏磬

陳宏磬字則善瑞安人性至孝事父母事誦父母若一  
動靜端謹年十七獨樓居讀書其上非有故不下衣冠  
常儼若就寢始脫一日得龜山南軒二先生語錄玩味  
日久豁然若有所見志于力行自著惺惺稿大抵言體  
道觀化之趣至正戊子忽得疾父母視之見其衣冠肅  
整不知其有疾也歌朱子感興詩崑崙大無外一章口  
□□□□三 兩浙名賢錄

貞文吳淵頴先生萊

詳見龍川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四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壽翁門人

何先生克明

何克明衡山人延祐丁巳中湖廣鄉試第一與武昌邱  
堂同試雲夢賦文辭瞻麗時稱邱何先生廷試復第一

所著作爲世傳誦

楚紀

梓材謹案先生爲劉壽翁門人嘗官衡州路推官  
壽翁卒爲請銘于歐陽圭齋圭齋述其言曰衡山  
爲邑自武夷胡氏廣漢張氏寓居是邦學者宗之  
凜然一趨于正後是百餘年眉陽劉公父子實來  
使告邑人子弟私淑胡張二先生之訓久而彌章  
則其薰陶啓迪之功居多云云是可見二劉先生  
之源矣

江先生雲端

劉先生延儻

合傳

附門人劉圭

江雲端劉延儻並劉壽翁門人壽翁疾革先生輩咸在將屬纊語延儻曰生順死安無遺憾也第母老不得終養孫主幼未之學于教之而才吾受子賜言訖乃瞑歐陽圭齋集

□先生彙

□彙壽翁門人壽翁平生所著文集先生編之歐陽圭齋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一

目錄

東萊學案補遺

林汪門人

補呂先生祖謙

東萊講友

陸先生九齡 詳梭山復齋學案

陸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王先生師愈 詳見龜山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吳先生松年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張先生杰 詳見玉山學案

祝先生懷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吳先生做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喬先生拱

沈先生煥 詳廣平定川學案

宋先生去非

東萊同調

周先生汝能

樓先生鏗 合傳

朱先生有闓

郭氏學侶

湯先生致

東萊家學

補 呂先生祖儉

大愚講友

王先生鉛

石先生宗昭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宋學案補遺

目錄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汪先生大度

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姜先生柄

缺

東萊門人

葉先生適

詳水心學案

黃先生幹

詳勉齋學案

詹先生體仁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萬先生人傑

同上

方先生瑛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方先生琚

同上

方先生璘

同上

郭先生浩

同上

林先生居實

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孫先生應時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李先生充庭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張先生核

詳見水心學案

東萊私淑

補 李先生大有

戴先生溪

詳見止齋學案

朱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孫先生德之

別見說齋學案補遺

樓先生銜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黃先生師雍

詳見勉齋學案

大愚門人

朱先生在

詳見晦翁學案

阮先生泰發

父元白 缺

袁先生標

缺

東萊續傳

呂先生中

嚴先生粲

彭先生元亨

陳先生韞 詳見水心學案

段先生昌武

劉先生克 附于坦

章先生叔平

湯先生漢 詳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黃先生震 詳東發學案

嚴氏門人

宋學案補遺 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陳先生鳳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吳先生士亨 祖景立附師傳維清

呂學之餘

方回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遺

單先生庚金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補遺

潘先生塤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潘先生弼 附門人林定老

袁先生梅 詳見深寧學案

吳先生澄 詳草廬學案



李先生公凱

蘇先生天爵

詳見靜修學案

蔣先生大同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宋氏續傳

宋先生大發

吳氏家學

吳先生德溥

別見雙峯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一

後學 鄧王梓材 同輯  
慈谿馮雲濠

東萊學案補遺

林汪門人

補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雲濠謹案先生嘉熙三年改謚忠亮景定二年從祀改封開封伯

東萊語要

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卽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凡事有齟齬必在我者有所未盡此其形而彼其影也于此觀省最爲親切

申韓之害流毒後世雖明君賢臣皆陷溺而不能出何也其令行禁止奔走天下樂其一時之快而不暇顧他日之害此其說所以盛行於世也

治言而不治氣雖有三禮大義反爲怨怒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失和氣豈不甚□□哉

周公制禮立于一時而萬世不易自非聖人議禮則未有久而不變故貞觀之禮不可行于顯慶顯慶之禮不

可行于闕元

東萊學規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爲本其不順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誠于朋文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于眾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游居必以齒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羣居之容和而莊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二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毀外人文字

郡邑政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干謁投獻請託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語毋褻毋諛毋妄毋雜

毋狎非類

毋親鄙事 以上乾道四年規約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爲本

肄業當有常日記所習于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幹輟業亦書于簿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攢之

凡有所疑專畫冊記錄同志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書名于冊後

怠惰苟且難過應課呈而全疏略無敘者同志共攢之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攢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報 以上乾道五年規約

親在別居

親沒不葬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因喪婚娶

宗族訟財

侵擾公私

誼讓場屋

游蕩不檢

並除籍關報諸州在籍人

諸齋私錄講說之類甚並多訛舛不可傳習 以上乾道六年規約

魏鶴山跋朱呂學規曰白鹿之規五溫溫乎先民之

微言也麗澤之規三廩廩乎後學之大戒也學者誠

能唯是之依五者以事其心三者以範其體則猶和  
梁之養正藥石之伐邪凡皆足以康濟吾身不容一  
闕者夫二規亦異訓而同旨異調而同功矣

### 東萊書說

東遷之初大雉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坐薪嘗膽之時  
也奔忙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遽自以爲足曰歸視爾  
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資爾秬鬯彤弓功已報矣曰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教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  
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  
事矣嗚呼周其終于東乎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易動而輕發者常敗事故必有忍然後能濟忍固可以  
有濟然猶有堅制力蓄之意焉至于有容則宏裕寬綽  
恢恢乎有餘地矣德之所以大也忍言事容言德淺深  
固有閒進乎此者亦有序也

五刑者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  
下柰何其不敬哉

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皋陶明是中者  
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

東萊周禮說

周禮一書不見三公之職自家宰以下各領其職所謂作而行之三公朝夕納誨格人主之非心論道經邦便是變理陰陽處大抵人主一心萬化之原使人主識本原則上而日月星辰無不順下而山川草木無不寧便是三公之職至三孤則宏大三公之化變理寅亮特有淺深顯微之別耳

總論

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爲天下始于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旣立首教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討伐行焉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刑至體國經野興事造業以基五官之職事則六曰邦事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上下相統內外交應天下雖廣無一處不相聯絡而五官之職並統于冢宰猶八卦並列六子而實統于乾坤也

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詩君之宗之言公劉整率其民上則皆屬于君下則各統于宗其相維如此春秋之

末晉執轡子以昇楚楚司馬制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之時暫爲詐僞之計猶必立宗則前此可知

受歲會聽致事大計羣吏之治者冢宰也而小司徒先自考其屬正其要會而致事小司寇命其屬入會而致事下至宮正則會其行事醫師微亦于歲終稽其醫事又設司會以執其總以鈎考之而詔王及冢宰廢置可見成周之法各考于一職之長而後考于一官之長考于一官之長始盡考于司會而後達于冢宰蓋各考其屬于下則詳而難欺提其綱于上則簡而易見而又俱考于司會則參互而徧察無所容其抵冒矣

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承弼之益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至秦漢階楯執戟尙餘一二此制旣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鬻悍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繹也

以上天官

三代時士惟進德修業上之人自求之故待之甚重而攷之甚詳後世乃士多糜於爵祿故上之人待之甚輕

而攷之甚略

非實有孝德于己犯上陵節之事必有習而不察者故

云以知逆惡

此條原缺

古者耕三餘一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但論米穀未嘗及藏籩蓋農桑衣食財貨之本泉布流行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必先有米穀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無其本雖積鏹何補所以三代之前用錢幣爲賦者甚少俸祿亦是頒田制祿漢初尙有古意王公至佐史所謂萬石千石亦是以穀粟制祿至武帝有事四夷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是而錢幣始重古意漸失矣

宋王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政令刑禁施舍言和謂不改經法而就中斟酌也禮俗喪紀祭祀所頒雖有一定之禮其他細微又必從其俗且如大司徒以祀禮敬又須土均就祀禮中斟酌凡事莫不如此

以上地官

延有道德者使之教國子也旣設掌樂之官却不專教又資之他人以此見古聖規模廣大處

動容周旋無非至理所寓先王以舞教學士屈伸綴兆所謂四體不言而喻理至精也

以上春官



周公戒成王以虎賁與任人牧人準人並言蓋侍衛僕御朝夕親比必得正人漸移默化故慎虎賁綴衣之選乃養成君德詳密處

案王制選于鄉曰秀士升于司徒曰選士升于學曰俊士升諸司馬曰造士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凡經考校者七然後得祿其慎也如此漢唐以後大抵自重而漸輕自緩而漸速失三代慎重遺意以上夏官

周公作酒誥恐人沈湎以傷德也降而漢文帝爲酒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入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景帝以歲旱禁人酤酒已非酒誥本意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焉至桑宏羊建榷酒之說則公家日專其利古者惟恐人飲酒後世惟恐人不飲酒可慨甚矣

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政治攝服人心之道大抵人心久則易散政治久則必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此新新不已之意以上秋官

東萊禮記說

人多謂孟母能示子以信不知買肉以實其信所以爲誑也母當直以前言爲誑而語之乃買肉以成其誑本

是一誑卽成兩誑大抵所以陷于小人者多因妄實前言蓋實前言三字最是入小人之徑路

五年方可博習未至此則非聖人之書不敢觀前此非不從師至此方能親師七年見得約當方可議論是非決擇賢否

考之武成曰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蓋三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

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爾故所主者在名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萊儀禮說

左傳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簡子皆執鴈魯于是始尙羔周禮在魯而卿大夫羔鴈之制且因晉方知見當時之禮散在列國者不能備也

士相見禮

東萊史說

上閱之徒記傳之體常不絕至于編年之體無有能續

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之傳終云智伯貪而愾故韓魏反而喪之左氏終于此故通鑑始于此然編年

與紀傳互有得失要之皆不可廢韓魏之事盪公論之詳矣今當論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築山隨取隨得然雖有是築山又須會採若不能採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邱子問于列子曰子好遊乎列子曰人之所遊觀其所見我之所遊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我遇此等事當作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智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空齋案補遺

卷五十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萊雜說

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須于此等處常常體察惟此最可驗學力

梓材謹案此首四語本之龜山沈端憲晝觀諸妻  
子夜卜諸夢寐亦本諸此定川與先生兄弟極辨  
古今閱覽博考宜  
其學之符合如此

做事須是著實做暴戾者必用力于和順吝鄙者必用力于寬裕而後可以言學

或問人爲學多爲事廢奈何曰正當幹事時占時節本

不多只爲事未到時心先忙事已過後心不定所以占時節多

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爲學堯稱舜讓以天下如何止說刑于二女四岳舉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是今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濟世安民之事欽哉兩字最要看看得這個便見得天命易觀書不可徒玩文采要當如藥方酒法求其君臣佐使互相剋制有以益吾身可也

處家之道導之以禮義示之以禮法養之以恩意離肅

遜悌之風可以維持百年而不息苟或未然則聚族旣眾羣居終日當慮者豈止一事哉

南軒曰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賓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閒斷便是不敬

或問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姿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緣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

大抵人臣多顧一分之害壞國家十分之利

仕宦須脫小規模一仰羨官職二隨人說是非三乘空  
接響揣量測度四謂求知等事爲當爲之事

凡世俗所謂不妨有例不見得未必知眾人都如此也  
是常事之類皆不可聽許多苟且之事俱由此起

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不  
是去做如何得會好講風俗能就自己身上講起便有  
許多不肯苟且之意

凡聽訟不可先有所主以此心而聽訟必有所蔽若平  
心去看便不偏于一曲直自見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凡人有所干求不可須便說不可含糊

凡使人須度其可行然後使之若度其不可而強使之  
後雖有可行者人亦不信且如立限令三日可辦却只  
限一日定是遠限其勢不得不展自此以後雖一日可  
到之事亦不信矣

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人  
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居官臨民尤宜體  
此

兩人不是自處其閒甲必來說乙不是乙亦來說甲不

是若都不應和人將以我爲深或以爲黨在應和之語須是如與甲同坐對乙面前也說得方可

聽人說話或有不中節者亦無都不應答之理說十句中豈無一句略可取將此一句推說應之亦與此人有益略其所短取其所長既不失己亦不失人推之卽大舜隱惡揚善也

東萊遺說

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計其初卽位其齒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

卷五十一

空元學案補遺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鬣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旣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已脫鬣矣詩安得猶謂之鬣彼兩鬣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寡弑之惡也

粹材謹案此說王氏困學紀聞采之

也  
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也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也

王伯厚曰說本漢書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

爰制禮樂

漢經學興廢不以理之是非而以時之好惡

東萊遺集

靜多于動踐履多于發用涵養多于講說讀經多于讀史然後能可久可大

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

以上

與朱  
侍講

文王蓋嘗有慙矣非徒爲湯之慙而且慙于爲湯也使武王而復慙焉是視天下之無王也故武王任無君之

空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而伯夷有無君之責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

從亂之虞嗟乎武王之意亦深矣

武王論

大事記解題

通鑑書燕人叛燕之于齊非叛也遂人殺齊成春秋書

曰齊人殲于遂不謂之叛也孟子非作史其曰燕人叛

特因用齊人之語耳

東萊官箴

覓舉

求權要書保庇

容尼媼之類入家

刑責過數

接伎術人及薦導往他處

薦人于管下買物

茶墨筆之類

親知雇船脚用官錢或令吏人暗備

須令自出錢但催促令速足矣

遇事不可從不當時明說誤人指擬以致生怨

受所部送饋及赴會口如送饋果食之類則受仍當廳

對眾開合子置簿鈔上隨即答之餘物不可受

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

空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十五

四明叢書

可避嫌故使之無理

直須平心看夫若有

一毫畏禍自恕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

有理

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

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

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強禦之名所以彼不

能平若處得平穩安貼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閒矣然所

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

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太學策問

問憲虞夏商周之典而建學合朔越楚蜀之士而羣居



上非特爲飾治之具下非借爲干澤之地也所以講實  
理育實材而求實用也蓋嘗論立心不實爲學者百病  
之源操管而試負牆而問布席而議學則宗孔孟治則  
主堯舜論入德則曰致知格物論保民則曰發政施仁  
論律身則曰孝弟忠信論範防則曰禮義廉恥筆于紙  
發于口非不郁郁乎可觀矣迫而索之則或冥然而昧  
也叩而窮之則或枵然而虛也意者驚于言而未嘗從  
事所口言者耶洙泗諸子親見聖人出語豈不知所擇  
然問答之間受責受哂者相望反自不若後世學者之  
無疵古之人其爲己不爲人如此今日所與諸君共訂  
者將各發身之所實然者以求實理之所在夫豈角詞  
章博誦說無用之文哉孰不言聖學之當明也其各指  
實見志何所期力何所用毋徒襲先儒之遺言孰不言  
王道之當修也其各條實事何者爲綱何者爲目毋徒  
作書生之陳語佛老亂真者勿徒曰清虛寂滅蓋的  
言其亂真者疇深疇淺申韓害正者勿徒曰刑名術  
數蓋確論其害正者疇亡疇存辟彥愚魯人人異質不  
可勝舉剛柔緩急色色異宜不可勝陳至於爲學者之

通病論治者之通弊安得不同去而共察之耶孟子告子之不動心自今觀之固異也使未聞所以異之答能辯其異乎禹稷顏子之事業自今觀之固同也使未聞易地皆然之語能識其同乎荀況揚雄王通韓愈皆嘗言學矣試實剖其是非賈誼董仲舒崔寔仲長統皆嘗言治矣試實評其中否凡此數端具以質言實相講磨以仰稱明天子講養之實德乃若意尙奇而不求其安辯尙勝而不求其是論尙新而不求其常辭尙異而不求其達則非有司之所敢聞

附錄

先生爲曾茶山外孫茶山贈以詩曰昔別溪南寺奇龐總角兒傳聞不好弄曠喜更能詩經術真吾道躬行是汝師披垣家學在何以徧參爲

調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多歸之

其學以閩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氣和平不立崖異一世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

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旣歿郡人卽而祠之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麗澤論說集錄十卷提要云東萊門人雜錄其師之說也凡易說二卷詩說拾遺一卷周禮說一卷禮記說一卷論語說一卷孟子說一卷史說一卷雜說二卷皆冠以門人集錄字明非東萊所手著也東萊初與朱子相得後以爭論毛詩不合遂深相排斥蔡靖德所編語類論東萊者凡三十一條惟病中論論語一條稍稱其善其餘如云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又云伯恭之弊盡在于巧又云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又云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又云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于細緣他先讀史多所以多粗著眼又云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怕過多不精可謂抵隙攻瑕不遺餘力元人修宋史因置東萊儒林傳中使不得列下道學東萊從子喬年題記亦稱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錄之者東萊無恙時嘗以其多舛戒無傳習殆亦陰解朱子之說欲歸其失于門人也然當其投契之時則引之同定近思錄使預聞道統之傳當其抵牾以後則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字字譏彈身無完膚毋亦負氣相攻有激而然歟又言道學之譏儒林也曰不聞道儒林之譏道學也曰不稽古斷斷相持至今未已夫儒者窮研經義始可酬理之是非亦必博覽史書始可明事之得失古云博學反約不云未博而先約朱氏之學精矣呂氏之學亦何可盡廢耶

晦翁致書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于著力從容游泳又墮于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去劉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再書曰杜門進學所造想日深所謂凝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又答先生書曰來教謂吾道無對不當與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侈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于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耶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也況某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

又答先生書曰伯恭天姿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某之質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某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爲至當也

又曰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白足心此至論也

又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

又曰伯恭天姿溫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

又贊其畫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于中人衣冠不詭于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踣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于此而得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讀而已也又序先生讀詩記曰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眾說巨細不遺挈領持綱首尾兼貫既足以息夫異同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于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于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于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

又語類曰某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于巧

又曰人言何休爲公穀忠臣某嘗戲伯恭爲平鄭之佞

臣

又曰南軒伯恭之學皆疏略南軒疏略從高處去伯恭疏略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爲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爲兩途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會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出來乃云皆原于伯恭也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朱子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數于昨非今是之閒恐亦勞而無補也

雋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問東萊象山之學朱子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陸象山祭之曰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修見之靡不異待外樸如愚中敏解儷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博持平棄疵養粹

周益公曰伯恭河嶽之英公卿之裔躬蹈五常心潛六藝學富而醇文敏而麗通今不流博古不泥高明之識力去其蔽卓絕之行亦矜其細他人有一自足名世惟君兼之夫孰能儷

又跋先生日記曰黃太史晚謫宣州自崇寧四年歲旦

凡風雨寒暑親舊往復以至日用飲食之類皆繫日書之名曰乙酉家乘止八月晦九月則易簣矣呂太史抱病東陽亦有日記起淳熙庚子春盡辛丑七月壬寅其明年遂卒蓋絕筆也方病時出入起居雖不逮山谷而編大事首周敬王修讀詩記自唐無孜孜課程所謂造次顛沛必于是者兩賢相去七十餘載何其相似也意長日月短悲夫

韓南潤贊曰噫嘻伯恭不可見矣尙懷師生仿像于此澹然其容淵乎其止有風扶搖何九萬里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此文則東萊之壻于南潤固以舅甥而爲師生者矣

樓攻媿序先生辨志錄曰伯恭甫與鑰爲同年生而又齊年聞道甚蚤心寶師之博學篤志深造自得規模宏大而克勤小物其所著書如大事記近思錄闡範之類不一而足又雜取子史傳記下逮醫書精要而切于日用者以爲此編易知易行中人皆可企及擴而充之則可以入聖人之道用雖委曲而體則正大事若淺易而理實精微凡處已待人臨事之方詳盡縝密而大要以忠信篤敬爲本將令學者循循然如履平地步步就實

其用意切矣

又記東萊祠堂曰嘗爲之歎息曰少爲國器長爲人師使居大位則必稱物平施庶幾直道之行也世閒萬物自書之外無一可動其心者推明道德性命之說而不流于迂盡排佛老之論而不至于甚愛惜士友如待子姓而持論不阿別白是非如持水鏡而不事于察著書立言粹然一出于正而克勤小物雖使之仕于州縣亦甘心焉蓋其造詣精神本末具舉用志不分必欲至于聖賢闔域沛乎不見其止也其教人則以孝弟忠信爲先以窮經躬行爲務故登其門者隨其性質咸有得焉大愚叟書東萊書說後曰先之秦誓費誓者欲其自流而上沂于唐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于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訖于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姑欲以是而廢夫世之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書說三十五卷保內府藏本提要云是編文獻通考作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作六卷悉與此本不合蓋彼乃東萊原書未經編次傳鈔者隨意分卷故二家互異此本則其門人時闡所增修也王氏玉海云林少穎書說至洛誥而終呂成公書說自洛誥而始蓋林氏



受學于呂居仁東萊又受學于林氏本以終始其師說爲一家之學而濶之所續則又終始東萊一人之說也

魏鶴山序讀詩記後曰子昔東游聞諸友朋曰東萊呂公嘗讀書至躬自厚而薄責于人若凝然以思由是雖于僮僕間亦未嘗有厲聲疾呼是知前輩講學大要惟在切已省察以克其偏非以資口耳也蓋不寧唯是今觀其所編讀詩說于其處人道之常者固有以得其性情之正其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則又不待言而知至于處乎人之不幸者其言發于憂思哀怨之中則必有以考其性情參總眾說凡以厚于美化者尤切切致意焉

徐元杰贊曰蒐經徵妙發聖精華文脈兩漢氣蓋百家東萊擷英南澗供藻玉映水清千古不老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呂氏讀書記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裁貫穿如出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于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梓材謹案書錄解題與宋史藝文志皆著錄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前明吾鄉陸氏鉞序重刊

讀詩記云得宋本于友人體存叔又云呂氏書凡二十二卷乃公劉以後編纂未就其門人續成之其說與直齋異四庫書目提要云或因戴溪有續讀詩記三卷遂誤以後十卷當之歟又案黃東發自序讀詩一得又云南渡後李廷仲集諸家爲之辨而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爲經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爲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紀之法爲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爲詩緝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據此則戴段嚴三家皆私淑東萊者矣

王偉南著述辨惑曰呂東萊自謂左氏博議乃少年場屋所作淺狹偏暗皆不中理力戒後學誦習而終身刻意者讀詩記大事記二書而已以予觀之博議雖多浮辭而其所發明往往出人意表實有補于世教讀詩記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三五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乃反平常無甚高論大事記非不簡古然不作亦可也劉聲伯贊成公曰探微極深經緯萬象不顯其傑沈潛直養體立用著惟和且平甘雨潤澤古井淵淳

王魯齋爲成公贊曰片言妙義氣質盡磨人世文獻一身中和手織雲漢心衡今古鼎峙東南乾淳鄒魯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春秋之法韓文公謹嚴二字盡之學春秋之法呂成公切近二字盡之

又曰孝皇獨運萬機頗以近習察大臣中庸或問敬大臣之說大事記大臣從臣之說皆以寓箴諷之意文鑑

所取如徐鼎臣羣臣論文潞公鼂錯論蘇明允任相論秦少游石慶論之類皆諫書也

謝山箋曰文鑑所以可貴在此

黃東發讀先生文集曰與南軒晦庵講義理者極可玩味而與晦庵者尤多其于南軒多自反之說與晦庵多相規之說其它論理說經處往往多質難之辭愚按先生于南軒嚴陵同寅朝列同巷平居最相得于晦庵則彼此往來以求真是晦庵以千載道統爲己任排斥異說毫髮不恕禍福是非一切以之有泰山巖巖氣象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三六

四明嚴書

約閱刊本

生并包融會以和爲主故常規警晦庵然道不直不見啓一時紛紛之辨者晦翁也垂萬世昭昭之訓者亦晦翁也顧後學於諸老自當參觀耳

又曰東萊大事記始于周敬王三十九年首書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又別爲大事記之解題首載伊川春秋傳序蓋記以上續春秋解題以上續左氏傳而載伊川傳序所以明春秋之義而寓所以繼之之心也

又曰東萊呂氏作大事記大要括類史記漢書之事凡散見表志而不載本紀及其餘記博涉秦漢事者總爲

大事記及參訂諸書異同使之歸一或與易置其先後及考究地理制度名物纖悉者別爲解題又始于書序詩序及論語孟子及時事者與太史公自序胡五峯假陸賈對而終之以董仲舒策再爲通釋其書凡三其用工甚至其考訂甚詳晦庵嘗見其書于身後答君子其子弟而稱之他日答沈叔晦書亦言東萊文惟大事記有益

又曰靖安張知縣書曰如南渡後三先生道號爲顯著近世始多慕用之然南軒先生但稱廣漢張某未嘗稱南軒也晦庵先生但稱新安朱某未嘗稱晦庵也東萊則又追用上世衣冠鼎盛不可復見之舊地哀惻之念所寄焉者也

方桐江東萊集鈔序曰惟儒學之盛莫盛于乾淳而象山之學曰覺晦庵以其務在頓悟而規之陳亮同父談王伯崇漢唐晦庵以其游學爲事功不可取也先生處其間亦不明闢其非身與晦庵南軒鼎立爲三以淑海內學者而異趣之徒自然和諧無所容其排擊此宰相善用人之宏度密謨也而天不假年悲夫

又禘祫及感生帝說曰東萊編家範其一曰宗法首取  
大傳第一章削鄭康成謬注而取趙子春秋纂例所斷  
謂此皆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其說然矣予詳味之  
禮不王不禘之句乃綱領也其下乃別爲三曰王者則  
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此謂惟王乃禘也  
曰諸侯及其太祖此謂不王不禘也曰大夫士則有大  
事省于其君者可以干祫而及其高祖也此又以明夫  
不王則不禘也禘之爲禮天子立始祖廟矣又推其始  
祖之所自出于始祖廟祭之不立所自出者之廟遠以  
始祖配而羣廟之主不與不敢褻也或每年或數年則  
未可知祫之爲禮則三年一台羣廟之主以始祖正東  
向之位左昭右穆以祭之也有祫而又有禘天子有天  
下其根源所從來遠也諸侯有五廟太祖百世不遷魯  
周公齊太公之廟百世不遷餘則四廟遞遷迭毀今傳  
不言祫者四時常祭則不言也大夫士則必有功于國  
爲其君之省記而不忘者特許祫祭而及其高祖則曾  
祖之父通計四世而已意者非祫則所祭如廟之數不  
得踰也干之訓爲逆亦推而上之之意也東萊所編家

範可謂有功後學其禘說之詳引祭法及趙子所釋可以自檢予于此敷衍之是亦學者格物之一端也

黃文獻送曹順甫序曰蓋婺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尙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惟呂氏爲得其宗而獨傳至于人自爲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挈而合之也其在溫則王道甫之慷慨名義嘗合于陸氏矣而其言無傳焉陳君舉本薛士隆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廬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于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

宋元學業補遺

卷五十一

三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于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于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

宋潛溪記九賢像曰東萊呂子形貌豐偉顏色溫粹眉厚而秀髮淺而直衣道服皁緣冠幅巾躡皁履望之似嚴毅就之如入春風中

又思媿人辭序曰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歿始餘百年而其學殆絕濂竊痛之然公之所學弗畔于孔子之道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

鄉者所宜深省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況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聞而知之蓋必有其人矣

又擬道記曰金華之學何如曰中原文獻之傳卒賴此不絕耳蓋粹然一出于正稽經以該物理訂史以參事情古之善學者亦如是爾其所以尊古傳而不敢輕于變易亦有一定之見未易輕訾也當是時得濂洛之正學者鼎立而爲三金華也廣漢也武夷也雖其所見時有不同其道則一而已蓋武夷主于知行並進廣漢則欲嚴于義利之辨金華則欲下學上達雖教人入道之門或殊而三者不可廢一也

王忠文記思媿人辭後曰呂氏自正獻公踐修相業其子滎陽公實受業程子之門奕世載德是生成公本諸家庭文獻之淵源博諸四方師友之講習其學以孝弟忠信爲本收斂持養爲要口諸理以成身推諸己以成物凡天地之運化萬物之糾紛世故之推移人事之始終悉加尋繹夙夜靡遑其著書立言皆以羽翼六經而尤長于史無非明民至理經世大法推而廣之足以尊

主而庇民引而逮之足以立教而垂世蓋稟之既厚而  
養之者復深取之既博而成之者復備究其所至蓋庶  
幾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故其與朱  
張二氏同功一體均爲道學所宗師

顧起元序呂氏學塾讀詩記曰余閒嘗反覆研味參諸  
往志得其說與文公異者凡有四焉文公取夾漈鄭氏  
詆諆小序之說多斥毛鄭而以己意爲之序成公則尊  
用小序且謂毛氏率與經傳合爲獨得其真其異一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文公釋思無邪謂勸善懲惡究乃歸正非作詩之人皆  
無邪成公則直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云耳其異二  
也文公以桑中溱洧卽是鄭衛二雅乃名爲雅成公則  
謂二詩並是雅聲彼桑間濮上聖人固已放之其異三  
也文公以二南房中之樂正大小雅朝廷之樂商頌周  
頌宗廟之樂桑中溱洧之倫不可以薦鬼神御賓客成  
公則謂凡詩皆雅樂也祭祀聘享皆用之惟桑濮鄭衛  
之音乃世俗所用元不列于三百篇數其異四也余又  
嘗因此攷之而覺成公之說長讀文公集傳者于成公



所記惡可忽諸

馬平泉曰嗟乎忿懣之爲害也甚矣哉明道云七情  
惟怒難制又云人義理與客氣率相勝人苟無變化  
氣質之功則客氣日勝至于悍然無復忌憚敗好啓  
戎潰親成逖忠亮少編急及讀論語轉歸平易斯真  
能變化氣質者哉嗚呼祇此誼也亦足以爲法于天  
下而傳于後世矣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春秋集解三十卷  
又左傳類編六卷左氏博議二十卷左氏說一卷  
四庫全書提要于春秋左氏傳說云是編持論與  
博議略同而推闡更爲詳盡朱子語錄稱其極爲

李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詳博然遺詞命意頗傷于巧考東萊所作大事記  
朱子亦謂有纖巧處而稱其指公孫宏張湯姦狡  
處皆說得羞愧殺人云云然則朱子所謂巧者乃  
指其筆鋒穎利凡所指摘皆刻露不留餘地耳非  
謂巧于駢辨至或顛倒是非也于春秋左氏傳續  
說云是編綴左氏傳說而作以補所未及故謂之  
續說又言其中兩條以博議所云爲非是則是書  
當成于晚年又于東萊左氏博議云相傳東萊新  
娶于一月之內成是書今考自序稱屏處東陽之  
武川居半歲里中稍稍披蓬藿從予遊談餘語隙  
波及課試之文乃取左氏書理亂得失之跡疏其  
說于下旬儲月積浸就篇帙又考東萊年譜其初  
娶韓元吉女乃紹興二十七年信州不在東陽  
後乾道三年五月持母喪居明招山學者有來講  
習者四年已成左氏博議五年二月除母服五月  
乃繼娶韓氏女弟則是書之成實在喪制之中安  
有新娶之事流俗所傳誤也  
梓材又案四庫本永樂大典著錄先生少儀外傳

二卷提要云其書爲訓課幼學而設故取禮記少儀爲名然中間雜引前哲之說行嘉言兼及于立身行己應世居官之道所該繁富不專于麗掃進退之末節故命之曰外傳猶乾要引事說詩白題曰外傳云爾  
粹材又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古周易一卷提要云凡分上經下經象上傳象下傳象上傳象下傳繫辭上傳繫辭下傳文言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十二篇宋志作一卷書錄解題作十二卷蓋以一篇爲一卷其實一也朱子嘗爲之跋後作本義卽用此本又存目周易繫辭精義二卷東萊易說二卷一則陳振孫已謂託名一則提要以爲僞作云

### 東萊講友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

詳梭山復齋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說書王先生師愈

詳見龜山學案

知州吳先生松年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杰

詳見玉山學案

提刑祝先生懷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文肅吳竹洲先生傲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喬先生拱

喬拱字德瞻東陽人質甚茂貌甚和志鄉甚正從前輩游深繹歎味蓋非易其言者乾道九年卒年二十九東

萊志其墓曰其事親油油然若不足也其奉兄惓惓然左右之不欲違也其處宗族鄉黨惕惕然恐恩義之或不孚也其講習將求盡乎此其踐行亦既深知其難矣方用力于是也

東萊遺集

端憲沈先生煥

詳廣平定川學案

宋先生去非

宋去非遂安人主簿大發五世祖也嘗領鄉舉與東萊先生相友善

方桐江集

東萊同調

空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三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先生汝能

樓先生鏐

合傳

周汝能字堯夫會稽人樓鏐字景山鄞山人東萊舊所藏程氏易傳本出尹和靖家標注皆和靖親筆復得朱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同異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二先生方職

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宮

東萊遺書

梓材謹案二先生之爲婺州教授也嘗跋李彥平周易義海撮要時乾道六年彥平以御史守婺州其書始錄于木云

朱先生有聞

朱有聞字子益浦江人幼孤長能刻苦爲學夏不避蚊冬不擁爐久之悉通諸家書作文尙質實有理致視富貴無所屈縣令丞而下欲見之不能得東萊知其有守而多聞訪之逆旅中再以書速竟不行東萊愈重焉淳熙十六年卒

金華府志

郭氏學侶

湯先生致

湯致麗水人淳熙五年進士遊學西園最久後請爲西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園師其別郭伯清序云乾道元年予寓東陽郭氏之塾與伯清周旋書冊閒終歲而歸三歲伯清至括蒼見予于家數日卽去又自東陽東又復過辭去

石洞遺芳

東萊家學

補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粹材謹案王忠文跋先生帖云忠公受學于成公而用其父倉部澤補官中銓試授修職郎又云安置韶州改遷吉州明年移筠州越四年卒于筠之大愚僧舍金華府志云量移筠州寓居大愚寺自號大愚叟

呂子約說

時習之義程子云習重習時復思繹浹洽于中則說此恐是學原于思之意凡所當事者皆學也不致其思繹以通之則無自而進苟苦思力索則淺迫無味亦失所謂說矣惟學焉而時復思繹勿忘勿助積累停蓄浹洽涵養杜元凱所謂如江海之浸如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此卽時習而說之注釋也

朱子答曰此說甚佳

巧言令色鮮矣仁論章旨則尹氏之說爲完若旁通其義如辭欲巧之類是迺修省細密功夫其發原自別然修辭之功亦易得入于安排計較而不自知其所發之偏者亦爲鮮矣之仁也

朱子答曰發原自別之說甚好修辭之功固易入于安排計較然亦只得就發原處謹之耳若捨此而別生疑慮則又轉見繳繞不得剖決也

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用則塞乎天地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擴然大通然體用一源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看忠恕自見相爲用處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

朱子曰此說甚善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  
懣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

附錄

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爲踰  
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  
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朱子答子約書曰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  
了難得少壯底日子

朱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三十四明徵書  
一約園刊本

又答書曰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  
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效了而後又看甚處欠  
闕即便于此更加工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  
說著自家見處求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  
勉強實履此如小兒迷藏之戲你東邊來我卽西邊去  
閃你西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次何時是了耶  
又答鞏仲至書曰子約子弟近得書云歲前明招大火  
其柩幾不免幸而獲全却不知其厚葬之說但得汪時  
發書似頗有所不快意不知曲折如何也

又答儲行之曰張鄭黃鄧相繼物故呂子約前月亦不起疾殊可傷悼是亦氣運使然豈可專咎章子厚耶

袁潔齋題先生帖曰禮部既卒子約獨當門戶之責益自奮勵卒以觸權要獲罪謫死彭忠肅之攻韓也子約以爲已甚旣而自攻之友人石應之問其故子約曰彼從臣可以從容獻納我小官幸而獲對敢不急盡忠乎樓攻魏題先生書曰嘗評其人楊秉三不惑之外視軒冕又如浮雲非勉強然也見其進未見其止觀人多矣未有表裏如一如子約者所謂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三六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真西山跋呂子約帖曰大愚呂公清風直節爲一世偉人某不及見之矣而獲見所與彭君仲誠講學數帖其論讀明道行狀可以觀聖賢氣象讀書以論語爲主履踐以毋自欺爲本富哉言乎豈惟仲誠父當終身服膺善學者皆當寫一通眞諸座側

又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曰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孽臣始竊大柄大愚以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奸孤忠凜然之死不悔迨其晚年

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王忠文跋先生帖曰公此帖遺其友汪時法乃在台時所遺其在台州通歲大稔用常平使者委廣行勸分躬履郡境靡所不歷民受惠全活者甚眾使者言于朝因命徧行浙東視諸郡賑事其盡心一如在台時帖中所謂既食其食則思任其責一任其責則民命在我慄慄乎可畏者諒哉仁義之言矣

大愚講友

王先生鉛

宋王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先生字季和爲大愚之友嘗爲四明船場朱子文集答先生書二第二書謂孔門之教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云

石先生宗昭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汪先生大度

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姜先生柄

缺

東萊門人

文定葉水心先生適

詳水心學案

文肅黃勉齋先生幹

詳勉齋學案

直閣詹先生體仁



萬先生人傑 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方先生璟

方先生珺

方先生璘

縣令郭先生浩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林先生居實 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孫先生應時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承奉李先生充庭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張先生垓 詳見水心學案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萊私淑

補常博李先生大有

附錄

主太常簿謙仲習于禮顧籩豆簠簋登俎尊罍位置失  
次脊脅膺臑肫肩亦多闕禮黃白黑禮以熬薦時用生  
形鹽傳謂象虎時散鹽黍稷稻粱而概用秬五齊三酒  
而概清醕瘞療徒具文樂歌不卒章乃按三禮條具其  
儀法請釐正之遷太常博士

在平江正歲鄉之大夫士屬于序謙仲爲正齒位放古

飲酒禮且取前賢鄉約鄉儀鉅梓以風示之士習用勸  
謙仲頌觀嚴重廉直不受請寄昧且衣冠率諸子誦語  
孟若詩參以先儒傳釋精誦熟講日有常則

爲鄉邑營社倉用朱文公及建安吳氏舊法

幼與弟大同親師力學早孤遺大同受學于朱文公而  
躬任家事不以遺母勞

戴岷隱先生溪

詳見止齋學案

監承孫東白先生德之

別見說齋學案補遺

樓先生鎬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皇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侍郎黃先生師雍

詳見勉齋學案

大愚門人

朱先生在

詳見晦翁學案

阮先生泰發

父元白缺

袁先生標

缺

東萊續傳

知州呂先生中

呂中字時可晉江人淳祐中登進士遷國子監丞兼崇  
政殿說書奏乞晚輪二員說書夜輪講官直宿以備顧

問又言進講經史乞依正文進讀不宜節貼避忌不惟可察古今治亂亦以革臣下諂諛之習當路忌其直徒

汀州在汀碁年演易爲十圖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又有論語講義皇朝大事記前迹要略

附錄

除國史實錄院檢閱上疏言當去小人之根革賊吏之弊

兼崇政殿說書言人能正心則事不足爲人君能正心則事不足治

宋本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嚴先生案

嚴粲字明卿一字坦叔邵武人精于詩著有詩緝林希逸謂其鉤貫根葉疏析條緒或會其旨于數章或發其微于一字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于數千載之上若見其人而得之以發溫柔敦厚之意詩于是盡之矣

經義考

梓材謹案袁蒙齋集有贈嚴坦叔序稱其抱負才業有志當世

嚴氏詩說

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指公子言也猶楚狂接輿

稱孔子爲鳳兮也

說于桑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蕃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寒實淵淵故能致國富強至于駮牝三千有女同車突挾宋之援以逐忽故國人惜忽之失援而作此詩

男子葛屨履霜祁寒奔走而不休未嫁女出爲人縫裳而利其傭資皆急于趨利也

聖人致嚴于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四書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其大夫之意耳

配命謂王者與天爲配天之賦予萬物謂之命王者宰制天下亦謂之命

人心之善作之則興凡自暴自棄習俗益流于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耳故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強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不能自己不知所以然如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附錄

袁蒙齋曰坦叔于黍離中谷有摧葛藟不用舊說獨能探得詩人優柔之意其他一章一句時出新意大抵宛轉有旨趣可與言詩也已矣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詩緝三十六卷提要云是書以呂氏讀詩記爲主而雜采諸說以發明之舊說有未安者則斷以己意如論大小雅之別特以其體不同較詩序政有大小之說于理爲近又如邶之柏舟舊謂賢人自比嚴氏則以柏舟爲喻國以沈氏爲喻非然也于鹿之良馬四之良馬五之舊以爲良馬之數嚴氏則以乘良馬者四五輩見好善之多中谷有推蒿以推之曠乾喻夫婦相棄嚴氏則以水旱草枯出此而致離散凡若此類皆深得詩人本意至于音訓疑似名物異同考證尤爲精核宋代說詩之家與東萊書並稱善本其餘莫得而鼎立良不誣矣

宋車案補遺 卷五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雲濠謹案阮亭居易錄嚴坦叔華谷詩集一卷氣格卑弱類晚唐之靡靡者華谷作詩緝林希逸以爲在歐蘇王劉東萊諸鉅儒之上今盛傳其書

### 彭先生元亨

彭元亨字文昌安福人父病篤禱于神乞損己壽以益親年父壽愈嘗服膺呂東萊辨志早夜力行不怠君子謂其見善如力耕云 吉安府志

雲濠謹案周益公誌先生墓述左司員外郎李兼之言曰淳熙乙巳某尉安福彭君樂易信于鄉里會歲大稔郡督勸分君產中食首發廩爲倡乃克有濟某以是慕其人授以著作呂君祖謙辨志一篇蓋自灑掃應對推以應物細行之於達于全德凡前言往行次第畢載彭君受而服膺焉傳之副

墨求名儒蓬宮敷繹之早夜力行不敢怠慢向善如力耕避惡如遠臭嗇于自奉豐于周急年六十

三以沒其身動無過舉願有以表其寔卽志承所本

忠肅陳抑齋先生辭

詳見水心學案

段先生昌武

段昌武字子武廬陵人以詩經而兩魁秋貢以累舉而擢第春官官朝奉印山羅使君瀛嘗遺其子姪從學先生以毛詩口講指畫筆以成編本之東萊詩說參以晦庵詩傳以至近世諸儒一語一言苟足發明率以錄焉名曰叢桂毛詩集解其從子維清請給授狀

經義考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毛詩集解二十五卷提要言其書舊本題叢桂毛詩集解蓋以所居之堂名之書首爲學詩總說分作詩之理寓詩之樂讀詩之法三則次爲論詩總說分詩之世詩之次詩之序詩之體詩之派五則餘皆依章疏解大致仿呂氏讀詩記而詞義較爲淺顯阮亭居易錄則謂大旨本之東萊詩記參以晦庵云

劉先生克

附子坦

劉克信安人所著詩說十二卷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己意于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子坦郴州州學教授

經義考

章先生叔平

章叔平臨川人予祠東歸東萊讀詩時嘗雜記諸儒之舊說未及成書學者以其與朱晦庵之說異而與舊傳之諸說同也或莫適從先生因兩家之異參諸說之詳斷以己見名以私記東發稱其無一語隨人之後云

東黃

發文集

文清湯東澗先生漢

詳見存齋靜息庵學案

文潔黃於越先生震

詳東發學案

嚴氏門人

陳先生鳳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先生士亨

祖景立附師傳維清

吳士亨金溪人祖藤州僉判景立友于琴山傅子雲先生受詩學于嚴粲傳維清

虞道園集古錄

呂學之餘

方虛谷回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遺

單先生庚金

別見二江諸儒學案補遺

修撰潘介巖先生塤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司獄潘先生炳

附門人林定老

潘弼字良輔麗水人氣邁年盛袁清容掌麗澤祠先生

來金華握手曰大潘君死吾與子真交承矣後游京師授贛州教授中丞崔公奏授廣東廉訪司管句架閣兼照磨大德十年復爲贛州教授以昔之治廣者爲準闢田築宮訓士嚴飭力請干官而復其役皇慶二年授龍興路司獄不卑其職悉疏宜行者以盡心焉先生幼孤母項氏招師教授俾植立所爲文號宜山集若干卷讀易管見四卷詩一卷藏于家延祐某年卒年五十有八奉化州同林定老其壻也爲清容言婦翁嘗從先人先人卒定老生未周斫斫撫字終以女妻之云

清容居士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四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詳見深寧學案

文正吳草廬先生澄

詳草廬學案

李先生公凱

李公凱字仲容宜春人著有毛詩句解二十卷其書專取呂氏讀詩記而隲括之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梓材謹案經義考云毛詩句解存又載先生纂集柯山尚書句解三卷存謂仲容于詩取東萊呂氏于書則舍呂氏而從夏氏蓋不偏主一家者

蘇滋溪先生天爵

詳見靜修學案

蔣先生大同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宋氏續傳

主簿宋先生大發

宋大發字□□世傳麗澤舊聞先生守其說專以犯而不校為禔身取友臨事待物之方和易寬博務為長厚事山泉陳公蒙守三衢器其能奏授進武校尉權江山縣主簿漕江東又拉以裨僉幕忽不樂棄去歸老山中陶然自適衛叔寶所謂情恕理遺者非惟以自勵且以訓飭其子若孫鄉黨家族稱焉

方桐江集

吳氏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先生德簿

別見雙峯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一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二

目錄

艮齋學案補遺

袁氏門人

補

薛先生季宣

艮齋講友

朱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呂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李先生伯鈞

附見水心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艮齋同調

補  
張先生淳

忠甫講友

謝先生黔

忠甫同調

李先生如圭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艮齋家學

薛先生溶

艮齋門人

補 王先生相

葉先生大顯

樓先生鑰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王先生遇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潘先生景憲

陳先生牧之

高先生宗商

石先生宗昭

合傳

章先生用中

詳見止齋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徐氏門人

葉先生武子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氏家學

葉先生祐之

詳見慈湖學案

艮齋私淑

陳先生求曾

忠甫續傳

補 敖先生繼公

敖氏門人

潘先生滋

方先生導

別見橫浦學案補遺

黃先生杲

黃先生東

黃先生榦

詳勉齋學案

潘先生植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宇文先生口

葉先生口

李氏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目錄

李先生口

二三四明叢書  
鈔園刊本

李先生冲

李先生遇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遺

李氏門人

潘先生滋

見上拙齋門人

黃先生杲

同上

黃先生東

同上

黃先生榦

詳勉齋學案

潘先生植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林氏續傳

林先生耕

林先生駿伯

潘氏家學

潘先生桓

詳見滄洲詩寄學案

潘先生柄

同上

潘氏門人

黃先生杲

見上拙齋門人

黃先生東

同上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

國朝藏書  
約刊本

黃先生幹

詳見勉齋學案

葉氏家學

葉先生眞

詳見勉齋學案

拙齋私淑

夏先生僕

詳見周升謬景仁

陳先生鞞

詳見水心學案

胡先生士行

別見龜山學案補遺

迂齋私淑

姚先生隆

何先生翰

蔣先生毅

陳先生魯

張先生守中

李先生誦

呂先生恂

呂先生恆

郁先生銳

陶先生振

缺

泰元學案續遺 目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金先生信

缺

謝先生恆

附兄伯理

謝先生鼎

合傳

戴先生貞

倪先生中孚

盧先生熊

父觀附子彭祖

朱先生應辰

葉先生杞

張先生叔溫

徐先生章

謝先生思順

濮先生仲溫

章先生琬

陳先生存理

管先生時敏

王先生燧

馬先生文璧

安先生普大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一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許先生廣民 台傳

管先生納

李先生佐

傅先生伯原

錢先生舜在 台傳

劉先生性初

庸庵講友

岑先生安卿

貝氏學侶

邵先生子振

父質谷附質谷師蔣子中沈東岡

張先生仁近

附師俞易齋

王先生至善

附師俞參

鄧先生原善

鄭氏講友

黃先生許

葉先生峴

合傳

林先生定志

合傳

余氏門人

梁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殷先生奎

見上鐵崖門人

黃氏家學

黃先生中玉

黃先生棐

宋氏門人

聞人先生叔勉

貝氏家學

貝先生翺

貝先生翺

合傳



貝先生翔 合傳

貝氏門人

鄭先生眞 詳見草廬學案

樓先生澄 附子日宏孫序

金先生以聲 附陳恭

王先生謙

王先生恆 合傳

戴先生禮

王氏家學

案學案補遺 目錄

人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王先生謙 見上貝氏門人

王先生恆 同上

鄭氏門人

季先生仁壽 父德異

劉先生演

王先生毅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劉先生基

劉氏同調

劉先生彬

文成門人

邱先生鐸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二

後學 鄧王梓材  
慈谿 馮雲濠 同輯

艮齋學案補遺

袁氏門人

補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

雲濠謹案先生以乾道九年卒其爲春秋經解指要十四卷年甫二十溫州舊志云諡文憲

艮齋禮說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四郊百里卽禹貢百里賦納總之意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澤之賦以待喪紀若委人喪紀共薪蒸木材澤虞共蒲葦之事稍人共葦事掌茶共茶皆山澤之所出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卽職幣所謂餘財詔之小用賜予者 以上天官

凡懸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氏謂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士亦半天子之士懸磬而已不知有磬無鐘何以和樂疑天子之士鐘磬各十六枚爲一肆諸侯之士鐘磬各八枚爲一肆

四夷之樂或以其服色名或以其聲音名服色缺是也

聲音侏離是也

世本之巫咸作簪殷有巫咸後有神巫季咸皆祖其名

以上  
春官

戴記羅氏致鹿與女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非真以鹿致也蓋作羅以示之非真以女致也作孺以  
示之

先鄭以青州之淮或爲睢沈或爲洙直謂宋有次睢魯  
有洙泗曾不謂青之包徐也

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禹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并揚

堯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兗荆徐爾雅之九州也揚荆豫青兗雍冀幽并職方之  
九州也郭璞以爾雅所稱爲商制是商有幽營而無禹  
貢之梁青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

九州之內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  
多女東南多絲織西北多織皮先王于民因其東西南  
北之殊方山谷川浸之異宜男女之異數馬牛犬豕之  
異產黍稷稻粱之異種丹漆絲枲之異利爲之修其教  
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然後五方之民各安  
其性樂其業而臻一道同風之治矣

以上夏官

以十寸之尺起度則爲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爲尋爲常故同謂之度尺

考工記

天子待五等諸侯禮數諸侯初入竟上公則五積侯伯則四積子男則三積皆用牢出入同等上公三問侯伯再問子男一問皆用脯脩若大國之孤天子待之出入亦三積不問一勞自卿以下卿出入二積大夫出入一積據從君爲介之禮也若特來聘問待之禮亦同

覲禮

皇極解

大中所謂命中立而百順脩矣各正性命民之受中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生也率性之謂道中非自外至也于時保之莫非爾極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人之過也各于其黨之人人能宏道非道之宏人也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無入而不自得者惟不害者能之天理之滅人欲害之也反身而誠至誠則無他事矣百爲事守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而後可以弗畔執中之道無它拳拳服膺而已矣洪範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文則念

之子言之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  
可與立未可與權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  
之與比孟軻有言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  
義所在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是故識輕重之爲貴識輕  
重則知權矣君子之時中時中爲權君子之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夫大受者不可以小知也  
洪範曰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語中德之盛也性  
無有不善心無有不正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爲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復之見天地之心不遠復無祇悔一日

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一言善而千里之外從之是  
集義所生也洪範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道不遠人在推其所爲而已有  
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之一  
以貫之非多學而識之也所貴乎坐進此道詩不云乎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故大人正己而物正修身  
而天下平洪範曰無虐癈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

使蓋其行而邦其昌富有之謂大業充實之謂美淵泉  
溥博而時出之有本者如是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  
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必先  
誠其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  
家齊而后國治內外正天地之大義也正一家而國定  
矣舜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  
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有諸中必形諸外是  
故誠之爲貴誠之不息則著著則通乎則放乎四方上

下而準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曰不誠無物洪範曰于  
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子言之道其難行  
矣乎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中庸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舜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  
兩端非執一也其爲物也不貳則其動罔不中在舜之  
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各  
有心知微知顯則本心物見而中一見之矣洪範曰無  
偏無頗遵王之義讀如俄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

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天不言而四時  
行百物生以行與事示之而已聖人代天理物修辭以  
盡意知風霆雨露之無非教也則可以言天矣在易恆  
之爻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故君子言有物而行有恆  
有常之吉不言之教也洪範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  
于帝其訓人無有貴賤道無有高下不獲乎上無以使  
下不獲乎下無以事上中極之道立九經以行三德者  
也故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中其天下之道  
本乎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能達之天下而可乎  
詩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夙  
夜匪懈以事一人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於乎其有進于  
是夫洪範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  
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中庸解

性命道教皆非自外作者在乎不失其正而已

物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皆  
性中之物也方其未發不可謂之有及其既發不可謂



之無喜怒哀樂正于未發可不謂中乎發而不失其所謂中可不謂和乎

所惡于知者爲其鑿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蓋未始自用而亦不輕信之也

子曰君子可以大受而不可小知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二者適反君子小人之辨眾人之知所謂小知也惟知之小陷乎大患而不自見雖知中庸之擇固無安知之理大知而大受自見惟不役于小爾見于中庸之德其惟大受者乎

案聖學補遺

卷五十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子路問強蓋強弱之強也孔子分君子小人之辨

道不遠人在我而已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于妻化家刑固未有本亂而求治者也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故君子必自反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孝悌爲仁之本豈有他哉

無憂得天者也達孝仁親者也

一者何也所謂知天者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知仁勇之三未始離乎一也天道本然者也人道當然者也至誠則無他事矣此舜

所以從欲而治孔子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誠自誠道自道夫豈外物耶物則之盡在誠而已不誠無物故以誠爲物之終始也

君子之道行其所無事也德性天性之本然者問學盡性之本然者廣大措之四方上下而進者精微至物之在人者高明所以覆物者中庸所以成物者溫故反本者知新知來者敦厚自廣者崇禮接物者皆以修身爲本擴而充之則與天地準矣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戒慎恐懼也自反而縮吾何慊乎哉故君子敬其獨爾

無聲無臭天道之始也中庸之學所以研求性命之正和同天人之理不知天道之始其何以爲至哉

### 大學解

有良知有小知良知知德者也小知小小知見也域于小知良知無自發也能致其知則知之止者見矣

堯自克明峻德至于黎民於變仲尼由三十而立至于所欲不踰矩大學之道無他在乎格物而已

慎獨致一之道也致一之至不戒而嚴矣易曰無有師

保如臨父母嚴之至也

中庸之學以率性爲道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有所忿懣恐懼則非所謂中而本性昏矣心在神明之舍居中虛以治五官者也心爲事奪五官皆失其正非所以安神明也一正心而本性正矣

孝經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君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爲國以禮能踰上下之交乎

若保赤子教之至也知敬恭之道斯無失之者矣

進賢之法莫崇禮貌去惡之要莫先克己見賢而不能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舉舉而不能先吾命之出者未至爾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誰之過歟

艮齋浪語集

以某所聞于不躡等者自明明德以至于知所止齊家治國而天下平其序端如貫珠不可易也唐氏時雍之化蓋由此作焉古人以爲灑掃應對進退之于聖人道無本末之辨中庸曲能有誠之論豈外是耶學者眩于誠明明誠之文遂有殊途之見且誠之者之道安有不由此而能至于天之道哉今之異端言道而不及物躬

行君子又多昧于一貫不行之歎聖人既知之矣可與  
學者未可適道所以曠百世而莫之明也信言果行存  
乎德行不知何者爲等又將何者爲躋耶必以小學大  
學爲之等差則吾屬異于成童而下孟氏之欲自得也  
果何物乎 抵沈叔晦書

附錄

公生六年父母並卒伯父待制昌言收鞠之

公幼逮事過江諸賢聞中興經理大略已能識之志尙  
學學與常兒異

宋二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十四明教書

約圖刊本

道潔語公伊洛軼書多在蜀時同郡蕭振方制置四川  
乃往爲其屬道潔期至蜀報以書會偏裨有誣其所部  
將者公請正階級法議不合謝去遇道潔于峽而公旣  
出蜀矣

從吏部銓得婺州司理參軍召對首言治體有本末願  
遵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材張綱紀進端直之士與之講  
問學求治道又論中都官員多職寡牧伯之任分爲五  
六惟大軍勝戰將兵而下廢爲隸役因道遠方民瘼甚

悉

嘗曰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惟恐土  
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上是之

公之學既有所授博攬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羣籍山經  
地志斷章闕簡研索不遺過故墟廢壠環步移日以驗  
其蹟參繹融液左右逢原凡疆理卒乘封國行河久遠  
難分明者聽其講畫枝葉扶疏縷貫脈連于經無不合  
于事無不可行涖官隨廣狹默寓之于簿領期會之間  
其僚或聯曹經時而不知公爲儒者也 墓誌

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錡鎮鄂渚先生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  
弱宜早爲備錡不聽及兵交稍資先生計畫未幾汪  
澈宣諭荆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先生又  
說澈以閔旣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  
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  
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  
奴而繫馬于庭以待先生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卽汝  
家卽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先生患之會  
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

隊因地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之言  
族士族富族皆附保獨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  
必有圍以習射禁蒲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  
更至庭閱之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  
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  
口皆置戍復請于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  
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搖

除大理寺主簿虞丞相允文白遣公行淮西還曰齊威  
之霸不在阿卽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無阿卽墨之斷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上欣然開納

除知湖州朝辭奏罷上留語良久溫辭寵藉大旨謂書  
生姑息而辨事以奇爲能煩卿輔郡冀以中道理之公  
對曰臣學于師以事陛下惟中道耳上曰如此朕復何  
憂

出知湖州會戶部以歷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諸  
郡束手無策先生言于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  
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  
強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

譙責愈急先生爭之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

嘗掇拾管樂事爲傳諾不及功利平生所推尊濂溪伊

洛數先生而已告學者則曰毋爲徒誦語錄

止齋謔行狀

朱子曰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于地名上用功夫

又語類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

有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爲無鬼然却又有真箇

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爲實理不知此特虹霓之

類耳

沈定川祭之曰公之間學者驗于開物成務已而知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不可爲而返率問學閭里日寢光明謂不得于彼而可  
得于斯豈意亦不得于此耶道學未立于至聖之域朋  
友未得其傳授之全公至願未竟而終天平命也夫何  
爲使朋友至此極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薛士龍春秋旨要序謂先王之制  
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于周之大史  
隱之時始更魯曆而爲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  
費誓秦誓列于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烏在諸侯之  
有史也晉乘始于殤叔秦史作于文公王室之微諸侯

之力政焉耳止齋後傳因之朱文公以爲諸侯若無史  
外史何所稽考而爲史古人生子則聞史書之聞尙有

史況一國乎

原注愚謂酒誥曰矧太史友內史友則諸侯有史矣

虞道園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曰昔朱子在時永嘉  
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語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以  
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于當世  
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注得  
以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注之  
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于遺經者也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忠文公送顧仲明序曰永嘉東南名郡也在宋世號  
稱六藝文章之府許景衡氏周行己氏皆登程子之門  
而載伊洛之道於東南南渡以還盲性理之學者故宗  
永嘉而鄭景望氏實承之然當其時薛士龍氏之學復  
自成一家其說詳于古今之經制以謂自周季絕學先  
王制作之原晦而弗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王  
通氏河汾之所講論千餘年閒端緒僅或一見及二程  
子張子作相與發揮本末精粗綱紀悉備而後之傳者  
莫得其要于是發憤覃思深究體統興王遠大之制叔



末寡陋之法禮樂刑政損益同異之際必審其故實研索不遺于經無不合于事無不可行

梓材謹案謝山為顧亭林神道表云予觀宋乾淳諸老以經世自命者莫如薛艮齋而王道夫倪石陵繼之葉水心尤精悍然當南北分裂聞而得之者多于見若陳同甫則皆欺人無實之大言故承嘉永康之學皆未甚粹云云

艮齋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李先生伯鈞 附見水心學案補遺

空齋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艮齋同調

補 監獄張忠甫先生淳

張忠甫語

吾生不免為今人吾行豈敢為古人吾子閩里後進隨

和唯諾一若庸庸然吾何賢哉

附錄

工古文尤習冠昏喪祭古禮其器制損益考訂無遺校讐儀禮為之句讀欲考禮者必請正焉

朱子曰張忠甫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

爾此則不深考于劉歆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明之其曰推而致于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粹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儀禮議誤三卷提要稱朱子語錄有曰儀禮士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忠甫校定又爲一書以識其誤號爲精密然亦不能無舛繆又曰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較他本爲最勝今觀其書殊守釋文往往以習俗相沿之字轉改六書正經則朱子所謂不能無舛繆者誠所未免然是書存而古經漢注之說文脫句藉以考識舊槩諸本之不同傳于今者亦藉以得見崖略其有功于儀禮誠匪

宋先生補遺

卷五十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淺小云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藝文志謂之禮古經未有儀禮之名張淳云疑後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忠甫講友

謝先生黔

謝黔忠甫之友也忠甫與之講習謂易與春秋永易窺測詩書執禮夫子雅言于是相與讀書與詩儀禮雖非全書而禮節俱在自古以爲難讀而亦熟復而躬蹈之

樓攻  
魏集

忠甫同調

李先生如圭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艮齋家學

薛先生浴

雲濠謹案先生爲艮齋從子觀其祭艮齋文蓋少孤而從學叔父者

艮齋門人

補  
祕監王合齋先生枏

雲濠謹案樓攻魏集送王木叔推官分韻得錦字云王郎天下士中和自生稟澹然初無營見者輒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檢存又云使之行所學庶幾人莫枕向來孰閒之未免斯立際川泳而雲飛賴有東陽沈露章極推轂分韻句裁錦又云與君幸瓜葛心交今十稔豈惟我惜別行道情再荏蓋攻魏與先生同在艮齋之門云

附錄

劉後村跋合齋集曰義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無餘蘊矣止齋水心諸名人之作皆以窮巧極麗擅天下合齋之文獨古澹平粹不待窮巧極麗亦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憲嵇阮之伏山濤也蓋其言議風旨有在于文字之外者矣

葉先生大顯

葉大顯字仲謀吳人官司農寺簿先生有異質嘗親薛士龍鄭景望官居守正民悅湖海羣寇先生每有翰略用事者雖不行其策而輿論謂善子祐之事慈湖慈湖遺書

宣猷樓攻媿先生鑰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王東湖先生遇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教授潘先生景憲

雲濠謹案先生祭良齋文首云詹望門牆十年未得幸會適諸兩月几席末云登門之晚失師之遽敢不夙夜無忝所付據此先生嘗受業薛氏之門餘見鹿澤諸儒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先生牧之

梓材謹案先生亦有祭良齋文自稱學生

教授高先生宗商

侍從石先生宗昭 合傳

梓材謹案浪語集附二先生祭良齋文並稱學生高爲迪功郎昌國縣主簿主管學事石爲迪功郎新州司戶參軍餘詳槐堂諸儒學案

章先生用中

詳見止齋學案

徐氏門人

修撰葉先生武子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氏家學

葉先生祐之

詳見茗湖學案

艮齋私淑

陳先生求曾

陳求曾字質甫樂清人嘉定癸未進士自爲小官恪然有守所至得譽且皆有勞績可紀初調臨海尉再調漢陽教官丞處之麗水曹東畎辟爲機幕敬之如賓友除通判澧州有聲于湖湘除監察御史兼侍講又除右正言條陳弊事愈力除大理少卿不拜而去除江東憲再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辭始就職寶祐元年主管明道宮抗章引年以直祕閣致其事卒年七十一先生以廉介名于時而學問有淵奧獨歎然自下不少炫其長故知其賢者多而知其學者少蓋永嘉諸儒自薛常州陳止齋以周官六典參之諸史講求古今損益異同之故又考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欲正體統聯上下使內朝外廷必別大綱小紀必嚴與夫取民制兵足國厚下之法隨事條理期爲長久以今準古而不爲好古之迂本末明究要皆可行先生謂禮樂頗得其傳每慨前修曾未及試以身

爲憲諫之臣感人主知遇欲朝廷倣而行之故諸所進  
言如曰謹微如曰仁必兼智勇如曰務實如曰舉要無  
非格心之大者至于整齊世故扶補罅弊先後條上十  
餘萬言某病某源某證某藥其言皆有關係且曰臣非  
不能抗高論以邀虛名蓋救時變通之方毋急于此精  
粗皆學也陳之奏篇著之講議又時因進故事而及之  
劉後村誌其墓云余初交公于朝及公折節來番余備  
數治事與公相從淺一載析理論文句句中肯庶郡刊  
艾軒集初成公得之兩三日俄語余曰艾軒之學異于  
人矣其于古今書上下數千年事無大小如珠貫而繩  
引余爲之竦然曰吾儕讀此書多矣未有能爲此語者  
況一目而得之益知公之不可及

虞齋續集

忠甫續傳

補教授敖先生繼公

梓材謹案先生名一作繼翁黃文獻爲倪仲深墓  
志云高克恭爲南臺治中侍御史首以敖先生及  
鄧公文辰陳公康佐姚公武與公五人並薦  
于朝五人各補郡文學高克恭卽高彥敬也

儀禮集說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經惟言冠而遂醮略

無異文則是三加三醮皆與上文適子之禮同惟以冠醮在房外爲異此庶子指父在者也父在而冠宜別于適父沒則其禮同矣凡冠者于廟

經于醮禮始加無異文于再加三加皆云如初儀則是醮者亦祝明矣醮禮文故以多儀爲貴

以上士冠禮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帛注古文錦皆作帛饗而用帛亦重謝之也酬以束帛其節當與冠禮醴賓者同案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者辟主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文

士昏禮

宗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族有親者之稱三族謂從父從祖從曾祖之親也從父之親齊衰大功也從祖之親小功也從曾祖之親總麻也喪服不于此但舉三者言之耳有凶服則廢嘉禮故欲及今之吉也或曰三族謂父母妻之族

士昏禮

縣于洸東北西面縣不近階者宜辟東縣之正位也大射東縣在阼階之東縣謂縣鐘磬與鑄于筓簋也鼓鼗之屬亦存焉周官小胥職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又云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然則凡爲士者之樂皆得縣鐘與磬惟以特而別于其上耳大射

儀言國君西方之縣先磬次鐘次鐃鼓磬在其南鐘師職掌以鐘鼓奏九夏鐃師職掌金奏之鼓此與上篇皆實出奏陔陔夏金奏之一然則亦有鐘鼓鐃明矣其設之磬在北鼓在南略放大射西方之縣焉鄉射禮

諸侯之小樂正下士也前三篇不言小以此見之也此樂盛于彼且用小樂正則彼可知矣大射乃不使大樂正者其辟祭饗之禮與大射儀

諸侯五廟太祖之廟最東高祖而下之廟以次而西朝各有大門有中門有廟門中門外西邊皆有南北隔牆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牆中央通閣門故入諸侯之廟必有每門也天子之廟各有五門與其寢同是諸侯亦有三門也康王受顧命于廟出廟見諸侯乃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則天子諸侯廟門之名數可見矣聘禮

宰夫膳稻于梁西膳當作設字之誤膳設聲相近由是誤云公食大夫禮

喪妻者必三年然後娶禮當然爾非必專爲達子心喪之志也蓋夫之于妻宜有三年之恩爲其不可以不降于母是以但服期而已然服雖限情則可伸故必三年



然後娶所以終牀合之義焉若謂惟主于達子之志則妻之無子而死者夫其可以不俟三年而娶乎春秋傳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一焉謂后與太子也喪妻之義于此可見

降有三品大夫以尊而降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以其父之所厭而降爲人後者女女子適人者以出而降

女君子妾不著其服者親疏不同則其服亦異故也惟總章見貴妾之服被蓋主于士也若以士之妻言之乃爲無親者耳若有親者則宜以出降一等者服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三三四明齋書

新圖刊本

經言惟子不報謂男子爲父三年爲期服異也傳以女子子釋之似失之矣以上喪服

女尸以在孫倫者之妻爲之據夫家言故曰異姓其或雖與卒者同姓亦可爲之也

餞尸事者卽說經帶者蓋其節當然也喪服之始經帶先加故于將變之時亦先說之若受服及柱楣之類皆當爲之于既徹之後此特見其始者耳以上士虞記

司馬羞清魚司馬當作司士字之誤也上下皆司士爲之此不宜使司馬且司馬惟羊俎耳羞清魚非其事也

有司  
徹

儀禮集說後序

禮古經十七篇其十三篇之後有記四篇則無之四篇者士相見大射少牢上下也然以意度之此四篇者未必無一記之可言或者有之而亡逸焉爾夫記者乃後人述其所聞以足經意者也舊各置之于其本篇之後者所以尊經而不敢與之雜也朱子作儀禮經解乃始以記文分屬于經文每條之下謂以從簡便子作集說而于此則不能從也子非求異于朱子也顧其勢有所

朱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子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可耳何以言之儀禮諸篇之記有特爲一條而發者有兼爲兩條而發者亦有兼爲數條而發者亦有于經意之外別見他禮者若其但爲一條而發者固可用通解之例矣非是則未見其可也何則通解之書規模大而篇數繁其記文有不可附于本篇每條之下者則或于其篇末見之否則于他篇附之故雖未必盡如其所謂以從簡便之說而其于記文亦將包括而無所遺也然以記者之意考之則亦不爲無少異矣予之所撰者但十七篇之集說耳若亦用此法則其所遺者不既多

乎故不若仍舊貫之爲愈而不敢效朱子通解之爲也  
魯人所謂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者吾有所取焉  
耳夫豈敢有求異之意哉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儀禮集說提要稱其于鄭注之中錄其所取而不攻駁所不取無吹毛索垢百計求勝之心又言鄭注簡約又多古語賈疏向未能一一申明敖氏獨逐字研求務暢厥旨實能有所發揮則亦不病其異同矣卷末各附正誤考辨字句頗詳知非徒騁虛詞者云

敖氏門人

補主簿倪文靜先生淵

雲濠謹案楊鐵崖爲先生墓碑云父守真自號愛山處士又言先生至正二年卒年七十有八學者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五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私諡曰文靜先生又言先生杭州富陽縣戶致仕故鐵崖爲倪用宣鈍齋記云大父富陽公子之舉主卽先生也

附錄

嘗則前人之勤以自課命其書舍曰經鋤

倪氏家學

處士倪先生驥

倪驥字子舉吳與人文靜先生之子自幼喜讀書有遠志長與文靜自爲師友研極名理非世儒所能解人勸之仕則曰吾賴先廕免耒耜勞苦得稱處士菖中足矣

東維  
子集

倪先生用宣 附師張安國友康伯齡

倪用宣吳興人文靜之孫卽其居之西偏顏之曰鈍齋  
而請志于鐵崖蓋其師爲張安國友爲康伯齡云 東維子集

倪氏門人

補縣尹楊鐵崖先生雜楨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存目本永樂大典錄先生春秋合題著說三卷提要謂其書爲科舉而作非通經者所尚云  
粹材謹案宋潛溪誌先生墓云著有四書一貫錄五經鈐鍵春秋透天問禮經約君子議歷代史鈇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麗則遺音古樂府上

空毛屋乘補遺 卷五十二

三十四明鐵書

約園刊本

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瓊臺洞庭雲間祈上諸集貝清江作傳言所著有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又案先生序春秋左氏傳類編有云予于春秋家有定是之錄凡十有二卷是先生之于春秋不獨透

天問一書也

粹材又案先生亦稱抱遺先生見東維子文集西夏侯墓誌又號東維先生文集又有虞隱君墓誌銘稱其孤德之言曰今奎章學士虞公集游吳與公通譜燦吾子公之上第門生幸有以銘諸是先生固道園門人也

楊鐵崖語

善讀易者以知來善讀書者以辨事善讀詩者以正性  
善讀春秋者以知往善讀禮樂者以制行和德聖人其  
無餘蘊矣學者幸有聖人之書可讀則聖人之蘊在我

不在人也

正統辨

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于夏后傳國湯武革世皆出于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于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下曆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于人乎故正統之義立于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于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伯之權非不強于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越之號非不竊于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借此統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也尙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先正論統于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以僭吳魏使漢嗣之正下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正而言不順者大正于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繫統者在蜀晉而抑統者則

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始繼周漢始于高帝之五年而不始于降秦晉始于平吳而不始于泰始唐始于羣盜旣夷之後而不始于武德之元又所以法于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遼金宋三史者宜莫嚴于正統與大一統之辨矣

議者謂完顏氏世爲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爲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遂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爲兄弟晚年遼爲翁而宋爲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于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與蜀也亦一時角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爲紀傳而以漢唐爲正統必以吳魏爲分繫而以蜀爲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

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夷狄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于五代之年皆細注于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于宋矣有

待于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孫享國又凡百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爲游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末絕爲得統可乎好黨君子遂斥紹興爲僞宋吁吾不忍道矣

烏乎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于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三九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于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于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

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

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子傳焉孟子沒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于新安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

東維子文集

三傳有功于聖經者首推左氏以其所載先經而始事後經以終義聖人之經斷也左氏之傳案也欲觀經之所斷必求傳之所紀事之本末而後是非褒貶白也然考經者欲于寸晷之際會其事之本末不無繙閱之厭于是類編者出焉

予于春秋諸家有定是之錄凡十有二卷未敢傳于世也蓋經有不待傳而明者有因傳而蔽者學者通其明祛其蔽而後聖人之經如日月之杲杲焉故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

以上左氏傳類編序

左邱明受經于仲尼故作春秋傳以爲聖經之案後之傳左氏者有鐸椒嘗作鈔撮八卷虞卿作鈔撮九卷是



又有功于左氏者也惜其文無傳矣夫左氏爲聖門弟子又身爲國史纂記本末考索惟精其文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大抵有以原始而要終也後之言經者舍左氏無以爲之統緒故止齋陳氏謂著其所不書以見經之所書者皆左氏之功此章指之所由作也

曹元

博左氏本末序

六經皆有疑而莫疑于春秋疑而不然而欲得筆削之微者蓋寡矣此春秋之經有百問也雖然道學是講者謂說書不故慮學者不求諸心而惟口耳之是資夫百

宋完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問之書探聖意之微而欲決之諸儒未決之論非見之卓思之精者能之乎謂資口耳之辨不可也

春秋百問序

柳子曰春秋如日月不可贊也然則高自立論者皆誕也歐陽子曰春秋如日月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然則將以制盲而祛蔽則辨不能不假于詞也經不待傳而明者十七八因傳而蔽者十五六明目者抉其蔽而通其明則其如日月者杲杲矣維楨自幼習春秋不敢建一新論以立名氏謹會諸侯之說而輒爲去取之爲定是錄說協于經雖科舉小生之義在

所不遺其不協者雖三家大儒之言亦黜也吁予何人敢以一人之見舉奪千載之是非何僭之甚亦從其臬杲者決之焉耳

春秋定是錄自序

予惟清如許考亭朱氏之詩語以與夫學者之心源也人之賢不賢天下事理亂成敗皆係之心源故君子之學先焉心源之所自來爲撓不濁爲不舍晝夜此源之所爲清而遠也

清如許記

附錄

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爲築萬卷樓鐵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崖山中使讀書樓上懼性弗顯易怠去梯轆轤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

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刺幾踰百十家

家隱三吳屢遷其居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拄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于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嬾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狂

程鵬南跋忠勇西夏侯墓誌曰春秋引天下之譽襄之

賢者不敢私引天下之義貶之奸人不敢亂余讀鐵史  
邁古里思傳信民之以爲賢賢之民以爲奸奸之此鐵  
史之春秋也

鄭先生汝原

鄭汝原倪仲深門生仲深卒狀其行 東維子集

河南王子孛憐先生口

口口河南王孛憐吉解子口口口人孛憐吉解嘗受業  
許文正公之門以平章政事行省江浙聞學正倪仲深  
講說大契其意卽遣子從仲深受業 黃文獻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鐵崖學侶

楊先生維翰 附師陳東臯馮桐西

楊維翰字子固自號方唐暨陽人鐵崖維楨之從兄也  
伯父寔以倉使歸老于家聘名儒東臯陳先生桐西馮  
先生爲之師與弟攻學無寒暑抵夜以漏分爲度睡則  
以水沃面筮仕郡文學初帥府檄爲慈溪邑校在職不  
事瑣屑惟推經術贊縣長爲治後遷天台邑校先是鐵  
崖尹茲邑先生至尤以作人爲任邑士語曰小楊君政  
不忘大楊君教重光考滿陞饒之雙溪山長以病卒年

五十有八 東維子集

鐵崖講友

縣尹呂先生良佐

呂良佐字輔之上海人好學有才氣與楊維禎陸居仁遊嘗爲應奎文會至正兵起總帥欲拔爲華亭尹辭請以白衣議事帥賢之因俾自集白甲保障鄉里全活者千餘家云 一統志

鐵崖同調

朱先生日強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金日強字彥莊崑山人年十四喪父能自樹立極力于學既長學通六經百氏博貫精析退然不知有餘且善屬文根柢六經不滄異說所著有尙書補注若干卷至正十四年卒既葬其友及門人問易名于楊鐵崖鐵崖曰先生深靜而寡言嘗自號淵默宜從曰淵默皆應曰

宜 東維子集

梓林謹案黃氏千頃堂書目言  
先生本福建古田流寓太倉

周先生閻孫

周閻孫字以立吉水人至正辛巳舉于鄉赴春官中乙

榜薦入史館修宋遼金三史時當事皆遼金故臣子孫不肯以正統予宋先生具疏爭之不報遂棄職歸尋授鰲溪書院山長改貞文書院所著有尙書一覽河圖洛書序說

吉水縣志

貝氏師承

黃次山先生口

附兄午山從子玳

黃口石門人號次山先生貝清江之師也方元之盛時與其兄午山先生講易于鄉會程朱而一之而中玉父者又能日記數千言橋李號易之淵海獨推黃氏一門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盛延祐開午山先生與子玳同登進士第

貝清江集

雲濠謹案清江爲江山尉哀辭所稱比玉先生當卽玳之字

栲栳師承

縣尉厲羊村先生元吉

厲元吉字無咎號羊村餘姚人宋末舉進士尉烏程歸隱徑山元至元聞訪求前宋故臣欲強以官遜迹湖海

至白首始歸

嘉靖餘姚志

附錄

岑安卿哀厲先生詩曰厲公子先師侃侃國髦士文詞

奮白屋名識動丹宸帝鄉眷遇殊曲宴賜豐侈青山何  
足云倏忽期顯仕云胡遊苕溪露泣秋萱死朔風撼南  
極黃屋繼隳圯歸棲徑山雲松杪蔭琴史淚揮新亭悲  
詩窈黍離旨雪霜轉侵凌故里不可止漂泊海東西生  
計日彫靡暮年賦歸與幸遂首邱志遺經惜無傳嗣續  
皆耘耔死別三十春恨未致一慰何當馬鬣封秋菊薦  
寒水

梓材謹案此栲栳山人集三哀之一其二高先生  
字師魯李先生字天錫號碧峯皆里先儒也高爲  
安卿三世之交總角時曾得見之李則未及相識  
云又案陳棟蒙隱集目有高師魯以詩求鶴膝杖

宋堯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三

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事棟富宋紹興時  
蓋別一高師魯也

### 鐵崖門人

#### 宋先生元僖

雲藻謹案岑氏栲栳山人集有勉宋無逸向學詩  
云我憶颯子齟齬時髮鬢鬱兩青齊眉楮庭期待  
余所知延師囑汝吾儒歸而岑氏是集卽先生所  
編爲栲栳題像述其生平特其詩未載庸庵集中  
雲藻又案先生送岑景融序稱爲予友靜能之從  
子靜能卽栲栳山人之字則栲栳固先生講友也  
梓林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庸庵集十門卷提  
要云僖本元末遺民投老巖壑其以修史被徵乃  
迫于朝命非其本心集中題桐江釣隱圖有云黃  
冠漫憶賀知章老病憐余簡書趣又寄宋景謙云  
當時十八士去留各有緣而戴良贈以詩亦有夢  
秀歌殘已白頭逢人猶自說東周之句故于明官

罰一無所受其志操矜然可以概見至其學問本  
出于楊維禎維禎才力橫軼所作詩歌專爲聲牙  
兀稟之格一時學者翕然從之號爲鐵體而信詩  
乃清和婉轉獨以自然爲宗頗出入劍南香山之  
閒文亦詳瞻明達而不詭于理可謂善變所學視  
當時之隨流播波以至墜入險怪者其得失相去  
遠矣

庸庵集

夫業不可不慎也而士之業最優然業士者又有浮華  
篤實之辨而氣化之盛衰繫焉是故氣化醇厚則學成  
而輔世者往往皆篤實之士而浮華之習不能勝嗚呼  
篤實之士恆學其所當學舍是以浮華而陷禍者眾矣  
況可厭士之恆貧賤而徙其業乎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送倪叔樸序

聖人之用兵所以救人也而人有死于兵者蓋其不幸  
也非聖人之心也用兵而不得聖人之心而人之死者  
始眾矣是故聖人未嘗爲人易言兵又未嘗不慎于戰  
也

送王伯貞序

人之美惡係乎習習係乎所尙尙武者習乎干戈則思  
戰鬪尙禮者習俎豆則思恭敬是故君子必謹其習而  
善其尙也尙武者一于戰鬪則勇士而已耳尙禮一于  
恭敬則何學不可進何德不可就哉是故君子欲知人

之美惡又必觀其習而察其尚也觀其習而察其尚可以得其爲人之概矣

贈高生序

### 貝先生瓊

梓材謹案先生銘張拙齋墓碣云余年二十餘始習舉子業又登鄉先生俞公易齋之門蓋與拙齋同門又案先生嘗自稱海鶴生見所作清隱堂記

### 清江文集

夫帝王之治聖賢之學豈外乎心哉斂而小之則四海一方才也拓而廣之則方寸一四海也何有町畦之限乎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

堯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三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播樂以安之始終無餘事矣方寸旣治所以立事建功咸自茲始

寸心地記

性者天下之所同而不越乎仁義禮智信堯舜之善性也幽厲之惡非性也囿于氣而不得其中者也然理也氣也生而俱生而未嘗離者猶水之于器也故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學者由張子之說沿其流而溯其源則恆性可識矣

性論

鏡之空也物至而鑒不能使之不鑒也鑒萬物而不爲物昏也心之靈也事至而應不能使之不應也應萬事



而不爲事撓也君子之學如此而已

處靜軒記

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于天下非一國所得而專者故天下通祀之自唐已然虞世南韓柳諸記可攷已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

釋奠解

學之不至固不足以言悅悅之不深亦不足以言學必也時有正業以專其習退有居學以一其志安之而不厭爲之而不退則其所至猶水之入于物其爲悅也深矣此君子始終之學成已而及人也苟未及此則所謂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朝聞夕死者何事不恥惡衣惡食者何道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孰知其與天爲一逐于宋厄于陳圍于匡不合于齊楚汲汲焉皇皇焉無所容其迹吾又奚取而悅之也

深悅齋記

在內者惟虛能受而不見其盈盈則不可強通之于外在外者惟虛能入而不見其阻阻則不可強通之于內此猶光耀之燭室不于戶而于牖牖非正也自牖而通則一室之暗洞然八荒矣聖人之施教亦然是以成德達才異術而同功

約牖軒記

天地之大一毫之小舉不外吾之方寸使吾觸于境而昏又復擬于境而醒吾恐暫開而復合乍明而卒晦則其昏者未嘗醒醒者未嘗不昏也惟其神明之舍洞徹無累湛然止水皎然清秋海月而事皆得其官又何待夫所謂醒心處也邪

醒心軒記

抑嘗觀夫操舟者乎其器既備其工既習以運萬斛之舟濟天下之險若可恃也而有不可恃者焉蓋險不在于險畏險之匿于無形也

敬說

學校合子弟而教之折其氣而約于禮收其心而進于

宋光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四十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道剛者矯而巽邪者正而中鈍者攻而銳昏者發而明  
蠢者變而通入焉有孝弟之行出焉有忠信之言豈非由于教而然邪然所以教人者非強之以其所無也因其性而爲教也

制乎外曷若全乎內治其末曷若求其本

以上學校論

張先生憲

趙先生信

合傳

趙信奉元人會稽張憲與之俱遊楊鐵崖門鐵崖謂之兩奇士

東維子集

申屠先生衡

申屠衡字仲權長洲人少從楊廉夫學通春秋爲古文有法元季不仕自號樹屋傭洪武三年徵至京草諭蜀書稱旨授翰林修撰以病免尋謫居濠上卒著有叩角集姑蘇志

殷奎先生奎

附弟壁箕

殷奎字孝章一字孝伯其先自華亭徙崑山少從楊廉夫授春秋營應鄉試不利遂謝去洪武四年以薦赴京試授咸陽教諭盡心教事卒年四十六門人私謚文懿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學二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先生先生文章精審有法尤深于性理勤于纂述所著有道學統緒圖家祭儀崑山志成陽志等書二弟壁字孝連箕字孝揚俱明經文懿之卒也孝連閒關數千里迎其柩以歸孝揚官終太平府推官姑蘇志

梓材謹案東維子集余淵默先生碣銘云其子安禮以先生門人殷奎狀來請銘是先生亦從余氏遊也鐵崖爲作木齋志

朱先生芾

朱芾鐵崖之徒也鐵崖嘗送其蒲溪授徒序云吾門朱生與余同罹喪亂而不得安于所好者負書劍來別曰

某得七寶翟氏爲西席主席幾以學于先生者施于人  
云 東維子集

張先生學暨

張學暨吏部主事鐵崖門弟子鐵崖卒與朱芾等七人  
奉其治命請銘于宋景濂 宋文憲集

吳先生復

吳復字見心富春人四歲能誦書千餘言弱冠失怙刻  
苦讀書不以貧難少置生無僞言行與人約雖千里外  
不失期刻楊鐵崖讀書大柏山中通長書願與弟子及

宋元案補遺 卷五十二

學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予寓居錢唐太湖閒遂舍妻子從之遊學古文歌詩世  
傳其雲槎集凡十卷 東維子集

蔣先生元

蔣元字亨之吳興人嘗學春秋于楊鐵崖十歲善屬文  
二十學明經義試有司不競輒自忿曰吾學經無師說  
吾黜宜也乃歸告其父曰會稽楊先生某東南受經之  
師吾將不遠千里執贄而北面之父憂其素病羸止之  
曰天其將門之幸先生從吾聘汝學可已鐵崖嘉其父  
子心往焉閱三年學成而卒 東維子集

陳庸齋先生良能

附師吳叔異

陳良能字善之吳興人初學于吳叔異叔異嘗以座主禮事楊鐵崖過鐵崖錢唐次舍談其徒之好學者曰吳人師余數學于文獨陳君爲義理學敢以見先生蓋自幼機敏讀書務求聖賢旨趣皆思叔異語以躬行之要其言曰在正心正則上合天理近當人情盡此之謂忠推此之謂恕時時誦習其語以自儆父卒喪紀一以朱氏家禮扁所居堂曰庸齋

東維子集

魏先生德剛

附師應之邵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魏德剛鉅鹿人初授春秋經學于應之邵之邵沒更執經于鐵崖鐵崖于三傳有所考索必先生是資其暇日以左氏所記本末不相穿貫者每一事各有始終以其類編之名曰春秋左氏傳類編

東維子集

孟先生季成

附門人曹元樸

孟季成無錫人楊鐵崖家藏春秋百問六卷嘗授之先生先生又傳之于華亭曹繼善之子元樸

東維子集

梓材謹案鐵崖序春秋百問云不知爲何人所著或以爲方孝先孝先又不知爲何時人朱氏經義考云春秋百問作于萬思慕汪氏纂疏嘗采其說又案鐵崖嘗序雲間曹元樸氏左氏本末稱爲邱

明功臣元博蓋  
元樸兄弟行也

謝先生鈞

謝鈞字君舉上饒人自幼博行孝睦人無閒言從鐵崖  
遊者十年通春秋五傳學

東維子集

張先生汝霖

張汝霖嘉禾人於治經有專習鐵崖在錢唐時首以父  
命受春秋五傳學

東維子集

韓先生奕

韓奕與鐵崖同里從鐵崖受詩春秋學

東維子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四函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先生翰

何翰字伯翰其先西夏人也父益憐質班早喪生五歲  
依舅氏舅氏因以母姓姓之母素賢教子有法年十六  
歲受經于鐵崖通春秋五傳毛氏詩尤長于易

東維子集

蔣先生毅

蔣毅吳興人鐵崖之徒也鐵崖名其讀書之齋曰約禮

東維子集

陳先生魯

陳魯吳興人從鐵崖于雲閒學經業願先學詩而後及

于春秋且名肄業所曰學詩齋

東維子集

張先生守中

張守中鐵崖吳中學子也年十四稱奇童能夜誦經史書數千百言日課大經義騷賦表章若干首

東維子集

李先生誦

李誦字孟言錢唐人少受學于楊廉夫負氣尚節善爲詩賣藥金陵市中名其室曰檇亭而自號爲檇散生

宋文

集憲

呂先生恂

宋學案禮

卷五十二

皇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恂雲間人名其新闢書室曰漱芳而鐵崖爲之志

東維

集子

孝子呂先生恆

呂恆字長德雲間人居瓊溪嘗與其弟恂從鐵崖學鐵崖爲作著存精舍記而稱之爲孝子

東維子集

郁先生銳

郁銳雲間人鐵崖之徒也鐵崖字以鈍之而爲之說

東維

集子

陶先生振

缺

金先生信 缺

謝先生恆 附兄伯理

謝先生鼎 合傳

謝恆謝鼎淞江人皆嘗從鐵崖遊其兄伯理率以奉親于一堂鐵崖名其堂爲悅親且稱其恂恂然有古孝友之風教 東維子集

戴固齋先生貞

戴貞新涇人其父遣之從鐵崖遊字之曰固而又字齋曰固云固非高叟之固也亦非固我之固也乾之文言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云乎貞固足以幹事貞不固不足以爲貞固非貞亦不足以言固固而貞貞而固而後事之幹立焉故聖人許幹而必以貞固而不以亨與利也 東維子集

倪先生中孚

倪中孚字德中華亭人楊鐵崖在瓊溪時嘗從之遊于學有異能行修志立一時行輩推服之至正壬寅浙省貢士三十有二人名中上游 東維子集

盧先生熊 父觀附子彭祖

盧熊字公武其先自武寧徙吳再徙崑山父觀字彥達



讀書有至行門人私謚夷孝先生先生元季爲吳縣學教諭入明知兗州爲政務愷悌卒以事坐累死少嘗從學楊廉夫維楨博學工文詞尤精篆籀著有說文字原章句等書子彭祖字長嬰任武康丞薦授禮部主事坐事謫阜城長嬰幼傳家學不事藻麗而求以適用爲政亦有父風

姑蘇志

梓材謹案黃氏千頃堂書目有盧氏觀易集圖言其隱居教授云

### 附錄

謝子蘭哭之曰束帛三徵出薛蘿雲階步武正透迤飄

空齋素補遺 卷五十二

四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風動地須臾靜柰爾琅玕遽折何

又曰雪手攤頭理繭絲一襟華藻竟何施秋風夜月華

亭鶴又作悲聲似昔時

### 朱先生應辰

朱應辰字文奎吳縣人少治禮經爲舉子元季屢試不中乃棄去從會稽楊廉夫學爲古文詞洪武初起爲郡學訓導後改常之江陰卒先生學博多技尤精篆籀之學著有漱芳集三卷

姑蘇志

### 葉先生杞

葉杞華亭人鐵崖之徒爲作南漪堂記

東維子集

張先生叔溫

張叔溫邗臺人侍父官于淞嘗從鐵崖遊讀書不少輟

東維子集

徐先生章

徐章鐵崖學生嘗次華陽巾歌云鐵史文章金石堅鐵

史法書草聖賢談邇父子未可稱筆削枋頭直筆當齊

肩

東維子集附錄

謝先生思順

完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吳大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謝思順鐵崖學生嘗爲鐵崖賦黑鐵龍詩

東維子集

濮先生仲溫

濮仲溫齊人自幼從師學明經旣通尙書後學易又從

鐵崖學春秋

東維子集

章先生琬

章琬鐵崖門人爲編復古詩集六卷

四庫總目

陳先生存禮

陳存禮鐵崖門人爲編麗則遺音八卷

四庫總目

管先生時敏

管時敏□□人洪武中楚府長史在位四十餘年忠誠  
謹恪始終如一著有蠅敷集 姓譜

王先生璣

王璣其先蜀遂寧人自其祖父家吳幼善屬文得備侍  
從與王洪孟揚達善並以才聞 姓譜

馬先生文璧

馬文璧秦溪人蚤歲從鐵崖授春秋學尤工詩與書畫  
所著有灌園集 具清江集

安先生普大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許先生廣民 合傳

安管六許廣民天台人楊鐵崖尹天台並稱弟子後鐵  
崖兄方厝爲邑校時皆擢第歸事之猶師焉遣弟子及  
邑後孫傳經者百餘人 東維子集

管先生納

管納□□人學于鐵崖之門 東維子集

李先生佐

李佐構李人從鐵崖遊 東維子集

傅先生伯原

錢先生舜在

合傳

傅伯原暨陽人爲驛官于常山鐵崖先生之壻也其舅  
氏錢舜在又與朱庸庵同受業于鐵崖之門

宋庸庵集

劉先生性初

劉性初徵士鐵崖門生

句曲外史集

庸庵講友

岑先生安卿

岑安卿字靜能餘姚人著有栲栳山人集三卷先生所  
居近栲栳峯故以自號志行高潔窮阨以終其詩有云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老成媿苟得童稚羞無官又云人觀所爲主結交植攀  
援足見其堅苦自立之意

四庫書目提要

附錄

其寄口洲鄉學讀書諸弟姪詩曰負笈少年志讀書無  
患貧聚螢時已邁映雪事當新沈默東墟老淒涼江左  
賓興居便飲食德性藉陶甄巷窮詩禮荒陬策薦紳  
緇衣心眷眷貝錦語諄諄檄捧來東在臺成樂毅親寧  
爲獮見笑勿以蠖求伸喋喋羞同志栖栖憶故人鳥飛  
應擇木魚逝必驚綸爆竹歲云暮椒盤日更春依然絃

誦地童稚會比鄰原注時王敬助爲師

宋庸庵送岑山人詩曰北山猿鶴久相違城郭黃塵上  
客衣雨雪虛無知臘盡江山寥落索詩歸梅梁水涸魚  
龍偃麥隴河乾鴈鷺稀更待明年春草綠相隨湖上踏  
晴暉

雲濠謹案庸庵與岑氏往來者最多自靜能與從  
子景融外有贈敬先詩稱岑徵士又偕岑宗昭胡  
斯美及其從弟斯敏遊宿竹山精舍又新歲岑處  
士見訪詩又留題岑氏隱居謂過三山岑西峯隱  
居又稱西峯長子子軒又爲岑西峯題鄭山輝畫  
懸崖蘭及研雲友西峯友圖諸詩處士未知卽山  
否人

宋重案補遺 卷五十二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貝氏學侶

邵邵先生子振父實谷附實谷師蔣子中沈東岡

氏子振雲閒人徙居臨淮之東屯貝清江與爲師友邵  
翠自翠巖至于雪溪自雪溪至于浦雲而及其父實谷  
從巖眷眷訓飭諸孫以通經爲務故實谷不遠數百里  
從蔣子中于吳門者四年繼從沈東岡于金陵者二年  
云 貝清江集

張先生仁近附師俞易齋

張仁近字如心華亭人號拙齋父易于俞易齋在弟子

中特穎悟故能盡究其根柢雖科舉已廢而講學于家者不輟貝清江客柳南時嘗一過之以質性命之原連書累夜劇談忘疲雲間之俊秀及門者恆數百云

貝清江集

王先生至善 附師俞參

王至善廣陵人茂才與鄭復初兩生皆俞參門士楊鐵崖爲作止齋銘曰忠以事君孝以事父朋友有信長幼有序各極其止是曰至善舉類以推其則不遠惟文中氏明爾明德爾修必清爾踐必力書曰安止詩曰敬止自敬而安希聖在之

東維子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五十四 朔叢書 經國刊本

雲濠謹案貝清江集有送先生序云王君至善者其在淮南幕府時已熟其名及爲松江提控而余亦分教茲郡始獲與之相周旋聽其言考其行信其力學好古而不囿于風氣者也

鄭先生原善

鄭原善字復初玉山人延祐名進士起家紹興承轉處州錄事有異政爲眾所忌遭誣構去官尋以疾卒危太樸爲著悲海東辭 宋文憲集

附錄

東維子爲作初齋銘曰水初維清濁焉以撓木作惟直屈焉以拗水復其初其清可澄木復其初其直可繩維

榮陽子反求厥初旁歧勿惑下流勿居上智下愚大淵  
遼分理欲之隔不能以寸

鄭氏講友

黃南岫先生許

葉先生峴 台傳

林先生定志 合傳

黃許字與可麗水人生而穎悟于書無所不讀尤邃于  
易所著有四書聚要讀易大意詩書類編要語天文地  
志皆有類要及古今人詩文四六駢儷類選有石壁晚

宋石壁案補遺 卷五十二

五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豪若干卷爲文一本于理不事華靡所居弱溪又曰南  
原讀書之堂前直南山因稱南岫先生而不字也初先  
生與懷玉鄭原善同里葉峴林定志相爲師友三先生  
皆擢進士第而先生性剛直不可犯疾惡如讐見善輒  
稱之不已故與時落落不合獨隱居教授竟不仕家卒

貝清  
江集

梓材謹案宋文憲集言黃先生讀四書著類觀讀  
易著大意讀書詩著總斷他若制度文爲之說咸  
有所集述與清  
江所述稍異

附錄

與可蚤孤自刻厲讀書攻舉子業試弗利棄不復視然慕聖賢之學

部使嘗欲薦之謝不從惟推所學與其徒講授

母卒廬墓在石壁之下遂別號石壁山人

至正中天下方晏然與可獨憂著書十篇言政治得失甚悉曰能用吾言庶可排不然莫及矣詣使者上之不聽歸臥于家後數年亂果作

余氏門人

殷先生奎

見上鐵崖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五函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氏家學

黃先生中玉

黃中玉橋李人次山先生之從子平山先生之子也博學強記東南之士咸推之以父蔭授江山縣尉時詔徙行臺于紹興大夫擢先生爲參謀統鄉兵守衢婺越二年城陷遇害一門十三人俱沒

貝清江集

黃先生棐

黃棐字孟輔中玉先生之長子克世其學尤專探菁求卦定事之吉凶百不一失初從親于江山元季之禍兄



弟皆死于兵先生獨閒關千里轉客雲間洪武五年始歸石門用薦者言召至京師旣而以疾求歸

貝清江集

宋氏門人

閩人先生叔勉

閩人叔勉宋庸庵之徒也其家約甚而處之怡然事母孝謹躬執薪水之勞而問學不廢庸庵于諸生中尤愛而閔之

宋庸庵集

貝氏家學

貝先生翹

空齋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五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貝先生翹

合傳

貝先生翹

合傳

貝翹貝翹貝翹皆清江子翹楚府紀善翹都督府經歷翹國子學錄並以人材舉任世其家學

桐鄉縣志

貝氏門人

教授鄭先生眞

詳見草廬學案

樓先生澄

附于日宏孫序

樓澄字文淵其父自鄞徙吳生而孤母守節保訓成立母患癩癉卒先生終身不食粟蚤從貝氏學深于書晚

更嗜易嘗教駙馬都尉胡觀家有林皋鼓缶等集子日  
宏世其業宏子序字仲彝以文學稱 姑蘇志

梓材謹案姑蘇志原本作蚤從貝朝學然攷清江  
送先生歸會稽序云余講學雲間時四方之受業  
者非一而會稽樓澄持故人曹新民書見余歆焉  
若虛默焉若愚知其可與共也遂進而與之又云  
余起爲國子助教澄乃不遠千里徒步訪余京師  
謂其不負于始終如惠勤之于歐陽子則先生之  
所從者清江非  
清江長子也

金先生以聲

附陳恭

金以聲吳門人清江之徒也年纔二十有四而穎悟絕  
人遇人輒舉濂洛之學眾皆非之甚者怒而訛之而清

宋毛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江獨與之清江友人陳恭以告清江答之曰余之所與  
者與其能舉濂洛之學也彼非之訛之者恥其不知而  
忌人之知也君子篤于求道奚人言之恤乎 清江文集

王先生謙

王先生恆

合傳

王謙字伯益王恆字仲常廣陵人父至善官松江命二

子從清江受尙書經

清江文集

戴先生禮

戴禮樵李人嘗從清江遊京師久而不樂乃歸樵李之

西陵治磽瘠地數畝以自給暇則閉戶讀書題其室曰  
耕學 清江文集

王氏家學

王先生謙

王先生恆 並見貝氏門人

鄭氏門人

教授季春谷先生仁壽 父德巽

季仁壽字山甫龍泉人父德巽以學行知名越郡凡兩  
辟不就先生重紀至元初用薦教諭慈溪爲徵道租新

先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五十四明徵書

一約圖刊本

禮殿慈溪先正黃東發著書滿家先生以狀上府祠之  
學官遷松陽郡守請定鄉飲酒禮先生爲斟酌古今筆  
爲儀注陞饒之雙溪書院山長以親年高辭龍泉湯京  
好義爲義莊開義塾延先生爲師悉心開導孳孳如不  
及轉教授婺州先生歎曰仕所以行志也志不行曷若  
肥遯終身乎遂放情肆志于雲林煙壑間自號春谷處  
士初先生承家學治易春秋及從上饒鄭先生原善游  
受書詩二家所造益精四方從之者眾號爲四經師爲  
春谷讀書記二百卷易詩書春秋皆有衍義又四書員

義策樞通覽詩林鉤玄弓冶錄文集若干卷兵燹之餘  
鮮有存者 宋文憲集

劉先生演

劉演字浩卿括蒼人受經玉山鄭錄事原善錄事精通  
伊治之學望重當世先生獲其傳爲多以孝廉舉教諭  
義氣格龍泉興補百廢孳孳如嗜欲陞明善書院山長  
以母憂辭 宋文憲集

王先生毅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文成劉先生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基字伯溫青田人少穎悟絕羣善經學旁通天官陰  
符家言元末舉進士授高安丞以廉節著尋與其長不  
合投劾歸高帝定括蒼使以金帛來聘乃走金陵見上  
陳時務十八策上卽位擢御史中丞以病請告就醫青  
田封誠意伯卒正德中追贈太師諡文成 弇州史料

梓材謹案先生同郡楊伯生撰行狀言先生講性  
理于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卽得其旨歸先生  
大器之是先生固鄭氏學徒也又案先  
生著有春秋明經四卷經義考云佚

青田經說

君子之所以爲德恭敬而已矣恭敬也者不可須臾離

也大雅述文王曰於緝熙敬止又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聖人無一息之不恭且敬何待于齋齋所以篤其恭敬猶恐其未至而致之聖人不自滿假之心也謂之非有大事不齋猶可謂之非有恭敬則不齋大不可也

劉氏同調

劉先生彬

劉彬字宗文烏傷校官浩卿子應聘而起典儀晉王府轉工部主事改員外郎始宋潛溪游括之小微山見一士戴椶葉冠身披紫褐裘抱甕出汲水灌畦潛溪進問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夫子何名曰山澤之民無所名也強之曰人以其抱甕也遂呼爲抱甕子爾曰濯畦有道乎曰有蔬性不欲燥燥則生意厄而不伸蔬性宜濕濕或過焉則氣傷而寢屈吾日夜調之燮之俾適乎厥中則芄然而秀嫣然而榮矣言訖抱甕而去已而知爲浩卿子也浩卿潛溪故人也爲之作抱甕子傳

宋文憲集

艾成門人

邱先生鐸

邱鐸字文振祥符人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

書兼習醫家言至正末父誠爲湖廣等處儒學提舉先  
生侍母欲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繹騷急避地  
四明暨江南歸明職方復奉母至南京每西向翹首曰  
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  
武昌母沒哀慟幾絕宋景濂爲作孝子傳

宋文憲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三

目錄

止齋學案補遺

黃氏先緒

黃先生仁靜

岷隱先緒

戴先生厚

鄭薛門人

補陳先生傳良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止齋講友

朱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張先生栻 詳南軒學案

呂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樓先生鑄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袁先生燮 詳絮齋學案

傅先生夢泉 詳槐堂諸儒學案

黃先生叔豐 同上

吳先生敞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鮑先生滿

劉先生春

止齋學侶

補 陳先生武

補 陳先生謙

補 黃先生度

止齋同調

補 戴先生溪

徐氏先緒

宋學案補遺 目錄

徐先生夢華

徐先生得之

止齋門人

林先生廉夫

補 蔡先生幼學

補 曹先生叔遠

補 呂先生沖之

補 章先生用中

補 朱先生黼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 徐先生筠

補 袁先生申儒

補 林先生子燕

補 沈先生體仁

孫先生昭子

孫先生明子 合傳

孫先生宣子 合傳

徐先生邦憲

徐先生沖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汪先生龍友

馮先生琳

馮先生瑜 合傳

周先生勉

胡先生宗

林先生居實

陳先生剛

陳先生應龍

林先生大備

三四男 續書  
約圖刊本

陳先生巖

石先生口

陳先生口

附子晉齋節庵

滕先生璘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湯先生建

詳見慈湖學案

止齋私淑

曾先生震

附劉鼎安

趙先生沆

詳見草廬學案

蕃叟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徐先生寓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易庵家學

陳先生說

詳見止齋門人

岷隱門人

趙先生遂

附詳清江學案

徐氏家學

徐先生筠

詳上止齋門人

徐先生天麟

林氏家學

林先生子燕 詳上止齋門人

蔡氏門人

陳先生持之 附師李旻卿

謝先生汲古

曹氏家學

曹先生鱗

曹先生幽 詳見徐陳諸儒學家

宋氏家學

朱先生元昇 別見張祝諸儒學家補遺

宋學案補遺 目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倪氏家學

倪先生允文

倪先生奎 合傳

湯氏門人

趙先生汝馭

止齋續傳

林先生棟 附從兄善補思齋

陳先生求曾 別見良齋學案補遺

黃氏續傳

黃先生奇孫

詳見潛庵學案

屏山門人

黃先生夢吳

永嘉之餘

鄭先生

附門人王熙陽

朱氏續傳

胡先生從聖

益之續傳

陳先生華祖

空齋家禮遺

目錄

六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三

後學鄧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止齋學案補遺

黃氏先緒

黃先生仁靜

黃仁靜新昌人尙書度之父也純厚而曠達晚益超悟欣然有得陳止齋聞其語而異之曰此非由師授而得也  
袁絮齋集

岷隱先緒

宋元學案補遺 五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從事戴先生厚

戴厚字俊仲又字長文永嘉人樓攻媿客授東嘉而先生爲錄以文行爲鄉先生著春秋經解數萬言官至從事郎岷隱先生溪其從兄之子也  
樓攻媿集

鄭辭門人

補文節陳止齋先生傳良

梓材謹案陳君舉有二一先生字一名傅忠肅公了翁之父

止齋詩說

國風作而二南之正變矣邶鄘曹邶特微國也而國風

以之終始蓋邴鄘自別于衛而諸侯浸無統紀及其厥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鄆然君子以爲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幽終

### 春秋後傳

魯謂之春秋者其書法以四時冠月也以夏時冠周月非周之舊典也西周之史言時皆夏時也言月皆周月也言時皆夏時于周官見之季春出火非周三月季秋納火非周九月仲夏斬陰木非周五月仲冬斬陽木非周十一月之類言月皆周月于書見之康誥三月召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一三四明嚴震

一約園刊本

二月不言夏洛誥十二月不言春多方五月畢命六月不言秋伊訓十二月不言冬之類未有以夏時冠周月者也惟詩以夏正數月至幽風于周正月則變文謂之一之日以夏時冠周月則魯史也夫子修春秋每孟月書時以見魯史每正月書王以存周正蓋尊周而罪魯也 隱元年春王正月

梓材謹案黃氏曰鈔讀春秋隱元年引止齋謂古諸侯止稱世其說與夾際同

同盟于幽舉天下而總于一邦也春秋諸侯紛爭至此始合一生民之幸孔子稱其功者也

莊十六年冬十月二月公會齊侯宋公

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于洮序王人于諸侯之上而同盟焉于葵邱亦序周公子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而帥諸侯以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諸侯相加兵自莊公十九年未之有也于是再見宋襄爲之也僖十五年冬宋人伐曹

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列于諸侯作西時祠白帝魯之郊禘惠公請之據邵氏經世書

經世書補遺

卷五十三

二四明叢書

經世書

惠公實立于秦襄公祠白帝之年然始欲用之者僖公也向者莊公觀齊社曹劌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會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見惠公雖請之而魯未嘗行也記禮者以爲魯用天子禮樂皆成王賜之按衛祝鮀之言分魯以大輅大旅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冊官司籥器成王命伯禽者不過如此無所謂天子禮樂也隱公考仲子之宮而始問羽數周公闕來聘饗有昌歆形鹽而辭不敢受甯武子來聘饗之賦湛露彤弓而曰其敢

千大禮于以見魯之僭尙未久故卜自天子之率下至鄰國之卿苟有識者皆疑怪遜謝而魯人並無一語及于成王之賜以自解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職歎微不稱盜而稱齊人所以罪商人也文十八年夏五月戊戌齊

人弑其君商人

南北之勢于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爲晉楚之從矣

南北之勢于是始故謹書之也宣元年楚子鄭人侵陳遂得宋晉趙盾帥師救

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萊林伐鄭

史記卷五十三

四四明叢書

此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昭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纘帥師伐莒

世子誠不嘗藥爾何罪而奔晉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自宣公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書

公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歟定六年二月公侵鄭

此相盟也諸侯無主盟矣故石門始相盟志諸侯之合

鹹再相盟志諸侯之判蓋石門之後鹹之前皆有盟主

非參盟則同盟無兩君相盟者也定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以邱賦一乘爲未足又以田賦之也故曰斂從其薄以



邱亦足矣田賦之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書公會晉侯及吳子雖兩霸之辭不書吳晉之盟終不以吳晉同主盟也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刪詩也係曹檜于國風之後于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

王也于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哀八年春王正

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後傳十二卷提要云趙東山春秋集傳自序于宋人說春秋者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最推止齋稱其以公穀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其所不書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而惜其誤以左氏所錄爲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殊失其本故于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爲夫子所筆削則其不合于聖人亦多云云考左氏爲春秋作傳非爲策書作傳其所云某故不書者不得經意或有之必以爲別發史例似非事實況不修春秋二條公羊傳尚有傳聞不應左氏反不見恐均不足爲止齋病惟以公穀合左氏爲切中其失耳

### 周禮說

古之用人無他途自公卿大夫子弟皆養于學宮或備

宿衛以考其德行而升進之自鄉遂都鄙侯國凡占名數而爲民者亦考察于鄉里擇其秀異者節級而升之故受命爲士其次者則任以府史之辭蓋其職任稍重非胥徒之比

極治之世無他人主親近端人正士不使小人在側而已如闕寺褻近易爲人主所寵任屬之冢宰則人主不得以私意曖內臣不得以非道干此先王治內之嚴也西漢制猶近古三公總九卿而少府之官凡內宮皆屬焉自武帝疏遠朝士宰相不得檢攝內治其權稍輕矣

既而石顯用專匡衡甄譚猶得條奏具言舊惡則宰相雖無曩時之權而宰制之意猶故也當時侍御亦參選明經之士咸拜議郎更宿王宮以備顧問東漢則議郎不在宿直中常侍不復雜調他官皆宦者爲之卒至王爵天憲皆歸奄寺孫程曹騰得專廢立原其所自蓋由三公擁虛位而宦者之專權非所能制故也

自九嬪至女史皆屬天官先王之意深矣彼婦人女子而當于至尊幽居九重則驕蹇自恣無所不至也惟使之分職于內而附屬于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

考其功奉法則不敢不謹考功則不敢不動況內宰則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皆不命賢婦人以參檢內事能無畏忌哉漢高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留侯曰骨肉之閒雖臣等百人何益冢宰失職之弊也先王富藏天下或有軍旅之事隨所寓而發用後世聚天下之財歸之京師至于用兵則有飛輓轉輸之勞或以財不繼而致敗皆由三代之政法掃地無遺耳

冢宰一職所制御者皆關於君身君德一則環衛之人二則供奉飲膳酒醬之人三則出入財賄之人四則宮

宋史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使令之人

以上天官

會萬民以爲卒伍則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致之行陳無事歸之田里無招延之擾無廩給之費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

自膳夫至膳人充君之庖者悉領于冢宰至于共內外朝宥食者願見于地官之彙人何耶共奉天子之飲食若用奄人恐求巧于飲食之中以導諛納諂故使外朝之士大夫宰之而領于太宰誠以防踰侈杜僥倖正人主之心術者在此也至于內外朝宥食者之食主以奄

人意猶後世賜食而取之內府歟

教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又以國政之中失教之使知所法知所戒斯通達治體他日皆良公卿也

凡市偽飾之禁豈惟慮民之欺亦不使之廢業以作無用之物人廢業則本不厚物無用則國不實

周官無節者不達于天下是以其時大夫無私交士無游說民皆士著周衰國自爲政任民所之無所稟命蓋王官之守不行于外服矣漢文時又去關禁當時矯僞者乘傳而行郡國出粟賦錢至莫敢誰何乃知先王納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民于軌其制善也 以上地官

女子生于王族或乘勢以凌其夫家故以內外宗列爲禮官之屬使觀王后之事宗廟則知所以順舅姑觀后之享同姓則知所以和其家人故婦順脩而內和理所以爲王化之基

凡黜陟予奪與人主圖之者冢宰也而非講求參酌往往傷立言之體今以二史屬春官冢宰詔王太宗伯之屬得以陳誼補過於其間是以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亦三公所以集眾思昭令聞也自秦變古寢失此意其後

兩省並置唐開元間白麻獨出學士院爲天子私人以  
一辭令之官所向偏重權傾君相然後知周以冢宰掌  
六典而二史分隸宗伯道揆在上權綱一而無專遂之  
私法守在下眾職修而無詭隨之患所謂周道如砥者  
如此

古人作夏社忌于卯陳垂和之器皆警戒修省之意也

以上  
春官

先王之立刑法惟恐人入其中而不能出故先爲之禁  
使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人有懼心斯易辟而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九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難犯秋  
官

止齋文集

本朝每有先見特立之臣奮不顧身爲國建事在徽宗  
時則有傅察以死事爲節義之功之首高宗中興時則  
有宗澤以留行爲翊戴之功之首壽皇繼統時則有婁  
寅亮以建儲爲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傅宗兩家子孫未  
蒙旌異寅亮竟死小官澤不及後遂以乏祀若勿褒崇  
臣恐傷忠厚之風塞敢言之路上無以發明高宗至公  
之心下無以對敬壽皇善繼之美欲望陛下以所以褒

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惠以勸忠力

奏乞  
錄

傅察宗澤妻黃  
亮子孫劄子

陛下此心如止水如明鑑可以爲堯舜可以爲三王或萬有一先入者得陛下之心而用之臣恐陛下聖明雖銳意于學無他嗜好而此心已有所偏臣願陛下以拯民窮爲所向此志先定則凡引見臣下省閱章奏與夫游戲翰墨燕私之地此憂此念造次不忘是亦養心之法不雜不怠充而大之堯舜三王之治可由是而致也何者以拯民窮爲所向卽是仁心仁心卽是堯舜三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 之心孟子嘗言之臣嘗發明之陛下嘗深信之矣

請對  
劄子

臣竊以爲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祿今也欣慕聖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爲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遂聽退閒除目之頒滿朝失色一則歸咎宰執不能回密旨于未出之初一則交譏給舍不能還成命于已行之後臣所以纔有所聞一一具奏未蒙報可方切惶惑今此錄黃當臣書行臣若嚴憚天威俯首惟命則是上累主德下喧士論皆臣

之故臣必不敢

繳奏朱熹宮觀狀

臣所見當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葉適近嘗入院未幾而熹帥江陵適總淮餉秉筆之上相顧嗟惜陛下誠聽臣言以一朝大典之重不吝改作復用此二人者使之專領將天下皆以爲得人豈非聖朝之盛舉哉

辭免實錄院同

修撰第二狀

本朝歐陽公之門學者方盛尤善論文學政事恥一事之不知泰山徂徠閒則有行修經明學者所謂師表湖學胡公尤篤治道其學者多有才効號爲學術尤備汝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商周氏二程先生關中張氏以道學倡天下論學在當時導言至今日世亦戶知之矣不能自信終身悠悠于一二之見則如昔之作者皆罪之

策問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文人不以文論人也非無文法也不以文爲法也而士之有文皆細養之素而談笑之發蹈履之熱而議論之及非有意也道盛則文俱盛文盛則道始衰矣華藻之厚而忠信之薄也詞辨之工而士業之陋也學問之該而器識之淺也漢之文揚雄其尤美新之作庸人恥之唐之文韓愈其尤諛

墓之謂當時不免嗚呼他何望哉

文章策

羽皮不如絲麻絲麻不如袞冕佩玉至其有袞冕佩玉之適夫絲麻雖賈民不病于寒而袞冕佩玉之飾盛民始病于禮故凡近質者猶可措其未施之智而盡飾者益溢其無已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使之甚便而君子之治亦難乎其無餘利也以無餘之利足甚便之欲而天下之患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

禹論

天下之難極于文王文王之心見于易古之聖人迫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後應求之而後得者吾聞之矣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者吾未之聞也于此得文王之天

文王論

孔子論商民之敝曰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民之敝曰利而巧文而不慙嗚呼盡之矣武王之所以偃兵而自疏其非忍散財發粟以致其愛多其文章綢繆其禮樂以調佚其怒蓋皆治之以歡揉之以柔以鎮其野而滿足其無恥之俗之心而其弊也則利而巧雖欲歡之而不德也文而不慙雖柔之而不情也則雖有武王周公者承之天下且不可以復治況乎其無武王周公者承



之也 武王論

凡人之情輕于用人之所有重于用己之所愛輕則勇重則怯何者非吾有而用之雖失之于吾無損也其勢烏得不勇以其所愛而用之一或不濟則併亡之矣其勢不能無怯此爭天下與收天下之所以異也 上 恢復論

愛重生于密邇嫌疑起于離間 使過論

天下之士未嘗不沮于人主之所畏而疾趨乎人主之所喜也節義美名也雖甚庸之君亦知高其名而願致之及見其人鮮有台焉何也畏之也 士論

卷五十三

士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患之民後之人君狃于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于天下嗟夫民而至于是見其可畏其亦無及也 民論

天下不可以近慮慮之也以近慮慮天下而不誤天下者無有也先王惟知夫天下之勢難合而其隙也易開將以固其難合之勢不可一日而去德至于隄防其易開之隙亦不可撤其備而示之可乘之閒故兵之制常與德並行而不可廢 兵論

有朱甥者問名余曰爾何名之問也人能美名名不能

以美人淑爾身雖陋爾名人不汝議也爾身之不淑假  
而以聖賢名自號焉天下莫之子矣雖然童子而知問  
名可嘉也凡人之善自一念而爲也故患莫大於無識  
學莫強於自與爲知重爾名則必知重爾身噫是念足  
以爲善矣 朱甥子誠名說

漢初郡國往往有夫子廟而無教官且不置博士弟子  
員其學士嘗課試供養與否闕不見傳記然諸儒以明  
經教于其鄉率從之者數千百人輒以名其家齊魯燕  
趙之閒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家各甚盛則今書院近之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 澶州重修猗麓書院記

余讀國紀周平桓之際王室嘗有事于四方其大若置  
曲沃伯爲侯詩人美焉而經不著師行非一役亦與王  
風刺詩合而特書伐鄭一事王子頽之禍視帶爲甚襄  
書而惠不書也學者誠得國紀伏而讀之因其類居而  
稽之經某國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較然明矣於是  
致疑疑而思思則有得矣徐子殆有功于左氏者也

徐  
之左氏  
國紀序

季札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于君

臣相救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于美盛德之形容皆救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

誠御書所造嘉鄉生長詩

賈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強大事可謂知務當是時文帝方從代來齊吳諸王皆有相疑之勢朱虛侯功最隆及賞最晚帝意亦略可見議者因謂賈生首編蓋干時云嗟夫生豈干時者耶要之論事誠有次第一舛其序必有不相察者

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閒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

宋元學案

卷五十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語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宜書輒不書不宜書輒書是其咎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密而竟不能過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亟以請先生曰吾獨不望進乎蓋晚始授人其閒有一字數改定者前哲重著書如此

以上題張之望文卷後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爲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于學官至今漢儒書行于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揚氏方言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

此書不課于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尙以注蟲魚爲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爲之疏爾雅稍稍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黜而爾雅益廢余憶爲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螻蟻爲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歎以爲博也

跋爾雅疏

浙間人家有春秋傳而罕見公字畫余記爲兒時從鄉先生學同學數十兒兒各授程易胡春秋范唐鑑一本是時三書所在未鏤板往往多手鈔誦也晚官湖湘

宋元稟補遺

卷五十三

十六四明叢書

荆園刊本

聞每過士大夫家輒見公遺帖皆甚貴惜然爲春秋學者顧少如浙間何哉因見向氏所藏帖書以勉之

跋胡文定

公帖

春秋固是聖人經世之用要其託史見義以五霸爲據案而左氏合諸國之史發明經所不書與表見其所書因五霸之興衰究觀王道之缺則戰國之事起周亡而秦漢出矣太史公書又以接尙書春秋之統緒而下逮秦漢其用功略與左氏同而不敢比擬春秋是以變爲紀傳世家書表耳

太史遷本家學乃盡得百家之精而斷以六藝易本田  
何春秋本董仲舒尚書本孔安國禮本河閒獨恨不見  
毛氏詩耳蓋其融液九流萃爲一編罷絀雜論自五帝  
紀以下咸有依據荀卿之後僅見此書耳

以上答賈端老

三監班固說非是商都六七遷皆夾河是後東徙朝歌  
自岐雍興初務撫定凡東諸侯嘗爲商畿甸近服者皆  
命之三母弟自荆以南蔡叔監之管叔河南霍叔河北  
蔡故蔡國管則管城霍所謂霍太山也基縣地廣不得  
爲邶鄘衛明甚三監誅廢晉衛始皆爲諸侯蓋有管霍  
之地而蔡嘗空置矣後以命其子仲其他則齊魯燕二  
三大國州牧之境總之周南召南也

答黃文叔

恨未及與晦庵游如人一身血氣偏枯以是脈絡未相  
貫穿而愚見復謂千書不如一見終當相就不欲以紙  
筆啜呷其間也往返諸書熟復數過不知幾年間更有一  
番如此議論甚盛甚盛然朱丈占得地段平正有以  
逸待勞之氣老兒跳踉號呼擁戈直上而無修辭之功  
較是輸他一著

答陳同父

聞子約見子靜陸丈不受其說又是意氣未除子約之

凝滯非陸丈不能剖斷得下其他空疏之人又不可入其陶冶楊敬仲尊禮子靜如洙泗此必有以得其心者曾往叩其本末否某甚恨不得與諸公相講切追憶伯恭景望二賢子丁酉聚首之時不覺懷然

答丁子齊

六經之義競業爲本詩可以言禮可以立玩味服行自覺粗厲此某近所窺見且以勉同志者

與呂子紉

非詩無以言當思吾所言何者爲詩非禮無以立當思吾所立何者爲禮尋章摘句擎拳曲踞或安詩禮之末矣

答胡季隨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二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古人能是吾獨不能是者非其質然也俗學汨之也欲免于俗學惟去私欲者能之

答王縣尉

克己非攻之之謂在易休復以下仁也人患不肯下耳譬之鐘聲擾擾者無聞初非有物閒之者擾定則聞之

矣

答趙簡推

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臨川之辨至如永康往返動數千言更相切磋未見其益學者轉務夸毗浸失本指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以此益覺書不能宣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

與朱元晦

載師閭師縣師三官皆征賦稅載師乃征公卿大夫王子弟諸食采若其食者三之一之類其征之民則什一而自以租歸公上則有差等輕或二十而一重或二十而五若其他受田之民什一之稅鄉則征于閭師遂則征于縣師顯然三局自昔諸儒見不破可勝歎也

乾震之爻辭皆危而乾爻言吉只緣純陽聖人垂訓意深矣

春秋後傳垂成尙欠刪潤不免就病中勉強詩說盡幽風雅頌亦未落筆人生與草木俱腐者何限不恨固非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恨亦非也 以上答張端士

荀袁二紀以來下逮司馬通鑑大率欲祖左氏蓋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無非解剝經誼而非自爲書今乃合太史公紀世書傳繫之編年則其間事辭輟轉勢必至得此遺彼由此觀之類不如正史之悉也 答薛子良

附錄

開學授徒于仙巖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龍見公問所安公曰毋不敬士龍曰比參倚如何公釋然增

進歸心辭氏後又相從于漏上讀書一日千里其爲辭  
氏祭文云我昔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忽若墜淵梅  
潭卽仙巖也 神道碑

林虜齋曰以此觀二公之學有可想見者今人師友  
無此問亦無此答矣

入太學國子祭酒芮公雅聞公名親訪公于所隸齋見  
其二子且卽以公爲學諭俾爲諸生講說經義公以非  
故事固辭芮公不可公遂謁告去從容天台雁蕩閒益  
究其學

公剛毅洞達寬博樂易其爲學先于致知充以涵養默  
識自得不可企及而篤于躬行周于人情事物兼博約  
貫精粗不倚于一偏與同志論學必以兢業爲先蓋其  
所自用功處也 以上行狀

其文擅于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  
龍師友事之入太學則張敬夫呂伯恭相親過兄弟也  
四方受業愈眾

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爲主敬德集義于張公盡  
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而呂



公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本末內外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采異聞一事一物必稽其極而後止

以上葉水

心撰墓誌

除吏部員外郎立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鬢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歎號老陳郎中

先王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研究事物必稽于極而後已于太祖創業本原尤爲潛心因輪對言熙寧後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諸路上供歲額率增至十數倍上供

宋史案補遺

卷五十三

三

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起于元豐經制起于宣和總制月椿起于紹興皆訖今爲額而民困經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係民力之寬不寬耳帝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誓示朕退以周禮說三篇上

朱子語類曰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

又曰陳君舉進制度說道井田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

皆通他說千里不平直量四邊人突出圓算則是有千  
二百五十里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  
里然職方氏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侯則六伯  
則七子則二十五男則百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  
又答劉公度書曰君舉書疏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  
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  
會眾說不會相傷其實都不曉得眾說之是非得失自  
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

陳潛室曰止齋以檜亡爲東周之始曹亡爲春秋之終

宋蘆案補遺

卷五十三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人繫曹檜之詩于國風之末卽其思周道思治之語  
爲傷無王無霸之驗愚謂周之東遷豈專闕于一檜之  
亡而春秋之終豈專係于一曹之亡止齋之言或以無  
王無霸之時惟小國滅亡最先故小國思患最切是以  
聖人繫詩作春秋每于小國觀世變非謂由此二國致  
禍也

曹博士叔遠序先生文集曰執經戶外方屢闢集片言  
落筆傳誦震響場屋相師而紹興之文不變則肇于隆  
興之癸未屏居梅潭危坐覃思超詣絕軼學成道尊則

邃于乾道之丁亥博交遍驗洞凝融窒對策初策懇  
蓋獨到則盛于乾道之壬辰官太學倅闈府詆劾却掃  
勤十寒暑紬繹文獻宏綱具舉則備于淳熙之丁未起  
守桂監持節湖南疏滌拊摩民信有古百年之恩鬱乎  
湘山則驗于紹熙之庚戌召對光宗驟遇獎用侍立代  
言贊翊儲邸次第蘊畫庶將發揮則著于紹熙之癸丑  
宛轉極諫榜徨乞身龍飛急召十旬乃罷爰抒舊志著  
于訓傳疾疢漸臻梁木竟殞則終于嘉泰之癸亥

宋潛溪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曰止齋留心于古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三三四明鑑書  
一約圖刊本

人經制三代治法雖出于常州者爲多至于宋之文獻相  
承所以垂世而立國者亦東萊疊疊爲言之而學始大備  
王忠文公送顧仲明序曰自薛氏一再傳爲陳君舉氏  
葉正則氏戴少望氏而陳氏尤精密議論經史貫穿百  
氏上下千載綜理當世之務于治道可以興滯而補弊  
復古而至道此所謂永嘉經制之學要以彌綸以通世  
變操術精而致用遠博大宏密封植深固足以自名其  
家也

程雪樓書傳道集曰止齋先生清規懿學讀其宰石之

志凜然平生猶足以立懦夫于百世之後其子孫又能世其學而不變君子之澤豈必五世而斬哉

陳石士師重刻陳止齋集序曰南宋陳文節公有體有用之儒也余治春秋于宋元諸儒取文節及高抑崇張元德趙子常之說爲多而于文節子常則服膺尤切

又曰文節之學行及其文詩之醇雅典茂爲永嘉學者之冠讀其書當自得之

梓材謹案宋史儒林先生本傳言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于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先生皆師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蓋本墓誌而竟以鄭薛爲先生之師云

宋學集補遺

卷五十三

三四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止齋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庵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詳南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宣獻樓攻媿先生鎬

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詳絜齋學案

通判傅曾潭先生夢泉

黃先生叔豐

並詳槐堂諸儒學案

文肅吳竹洲先生傲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鮑先生瀟

鮑瀟字清卿永嘉人登乾道第教授處州興化軍湖北  
運幹知新昌縣倅濠州知潮州乞祠知融州復奉祠而  
終積階至朝散大夫先生知識絕異行事超卓葉水心  
銘其墓姓譜

劉先生春

劉春字端木永嘉人以待台州教授闕卒于家先生性  
冲約事後母孝與兄弟無違于朋友親故用其情然所

宋王堯案補遺 卷五十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蘊抱貴不為人知與止齋同入太學同為乾道八年進  
士議論往復最密至相好也然其文辭政事不欲使知  
之其卒也止齋銘其墓止齋文集

梓材謹案樓攻媿為止齋神道碑云乾道八年公  
之高第蔡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  
薛公叔似鮑君瀟劉君春胡君時  
等皆鄉郡人非公之友則其徒也

止齋學侶

補知州陳先生武

附錄

徐居父問曰寓一日訪蕃叟先生因說孟子盡心知性

處陳先生云人須是知得始得若不知得就事上做得些小濟得甚事寓以爲此說甚然陳先生問盡其心者作何說寓對言心統性情會眾理而妙萬物者也心最難盡惟是知得性方能盡得心能盡其心者以知其性故也蓋性者理之得于天而自然者也如君之仁父之慈子之孝以至于日用之所當爲者皆有箇根原來歷處惟知之無一毫之不盡無一節之不極然後吾心之體至通至明無所蔽惑斯爲盡其心矣陳先生以爲不然乃言甚事不從心生只要盡得此心凡所存主凡所動作起居使合于理便是盡得此心此心既盡則自能知性如耳之聽正聲目之視正色手足舉動合禮皆是性寓云向所聞于先生長者與此不同耳目手足只是形耳目手足之所以能如此者方是性陳先生曰某之所以與朱丈不同者正以此耳公下稍自知某說爲是某之用意不同恐難粹合寓所聞如此未得其精但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句書上一箇者字下應一箇也字不知語脈當如何說朱子答曰此段論得甚好但恐下稍不長進則反見彼說爲是耳今日正好著力也

補  
劉使陳易庵先生謙

梓材謹案薛良齋代士昭見狀先生父太中大夫  
汝化云公之子謙初以文章試太學聲名籍甚某  
主致宗南院道莆田過故人著作劉公夙問後生  
之賢某以謙對劉言夙前教授溫州時謙以諸生  
講肄州學夙喜其質明銳爲痛裁抑以成其材據  
此則先生可稱劉著作門人也  
雲濠謹案辟疆園宋文選有陳  
謙治體論一篇未知卽先生否

附錄

葉水心曰隆興乾道中浙東儒學特盛以名字擅海內  
數十人推公才最高其在易庵集文最勝然公未嘗自  
異於輩流輩流亦不知異公也

宋蓮案補遺 卷五十三

毛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補  
宣獻黃文叔先生度

梓材謹案祕書郎張淵乃先生之師見袁絮齋所  
作行狀  
梓材又案先生諡宣獻見  
呂氏光洵所作書說序

周禮說

冢宰王躬是保燥溫寒暑起居飲食皆當體察故醫師  
屬焉

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功  
卽婦職作二事者也此特言二事著女御之職也世婦  
以上無絲枲功事

康成以絲入爲九職嬪婦所貢絲非也閩師任嬪以女  
事貢布帛不貢絲此當是九貢禹貢兗州厥貢漆絲青  
州厥貢絲枲以上天官

司徒主教而預聽訟之事未歸于士猶冀其可教也

鄭康成小司徒注計若干井出稅又若干井治溝洫及  
澮今以遂人職合匠人職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  
夫爲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田占九夫而  
兼溝實得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爲百夫之洫千夫  
之澮以尺步計之當不過占一里十里之地安用多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天官明農書

約圖刊本

治溝洫及澮如鄭氏所云哉以上地官

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郭璞以岷江松江浙  
江爲三江大抵吳越去海近水多自爲瀆俗皆稱爲江  
有三焉則謂之三江其實皆小水非禹貢職方之三江  
也范蠡所云三江當爲浙錢清剡子胥所云三江則鄞  
景純說近之蓋岷江自彭蠡而下合池宣昇濶眞揚諸  
州水在其北松江合湖秀蘇常諸州水居其中浙江合  
衢婺徽嚴杭越諸州水在其南此爲全吳地域也

夏官

獄訟覆情匿詐無質證不可推究者多矣株連則恐其



枉故爲盟詛以止之詩蘇公刺暴公之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是蓋去古未遠以盟詛爲懼也

諸侯平居無事之時王者于德意志慮則道之使知度量法則則諭之使同好惡已一于心用舍已一于事及其入又會而圖之蓋合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意

以上

秋官

附錄

嘗買地于會稽之東郭本元貞子故宅鑿池築堂榜曰遂初學者咸稱遂初先生又愛上虞小江買山其閒自

宋元憲集補遺 卷五十三

手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號小江釣侶

爲瑞安縣尉止齋聞其賢欣慕之一日來見未及通謁望其氣貌迎謂曰君非陳君舉耶笑曰然于是定交蔡幼學止齋之高第而齒少于公十六歲器重其人不以輩行爲間秩滿延止齋家塾幼學從之

差分教隆興尋兩易平江教授吳地雖繁會而教養疏略士風不競公首葺二齋擇有志者居焉絃誦有程講說不勦或延之坐上或親至其肄業處爲談經理設疑叩之各述所見爲之折衷日有開益來者滋多增葺而

容之比終任所葺殆遍吳中士子始深于義理之學經其指授皆爲善士

交友皆天下名士講貫日新博蓄充溢義理所在必極精微毫髮有疑昭晰乃已

朱子語類曰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事輒感憤慷慨者惟于趙子直黃文叔見之耳

袁潔齋狀其行實曰世之知公者惟曰奏疏鯁切敢抗權要不知其有進于此者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而惟以格心爲急此大人之事也而公有志焉可謂深于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三十四州叢書

一初編刊本

本原矣

葉水心序先生詩說曰公于詩尊序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眾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仁政舉而應事厲銳王制定而隨時張弛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

又序先生周禮說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其功大矣同時陳

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若  
舉由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  
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序鄉遂溝洫辨二鄭是  
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梓材蘆案水心于先生詩說序云往年徐居厚言  
文叔蚤爲諸經解書略具矣時公未四十也頃歲  
每有學者自金陵至言公常用周禮注疏與王氏  
新經參論夜率踰丙晝漏未上輒叩門曰已悟于  
是公年七十五矣是先生  
周禮之學互見于彼序云

劉漫堂祭黃尚書文曰公學之粹六經自出公行之偉  
鬼神可質憲臺諫官去來接踵首摧大姦惟公之勇飯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疏飲水誰其可久勇退十年惟公之守江淮拯飢政弛  
因循百萬呼號生爲死鄰誰其生之曰公之仁淮右汰  
兵眾疑且驚賣劍買牛鼓舞歸咻誰其歸之曰公之明  
凡公所立焜燿一時某之論公則異于是人才實難知  
才未易心不在焉矢之交臂公心懇懇一念弗置剛柔  
異宜清濁殊流或執其偏忽散忽收是能容之公心休  
休推公此心翕受敷施跨周軼商躋世雍熙推公此心  
涵養成就計功社稷數世之後云何不淑而降疾殆虛  
此會逢明良千載

呂光洵序先生書說曰遂初先生與紫陽朱子止齋陳子水心葉子相友善著詩書周禮說諸書共百餘卷周禮詩說水心序而行之其餘或不復存幸而存者尙書說其訓詁多取諸孔氏而推論三代興衰治忽之端與夫典謨訓誥微辭妙義如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安止惟幾綏猷協一建中建極之旨皆明諸心研諸慮以其所契悟注而釋之其辭約其義精粲然成一家言諸儒莫尙焉

又曰宋以忠厚立國文德治天下及其久也文繁于論

宋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三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述政溺于優游綱紀日隳封疆日蹙上下詡詡而不知恤先生獨憂之侃侃正言不用遂請老以歸身在山林繫心廊廟年餘七十作周易傳以明悔吝憂虞進退存亡之故究化理之原極天人之際書未訖簡而先生沒天下之學士觖望焉水心誦之曰明哲先幾終始典學可謂知言也已

止齋同調

補文端戴岷陰先生漢

梓材謹案朱子答米深之書云戴監廟久聞其名講學從容必有至論李隨允升相聚各有何說

來一一錄示庶知彼中進學次第也季隨胡大時  
允升周爽謝山序錄所云湖湘弟子有從止齋  
隱隨遊者殆卽謂深  
之與胡周二子耶

岷隱詩說

蝨斯喻子孫非喻后妃

求我庶士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

獻于公所言勇力之士暴虎以獻于叔也此詩御中節  
射中度既事而退意甚閒暇知暴虎者非指叔言也

謂葛屨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手可以縫裳不擇  
其能否織夫細兒矜情衣服顧影自喜時亦有之彼非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楚楚然可愛惟是裊心是以爲刺也

己不請命于天子其大夫乃爲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蓋  
武公自嫌强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  
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强暴也不如子  
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  
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  
謙辭也外示強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

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幽風先公之事周末建正也  
夫數窮于十自正月去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上有

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月而言日也懼其與月相亂也

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于亥而止復起于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

### 岷隱禮說

古之君子其律己甚嚴而酬酢萬物不爲崖異怪僻之行故麻冕純儉夫子從眾魯人獵較夫子亦獵較今之君子或好爲異世驚俗之舉以取惡納侮是亦不明夫禮之故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三語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聖人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使人血氣充實志意堅強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每十年爲一節而人心有定嚮矣二十血氣猶未定然趨向善惡判于此故責以成人之禮焉三十有室不至過而失節亦不至曠而失時此古人所以筋力盛壽命長也四十志氣堅定強立不反不奪于利害不怵于禍福可以出仕矣自此以往三十年宜勞于國非若後世強者有時不用少與老者並用至于怠惰廢弛而莫之能振也至于五十更歷世變熟知人

情而服官政則明習故事詳審和緩不至于擾民生事  
矣年至六十幾于老矣耆之爲言有老成可敬之意于  
斯時也有指畫之勞而無奔走服事之役七十謂之老  
于此而猶與事接是不知止也然人每顧慮不忍去此  
聖人所以戒之在得也禮經養老之禮鄉飲酒之義至  
九十而止獨曲禮曰百年曰期頤王制曰問百年者就  
見之壽至百年此亦絕無而僅有也自養之外無他望  
焉三代之老上而天子諸侯養之下而其家能養之孝  
弟之風安得不行于天下也

常示毋誑所以養其心也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體也蓋  
不開其情僞之端以育其正性不傷其陰陽之和以長  
其壽命此古之成人所以多有德也立必正方不傾聽  
則敬以直內無傾邪之患矣

大抵古人行禮有教化存焉嚴師固所以尊道尊道則  
民知敬學率天下之人而皆知敬學天下豈不大治是  
故先王養老尊賢之義非特爲其人也皆所以令眾庶  
見也夫君之尊天也而君之于臣有答拜之禮臣之卑  
地也而臣之于君有無北面之義然則古人於君臣之

際亦淵乎其有意矣

岷隱春秋說

宿者國名意其爲宿而盟也

隱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周衰戎狄雜居中夏魯有疆場之交不得不會之也

二隱

年春公會

戎于潛

以不義得之以不義失之徒爲叛人之資耳

隱四年春莒人伐杞

取牟  
婁

梓材謹案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故云爾

昉者魯湯沐之邑許田者魯朝宿之地周衰不巡狩朝

莒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三六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宿湯沐邑皆無用昉近于魯許田鄰于鄭鄭伯利在得許田未敢直取之于魯故先使人歸昉爲異日取許田之地魯隱不悟其計受而有之故春秋書曰我入昉大抵鄭詐而魯愚自鄭輸平之後魯多墮鄭計而不自知

隱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昉庚寅我入昉

黃東發曰若如木訥是魯要鄭而得昉也若如岷隱是鄭詐魯而歸昉也二說不同而皆是木訥主前此而言以魯不救鄭也岷隱主後此而言以鄭假許田也要之魯鄭皆懷利以相接者也



鄭處許叔子許西偏後十五年許復國故書入不書滅

隱十年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公志在得國諱其故而偃然行卽位之禮春秋卽其

實而書之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小國爵尊而貢重者多自貶以從其卑春秋從而書之

不沒其實也 桓二年滕子來朝

杞公微弱而以侯禮至 秋七月杞侯來朝

楚滅鄧復滅蔡鄭亦幾亡然鄭伯牽羊以逆而鄭復存

子產執玉帛以抗楚楚亦不能加小國能自強也 蔡侯鄭伯

宋季案補遺 卷五十三

四明叢書 第圖刊本

會于鄧

魯嘗入杞杞來求成故會于鄧甚哉杞之可念也桓公

之時杞侯來朝歸而見人左氏曰杞不敬也僖公之時

杞子來朝歸而見人左氏曰杞不共也杞小來朝豈不

敬共良由微弱不能備禮故身雖行禮而不免見伐于

人尤可念也 桓三年夏六月公會杞侯于鄧

仲冬教兵名曰大閱大閱非諸侯所得爲也況以秋八

月行之 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春秋十二公惟莊公爲嫡長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故得

書于春秋

九月丁卯子同生

春正月烝已非時況五月而又烝乎

桓八年夏五月丁丑烝

祭公至魯遂往逆后此天王之命非祭公自爲之紀魯

甥也咨謀于魯而行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方其逆也稱曰王后自王命言之也及其歸也謂之季

姜由父母家言之也

桓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桓公方與齊衛鄭爲仇遂求宋陳蔡爲好而使大夫盟

其君可乎

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今十

宋志案補遺

卷五十三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月三之日今正月也十二月取冰正月藏之今桓公

春書無冰無藏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燠無冰今年之春

無冰可出春秋于是時而書之

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甚矣文姜之惡也始焉遜于齊猶有所愧中焉會齊侯

已無所懼今焉享齊侯于祝邱其無忌憚甚矣

莊四年春二月

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之故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

閒施面目于三軍中豈容以人道責哉

莊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天者積氣所爲日月星辰繫焉故常與是氣流轉于其

閔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消散可知春秋書此比位異尤重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一兩

春會于防猶魯地也冬會于穀則齊地也一歲再會稔

惡極矣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紀侯去其國至今七八年叔姬之隨其去與其所寓皆

不可知惟書其歸又書其卒又書其葬勤懇懇若有

哀于叔姬者君子是以知叔姬之賢也

莊十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

于鄰

齊桓圖霸其先結宋其次結魯宋魯從而小國皆從之

宋季康公遺

卷五十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突故爲此盟

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會以結之伐以威之而後宋之從齊益固挾天子以令

諸侯則桓公之本謀也

莊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自是而後魯伐戎戎終不能爲魯患豺狼之性畏威則

遁豈盟誓可結哉

莊十八夏公追戎于濟西

春秋二百四十年獨莊公書肆大書蓋春秋子之

莊十二

年春王正月肆大書

莊公生于桓六年至是年三十有七矣求昏于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

至又使其大夫之妻執幣帛以行私覲之禮違越禮制以爲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庸謬也向也桓公娶于齊致文姜之淫亂桓公不免其身今也莊公娶于齊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亡其國春秋備書于冊辭煩而不殺爲萬世永戒也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未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郭公說者以爲郭亡有二證齊桓公嘗問管仲郭何故亡一也春秋嘗書梁亡此正其類二也郭公

齊桓圖霸二十餘年至是始有事于楚猶未敢聲言伐

宋東案禮選

卷五十三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也以侵蔡召諸侯借侵蔡以出楚不意此桓公之謀

也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伯姬庸視其夫越禮違制會莊公于洮朝其子于傅失

爲婦之道矣僖五年祀伯姬來朝其子

桓公旣霸諸戎恐懼至是獨與許男伐北戎意者其爲

許伐乎僖十年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魯桓與夫人姜氏如齊遂有彭生之禍魯之子孫當世

爲永戒今僖公不特偕如齊也又同會齊侯于陽穀此

何禮也僖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齊桓公霸業已成猶不敢輕視楚宋襄公一旦圖霸輕于挑楚于是楚人有狎侮之心宋人曰盟則與之盟宋人曰會則與之會誤而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伐其國如玩嬰兒于掌股之上宋人俯首聽命罔敢或違不言戰不言敗拱而勝之爾楚人使宜申獻捷于魯蓋是會也魯君不與獻捷之意將以風魯魯侯懼而往會與諸侯盟于薄將盟之後宋公僅免而歸蓋在會之諸侯

惟楚命是聽或執或伐或命或釋一無所與焉

僖二十一年秋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

宋襄公補遺

卷五十三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宋襄雖失道然納齊孝公實有德于齊今敗于泓而死諸侯之所同念也而孝公首伐之既伐其國又圍其邑是以知孝公之背德也

僖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晉侯使陽處父盟公已而自知其非禮復請改盟然召而盟之魯之弱可見矣

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禮天子頒正朔諸侯受而藏之禰廟每朔以特羊告宗廟謂之告朔既告然後出而視政謂之視朔文公末年四不視朔則荒怠于政雖非閏月亦不告矣子貢欲去

告朔之餼羊當自文公之後魯公不親告朔矣

文六年閏月不

告朔猶朝于廟

戎嘗爲魯患至莊公伐戎之後戎患少息至是狄患方興侵我西鄙其後魯獲長狄濤川狄遂少戢治夷狄固不可以無威也

又七年狄侵我西鄙

文十五年書諸侯盟于扈至是書諸侯會于扈其事正同始也魯文公後至晉侯取賂于齊無功而還故春秋略之不列序諸侯今扈之會文公不與諸侯成宋之亂而不能討其罪故春秋復得而略之

文十七年諸侯會于扈

宋元學案續遺

卷五十三

皇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別本

陸渾之戎近在伊雒中國不能問而楚人伐之然楚意不在戎也觀兵天子之疆而問鼎之大小輕重其僭亂若此

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宣公連年如齊卑辱已甚今因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以求叔姬無乃太甚乎前此魯女多爲諸侯夫人今下嫁于大夫固已少屈矣宣公又自主昏是以大夫自處也高固之逆與子叔姬之偕來其書于春秋益可恥矣向者莊公之時莒慶來逆叔姬其後偕公及莒慶盟于洮皆魯之恥也

宣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冬齊固及子叔姬來

昔襄公與姜戎敗秦師于殽今成公又與白狄伐秦內  
外親疏皆倒置矣 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

宋華元楚子反親自結盟兩國息爭春秋之所予也 宣

五年夏六月宋人及楚人平

八家共耕公田得其地利以共公上此之謂什一而藉  
今宣公復于私田之中履畝而稅之其取於民也比舊  
增倍至于後世遵用之哀公所謂二吾猶不足是也 初稅

畝

邾人嘗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此人理之所無者今復戕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鄆子于鄆親至人國賊其君而殺之春秋以來亦無是

事也 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按左氏云季文子以鞶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于人以

救其難不可以立武如左氏所言則武宮者猶邾之戰

潘黨請楚子欲築武庫之類也公羊之說則不然以武

宮爲武公之宮按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

宮武世室也 成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鄆陵之戰與城濮同功然厲公所以異于文公者一勝  
之後無以居之觀沙隨之不見公季孫行父之見執厲

公之志驕矣

成十六年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前此諸侯屈于天子之卿爲會者有之未有屈二卿者

屈天子之卿爲盟者有之未有同盟者厲公之志驕僭

甚矣

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許侯欲遷于晉許大夫不從許之勢甚迫許之情可念

也晉人歸諸侯而獨使大夫伐許猶未甚怒也獨許鄭

有宿怨鄭伯身從諸侯甘心于許故以鄭序晉上爲鄭

主乎是師也

襄十六年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弭兵之功小大夫專盟之罪大大夫固嘗盟于溟梁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當是時諸侯皆在位憚于一盟遣大夫以爲盟是諸侯

之意非大夫之專也大夫專盟未有如宋者也春秋書

宋之盟特言諸侯皆明君臣之義特先晉人者正夷夏

之分

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魯常屬鄆未幾而莒滅鄆今者莒人有亂魯遂乘勢而

取之

昭四年九月取鄆

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蓋弗擾叛季氏非叛魯也

凡叛季氏者皆以張公室爲名其意雖未必然其辭則

正夫子之告子路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是蓋春秋書



園費墮費之意也

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園費

禮有出于變者可以義起若此去樂卒事是也故三傳皆以爲得禮然公穀皆以爲叔弓卒在外當祭而告則君有祭祀大夫之喪不以告禮也左氏以爲叔弓莅事籥入而卒是也

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晉豈無以待賓乎季氏之強昭公之弱晉助其臣而不有其君久矣

昭二十一年公如晉至河乃復

自入春秋以來周室蓋三亂矣其禍皆生于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公盟世子于首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四孟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止而位定襄王復寵帶出居于鄭晉文公納王王室遂定向微二霸周室之亂豈滅敬王之時然則春秋書王室亂者憫周室之微弱歎桓文之不復有也悲夫

昭十二年

年王  
室亂

甚矣小人之誣也昭公之出也以宋公之薨叔孫之卒歸之天及昭公之薨也季氏大雩以爲媚立煬宮以爲報蓋昔者昭公之逐季氏兩嘗大雩而不克濟季氏嘗致禱于煬公故小人得藉口以求媚而致報焉

定元年九月大

雩立  
煬宮

自鄢陵之後晉楚不復有大戰一旦有召陵之役六七十年間無此舉也天子之老元戎啓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其盛者僅侵楚而退自相盟于皋鼬當是時楚有可亡之勢失此機會使吳人乘其後而收入鄢之功傾天下之勢折而入于吳中國之霸于是絕矣

悲夫

昭四年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

楚陵犯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假手于吳國幾亡然

去楚而吳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

吳入鄢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魯之僭郊自僖公始其說蓋可信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則知請郊于天子亦如其作頌也然而魯之先公猶畏天災故因災而不郊者閒有之若定之終哀之始連年饑鼠食郊牛宜可以不郊矣而卒不免郊蓋玩習既久雖天災亦不知所畏矣

牛

定十五年饑鼠食郊牛牛死改卜

隱公時三國之師伐戴鄭莊伐取之左氏以爲取三師公穀以爲取戴由春秋書法觀之取戴爲是入春秋以來書取師者獨于哀公兩見之蓋春秋用師微有節制

故不至大敗及其末年用師無法彼此得以襲取愈變

愈下矣

哀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鄂師于雍丘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品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講義四卷永樂大典本也提要云書中如以齊襄迫紀侯去國爲託復讐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庸爲由巴蜀通道以屢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爲晉人啓季氏出君之漸以定公戊辰卽位爲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時當韓侂胄北伐敗衄和議再成故于內修外攘交鄰經武之道尤惓惓焉又云嘉定癸未五月其長子桐鉞木金陵學舍沈光序之寶慶丙午牛大華復刻于秦州其序稱是書期于啓沃君聽天下學士不可得而聞蓋非經生訓詁家言故流傳未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于錄殆以是歟又案書錄解題胡翼之春秋口義至宣公十二年而止岷隱在湖學嘗續之不傳則先生亦安定私淑也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早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先生性行純明平實簡易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

服其理到

監南嶽廟領石鼓書院山長有論語孟子答問所與諸

生講說者也切近明白朱子稱其近道

嘗與朱子遇于旅邸時從行者眾先生謂之曰獨不畏

鈞黨耶朱子矍然散去之

嘉定間朝論將以姦黨盡投嶺海先生獨援紹聖往事

恐貽君子小人反覆之禍議遂寢

朱子語類曰戴少望云洪景廬楊廷秀爭配享俱出可謂無黨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不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之道

又曰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聖六四明叢書

綱圖刊本

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于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

又語類續集曰永嘉之學又不及金溪戴少望尙有些寶說葉正則都是閒說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續讀書記其書出于呂氏之後謂呂氏于家訓章旨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紀爲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戚氏雄曰岷隱謂有狐爲國人憫鰥夫則表國人之仁

心固勝于彭寡婦之淫心其謂標有梅父母之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壻之辭至哉言乎恐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先生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提要云書錄解題謂其大旨不甚主小序然皆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存成見必欲攻毛鄭而去之者固自有殊溫州志稱其平實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爲新奇可喜之說而識者服其理到于此書可見一斑矣

徐氏先緒

徐先生夢莘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耽嗜經史寓目成誦紹興二十

宋史案補遺

卷五十三

吳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年舉進士累官知賓州罷去先生恬于榮進每念生于靖康之亂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會粹同異爲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擢直祕閣平生多所著有集補有會錄有讀書紀志等書皆以儒學冠之其嗜學博文蓋孜孜焉死而後已者卒年八十二

宋史

梓材謹案樓文僊誌直閣墓言其于乾道四年外移南安軍教授南安官舍素在城外請遷入以附校官建雲漢閣以奉御書立濂溪二程先生祠于左劉元城張橫浦先生祠于右自爲之記龔參政茂良帥江西

讀而善之

徐先生得之

徐得之字思叔夢莘弟淳熙十年舉進士部使者以廉吏薦以通直郎致仕安貧樂分不貪不躁著左氏國紀

史記年紀作具傲篋筆略鼓吹詞椰江志

宋史

梓材謹案左氏國紀止齋爲之序解之曰徐子江西通志云時號西園先生子二長卽孟堅筠爲止齋弟子次

則仲祥也

止齋門人

林先生廉夫

林廉夫樂清人直龍圖閣季仲之族止齋壻子燕之父也嘗從止齋遊

止齋文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文懿蔡先生幼學

梓材謹案先生嘗爲止齋行狀葉水心志小鄭公景元墓謂女嫁先生且言先生始游陳鄭間後壻鄭氏云

附錄

初止齋聲價喧踴老舊莫敢齒列公稚甚獨相與雁行立比三年芮國瑞呂伯恭連選拔輒出止齋右皆謂文過其師矣

先生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

再調潭州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  
幼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思  
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敕令所刪定官首言大恥  
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爲而苟且之議  
委靡之習願得以緩陛下欲爲之心孝宗喜曰解卿意  
令朕立規摹爾

寧宗卽位詔求直言先生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  
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于講學比年小人謀  
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  
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于九重  
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  
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

嘉定初同樓攻媿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于聲律度  
數其學支離先生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于正

葉水心祭之曰平居寡言莫能疏親及見于用黑白洞  
分政和以安布在全閩有論有執西垣北門夏卿籌邊  
絕不與鄰眾方愕盼公何恂恂不貴其難而貴其仁

補文肅曹先生叔遠

雲濠謹案程氏士龍狀劉寶山行實言其調瑞安尉遶徑曹叔遠東畝曹爾平州曹翁一門三從案皆曲江契家各以遠大相期云梓材謹案溫州府志載先生初名叔遐少學于止齋後從朱子遊問答見于語錄所著又有中庸注疏

### 周禮說

遂人凡治野云云此特定田制耳而先王寓兵于農藏  
已乘于井牧以禦外侮之意已潛寓于其間

校登必以歲時蓋前歲之已登者逮于今則增損不同  
一時之已登者越三時則耗亡不等

古者師田行役合其卒伍先爲聯法一乘之卒皆平昔

李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五十四明澤書

約園刊本

之相保相受者是之謂同徒

圖而授之者示以所宜取之品色不使縱意旁搜也

### 附錄

黃氏日鈔曰晦庵續集答黃直卿書陳君舉門人曹器

遠來不免極言其學之非

補 簽州呂先生沖之

呂沖之字大老慶元進士授通州靜海縣簿遷南康軍

僉判致仕卒葬于長隴 姓譜

補 章先生用中



附錄

端叟性溫良汎無不愛于久故能分酸苦于先生長者  
能受其煩辱之役于其徒相厲以學責難勸義爲期會  
程式稽考有誚惰游有罰其人嚴憚之則所謂江南書  
社也

補 隱君朱先生齋

梓材謹案先生有西方異說論語王  
深寧困學紀聞引之詳見深寧學案

附錄

林景熙序胡氏季漢正義曰紫陽夫子同時文昭朱子

宋孝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作三國紀年亦以蜀漢爲正然而不廢前史之文猶魯  
史之于春秋也正統所在五帝三王之禪傳八卦九章  
之共主土廣狹勢強弱不與焉秦山河百二視江左一  
隅之晉廣狹強弱迥然不侔然苻堅不得與晉齒嬴秦  
雖系年卒閏也世無魯仲連豈惟紫陽悲之

補 知州徐先生筠

雲濠謹案先生嘗爲漢官考四卷又有姓氏  
源流等書經義考引江西通志云字國堅

補 袁先生申儒

梓材謹案湖南通志引楚紀云袁申儒龍陽人紹  
熙三年進士歷知本郡荆學宮及貢士莊田又建

楚望臨睨仰止三亭于德山之麓自爲文  
記之疑卽先生建陽龍陽或係傳寫易之

補  
社合林先生子燕

雲濠謹案先生名一作子與水心志止齋張令人  
墓作子燕樓攻媿序止齋春秋詩傳云其瑁林子  
燕最得其傳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醇篤有操行居父母  
喪六年蔬食楊慈湖爲郡守旌之

補  
沈先生體仁

附錄

楊慈湖紀深明閣曰彬老之不從時學獨好春秋此卽  
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仲一作閣藏經葉公名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吾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直翁姓張致其意皆風雨霜露神氣流形也奚職是舉天

下萬世之視聽言動心思皆四時風雨霜露神氣流形  
也皆深切著明也顧百姓日用而不知是知非思易曰  
何思是道坦而奚庸加思

孫先生昭子

孫先生明子 合傳

孫先生宣子 合傳

孫昭子明子宣子瑞安人父叔特與止齋友故兄弟並

從止齋遊 止齋文集

徐先生邦憲

徐邦憲字子文義烏人從陳止齋學博通史傳紹熙四年登進士第三遷祕書郎韓侂胄開兵端無敢議其非者先生獨首言之丐外出知處州陛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上建儲之議侂胄惡其言嗾御史劾之鐫秩罷祠侂胄誅尙書倪思舉以自代除權工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諡文肅

一統志

徐先生冲

徐冲止齋壻止齋與龍川書所謂兩壻入館卽林子燕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五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與先生也 宋文憲集

汪先生龍友

汪龍友止齋之徒 樓攻媿集

馮先生琳

馮先生瑜 合傳

馮琳馮瑜兄弟問學于止齋司理施叔之子也 止齋文集

周先生勉

周勉從止齋于桂于衡于潭日受經焉及春秋後傳且就止齋每語友朋將而投先生使盡質所疑而後出已

而止齋病革其書遽出至先生官江陵還始得朋友訂  
正之云 春秋後傳跋

### 胡先生宗

胡宗與周勉皆止齋之徒也止齋嘗曰自余有得于春  
秋而欲著書于諸生中擇其能熟誦三傳者首得蔡君  
幼學蔡既仕又得二人焉曰胡宗曰周勉游宦必以一  
人自隨遇有所問其應如響云 樓攻媿集

梓材謹案樓攻媿序夏休非田藩後云刊既訖錢  
文季文子指其間有不合者胡太初宗亦相與講  
明而黃君毅又作問答一卷皆有益  
于是書是先生固白石之講友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 林先生居實

林居實字安之瑞安人從止齋游最久其卒也止齋爲  
之圖銘于東萊 陳止齋集

### 教授陳先生剛

梓材謹案先生學于止齋詳見後村  
集飲應子墓誌係詳槐堂諸儒學案

### 陳先生應龍

陳應龍字定夫福寧人止齋弟子 儒林宗派

### 林先生大備

林大備止齋生徒也止齋稱爲平陽善士其父卒良齋

爲之誌其墓

薛浪語集

陳先生巖

陳巖字仲石平陽人學能造微爲陳君舉徐子宜密授

不幸早卒云公傷之俾水心記其藏

葉水心集

梓材謹案先生父瑾字國器亦水心志墓云蘇左廂兵馬使十世爲石牀里人則先生爲左廂十一世孫林霽山爲貢士晉齋墓志云橫陽豐山陳氏淵源文獻世其家自左廂兵馬使傳十有二葉而至貢士公是貢士爲先生從子矣

石先生口

梓材謹案止齋志呂聲之父德文墓云越新昌之姓石呂黃爲大余嘗館黃度文叔家得與石呂二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氏游其子弟多從子學又案止齋贈石時亨詩序言吾友石時亨喜二氏書晚與余遊讀易論語蓋卽所謂石氏也

承奉陳長齋先生口

附子晉齋節庵

陳口號長齋橫陽豐山人承奉郎嘗師止齋光廟初叩闕不報歸遜林泉以學授子若孫子某習聞緒餘又益潛之其學通經濟而不局于章句其文根義理而不銜于葩藻淳祐己卯薦于鄉辛卯再薦黜禮部始謝舉子業與季弟節庵出壁藏數千卷丹鉛手勘永夜伊吾精而性命蘊而事物近而視聽言動之則遠而元會運世

之故熟討窮研學益深文益古自號晉齋望道之得行也年八十有四卒于家自類舊藁若干卷

林霽山集

朝奉滕溪齋先生璘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湯藝堂先生建

詳見慈湖學案

止齋私淑

曾先生震

附劉鼎安

曾震號樵南廬陵人著有春秋五傳李祁序之曰國朝設科以胡氏與三傳並用學者困于緡閱樵南乃集而加次第焉始左氏次公穀次胡氏而取止齋陳氏之說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焉蓋陳氏之于春秋多所發明貫穿乎王霸之盛衰反覆乎夷夏之消長又推明左氏不書之旨以見春秋之所書此其必不可遺者于是使讀者一展卷而諸傳皆得焉凡胡氏有所引用皆分注其下而又別爲類編以附于卷書成而鉅梓復得安成劉鼎安力相其成

雲陽集

趙東山先生沆

詳見草廬學案

蕃叟門人

徐先生寓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易庵家學

陳先生說 詳見止齋門人

岷隱門人

隱君趙野老先生遂 附詳清江學案

徐氏家學

徐先生筠 詳上止齋門人

徐先生天麟

徐天麟字仲祥商老從子開禧元年進士累官武學博士輪對言人主當持心以敬通判惠潭二州權英德府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五五四 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所至興學明教有惠政著西漢會要七十卷東漢會要四十卷漢兵本末一卷西漢地理疏六卷山經三十卷既謝官作亭蕭灘之上畫嚴子陵像而事之 宋史

林氏家學

林先生子燕 詳上止齋門人

蔡氏門人

陳屏山先生持之 附師李曼卿

陳持之字立叔世爲建人先生生十四歲而孤與母孺人依外氏湘潭令尹居溪濱後移屏山下初從永嘉李

曼卿蔡幼學授春秋同門生謝汲古周端朝皆推先生  
倪齊堂領郡親課學職員先生爲首選擢以學錄極加  
器重先生行醇而學博里人執經席下去而顯者甚眾  
居母喪嘔血幾斃性遠近以孝稱持身治家有古君子  
之風晚號屏山居士築精舍于青雲峯卒年七十有大  
有詩兩卷名意氣 庸齋續集

謝先生汲古

謝汲古

曹氏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卒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曹平州先生齋

曹觿字修士叔遠子登嘉定第官祭酒

溫州府志

雲濠謹案先生號平

州見劉寶山行狀

文恭曹東畝先生詳見徐陳諸儒學案

朱氏家學

巡檢朱水簷先生元昇

別見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倪氏家學

倪先生允文

倪先生奎 合傳



倪允文倪奎侍講千里子皆襟度都雅詞章光靚克稱  
其家允文以恩授黃巖縣監鹽

金華府志

湯氏門人

知州趙先生汝馭

趙汝馭湯藝堂建之門人也知惠州藝堂著周易筮傳

先生序而刊之

胡一桂說

止齋續傳

林先生棟

附從兄善補思齊

林棟字國輔一字與守先世自閩徙溫卜居林灣先生

宋元通案補遺 卷五十三

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年十二而孤劬書力學志亢其宗甲辰混試補右庠既

擢庚戌第卒年四十二階爲保義郎先生爲文簡而有

法以諸祖多游陳止齋樓攻媿之門議論有源委其從

師取友又皆當世名人少時聲價與從兄潮陽宰善補

儀真教思齊相上下生平一語不輕發自號訥庵而扣

闢議時政別忠邪多爲同舍先廷策痛言邊事甚激切

未言天理人欲限界定則君子小人限界定君子小人

限界定則中國夷狄限界定袞袞數千言識者謂其有

龍川氣骨無垢學問云

屬齋續集

正言陳先生求曾 別見良齋學案補遺

黃氏續傳

隱君黃先生奇孫 詳見潛庵學案

屏山門人

黃先生夢吳

黃夢吳懷安簿陳屏山門弟子狀其事者 虛齋續集

永嘉之餘

鄭天趣先生 附門人王熙陽

鄭天趣永嘉人也其于鄉學能備究之縉雲王熙陽蚤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空三四明徵書

約閱刊本

歲從先生游聞見之際所得者多復卽羣經諸史百家之書大肆其力推其所得著而爲書有書海通辨三禮纂要左氏鉤玄若干卷旣乃掇其所爲論別成一書曰迂論熙陽學博而才膽用薦入翰林爲太史屬尋奉使安南還擢工部員外郎辭不拜補外調澠池縣丞其他所著有交山文集 王忠文集

梓材謹案經義考載王氏廉金膝辨一篇存引忠文此說是以熙陽爲卽廉也又以先生爲王天趣蓋傳寫之謬

朱氏續傳

胡先生從聖

胡從聖學古篤任道毅既重志三國又爲季漢正義以

翼前後而扶正統

林霽山集

益之續傳

陳先生華祖

陳華祖字理常永樂人寶謨閣待制益之五世孫少聰敏通尙書子四書尤多發明四方從游者眾經略使普顏不花李國鳳至溫以遺逸薦詔授翰林國史院檢閱

溫州舊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三

奎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三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四

目錄

水心學案補遺上

水心師承

劉先生愈

陳氏先緒

補陳先生堯英

鄭氏門人

補葉先生適上

宋元學案補遺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四

後學 鄧王梓材同輯  
慈谿馮雲濠

水心學案補遺上

水心師承

劉先生愈

劉愈字進之永嘉人周人之急如不及有利病以身爲  
倡必興除之紹興庚午中大饑以家產薄貸于州得米  
五百斛歸賑鄉里隆興甲申又饑郡難守丞先生獨投  
匭丐發長平降度僧牒轉糴他郡與同里徐謙協力賑  
救全活甚眾郡守張九成下車聞其賢遺書致饋時諺  
云入枵溪不見劉進之適樂清不見賈如規是游洞庭  
不啻橘也 温州舊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四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先生字一作達之水心少從學焉水心  
集言其學佛得空解自稱無相又言數其前後師  
僑蓋有  
名上云

陳氏先緒

補 陳先生堯英

梓材謹案先生字秀伯水心誌其墓云少有大志  
紹興六年上書登聞陳策十二年再上請朝政  
序亦十二語益切又云後七年始入場  
屋對策猶抗言如故以是無所合而卒

鄭氏門人

補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

雲濠謹案先生爲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云余童孺事二公旣與彌正爲友是先生及登二劉之門也又誌母夫人杜氏墓有曰始葉氏自處州龍泉徙于瑞安貧賈三世云

梓材謹案謝山困學紀聞三箋云龍泉葉適東萊弟子

梓材又案先生諡忠定溫舊志及水心先生祠額俱作文定祠額必有所仍疑以文定爲是

水心經說

聖人盡人道之正則彼動物之傑不得自遂其雄狡而一將聽命于人于是蟲魚鳥獸無不順若而人之飲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四

一一四

明藏書 約園刊本

生養亦未有苟爲溫飽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故夔言鳳皇來儀周公言遺我大寶龜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物之聽命于人也後世不度其德之厚薄而取必于異物之有無如漢之神雀五鳳黃龍君臣歆豔以爲祥嗟夫是人反聽命于物也

聖人知禮之所由本隨而察其轉變分列之際而貫徹于陰陽上下之交得其所以居斯人者而後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品節之序以行乎其閒人倫旣正人情旣順人義旣明使人知所以講信修睦而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亦不至渙然而不相從豈不怡然有見于天人之通內外之合也哉

得禮義之本要而後能通人情通人情而後能治人情人情可治則德性全而道化成自堯舜以及文武其治道所以大被于天下者蓋其脩仁義禮樂之實而播諸事爲必有中于人情之會相與俯仰出入動盪流通其情之異趨者同嚮者皆得以旁皇周浹于其中一人之放辟不專行而天下之取舍得公是焉是以不待刑禁而自治也故論禮者以人情爲聖王之田非若後世以情爲不美以禮爲強制築千丈之防遏奔放之流使其噤默不得逞而後從我而爲禮義也

以上禮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四

二三四

明徵書

約園刊本

聖人于天下之所未嘗有者獨以身先或授受或誅伐皆能措斯人于安治所謂時也天未明地未察宗廟未嚴父子未親君臣未從待禮而定所謂倫也其于社稷山川鬼神也有所則象而報事焉專爲門閭廣爲蜡臘無不在矣所謂體也喪祭用焉賓客分焉所謂義也寡不必不足多不必有餘諸侯大夫各守其分所謂稱也

禮器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四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四

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五

目錄

水心學案補遺

下

補葉先生適

下

水心講友

朱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薛先生季宣

詳艮齋學案

水心學侶

補劉先生愚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

王先生綽

黃先生度

詳見艮齋學案

劉先生士偲

李先生源

父伯鈞

陳先生孔碩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鄧先生約禮

詳見洩堂諸儒學案

柯先生大春

附林略

陳先生汲

水心同調

姚先生獻可

柯氏同調

謝先生直

水心所薦

黃先生艾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孫氏先緒

孫先生椿年

鄧氏師承

補 曾先生丰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水心門人

補 陳先生耆卿

補 王先生象祖

補 周先生南

補 孫先生之宏

補 滕先生宓

補 孟先生猷

補 趙先生汝諧

補 鄧先生傳之

補 宋先生駒

補 戴先生栩

補 袁先生聘儒

補 葉先生紹翁

補 張先生垓

補 陳先生韡

陳先生剛

張先生公秀

杜先生鎮

宋先學案補遺 目錄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虞先生樞

陳先生志崇

葛先生紹體

葛先生應龍 缺

趙先生師秀

徐先生照

翁先生卷

徐先生璣

翁先生敏之

詳見木鐘學案

丁先生本

附從子石

陳先生守淳

見下長齋家學

貧窗講友

林先生表民

父詠道

周氏講友

劉先生宰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趙氏同調

凌先生登龍

劉氏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先生克

劉氏門人

補 余先生際

王氏門人

補 尤先生煇

陳氏家學

陳先生求曾

別見良齋學案補遺

曾氏門人

眞先生德秀

詳西山眞氏學案

箕窗門人

補 吳先生子良

抑齋門人

何先生謙

方先生伯載

長齋家學

陳先生守淳 附弟中庸

水心私淑

賈先生端老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尤氏家學

尤先生葵

吳氏門人

補 舒先生嶽祥

補 劉先生莊孫

危先生口

劉氏學侶

袁先生桷 詳見深寧學案

孟氏續傳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孟先生文龍

舒氏家學

舒先生斗祥

舒先生口

舒氏門人

林先生處恭

劉先生莊孫

見上吳氏門人

袁先生桷

詳見深寧學案

陳先生成

別見深寧學案補遺

宋學案補遺

目錄

六

四庫叢書  
初編刊本

附傳

丁先生復

附門人夏煜

叔獻門人

劉先生環翁

附門人文宣

宗敏門人

邱先生迪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丁氏門人

孫先生炎

孫氏門人

蔣先生敬

宋慶案補遺

目錄

七

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五

後學 鄧 王梓林 同輯  
慈谿馮雲濬

水心學案補遺下

水心文集

詩書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塌澤也  
示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子  
未敢從也 徐潮州春秋解序

士患不賢與無德賢有德矣進而至公卿之位則爲其  
事不至者世以爲有命焉夫賢有德豈必爲公卿哉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一四明錄書

約園刊本

子稱禹稷與顏回同道當其時蓋已有流俗之論而孟子言  
之如此悲夫直以貧賤不如富貴此流俗之細爾猶不  
病德也至謂賢而賤終不如賢而貴有德而富猶過于  
有德而貧以茲區區自爲輕重轉訛習陋而使天下賢  
有德者必將兼出于富貴而後止則流俗之爲害大矣  
然則以不至公卿爲命者是畏貧賤而樂富貴非命之  
正也 樂清縣學三賢堂記

道之所以晦鬱于後者天與人殊而人與己殊道非其  
道而學非其學也理不盡徒膠昔以病今心不明姑舍



已以辨物勤苦而種皆文藻之末鹵莽而獲皆枝葉之餘揚雄韓愈猶然況其下者乎自周子二程以來天之道即己之道也顏孟之學即己之學也辭華不黜而自落功利不抑而自退其本立也兩迷者歧也四達者路也邪不亂正燭火闇室也煜日方旦也幽不掩明大經大法未嘗不炳然具見而何塞路之有此其所以過之遠也覺于是而進余所進也安于是而止余亦止之

南安軍三先生祠記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夫以鞏君之博敏達于教皇甫侯之聰明辨于政爲是役也不徒示人以材力之所能至而已使其考正古今之俗因野夫貧女之常性而興其俊秀豪傑之思一其趣向厚其師友富其聞知廣其倫類極夫先王道德之正文獻淵源之遠而一歸于性命之粹其視成周之士庶幾乎何必爲楚人之材也千載之習固不足以亂之

矣  
漢陽軍學記

梓材謹案先生上執政薦士書所薦者陳傅良劉  
清之句昌泰祝環石斗文陸九淵沈煥王謙豐誼  
章穎陳損之鄭伯英黃艾王叔簡馬大同呂祖儉  
石宗昭范仲麟徐誼楊簡潘景憲徐元德戴溪蔡

哉岳甫王卅游九言吳崑頂安世劉煊  
舒磷林盈哀警廖德明凡三十四人

### 水心別集

經者所以載治非所以爲治也自伏羲至于孔子而道始存于經自孔子至於今而其經始明有能施之于治殆卓乎其不可易也雖然卽是經以求復堯舜三代之舊其世遠矣其事往矣迂暗而不明牽合而難通而天下病矣

經總義

書之未備也易存乎道晁道者足以爲易書之旣備也易存乎書天下卽其書而求之書備而易始窮矣

易

奎慶家補遺

卷五十五

三四叻叢書

約園刊本

聖人所以察天地陰陽而擬諸其身者至矣是故曰神曰變無思無爲而神明其德者皆其勢之當然而非有以獨異于人也故有卦則有易有易則有太極太極立而始終具矣

易

天有常道地有常事人有常心聖人之常心獨守而不失此其所以爲大也周穆王秦穆公皆好異者也及其旣老而悔過復得其常心而孔子猶有錄焉而況于能常而勿失者乎

書

上古之帝王其謀智非有以出于人也其行事非有以

矜于眾也以天爲不可不敬以民爲不可不畏以己爲不可任以諫爲不可逆患至而不敢避功成而不敢居酌天下之心以處其中如是而已矣

書

蓋詩之道至于周而後備雖其怨刺猶深厚憤發而不

怒詩

古之聖賢養天下以中發人心以和使各由其正以自通于物其言無不到也當其抽詞涵意欲語而未出發舒性情言止而不窮蓋其精之至也

詩

治人之道人能自正于心者雖聖人不能加也行之事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矣折而從仁義禮樂者則治之也佚是其次也問人之是己非己爲喜懼因其喜懼而治之是又其次不以是非爲喜懼而必待賞罰聖人之治人至是止矣春秋之作又所以治夫仁義禮樂是非賞罰之所不能治者也然其用之之法有三原其情察其勢使人心厭然我服然後斷之理舜能事瞽瞍而天下不能爲子箕子能事紂而天下不能爲臣湯事葛文王事昆夷而天下不能爲國是何耶是未之思是之謂理故春秋者道之極而

聖人之終事也

春秋

崔杼能弑君而不能不殺其書己之史官斐豹隸也書于平難以求除其丹書之惡凡天下之惡未至于杼天下之賤未至于豹仁義禮樂之所不能誘是非賞罰之所不能革堯舜三代之治雖不復行而是書猶有所勸也

春秋

夫周禮之書嘗一用之矣非惟不足以治而乃至於亂古之治天下必辨其內外大小之序而後施其繁簡詳略之宜天子自治止一國又有聖賢爲之臣久于官而不去其爲地狹爲民寡治之者眾行之以誠故其制織

雋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密無不盡今也包夷貊之外以爲域事雖毫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搖手無聖賢爲之臣不久于其官而又有苟簡詐僞之心乃欲靡密無不盡以求合周禮此人情不安而至于亂也因今之地用今之民以周公爲之其必有以處此矣

周禮

禮義廉恥維其國家出令順于民心信之所在不以利易是亦何異于先王之意惟其取必于民而不取必于身求詳于法而不求詳于道以利爲貴以義爲名人主之行雖苦桀紂操得其要而霸王可致此其大駁也

管子

學者之患患在以名求聖賢而不能知聖賢之言聖賢之言反覆深切將使學者因是言求之而可以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與知其爲人而無疑也

孔子家語

諸子之書害小而已息莊周之書禍大而長存自周之書出世之悅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資其辭求道者意其妙汨俗者遺其累奸邪者濟其欲

莊子

天下思易之難知也庶乎因玄而通之今考其書以求聖人之意而或不得焉非以病玄也求通乎易而已矣然則雄之爲書勞矣

揚雄太玄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心有廣狹則其觀物有大小春秋時夷狄化爲中國而不能正然三代之諸侯其存者猶數百年學者溯其末可以反其本迹其衰可以見其興六經之外舍左氏其誰與歸

左氏春秋

遷出秦人之後諸侯之史皆已燔滅而不可見然猶傳會羣書採次異聞如此其多使遷如聖人盡見上世之書籍銜其博而不能窮將如之何耶

史記

求名者莫若使之畏名治事者莫若使之不喜事

三國志

洪範之于皇極也以八爲一皇極之于洪範也以一御

八皇極無不有也而其難在于建建極非難也而其難在于識其所以建

皇極

古之人其學之也愈大則其守之也愈微其守之也愈微則其取之也愈近

大學

誠者何也曰此其所以爲中庸也日月寒暑風雨霜露是雖遠也而可以候也此天之中庸也候至而不應是不誠也藝之而生鑿之而及泉而山嶽附之人畜附之而不傾也此地之中庸也是故天誠覆而地誠載惟人亦然中和足以養誠誠足以爲中庸此孔子之所謂至

也

中庸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七

四明蒙齋  
約園刊本

善爲政者有必行之實而無寬嚴之名人主謹操天下之大柄使之無不在我而天下惟吾之所欲爲當此之時天下之從其君者若嬰兒之赴慈父母也雖寬且無所用之嚴何施焉

崔實

孔明有三代君子之資能無所不用其義不幸而不遭其時使無興漢之名且不得自見于世由此論之仁義者人之所自盡功名者人之所難必

諸葛亮

仁義禮樂三才之理也非一人所能自爲三才未嘗絕

于天下則仁義禮樂何嘗一日不行于天下善乎王通氏之續經獨得於孔子之意矣

王通

水心語

今世學者以性爲不可不言命爲不可不知凡六經孔子之書無不牽合其論而上下其辭精深微妙茫然不可測識而聖賢之實猶未著也昔者之淺不求之於心也今世之妙不止之于心也不求于心不止于心皆非所以至聖賢者

梓材謹案此語王淳南論語辨惑自序引之以爲切中宋儒議論之病云

宋元集補遺 卷五十五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于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于此二十六年卽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仇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旣然士大夫

之論亦然爲奇謀祕書者止于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于親征遷都深沈慮遠者止于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

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鑿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于弱財以多而至于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沿革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

會朱子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侍郎林栗所劾先生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于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



以爲植黨近則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  
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  
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己愆相與指目使不  
得進于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  
避此名粟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  
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  
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  
善類疏入不報

王誠叟先賢祠記曰閒遭秦氏之變諸老淪落道學衰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敬詹事王公毅然以名節自勵挽一世而回之龍圖鄭  
公修明義理之學爲諸儒倡寺丞薛公見聞挺異本于  
家庭未弱冠卽講切經制之務如布棋行矢疏密高下  
皆可措之用而宜中書陳公深造自得晝講夜索源委  
會通究弊極變永嘉師友淵源自是聞天下比于皆鄒  
魯矣至于歧事理而彌綸之合性命而究極之經易史  
書脈絡貫統傳接俾今人無異于古古治可達于今則  
龍泉葉公也

趙汝諧序文集曰以詞爲經以藻爲緯文人之文也以

事爲經以法爲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爲緯聖  
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集起淳熙  
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  
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于文讀者可以感慨矣

劉後村挽先生詩曰一夢孝皇初悽然四季餘國人莫  
知我天下孰宗子散地雖無柄名山儘有書烏虜傳萬  
世猶足矯玄虛

其二曰所學如山海吁嗟不一施未聞訪箕子但見誅  
宣尼空郡來陪哭無人敢撰碑紛紛門弟子若箇解稱  
師

程涖水祭之曰矯矯我公長鳴盛時告之吾君不激不  
卑內達國家之體外明當世之宜使卒行之庶幾雍熙  
胡午軸之已停乃結轍于崦嵫不能者時天實爲之

黃東發曰辨兵部郎官朱元晦劄子此晦翁爲林栗所  
劾而水心辨之者按栗時爲法從水心非言官又所學  
與晦翁不相下非平昔相黨友者一旦不忍其誣出位  
抗言廷斥不少恕此當與汲長孺面責公孫弘張湯者

同科

又曰大學講義前後接續皆講禮器公蓋欲以禮爲治者所講率明白而釋回增美質一語講之尤粹若曰私欲頗僻所謂回也禮與之周旋而同其作止使之陰自消弭如冰之于水春風之被物所謂釋回也禮之所加猶玉之山龍其文素之藻績其章也豈不煥乎其愈明哉所謂增美質也辭雖不免于文而理則善矣至講下文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則謂禮之于人可學而至非如竹箭松柏之本有而無待乎人愚意此公自有所見而經意未必然也松竹之有筠有心正以比君子之有禮豈顧二之而反謂其非如也哉然公之所以運連其講者實歸宿于末章欲稱財而爲禮不雜于人欲之流放以禮從天下而帝王之統緒接也公尙禮學而尤精究財賦本末欲起而救之至切也講義其微意所在乎第恐講道天子之學猶有本領在而此又其節焉爾

又曰敬亭後記謂程氏誨學者先以敬爲非當先復禮蓋水心之學然也愚按乾淳閒正國家一昌明之會諸儒彬彬輩出而說各不同晦翁本大學致知格物以極

于治國平天下工夫細密而象山斥其支離直謂卽心是道陳同甫修皇帝王霸之學欲前承後續力拄乾坤成事業而不問純駁至陳止齋則又精史學欲專修漢唐制度吏治之功其餘亦各紛紛而大要不出此四者不歸朱則歸陸不陸則又二陳之歸雖精粗高下難一律齊而皆能自白其說皆足以使人易知獨水心混然于四者之間總言統緒病學者之言心而不及性則似不滿于陸又以功利之說爲卑則似不滿于二陳至于朱則忘言焉水心豈欲集諸儒之大成者乎然未嘗明言統緒果爲何物令人曉然易知如諸儒者嘗略窺其所指爲統緒者似以禮爲主故其言曰學必始于復禮禮復而敬立矣安上治民莫善于禮若然則又似專言推行于文物制度之禮以防民之非者也非吾夫子所指根本于吾心內之禮使克去己私而復之者也禮不先于克己禮將何自而復學不先于敬己私又何自而克己且未知所以復禮又何以使民俗之復禮而公之言統緒又將何所從始耶且功利之學不必問也義理之學不容不辨也公于義理獨不滿于陸而不及朱似

于朱無忤者然朱之學正主程而程之學專主敬乃反以程子之言敬爲非又何耶且敬也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相傳之說非程子自爲之說也

又曰水心能力排老莊正矣乃併譏程伊川則異論也能力主恢復正矣乃反斥張魏公則大言也能力詆本朝兵財靡弊天下以至于弱正矣乃欲割兩淮江南荆湖棄諸人以免養兵獨以兩浙爲守又欲抑三等戶代兵茲又靡弊削弱之尤者也

宋潛溪凝道記曰東嘉之學人或不同大抵尙經制而求合乎先王攻禮樂以振拔乎流俗二者亦一道也第其致力忘大本而泥細微而見諸行事者皆繳繞膠固而無磊落俊爽之意徒以辭章議論馳騁于一時蓋其所失也其立言純懿而弗背者傳之千百世可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謝山鮎埼亭詩集東潛論水心先生多所不滿予謂是宋史之誤也當以開禧上殿劄子正之詩云水心大功在王室左右餘千成夾日同心但有一平陽幸挽宗祊免瓦裂論賞超然謝殊遷被錮怡然甘三黜斯人斯學真有用豈獨文章稱卓絕開禧晚用詎苟

同力陳疲兵莫輕率浪試曾聞笑魏公輕言幾自憐  
龍窟且營堡塢壯金湯更緩征求到蚌鮎爲不可勝  
待可勝報仇有道戰有術固辭草詔感慨多乃有癡  
人如易被俄而淮漢果土崩救敗終須勞一出斫營  
小試在沿江竟退封狐得安集朝局再更論再翻營  
營者流妄周內及之由竇幸逃誅孝友磨碑偶見脫  
改頭換面紛重來拊擊正人恣唐突陋哉宋史何其  
蒙緇素糊塗不可詰誰人權史洞觀火一爲前賢洗  
誣屈永嘉世嫡在君家南塘經術紫芝筆但莫放言

宋史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十五 四明叢書

納園刊本

貶曾孟斯案還須重審覈  
雲濠案謝山原注平陽謂徐忠文公子宜又案易被  
號山齋原注云水心辦草詔山齋勸之蓋不知其意不欲用兵也又云許及之即由竇尙書也雷孝友立  
陳白強碑見其敗而磨之斯二人者論水心耳其言寧足信乎又云水心說學多偉論但貶曾子孟子則  
眞賢知之過矣

水心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文憲薛良齋先生季宣 詳良齋學案

水心學侶

補 靖君劉先生愚

粹材謹案宋史本傳云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燕靖先生後更謚曰靖君鄉郡祠之又言其妻徐氏之賢有梁鴻之風

附錄

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受業者甚眾柴侍御瑾顏祭酒師魯林博士光朝深器重之

移安鄉縣令邑有范文正仲淹讀書地爲繪像立祠與學士競知勸

粹材謹案文正幼時讀書在池州長山不在澧州安鄉事友錄辨之甚晰其言先生以安鄉人俗傳文正公隨母適安鄉令朱軌其地有公讀書臺遂立公祠繪像祀之置祭田四十餘畝自是士大夫

宋王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登覽者以爲勝蹟澧州又移建近城爲溪東書院展輿記亦稱澧爲公遊歷之所攷公文集及年譜家傳史傳歐陽公之神道碑富鄭公之墓誌銘皆言公母改適池州長山朱氏不言適安鄉亦無朱氏之名公集有與朱氏手帖二十無一字及安鄉公舉進士名朱說父名朱軌公寧不諱嫌名邪語最直

補 徵君王誠叟先生綽

誠叟遺文

古者國別土斷推其賢且哲者爲人之師以宣政教厚風俗明人倫春秋釋奠之固爲斯人設也偏方下國至合鄰封以祀其師或有且眾則列而薦之其事著于經

見于禮貫治隆俗美之本三代既衰夫子有作述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以詔後世天下前代亦既釋菜周  
公爲先聖夫子爲先師更有改祀夫子爲先聖鄒克爲  
先師七十二子列爲從祀鄉國之賢哲不預非古人立  
師爲學之本旨矣夫蕞爾之鄭有僑僻陋在夷有延州  
來季子文獻相稱耳目所接其則不遠是不可不師也

先賢  
祠記

宣獻黃遂初先生度

詳見良齋學案

劉先生士偲

宏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士偲字子怡溫州人愈子與水心友方實詳審時然  
後言輩行推爲鉅人長者

水心集

李先生源

父伯鈞

李源字深之永嘉人父伯鈞字仲舉足智恢遠能以義  
勝血氣鄭景望薛士隆引爲親友得官調監慈溪酒不  
起先生材藝德器如其父父嘗便之與水心遊

水心集

修撰陳北山先生孔碩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柯先生大春

附林略



柯大春字德華黃巖人號大雷山民五歲入小學節慎  
悱求大義聞葉水心名往謁之水心介紹于林浩齋堅  
之門因得聞二公祕論累試太學不入益肆力古文謝  
慎齋直得其書謂爲理到之文有十餘卷林自臺諫參  
大政甚念之而竟不致書問起居其高尚如此

台州府志

### 陳先生汲

陳汲字及之永嘉人正言求曾質甫之季父也自號聖  
齋與葉水心錢白石游最久質甫磨礪其閒故毫端極

細潤言論悉洞識體要云

虞齋續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周禮辨疑

或謂鄉遂設官最宄六鄉之民不過七萬五千家今設  
官至萬八千九百三十人爲大夫者百八十八人六遂之  
民亦不過七萬五千家而設官乃三千九百九十八人  
爲大夫者四十人鄉遂共十五萬家官吏乃至二萬三  
千人十五萬家之所入能幾何而足以養二萬三千官

### 吏

黃東發曰愚按呂氏總計地官公卿大夫士通用三  
十萬天府史胥徒又不預焉則又不止陳氏所計二

萬三千之數而已

宮官中惟春秋典禮職事無可疑者然司服掌外朝之服當與內司服並在天官典瑞掌玉器之藏當與掌節並在地官司常巾車典路亦當在夏官今列春官者以禮儀所係

司馬一官與軍政者半不與者半自大司馬至行司他自諸子至旅賁氏自司甲至橐人自校人至圜師其至則環人戎右戎僕都家司馬皆與戎事者也自掌固至掌疆則司疆界者也自服不氏至掌畜則掌鳥獸者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十九 禮記疏書

禮記疏書

自太僕至隸僕則左右侍御僕從者也自職方氏至擇人則掌輿地及四方諸侯外夷者也小子掌祭祀則係焉司燿掌行火則係焉擊壺氏掌司夜則係焉司土掌朝儀則係焉弁師掌冠弁則係焉與夫齊右之屬射人之屬則又係焉夫既曰典軍政而官府錯居互相關係古者什伍之法于州鄉則聯其民于師田則聯其徒于宿衛則聯其官于方伯連帥則聯其國故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舍是法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卽能治一鄉者亦未之有也

春秋傳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  
增修德而改卜是卜不吉必修德而豫戒其義可與周  
官預卜來歲相發

水心同調

隱君姚先生獻可

姚獻可字君俞義烏人隱居郭西湖風度孤鶩不同于  
物年饑不粒食蒸菘菜菰子啖之無醯醢人始憂其貧  
不堪既而見其久不屈至老無妄求因遂翁然信重之  
葉水心布衣時嘗訪之先生曳破鞋出迎歡如舊識既  
疾革度不起以書遺水心曰我能守義不辱子宜爲我  
銘臨終戒其弟曰棺前止須布幃一幅置瓦爐于案知  
我者當自來哭其不知者雖哭吾不對也其卓立自信  
如此

金華府志

柯氏同調

謝先生直

謝直字古民號晦齋黃巖人淳熙十一年進士歷太社  
令終通判嘉興府博學能文嘗曰行事不法周公無志  
也立言不法孔子無學也有文集

台州府志

水心所薦

黃先生艾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孫氏先緒

孫先生椿年

孫椿年字永叔餘姚人水心弟子之宏之父也其先無仕者父修職郎始絜先生于學東南師友多聚其家先生剛特博達精力過人寒鈔暑講寢食失期會凡書籍義類深淺古今事物變通采章錯綜機神融液往往心悟所以然越之稠儒廣士爭傾下之然踏省門五六終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三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不第以卒山陰陸放翁表其墓謂其學能抽先民之微智能發當世之慮而其恨不及在人主前口論手畫見于用而成功名也 葉水心集

梓材謹案魏鶴山誌之宏母孺人吳氏墓述之宏之言曰先君肆力于學州薦其名益從師友講肄又言之宏兄弟年少長孺人俾負笈千里以赴師友之會之宏往會水心之葬未反室而孺人已卒

云

雲濠謹案渭南文集有孫君墓表云間遊四方從老師宿儒受學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漢書司馬氏通鑑時時著說以發明三家奧指多世儒所不及又云晚做范文正公義莊之制瞻其族長幼親疏咸有倫序歲以為常有餘以及親戚故舊無遺力又云子四人之宏之亮之望之穎皆有學行而史文靖公彌忠蓋其類也

鄧氏師承

補曾先生

曾丰字幼度樂安人也乾道五年進士官至郡守先生素以文章鳴晚年恬于仕進築室曰撝齋著有緣齋集何柳塘穀贊云不夷不惠斯道之魄不歐不蘇斯文之脈外容萬象中無一物世以爲名言

姓譜

雲濤謚案虞道園序先生緣齋集云參知政事真公德秀幼嘗學于侯侯沒真公志其墓石納竈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烈以蔭補官歷鷹茶海口兩監鎮護平江府節度推官則由真公念舊而推引之也第以先生名爲豐蓋傳寫之譌

宋皇案補遺 卷五十五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經論

易論曰道有形歟曰道譬則人也人有形歟曰人生無形也天地子之形今天天地之予人以形也有耳目焉有口鼻焉有手足焉六者具矣其斯以爲人矣乎曰未也六者具而不有氣扶焉爲偶人而已矣夫偶人者爲玩則可欲其能視能聽能營能履則必也形氣具道大無形也聖賢狀夫形六經諸子皆所以狀夫道之形也六經與天地相終始而諸子多湮沒不行于世或行而不久此其故何歟諸子能狀夫形不能狀夫氣六經則

形氣具也如斯而已矣諸子偶人也天下豈有編草刻木以爲人而能有氣與無氣扶焉而能行之理六經天地生成夫人者也天地之生人也若徒與之形而不與之氣焉爲扶則其形將焉用有形而無用則天地造化之工與編草刻木者何殊也否則何貴夫造化聖人作經以狀夫道之形而氣也隨具不曰有造化之工存歟造化之祖出于無名無名之初混然而已矣混然者而不動也則至今猶混然也惟其動靜相搏故裂混然者裂然後確然隤然者立混然者其氣也確然隤然者其形也形藏于氣是名太極氣傳于形是名兩儀聖人者其身生于兩儀之後而其道立乎太極之先太極以其氣鍾爲兩儀而天地者兩儀之一息也吾于是知六經之氣同乎天地天地以其氣鍾爲萬物而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吾于是知天地之氣同乎人敢問人之氣曰噓歔是也噓吸之間有始始焉有終終焉始始而終終天地人之道備矣敢問道一陰一陽之謂道夫陰陽者妙仁義而爲言者也六經之道不過仁義而已矣聖人不以仁義徼仁義而以陰陽妙仁義或者取其氣專故耶

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于十二辰始動于子子一傳而至于丑丑一傳而至于寅寅是三元天地之噓氣萬物之所由生也萬物之生萌于子芽于丑達于寅有子無丑萌者勿芽有丑無寅芽者勿達合是三者是爲天地東北之氣大抵天地之氣運南而北則亂運北而南則治三皇之世天地之氣離乎北入乎東矣而未至于南也是爲鴻荒之治孔子之贊易也不于其先焉始不于其後焉始而于伏羲曰易伏羲之作也易之未作初有一而已率一物而兩之以開生生之門

此易之大凡也而得其凡者希先得一爲一天地之子氣聖人所以萌萬物也後得一爲二天地之丑氣聖人所以芽萬物也二生三三生莫窮天地之寅氣聖人所以達萬物也萌而芽芽而達伏羲神農氏所以輔天地之自然而物之也伏羲神農萬物之母鴻荒之民其嬰孩也哺母之乳而不知飽飽而忘其恩飽且不知矣而何有于恩也哉名之曰安于自然被羲農之化者安于自然而不知則可讀羲農之書愚于自然而不知則不可聖人于是明告之曰生生之謂易夫生生者子丑寅

之氣也而聖人託焉有以哉 斷曰易東北之運氣也  
天地于焉生物羲農于焉生治孔子于焉生教

書論曰天下之運始終而已矣易元氣之始也于十二  
辰爲子子天地之所以始萬物也子傳而丑丑傳而寅  
天地所以始萬物者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子丑寅者萬  
物之萌而芽而達之謂也達則達矣而無以繼焉則未  
免于病也胎生病于殯卵生病于殫羽生病于不羶毛  
生病于不育然則奈何曰必有能濟其不及者卯所以  
濟寅之不及也萬物之生茆于卯美于辰盛于巳方其

卯與辰與巳之未動也萬物則蠢蠢然既動則油油然  
方其未動則蠢蠢然者惟欲止于不病而已矣且不可  
得及其既動則不惟不病也遂至于茆至于美至于盛  
然則子丑寅者萬物之所由生生也而止爾彼其所由  
長長則爲卯辰巳之藉也歟天地之于萬物也雖生而  
不能長則亦徒生而已矣聖人曰易吾所以生萬物也  
不可徒生于是有書曰書之所以長萬物也萬物之所  
爲生長于吾之易與書者非生長于吾之易與書生長  
于吾之易與書之氣也嗚呼君子知易與書之留者



無求諸易與書求諸三皇五帝之治可也欲知三皇五  
帝之治者無求諸三皇五帝求諸天地之氣可也三皇  
之俗樸五帝之俗和三皇之法未成五帝之法已成俗  
之樸與和者曰法之成與未成使然也猶之可也法之  
所以成與未成者孰使之然也則天下不知也而吾獨  
知之矣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反是則亂三皇之世  
天地之氣離乎北入乎東夫東北者子丑寅之氣而寅  
者陽之方壯也而未老也方動也而未病也不則殞也  
殞也不殞也不育也之病生而天地之功虧也五帝之  
世天地之氣離乎東入乎南夫東南卯辰巳之氣而卯  
者陽之漸老也以其漸老者迎其未老者黃帝堯舜所  
以壽萬物之脈以全天地之功而孔子之所爲次易以  
書也歟然易起于伏羲而書不起于黃帝何也黃帝之  
俗樸固也而伏羲者樸之始也五帝之俗和固也而黃  
帝則未至也夫其俗之所爲樸與和與未爲至和者何  
也法始于伏羲成乎堯黃帝則成而未大成也以其法  
之始始易而不以其未大成成書法當如是也惟其法  
之成而未爲大成故其俗之和而未爲至和唐虞之俗

其和之至歟敢問和曰和非生于和而生于樸樸者謂之醞也和者樸之熟也黃帝之和則熟而未熟者也嗚呼君子則混融之而已矣以吾之氣混融天地萬物以天地萬物之氣混融古今孰非此氣也伏羲神農以子丑寅之氣醞唐虞之和則是萬物之萌而芽芽而達之時也堯舜以卯辰巳之氣熟三皇之樸則所謂遂至于芾至于美至于盛者也萬物之生與長皆曰出機也萬物之生與長皆曰出機云者一夫二也生則爲始始長則爲始終者二夫一也夫有始始必有始終然則俗之

和與樸者雖曰法之成與未成使然也而祇所以爲自然也歟天下之治與不治也堯舜未數數然也則是堯舜以其自然輔天地之自然以長萬物以全伏羲之功也而書也首焉則是孔子以其自然輔天地之自然以長萬物以全易之功也不然書之有三墳蓋其舊然也而今乃斷自唐虞而下余謂鶴脰雖長可斷也歟 斷曰書東南之運氣也天地于焉長物堯舜于焉長治孔子于焉長教

詩論曰三皇之治渾渾如也五帝之治溫溫如也渾渾

也者蠢蠢者也溫溫也者油油者也蠢蠢焉者生牛者也油油焉者長長者也天地之于萬物也生生之長長之亦可謂仁也已矣聖人輔天地者也其道亦當如是乎曰天地不徒仁夫萬物也又有義焉故五行之氣不徒用夫甲也又有庚焉甲者氣之嘘庚者氣之吸三皇之治氣之始噓也故曰渾渾五帝之治噓之極也故曰溫溫孔子贊易始于三皇而定書始于五帝則渾渾溫溫之別也嗚呼君子則亦觀氣象而已矣孔子之贊易也于何不先其溫溫者而其定書也于何不存其渾渾

者易之不先其溫溫者則猶有以曰易伏羲之作也至于書不存其渾渾者則何以哉曰孔子太極也六經天地之氣也噓之始則爲易三皇所以生物極則爲書五帝所以長物也書爲五帝而作而施及于王則猶之施及于帝也曰是固非生長萬物之正氣而要之其運必至是也故君子以爲書窮秦誓而書之氣已窮于始作俑者之日嗚呼作俑秦誓者誰歟君子蓋有不忍盲者曰天地之所以韃萬物與吾聖人所以爲次書以詩者于是乎在天地萬物之父母也生生長長者父母之愛

其子也父母既愛其子曷不與之且且而生生且且而長長而乃受之以黷天地不仁甚矣哉天地仁則無乃始始終終之理固然歟雖然詩起于三王而略夫夏何也曰天地之氣然也唐虞之時純嘯也故其俗和一傳而夏則嘯吸之閒也嘯者欲絕而未絕吸者欲交而未交故其俗尚和再傳而商周始離于嘯而入于吸矣故其俗激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方其未離于嘯也宜乎寡怨于民也及其既入于吸也宜乎不勝其弊也詩三百大率爲不勝其弊者作也于

詩焉觀蓋所謂責之閔之哀之刺之戒之思之疾之憂之規之悔之傷之之詞者韓子所謂物不得其平而鳴者是也故其辭激夫其辭之所以激者起于其俗之激也至于所謂美之頌之樂之嘉之之詞者莊子所謂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者是也故其氣稍舒夫所謂舒辭者不過如斯而已矣激辭者如彼其多也吾于是知詩天地之吸氣造化之入機也決矣不必天地也吾一身之中自有造化氣是也嘯則爲甲吸則爲庚甲之分有先後先庚三日起于午一元之南氣化工所以

粵布萬物也雖然猶未也午一傳至于未化工所以申  
堅萬物也元氣于是乎酉聖人于是乎詩矣詩生于俗  
之激激生於氣之吸夏之所以寡怨于民者蓋萬物之  
始粵布而商之治則已曖昧而申堅歟不然古詩餘三  
千篇就中豈無虞夏之詩尙存者而孔子黜焉子謂鶴  
脰之長可斷也歟而或者于詩見其不無舒辭則以爲  
嘯吸具余則告之曰時乎暑也豈無一日之涼時乎寒  
也豈無一日之溫而天地之氣不以其一日者變其一  
歲者則聖人之經安得不惟其小者而惟其大者嗚呼

君子則亦觀其氣象而已矣且以其逃空虛聞人足音  
蹙然而喜者較諸所謂渾渾如也溫溫如也則其氣象  
何如也況夫逃空虛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者才什一而  
物不得其平而鳴者滔滔也歟 斷曰詩西南之運氣  
也天地于焉收物湯武于焉收治孔子于焉收教

春秋論曰聖人之道有窮乎曰無窮道則無窮矣道之  
用則有窮也道者通也無不通也何謂通曰至難言也  
孔子嘗兩言之矣而自爲歧也曰一闔一闢之謂變不  
變則窮矣往來不窮之謂通窮則不通此一說也又有

一說焉曰窮則變不窮不變矣變則通不變不通矣通一也而兩其說前焉以爲生于不窮後焉以爲生于窮由前則戾于後由後則不合乎前天下曰孔子吾道之主盟也主盟無予奪與國柰之何嗟乎斯人也則亦未能混融而已矣混融而覘之有窮者所以無窮也孔子自爲歧哉聖人以其無窮者寓諸其有窮者而文焉曰六經其經六其道一其氣二噓吸是也易微噓天地之始始也書純噓天地之始終也詩微吸天地之終始也終而始天地之用無窮矣乎曰猶有終終者焉有始始而無始終則天地之功虧有終始而無終終則天地之功散散則無歸萬物之生堅于申熟于酉畢入于戌該闕于亥而其性命之所在則或寄諸其實或寄諸其根夫其根與實幸而堅于申矣而弗有酉焉則弗熟也借曰熟矣而弗有戌與亥焉則無歸無歸則其性命之理將蕩入于滅矣聖人曰所貴乎吾道者爲其有通而無滅也于是作春秋曰春秋詩之變也詩窮于陳靈而詩之氣久矣其窮也詩之氣不窮萬物不堅春秋不作雖然合而言之皆天地之吸氣造化之入機何者陰生于

午而盡于亥中而分之午未申者吸之始西南之氣也  
酉戌亥者吸之終西北之氣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且夫好色者淫之媒也而未至于淫怨誹  
者亂之兆也而未至于亂則午未之氣然也以其戌西  
亥者迎其午未申者而文焉曰春秋聖人所以復萬物  
之命而環天地之氣也不然春秋魯史也魯之有土自  
伯禽至隱公三百八十六年矣就中豈無一事之可垂  
鑒戒者而孔子默焉子謂鶴脰之長可斷也歟嗚呼君  
子則亦觀其氣象而已矣余嘗言孔子之贊易也猶其  
出遊觀之上也其定書也猶其在齊聞韶也其刪詩也  
猶其入太廟而觀敔器也其作春秋也猶其爲魯司寇  
也今夫力爭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迹者此夫子  
之所爲魯司寇者然也而君子謂其作春秋者亦然則  
較諸入太廟而觀敔器者其氣象又何如也司馬遷曰  
萬物聚散在春秋遷其有見于此者春秋之氣得酉戌  
亥亥者子之西子者亥之東二者之交萬物之所成終  
所成始也余謂之始終遷謂之聚散此豈二物也哉遷  
之說于余無以異者余于亥子之氣論其正而已矣遷

則并于二者之交包焉而推循環之理曰窮則變變則通如斯而已矣雖然遷豈誠有見于此哉遷之淵源與游夏孰若游夏于此若有物鉗其舌者而遷也及之意者其億而中也夫 斷曰春秋西北之運氣也天地于焉藏物五霸于焉藏治孔子于焉藏教

禮論曰道譬則人也人之生也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噓吸有氣斯有色有色斯有慘舒有形而無氣者偶人也彼哉偶人則噓吸已不能矣而況慘舒今也有人似偶而非偶不然坐于深山不飲不食無慘無舒其卽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也與不卽之也皆自若也則是浮屠氏之定也嗟夫舒慘之不可絕固也借曰可絕祇亦自私之計非大通之道也天地之氣若浮屠氏然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資焉天之氣噓萬物資始吸萬物資終始則有所資矣而其噓吸之益而見諸外東南則爲青爲赤西北則爲白爲黑離乎黑入乎青則爲舒離乎赤入乎白則爲慘此何爲者也曰天地之氣非能爲色也而不能不爲色也天地不能絕舒慘色浮屠氏獨能天地之所不能也歟聖人之道天地之氣也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



則氣之嘘吸也。嘘吸之氣運諸冥冥之中，則固有無色之色存焉。而人莫之見也。夫人之情信于其所見，疑于其所不見。天下或曰：聖人熒惑我也。或曰：誰謂聖人然？二事爭而不已，則並率其不爭者求觀于吾道而質其疑，以決其爭。而吾道果無可觀者，以證則經之作幾何不與兀然坐于深山者類也？則天下曰：聖人熒惑我也。吾之作經將以儒天下而天下皆以爲熒惑我。聖人之心則不安于是，有禮焉。聖人之作禮也曰：非我也。禮起于夫婦夫婦起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其爲禮之本歟。天地之嘘吸爲陰陽，升降下騰陰陽之感也。吾道之嘘吸爲仁義。易書詩春秋禮仁義之感也。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則是仁義之感之謂也。相感之中既有無體之禮存焉，則亦足矣。而又必也制經則無乃贅乎？曰：天地能以其相感者生萬物，于是以其運諸冥冥者益而爲青爲赤爲白爲黑者，以信萬物之目。聖人之作經則亦輔天地之自然而已矣。安得惟事其感者而不事其麗者？然則禮也者，其道之麗也。歟。天地之所以麗萬物者，有損益損益之變，慘舒之爲也。慘舒之變，嘘吸之益。

也君子曰禮損益而已矣益之爲三皇益之又益爲五  
帝則是天地之噓者益之爲舒者也損之爲三王損之  
又損爲五霸則是天地之吸者益而爲慘者也舒之初  
爲未純慘之末爲已甚堯揖舜而前曰吾與爾天下舜  
拜而辭曰朕德弗嗣禹之于舜也亦然而商之于夏周  
之于商也不然嗟夫堯舜禹率天下後世以揖與拜而  
商之于夏也尙然今也商之自去其所以率之者而率  
之以其非以率之者則周之于商也無怪也孔子不曰  
夏因于虞禮所損益可知也而曰商周因于夏商所損  
益可知也則是舒慘之別也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  
可知也則是又一慘一舒之迭相往來而無窮也吁亦  
微矣商因于夏禮孔子不忍言周因于商禮孔子尤不  
忍言也其或繼周者則又有大不忍言者不忍言而言  
斯其所以若是微歟 斷曰陰陽之氣噓吸于四時而  
舒慘之色與之相終始仁義之氣噓吸于四經然則禮  
也者蓋與四經相終始歟

樂論曰聖人近取諸身遠取諸天地以作經是故有氣  
氣道之噓吸也噓吸之益是爲慘舒今也有人能噓能

吸能慘能舒而不能聲是之謂病瘖人之病于瘖天地  
中之一廢人爾固無用也天地而病于瘖太虛中一廢  
物爾又安能造化萬物哉益之外又有呼焉小呼爲風  
大呼爲雷雷之動也轟然風之鼓也哮然轟然哮然者  
天地之聲也雖然于其末也則有無聲之聲存陽唱而  
陰和者是也夫所謂和唱天地自聞爾萬物不之聞也  
人有對聵者言言則費矣聵者諉曰子曷不與我言天  
地以爲吾之唱和萬物不之聞彼且謂我瘖于是以其  
不可聞者寓諸其可聞者而名之曰雷風是謂有聲之  
聲聖人之道仁義仁天地之嘘氣也義天地之吸氣也  
天地之嘘吸爲陰陽吾道之嘘吸爲仁義易也書也詩  
也春秋也則聖人所以幹仁義之氣以終萬物也四經  
之外有禮所以色仁義之氣以信萬物之目也目則信  
我矣而耳未我信則五經之作名爲廢經于是又有樂  
焉聖人所以信仁義之氣以信萬物之耳也孟子曰樂  
斯二者二者仁義之謂也然則孔子之教天下曷不亦  
曰樂樂仁義而已矣必也聲乎何哉曰聖人之作經則  
亦輔天地之自然而已矣天地有聲吾道雖欲無聲得

乎雖然亦常及之矣而弗敢專聞教天下也曰無聲之樂氣志既得意者以爲無聲之樂我徒自聞天下不之聞也天下不之聞要有能聞之者姑曰勿卹焉可也而彼將以爲道瘖吾之作經所以鳴吾道也而目爲病瘖然獨得勿恤乎哉于是以其無聲者散諸其有聲者而託于八物八物之鳴陰陽之聲也陰陽之不能不爲聲猶其不能不爲色也陽聲起于東北故清陰聲起于西南故濁聲之不能不爲清濁猶色之不能不爲舒慘也何者皆是氣也樂生于風風生于氣君子曰至治之世

天地之氣合以生風三皇之世天地之氣漸合矣而未甚也故其樂野五霸之末天地之氣判然不合矣故其樂乖野東北之聲然也乖西北之聲然也以其始者與其末者而推其中者則五帝之樂惟韶爲盛蓋東南之聲然歟而三王之樂惟武爲疵則西南之聲然歟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嗟夫天下之事難乎其兩盡也哉兩盡爲天下極其斯以爲韶歟而或者以武則疵矣勺之盛何可掩焉嗟夫二毛久矣而染髭鬢眞氣戀矣而餌金石多見其無補于壽也由是論之天地之氣蓋大

合于唐虞之時而沿商迄周則其漸不合矣乎天地之氣合則爲仁不合則爲義旣曰禮樂皆自仁義出則安得有先後曰六經天地生成夫人也故形氣具形氣具故聲氣長樂聲也天一生水而水生聲地二生火而火生色水陰也火陽也陽主進而陰主退孔子所以先禮而後樂也雖然陽中之陰陰中之陽禮中之樂樂中之禮君子則亦混融之而已矣聖人之經五則則七則贅贅未之聞也而或者之論去其樂不殆于則歟樂則則矣吾道不殆于瘖歟嗟夫人之未立言也亦嘗瞑目而混融乎 斷曰陰陽之氣嘘吸于四時而清濁之聲與之相始終仁義之氣嘘吸于四經然則樂也者與四經相始終歟

宋軍案補遺

卷五五

三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序曰六經未經孔子手六經六籍而已矣六經一經孔子手六經者元氣也一元之氣小旋爲日爲月大旋爲月爲歲小旋爲歲爲世大旋爲世爲運小旋爲運爲會大旋爲會爲元至于庖犧氏之皇天下之初蓋十四萬有奇歲矣茫不可推皇轉而帝帝轉而王王轉而霸四者之變蓋元氣之一旋也歟均是氣也天以清地以

寧萬物以生孔氏子竊取皇帝王霸之氣脈以凝成六經而天地萬物之理寓焉故精精故難明曾氏子高取諸天卑取諸地散取諸萬物之理以論索六經而皇帝王霸之治悉焉故明明故易精嗚呼人苦不自覺爾內觀返聽吾一身之中六經具焉天下人人而能內觀返聽也則吾之論誠然贅矣誠然贅矣

水心門人

補司業陳篋先生耆卿

篋文集

學貴實心貴虛不虛則不實矣是故學者必有所不受而後可以大受鑑之明也惟其不受塵也惟其不受塵故能受物之照不然則既染于物若之何受焉哉學者之從聖人亦欲受斯道也游處并合非道不親請問辨說非道不陳探玩修爲非道不思不行夫豈不欲受斯道而卒又莫之受何也其中先有所受故也夫子道之至也顏子受道之至者也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子吾言無所不悅是顏子能受斯道矣夫諸子之在聖門其問聖人者比肩其受教于聖人者比肩

非不簡易明白也而或疑或辨或慍或譏故雖以聖人加意甄陶畢力鼓鑄猶有未喻者焉顏子獨何爲而終日不違又何爲而無所不悅邪此非顏子之自異于諸子也諸子之心不虛而顏子之心虛也夫心本至虛而有欲則不虛顏子之虛本于克克則無欲無欲則虛虛則見天是故夫子以天授顏子以天受形神交映骨髓俱融宜其終日不違而無所不說也諸子非不欲說也不能也顏子非有心于說也不期說而自說也夫豈必言而後說未言之前固已說矣未言說其道旣言說其言故顏子之于聖人可以言而亦可以無言也夫其所以至此者皆自其心之虛者得之不得則方寸之內皆私欲也吾困于私欲不暇而何暇于道嗟夫私欲之難去久矣非必貨財聲色而後爲私也以善視之以善爲之而不能不倚于偏亦私而已矣故爲惡之私易見而爲善之私難知孔門之中不以窮達累志者罕矣由求之徒旣不能不用賢如閔子則又以不用爲高惟顏子不然用則行而舍則藏耳夫必于行者私也必于藏者亦私也顏子之心無私故不必于行而亦不必于藏惟

其不必于行而亦不必于藏其藏也非隘其行也非肆  
此顏子所以幾于夫子而閔子所以不若顏子也夫其  
斂形抱影于陋巷之間自樂疑若無此世矣爲邦之間  
何勤如焉然則陋巷之間未嘗無高宮廣廈也此顏子  
之所以幾于天也天下之以陋巷觀顏子多矣不以陋  
巷觀顏子者顏子之徒也

顏子論

悟道者以真見體道者以真力力之至而見不與之俱  
是有四肢而無目也見之至而力爲之憊是有目而無  
四肢也雖然人以目爲見而不能見乎目之所不見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學二四明編書

約園刊本

以四肢爲力而不能力乎四肢之所不力夫是以必貴  
于真見而且貴于真力也夫真力養乎百年者也真見  
發于一朝者也豈惟一朝雖一噓吸之間可也豈惟百  
年雖與天地相終始可也世人知悟道之難而不知體  
道之不易以其所謂得于一噓吸者爲妙而于天地相  
終始之說則闕闕焉夫是以崇見而黜力力之不勝而  
見亦錮矣忠恕者曾子之真見也弘毅者曾子之真力  
也夫曾子以一唯而代萬夫之贖說則其見亦卓矣何  
懼乎學之不竟而徒致其力哉吁此曾子之所以爲善



學而獨得于聖人之髓者也曾子嘗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忠恕者曾子之所知而弘毅者所以行之也弘毅之不足力之不至則雖以曾子能無憂乎故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不死則不已也非所謂與天地相終始者歟蓋天下之大而難致者莫如仁而其近且易入者莫如孝曾子以孝行仁者也所謂本立而道生者也于是求之可以爲近矣而猶曰遠焉猶曰死而後已焉則學之不如曾子者其可以已乎見之未及乎曾子者其可以已乎嗚呼使簣而未易吾知其猶未已矣使手足而未啓吾知其猶未已矣簣已易矣手足已啓矣從而已之無愧也雖然曾子可已也曾子之道不可以已也得曾子者能爲曾子之孝則曾子常在目矣能爲曾子之弘毅則曾子亦常在目矣聖門諸子之末流皆未免有弊而惟曾子獨無弊得不以真見真力也哉或曰以曾子之力較之顏子則何如曰旣竭吾才則顏子亦嘗用力矣然顏子之力施之未有見之初曾子之力則持之旣有見之後也是故未見卓爾則顏子之力可施旣見卓爾則顏子之力不可施非不

可施也施之之至而將造于不施之地也若曾子則無時而不施矣其所以然則以見之未及顏子故也此所以操之執之期于死而無數歟曾子始終用力者也顏子始用力者也孔子不假力者也學者未能如孔則學顏可也未能如顏則學曾可也

曾子論

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記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夫屋漏之愧未流于里巷不睹不聞之非口未白于人之耳目而古人憂之正以易矯者明而難克者暗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室無明暗暗在心心之明邪室暗不暗心之暗邪室明不明

以上暗室記

孔子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此言居與養外也而非內也其內孟子言之矣曰居廣居曰養大體是也蓋居莫隘于宮室莫廣于道養莫小於口體莫大于心道之妙難持而心之靈易逝不養則肆力養則拒而其要在去私欲譬之養木去其荆榛可也譬之養苗去其稂莠可也夫何以知其荆榛稂莠而去之曰窮理也窮之至則見之明見之明則能判公與私辨道與欲故其爲荆榛

稂莠者可知而其不爲荆榛稂莠者可養也是養其大也養之大則居之廣矣

重修仙居學記

天靳才人樂富貴二者之難兼自古固然蓋亦造物之神機所以瞑眩一世者必不得已而去曰寧去富貴富貴無聞者多矣至于哲人雖餓且死名猶日月也

送葉孟茂

官寧國序

附錄

水心跋論孟記蒙曰耆卿生晚而又獨學奚遽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己則非熟于其統要不能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學園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總括凝聚枝源派本則非博于其倫類者不能推也機鑰嚴祕門藏戶攝則非老于其室家者不能守也句萌榮動春華秋實則非妙于其功用者不能化也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

又題先生文集後曰耆卿之作馳驟羣言特立新意險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覩蓋未易以常情限也

王德甫答車玉峯書曰皇朝文統大而歐蘇曾王次而黃陳秦晁張皆卓然名家輝映千古中興以來名公鉅

儒不自名家張呂朱氏造儒術而非文藝獨水心擅作者之權一時門人孰非升堂孰爲入室晚得陳篋膺而授之柄今篋膺之門亦夥矣求其可據者未有也

補王大田先生象祖

梓材謹寮陳篋窗序車隘軒文集述玉峯之言云板三年印帙甫三一自昇一大田今一先生未云大田其友人王德父之里先生蓋隘軒講友也

附錄

嘗寄書與真西山謂救時當法孔子不可法孟子

車玉峯上大田王先王書曰先生之文簡嚴沈邃實似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聖玉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老泉雖規模不踐而氣象實侔先生身不能于位薦而稱者又不能如韓歐之位宜若失步牆陰引領跂足見不見者未之必也而大田之濱袂牽贊接分求一言墨濟未乾已實客袖得者自賀未得者謂奚獨後子遠且彌見乃不異于高而招者今之荷世大名漫塘鶴山篋膺數先生掬指可計而先生之名則布衣于其中況數先生名溢于位非位而後名也位而名者已不敢望今以不位參之則又不止無異于高而招者矣

補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梓材謹案朱子答先生書云故學惠書又見季通具道遊從切磋之意深以爲慰是先生固西山蔡氏講友也又案先生山房集直齋書錄題稱有四十卷今存永樂大典第九卷

周南仲語

聖人教人用蒙而不用復蓋復者去其不善而復于善之謂也若蒙則無不善亦未有所失也

謝山困學紀聞三箋曰南仲謂人能養之于蒙則無須復耳此古人胎教與少儀之說

補進士孫先生之宏

周禮說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四六四明鏡書

一經圖刊本

周官在漢最晚出孔氏旣無明言孟軻之徒或未之見疑信猶未決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大壞王安石用之而益壞儒生學士真以爲無用于後世矣夫去古遼遠雖使先王之制爛然在目固難盡棄今之法而求復其初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尊鬼神敬卜筮親賓客保小民藹然唐虞二代極盛之時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髣髴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備捨此書將焉用之

總論

太史職亦曰掌建邦之大典者蓋太史司典籍前後稽

驗凡治教禮政刑事皆得與太宰釐正也

太宰出式灋者也小宰宰夫執式灋者也太府以式灋  
頒財職歲酌劑而後有司受之既用財後太宰受歲會  
小宰又以式灋贊之宰夫乘其出入職幣又以式灋敘  
其餘焉易曰節以制度其斯之謂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待國之小用蓋布帛不可以尺  
寸裂穀粟不可以勺合均必泉布而後可濟其小用也  
天官

先王之民入有保受出有節傳豈容浮遊旅寄于四方

李暉案補遺

卷五十五

聖七四明啟書

刻圖刊本

今民以羈旅爲名官以新恥爲職豈非自狹徙寬移偏  
聚之民于闕曠之地必當勞來安集之乎

圖之名一也而職掌不同圖亦異用司徒之圖爲安擾  
邦國設必度疆域之廣狹計五土之多寡凡土地所生  
風氣所宜則加詳焉司馬職方之圖爲禁暴平亂設必  
記形勢阨塞可以講攻守之宜道途通阻可以達進退之  
便凡居重而馭輕避難而就易則加詳焉

小司徒頒比法登眾寡計口而田度力而役無曠土無  
游民教養之實政也至司寇獻民數王拜受之登于天

府與祖廟之守藏並重又以見民命之不可輕忽君臣上下通知愛敬其民愛敬之義明于上則教養之實達于下其事常相表裏也

以上地官

史官爲宗伯之屬以宗廟典籍具存非博通之士莫能勝任也

先王明于天地之故察于人之理知所以事鬼神示者卽保邦之實政也故承祀親疏上下聞者有一事之不致其誠一物之不當其則則爲不克祀不克祭不克享矣唯聖人能享帝孝子能享親此之謂也

案經案補遺

卷五十五

四庫全書

禮記卷五十五

祠祀禴禋本天道之不可測人心所不能已者後世儒者乃欲一切去之不知其不容強禁也聖人設立巫祝領以禮官則非其鬼而祭之者自絕矣

以上春官

六服之君各以歲時朝覲宗遇而陪臣將命入貢獻功幾無虛日委積殫率以待之郊勞燕饗以寵之逆必于其疆而不憚其煩存類必以其時而不厭于數周公經紀天下精神會聚于此此意管仲猶知之故具言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故五霸桓公

爲盛也

秋官

補 廉靖滕先生宓

雲濠謹案姑蘇志云元祐黨籍友之曾孫知道州

珙之子也不喜時文習制舉安于退處不急仕進

補 侍郎孟先生猷

雲濠謹案姑蘇志言先生居郡之間邱坊嚴

補 知州趙嬾庵先生汝謙

雲濠謹案先生爲濮安愨王之後安愨子懷榮穆

王宗暉宗暉子沂恭憲王仲備仲備子集慶軍節

度使士圃士圃子崇汝簡公不息不息子善臨善

臨第四子汝談先生其第五子也其名汝謙者乃

安愨兄信安僖簡王允寧之後允寧子會稽侯宗

附錄

徙湖南旣至則表直臣龔夫墓

劉後村詩話曰南塘評蹈中詩文云節奏似韋謝信有

之至于慕先儒而遐想挽名流以自進則居然懸隔南

塘惜其未撥棄浮論可謂名言其豪心俠氣極力揩磨

不盡不若南塘之近道也

補 鄧求齋先生傳之

雲濠謹案周益公序求齋遺稿云十六七從儒先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聖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政子朝散大夫不忌不忌子善繼善繼子

則汝謙也汝謙之與先生不可并而爲一矣



六經尤  
好讀易

補 縣令宋先生駒

雲濠謹案水心爲先生父知峽州紹恭墓志云默受教論又云五世祖爲宣猷公則先生宣猷六世孫也又載峽州之壻長爲古靈陳均季爲陳水司馬楊皆舊家云

補 常博戴先生棚

雲濠謹案先生萬曆溫州志岷隱孫

補 進士袁先生聘儒

雲濠謹案水心爲先生父武進令直友墓志言先生官朝奉郎浙東安撫司機宜

補 葉靖逸先生紹翁

李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

繪圖刊本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載黃俞邵所鈔南宋詩小集二十八家有建安葉紹翁嗣宗靖逸集又載龍泉葉紹翁四朝見聞錄云自甲集迄戊集亦纂述南渡事蹟其間頗有涉煩碎者不及李氏朝野雜記

補 張先生咳

梓材謹案先生父總字邦和其先由高平徙京師東萊誌其墓云買田婺州郭外教其子以學三子長垓承信郎嘗從子遊是先生亦東萊門人也

補 忠肅陳抑齋先生韡

梓材謹案先生號抑齋見劉後村大全集

附錄

未冠袖鬢見淡軒楊先生方淡軒覽而奇之賀北山曰  
眞英物也北山性剛嚴公左右承順無違事繼母盡孝  
湯侍郎中論諸公互有短長至于一片至公血誠抑齋  
外難屈第二指其爲當世慕仰如此

眞西山序朱子論語詳說後曰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旣  
以武功馘寇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子朱  
子之所以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  
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註終焉今集註之書  
家傳人誦若詳說則有問其名而勿思者矣聖人之道

朱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矣善學如顏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  
而未獲至于循循善誘之餘旣竭吾才而後卓然有見  
于道之全體況今之人卽書而求道其難于顏子又倍  
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于天而其進也亦必以漸  
蓋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註之出然後集其  
成而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媿之于玉集註其圭璧  
華瓊也人見其潤溫纒栗無少瑕點以爲出于天成而  
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其書之視集註  
章句詳略往往弗同而于先儒之說取去亦或小異昔

若是乎而詳今若是乎而略昔奚爲而取今奚爲而去  
斟酌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于考亭雲  
谷之間而言論風旨若親承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  
耶故予欲學者以集註爲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觀子朱  
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賢之旨爲無窮而  
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旣以鏤諸梓而俾某述其所以  
然是用筆之篇末

又序朱子孟子要略曰太守陳侯旣刊文公朱先生論  
語詳說于郡齋又得孟子要略以示學者曰先生之于

孟子發明之也至矣其全在集註而其要在此編蓋性  
者義理之本源學者必明乎此而後知天下萬善皆由  
此出非有假乎外也故此編之首曰性善焉性果何物  
哉曰五常而已耳仁義者五常之綱領也故論性之次  
曰仁義焉心者性之主不可以無操存持養之功故論  
心爲仁義之次事親從兄天性之自然而本心發見之  
尤切者也故孝弟爲論心之次仁義者人心之所同而  
所以賊之者利也學者必審乎義利之分然後不失其  
本心之正故義利爲孝弟之次義利明矣推之于出處

則修吾之天爵而不誘于人爵推之于政事則純乎王道而不雜乎霸功故義利之次二者繼之聖賢之學循天理之正所以盡其性也異端之學循人欲之私所以拂其性也故以是終焉先後第之別其指豈不甚明也哉學者于集註求其全體而又于此玩其要指焉則七篇之義無復餘蘊矣雖然學者之于道豈苟知而已耶昔嘗聞先生與其門人論輯此書之意而誨之曰觀書不可僅過目而止必時復玩味庶幾忽然感悟到得義理與踐履處融會乃爲自得嗚呼是又先生教人之要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五三 四明叢書

絳園刊本

指也予之刻此書也豈苟然哉侯以序引見屬退惟末學未能窺先生之門牆故于侯之命雖不敢辭而亦不敢以序自任也故論次侯本語系諸編末爲別友共講云

梓材謹案二序亦載劉雲莊集第說序中所述則先生雖爲水心弟子殆于未學爲多

林岬叟序拙齋尙書集解後曰淳祐辛丑僥倖末第閒居需次得理故書日與抑齋今觀文陳公虛齋今文昌趙公參考講求樞趨請益抑齋出示北山先生手蹟具言居官婺女日從東萊先生學東萊言吾少侍親官于

聞從林少穎先生學且具知先拙齋授書之由時抑齋方闋六經疏義尤加意于林呂之學虛齋亦倣朱文公辨安國書著本旨畊得互相詰難其閒凡諸講解搜訪無遺

劉後村祭文曰僕早親公知公最詳朱絃之直玉尺之方冰壁之清鐵石之剛遠沂周程近參朱張水心席閒北山膝旁先天太極內聖外王有體有用施未毫芒悲哉此事千載渺茫

又輓之曰受學龍圖老于今五十春常爲驚坐客不比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五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杜門人薦我煩金口酬公益漆身自憐雙鬢秃扶攬演  
恩新

又爲神道碑銘曰良輔隆準靖翊虬鬚史稱其學出于孫吳忠肅父師乾淳大儒方其未貴嘗遇于塗敗笈蕭然發以示余朱張語孟了無它書

教授陳先生剛

梓材謹案先生學文于水心  
詳見後村集饒應子墓志

張先生公秀

張公秀字仲實蘇州人從水心游甚密風流詞翰推重

一時知臨海縣有善政 姑蘇志

杜先生鎮

杜鎮越之貢士也嘗從葉正則遊孫燭湖稱其寒苦而耿潔意氣巋然不羣真能有所不爲者也 孫燭湖集

虞先生樞

虞樞亦越之貢士嘗學文于正則 孫燭湖集

陳長齋先生志崇

陳志崇字仲孚平陽人陳徐弟子巖之弟也詞藻精麗從水心久 水心集

宋若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五圭四明叢書

紹興刊本

梓材謹案劉後村詩陳南窗墓云君之考諱志崇字仲孚所謂長齋先生者仲石弟也其先由長溪遷平陽與止齋同譜弟兄皆師友心齋龍泉而周旋徐公前陳公武蔡公幼學之閒蓋先生兄弟遞事止齋水心故統言師友云爾

葛先生紹體

葛紹體字元城黃巖人師事葉水心著有四書述 赤城志

葛先生應龍 缺

趙紫芝先生師秀

趙師秀字紫芝永嘉人登紹興第浮沈州縣僅一改秩而卒自乾淳來濂洛之學方行諸儒類以窮經相尙詩

或言上取足而止固不暇如昔人體驗聲病律呂相宣也潘禮出始創爲唐詩而先生與徐照翁卷徐璣繹尋遺緒日鍛月鍊一字不苟下由是唐體盛行先生詩名天樂集 兩浙名賢錄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趙紫芝詩譚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

徐山民先生照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苦茗上下山水穿幽

宋重案遺

卷五十五

至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透深拍其勝會有詩數百斲思尤奇皆橫絕欸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蹕慘慄肯首吟歎不自已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云 水心集

翁靈舒先生卷

翁卷字續古一字靈舒樂清人詩名西巖集一名葦碧

軒集

溫州府志

縣令徐靈淵先生璣

徐璣字致中一字靈淵永嘉人仕長泰令工詩名山泉集自趙紫芝以下四人號永嘉四靈館閣有四靈集 溫州

志府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載先生父定宇德操聞之音  
江人教授處州娶永嘉鮑氏因家焉知邵武縣擢  
守湖州卒其  
傳列循吏

翁先生敏之 詳見木鐘學案

丁先生本 附從子石

丁本字子植號松山黃巖人嘗從葉水心遊登嘉定四  
年進士官至澧州通判致政家居爲園曰松山林壑日  
吟詠其閒時稱丁園陳耆卿爲之記四方來學者甚眾  
咸尊之曰松山先生所著有東嶼藁從子石字貫道號

空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五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菊山逸民亦能詩與戴復古友善 台州府志

陳南窗先生守淳 見下長齋家學

篔簹講友

林先生表民 父詠道

林表民字逢吉台州人父詠道好古博雅儲書甚富先  
生承其家學而與陳篔簹書卿吳荆谿子良游嘗同篔  
簹修赤城志又自修續志三卷輯赤城集二十八卷 台州

志府

周氏講友



文清劉漫塘先生宰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趙氏同調

凌先生登龍

凌登龍字顯夫善化人嘉定閒再舉進士提刑趙汝讜延直嶽麓書院累授祁陽令以疾辭廣西帥姚希得辟爲柳州推官遷永州僉判卒年七十一

善化縣志

劉氏家學

劉南皋先生克

劉克字子至祕書郎坦之父靖君之子號南皋先生其

宋先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五十四明叢書

劉國刊本

卒也後村作詩輓之云久無羔雁聘遺賢白首卽園氣  
最全聊與荆公續詩選不聞譙叟入經筵講師翁庶幾  
三昧樸學余纔語一篇兩侍細旃莫推挽謏儒此愧若  
爲湔其二云少時已誦水心銘今息庵文可並行椿算  
過如大君子蒲輪莫致老先生縱無掌故來傳話盍有  
門人與易名嘗辱蓬山授經說驀陵道遠一傷情

劉後村集

劉氏門人

補學士余先生嶽

雲濠謹案先生號肯堂著有周易啓蒙毛詩說略春秋大旨戴記序發略掖垣類彙肯堂賓談隨筆

肯堂職業及雜記錄  
各若干卷藏于家

王氏門人

補  
尙書尤木石先生情

附錄

戴剡源題唐善師談乘曰往時木石尤先生居吳中每  
朝膳畢四方之賓遊雲擁其門先生幅巾野服出見客  
薄茶一啜坐中談說典章儀注經術吏事以至巫醫算  
弈之類無所不有日且中又茶一啜而散以爲常羣弟  
子載筆札相從屏後竊記其所言雖未嘗執卷問學而  
人人談吐各有本末無白丁之媿于時陳端明居崇德  
林真院劉南兵居莆亦然丁巳歲尤先生史禍發此事  
俱廢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五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謝山鮎埼亭詩集道南祠下雜作其三曰文簡文孫  
木石賢文章載道亦巍然如何史禍消沈後流落豪  
芒總不傳

陳氏家學

正言陳先生求曾

別見良齋學案補遺

曾氏門人

眞西山先生德秀

詳西山眞氏學案

貧窗門人

補少卿吳荆溪先生子良

附錄

水心稱其文意特新語特工韻趣特高遠雖昔之妙齡  
秀質終以文名世者不過若是何止超越流輩而已哉  
及卒車玉峯挽以詩云江右文章今四葉水心氣脈近  
三台

方桐江讀荆溪集跋曰荆溪年十六時從貧窗年二十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六十四胡棧書

約園刊本

四時以書通水心爲道學名實之說以九鼎爲譬而詆  
夫名爲舉而實未嘗舉者頗似迎合水心蓋謂以學致  
道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  
下之學皆不足以致道獨我能致之云爾回則謂朱張  
呂三大儒未嘗有是說也出于其門名爲舉鼎而實未  
嘗舉以之欺世未有世久而論不定者顧何患焉

抑齋門人

何我軒先生謙

何謙字光叔世爲莆人抑齋守莆廟論將付以邊事求

士于陳復齋可託死生患難者復齋以先生薦遂與同  
載抑齋強之受武爵先生與人書疏未嘗署銜林竹溪  
爲書我軒扁仕至成忠郎監福州稅院

劉後村集

### 方先生伯載

方伯載三山人幼登陳忠肅門有遠志強記而善問薄  
科舉程文不爲而喜爲詩

謝疊山文集

### 長齋家學

陳南窗先生守淳

附弟中庸

陳守淳字成甫自號南窗居士平陽人長齋先生子先

朱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至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生幼拱立親側盡記諸老緒言止齋愛之諸老與長齋  
繼凋謝惟龍泉巋然獨存先生僦舍城西踵問卒業盡  
得其肘後祕傳與季太學錄中庸相友善

劉後村集

### 水心私淑

### 賈先生端老

賈端老號鹿巖得不忘二字于水心先生之詩以名其  
室文文山題之曰水心之詩崇好修而黜徇外賤決科  
而篤天爵一則因言而有悟一則因悟而示之以所入  
程張師友淵源之懿去之幾年猶將見之云

文文山集

尤氏家學

尤先生葵

尤葵字揆父梁溪人爲莆田令先生爲直心之子直心爲木石之母弟林竹溪爲其字說云鄉日者葵也鴻烈解嘗言之葵者揆也鄭康成于采菽箋之微而有尊物莫貴焉以道揆物學莫難焉仕則慕君學必向道此士君子之事也聞君來此邑以才名選勞心于民事揆事必以理無負于家學矣積歲月之勤遞梯級而上進傾心以盡忠退揆事以盡職使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則詩人所謂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臚之君其有焉

庸齋續集

吳氏門人

補承直舒閩風先生獄辭

梓材謹案兩浙名賢錄言奉化戴表元在元大德間稱東南大家其得于先生者爲多袁清容爲其先大夫師友淵源錄言先生以師道自任晚歲詩益工又言其官慶元時先生與之遊後作書俾稱往事之是剡源清容先後從先生遊也

附錄

故人陳蒙總餉金陵辟爲幕府與商軍國之政蒙以讒

去沿江制闖爭辟之皆不就尋有欲留先生于都訂論  
溫公通鑑事成薦之經筵先生將從之與門人劉莊孫  
戢書冊以往時賈似道當國以先生尙氣簡直將盤折  
抑挫而後用之命下徑棄去不顧人莫解其意踰年賈  
敗始知先生審去就之義

補 隱君劉樛園先生莊孫

附錄

少學古文湛深隱伏不見其涯涘落筆數百語

幼侍其父昇自爲師弟子

宋先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宋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家貧無書傳五經能默與先儒合

袁清容誌其墓曰五經之學由宋先儒緝續統緒詩首  
蘇轍成鄭樵易首王洙東萊呂氏始定十二篇胡宏辨  
周官俞廷椿迺漸次第書有今文古文陳振孫掇拾援  
據確然明白言傳心者猶依違不敢置論至正仲始憤  
然曰吾不能接響相附和尊聞紹言各爲論著不沒其  
實而先儒之傳益顯

方遜老稱其理學淵源得聖賢大要文章樸實而風味

深長

梓材謹案袁清容誌墓有云從闕風舒先生遊  
和不輟又爲其先大夫師友淵源錄亦言先生學  
于舒是先生固  
舒氏門人也

### 危耘溪先生口

危口號耘溪臨川人驪塘諸孫嘗受業吳荆溪之門黃

東發跋其慙藁稱其文而無刻楮之弊

東發文集

### 劉氏學侶

文清袁清容先生柄

詳見深寧學案

### 孟氏續傳

### 孟先生文龍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空函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孟文龍字震翁達甫之孫也初以昭慈后族世受補將  
仕郎後中銓試授迪功郎累調兩浙西路安撫司準備  
差遣時賈似道枋國百僚多隳法就風旨先生獨守職  
屢忤其意不少回循調從政郎浙東提舉常平幹辦公  
事丁內艱不行始自咸淳以來被命主昭慈祀事元  
兵壓吳先生奮激有賈勇三軍之氣與守臣議不合遂  
反吳昭慈之廟後平章史弼等薦起之先生致書曰文龍  
未死慚負神明羣公相國以忠孝文龍爲羣公起將何  
以令今之事君者敢以死辭遂止不出戶庭者三十年

著易解大全三十卷子潼 姑蘇志

舒氏家學

舒先生斗祥

舒斗祥字景祥閩風先生弟賦性文雅好學尙禮淳祐

進士官至長洲令 台州府志

舒叔獻先生□

梓材謹案先生佚其名叔獻蓋其字閩風先生之子也見劉錄事傳

舒氏門人

補林先生處恭

宋元軍案補遺 卷五十五

六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雲濠謹案赤城新志稱其隱居教授

隱君劉樛園先生莊孫 見上吳氏門人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詳見深寧學案

教諭陳先生成 別見深寧學案補遺

附傳

丁先生復 附門人夏煜

丁復字仲容天台人元季客建業以能詩名時以夏煜

允中爲先生入室弟子 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號檜軒有檜軒集行世



叔獻門人

劉先生環翁

附門人文宣

劉環字環翁後以字爲名寧海人生三年而不能言旣  
成童敏悟絕人讀書至忘寢食登至正五年進士第授  
將仕郎建德錄事有在弟子列而與爲同年者曰文宣  
死于疫經紀其喪事無所避因染疾遷寓門人廉氏家而  
卒年四十五始寧海閩風山中有兩先生曰劉莊孫曰  
舒嶽祥並以文章大家師表一時先生於劉公爲從曾  
孫舒公之子叔獻則其所從受業也爲人介潔不阿其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約園刊本

訓諸生於抗學具有師法

黃文獻集

宗敏門人

隱君邱先生迪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丁氏門人

孫先生炎

孫炎字伯融句容人于書少所不通長于歌詩元至正  
中天台丁仲容同郡夏允中皆以詩名先生游于其閒  
日夜相切劘益得其旨趣明祖渡江來金陵聞江南等  
處行中書省辟爲掾擢同知池州府事改池爲華陽府

卽拜爲知府皆有聲召爲省都事處州降命爲處州總  
制苗將叛襲而害之贈徵仕郎追封丹陽縣男

宋文憲集

孫氏門人

蔣先生敬

蔣敬字行簡建業人爲人謙慎重然諾一時名士多與  
之游舊從游于句曲孫伯融伯融總兵于括而歿于王  
事先生痛其師之亡而其詩不傳采輯成編請潛溪爲  
序以冠篇端

宋文憲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五

二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五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六

目錄

龍川學案補遺

龍川師承

周先生葵

鄭芮門人

補陳先生亮

龍川講友

朱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張先生栻 詳南軒學案

陸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吳先生傲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范先生子該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陳先生紹年

徐先生木

龍川學侶

補倪先生樸

龍川同調

補王先生自中

石陵講友

吳先生克己

喻氏先緒

喻先生良能

喻先生良倚

合傳

喻先生良弼

合傳

二喻同調

何先生恪

附兄恢

宋先生案補遺

目錄

一二四册叢書

約園刊本

陳先生炳

呂氏先緒

呂先生師愈

父道

龍川門人

補喻先生侃

補喻先生南強

補錢先生廓

補金先生瀟

補孫先生質

補 章先生湜

補 樓先生應元

補 章先生椿

王先生奕 別見說齋學案補遺

何先生堅

孫先生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喻先生口

吳氏家學

補 吳先生選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謝氏先緒

謝先生鑰

謝氏師承

繆先生烈

呂氏家學

呂先生浩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呂先生源 同上

松淵家學

補 吳先生思齊

三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全歸講友

補方先生鳳

補謝先生翹

吳方同調

陳先生公舉

陳先生公凱 合傳

吳氏先緒

吳先生直方

臯羽同調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鄭先生樸翁

唐先生珏 別見潛庵學案補遺

林先生德暘

王先生英孫

趙先生若恢

鄧先生牧

全歸門人

補黃先生景昌

吳先生貴 見下臯羽門人

柳先生貫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方氏家學

補方先生樛

方先生梓 合傳

方氏門人

補吳先生萊

吳先生貴 見下泉羽門人

陳先生大登

陳先生小登 合傳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先生仙

淵穎講友

董先生仲可

方先生九思

高先生驥生

虞先生光祖 別見潛庵學案補遺

傅先生斯正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李先生翼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補遺

橫氏先緒

樓先生有成

泉羽門人

吳先生幼敏

父澗

吳先生似孫

父謙

吳先生貴

柳先生貫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方先生樞

詳上方氏家學

翁先生衡

馮先生桂芳

宋五學案補遺

目錄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學士家學

吳先生志道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學士門人

蔑兒吉爵先生脫脫

也先帖木兒

合傳

趙氏家學

趙先生嗣元

趙先生嗣興

合傳

趙先生古經

合傳



隱君家學

黃先生迪

淵穎門人

鄭先生銘

戴先生良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鄭先生濤

同上

鄭先生深

鄭先生濂

黃先生迪

見上隱君家學

空齋學案補遺

目錄

陳先生士貞

曾祖文煥

陳先生大倫

傅先生致柔

方先生椿

樓先生光亨

樓先生士寶

宣先生岳

趙先生良本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陳先生璋

楊先生函

浚常同調

韓先生性

鄭氏門人

哈刺章先生

傅氏門人

童先生徽

樓氏家學

樓先生璉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六

後學 鄧王梓材同輯  
慈谿馮雲濠

龍川學案補遺

龍川師承

周先生莒

周葵字立義宜興人宣和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知無  
不言孝宗時為參知政事卒諡惠簡所著有聖賢傳論

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

姓譜

梓材謹案同甫與先生書云嘗習為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是先生乃同甫受知師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又案先生晚號惟心居士見周益公所作神道碑

雲濠謹案宋史儒林同甫本傳云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授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是龍川師先生之證

附錄

和議已定公復被召論為國若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  
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

公議用兵不可輕有一擲賭乾坤之語上曰今戰雖不  
足守則有餘公曰措置未善政事未修雖守亦難同列

皆甚其言退謂公曰上不能堪明日公留身謝上更獎其直

嘗論大學物格而後知至謂在人之至爲智在物之至爲道以吾之智極物之道如兩物相抵故謂之格夫物莫不同道一而已方其格物物我爲二及其物格則自視無我何有于物是謂知至

陳龍川序中興遺傳曰昔參政周公葵屢爲余言次張

趙九

其人且曰我嘗薦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端人正

士胡爲屬意此等狂生我因告之曰吾儕平居譚王道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詩書一日得用從容廟朝執持紀綱可也至于排難解紛倉卒萬變此等殆不可少吾儕旣不能辦而惡他人之能辦是誣天下以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烏可哉

鄭芮門人

補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梓材謹案岳氏程史言東萊居婺以講學倡諸儒四方翕然歸之先生蓋同郡負才頡頏亦游其門以兄事之特於文席閒時發警論東萊不以爲然耳東萊卒先生以文祭之又案嘉熙二年先生賜

蓋曰  
文達

雲濠謹案先生送叔祖主筠高安簿序云某聞尚書郎芮公劉公方將漕江外芮公固研席之舊而劉公則素厚某者大帥龔公之賢字內所聞當不以貴賤尊卑窮達而相忘而某之師友永嘉鄭公朝蕃來總風憲曩固嘗加惠於公矣是書亦可見先生於鄭芮諸公契合之由矣

### 經書發題

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概于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有待于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于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是也要之文理密察之功用至于堯而後無慊諸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由是言之刪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

書

宋末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道之在天下平施于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遠民情之流久矣而其所謂平施于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于其閒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于詩

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間者  
乃區區于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  
于詩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

詩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歎其郁郁之文  
而知天地之功莫備于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于此  
矣世儒之論以爲治至于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  
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  
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  
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  
天下之心也蓋至于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  
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碁局曲而當盡而不污無復  
一毫之閒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  
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  
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  
于八百餘年諸侯旣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巖然  
立于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  
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  
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于天有能變通

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爲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旣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爲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于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祖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爲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

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爲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歎反覆推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

大全也

周禮

聖人之于天下也未嘗作也尙有述焉近世儒者有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詩書禮樂吾夫子之所以述也至于春秋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事其義則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爲春秋

孔子所自作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于其  
閒言其義聖人之所獨得也信斯言也則春秋其孔氏  
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子之  
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逃于王法而能正人乎  
亂臣賊子其有辭矣夫賞天命罰天討也天子奉天而  
行者也賞罰而一毫不得其當是慢天也慢而至于顛  
倒錯亂則天道滅矣滅天道則爲自絕于天夫子周之  
民也傷周之自絕于天而不忍文武之業遂墜于地也  
取魯史之舊文因天子諸侯之行事而正之賞不違乎  
天命罰不違乎天討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贖乎天  
者也天之道不亡則周不爲自絕于天周不爲自絕于  
天則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不懼  
乎然則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或曰春  
秋而繫之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國之所記  
載獨非天子之事乎而況魯周之宗國其事可得而詳  
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夫子之志春  
秋之所由作也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正以等  
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其名是也其實非也



則文與而實不與其心然也其事異也則誅其事而誅其心微顯闡幽謹嚴寬裕如天之稱物平施如陰陽之並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乎人心者也而謂春秋孔子之所自作非亮之所敢知也

春秋

禮者天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備具此非聖人之所能爲也禮記一書或雜出于漢儒之手今取曲禮若內則少儀諸篇羣而讀之其所載不過日用飲食灑掃應對之事要聖人之極致安在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添而與不合返觀吾一日之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聞悚然有隱于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後知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盡吾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謂繁文末節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者也夫禮者學之實地也由敬而後可以學禮學禮而後有所據依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準皆敬之不至而吾心之不盡也一毫之不盡則其運用變化之際必有肆而不約者矣由此言之禮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爲也

禮記

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說而不

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爲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麤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于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  
下無本末無內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則是聖人猶與道爲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于內汲汲于下學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于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

論語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終窮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于中思慮營于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于爭奪誅殺流毒四海而未已孟子生于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爲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

行而人心之難正也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于  
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于毫  
釐之際

孟子子

陳同甫集

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儼淺之  
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當  
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能誦先  
儒之說以爲依據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  
實之風往往或過于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曆之間歐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  
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于正義蓋其源流  
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于熙  
豐之尚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  
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  
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論乎  
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

傳註  
策

其所傳有伊川先生易傳楊龜山中庸義謝上蔡論語  
解尹和靖孟子說胡文定春秋傳謝氏之書學者知誦

習之矣尹氏之書簡淡不足以入世好至于是三書則非習見是經以志乎選舉者蓋未之讀也世之儒者揭易傳以與學者共之于是靡然始知所向然予以謂不由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乎春秋之用宜于易未用心之地也

楊龜山中  
庸解序

余讀書至武庚之事何嘗不爲之流涕哉嗟夫忠孝者立身之大節爲臣而洗君之恥父讎而子復之人之至情也度不可爲不顧而爲之者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逆計而不爲人烏知吾心生猶愧耳況卒不免于死則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將藉口謂何哉

忠臣傳序

三代尙矣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更其所守而不以名沮其真養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卽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爲高哉

高士傳序

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十一而稅不立意以罔民利不喜祭以導民爭上下有制末作有禁兵不吾蝕緇黃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業其業休戚相同有無相通無告者得伸而況力能自達者乎草木不戕其生而況其

耳目鼻口與吾無閒者乎民是用寧禮義是用興

送邱秀州

宗卿序

夫一有一無天之所爲也哀多增寡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聖人之惓惓于仁義云者又從而疏其義曰若何而爲仁若何而爲義非以空言動人也人道固如此耳

賡樓應

元序

附錄

戊申再上書略曰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

宋尤學素補遺

卷五十六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自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出矣至于艱難變故之際書生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文法之中無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于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略與四海才臣智士其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臣所能附會也

公才氣超邁下筆立就數千言略無疑滯議論風生  
亶不倦其視當世苟祿竊位之士蔑如也

辛稼軒祭之曰天子同父既豐厥稟智略橫生議論風  
凜使之早遇豈愧桓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閒以才豪  
跌宕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願規檢夫  
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楊意孰主  
相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憐才脫廷尉  
繫先多士嗚耿耿未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世未知同  
父者益信爲天下之偉人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答黃直卿書曰婺州近日一種議論名宗呂氏而  
實主同父潘家所招館客往往皆此類亦是伯恭有以  
啓之

又語類曰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  
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  
子可畏可畏

或問同父口說皇天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朱子  
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恁  
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

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

葉水心序龍川集曰同甫既修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祕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于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伯恭退居金華同甫閒往視之極論至夜分伯恭歎曰未可以世爲不能乃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慰意焉

又書龍川集後曰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三卷放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急就之比而寄意尤深遠又有長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十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

喬孔山爲先生請諡疏曰某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伯之略期于開物成務酌古準今蓋近世儒者所未講平生所交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世之學當渡江積安之後勸孝宗以修復藝祖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雪仇恥其忠蓋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于後先尤不可磨滅合令太常定議賜諡與一子官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  
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做將出來若是血氣巖豪卻  
一點使不著也此論于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鍼矣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盤庚之遷也曰天其永我命于茲  
新邑消息盈虛之運哲王其知之矣唐朱朴議邊鄙以  
觀天地興衰爲言謂關中文物奢侈皆極焉已而衰難  
可興也而以襄鄧爲建都極選陳同甫上書孝廟亦謂  
錢塘山川之氣發洩無餘而以荆襄爲進取之機其言  
與朴同朴不足道也豈亦有關於氣運之說乎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謝山箋曰唐經黃巢朱旼之亂安得尙有奢侈文物  
朱朴之言華言耳其時趙匡凝在襄陽貢賦于諸道  
中爲恭順故昭宗欲往依之朱朴特逢迎而爲此說  
非有關於氣運也襄鄧之可都則昔人常言之卽南  
宋初李忠定亦建此議不止同甫也

又曰同甫無實際其始有不見曾覲之勇可謂賢矣  
然而垂老試策遂言不必一月四朝以爲京邑之美  
觀附和光宗不朝重華之惡則喪其生平矣使其見  
用直是朱朴何氏之言信哉



又曰陳同甫春秋屬辭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

二年桓曰聖人不與戎狄共中國故中國不與戎狄共禮

文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桓七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桓三年

四年曰諸侯以國事為家事聖人以國事為王事鄭世子

忽復歸于鄭桓十年許叔入于許桓十年曰不能大復國于

諸侯則力不足以君國不能公復國于諸侯則義不足

以有國公如齊納幣莊二十年大夫宗婦覲用幣莊二十年

曰父子之大義不以夫婦而遂廢夫婦之常禮不以強

弱而有加鄭伯逃歸不盟僖五年鄭伯乞盟僖八年曰去就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裁于大義則舉動無異于匹夫宋公會于孟戰于泓

僖二十二年曰與夷狄共中國者必不能與夷狄爭中國

盟于翟泉僖二十九年晉人秦人圍鄭僖三十三年曰銳于合諸侯

者必有時而惰工于假大義者必有時而拙狄圍衛衛

遷于帝邱僖三十一年衛人侵狄衛人及狄盟僖三十二年曰避

夷狄之兵以見小國之無策要夷狄之好以見中國之

無霸遂城虎牢襄二年戍鄭虎牢襄十年曰公其險于天下

所以大霸者制敵之策歸其險于一國所以成霸者服

叛之功城杞襄二十年城成周昭三十年曰大夫之于諸侯

不自嫌則列國之于王室何以辨其發明經旨簡而當  
又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  
當君子之論又曰天下大勢之所趨天地鬼神不能易  
而易之者人也此龍川科舉之文列于古之作者而無  
媿

熊勿軒曰陳同父嘗言楚蜀間越日衰之氣必有乘而  
用之者及今驗矣茫茫禹跡未能效子長遊今之陰陽  
家有能發泄神州已曠之地氣以培植昭代方興之人  
才者乎天地生人有望也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潛溪凝道記曰永康之學何如曰氣豪而學偏者也  
使其當今之世擁百萬之兵馳騁于天下堂堂之陣正  
正之旗實有一日之長是何也其智數法術往往可馭  
羣雄而料敵情而剛烈之氣又足以振撼而翕張之其  
能成功宜也若論先王之道德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  
嘗乎未之見也

又跋東萊止齋與龍川尺牘後曰東萊以中原文獻之  
傳倡鳴道學于婺麗澤之益邇沾遠被龍川居既同郡  
又東萊之從表弟雖其所志在事功不能擊而使之同

反覆摩切之其論議或至夜分要不爲不至也

王華川曰聖人之經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皆于是乎在乃厄于秦讖緯于漢聖遠言湮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宋河南程子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爲己任以先王之制爲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粲然方冊開矣

龍川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詳南軒學案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詳象山學案

文肅吳竹洲先生徹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范先生子該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陳先生紹年

陳紹年東陽人贍學能文孝宗時以布衣上書論時事不報歸隱西明洞中與陳龍川往還講學論道遠近宗之晚年重建靈雲禪院因築書室朝夕坐臥其間吟風弄月有西明集行世

東陽縣志

### 寺丞徐先生木

徐木字子材永康人登乾道丙戌進士仕至寺丞輕財好義朋友有喪不能舉者爲撤門樓助之嘗與陳同甫爲友盛有文名又因同甫交于朱晦翁同甫與晦翁書云徐子材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爲學之意亦甚篤晦翁

平定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其家爲書家人卦辭于廳事之壁

金華府志

### 龍川學侶

#### 補倪石陵先生樸

梓材謹案金華徵獻略於同甫傳云其弟子爲浦江倪樸於先生傳云其學本之陳亮似先生實及陳門者然謝山

並不以爲然

雲濠謹案先生筠州投雷敏授書數江西人物之盛自廬陵歐陽公臨川王文公及南豐曾夫子豫章山谷先生以及祕丞劉公道原實爲筠人可以知其所嚮往矣

### 附錄

吳淵穎序先生雜著曰先生之學當時惟同甫知之先

生之書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違他及向使先生與同父  
獲用于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未可知也

龍川同調

補知州王厚軒先生自中

附錄

年十八葉丞相夢錫嘗辟塾延之命諸子從學

嘗以差役爲風俗害率同志爲義社第貲產以定役次  
由是鄉閭息爭

石陵講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十九 陽明遺書  
約圖刊本

吳先生克己

吳克己字復之浦江人石陵之友也窮經博古尤邃于  
易旁通釋氏書多有著述石陵嘗評其文汪洋恢怪如  
崩崖翻浪使人畏且驚又翫之而不忍去竟不知爲何

等語蓋以多談內典故石陵譏之

浦陽人  
物記

喻氏先緒

朝議喻香山先生良能

進士喻先生良倚

口傳

縣尉喻杉堂先生良弼

合傳

喻良能義烏人簽判倂之從祖也與兄良倚同入太學  
又同登紹興丁丑進士第其季良弼亦太學生晚以特  
科補新喻尉皆以文學稱而先生最知名簽判早從良  
弼學而後受經于陳同父宋文憲集

雲濠謹案黃文獻先世墓銘後記云後銘作者喻良能前銘敘女適喻葆光者其父也子男五人皆黃氏出而其四人俱以文章知名良倚良能同擢紹興丁丑第良材國子進士良弼國學進士龍川陳先生稱烏傷四君子叔奇者良能字季直者良弼字其二則何恪茂恭陳炳德先也良能仕於朝嘗以太常少卿權工部郎官積階朝議大夫爵義烏縣開國男有香山集行於世梓材謹案良能號香山良弼號杉堂各有文集宋潛溪序華川文派錄言香山則三十四卷杉堂十

宋末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又言香山之質實無偽杉堂之寬厚有容則其爲人可知矣梓材又案龍川題喻季直文編云季直遇人無親疏貴賤皆與之盡而於余尤好又言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三日念之輒不釋又可見二喻之概云又案叔奇所著又有諸經講義五卷家帚編十五卷忠義傳二十卷良倚字伯壽卒官臨海丞有唐論四卷詩文十卷策斷二卷文選若干卷季直所著又有樂府五卷並見余華府志

二喻同調

何先生恪

附兄恢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與兄恢爲文皆有名于時其父承節郎渠每語人曰使吾二子學業有成不陸沈于世吾

所願足矣先生兄弟益感激同上春官先生登紹熙進士其兄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自此遂不復應試先生性好古藏書至萬卷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爲世俗之文山立玉峙海涵地負絕出于世釋褐永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作恢復十二策爲書萬言詣闕上之與朝議不合乃歸初龍川微時人莫有知者先生一見奇之卽以兄子妻之

金華徵獻略

梓材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所著有南湖集二十卷

陳先生炳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陳炳字德先義烏人才華卓犖面目巖冷與人寡合好古文務爲奇語登乾道丙戌進士第爲太平縣主簿著有易解巖堂雜稿

金華徵獻略

呂氏先緒

迪功呂先生師愈

父遵

呂師愈永康人父遵當宋之中葉以經學教授于鄉里先生官迪功郎葉水心銘其墓曰治生能富教子能賢

云

黃文獻集

龍川門人

補  
翁判諭蘆隱先生像

雲濠謹案先生少名拊老見龍川所作母夫人王氏志

附錄

先生尤長于文辭通直郎杜旂嘗稱之曰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怒而不懟不以食膾炙爲美澹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繡爲工黯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君子以爲知言

補  
縣丞喻霖隱先生南強

雲濠謹案先生父名直方汝方而無直方喻氏多改名者人義方大方知方汝方而無直方喻氏多改名者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三十四期叢書

約園刊本

直方亦其類歟

附錄

先生讀書不爲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喜事擊節慷慨謂戾契可致

補  
錢先生廓

梓林謹案先生原名擴同甫爲易其名而字以叔因謂苟有用心之地則凡天下之學皆可因之以資吾之陟降上下云詳同甫所作墓志

補  
金先生瀟

雲濠謹案龍川志先生父元卿大亨墓云諸子皆使之學而必欲知辛勤起家之不易獨使瀟從四



方師友遊藝費皆所不問而不責其近功也

補 孫先生貫

梓材謹案先生原名懋同甫易之

補 章先生湜

雲濠謹案先生所後之叔父名著字晦文爲侍郎服之仲弟龍川志其墓

補 樓先生應元

雲濠謹案龍川贈先生序云留與其學者一年而後去三四年閒時節必一來出其文方進而未已也

補 章先生椿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其父巨川課諸子以學曰及吾尚健家事不以累汝至于房闈細碎夫人田氏亦必爲之區處曰無以分其心也聞其有稱焉夫婦相對歡笑否則失聲懊恨有子何業至女之已有歸者問其能事人與否而不及其他也

王先生奕

別見說齋學案補遺

何先生堅

何堅浦江人母何氏名道融諸暨人也年二十而夫亡遺腹一子卽先生誓不再適先生長俾從龍川學曰吾

不死欲待汝學成見汝父地下耳勉之先生卒以學聞

與薦書云

金華徵獻略

監嶽孫先生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喻先生口

梓材謹案同甫志喻夫人王氏墓云夏卿一子三孫從余學其三人已見學案其一人則墓志所云槍老名憲能經紀家事而不廢學槐老名演郡以其名上禮部者必居一于是也

吳氏家學

補知軍吳松洲先生遂

松洲遺文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遂嘗竊聞之先生長者爲學之要不過明辨義利而已辨義利者莫要于一念之初孟子指雞鳴而起爲學者一大期會截然分舜跖善利之間二者何一念將分之際也雞鳴之先萬慮俱寂一念纔分于毫芒善惡已判于天壤吁可畏哉喚醒羣迷之路端無切于此矣書謂之幾中庸謂之獨孟子謂之閒周子謂之動靜未形一也有能存夫靜以涵動之所察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一念微差勇鋤句蔓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庶乎誦詩讀書光紹前哲目溪山而有耀對邑大夫而無慚

色願吾黨其進焉

永康縣學記

謝氏先緒

謝先生鑰

謝鑰字君啓福寧人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

子皋羽翹徙居浦城

道南源委

雲濠謹案福建通志言先生性至孝居母喪哀毀廬墓終身不仕經義考引方存雅厚言謝君皋羽其父以春秋學爲婦翁繆正字烈所器重

謝氏師承

繆先生烈

宋光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三五四明叢書

綉園刊本

繆烈字允成福安人入國子上舍省試第一授福州教授四方從遊者眾遷正字著春秋講義十卷仲山集數

卷福建通志

雲濠謹案閩書云嘉熙二年進士

呂氏家學

文學呂先生浩

通直呂先生源

並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松淵家學

補縣丞吳全歸先生思齊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有左傳闕疑

及全歸集若干卷見金華府志

雲濠謹案戴剡源次東陽方韶卿韻因奇訊彼中

吳子善前輩子陳文毅公同父甥孫其七云永康

經濟學近古將無同甥

孫世其業汗馬收全功

### 附錄

方韶父評先生之爲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爲過  
黃文獻書吳善父哀辭後曰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于  
德而其存遠矣志不必容于物而其行得矣稽其存不  
可謂天徵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之所  
以佑善人者君子恆若以爲歉焉此哀辭之所爲作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 全歸講友

補 文學方存雅先生鳳

梓材謹案宋潛溪爲吳淵  
穎碑稱先生爲崑南先生

### 附錄

嘗由京口沂江至建業又東南出括蒼行尋雁蕩天龍  
湫挾摘景物率藉爲賦詠無一毫微世意或以是迂先  
生則笑曰彼豈知我哉

先生論詩嘗曰凡詩之作由人心生也使遭變而不悲  
黍離居蕪而不念穢豔望白雲而不思親聞山陽笛而

不懷故是無人心矣尙復有詩哉

梓材謹案此先生  
序仇山村詩集語

龔聖子嘗論其詩曰由本論之在人倫不在人事等而上之在天地不在古今

龔子敬送先生詩曰處上白雲源檠歌矢弗諉韶成猶及見雅廢更能存偶渡秦淮月相逢口虎門山川又秋晚此意欲誰論

黃文獻寄方韶父先生詩曰牢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鹿麋行處有芸草夢中香遙興滄溟闊悲歌白雪長平

宋王忠文公遺

卷五十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今古淚滴破綠蘿裳

又序方先生詩集曰先生在勝國時未及仕而運去祚移抱其遺經隱于仙華山之陽窮深極密殆與世隔久之稍出游浙東西州遇遺民故老于殘山賸水聞往往握手歔歔低徊而不忍去緣情託物發爲聲歌凡日月動息居游合散耳目之所屬靡不有以寓其意而物理之盈虛人事之通塞至于得失廢興之迹皆可概見故其語多危苦激切不暇如它文人藻飾穠麗以爲工也

補

參軍謝晞髮先生劄

晞髮遺文

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偶及蜂分則趨成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至于婚嫁已納采而未迎興作已畢工而未落成皆候焉或父子兄弟分業而居則候其日時而併用之鄰里親族置酒羸老相與賀數向之獲是而告者例指以爲盛事蜂移之家若僕若鄰無遠近遞相報俾皆知是日之吉不敢隱有販者至其地留一年書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而詣曆驗之皆黃道紫微天德日德活曜其星也其不分者非凶星則常日也

且其王生而有髭則爲異舉族附之不敢後則爲忠遭物害而去有相失者不肯附佗族必彷徨噬嗜自相枕藉以死則爲貞出則紛然先後奔走之不暇則爲勤歸則翕然集若赴期會而聽號令則爲整食蜜之餘以遺取者不怨則爲廉爲房以自居則爲智有蠆以自衛則爲勇修是數德而又能知天時以協人事則夫貪賄無謀亂行離次棄君事讎反覆變詐以取富貴利祿者身爲蠆尾而不卹雖其形則人也使其居深山中與甲子

之民處將必顛倒五行以爲民害寧不爲茲物之媿哉  
以上粵某山  
蜂分日記

附錄

方韶父狀其行曰嘗欲倣太史法著季漢月表采獨行  
全節事爲之傳大率不務爲一人所好而獨求故老  
與同志以證其所得會友之所名汐社期晚而信蓋取

諸潮汐

任松鄉爲之傳曰皋羽侷儻有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  
事未幾善哭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

先學案備遺

卷五十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勾越行禹窆閒北鄉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  
夫子浮桴之歎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  
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爲朱鳥  
兮其味焉食歌闕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  
知淪沒碧血游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  
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自已夫烏獸喪其羣匹越  
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  
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翺者章皇山澤惡夫淚之無從也  
鄧牧爲之傳曰歲甲午與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爲方

外友牧罕讀古人著述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家而君記聞博瞻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不合日夜論辨互相詆及見牧所爲文乃起謝曰公不肯區區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也牧因爲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盍往見之旬日則去速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塘江上問所從來皆前所聞者其好學信也黃文獻過謝皋羽墓詩曰識子今無日風流可復尋山林餘楚製弟子解閩音滄海他年夢青天後夜心平生匣中劍零落遂如今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謝山鮎埼亭詩集補堂謁六陵補祀謝皋羽王修竹鄭樸翁于唐林之次予告以尙有羅陵使不可遣也詩曰啄粟靈禽志尾年中涓大節獨無傳願君分取

冬青淚併弔同聲一杜鵑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謝皋羽年譜遊錄注山陰徐沁堃公撰餘姚黃太冲先有西臺慟哭記冬青引注徐註黃序之又云天地閒集一卷謝皋羽編自文信國及家鉉翁文及翁謝疊山鄭協榮望徐直方何新之王仲素謝鑰陸壑何天定王曼之范協吳子文韓闕名稱竹坡林景怡凡十七人詩僅二十首按宋文憲公作皋羽傳天地閒集五卷此太寥寥卽皋羽之友如吳思齊翁登仇遠之屬皆無一字當是不完之書也又附晞髮道人近集一卷詩四十八首刻畫晚唐峻澀無足錄云



梓材又案金華徵獻略載先生云方韶卿吳子善與方幼學方燾馮桂芳翁登登之弟衡葬之子陵臺南據此則先生之交遊可概見矣

吳方同調

提舉陳先生公舉

山長陳先生公凱 合傳

陳公舉字正臣浦江人善屬文與兄公凱日與方鳳吳思齊爲文字交至元末任教諭累遷江浙儒學副提舉與趙孟頫爲同寮用薦者應奉翰林文字甫兩月卒公凱月泉書院山長嘗作浦江縣漏刻銘 金華府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三四明叢書

梓材謹案謝臬羽金華遊錄云韶卿攜子與臬羽及陳公凱君用弟公舉帝臣會帝臣正臣互有不

吳氏先緒

學士吳先生直方

吳直方字行可浦陽人出游浙東西習刑法于仲府及行中書復北走京師無他親朋童御一身在逆旅中凡三十六年困苦艱難無不備歷後用薦者以說書事明宗于潛邸明宗出鎮北藩主留守馬札兒台家教其子脫脫及也先帖木兒元統二年脫脫爲御史中丞以先

生嘗事先朝奏爲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中書累授集賢直學士轉侍講學士尋又陞學士時脫脫爲右丞相國有大政令多咨先生然後行先生每引古義告之民被其賜者甚眾未幾以大學士致仕

浦陽人  
物志

梓材謹案宋景濂狀先生行實言其幼時自力於學宗人幼敏家多納名士大夫鄉先生方屬粵謝翱括吳思齊咸寓與處或談名理及古今成敗理亂或相與倡酬歌詩公每出侍側聞其言有會心處輒記之終身不忘又云公讀書欲通大義務在力行不屑爲區區章句之學其于魯論言忠信及事君能致其身之語尤深有契悟

### 皋羽同調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三四明菴書

約園刊本

### 太學鄭先生樸翁

鄭樸翁字宗仁平陽人咸淳十年以上舍釋褐爲福州教授尋除國子正宋亡諸陵被發與其友林景熙謀閒行拾之旣而歸隱薊山瀑下山陰王英孫延教子弟後

### 以病返卒于家

浙江通志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四書要旨二十卷禮記正義一卷續古雜著三卷原倫書一卷又四書指要二卷黃氏千頃堂書目言先生與謝皋羽友善入元不仕雲濠謹案林霽山爲先生墓誌云余與國子正鄭公生同里學同師由長至老同出處人與其同而是非眇忽之際更相箴正以至固爭極辨不苟焉爲同也是先生與霽山交游之大略但不知其同

師何  
人耳

唐先生珏 別見潛庵學案補遺

林先生德陽

林德陽字景熾永嘉人宋太學生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時先生故爲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遇物卽以夾投籬中又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兩番僧曰餘不敢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于東嘉 遂昌雜錄

雲濠謹案溫州舊志作林景熙字德陽平陽人咸淳閒由太學釋褐授泉州牧官遷禮部駕閣遷從

宋太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政郎

原易

榮河通崑源古出龍馬瑞包犧真人一見測其祕八卦已支離重爲六十四爻象互立名繫辭發洩盡洩元氣藏柯葉布文字有如木生癭箋注漫百氏焦龜與撰草何能解人意及滋天下疑反以二物具方寸不自靈柄爲冥漠據弧矢啓戰爭書契長奸僞緬思未畫前標枝無一事日月自循環全易在天地所以負荅人因之發長喟

冬青花詩

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晴影空五月深山  
護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  
非人間曾識萬年鵲底月蜀魂飛遶百鳥臣夜半一聲  
山竹裂

將作王脩竹先生英孫

王英孫字才翁號脩竹紹興人宋將作監簿入于元隱  
居不仕作墨竹蘭蕙雅節不凡

圖繪寶鑑

趙先生若恢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若恢字文叔東陽人生而秀異甫成童能默誦五經  
爲文數千言立就嘗應詔言事悉時政所急杜僉判幼  
存每歎服爲不可及弱冠登成淳乙丑進士宋亡避地  
新昌邇族子孟頫與居相得甚時元主方求索趙氏賢  
者子昂轉入天台依楊氏爲元所獲先生以閒得脫程  
鉅夫之使江南也有司強起之稱疾且曰堯舜在上下  
有巢由今孟頫孟貫已爲微箕願容某之爲巢由也鉅  
夫感其義釋之得自便于是僻處城東北隅杜門不出  
深衣大帶摩挲古柏閒至年八十餘龐眉皓首四方徵

文獻者詣之多謝卻或引之山中相對長號悲歌以去  
時方韶父謝舉羽仇山邨皆與先生同志稱宋遺民云

東陽  
縣志

### 鄧先生牧

鄧牧字牧心錢塘人生十餘歲讀莊列二子書悟文法  
下筆道古作者不事榮名徧遊名山大川歸隱大滌山  
人稱爲文行先生所居有超然館宴坐累月不出時時  
作詩文以自娛所著有洞霄圖記游山志雜文稿兩浙  
名賢  
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雲濠誼案先生隱居屏  
迹與謝舉羽周公謹友

### 牧心遺文

我之譽人也多則人之譽我也亦多一人之毀不足勝  
眾人之譽矣叔孫武叔毀仲尼仲尼未嘗毀叔孫武叔  
嬖人臧倉毀孟子孟子未嘗毀臧倉此孔孟之所以爲  
孔孟適所以重毀者之惡歟名說

### 全歸門人

補 黃田居先生景昌

梓材謹案先生字  
吳淵穎集作明遠

周正論

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爲最明太史  
推日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爲六月梓  
慎占星李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爲三月在商爲四月  
在周爲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鄭之災爲五月他如晉  
卜偃因童謠而驗晉人之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月  
數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  
改凡朝覲會同巡狩承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于數  
月皆起于寅嗚呼蔡氏之爲是說豈欲以竊秦視三代  
耶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爲歲首後九月以爲閏月月建  
一差閏法不合後九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  
自以端月爲正史以十月書于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  
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一月  
而首歲者乎

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月必係之于春  
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  
爲正則皆可以爲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  
謂之爲春也可矣

附錄

尤篤意書春秋學之四十年不倦三傳異說學者不知所從先生據經爲斷各采其長有不合者痛辭闢之不少恕作春秋舉傳論巴川陽恪著夏時考正言三代悉用夏時不改月數先生以左氏縱不與孔子同時亦當近在孔子後其言當不誣作周正如傳考建安蔡沈集眾說爲書傳世無敢議其非先生獨疏其倍師說者數十百條作蔡氏傳正說

晚自號田居子因作田居古調辭九章一章曰耕田二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章曰抱甕三章曰灌澗四章曰暴日五章曰候樵六章曰倚鹵七章曰聯蓑八章曰釀酒九章曰開徑

吳淵穎序春秋公穀舉傳曰黃子讀春秋者四十年老而不倦嘗著春秋舉傳論一編屏除專門搜剔傳疏使之一歸于是然後止

又曰黃隱君每言春秋一書自公穀口說相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編有錯簡學者上畏聖經下口賢傳訛舛誣漏不敢較也其春秋公穀舉傳論及三代用正日夜食之辨凜凜不可屈

山長吳先生貴 見下舉羽門人

文肅柳靜儉先生貫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方氏家學

補方先生樗

方先生梓 合傳

方樗方梓韶卿先生二子也克以儒承家

柳待制集

雲濠謹案黃文獻公書王申伯詩卷後有云方子踐子發以能詩稱受學尊父存雅先生而雜出於謝又云子踐兄弟邂逅仙華山中不復與世接吳湖穎萊子發之婿也子踐子發卽二先生之字然浦陽人物記以樗字壽父或有二字也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存雅狀謝皋羽稱其子肖從授春秋皋羽金華遊錄稱韶卿攜子肖翁入邑取張子西銘踐形惟肖語蓋卽子踐方樗殆其原名歟

附錄

黃文獻寄方子踐子發詩曰窮居悵無遂徂歲聿載陰  
飛翹口芳華候蟲厲哀音急颺扇叢薄泫露棲喬林撫  
景慨往古端操思繼今折蘭閒幽佩解纓濯清淥石林  
宵蔥蒨桂柏鬱蕭森遺世豈余敢匡時非我任覽已謝  
充軌卽事愈所欽纏綿阻道里緬邈眺岡岑委懷竚芳  
訊貽好存規箴



方氏門人

補貞文吳淵穎先生萊

雲濠謹案宋潛溪爲先生碑言先生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蕪書院山長未行而疾作云梓材謹案金華府志載先生晚自號曰深衷山道人因稱之曰深衷先生

吳淵穎語

古之學者常得其師傅每因經以明道後之學者既失其師傅苟非明道則不能以知經

聖人之言記諸論語垂在六經其一體一用妙道精義之發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諸天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五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吳淵穎文集

韓非顯學篇言八儒三墨皆足以蠹國而害政必欲盡去乎是而後能治墨不足言也儒者之學通古今徹上下有國者無不賴之而非獨不以爲然是又荀卿子弟也一何迂謹怪愨若此耶罪誠不在李斯後矣荀卿亦不爲無過也

讀韓非子

聖人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天下之事雖未嘗出于一定當其權合其中則固聖賢用心之所極無俟乎辨士假物而取喻者也今則彼爲堅而此爲白此

爲同而彼爲異吾徒見其紛更而已何補于天下國家

之治哉

讀公孫龍子

予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緇封德彝之說而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行者一本于正無復可議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綱陳紀之道何異于是然而太宗終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過也

讀唐太宗

帝

一定者理也雖其體甚實所該無形未始有定者事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四十四明集書

約圖刊本

雖其跡本虛因應乃有理在是數亦不外乎是欲求其極則天地之開闢人物之消長盡且可以數莖之蓍參兩而盡決之者吾聖人固未肯輕爲之說也是何世之喋喋者然哉

陳氏大衍易數後序

自王政之不綱而後有霸自霸圖之無統而後無霸人情事變雖未嘗出于一定惟理則無有不定此古之學

春秋者所以率論理而不論勢也自今觀之天下之勢

在是春秋之理則亦隨其勢之所在者而見之

春秋世變圖序

春秋之道本于一離爲三家之傳又析而爲數十百家

之學學日夥傳日繁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

春秋傳授譜序

魏晉以降士不師古而俗書僞學之日勝造字偏旁點畫亂讀字輕淺重濁鑿小學童識字日少涉事日疏造理日窒馮私臆決傾倒錯悞或以目前近事幾不名六畜幾不辨菽麥況天下之物可窮者無窮哉

樓君玉學童識字序

春秋戰國之世聖人不作處士橫議天下之雜治方術者不爲不多是故老與易並稱儒與墨並譽世之學者或欲援儒而入于彼推彼而附于儒流及後世秦謂方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聖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士儒漢謂治黃老儒晉王弼遂用老氏之說以注易唐韓愈至謂孔墨之道同道不同則不足以爲孔墨然而佛者徒以西方之傑戎暴入中國言語之不達被服之不合趨向之不正而今乃欲一混而大同之不幾于蕩然而無辨矣哉

石塘胡氏文鈔後序

國家經費之事不必在于橫政而節用民庶藏蓄之資必在于修農事而重穀君民上下貴賤一體貧富相因感之而民不徒于從化制之而民不徒于知禁者蓋亦

反其本矣

儉解

古之學者必有師世之說者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得  
嗚呼經師豈易得哉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迭興而師道  
之所自來者遠蓋伊洛諸老先生實始倡爲道統而  
後知有所謂義理之學已而考亭繼之古今經訓學術  
之變至此而遂定必也誠明兩盡知行並進可以深造  
夫三代聖賢之闡域不然則經有傳之益久而愈差者

矣

白雲先生  
哀頌辭

我相我心圓中窅外一身之主百骸之會孰心弗真乃  
以妄害孰心弗正不與妄對貧將急富梁肉狗糲賤欲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速貴姬姜營剽竊思何益巧算何賴本根不守萌蘖徒  
汰一真尙迷眾妄弗退我曰不然職用自劾曷言敬茲

永佩妄戒

箴

昔我先哲有理無欲後民多欲理反不足當其躁起熾  
彼炎熇不躁則藏積爲醜毒豈心爾恬念在奔逐豈貌  
爾夷陷若谿谷內省邪幾童牛之牯外惇正行羸豕弗  
躅雖躁勿躁敢不斂束昭然陽明望爾陰濁惟是躁心

我告匪瀆

箴

人可敖乎敖不可長孰使子敖敖其焉往哀今之人欲

一以敖詆欺窮陋矜說華好狂歟黠自謂過人過猶不及迄喪其身毋謂人言無足去取吉人之辭不在頰輔毋謂人行無足是非守之以正動與俗違人寧教子子必自省彼何人斯敖焉是違教

惟我之情我何以生我生之微曷敢荒寧莫健匪天晝夜不息繫之星辰厥有贏縮人之一身從幼及老疾憂患惕焉以保人壽幾何開口笑言曾不做戒日趨冥安周公作書是曰無逸求其艱難務在稼穡冀牆朽木嘗責宰我聖人尚云夫豈我可念慮之萌情或弭之事爲之著情或弛之我告子情情乃不改習與性成後慎

毋悔

情

附錄

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游驩然有恩愈久愈固

于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都過中原奇絕處輒瞪目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一皆前迎後卻畢在塵砂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

九思臨川傅斯正貰酒高歌天寒風急毛髮上豎意若不可一世

嘗謂人曰胸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

戴九靈作先生哀頌詞曰昔夫子之有生兮體子子其羸尪雖求師與取友兮曾不久違乎故鄉遂取則夫前修兮亦既蹈夫大方入書林以馳騫兮闢藝苑以翱翔柰學業之已修兮尙名譽之未彰曰有俟乎千載之下兮庶無揜乎斯文之耿光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潛溪撰先生碑曰先生以精深玄懿之學發沈雄奇絕之文闔陰闕陽出神入鬼縱橫變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既沒而言立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于弗朽者也

又議先生私謚淵穎曰先生纂述之勤汗簡日積于詩書則科分脈絡而標其凡于春秋則脫略三傳而發其蘊于諸子則研覈真僞而極其精于三史則析分義例而嚴其斷藻續所及無物不華汪如長江峻如喬嶽激如雷電和如春陽其妙用通于造化其變通莫拘若應

龍之不可羈觀其所志直欲等秦漢而上之凡流俗剽竊無根之學孱弱不振之章皆不足闢其藩垣而逐其軌轍者也僉曰經義玄深非淵而何文辭貞敏非穎而何

又議私謚貞文曰其陳理也明而嚴其敘事也精而當其道情也周而婉其賦物也深而道于未弱冠志意廓然憤東夷之不恭則欲蹈倭庭而陳說覽時政之多僻則欲告時君以仁義以聖人之志莫顯于春秋也則排異說而務得褒貶之中以三代之政莫著于書詩也則略傳注而務得理事之實以亞聖莫盛于孟子也則斥史遷之妄而傳之以詞賦之祖莫忠于離騷也則法式之以古樂府之作隨三代而升降也則撰而次之先生之于文可謂貞而有則矣

山長吳先生貴

見下舉羽門人

陳先生大登

陳先生小登

合傳

陳大登小登陳宣中之二子也方韶卿治毛氏詩宣中

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受業焉

胡仲子集

梓材謹案胡仲子爲謝皋羽傳附傳方氏如此浦陽人物記以大小登爲王閣門子且言閣門與丞相陳宜中爲親舅弟故仲子集卽以二登爲宜中子耶人物記又言大登與方先生相抱持泣時言自從陳丞相乞師南海不得還遂爲退國臣是大登並不爲丞相子矣

### 朱先生仙

朱仙字仲山仙華方先生門人年八十黃文獻集

雲濠謹案文獻有送朱仲山之京詩

### 淵穎講友

### 董先生仲可

### 董仲可

朱子學案補遺

卷十六

約圖刊本

### 方先生九思

梓材謹案淵穎序石塘文鈔云予自燕南還又與鄱陽董仲可會稽方九思福唐高驥生建安虞光祖及金谿傅斯正五六人者再見先生宋潛溪爲淵穎碑言淵穎遇中原奇絕處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黃酒高歌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則先生會稽餘姚人也

### 高先生驥生

### 高驥生

虞先生光祖 別見潛庵學案補遺

傅先生斯正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教授李先生翼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補遺



樓氏先緒

樓先生有成

樓有成字玉汝義烏人士連之祖而景元之父也著學

童識字吳淵穎稱其精緻可傳任無爲路學錄

金華府志

皋羽門人

吳先生幼敏

父渭

吳幼敏字功父父渭爲吳溪著姓雅好客至元二十五年夏謝皋羽之浦陽主其家先生登宋亞榜進士素嚴

事皋羽無子以從子貴爲嗣

皋羽年譜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先生似孫

父謙

吳似孫字續古渭從子其父謙字仲恭與皋羽雅相善

先生時從皋羽遊

皋羽年譜

梓材謹案皋羽嘗爲仲恭作樂間山房記見晞髮集

補山長吳先生貴

附錄

其從祖謙爲皋羽壙志云憶君始至婺時余二兄尙無恙仲兄命其孫貴受業從此翕然余家浦陽江水源延吳君思齊方君鳳爲江源講經社與君夕社合余與君

同年生又相好也俾貴于月泉精舍祀焉

雲濠謹案黃文獻送吳良貴詩序云異時浦陽方先生館同里吳氏插吳先生善父粵謝先生舉父咸在焉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誼爲人所尊師後進之士爭親炙之而良貴有問于私淑爲多又云今年秋迺聞良貴將主教於稽山朋舊皆爲詩以送之良貴蓋先生之字知其嘗爲山長又知其得爲方吳門人也

文肅柳靜儉先生貫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方先生榜

詳上方氏家學

翁先生衡

翁衡睦人與方韶卿之子肖俱嘗從謝皋羽授春秋

髮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單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集

雲濠謹案翁先生之兄名登亦皋羽之友方韶父狀皋羽云垂沒時語妻劉吾去鄉遠交遊惟婺睦間方某翁某數人最親死必以赴慎收吾文及遺骨候其至以授之又言計聞婺方鳳吳思齊睦馮桂芳翁登及弟衡會小爐峯相嚮哭明日與方幼學方彙先往臺南度可葬地云

馮先生桂芳

馮桂芳口口人皋羽西至睦主翁登家其弟衡與先生

俱執弟子禮

皋羽年譜

學士家學

奉議吳先生志道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學士門人

丞相蔑兒吉觴先生脫脫

也先帖木兒

台傳

脫脫字大用蔑兒吉觴氏馬札兒台之長子也生而岐嶷異于常兒及就學請于其師浦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膂力過人年十五爲皇太子怯憐口怯薛官天曆元年襲授成製提舉司達魯花赤累進御史大夫授金紫光祿大夫時伯父伯顏爲中書右丞相旣誅唐其勢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四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益無所忌擅爵人赦死罪任邢侂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爲己用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先生常憂其敗私請于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于未敗圖之其父以爲然復懷疑未決質之其師其師曰傳有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于國家耳餘復何顧焉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事定詔知樞密院事至正元年命爲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詔天下悉更伯顏舊政復科舉取士法又開經筵遴選儒臣以勸講而先生實領經筵事

中外翕然稱爲賢相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先生爲都總裁官又請修至正條格頒天下時有疾漸羸上表辭位有旨封鄭王食邑安豐賞賚巨萬俱辭不受乃賜松江田爲立稻田提領所以斂之七年別兒怯不花爲右丞相以宿憾譖其父詔徙甘肅先生力請俱行復移西域撒思之地至河召還甘州就養而薨八年命先生爲太傅九年復爲中書右丞相恩怨無不報河決白茅堤又決金堤方數千里民被其患五年不能塞先生用賈魯計請塞之以身任其事築決堤成天子嘉其功賜世襲荅刺罕之號仍賜淮安路爲其食邑已而汝潁之間妖寇聚眾反以紅巾爲號襄樊唐鄧皆起而應之十一年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爲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上蔡旣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汴梁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也先帖木兒不習兵事詔別將代之也先帖木兒仍爲御史大夫十二年紅巾有號芝麻李者據徐州先生請自行討之城破賊遁去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詔先生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西域西番皆發兵

來助師次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連戰皆捷俄以哈麻之譖有詔罪其老師費財削其官爵安置淮安也先帖木兒奪御史臺印出都門外聽旨初命先生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之罪于是詔流先生于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也先帖木兒于四川礪門九月遣官移置阿輕乞之地十二月己未哈麻矯詔遣使鳩之死年四十二先生儀狀雄偉頎然出于千百人中而器宏識遠莫測其蘊功設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于天性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惟戒于羣小急復私讎君子譏焉二十三年監察御史張冲等上章雪其冤詔復官

爵元史

宋史道學傳序

道學之名古無是也三代盛時天子以是道爲政教大臣百官有司以是道爲職業黨庠術序師弟子以是道爲講習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載之間無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澤以遂其性于斯時也道學

之名何自而立哉文王周公既沒孔子有德無位既不能使是道之用漸被斯世退而與其徒定禮樂明憲章刪詩書修春秋讚易象討論墳典期使三五聖人之道昭明于無窮故曰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于春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作太極圖說通書推明陰陽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論人者瞭若指掌張載作西銘又

極言理一分殊之指然後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無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顥及弟頤寔生及長受業周氏已乃擴大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于是上至帝王傳心之奧下至初學入德之門融會貫通無復餘蘊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傳其學加親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于秦火支離于漢儒幽沈于魏晉六朝者至是皆煥然而大明秩然各得其所此宋儒之學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者歟其于

世代之污隆氣化之榮悴有所關係也甚大道學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厲禁焉後之時君世主欲復天德王道之治必來此取法矣邵雍高明英悟程氏實推重之舊史列之隱逸未當今置張載後張栻之學亦出程氏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其他程朱門人考其源委各以類從作道學傳

趙氏家學

趙先生嗣元

合傳

趙先生嗣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至三四册叢書

約園刊本

趙先生古經

合傳

趙嗣元字長卿嗣興字時進皆文叔若恢之子能繼其志長卿與邑耆舊杜清叟葛天民交稱三君子時進有經濟才而深自韜晦其子古經因指文叔所植古柏爲號曰友柏以明志蓋終元世無仕者

東陽縣志

隱君家學

黃先生迪

黃迪隱君景昌之孫也淵穎嘗授之學

吳淵穎集

淵穎門人

鄭先生銘

鄭銘字景彝浦江人世以孝義聞先生面目嚴毅不妄言笑從大父大和司家政察其為人可成遠大器聘鄉先生吳淵穎為之師淵穎授以春秋三傳之學有所質問咸中肯綮金華胡翰亦從淵穎先生與之晝夜相摩切大肆其力于古文辭事母至孝年六十二卒

宋文憲文集

梓材謹案潛溪為吳先生碑言先生卒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胡邦翰蓋即胡翰也

提舉戴九靈先生良

博士鄭先生濤 並詳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五古四明叢書

利園刊本

鄭先生深

鄭深字仲幾一字浚常浦江人幼知讀書務了大義不能泥章句然負氣不羈稍長氣益振游學京師聞太師脫脫喜士即走見之太師與語大悅謂其子哈刺章曰鄭先生有道之士也爾往事之先生教以書詩得師道甚太師稱譽弗置口聞于上初皇太子鞠育大師家與哈刺章同臥起至是有旨使之共學皇太子至先生以孝經進錫錦衣一襲明年太師以煩言出居西寧以哈刺章託先生又明年太師還朝開太傅府奏先生為長



史遷宣文閣授經郎轉鑿書博士侍經帷教胄子者四載改中書吏部員外郎太師以讒去先生曰天下自此多故矣遂移病弗視事已而除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時中原道不通淨海而還尋除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未及上卒年四十八先生沈敏多智數秉心慈恕而壹以正裁之頗以師道自任授經宣文閣中皆勳戚大臣之子先生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孜孜以開物成務日迪導之與人交不以勢之崇庠而貳其心豫章揭傒斯瀏陽歐陽玄東明李好文臨川危素尤與

宋末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至聖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文墨交而無閒宋景濂長先生四歲負笈游吳立夫門始與之交其卒也爲之誌其墓

宋文憲集

### 鄭先生濂

鄭濂字仲德浦江人大和之孫與弟湜俱以義聞洪武初召見慰諭甚至問以治家長久之道先生以謹守家

法對深見嘉獎

姓譜

雲箋謹案宋潛溪跋先生詩後云仲德生之歲與余同其名與余同少而從學於吳貞文公又與余

同又云余中歲自金華徙居青蘿山中又與之同里

梓材謹案金華府志稱其主家政二十年子孫從化洪武十四年命除瀛建布政司參政

黃先生迪

見上隱君家學

陳先生士貞

曾祖文煥

陳士貞字彥正浦江人曾祖文煥通春秋穀梁學官登仕郎宋亡杜門著書有春秋質疑傳學者先生自幼記誦日數千言長從鄉先生吳深裏遊習春秋以龔家學鄧巴西聞其學行與同列薦諸朝授處州石門書院山長再長建德之釣臺衢之柯山二書院遷富州儒學教授趣裝上道卒于婺城之寓舍先生于書多所玩繹晚尤以存心養性爲務扁所居齋曰儼若思

戴九  
壺集

宋先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陳先生大倫

陳大倫字彥理諸暨人初學易旣而更春秋敷繹義例揮豪輒雲煙滿紙屢試場屋不能中繩尺于是棄絕益攻古文詞浦陽吳淵穎萊以奧學雄文名當代先生從之講學下及秦漢以來諸文章大家章有法句有旨青鐙夜懸達旦不寐學大進遠近交聘爲家塾師元季兵亂避入流子里當兩山夾澗作晚香樓三楹間與賓客暢飲爲樂酒酣提筆咏詩脫帽高歌擊几案爲節或支筇行古石細路閒游目思視意若與之相忘髮已斑白

手不釋卷天文地理老釋之書莫不攬其英華尤善寫  
竹樹著有春秋手鏡尙雅集若干卷

宋文憲集

### 傅先生致柔

傅致柔字守剛金華人少遊吳立夫之門與宋潛溪善  
父病嘗出市藥溪水暴漲乘亂流以渡如有物負其足  
者得藥歸父旋愈後父歿諸兄溺浮屠將葬以火先生  
哭泣幾絕不及救乃拾遺骸篋中且逸去諸兄奪而投  
之淵復入淵得之裹以衰服奔宋氏託其友置棺以殮  
備書得直置地葬之廬于墓貧甚至并日一炊御史潘  
備薦于朝辭不赴既卒潛溪銘其墓

金華府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五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方先生椿

方椿字大年暨陽人自其曾從祖嘗大開義塾聘明師  
儒以淑其家之子弟及四方之學徒吳淵穎實爲之師  
先生時未弱冠已出諸生右諸生業應制書規利祿先  
生獨鄙而不習其爲人慷慨有大志然所守以正近遠  
諸郡邑日入于亂憂鬱唾血而卒

戴九  
盤集

### 樓先生光亨

樓光亨字景元烏傷人嘗從吳淵穎爲科目之學未幾

棄去而專攻羣經以書詩教于其鄉日坐皋比申飭五倫之教亶亶不自休受其學者攝其物疏歸于密微必充然有得而後止父既師之其子又繼之其孫又執經

從先後垂六十年

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潘溪嘗序其梅

溪詩稿稱爲法度之詩

千戶樓先生士寶

樓士寶字彥珍義烏人幼孝于親年十五卒業于聞人先生夢吉居三年復從吳淵穎年方壯論議天下事若可俯拾已而走燕都用薦授澧州管領拔都民戶總管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五十六

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府玉龍千戶所管民司長官悒悒不樂未幾解印綬而歸大放于酒以死

宋文憲文集

宣先生呂

宣呂字彥昭浦江人嘗與宋景濂樓彥珍鄭浚常仲舒兄同集白門方氏之義塾師吳貞文別無嗜好唯購書不知休入仕極清白凡所需之物必取給于家毫分不受于民知印行宣政院以年勞入選擢承事郎温州平陽州判官轉本路總管府判官知時事不可爲歸臥孫井山中已而元亡明詔起將官之不受後受誣以死

宋文

集

荆先生良本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陳先生璋

陳璋字子章浦陽人宋景濂遊學諸暨之白湖而先生  
實來景濂因與先生交蓋鐙影相望而讀書之聲相接

也 宋文憲集

楊先生恆

楊恆字本初諸暨人浦江鄭氏子姓執贄致辭先生以  
倡道為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昔之人歷十春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秋自以精明不遠前時退居白鹿山戴櫂冠被羊皮裘  
帶經耕煙雨悶因其所居號曰白鹿生宋潛溪與之游

者三十年 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先生為方東湖先生外孫東湖名棨子  
德載暨陽人年逾九十文憲集有東湖先生招魂  
辭是即白門義塾之方氏也  
則先生蓋亦貞文門人也

浚常同調

韓善庵先生性

韓性字可善世居明之定海後徙于鄞為鄞人天性重  
厚遇物以誠所入雖薄而周窮恤匱鄉人皆稱長者又

規置田若干畝爲義莊以收族人建議塾以教子弟會  
兵興弗果成在外凡若干年而事親敬長之禮朝夕無  
缺浙西廉訪司僉事浦江鄭浚常抵其家喜其爲人因  
遣以磨溪集遂取爲子孫法蓋鄭氏兄弟爭死十世不  
分先生感而慕之洪武八年卒善庵其號云

貝清  
如集

鄭氏門人

哈刺章先生

哈刺章丞相脫脫長子也至正十四年丞相詔流雲南  
長子肅州安置二十三年召還授中書平章政事封申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國公分省大同元

史

傅氏門人

童先生微

童微傅守剛門人也守剛卒而爲之狀其行

宋文  
憲集

樓氏家學

侍郎樓先生璉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六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七

目錄

梭山復齋學案補遺

道鄉家學

補陸先生九韶

補陸先生九齡

梭山講友

朱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吳先生做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虞先生孝孫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遺

復齋講友

朱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張先生栻 詳南軒學案

呂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復齋同調

周先生玠

梭山家學

陸先生標之

陸先生持之 詳見象山學案

梭山門人

補嚴先生松

復齋門人

舒先生璘 詳廣平定川學案

柴先生必勝

董先生元息

張先生口

曾氏家學

宋末學案補遺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別圖刊本

補曾先生極

復齋私淑

葉先生夢得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梭山私淑

鄭先生德璋 附兄德珪

曾氏續傳

曾先生堅 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鄭氏家學

鄭先生大和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七

後學 鄞 王梓材 同輯  
慈谿 馮雲濠

梭山復齋學案補遺

道鄉家學

補 隱君陸梭山先生九韶

梭山日記

陳榕門曰門內之地至性所關卽屬愚頑豈無天良之動而有時視門內如路人非禮犯分俱名利之心致之于名利重一分卽于天倫輕一分梭山先生論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七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居家而先正本以孝弟忠信讀書明理爲要以時俗名利積習爲非至于制用之道不過費以耗財亦不因貧而廢禮隨時撙節稱家有無故陸氏十世同居家法嚴肅高風篤行可仰可師

梭山格言

貴莫貴于爲聖賢富莫富于畜道德貧莫貧于求聞道賤莫賤于不知恥

方蛟峯續之曰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

訓戒子弟韻語

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  
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

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食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

違天命定定定

梓材謹案此梭山所作使子弟一人唱於先祠者也見羅大經鶴林玉露其言家規有云公堂之田僅足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廚爨者置簿交收飯熟按簿散給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是前編附錄之未及詳載者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七

二四明箴書

約園刊本

附錄

先生與晦庵書曰敬覽所著太極圖說左扶右掖使不失正用力多矣然此圖本說自是非正雖曲爲扶掖恐終爲病根貽憾後學

又與書曰太極二字聖人發明道之本源微妙中正豈有下同一物之理左右之言過矣今于上又加無極二字是頭上安頭過爲虛無好高之論也

梓材謹案二書錄自周子全書卽耒史所云不可得見者也

包文肅三先生祠堂記曰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

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于理有不可于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于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

梓材謹案三陸先生復齋先卒象山次之梭山最後紹熙三年象山卒其明年金溪卽建復齋象山二先生祠至淳祐十年始建三陸先生祠故象山再傳葉是齋建石林書院時猶得延梭山講學云

附錄

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因析義趣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七

三四明徵齋

約圖刊本

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修留意學校閒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弛懈由是徐君雅相禮敬

東至臨江郡守鄧君子延先生于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于學從遊者益眾苗與先生啓有云文詞近古有退之子厚之風道學造微得子思孟軻之旨推尊如此

覽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無倦于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

補入太學故端明汪公爲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其文據  
經明理未嘗屈其意

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先是建炎北寇之至先生  
族子諤嘗起義應募是後寇攘相次犯州境諤皆被檄  
保聚捍禦往往能卻敵州里賴焉至是諤已死舊部伍  
願先生主之以請于郡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  
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悅謂先生  
曰先生海內儒宗蹈履規矩講授經術一旦乃欲爲武  
夫所爲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爲

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  
武備初不可析古者有征討公卿爲將帥比閭之長則  
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家國無道三綱將淪旣見夫子非  
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陣其顛荒甚矣故夫子  
答以俎豆而行夾谷之會三都之墮討齊之請夫子豈  
不知兵者其爲委吏乘田則會計當牛羊茁壯長使靈  
公舍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  
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  
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誰復敢議

此闕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爲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爲其爲師也今先生居于鄉有師儒之素命于朝爲師儒之官而又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自窺約之分吾求仕爲祿養今之官乃吏案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爲師也今又遲次居鄉老母年且八

十家累過百人寇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達剽劫踐蹂狼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于分位不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于所得爲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于是始報郡符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

以上行狀

象山狀其行曰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皆曰軫而見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慰釋稱方徑二寸

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撫摩而藹然慈祥愷悌  
之風有以消爭融隙不斷斷刻畫而昭然修潔清白之  
實足以澄汗律慢趣尙高古而能處俗辨析精微而能  
容愚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巫醫卜祝農圃臧獲亦  
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爲師其餘釋老之學辨之嚴  
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故先生無棄人而于先  
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

張南軒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與講學問大端期  
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而先生下世豈  
道之顯晦果有數乎其閒耶

朱子答王子合書曰送伯恭至鷺湖陸子壽兄弟來會  
講論之閒深覺有益

又語類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于鉛山觀音寺子壽  
每談事必以論語爲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  
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  
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  
高也先生曰某舊聞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  
漸覺實也如孟子卻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

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卻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

又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隱一滾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卻是使人有點檢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于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點檢也先生曰

宋元學案精遺 卷五十七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固然

又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食能言卽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稍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苑清規樣做亦自好

蔡靜軒和鷺湖三先生韻曰朱陸豪雄夙所欽本仁祖義渾同心高明頓足先登岸遼密爲山漸到岑易簡支離爭誦切禪關俗學互浮沈撐眉拏眼來蔥嶺公論昭

明在古今

校山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文肅吳竹洲先生徹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太學虞玉溪先生孝孫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遺

復齋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詳南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七

入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復齋同調

周先生珩

周珩字德昭江西人位止于簿既致仕以宣教郎終其身有文學言語聲于太學時其爲士也有政事聲于滬之長沙郴之永興時其爲官也有德行聲于撫之臨川時其爲鄉老也自號足翁其卒八十有八年矣大父資嘉祐八年進士異等後六年鄉人王介甫得政意下上可華黜動之乃陳介甫所建爲非是又賸書以切磋之遂不合晚爲藤州以死先生述事之王雪山銘其墓云



書以九齡狀以煥之實維陸氏有連于茲又云維君有  
堂誠意正心欲觀其人盍攷厥名羣聖一門繇此塗出  
達者得之何事不舉祀君斯堂瓦解冰融誰謂吾死如  
月當空

王雪  
山集

梭山家學

陸先生樵之

陸樵之梭山之子也賦資純雅少贊家政事上使下無  
閒言又博通經史射御筆札皆絕出等夷琴尤高年十  
六無疾談笑而逝象山尤痛之

象山  
文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七

九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通直陸先生持之

詳見象山學案

梭山門人

補巖先生松

錄象山語

復齋看伊川易傳解良其背問某伊川說得如何某云  
說得鶻突遂命某說某云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  
庭不見其人無物

復齋門人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詳廣平定川學案

柴先生必勝

柴必勝

董先生元息

梓材謹案象山語錄初教董元息自立收拾精神不得聞說話漸漸好後被教授教解論語卻又壞了據此則先生始從象山後從復齋者也象山文集有與董元錫書借其氣質不得厚重故不能自拔於市井之習又輒惡之以妄議人之長短與語錄所戒閒說話者相似豈卽其人而錫與息爲傳寫異文歟

張先生口

張口字口口婺州人陸復齋先生館其家授以中庸大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七

十四明齋書約圖別本

學時其父老矣每偶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自意晚得聞此後其父卒喪以古禮不用浮屠氏

陸象山集

曾氏家學

補曾雲巢先生極

梓材謹案先生號雲巢有詩載濂洛風雅

附錄

先生志氣豪放朱文公得其書及詩大異之謂其文似

老蘇大蘇

復齋私淑

知州葉自齋先生夢得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梭山私淑

縣尉鄭先生德璋

附兄德珪

鄭德璋字子振浦江人少通敏長益自樹立居家著雍睦之行勤身率下盡力于生業能使貧過其舊然未始以富而不由禮農興必具衣冠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細處之咸中肯綮夜則秉燭呼子弟誦孝悌故實傲象山陸氏制訓辭百餘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咸淳末常平使者嘉先生捍衛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鄉井之功以聞于朝會處之青田大盜數起卽以先生爲青田尉先生度時事不可爲辭不赴先生素以剛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會逮揚州其兄德珪抱之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預爾事我往折以片言則姦狀白矣爾去其如彼何言訖詭以他故出就吏先生垂泣而道之至揚州兄已死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先生風神峻整性尤方嚴子弟聞警歎皆斂手正容步履不敢肆也迨寢疾子大和輒泣問齊家之道先生張目厲聲曰毋聽婦言

黃文獻集

枌材謹案先生謁祠及訓子弟諸事皆倣梭山當  
爲梭山私淑謂之象山陸氏者蓋言陸氏就其著  
聞者概之耳

曾氏續傳

曾先生堅 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鄭氏家學

鄭先生大和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七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七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六

目錄

象山學案補遺

象山師承

吳先生漸

艾軒講友

補陸先生九淵

象山講友

朱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呂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象山學侶

補李先生浩

補王先生厚之

補楊先生庭顯

補豐先生誼

補羅先生點

丁先生鏐 附子季敏

陳先生南仲

吳先生箕

劉先生迂

趙先生焯 詳見玉山學案

趙先生景明

陸先生煥之 別見澗水學案補遺

張先生震 附子會

吳氏家學

吳先生厚若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吳先生誠若 同上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吳先生惠子

吳先生正子 合傳

象山家學

補陸先生持之

陸先生循之

陸先生麟之

陸先生潛

伯微講友

趙先生端頤

伯徵同調

宋先生自道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象山門人

董先生元息 別見梭山復齋學案補遺

鄧先生詠

象山私淑

補趙先生彥肅

補姚先生宏中

項先生安世 詳見晦翁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林先生公邁 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吳先生正子 見上吳氏家學

蕭先生舜咨

楊氏家學

楊先生籌

羅氏家學

羅先生愚

丁氏家學

丁先生中

吳氏家學

吳先生會

吳先生輔

伯微門人

宋先生林

張先生璞

象山續傳

補周先生可象

鄭先生聞 別見北溪學案補遺

宋本學案補遺 目錄

江先生克明

王先生幼孫

曾先生澂

家先生鉉翁

游先生應梅 父子賢附師徐巖

曾氏家學

曾先生子良 詳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豐氏續傳

豐先生稔 子昌傳



陸學之餘

龔先生孟夔

龔先生霆松

滕先生堞 別見巽齋學案補遺

桂先生本

王先生良

樂先生良 別見靜清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五十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八

後學 郭 王 梓材 同輯  
慈谿 馮 雲濠

象山學案補遺

象山師承

吳先生漸

吳漸字茂榮金谿人識文安于齟齬以其子妻之宅曰子孫祠先生于書堂以文安侑食名之曰清澗用晉人

語也郡人尊德而尙世謂先生曰東齋 虞道園學古錄

雲濠謹案先生與象山同舉於鄉後象山志其墓見象山文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一區坊藏書

艾軒講友

補 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

雲濠謹案先生明嘉靖九年從祀廟廷稱先儒陸子

雲濠又案先生又有太學春秋講義一卷凡二十二條經義攷云存

梓材謹案鷺湖之會在淳熙二年鹿洞之講在八年太極之辨在十五年梨洲語意倒置

梓材又案謝山於震澤學案序錄言象山之學本無所承凡云無所承者不知其學之所受卽有父

師可溯而父師之學亦不知所受之謂耳黃文潔以象山爲遂出上蔡卽以爲上蔡私淑可也其於

震澤與林竹軒張橫浦可類推矣

荆門軍洪範皇極講義

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育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協氣嘉生薰爲太平嚮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卽是斂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衷卽極也凡天之民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卽皇建其有極也卽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皇建其極是彝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斂此五福以錫爾庶民守令承流宣化卽是承宣此福爲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卽爲保極宜得其壽富康寧是謂攸好德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上下知有中  
國夷狄知有善惡是非知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卽惟皇上帝所降之衷天子所錫之福

也身或不壽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  
身實康寧或爲國死事或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若論  
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  
不是禍世俗不曉只將目前富貴爲福目前患難爲禍  
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  
聖賢之訓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祐聖賢君師所  
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此時回思亦有不可自欺自  
瞞者若于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  
也縱是目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囹圄糞穢中也患  
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  
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祐聖賢君  
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此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  
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觀之卽是福德作善降  
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  
之家必有餘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  
隨形如響應聲實必然之理也

象山文集

道不遠人願人離道耳古人謂宿道鄉方二三君子毋

徒徇吾方丈日鄉羣山得無愧于宿道鄉方之言斯可矣吾方以此自省因書此以示警藝之進不進亦各視其才雖無損益于其道然至于有棄日有遺力與未知其方而不能問于知者則其道亦可知矣

示象山學者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智昏愚者不見是理故爲逆以致凶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爲卦上離六五一陰爲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于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

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爲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乎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爲美亦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雖或欲之則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于非禮弗履優爲之矣此顏子請事斯語時

也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  
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怠  
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丁積安之後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臨深履  
冰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  
典天敘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  
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  
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

以上  
易說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六

五四明叢書

新編刊本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  
成水二得五合而爲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  
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爲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  
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爲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爲十天五生土地十  
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  
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  
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爲五二與三自爲五二與  
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陰老陽之裏也五數既

見二得五爲七三得五爲八故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一  
得五爲六四得五爲九故六爲老陰九爲老陽故七與  
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  
老陽是謂四象論四象則陰陽二少合在七八陰陽二  
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二分  
先裏後表故七八爲少六九爲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  
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吾嘗言  
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  
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爲坎  
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裏也然本生于陽故道  
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爲離離陰裏而  
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于陰故道家謂火陽  
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爲陰  
火則爲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  
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  
儒于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

止前一合而已

易數說爲  
張權叔書

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說

古者十五入大學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  
在止于至善此言大學指歸欲明明德于天下是入大  
學標的格物致知是下手處中庸之博學審問謹思明  
辨是格物之方讀書親師友是學思則在己問與辨皆  
須在人自古聖人亦因往哲之言師友之言乃能有進  
況非聖人豈有自任私知而能進學者然往哲之言因  
時乘理其指不一方冊所載又有正偽純雜若不能擇

宋王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是泛觀欲取決于師友師友之言亦不一又有是非  
當否若不能擇則是泛從泛觀泛從何所至止如彼作  
室于道是用不潰于成欲取其一而從之則又安知非  
私意偏說子莫執中孟子尙以爲執一廢百執一廢百  
豈爲善學後之學者顧何以處此

學說

今爲吏而相與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  
可化也嗚呼弗思甚矣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  
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而傳命吾于其所謂不  
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于其所謂不可化者有以



知其甚易化也

宜章學記

人生天地之間稟陰陽之和抱五行之秀其爲貴孰得而加焉使能因其本然全其固有則所謂貴者固自有之自知之自享之而奚以聖人之言爲惟夫陷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則其所貴者類出于利欲而良貴由是以寢微聖人憫焉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所以曉之者亦甚至矣誦其書聽其言乃類不能惕焉有所感發獨膠膠乎辭說議論之間則其所以聽之者不旣藐矣乎天地之性人爲貴吾甚感夫聖人所以曉人者至

朱子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八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人之聽之者藐也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言事天必曰養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贊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盡其性人之形體於天地甚藐而孟子中庸則云然者豈固爲是闢誕以欺天下哉誠以吾一性之外無餘理能盡其性者雖欲自異于天地有不可得也自夫子告曾子以孝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舉所以事天地者而必之于事父母之間蓋至此益切而益明截然無辭說議論之蹊徑至因其有無以加于孝乎之間又告之以天地之性人爲貴有

篤敬之心踐履之實者聽斯言也獨不有感于心乎

天地

之性人  
狎海上之鷗游呂梁之水可以謂之無心不可以謂之

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

車移河東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

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

省試程文

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于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

坐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九十四明嚴嵩

約園刊本

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與曹挺之

事業固無窮盡然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

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

之良人所固有。人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漑，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豈有艱難支離之事？與舒

美西

某嘗以義利二字判儒釋。又曰：公私其實卽義利也。惟義惟公，故經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雖至于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于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于出世。今習釋氏者皆人也。彼旣爲人，亦安能盡棄吾儒之仁義？彼雖出家，亦上報四恩，日用之間，此理之

宋先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十四明叢書

新園刊本

根諸心而不可泯滅者，彼固或存之也。然其爲教非爲欲存此而起也。故其存不存不足爲深造其道者。輕重若吾儒，則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釋氏之所憐憫者，吾儒之聖賢無之。吾儒之所病者，釋氏之聖賢則有之。使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矣。

某嘗謂儒爲大中，釋爲大偏。以釋與其他百家論，則百家爲不及，釋爲過之原。其始要其終，則私與利而已。以上

與王  
順伯

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得精當則若網在綱有條而不  
紊故自本諸身徵諸庶民至于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  
誠精當之不容二也

親師友于當世固當論其學求師往聖尙友方冊亦當  
論其學

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  
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用力而不能使聖賢之言如符契則是平日之言皆妄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言平日之意皆妄意矣故不可自欺當力加省察必使  
不待傳會而沛然有以信聖賢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而後可也

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以學欲明此理耳此理之大  
豈有限量程明道所謂有憾于天地則大于天地者矣  
謂此理也三極皆同此理而天爲尊故曰惟天爲大惟  
堯則之乾坤同一理也孔子于乾曰大哉乾元于坤則  
曰至哉坤元堯舜同一理也孔子于堯曰大哉堯之爲  
君子舜則曰君哉舜也此乃尊卑之序如子不可同父

之席弟不可先兄而行非人私意可差排杜撰也

以上與趙

道詠

行不失其居居不違其道是故經綸酬酢變通不窮無

須臾或離其位也

與饒壽翁

古人不求名聲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通身

皆是道義

與包顯道

充其所見推其所爲勿怠勿畫益著益察日躋于純一之地是所望于君子夷齊未足言也此天之所以予我者非由外鑠我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內本

立此者也積善者積此者也集義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進德者進此者也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心逸日休心勞日拙德僞之辨也

學問固無窮已然端緒得失則當早辨是非向背可以

立決

夫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後世恥一物之不知者亦恥非其恥矣人情物理之變何可勝窮若

其標末雖古聖人不能盡知也

以上與邵叔誼

善則速遷過則速改固應如是然善與過恐非一旦所

能盡知賢如蘧伯玉猶欲寡其過而未能聖如夫子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載夫子稱顏子好學易大傳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乃自其好學而能然

與傅子淵

吾心苟無所陷溺無所蒙蔽則舒慘之變當如四序之推遷自適其宜記之所謂亡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蓋近之矣

與趙然道

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

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與羅章夫

以紂爲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言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比于則但云紂之親戚太史公亦莫知爲誰子也今據公都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比于爲帝乙之弟而紂于二人爲兄之子也此是孟子所

載與史記不同處

與周元忠

梓材謹案此書近錢塘翟晴川瀝四書考異取之且以其言最爲超卓云

世儒恥及簿書獨不思伯禹作貢成賦周公制國用孔子會計當洪範八政首食貨孟子言王政亦先制民產正經界果皆可恥乎官吏日以貪猥弊事日以眾多豈可不責之儒者

與趙子直

善制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患在彼不善者反之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謂能銷患致利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備豫不虞也

與廟堂乞築城劄子

民甚宜其尉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于其令以是不善于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

送宜黃何尉序

附錄

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見于躬行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

登第考官呂祖謙能識其文于數千人之中他日謂先生曰未嘗款承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

其爲江西陸子靜也

自少時聞靖康事慨然有感于復讎之義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權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

先生悼世俗之弊啓人心之固有俾自知自信其可教去世所謂學規者諸生善念自興容貌自莊雍雍于于後至者相觀而化也

光宗時除知荆門軍延見僚屬如朋友教民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以義理薦舉僚屬不限流品謂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十五 四明叢書

荆園刊本

肖之辨略此古今治亂所分也居久之治化孚洽咎箠不施民相保愛幾至無訟吏卒皆自勉以義恥犯法也歲旱每禱輒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曰荆門之政可驗躬行

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自持狀以進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置之法

貴溪有山先生登而樂之結茆其上山形如象遂名曰



象山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大集至數百人從容講道詠歌怡愉有終焉之意于是人號象山先生

公與季兄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惟孟軻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天所與我信口能及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蔡西山問象山曰子微立龍名不一亦當否象山曰子微因名寓理極有妙處如梧桐楊柳枝等名吾初亦以爲不然及觀後卷所謂梧桐葉下偏生子楊柳枝頭出正心方知此理玄妙非深探地理者不能道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萊東晦庵曰子靜留得數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目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

晦庵答曰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卻云正爲多是邪意見聞議論故爲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卽是自家呵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聞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又教

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矣其病恐未必是看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的意思又自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源遂至此

朱子答先生書曰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卻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麤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辭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爲吾道之口者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而論徒增耿耿耳

又答黃直卿書曰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惟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于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于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

又答劉子澄書曰子靜一味是禪卻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據依

恐亦未免害事也

又語類曰陸子靜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  
那時當說得好在

又曰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  
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  
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卻是實見得箇道理恁  
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

又曰陸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之類  
別自有箇克處又卻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

陸子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十八

四明齋書

約園刊本

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  
學者切不可不戒

又曰伯恭門徒氣字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爲說久之必  
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  
人且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

又因說陸子靜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著腳

問象山師承朱子曰他們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  
問師傳人學多是就氣稟上做偏了

又曰子靜平日所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于天理而

不以一毫人欲雜乎其閒

又曰子靜之學于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使欲持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工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

楊慈湖簡狀其行曰某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某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不通是知先生之心非口說所能贊述所得而言者日月之明先生之明也四時之變化先生之變化也天地之廣大先生之廣大也鬼神之不可測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一

先生之不可測也欲盡言之雖窮萬古不可得而盡也雖然先生之心與萬古之人心一貫無二致學者不可自棄

黃學錄岳祭之曰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教明白簡易其御民也至誠之外無餘術其使人也寸長片善未始或棄若夫愛國忘家愛人利物所謂造次于是顛沛于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莫不咨嗟歎息至于流涕

張元善祭之曰儒者之學入孝出弟人言江西陸氏兄

弟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荆門如古循更有修其梗  
汲深未既有恢其規游刃餘地詞流滔滔壽考日遂豈  
伊斯人而俾憔悴

詹阜民祭之曰先生設教固亦多術其要使人反躬務  
實一洗世俗詞說支離達其本心使自得之善端既著  
日用不窮夫然後知先生之功云

袁絮齋祭之曰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悱自  
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  
涵養日充乃號于世曰天降衷至大至精至明至公茲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二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塞胸先生教之如稊  
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決有窒斯通手舉足  
履視明聽聰或全其人不淪虛空此于斯世允矣有功  
又序先生文集曰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而啓沃君心  
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雜然著述皆  
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利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  
白黑遏俗學之橫流援天下于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  
茲乎

又題彭君築象山堂曰義理之學乾道淳熙閒講切尤

精一時碩學爲後宗師者班班可覩矣而切近端的平  
正明白惟象山先生爲然或謂先生之學如禪家者流  
單傳心印此不謂知先生者先生發明本心昭如日月  
之揭豈恍惚茫昧自神其說者哉

傅子靈祭之曰世之學者標末是求而吾先生自源徂  
流世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于人  
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于善迹是情非而  
吾先生誠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先生卽同  
辨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又序象山遺文曰蓋先生長于啓迪使人蔽解疑亡明  
所止于片言之下有得于天而非偶然者

孔煒諡議曰公見理昭徹加以涵養故能成已成物四  
方之士風動雲集公矩矱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  
銷沮論說爽厲聽之者如指迷途出荆棘質諸遺編義  
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在毫芒疑似之間者  
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  
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

袁蒙齋建書院告文曰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

示人此學問之大致嗣先聖之遺響警一世之聾瞶平  
易切近明白光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  
義行與行仁義者昭昭乎易判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  
取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內事已分內事渾渾乎  
一貫也議論一途樸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  
可贊也

包恢撫州祠堂記曰先生嘗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  
苟明則自有實行有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  
自謂平生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嗚呼彼世  
之以虛識見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己就實以  
謀日進日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  
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  
之自家不知孰爲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  
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  
其始終不遷則當爲夫之上六矣堯舜于四凶孔子于  
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  
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

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  
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君子之受禍一節深于  
一節

蔡久軒祭象山祠文曰杭叨恩行部祇事云郭奕奕書  
堂典刑如在謹飭僚吏躬陳薦修仰止高風寸誠炯炯  
劉聲伯贊陸文安公曰卓學邁倫居超徑詣觀我靈龜  
以燭來世展矣君子克廣厥居澄然自得春風詠歸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象山先生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  
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

黃東發曰象山讀書修己本末未嘗不與人同而其語  
錄謂論語多有無頭柄說話謂編論語者亦有病謂論  
語第一章學而時習不知時習者何事謂第二章言孝  
弟爲支離又謂六經皆我註腳謂天理人欲之言不是  
至論謂異端不是佛老而今之講學者皆是異端其至  
家書與姪孫濬云非其志其見度越千有五百餘年名  
世之士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中庸大學之篇正爲  
陸沈與致政兄云以銖稱寸量之法繩古聖賢皆有不  
可勝誅之罪蓋其爲學謂此心自靈此理自明耳自聰



目自明自能孝自能弟但收拾精神自爲主不則是天下是地中間還我堂堂做人更不必他求一有他求皆爲陷溺故于自昔聖賢經書所載自然皆見其非其勢則然非待有心于詆斥也然猶一則曰孔子二則曰孔子譬之江東孫氏名雖戴漢自立宗廟社稷矣

方桐江送繆鳴陽六言曰象山之學超詣水心之文刻畫後村之詩卑陋樛寮之字怪癖舉世隨聲雷同眾啞啞我想愬此四者皆不可尤不可第一癖

程雪樓題先生遺墨後曰朱陸二公來往翰墨情與甚

真若此帖者甚多恨不使妄有異同者一一見之

吳草廬序象山先生語錄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先生之語如震雷驚霆雖百數十年之後有如親見親聞也

虞道園送李伯宗序曰以伯宗之鄉而論之陸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以有鵝湖之會焉雖其言卒不

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差殊而精攷神會焉于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于發明聖道以幸惠學者非他郡之所有也

趙東山爲先生贊曰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宋潛溪凝道記曰金溪之學何如曰學不論心久矣陸氏兄弟卓然有見于此亦人豪哉故其制行如青天白日不使纖翳可干夢寐卽白晝之爲屋漏卽康衢之見實足以變化人心故登其門者類皆緊超英邁而無漫漶支離之病惜乎力行功加而致知道闕或者不無憾也

王朗川曰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于學有進此正可想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全是孝友真切處莫徒作鹽米雜碎觀也

又曰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績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比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

幽風七月景象可厭者婦女諍罵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笑聲也鄙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聽犬聲于夜靜聞雞聲于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馬平泉曰余弱冠遊襄城于人家見本朝李穆堂所編陸子學譜偶繙閱之見其自首列讀書咤曰誰謂子靜不讀書及連閱數頁後佇目凝思久之忽覺通體淅灑挾卷盤桓高步庭際如餓兒投慈母之懷象山嘗謂吾學一日讀孟子而得之信哉性善之旨至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三十四明英書

約一四刊本

陸子益明矣然論者多異議何也善夫趙東山曰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吾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嗚呼斯言也若使聖人復起得勿莞爾陳石士師書朱錫鬯史館上總裁第五書後曰楊慈湖之言學禪學也陸子靜亦時入于禪然以言制行則陸優于楊矣

象山講友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象山學侶

補侍御李橘園先生浩

附錄

除太常簿尋光祿丞首陳無逸之戒自秦檜扼塞言路  
士風寢衰至是百官轉對公與王十朋馮方查箴胡憲  
始相繼有所開陳聞者興起太學之士至爲五賢詩以  
述其事

少時力學爲文章及壯歲更留意義理

補寶文王復齋先生厚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三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象山語錄曰嘗聞王順伯云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  
議論遠過之此議論甚闊可取

又曰嘗問王順伯曰聞尊兄精于論字盡敢問字果有  
定論否順伯曰有定論曰何以信此說順伯曰有一畫  
一拐于此使天下有兩三人曉書問之此人曰是此等  
第則彼二人之言亦同如此知其有定因問字畫孰爲  
貴順伯曰本朝不及唐唐不及漢漢不及先秦古書曰  
如此則大抵是古得些子者爲貴順伯曰大抵古人作

事不苟簡尊兄試觀古器與後來者異矣此論極是  
朱子語類曰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  
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  
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  
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

補通奉老楊先生庭顯

梓材蓬萊錢融堂爲慈湖行狀云楊氏家世天台  
十世祖自寧海徙明之奉化後又徙鄞紹興末金  
突能石考避地慈溪因占籍焉是先生  
本鄞人故謝山有楊文元故里之作也

老楊先生語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天目明鏡書

約製刊本

人心至靈迷者繆用

顏回屢空夫子所賞必以所得填塞胸中抑自苦耳

今吾之樂何可量也

附錄

公長不滿五尺赫然懼儒而徇道之勇不可回奪血氣  
益衰而此志益厲賁育不足言也

公爲人恭謹精悍不屑碌碌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者其  
言有曰畏夷狄憂用財此宰相非才之明驗

自其子識事未嘗見公有過所自責者類非形見公每

發明以示監戒人患憤懣公容物若虛人患吝嗇公捐財若無或歎其不可及公曰昔甚不然吾改之耳

公嘗行步小跌拱手自若徐起儻然殊不少害從行異之公曰蹉跌未必遽傷此心不存或自驚擾則致傷耳象山聞之曰所謂顛沛必于是

補吏部豐宜之先生誼

梓材謹案上虞縣志載先生七歲能屬文又言卒贈通議大夫歷官所至政事文章爲時取正元至正間祀鄉賢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舒廣平與先生書曰當今時勢深有可憂士大夫調停之功多而正大之議少和同之風熾而篤實之意虧雖咸有憂國之心卒未有善後之計門下忠誠體國不撓眾枉今茲復歸朝行銓次之暇必能爲遠圖凡可贊襄當不俟某有請也

袁絮齋祭之日嗚呼公平生長名門人品卓如長纜六尺膽大于軀見義勇于必爲見惡果于驅除若大川之決勢莫能禦若莫邪之刃利無與俱生輕財而重義沒傾囊兮無餘信清敏之裔孫庶乃祖兮無殊

朱子序清敏遺事後曰大夫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邸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于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

謝山句餘土音豐吏部望揚州操六龍南飛兮棄我蜀岡居民攘攘兮唱誅汪黃蜀岡弛戰兮戎備久荒況先子兮勵官監倉爲國死官兮不去不降我乃元祐黨人之孫兮姓名堂堂死見司馬公兮契家之光嗟孤兒兮擲道旁泣呱呱兮幸脫劒芒孤兒有感兮非所望望揚州兮雲茫茫原註云豐清敏公之孫治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三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殉難揚州事定後高宗官其子誼當父死時三歲棄道旁後爲名儒吾鄉志乘失爲之傳

補

文恭羅此庵先生點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奏議書春秋孟子講義制詞鑑古錄雜著聞見錄

附錄

孝宗以俗儒少實頗有厭薄公對策曰臣聞儒者之道與天地相爲終始與古今相爲表裏與風俗相爲盛衰與治亂相爲升降患莫甚于名是而實非人主當求其真不可惑于似如穀粟之必可以養生如藥石之必不可

以伐病是真賢也言之若可聽而用之則罔功是腐儒也惟真賢是用而毋以腐儒參之則治具畢張矣天子覽而嘉之擢爲第二

遷祕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凡所開陳必以正理講論經義日昃始退蓋嘗未午而國公欲入公止之乃觀書不輟至晡時可以入矣故不入左右以爲請公曰國公務學正爾得趣奈何促之願使令輩取被以入吾將宿此左右曰是閒豈託宿之地耶國公遜辭懇之公然後退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三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皇孫進封平陽郡王仍以公兼教授采摭古人行事明白易曉可爲勸戒者合爲一書名鑑古錄蓋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之義日講一事恭淑之始作配也公以爲道之造端于是乎在而自古論修身齊家者惟大易家人一卦最爲彰明較著乃取先正司馬公所書發揮其義以爲端本正始之助

光宗卽位遷中書舍人上嘗訪公可爲臺諫者公稱葉適吳鑑孫逢吉張體仁馮震武鄭湜劉崇之沈清臣此八人皆有學識氣節通世務知國體不肯阿附苟合者



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公曰亦當先論其心學術正而才不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心則不正才雖過人非真才也

父卒時諸弟猶未立延師教之迄於有成

杜清獻跋文恭薦士疏曰國家中興愛養人才至淳熙間名賢彬彬輩出公上接流緒下植風聲汲沈振帶寸善不遺今讀此編羣才畢萃何其盛也自公云亡諸公亦相繼凋落公所薦引者其顯用十無一二而時事日新矣由公而前若此由公而後又若此然則公之云亡蓋實闕于世道之一變也

宋先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縣簿丁益天先生鈔

附子季敏

丁鈔字仲熊新建人以伊洛之學倡于江右弟子雲集與陸子靜爲友領淳熙慶元嘉定三舉歷官曲江縣簿朱元晦知南康軍聘掌白鹿書院不就時與往復論學自號益天先生所著有春秋要辨易通釋書辨疑王霸論性理大旨諸集子季敏博學能文徐鹿卿誌其墓

世美

集

陳先生南仲

陳南仲字郴卿臨川人以六經授徒于鄉嘗與象山言  
泉陶秩禮敘典命德討罪一歸之天九德又分之爲六  
爲三皆天地陰陽之道此爲明道之要象山亦云舉陶  
謨洪範呂刑在書爲傳道之書其議論相契如此

撫州府志

### 縣令吳先生箕

吳箕字嗣之休寧人少孤立志讀書乾道五年進士主  
仁和簿分教臨川與象山諸公講明義理宰當塗縣剖  
析民訟編類成書有聽訟類彙十二冊趙忠定汝愚尤  
加器重召審察尋以疾卒

姓譜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雲濠謹案姓譜載張震事蹟  
與此文同未知孰是俟考

### 隱君劉先生迂

劉迂宜黃人隱居不仕文章瞻敏自成一家諸子百家  
皆精究迨朱陸諸儒會鷺湖嘗以詩請益于理學有所  
得年八十餘無疾焚香而卒有文集

姓譜

趙先生焯

詳見玉山學案

### 趙拙齋先生景明

趙景明□□人爲臨川守鷺湖之會邀劉子澄趙景昭  
景昭在臨安與陸子靜相款亦有意于學云

象山年譜

梓材謹案象山與張春卿書云乙未丙申間趙景明爲太守某與其兄景昭爲同年進士景明極賢則所謂與子靜相款者可攷矣又象山與楊守書云某自省事以來五十年不知幾易太守其賢而可稱者惟張安國趙景明陳時中錢伯同則景明之賢可知

雲濠謹案朱子爲臨川太守趙侯景明作拙齋記見朱子文集  
陸山堂先生煥之 別見涑水學案補遺

縣令張先生震 附子會

張震字嗣之休寧人少孤刻志讀書乾道五年登進士第主仁和簿分教臨川與象山諸公講明義理宰當塗縣剖析民訟編類成書有聽詞類稿十二册趙忠定尤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加器重召審察尋以疾卒子會博聞強記登紹熙元年第尉饒之鄱陽調金陵糾曹平反甚眾任滿不復出仕

家居十餘年卒 姓譜

吳氏家學

吳先生厚若

吳先生誠若 並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吳先生惠子

吳先生正子 合傳

吳惠子東齋孫國史校勘有書曰易論機衡其弟正子

有書曰二禮經制書上送官並免本州文解而先生用  
薦者得召對稱旨郡人謂先生曰石泉二禮曰西泉

道園

學古錄

梓材謹案黃東發有祭吳正子文稱其得象山端  
方之學膺伊川殊特之召金匱賴之以紬繹士林  
仰之爲師表但載其官爲國史  
校勘似屬石泉而非西泉也

象山家學

補通直陸先生持之

附錄

文安沒事伯父梭山先生言動必識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三四明叢書

續編

與人語有所啓發誦之終身凡可以資取成德者如憤  
如失迨其劃然啓油然得氣豁神竦昆弟友朋或訝其  
日改月化伯微不以自足也

卽所居講授生徒有池舊名百薦遂以薦名堂

其教大抵使人反求近思以不失其性之本明與人言  
疏暢磊落而自律嚴謹

魏鶴山嘗榜所居室曰自庵伯微問所以名鶴山曰易  
象于天行言自強不息于明出地上言自昭明德天之  
健也日之進也非以爲人也伯微竦然曰吾所素講也

遂爲鶴山作銘大要謂義襲而取之與集義所生當致辨于內外賓主之分以發名庵之義鶴山以是益奇之

### 陸先生循之

### 陸循之象山次子

梓材謹案象山攜二息於精舍見與王謙仲書蓋即合彭世昌教授云又案象山與鄧文範書言荆門郡火云持循二子與姪孫濟當火起時頗見力量他日或可望則其梗概可知  
雲濠謹案象山與包敏書云世昌教諸小子又自有道理諸子亦齷齪不厭但書中所云春弟逢子不知何指

### 陸先生麟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陸麟之象山兄九敘之子也

梓材謹案朱子識象山白鹿洞講義言其徒五人實從先生與焉則先生嘗受學於文安矣

### 教官陸先生潛

陸潛字深甫九思孫象山以伊洛諸賢勉之開禧末朝廷罪起兵端者欲函首以謝先生謂失國體上書爭之  
吉寇披猖憲使李珏入幕中寇平欲上功先生固辭

尋登進士授饒州教官而卒

人物志

### 附錄

朱子語類陸深甫問爲學次序曰公家庭尊長平日所

以教公者如何陸云刑定叔祖所以見教者謂此心本無虧欠人須見得此心方可爲學曰此心固是無虧欠若只說道本無虧欠只見得這箇便了豈有是理

伯微講友

帥幕趙常庵先生端頤

趙端頤字養正家臨川與陸伯微講貫象山之學參以伊洛諸書深有所得舉進士除淮安簿嘗入江西帥幕

議不合浩然肥遯

撫州府志

粹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端平初召赴都堂審察力辭家居優游扁所居日常庵與鄒南堂游新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堂章從軒  
往來切磋

伯微同調

朱清隱先生自道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象山門人

董先生元息 別見梭山復齋學案補遺

鄧巽波先生詠

雲濠謹案先生爲象山高第德化丞約禮之子號巽波儒林宗派亦列象山門人蓋父子而同學於陸氏者

象山私淑

補節推趙復齋先生彥肅

附錄

移丞華亭攝縣于是孝宗執三年喪既御練冠矣宰臣周必大奏先帝上賓羣臣未有行方喪如古者宗室彥肅聞其自始聞喪溢粥疏食以至于今孝宗歎曰宗室中有若人乎願謂皇太子識之

臨庾視賦入有雜輸錢數十萬郡以昇焉曰例也辭不可乃以刊周程張諸君子書

攝郡文學曰進諸生講道昭若發矇咸恨得師愛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子六四明傳書

約圖刊本

先屬續之三日學者入省先生活本已強然猶講論義理甚久因曰吾近嘗答一長上書論聖不可知頗覺快遂語學者曰子謂聖不可知奈何對曰此中著箇知字不得先生領之又曰吾近來見處自謂卓絕恨腳步短不能子歸其力行乎自是不復有言

復齋行實曰其論易微與文公不同然傾嚮屬請愈益切至其歿也文公哭之慟曰趙丈爲人今豈易得先生嘗曰先聖作易有畫而已後聖繫之一言一字皆自畫中來譬如畫師傳神非畫煙雲草木比也故先生說易

不離象數而義理甚足焉

朱子曰趙子欽易說爲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

趣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復齋易說六卷提要云  
彥肅所著有廣雜學辨士冠禮婚禮饌食圖皆爲  
朱子所稱惟論易與朱子不合然彥肅說易在卽  
象數以求義理以六畫爲主冥思力索固皆研搜  
交義務求其所以然耳

又答其書曰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  
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  
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正甫趨向持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三十四明叢書

約閣

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尙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如  
前輩亦或未能免先聖所謂寬以居之子張所謂執德  
不弘正爲救此病耳

孫燭湖與池子文書曰嚴州有君子曰趙子敬嘗爲蔡  
書記學行甚高憂居執禮如古人但近亦頗好釋氏書  
耳

補

教授姚先生宏中

附錄

先試禮部時劉燾同知貢舉得其文以爲根諸義理擢



第一名動京師及廷試前期齋沐思有以敷露忠悃感  
悟上心考官以所對切直觸時忌抑不敢置前列擢爲

一甲第三人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詳見晦翁學案

文隱林寒齋先生公遇

別見艾軒學案補遺

吳先生正子

見上吳氏家學

蕭先生舜咨

蕭舜咨字禹平昭武人嘉定中宰金溪新學宮講肄之  
堂而以止善名之使學者求大學之指而續象山之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脈袁絜齋爲之記後爲太學博士

袁絜齋集

楊氏家學

楊先生箴

楊箴字伯明慈溪人老楊先生庭顯子慈湖先生簡之  
兄也慈湖爲其封志曰晚而頓覺不勉不思云爲變化  
易簣之言曰昔猶今今猶昔有能覺斯隨意而適於乎

斯豈庸眾所能知

楊慈湖遺書

羅氏家學

運判羅先生愚

羅愚字季能文恭公點子以遺澤補官除藉田令遷湖南憲創雄楚軍以弭寇改廣西運判除鹽法害民者先生行誼純固政術循吏生平召除之命十有五而辭者十有一人物志

丁氏家學

丁章軒先生中

丁中 新建人 鍊孫篤學力行聚書數萬卷號章軒先生

姓譜

吳氏家學

宋末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吳先生會

吳會字□□休寧人箕子博聞強記登紹興元年第尉饒之鄱陽調金陵糾曹上密爲帥吏胥側足先生不肯詭隨平反甚眾任滿不復出仕家居十餘年卒姓譜

吳先生輔

吳輔字□□會子嘉定閒登第授崇安簿適汀郡寇作先生督軍餉賑民飢真西山甚器之後擢監察御史兼崇正殿說書首疏四疏上之皆嘉納尋以老乞歸姓譜

伯微門人

宋先生林

宋林字修叔金華人東萊弟子茂叔之弟也慈湖稱其澹然修潔嘗承事陸伯微亦言其澹然修潔

慈湖遺書

張先生璞

張璞□□人陸伯微門人

魏鶴山集

象山續傳

補周先生可象

雲濠謹案詳明寶峯學案所節李侯菴上陳先生書云得純菴周先生論語解始知有簡易之學疑卽先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聖二四 明嚴書

約圖刊本

鄭先生聞

別見北溪學案補遺

堂長江得齋先生克明

江克明字仁甫吁江人本宗象山之學領袖臨汝書堂餘二十年又日講晦翁之學朱陸之學皆世所宗而其說不同或相排軼先生能兼取而參酌之名其所居曰得齋包容齋爲之銘

黃東發文集

王自觀先生幼孫

王幼孫字季稚廬陵人是爲自觀先生性篤孝母劉疾苦痰醫莫之治一日夢讀南陽活人書或投甘桔湯良

覺如夢立愈寶祐丙辰赴闕上書言國事餘冀言不報  
歸教授于鄉宋之亡也其友文丞相兵敗執以歸過廬  
陵謁于驛舍爲文祭之期以必死辭氣慷慨左右嗚咽  
莫能仰視自是日與賓客過從守經執禮以終嘗宿友  
人胡斗南菜羹亭食有羹曰古人食必祭卽唱四句曰  
惟神生也何神逝也何處飄然乘風尙或余顧食已危  
坐至旦曰子逝矣子逝矣未幾卒于家年七十六所著  
有中庸大學章句二卷太極圖說擬答朱陸辨深衣圖  
辨經籍論易通貫三爲一圖家傳譜系簡便經驗二方

各一卷雜著若干卷歐陽守道謂其學從陸氏文自蘇

氏云

程雪樓集

### 曾先生徵

曾徵金溪人隱居弗仕淳安令子良其子也

黃文獻集

梓材謹案復齋弟子曾滂蓋先生兄弟行也先生  
玄孫堅爲舒文靖公墓田記自言幸生陸子之鄉  
高曾祖父世學其學是謂先生與其子子良孫正  
言曾孫嚴卿四世也先生旣學陸子之學不爲門  
人當在私淑之列矣

### 家則堂先生鉉翁

家鉉翁字口口眉州人大酉孫賜進士官至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爲祈請使留館中聞宋  
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其學邃于春秋自號則堂  
改館河閒乃以春秋教授弟子成宗放還賜號處士宋史  
春秋集傳詳說

魯論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諸說不同及讀公羊春秋傳  
而得其說三年無改于父之道者稱子之義也君薨太  
子立既爲君矣而猶稱子于其國中既葬而後稱爵以  
子道終喪不忍代君所以爲孝也推其不忍代君之心  
則事死如生喪亡若存而其爲孝無所不在矣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春秋以誅亂賊而始亦以誅亂賊而終陳恆弑君孔子  
沐浴請討公不能用是歲春秋以獲麟絕筆蓋魯大亂  
君以弑死者四世春秋所以始齊大亂君以弑死亦三  
世春秋所以終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詳說三十卷  
提要云其說以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其或  
詳或畧或書或不書大率皆抑揚予奪之所繫要  
當探得聖人心法所寓然後參稽眾說而求其是  
故其論平正通達非復孫胡諸人務爲刻酷者所  
能及其在河閒作假館詩云平生著書苦不多可  
傳者見之春秋與周易蓋亦確然自信者今惟此  
書存其周易則不可考矣又案阮亭居易錄載是  
書引高郵龔璘跋云至正丙子宋亡以則堂先生  
歸置諸櫛者十年卒成此書自瀛寓宣託於其友

肅齋潘公從大藏之泰定乙丑宣學鉞梓凡三十卷綱領十篇一原春秋託始二推明行夏時之意三辨五始四評三傳五明口六以經正例阮亭云案鉉翁祖大酉名列宋文公黨籍大酉曾祖愿父勤國與二蘇爲同門友善憤王安石廢春秋著春秋新義蓋家學云

### 則堂遺文

人受中以生其本心之所以根柢萬善而希聖希賢者曰仁而已仁道至大未易名言而恕之一字則聖門平日教人以求仁之方由恕而仁塗轍正大脈理融徹用功之久而功在是矣子貢嘗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勿之爲言遏絕私欲不使有萌則恕之在我日以充而仁不遠矣他日子貢又曰吾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則告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子貢自以爲有得于仁而夫子惟許之以恕所以勉其進而幾乎仁也

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所以散見乎萬形者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是心之恕發達乎事物之間惟公惟溥廣大而純一皆其本然固有之善隨事而見者也但心交乎外有時而蔽于物則公者梏于私廣大者梏于隘狹則本心之德不能推以及人則去仁于是乎

始遠矣譬之涉千里之途仁則其所欲止之處恕則通都大達由之必可以至于仁然非識之精行之力則是途也雖車轍所必由有時而榛塞將滯礙而不得通何者私欲爲之蔽由乎恕而未及乎仁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而言強見其用力之難勉勉朝夕然後能至于所止

以上恕齋說

附錄

文文山曰則堂先生蜀名家有學問舉動必以禮朝中老成典刑也當國都不守先生簽書樞密見虜持正議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學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以省札遍告天下令以城歸附先生不押字虜自省中脅以無禮公不爲動竟末如之何後以祈請使爲名羣詣北庭既至上書申祈請之議忤北庭意留燕邸已而移漁陽又移河閒如我朝羈置特官給飲食而已途過河閒得一二相見先生風采非復夙昔而忠貞儼然使人望而知敬嗚呼其可謂正人矣

謝皋羽懷峨眉家先生詩曰露下溼百草病思生積愁  
痛泉春洗屐蘊雪莫過樓魂夢來巴峽衣冠老代州平

生仗忠義心自與身仇

林景熙聞家大參南歸詩曰濱死孤臣雪滿顛冰蘊齧  
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嘒秋  
荒遠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鷓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  
離夕照邊

游先生應梅

父子賢附師徐巖

游應梅字叔大上饒人父子賢字俊伯教授鄉里用累  
舉恩授容州文學調興國主學文丞相檄主贛縣簿度  
嶺南連鹽至則爲鄉人徐經略留攝新會丞以卒先生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早從徐巖爲陸氏之學者遊于時湯文昌黃台州皆以  
顯官領祠象山寒鑛暑研頗見條貫遂歸築室于翁山  
之陽自號翁山翁諸大家致以爲賓師楷則嘗爲郡博  
士喜爲詩名其集曰呻吟

戴刻源集

曾氏家學

曾平山先生子良

許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豐氏續傳

豐先生稔

附子昌傳

豐稔叔賈曾孫與子昌傳皆篤學潛德克紹家風

上虞縣志



陸學之餘

龔先生孟夔

龔孟夔字龍友臨川人莫本系龔所後也以咸淳初策士特恩授文林郎隆興觀察推官除兩浙運司幹辦公事遷臨安觀察判官又除福建運司幹辦公事轉儒林郎侃侃剛直不徇不詭始仕于洪繼仕于浙爲僚者推服爲長者器異宋亡辟地野外如永初元亮如黃初幼安如楚之兩龔清而不朽號曰楚清先生名教自樂餘四十年論文講學端己淑人踐履持循俯仰無愧遠者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慕之近者宗之仕者禮之學者師之有集四十卷及宦遊擬稿其所受舉薦者安撫吳堅曹孝慶轉運陳合朱浚監察御史曾淵子所與同僚者節度判官黎立武節度推官蕭立之季年所善者曾縣令子良異代所師者陸先生子靜也

吳文正集

龔先生霆松

龔霆松貴溪人宋咸淳鄉舉元郡縣上前著書于省省聞之朝授漢陽教授不就

黃虞稷說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四書朱陸會同注釋二十九卷又會要一卷袁清谷序稱朱陸二家矛盾大行

於南北廣信龔君始發憤爲朱陸會同舉要於  
四書集陸子及其學者所講授俾來者有攷云  
滕先生堞 別見巽齋學案補遺

隱君桂先生本

桂本字林伯貴溪人隱居不仕講明象山陸氏之學創  
雲谷書院著述其中所著有四書通義五經統會三極  
一貫圖金精龜極類纂道統銘等書

王忠文集

王先生良

王良字止善諸暨人少受業郡庠篤行勵學克自植立  
每慨然以康濟爲志歷官除江西行中書省左右司員

宋才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外郎撫之金谿有陸氏三先生祠堂豪民據其屋而奪  
其田陸氏子孫三走訴于京師竟不得直先生按其籍  
悉歸之所至輿除利害多此類以淮東道宣慰副使致  
仕扁所居室曰止齋自號鷄游子先生讀書務明理  
以致用不苟事言說爲名高弱冠游錢唐與浦城楊載  
邠州劉汝友善挾所爲文登諸大老之門最爲隆山牟  
先生永康二胡先生趙文敏公鄧文肅公所賞識云

黃文

集獻

教諭樂先生良

別見靜清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八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八

五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九

目錄

清江學案補遺

清江先緒

劉先生敦

補劉先生滌

朱張同調

補劉先生靖之

孝敬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續編刊本

補劉先生清之

靜春講友

朱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呂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郭先生份 附門人李伯賢

靜春門人

補趙先生蕃

補韓先生冠卿

補韓先生度

補 韓先生澆

補 宋先生之源

補 劉先生黼

李先生璧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郭先生蒙

解先生齊賢

李先生師愈

朱先生魯叔

唐先生徹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季章講友

王先生峴

郭氏家學

郭先生蒙 見上靜春門人

章泉家學

補 趙先生遂

章泉門人

謝先生應琇

澗泉門人

謝先生應琇 見上章泉門人

解氏家學

解先生谷

解先生龍翔

靜春私淑

周先生澤之

楊先生叔方

周氏先緒

周先生天和 附弟天成子冕從子浩

宋元學案禮運 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謝氏家學

謝先生枋得 詳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許氏續傳

許先生嗣翁

解氏續傳

解先生夢斗

礪洲門人

郭先生正表

羅先生口

楊氏家學

楊先生伯允

附門人黎應物劉粹中楊搗謙

楊門人

范先生栴

習先生言翁

鍾先生郎

合傳

爻白同調

趙先生珍

莊山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解先生應辰

解先生應申

莊山門人

胡先生揚

附子士會

戴山續傳

補韓先生諤

附子師可

湜溪門人

周先生鼎

附子愷

文白門人

楊先生伯允 見上楊氏家學

傅先生若金

危先生素 詳見靜明寶峯學案

莊山續傳

解先生觀 詳見草廬學案

解先生蒙 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解先生子玉

解先生子元

竹梧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解先生開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解先生闔

竹梧門人

劉先生本立 附師張道益

高先生錠

刑部門人

廖先生欽 附師羅如篋

廖先生敬存 合傳



宋元學家補遺卷五十九

後學 鄞 王梓材 同輯  
慈谿 馮雲濠

清江學案補遺

清江先緒

劉先生敦

劉敦字思父與原父貢父兄弟也官至太中大夫少嘗令桐廬元豐庚申復守睦歲久事逸而邦人猶能頌其

清白董氏圖經實載之 周益公集

補 劉先生澹

宋元學家補遺 卷五十九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劉澹字□□江南人子和子澄之父而原父貢父之再從孫也以通直郎致仕官稍不遂然亦好學修飭能守

其家 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厚齋尚書為廣平書院記云墨莊劉氏忠厚雍睦之風不墜朱子次其家傳可為士族即朱子文集劉子和傳所云五世祖式仕太宗朝夫人陳氏有賢行遠識子孫多為聞人海陵胡瑗先生所為紀墨莊者也互見廬陵學案補遺

朱張同調

補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附錄

周益公送劉子和教授赴贛州詩曰伊昔青衿地于今絳帳師家聲傳叔贛官學類先之久已鶡音革邑然鱸服宜誰開丞相閣此士獨非奇

朱子曰自周之衰司徒樂正之官廢爲士者未嘗知有學也士未嘗學而強使教焉則其所以教者可知已子亦不及識子和而識其弟且得贛諸生所記讀之觀其所以修于身行于家者而知其所以教于學者有餘矣  
孝敬家學

補知州劉靜春先生清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九

二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解大紳爲周處士墓志言吉之人士云  
劉靜春晚居螺江之上若胡澹菴周平園楊誠齋  
李復齋王三松皆  
朱子之同志云

附錄

先生與人交推誠懇惻語約理盡見有親者必勉之以孝敬見有子者必勉之以教子爲急務見爲仕者必勉之以事君澤民爲志

或言公在衡州立望祀山川壇晦翁曰而今有司只合奉行朝廷制度士大夫自去創立亦自不便張欽夫亦好如此恐非中庸不敢作禮樂之意

族人自遠來館留之不忍使之遽去嘗序范文正公義莊規矩勸大家族眾者隨力行之本之家法參取先儒禮書定爲祭祀行之

作諭民書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賈莫不有勸教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姻以時喪葬以禮詞意質直簡而易從

每因月講具酒殽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設爲疑問以觀其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其所講先正經次訓詁音釋次疏先儒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稽其所宜用人君治天下諸侯治一國學者治心治身治家治人確然皆有可舉而措之之實

南康別朱先生詩曰巖巖康廬滔滔彭蠡雲煙葱蒨風日清美昔予懷思夢寐千里云何今□登臨乃爾康廬巖巖彭蠡滔滔今窺其逝而仰其高周旋是閒神歡意消云胡不歸勞心切切有翮其羽載飛載下暮樓于林朝集于渚旣安其止亦獲其所伊余云遠曾不遑處匪水何觀匪山曷遊徂年邁邁逝不我留欣懷幾何如彼  
隱憂動樂靜壽舍是焉求

趙章泉寄劉子澄先生詩曰春雨寒猶積春圃木又榮  
武昌聞別駕生米見題名安否逢人問書題闕使行周  
園懷細履陶酒憶徐傾會合知何日羈棲尙此生向來  
猶楚越今日遂蠻荆妻子饑寒累交朋時世情未應終  
薄祿當復事深耕

朱子答其書曰小學書曾爲整頓否幸早爲之昨來奉  
報只欲如此聞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矩之善  
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語更添嘉言嘉行兩類卽兩  
類之中自須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說乃備但須約取  
勿令太汎乃佳

宋先學奏補遺

卷五十九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又曰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  
之聞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  
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  
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卽如杜子美秉心  
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  
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嫉妒凡御下之事病  
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目有無漏落有卽補之而輯  
成一書了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

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爲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

又祭之曰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篤行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閒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眾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眾人之所不憂至于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所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唯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遊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汚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蒙毀眾道不得行于一州而遂齋志以沒地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

又語類曰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黃勉齋祭之曰吁嗟先生天資絕人心平氣和志篤行醇博極羣書該貫一理尊敬師儒考訂非是闔門雍雍兄弟怡怡憂國以誠撫民以慈篤學力行後進是式推已愛人尤極懇惻人之有善稱道揄揚不責其備而取

其長人之有過箴規訓誨不顧其違而冀其悔先生此  
心可謂至仁芝菌鸞鴟同然一春

魏鶴山跋先生帖曰劉氏世載令德爲國朝文章家逮  
公尤孜孜以人才爲己任是歲石林李公年二十悅齋  
李公年十有八而靜春以二公屬宣公已曰異日與川  
中作師表非小補也而數十年後悉如其言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第也  
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  
慮何澄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九

六十四明識書

約閱刊本

梓材謹案此以靜春爲  
朱門弟子謝山所不取

黃東發讀晦庵文集曰書曾子後世傳曾子書獨取大  
戴禮十篇充之劉子澄集其言行雜見語孟他書者爲  
曾子七篇

虞道園序戒子通錄曰昔靜春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  
戒其子言載書傳者以爲戒子通錄意其所以謂之通  
錄者豈不以天下之爲人父者各以其愛子之心而爲  
之戒天下之爲人子皆可因其所戒而省念之如聞其  
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卽此書

以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有不及聞也卽此書以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于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閒斷乎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先生戒子通錄八卷提要云其書博採經史羣籍凡有關庭訓者皆節錄其大要至于母訓闕教亦備錄

靜春講友

文公朱晦菴先生藁

詳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郭先生份

附門人李伯賢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九

七

四明叢書  
新開刊本

郭份字仲質其先自吉徙新淦先生幼沈敏能自力學問甫冠中進士第官至知岳州轉朝散郎卒年五十七性純儉被服如寒儒居官斂晦不爲赫赫之名嘗因講治道以義役節目授其門人李伯賢令推行之自其鄉始江西諸郡義役先生實發之嘗謂門人曰九重有規恢之志而文武士不任其責寬恤令屢下而百姓無固結之心北軍就食東南布滿州縣無以善其後是三患也在長沙善張侍講敬夫敬夫稱其靖端有守居鄉厚劉常州子澄子弟皆從之學有立志云

朱子文集

靜菴門人

補文節趙章泉先生蕃

梓材謹案先生淳熙稿有寄劉子澄先生詩又有寄誠齋先生詩蓋先生筮仕之初已有山林之思在官清苦惟以賦詠自娛以是受知于誠齋固以誠齋爲鄉先生也又有奇呈壽岡先生二首又投介廬先生并寄廬陵周侍郎二首壽岡寄致政大夫先生詩云誰人要半道願與一門生蓋寄向大夫涪是則私淑向氏也又介廬未知何人也

附錄

理宗卽位以太社令與劉漫堂宰同召不拜漫堂之言曰文獻之家典刑之彥歸然獨存猶有以繫學者之望者昌父一人而已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九

八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示兒詩曰我昔讀書夜達晨膏燭且盡繼以薪年來漸知得力處篋瓢陋巷忘其貧爾曹有身須自立幸遭薪水供朝夕不于文學自勤苦長大始悔終何益朱子語類昌父云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尙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簡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



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  
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  
不得若真箇着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趙曰某幸  
聞諸老先生之緒言粗知謹守而不敢失墜爾曰固是  
好川終非活法爾

劉漫堂爲先生墓表曰比年天不憖遺諸老淪謝文獻  
之家典刑之彥巋然獨存猶有以擊學者之望者章泉  
先生一人而已故先生雖退然不敢以師道自任而天  
下學者凡有一介之善片文隻字之長皆裹糧負笈就  
正函文其限以地屈于力而不能至者詩筒書函左右  
旁午往往以一酬酢爲樂及先生之歿而文獻典刑盡  
矣後生晚進欲求師友之益而悵悵然無所之矣可不  
爲大哀乎

眞西山因明堂激薦之曰竊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  
趙蕃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清高早歲得  
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卽上祠請隱居求志垂三十載  
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詩晚益平澹身雖閒退而  
愛君愛國之念未嘗少忘其在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

悌忠信爲本蕃雖名革吏部然其行誼學識素爲鄉曲所推不求聞達正應詔旨

劉雲莊爲賦魚計亭曰玉溪先生結廬章泉之上垂七十年無軒冕之累已有簞瓢之樂天揭魚計以名亭紹口祖子圃田君一日飯客于斯亭之上超徜徉以自得顧萬象之皆妍時也日將夕而紅酣沼無風而綠淨炯遊魚之成羣闖寒波而游泳若空行而無依涵天水之一鏡俄初月之沈鈎候深潛乎翠荇其浮游也似無心而時出其遠逝也似見幾而知警先生忻然心曠神怡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九

十四

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得喪故大則述鯤化于天池小則玩儵遊于濠上蓋其  
爲物也從容夷猶逍遙閒放靜則以蘋藻爲室廬動則  
視江湖爲尋丈不借濶于嘘濡而適情于沆漭任公何  
所投其轄豫且何所施其網此其所以爲得也彼區區  
之蝨蟻利暫安于鼓鬣饗微腥于砧几又烏可同域而  
議哉嗟利欲之誘人甚香鉤之餌魚彼潛鱗之何知甘  
顛冥于畏途此纍棋危樅之喻字子所以慨然而長吁  
也嗟我生之無庸幸脫世之羈帶付萬事于浮雲獨觀  
魚以終日誠作計之甚左嗟身閒而心逸于是客憮然  
自笑曰先生之言達矣僕何足以闕其萬一乃相與酌  
飲浩歌不知烏輪之束出

劉後村哭章泉詩曰自有篔簹樂那須壁帛迎後凋仁  
者壽獨往聖之清古不稱千駟今猶重兩生吾衰久無  
淚一慟爲耆英

補知州韓貫道先生冠卿

附錄

魏鶴山題楊慈湖所書先生墓誌後曰予不及與貫道  
接而敬仲所稱許若此且跡其所受知者則劉其父韓

無咎劉子澄林和叔徐子宜王元石也是可以知貫道  
矣

補 隱君韓叢山先生度

附錄

杜清獻跋韓仲和尊人墓銘曰韓氏世載忠烈今之居  
會稽者尤以清德著叢山隱居不仕而好修義以教養  
其族仲和仲容其從弟也事之如父師會守宛陵仲和  
以王事留者閱歲暇時從容道其所學與其平生立作  
大概既又出先大夫銘文示余蓋慈湖楊公之文之筆

宋元學案遺

卷五十九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且言曰先君子受教于靜春劉先生得實之一字爲  
終身受用叢山弘之以行于家而吾兄弟得以謹守勿  
墜余聞之肅然起敬嗚呼天道流行物與无妄人之生  
天之實也棄其所以生而憑虛以欺世飾假以幸功其  
不致喪德敗事者幾希余于仲和之言固知韓氏之昌  
未艾也

謝山鮎埼亭詩集山陰求韓叢山家傳不得詩魏王  
好孫枝葉葉長儒林如何喬木盡世本都消湛猶餘  
帶草綠喟然傷我心

又將赴戢山講席杭之同社諸君集饒南香草堂得  
東字詩安陽世學山齋重五百年餘屬起東試向清  
江覓寒火更參新會遡流風日來帖括司儒苑誠是  
真師震瞽矇珍重諸公尊酒別何時蘭上共詩筒自  
注云韓貫道父子五世講學山中清江劉子澄高第  
也而近人無知者專屬之念臺先生

補

庶官韓澗泉先生流

雲濠謹案宋潛溪靈洞題名後記云仲止文學追  
亞其父父號南澗人因稱其爲澗泉也

補

郡守宋先生之源

宋元學案遺

卷五十九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朱子答先生書曰進學有日新之功尤以忻沃經史諸  
說足見玩理修辭之意可爲後世讀書之法三聖相授  
允執厥中與孟子所論子莫執中者文同而意異由三  
聖以爲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  
者不待權而無不中中之死者則非學乎聖人之學不  
能有以權之而常適于中也孔孟言性之異夫子雜乎  
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但此理在人有  
難以指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

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  
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

又曰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仲篤志如此甚不易得  
然講學貴于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  
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

又曰大學是聖門最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  
功處

又曰示喻知止之說足見留意然所謂止乃萬物各有  
定理之謂要在格物窮理乃可知之知之不疑然後此  
心有定而可以應物非強遏而力制之也

又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程先生曰  
爲己者欲得之于己也爲人者欲見知于人也

又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程先生曰君子儒爲己  
小人儒爲人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處切宜審之

補  
特奏劉先生黼

梓材謹案周益公再題劉子澄篋寒圖二絕句云  
子澄門人劉黻季章自廬陵送子澄遺集來二詩  
在焉以劉黼爲劉  
黻是傳寫之誤

附錄

朱子與劉子澄書曰季章甚不易比來作何功夫須切已用力乃有實頭進步處耳

又曰季章蓋所謂爲切問近思之學者真不易得但似有迫切狹吝之意見得道理到處十分到不到處亦十分不到想見都不讀書理會文義雖理會亦是先將己意向前攙斷扭捏主張所以有來喻云云之病

雲濠謹案朱子又一書云此書附廬陵葉尉渠此中人時有往來之便有疑可講云

又懿李雁湖先生璧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九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郭先生蒙

郭蒙字□□新淦人岳州使君份之子嘗從學于劉子澄爲迪功郎瑞金東尉

朱子文集

解先生齊賢

解齊賢字□□吉水人生春龍翔從兄也嘗受業于劉靜春靜春當寧宗之末卜居螺岡先生卒諸士人家實經紀之所傳性命義理微言之書皆靜春手筆先生沒傳龍翔龍翔傳夢斗學士縉高大父也

解春雨集

李先生師愈

李師愈字好古高安人博學多聞從劉子澄講學廬山  
朱文公高第李楚嘗訪先生有詩稱之乾道間領鄉薦  
漕使芮煜舉應制科未召而卒 姓譜

雲濠謹案宋史儒林劉子澄本傳言先生以族人  
有以財爲訟見清之豫章清之爲說訟家人二卦  
先生惕然遽舍所訟市程  
氏易以歸卒爲善士云

### 縣官朱先生魯叔

朱魯叔仙遊人劉子澄之徒也子澄嘗與之書言當看  
切己文字分別義利之閒而朱子跋之曰亡友子澄所  
以斯吾魯叔者爲不淺矣魯叔尙勉旃哉 朱子文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九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雲濠謹案儒林宗派

列先生于朱子之門

梓材謹案朱子跋王端明奏稿云僊遊朱魯叔游  
宦衡陽得此遺墨于其家而寶藏之是則先生嘗  
官衡陽矣

### 唐先生徹

唐徹字子卓零陵人謁劉靜春授近思錄學益進歷官  
廉慎弟復受學于東萊 楚紀

### 季章講友

### 王先生峴

王峴字晉輔劉季章之友也朱子嘗答其書云季章耿



介于人有責善之益重九後若未來可力致之逸居獨  
學無師友之益不知不覺過失日滋功夫無由長進不  
可忽也 朱子文集

附錄

朱子答劉季章書曰晉輔亦開敏有志趣不易得但涉  
學尚淺志氣輕率須痛與切磨爲佳耳

梓材謹案朱子答季章又一書云近得益公書聞  
且寓晉輔家甚善是先生已力致季章矣

郭氏家學

郭先生蒙

見上靜春門人

宋元學案禮遺

卷五十九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章泉家學

補趙野塘先生遂

附錄

先生少傳家學負笈千里南嶽麓東麗澤以尋張呂之  
緒從岷隱戴公受春秋晚益殫洽尊聞行知非若世儒  
書癡傳癖而已

章泉高節聞天下春秋高堅臥不出然四方之士從者  
如雲先生左右承迎凡以娛親享賓者傾家無吝色章  
泉癡疾先生已華皓嘗藥舉扶執喪送終哀動行路骨

見衣表

卽所居之側綿蕪數椽扁曰野塘書院又爲小圃扁曰東園李秀巖榜其堂曰企疏謂其父子不減二疏也

章泉門人

謝先生應琇

謝應琇弋陽人疊山先生之父也潯州僉判 謝疊山集附錄

梓材謹案疊山與劉秀巖論詩云先人受教章泉先生趙公澗泉先生韓公晉中原文獻說詩甚有道是可知先生學問淵源矣

宋王彥才遺集 卷五十九

十八

約園刊本

謝僉判語

武王太公周公一聞扣馬之諫旣殺紂心焦然不寧君臣合謀惟有興滅繼絕以謝天下以服人心故立武庚爲殷王盡有商畿內之地姑命三叔以監之其王者位號尙如故與周並立至三監挾淮夷叛始殺武庚始降王爲公黜殷命而封微子于宋故周書曰周告商王孔子序書曰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可見前此殷命未絕殷王如故伯夷雖采薇西山見周家尙能悔過遷善雖死無怨并薇蕨不食而死之故孔子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梓材謹案此條本于曼山文集和遊古意韻自注前云余幼受教先人後云先君子云云此說聞之韓澗泉解論語

澗泉門人

謝先生應琇 見上章泉門人

解氏家學

漕貢解生春先生谷

解谷號生春吉水人學士縉之六世祖也傳劉靜春之學篤行而惡近名嘗曰近世聚徒著書者多禍道學之

宋元學案遺

卷五十九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名召之也由是及門講學者皆能篤信終身未嘗有叛去者淳祐己酉舉江西漕司明年南省試及等當廷對以病免歸與弟龍翔子孔暘及羣從子姓杜門讀書講學爲樂累世丞相文公大書生春翰墨之口六大字揭其齋而且以生春爲先生號謂當不忘靜春之意先生曰吾志也遂書生春而文公爲之記 解春兩集

梓材謹案春兩表周尙志墓云予六世祖生春龍翔兄弟皆受業東山楊長孺之門

縣尉解寶章先生龍翔

解龍翔生春弟號寶章寶祐丙辰進士官道州江華尉

善書能畫歿于王事妻江氏能復其仇

解春兩集

梓材謹案先生與兄生春皆受業楊東山長孺而從兄齊賢又傳以靜春手筆詳見解學士周處士

墓表

靜春私淑

周礪洲先生澤之

周澤之字□□吉水人擢宏詞科號礪洲先生當時之

稱大儒若郭湜溪羅澗谷皆門人也年八十餘迺卒趙

文敏公以道學稱之 春兩堂集

楊先生叔方

宋正長案禮通 卷五十九

二十四明叢書

荆園刊本

楊叔方吉水人博通經史天文曆數尤極研精著五經辨層法五行論在太學與諸生上書斥賈似道之奸四方學者爭造其門以經學授清江范德機以曆法授同

邑習吉翁 吉安府志

梓材謹案解春兩學士南麓齋記述楊季深之言曰先高祖學睡翁少傳劉靜春之學通詩書易春秋天文曆數靡不研精在宋太學與諸生上書斥賈似道之奸已而歎曰水火怒文明將食此天道人事將代易時也蓋歸乎哉鄧中齋文信國皆為詩贈之故曰學睡者寓迹陳國南之意時皆稱學睡先生

周氏先緒

周先生天和 附弟天成子冕從子浩

周天和廬陵人與弟天成皆以通經爲人師有不遠千里而就學者子冕蚤以推擇爲郡曹掾遷海北憲史有廉直聲豫章學師鼎其子也天成子浩能讀父書尙書禹貢洪範嘗重正其譌舛其于春秋則盡黜三傳而獨遡求孔子之旨人尊之稱爲鐵石先生 宋文憲集

謝氏家學

又節謝疊山先生枋得 詳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許氏續傳

宋學案補遺 卷五十九

三十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許先生嗣翁

許嗣翁廬陵人家四壁容闔扉右侯門左賈區陋如連棧隙居附隅而求劉辰翁大書泉山揭焉曰吾泉人也不可以不識也辰翁記之曰許氏祖子春者事晦翁從益公徙廬陵晦翁派新安生延平徙建陽而號精舍紫陽者記鄉關也今人每以己鄉名其居者學晦翁也 劉須溪集

解氏續傳

進士解莊山先生夢斗

解夢斗字昭子太學進士以賦斥賈似道擯處于家宋  
亡以憂憤卒學者稱莊山先生子應辰應申

春雨堂集

梓材謹案吳草廬表其墓以爲字孔陽一字星瑞  
弱冠喪父事母事兄稱孝友咸淳喪母不復至太  
學教授于家據此  
則先生卽孔錫也

礪洲門人

郭澁溪先生正表

郭正表

羅澗谷先生口

羅口

宋元學案禮遺 卷五十九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氏家學

楊先生伯允

附門人黎應物劉粹中楊爲謙

楊伯允學睡之子也號文川與虞文靖揭文安歐陽文  
公申齋桂隱二劉交而卒業于范文白文白贈之詩曰

始我南山居與子共朝夕服事子尊君恩義藹夙昔而  
文安稱之曰范公之詩清江傳若金得其神廬陵楊伯

允得其骨天下以爲確論而先生不自以爲至退居南

麓弟子彌進若淪川黎應物廬陵劉粹中里族楊爲謙

皆知名 解春雨集

楊氏門人

經歷范文白先生序

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

雲濠案先生號文白先生

清江人與虞伯生

集交遊尤厚先生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年三十六始客京師中丞董士選延之家塾以朝臣薦累授湖南嶺北道廉訪使司經歷以養親辭先生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吳草廬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亨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

元史

梓材謹案解學士西游集序范德機受學于楊學睡學睡之子又從師德機草廬誌其墓其詩文有

宋元學案禮遺

卷五十九

王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燕然稿東方稿海康稿孫致稿拔官稿江夏稿百文稿總十二卷

習先生吉翁

鍾先生朗

合傳

習吉翁寧都人楊學睡以經學授范太史文白以曆法授先生又以天文數學授臨川鍾朗而南麓之學行天

下解春雨集

文白同調

僉事趙先生珍

趙珍□□人爲海北海南廉訪僉事平反訟獄民無冤

滯與照磨范德機改枋學宮政有可述焉

廣東黃志

莊山家學

解辰峯先生應辰

解應辰字辰叟時稱辰峯先生太學夢斗子也元枋試

貢士永豐教諭臨川學正瑞州路儒學教授永豐縣簿

致仕

春兩堂集

解浩軒先生應申

解應申夢斗子枋試貢士萬安學正

莊山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九

西廂明職書

約園刊本

胡先生場

附子士會

胡揚字□□□□人從莊山學文行皆醇莊山以其子

妻之授建康路儒學教授子士會號小山先生又學于

解氏

解春兩集

戴山續傳

補 教授韓五雲先生諤

附子師可

韓諤字致用曾祖將仕郎桂甫祖義行先生元與其從

弟莊節先生性自相師友父耘之亦以文學書翰著名

先生力學制行賞薦補太平路儒學正不就後擢溫州



路儒學教授永嘉學者聞君至曰是爲義行先生之孫  
莊節先生之從孫必能以經術淑吾黨先生既至首延  
明經士分經以教而已坐講堂辨析經史疑義以牖導  
之調建寧路錄事兼防禦事移病不赴自號五雲先生  
以從兄謂之子師可爲後師可亦嗜學克世其家云  
徐始豐稿

雲濠謹案謝山學案底本于義行先生韓元以爲  
學者私益與是傳合當是相韓舊塾記以爲杭字  
義行蓋由傳刻之謬

附錄

宋元龜案補遺 卷五十九

三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楊鐵崖送先生還會稽序曰安陽韓氏某不特以世家  
稱于人元以好古博雅稱以清修敏學稱其燕居之室  
曰讀易齋云入其室不問可知其爲文獻故家子姓也  
迺隱居西湖之上與伯雨張公爲師友學益進行益修  
重爲之喜而畏焉

王忠文序先生畫贊曰惟君生于名閥克有淑質其于  
學問殆若夙成出入玄微上下古今所謂明體適用有  
本有文者也

滄溪門人

周先生鼎 附子愷

周鼎字仲恆其先自安成徙廬陵至先生益自奮勵以場屋之業不足爲去從湜溪郭氏游湜溪名正表得靜春劉氏之傳實考亭之學也因與聞伊洛微旨四方質正者踵至年踰四十出遊江漢禮聘交贊皆辭不受著詩文曰貞一稿其孟子管子商鞅諸論爲最偉云子愷字子諒洪武初進士 宋學士集

文白門人

楊先生伯允 見上楊氏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九 三十四册藏書 鈔本

傅先生若金

傅若金新喻人少貧刻勵于學能文章嘗游京師虞文靖揭文安並稱之 姓譜

承旨危雲林先生素 詳見靜明寶峯學案

莊山續傳

解先生觀 詳見草廬學案

解先生蒙 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解淵靜先生子玉

解子玉字成我小字泰吳文正公更字之曰季通晚號

鑑湖老樗少沈靜少言勤學不怠年十三理家事如成人居喪無闕禮肆力于古學文正招與共學不往虞文靖公歸自翰林或勸挾所作往見可借助聲名不從齋居玩心人莫窺其際來學者亦弗拒教授桐江之上垂三十年中更亂離與人言惓惓忠義多所變化人比之王烈王通云

春雨堂集

### 附錄

楊東里題季通易義曰元盛時吉水解氏治易有名江鄉閒而觀我求我最著季通其兄弟也此編平正典實

宋元學案禮

卷五十九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 借多闕文

#### 解竹梧先生子元

解子元字真我吉水人延祐進士官校書郎至正閒兵亂募眾保障爲寇所圍與義士羅啓南姜天祐力戰同

日死 吉水正氣錄

梓材謹案春雨集云大父號竹梧至正乙酉進士仕至東莞縣尹又送劉孝章序云余少時先君子進而語諸道德輒舉所聞于大父竹梧翁而泝其源于劉靜春楊伯子以達于闕閭濂洛未嘗爲之臆說也

### 竹梧家學

教諭解筠澗先生開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解先生闕

解闔字恭先竹梧次子與兄開業胄監者十餘年後官

刑部 解春雨集

竹梧門人

劉先生本立 附師張道益

劉本立字子源其先金陵人自高祖堯夫知吉水家焉  
先生少穎悟事親交友甚得聲譽進于州學時吉水知  
州事馬稱德以禮聘鄉先生張道益解竹梧泣教事先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九

二天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生事之甚謹亂離親喪無遺禮治家嚴而有恩冠婚喪  
祭參取溫公朱子禮絕不用浮屠法其學不及卒業而  
所以端其趨向啓其支解者自異云 解春雨集

高先生錠

高錠字汝楫號楫齋吉水人解竹梧張道益典教于邑  
學先生與竹梧子開元同受業相得甚 解春雨集

刑部門人

廖先生欽 附師羅如篋

廖先生敬存 合傳

廖欽字敬先吉水人少從解刑部學易弟敬存亦從學  
競爽先生又從羅如箴受詩經召試優等歷官翰林檢  
討解春兩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十九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五十九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

目錄

說齋學案補遺

說齋先緒

補唐先生堯封

永嘉同調

補唐先生仲友

說齋講友

劉先生嶠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庫全書  
總目刊本

吳氏先緒

吳先生文炳

說齋門人

補傅先生寅

補金先生式

王先生弈

徐先生□

杏溪講友

馬先生之純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孫先生禱

黃先生顙 詳見滄州諸儒學案

杏溪家學

補 傅先生大原

補 傅先生定

杏溪門人

補 傅先生芷

黃先生栝 別見滄州諸儒學案補遺

孫氏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孫德之

唐氏續傳

唐先生懷德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傅氏續傳

傅先生似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

後學 鄧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 同輯

說齋學案補遺

說齋先緒

補 唐先生堯封

唐堯封金華人說齋之父也紹興二年進士孝廟時以禮部侍郎大司成除殿中侍御史有直聲初先生入臺時錢端禮迎問第一人答以方思之歸語說齋說齋曰大人失言當云此行正爲公來也尋左遷小龍場及去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

一四四 明叢書  
約園刊

國同朝送之館學爲空孝宗知之歎曰遂爲唐氏百年

口實 周氏癸辛雜志別集

附錄

時久不置相參預政事錢端禮闕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父也先生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坐遷太常少卿

家居貧甚卒之日至無以爲葬王魯齋稱其清德勁操爲吾鄉典型

永嘉同調



補提刑唐說齋先生仲友

雲嶺謹案葉水心志吳監局墓云郭氏父子與于學同時吳君文炳學尤壯蘭溪徐叔範莫有知者吳君獨備禮請主學趣諸子敬事金華唐與正博學宏詞吳君亦盡禮請一旦絮生員百餘應聘至遠近驚愕不意其爲吳君屈也又云君之父智能知徐力能致唐宜銘也是可見說齋之不易致矣

九經發題

古者採詩以達下情豈不紀所爲作者之意至于雅頌乃祭祀燕饗所奏樂章安得不明著其義子夏毛衛之傳蓋有所授之矣舍序義而言詩猶適千里而無嚮導也詩

春秋紀事事實而後書法明三傳釋經借曰未可執一論至于載事左氏爲實魯史齊人家人之與鄰里其見聞固異也春秋所書或事之本而其驗在數十百年之後或本末具而闕前後數公之事若不通春秋之意首尾互見則執一語而斷以王法法則嚴矣其如春秋何春秋之意三傳或未之知況啖趙乎片言隻字必繩以王法其說甚善而聖人之意未必如是僅如酷吏之用法無一毫之貸而已夫意之忠厚莫如詩詩亡而春秋作則春秋之意固可知矣以王法言春秋始類乎操切

繩墨者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此善言春秋之意者也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汗懲惡而勸善此善言春秋之法者也屬詞比事此善言春秋之體者也左氏載事得實春秋之案牘也譬諸用法後人莫得其意得案牘而考之猶庶幾焉舍案牘而臆測之豈無偶合于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則公穀而已矣公穀猶爾況啖趙乎況後之諸儒乎據左氏以觀春秋若胥命于蒲者尙不知其始也其書事之本而其效見于春秋之後若晉三卿齊陳氏左氏猶得而載焉公穀蔑如也其本末皆在春秋若蕭叔朝公終于楚子滅蕭作邱甲繼之以作三軍舍中軍而季文子三思乃爲擅魯之計者悉據左氏而可見公穀舛矣守二傳者如荀揚之言性據刪三家者三品之說也謂左氏不得聖人之意吾無憾焉舍左氏而觀春秋毋乃不知而作乎

春秋

先王太平之典僅存者周官五篇而已熙寧間王安石作周官新義多用字說破碎經義又因國服爲息下青苗之令諸儒非之于是併疑周官于義理名物稍有不

合不加思慮考證遽以非聖人全書藉口不知古文質略有互見有省文官有不常設祿有不兩受能加考究觸類而長無不通者至如考工明堂之說通諸經傳無不合者先儒不通互見之義自枝其說至今聚訟是可歎也名物度數不比文義可誕說相高若言封建井田使之分畫言軍法乘馬使之計算言寢廟明堂使之營繕自當汗顏束手豈得抵掌高談未嘗窺豹謂南山之霧無文蔚之隱不亦誣乎

周禮

禮記四十九篇鄭康成爲之注與周禮儀禮通爲三禮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

四四明策者

約園刊本

本朝胡翼之程頤呂大臨楊時專以大學中庸二篇傳授謂之精義而制度文爲之學寢以微絕不知禮記雜出諸儒師傳或異故有兩存之說如呂不韋月令漢博士王制又皆刺經而作兼有時王之制學者參其說間與周官抵牾不思秦漢諸儒采古參今未嘗施用乃持其說以相折難此聚訟所由起也然先王之制頗在于是至曲禮少儀內則玉藻之屬曲折細微皆道所寓未可以洒掃應對進退廢也中庸大學誠爲入道之門此外四十七篇之書孰非道者視爲土苴緒餘則學者將

蕩而無守刪揀詆訾苛碎刻裂其弊至于夏休碎禮記  
此如子孫不聞前古之事而臆祖父之傳爲非是謂吾  
獨見聖人之心是聖人所謂不知而作者非吾所敢聞  
也禮記

司馬公言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眾人射之中之爲  
多也然則羿能百發百中而不能禁他人之中何者的  
不獨爲羿設也道未始私于聖人聖人未始私于後學  
則凡中乎的者不必皆后羿之矢也傳論語者漢儒數  
十家大抵訓詁通而已以爲聖道深遠未易以言語發  
明略著大義使學者自求而自得之近世釋者各以己  
意爲說以爲聖人之道盡在是他所說者皆非則過矣  
論語

帝王經世圖譜

河圖洛書易範兼取之矣河圖之數四十五四象也四  
象莫方八卦成列而居中以貫之者五也洛書之數五  
十五五行也以奇生者以耦成以耦生者以奇成而得  
位以合之者亦五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易之取河  
圖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易之取洛書也總其凡則自

一至九其數四十五範之取河圖也總其目則自行至極其數四十有九範之取洛書也易之中爻範之皇極則賁象數而通之者中而已河圖象也天五錯綜而地十之數隱于錯綜之間洛書數也天五有合而地十之數顯于有合之際隱顯不同而土之爲十五者常自若也然則大衍之數五十者何也會隱顯而通象數者也圖顯其十書隱其五參天兩地隱于術數之外而顯于生文之中聖人所以則圖書而妙象數也

圖書卦章經

緯表裏圖說

李士璽案禮運

卷六十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瑞節曰楊鼎卿彙六經爲圖唐仲友輯經世圖譜並守劉牧之說

拘者謂聖人用力焉穿鑿以求象如北辰不動陰不兼陽之類是也蕩者謂聖人無力焉汗漫以爲說衍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之類是也過猶不及皆非易之本旨

大衍揲著之圖說

六十四卦象象之中發明往來最爲明白故易不可以例推而可以變觀也

大易闡闢往來之圖說

復如大病之初愈一君子之初進乃陽氣潛萌于黃泉

雷在地中復之時當靜養以俟其朋來若遽欲用之則如大病初愈而勞之君子初進而與小人爭未有不死傷者也若雷在窮冬遽出于地微陽發洩則涸陰沍寒必有甚于前日者矣

泰不拔茅則君子无繼无以保泰否不拔茅則君子將盡于小人无以傾否拔茅于初九引其類而有爲故曰志在外也拔茅于初六愛其身以有待故曰志在君也復欲朋來慮其无助也泰欲朋亡慮其絕物也朋來所以爲泰朋亡所以保泰

以上易陰陽消長之圖說

舜之執中湯之建中文王之克宅厥心建極也舜之敷奏湯之德官功賞文王之選不作人作極也舜之出納朕命湯之播告之修文王之發號施令敷言也古之聖人未有偏廢于此者而夫子亦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顏淵知之由求不與焉兼人故退退故進由求知之樊遲不與焉無違之告未喻而何謂之間繼發夫子誨之亦諄諄焉故唐虞之民比屋可封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夫子之門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皆建用皇極之功也

徂征之眾方合而干羽已舞于兩階血流之戰方勝而散財發粟式閭表墓已見于未及下車之際由之瑟方見斥于丘門而遽繼以升堂之許不伎不求方以稱由之縕袍而何足以臧又以進其所未至聖人之于剛柔如天之爲天其晦明之變在于頃刻豈可常哉 三德會極之圖說

皇極者九疇之主三德五事以協于五行而休咎福極特爲其效也漢儒之病以皇極列于五事以爲六其于六極則偶合矣于五行庶徵旣闕其一則增益而離析之益竊于咎益陰于罰析魚于龍蛇至于歆向父子而有異同之說宜乎後儒厭之欲舉而棄之也近世諸儒以皇極統五事庶徵合福極以應休咎固不易之說也至謂皇極建則五事皆得休徵五福應之皇極不建則五事皆失咎徵六極應之則未可也自堯舜以來雖大聖人之世或未能使皆休而無咎皆福而無極至于三代中材之主與後世之賢君其于建用皇極殆未盡也而于五事固未至于皆失也故離之而拘牽合之而混并者皆非箕子之本意也 五行五事庶徵配合之圖說

堯典一篇最詳者授時成歲之事舜之受終最急者璿璣齊政之法考績之典叢脞之戒則于分職亦云謹矣禹授堯舜之傳箕子發圖書之經緯其能不謹于五紀之協用耶周官之列職深切著明矣周衰官廢而天人之道晦授時之不謹至于再失閏不告朔察變之不詳至于官失其日用牲伐鼓之非禮春秋既皆譏之矣當時君子尙能占象推驗若符節之合則先王之遺法尙有存者至秦滅學而先王之道掃地後世曆象僅能立法倚數以成一家凡先王授時之政一切無有而作詔

成易析因夷隩之事一聽之自趨而已至于象數變見視爲偶然者而視左氏所記爲淫巫瞽史之說而不加省亦可悲夫

五紀旁通諸圖說

九官之命詳于養民而兵刑合一官六卿分職則本末該矣食貨教合于一官因與創之異也兵與刑分爲二職業鉅事叢也七月公劉太王之詩不及乎刑者非無刑也無俟乎刑也刑非所以美也或以無訟或因事而言或思古而作則有之矣八政之中教爲極功四者教之本三者教之餘也治道之缺自教始其復也亦難宣



王之中興所以未至于極功也教不至則刑有所不行  
民之訛莫懲也教之未至也故規之雖然猶未離乎忠  
厚也春秋大壞矣聖人作春秋所以繼詩之美刺而存  
其忠厚也庶矣加富富矣加教聖人不得自行其道足  
食足兵民信之矣弟子尚以不得已而去爲問春秋得  
無作乎孟子之言于齊梁滕者王道之本也故不及乎  
司寇賓師之事不忍其罔無恆產之民陷溺而糜爛之  
也始乎食終乎兵參之以信八政該而存矣孔子爲羣  
弟子言萬世之論也始乎食終乎教孟子爲時君言救  
民之術也所謂不得已而去兵者如是而已

八政旁通

諸圖說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虞書巡守修五禮皋陶謨言自我五禮至命官則曰有  
能典朕三禮蓋兼神人三禮則事神之禮也人明而神  
幽幽足以事神則明而治人優爲矣故宗伯先言建邦  
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則所謂典三禮也次之以吉凶  
軍賓嘉則五禮也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則與鬼神合德  
推而治五禮夫豈難哉此舜命官之意而成周所以祖  
述也五禮之制掌于宗伯而其教掌于司徒教萬民養

國子五禮在六藝之首又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則無一民不在乎禮者夫子所謂齊之以禮也三禮五禮名數之圖說

先王之祀上下達禮未有如社稷者也耕耨斂藏人力所可勉旱乾水溢則係乎神祇故凡先王神祇之事皆爲民祈報也天尊地親故事之不同噫嘻事之以誠載芟事之以力載芟良耜人事盡矣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忽于神也故祈焉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忘于神也故報焉祈非吾過求也振古如茲矣報非止于今也欲其有繼焉所謂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者泣下來歲之稼之意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

十一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也 建置社稷諸譜說

周禮有明水而無玄酒則明水卽玄酒也加于齊則謂之明水加于酒則謂之玄酒且玉藻曰凡尊必尙玄酒不曰尙明水則明水之與玄酒決非二物

周禮祭祀辨

尊之譜說

謂明堂獨祀五人帝而不及天不知我將之詩者也謂明堂祀五帝而不及昊天不知孝經者也詩言天孝經言上帝則祀昊天上帝明矣謂五室各設于明堂不知

祀昊天上帝者也五帝各居其方則昊天祀于何室昊天祭于太室則黃帝與配坐必非二筵之所兼容况夏室度以步耶故爲之重屋以設昊天配帝之位于其上所以尊天異于五方之饗也奠方而五通數而九室有戶牖而無三面之壁者所以容五帝之座而便于周旋執事者

明堂五室諸圖說

聖人天地也天地猶以久成況聖人乎一念之中萬物無不包覆者理也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者理之寓于勢也文王之化自始至終難以一毫殊觀而感文王之化以爲詩之風者固自有次第也

宋王學案禮禮

卷六十

十二

明堂書

約圖刊本

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大雅亦有風雖則如燬父母孔邇周南已有雅有匪君子終不可諉兮變風猶有頌采蘋賦之屬也螽斯比之屬也關雎興之屬也如燬如玉比之屬也有賦比興以爲風亦有以爲雅頌一篇而一義者有之鶴鳴專于興也其意達于風矣有一句而二意者王室如燬比而雅者也

周之興也由召南而周南由周南而雅由雅而頌其衰也頌息于南征之後雅變于監謗之際風降于東遷之

餘道之汙隆可見矣羣叔之流言風猶將變而況于雅乎洛邑之遷頌未可遽復風猶可正而進于雅也雅存則春秋可以無作柰何其變而遂至于亡也以上六義四始之圖說

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郡國自虞夏以來國邑郡縣廢置不同度數因以舛錯惟一行據山河分畫參以漢郡古國最爲詳盡正義引春秋緯北斗分星之說後人參差不齊亦當以一行爲正周保章九州分星之譜

說

今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鳧繹遂荒徐宅此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在焉而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武成分土諸圖說

夏曰貢商曰助周曰徹者通貢助之法而用之夏啓戰甘之野乃召六卿則六卿治鄉足軍自禹貢如此非周公創意鄉遂用貢具六軍都鄙用助通王畿出賦萬乘周禮井田之大經不其昭乎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所

謂成國半天子之軍而宣公稅畝成公作邱甲則魯郊  
遂之外用助與商同邱乘與周同孟子告滕文公請野  
九一國中什一亦欲復周之徹耳言井田者通乎鄉遂  
都鄙貢賦軍賦之異制則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 五溝  
五涂異同之譜說

鄉大夫言國中鄉也言野遂也因鄉而及遂見鄉輕而  
遂重也小司徒以上地中地下地任民鄉法也遂人以  
下劑致阡遂法也合而觀之見鄉重而遂輕也都鄙用  
井田五百畝十六家而出兵百人則較鄉遂五倍其數

若重矣然鄉遂賦出于公都鄙賦出于民則實均耳先  
王之微意強幹而弱枝重內而輕外鄉欲兵眾而強遂  
欲足以爲鄉三之二鄙則助鄉遂而已休遂之羨卒減  
于鄉三之二都鄙之兵不當遂五之一鄉晚役而早休  
遂早役而晚休則鄉兵實強遂兵弱于鄉矣至于以豐  
年中年無年爲役之多寡有無以龍見日至爲力役之  
始終貴賤能服公事老疾之皆舍則無閒乎鄉遂都鄙  
同于一而已當異而異當同而同終歸于大均此類族  
辨物所以爲同人哀多益寡所以稱物平施容民畜眾

所以爲師也 九夫爲井諸圖說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坎之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天下若是其廣人民若是其眾少多死生出入往來日異而月不同何啻于水之習坎險阻而難知而先王必有以周知之蓋不獨周知其地而又周知其人不獨知其人而畜財器械亦不得而隱至公至均之法由此可得而施果何道以知之皆得乎乾坤與坎之時義而已 井田出車諸諸說

先王軍案禮通

卷六十一

五國明禮書

約圖刑本

先儒謂萬民有九職之貢又有九賦以口率出泉非也先王之取民不過什一既貢又賦不幾二乎況古之爲賦各供其有泉非民所有者惟市與閭民則輸之豈以口率若後世之法哉蓋先儒見大府既言九賦又言萬民諸侯之貢遂以九職九賦九貢裂而爲三九職既貢其物不得不以九賦爲出泉又見司會言致邦國之財用令田野之財用令民職之財用亦析以爲三益信其說蓋曾未深考之耳大府言九賦以頒財言之言萬民之貢以充府庫以受財言之既使之貢又賦之也閭師

任民止于國中四郊而甸稍縣都不與焉縣師徵野之  
賦貢而四郊國中不與焉載師任地又在鄉遂井牧之  
外者故司會互見以相備于九功曰民職于九賦曰田  
野云耳關市山澤邦中之賦皆在九賦豈田野所該而  
甸稍縣都豈無民職之財用九賦出于九職九職輸爲  
九賦豈有賦而復貢者哉

太宰九賦九職九式九貢敘

財制用之譜說

八統詔王與八柄同而所以詔王之意與八柄異柄以  
執言操乎此而加乎彼福威惟辟之意也柄在于上而

朱子集禮

卷六十一

十六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臣之進退遲速唯吾之聽如六轡之于馬也故曰馭羣  
臣雖然八柄未離乎法也法加于其所及而不加于其  
所不及故足以馭羣臣而未足以馭萬民于是有八統  
焉統之爲言貫也率于上而從于下上行之而下效之  
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茲其所以爲  
統也

周禮八統旁通諸圖說

孔子告冉有既庶加富加教牧民而三者具則王道成  
矣曰兩曰保息曰本俗所以庶之者至矣則有職事荒  
政土會土宜土均之法以富之既富矣則有八統三物

十二教五禮六樂以教之教之既至猶有不率者然後待之以刑鄉八刑是也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卽此刑也

在我者既極其

至然後責其在彼故教刑而刑不犯堯之命三后舜之敘九功孟子所以告齊梁之君者皆周公之法孔子之意也至于皋陶之刑不在三后之列乃周司寇所掌非司徒之教刑也以弼五教而已後世先王之典廢獨其刑法存耳望民之富庶而不犯于有司難哉

周禮庶富加教之譜說

人之情富不可以不教不富不可以教先王之于民養

宋元學案禮通

卷六十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閭井而教之學校先後有序終始相成慮其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慮其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也學校因閭井而興閭井因學校而睦法是用久法是用行學之時義大矣哉

周禮學校總括諸譜說

觀下觀而化也其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井養而不窮者也其象曰君子以勞民勸相繼觀者噬嗑其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繼噬嗑者賁其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繼井者革其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先王之勸農桑兼有之矣王親耕后親蠶大徇者三省婦以



勸蠶事蓋取諸觀取諸井乎又獻種而耕于孟春省斂于秋薦衣而蠶于季春獻繭于夏絲事畢而麻事起其取諸革乎巡狩以闢荒爲慶責里布屋粟無盛不帛不衰以罰其惰其取諸噬嗑乎三推三益手而下降殺有等自農師至于王先後有序玄統至于衣其夫尊卑有倫其取諸賁乎不特此耳祈而後耕薦而後蠶天人因成之理也后獻種而王耕天子薦衣而後蠶陰陽之義也上之愛民若此民其忍不從乎上之率民若此民其能不從乎上之防民若此民其敢不從乎

籍田勸課諸

宋王象季禮選

卷六十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譜說

荒政之目不一大抵損上益下上以厚下安宅而已委積以待既濟之思患預防也平頒興積移民通財謙之哀多益寡稱物平施也緩刑解之赦過宥罪也胥禮蕃樂節之制數度議德行也除盜賊噬嗑之明罰勅法也遊而以休豫而以助豫之順以動也索鬼神困之利用祭祀也一物而眾善之其委積補助荒政之法歟然梁王移粟自謂盡心而孟子以爲五十步笑百步何也蓋先王以井地爲常法以荒政爲非常之備委積補助荒

政之條目皆助常法之所不及廢其常法而恃其助非益之有乎惠心也坎而習是謂重險君子觀斯象則亦常德行習教事而已果能此道彼雖重險其能陷我乎太平之書而預爲凶荒之備分職聯事詳密委曲如此天能使之貧乎

補助荒政委積之譜說

兵至險也習之四時則無不教棄民之患兵毒民也寓之廬井則無久蓄不用之憂兵勞而犯難也習之田獵有說之義焉比鄰鄉井出入相友得講習之義焉

農隙

講事諸譜說

宋王學案遺

卷六十

十九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春秋書云如齊觀社三傳之說皆不得其本意古者之于社簡其車賦合其卒伍君親誓之以習軍旅齊始變周之制作內政寄軍令則于社有變更矣齊寄軍令本欲速得志于諸侯魯鄰國聞其更張託于觀社以察其軍政春秋書之記齊之變禮而魯公棄其社而觀人之社也魯周公之後國有常典修而不廢齊雖寓政其若我何親棄其社而觀人之社是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魯軍政之壞可知

周之爲保伍也惟恐民之不交故比長曰徙于國中及

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齊之爲保伍也惟恐兵之不強故卒伍整于里軍旅整于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然則王者之教順民霸者之政強民順民者久而安之上畏民而自反強民者久而怨之下抗法而姦生孔子所謂道德齊禮有恥且格道政齊刑免而無恥自此分矣然則齊之變周非在變法變其道也

以上齊內政奇軍令變周之譜說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帝王經世圖譜十六卷提要云是書原本十卷永樂大典所載以圖譜數繁析爲一十五卷然但均其篇頁而不復分別其門目割裂舛混原次遂不可尋今詳爲釐正依類

太平聖業補遺 卷六十

二十四明叢書

納閣刊本

排比分爲一十六卷云又稱其書分類纂言大要以周禮爲綱而諸經史傳以類相附于先聖大經大法咸縱橫貫串曲暢旁通故以帝王經世爲目其所繪畫州居部分經緯詳明具有條理其所辨訂不甚主注疏舊說而引據博瞻亦非杜撰空談蓋考證之學議論易而圖譜難圖譜之學陰陽奇偶推無形之理易名物制度考有據之典難仲友此篇可徵其學有根柢矣蓋所分十六卷圖書卦章經緯表裏圖大衍揲著之圖大易闔闢往來之圖爲卷一易陰陽消長之圖乾坤寒暑消長之圖八卦配象之圖六十四卦配象之圖易乾卦四德之圖四德旁通之譜易六畫六位六龍之圖坤卦履霜之圖稽疑卜筮之圖卜筮旁通諸譜爲卷二皇極建用之圖三德會極之圖五行五事庶徵配合之譜五紀庶貫通之譜爲卷三五紀旁通之譜曆象授時之圖春秋左傳五紀旁通之譜八政旁通之圖八政時令之圖周政廢興之圖刑罰世軌世重圖爲卷四三禮五禮名數之圖周禮祀天

之譜周禮祀天旁通之譜周禮祭地之譜地祇異  
名之譜祭地旁通之譜建置社稷譜祭社稷講祭  
社稷旁通之譜周禮祭祀彝尊之譜爲卷五明堂  
五室之圖月令明堂之圖明堂諸侯朝會之圖九  
采之圖新定明堂制度圖新定明堂制度圖法廟  
室昭穆禘祫諸圖六義四始之圖五聲配合之譜  
七音清濁之次七音配合之譜十二律旁通配合  
之譜十二律得數多寡損益相生之譜七音相生  
十二律還相生之譜十二管還相爲宮之譜十二  
律合聲之譜十二律推變增衍之譜三宮六變之  
譜律度量衡相通之譜爲卷六禹迹九州之圖舜  
肇十有二州之圖禹貢九州山川之圖禹貢九州  
譜周職方辨九州之圖職方九州山川之圖職方  
九州譜周禮土會之譜九等異同之譜十二土壤  
之譜土官教稼穡之譜周保章九州分野圖世紀十  
一行山河分野圖魏陳卓十二次分野圖世紀十  
一次配合譜世紀九州分野旁通譜六家分星異  
同之譜三家分星異同譜爲卷七司馬九畿之圖

宋五案禮通

卷六十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司徒建王國之圖王畿提封之圖武成分土之圖  
司徒建邦國之圖職方封國設法之圖成王廣魯  
之圖令定分土惟三之圖五溝五涂異同之譜九  
夫爲井之圖四邱爲甸之圖四縣爲都之圖爲卷  
八千里爲畿之圖王畿任地之圖九等通率之圖  
一廛授地之圖鄉遂都鄙授地任民出賦之譜鄉  
遂鄙鄙出兵之譜鄉遂居民設官之譜保伍居民  
出軍之譜井田出車之譜周知民數之譜力政異  
同之譜九職十二職異同之譜大宰九賦九職九  
式九貢敘財制用之譜爲卷九周禮庶富加教之譜上  
周禮學校總括之譜鄉學異同之譜周五學圖魯  
泮宮圖教官施教書攷之圖鄉遂賓與之圖王制  
升選之圖周禮糾戒誅罰防救之圖王制簡不帥  
教之譜視學養老飲食名數之譜爲卷十籍田勸  
課之譜親蠶勸課之譜農賞罰之譜農事祈報異  
同之譜補助荒政委積之譜兵車攻守之譜齊內政  
之譜講事異同參合之譜

寄軍令變周之譜爲卷十二春秋年表一二三四  
爲卷三十四十五十六但周益公原序云十卷  
故謝山作傳亦云十卷  
似當以原本十卷爲是

### 說齋文集

越淮而戰最上策也雖然天下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末  
無其事而有其功者使吾兵強而眾將智而勇羅落周  
密財力充裕中原有響應之誠狂寇有必敗之勢長驅  
而前一戰而定忠臣義士孰不願之今乃不然將不撫  
士不足恃也士輕新刼未可用也長淮以南鞠爲邱墟  
而無藩籬之固也鬻爵度僧盡用弊法而無歲月之儲  
也向義之民懲陳蔡之禍有狐疑之心也新立之寇襲  
累世之業未見可取之形也

宋元龜案補遺

卷六十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兵之爲道誠多變矣其大要不過天時地利人和而已  
今之所謂天時雖不論可也所急者地利耳所賴者人  
和耳

以上上張相公書

當今之急務無問和之與守皆當深知而熟察之者其  
患有四眩于虛數以兵爲足用惑于聞言以敵爲無能  
財力屈而妄費官爵濫而輕與此皆已失之于前當察  
之于今者也國之所恃在兵而寡固不可以敵眾古之

以少勝眾者非巧拙之甚相遠則一時之僥倖也學者徒見孟荀不取強兵之說遂以爲強兵非王者事殊不知三代之時兵民未分民眾則兵強矣孟子欲得民而荀卿欲附民是不務強兵之末而深得強兵之本者也今吾則異是不教之民既不可驅而強則所恃者素養之兵耳

上四府書

夫孝百行之本學者所當先聖人之言簡嚴易直而天人備固非一家所能究其說故拾諸儒遺意相與講貫務通理而不飾文學者以筌蹄觀之庶不悖先聖人之

宋元學案精選 卷六十

二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意云爾

孝經解序

夫靜而能謀柔而有守學不爲空文而貴實用言不阿時好而有憂國愛民之誠心若此者可以爲天子近臣矣

送同官黃教授序

古之學者兼于藝後之學者恥于藝禮樂不素習曰吾將求其義射御不屑爲曰吾將專于文書數不求精曰吾將志其大見簠簋邊豆牲牢珪幣之陳曰彼有司存焉睹鐘鼓管磬干戚羽旄之設曰彼太師掌之夫周公大聖人也而曰多材多藝孔子大聖人也而曰執射執

御況下于周孔者學者猥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吾將學德行而已是特知聖人之言未知其所以言也

道藝論

古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欺操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言惑眾爲文貴乎濟用不以華藻相尙用其長不强其所劣得于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業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材未必如古人也而欲爲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所謂可貴可尙者必欲兼取而盡爲之其學荒唐而無統其言誇誕而無當其行詭譎而不誠其心矯僞而不慤平居聽其議論若無所不能及措諸事業每每不及古人萬分之一此患起于好名而不專也

學論

易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文言釋之曰利者義之和也義利豈可以相無哉至孟子遊于戰國始專以義爲言凡及于利者必深詆之非惡于利而好爲甚高之論也因時救弊不得不然也昔者堯不以天下利丹朱而以舜利天下舜不以天下利商均而以禹利天下當時

信之後世仰之灼知堯舜以天下之大義興天下之大  
利也故義利之說並立而不害不辨而自明至于禹之  
傳子非以爲利也將以息天下之爭也後世已疑其衰  
湯之放桀非以爲利也將以除天下之虐也後世果以  
爲口實禹湯皆聖人也時非唐虞不得已而爲夏商天  
下之君子固知其心而眾人或未之知也于是義利之  
說始交相勝而不明矣武王之克商無以異乎湯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則義士固非周矣商民之心亦不  
能無疑于是周公作書諄複語之若曰非我小國敢七

爾命又曰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又曰非予  
罪時惟天命其言武王則曰不敢替厥義德其命康叔  
則曰用其義刑義殺深欲天下知周之伐紂非利而爲  
之皆義而已矣至于周衰王者不作齊桓晉文始假義  
以濟其利伐楚以責貢納王以示民夫豈出于誠心哉  
吾夫子蓋愍之乃判爲義利之說曰君子喻于義小人  
喻于利又曰放于利而行多怨門弟子知之故曰子罕  
言利夫子之言已有心于救世矣逮至戰國先王之道  
喪天下始專于趨利而不知有義爲君者好利而忘其



民爲臣者見利而遺其上游說之士朝縱而暮橫掉闔  
之徒俯賀而仰弔若孫吳申商蘇張公孫衍之屬旣甘  
心于爲利楊墨之說又乘閒而入之楊子取爲我拔一  
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是賊義以利其身也墨子兼愛摩  
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是賊仁以利于人也孟子以一身  
扶持王道倘不深斥爲利之說以專明吾義不幾于推  
波助瀾抱薪救火乎是故答梁王則曰王何必曰利闕  
宋桎則曰何必曰利不從陳代枉尺直尋之請力辨萬  
章割烹食牛之問鄙儀衍以妾婦之道斥楊墨于禽獸

之域至于湯武放弑之事往復論之尤爲詳明夫豈好  
辨哉將以存吾義也雖時君謂之迂闊終莫能聽然使  
萬世之下知有仁義之說不相胥而爲夷狄者孟子之  
力居多也世之議者謂夫子以周爲至德言武爲未盡  
善而孟子告諸侯以王子夫子之意不合殊不知春秋  
之際諸侯猶有畏義之心而王室之衰微未若戰國之  
甚故夫子不忍言湯武之事而每有爲東周之心至于  
孟子之世天下合爲六皆國富兵強侈然有闢土地朝  
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之志故孟子每言湯武而要之

仁義使諸侯知有仁義之說則征伐之事敢輕爲之乎  
是乃孟子所以存周也然則義利之道得堯舜而行義  
利之說得孔孟而明聖人之有功于後世豈不大哉

孟子  
子論

天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  
復齊之功人皆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獨功之所歸乃  
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

書王  
蠋事後

### 說齋遺說

宋王忠文公遺說

卷六十

王忠文公遺說  
約園刊本

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眾人必以爲失時三后協心而  
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爲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  
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于斯民固結而不可解  
此豈矯拂而僞爲亦出于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  
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羑里歸與呂尙陰謀修德以傾商  
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  
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  
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于書使  
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爲口實其害

豈小哉

諸侯棄甲兵之讐爲盟會之禮乃于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殞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刺刃于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老母之年遂殺身以爲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于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猶之其器乎

民心思漢王即假之而有餘民心去漢孔明扶之而不足

附錄

判建康府上書略曰方今天下有四患兵力眩于虛數一患也敵情惑于閒言二患也財力屈而妄費三患也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蓋天下惟厚德君子能不輕從人而乘隙抵巇者莫甚于功利之士獻議則誕蔓于咫尺

尺之書進圖則欺罔于一幅之上奏功則曰前此未有  
言敗則曰兵家常勢遂使將帥屢犯所短迄無寸效反  
有前之四患愚以爲塞其弊源亦在朝廷深謀遠慮匪  
棘其欲而已

乾道八年上半年書論時政其一言成治功在善風俗善風  
俗在行直道行直道在去私心其二言爲治以治安爲  
本富強爲末用心于其本則所進皆仁義道德之士所  
行皆保民治世之術其始若無可喜之迹其終乃有不  
可勝計之功用心于其末則所任皆權謀功利之臣所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謀皆攻戰聚斂之事其初似有目前之利其終乃有不  
可勝救之弊其三言崇儒納諫人主之大利而小人之  
所甚不利也故必煽爲邪說以上惑主聽下沮清議儒  
者必談王道其論似迂闊諫者必進苦言其迹似矯激  
小人欲塗人主之聰明蹙國家之根本未有不以此爲  
藉口者臣每聆縉紳之論咸曰毋談王道時將以汝爲  
迂闊毋進苦言時將以汝爲矯激聖明之時安得斯言  
至士大夫之閒安知不有眞儒忠諫聞風而退藏非朝  
廷之福也乞數御經筵而精其選優容臺諫而聽其言

誠意既孚羣疑自判其四言國家之益莫大于益民國  
家之利莫大于利民蓋益民乃所以自益利民乃所以  
自利也臣觀比年建議與事之臣鮮經久遠大之謀易  
言輕舉數爲變更發運則無益于財而害民屯田則無  
益于食而害兵見增租之小利則根括沙田見商賈之  
小利則議變鹽法此四者未睹一毫之利而有不可勝  
言之害其他若准之鐵錢處之銅冶諸郡之甲冑版槽  
之楮幣徒作而無益利小而害大求益謀利而不本于  
民此所以害有益而妨大事也臣愚竊以爲勸農治兵  
具有成憲生聚教訓本無奇策若謹守成法雖不多爲  
紛更日積月累爲益甚大如百姓滋殖則無求不獲無  
爲不成較之輕爲數變卒無所利得失甚明上納其言  
主管建寧武夷山冲道觀開席授徒學者雲集

周益公曰與政于書無不觀于理無不究凡天文地志  
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皆本之經典兼采傳注  
類聚羣分旁通午貫使事時相參形聲相配或推消長  
之象或列休咎之徵而于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

焉

又曰夫水之流東惟海是歸車之指南其塗不迷今是書折衷于聖人示適治之路故名曰帝王經世圖譜非其他類書比也昔漢儒專通一經局守師說居家用以修身莅官取以決事況乎六經旨趣百世軌範皆聚于此學者能因之廣記備言精思博考守以卓約則見諸行事豈不要而有功也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班孟堅兩都賦序迂齋謂唐說齋中興賦序得此意按中興賦序云雖詞有工拙學有博陋氣有強弱思有淺深要皆變化馳騁不失古人之法度蓋用道有夷隆學有粗密之意然所取乃律賦非兩都比也

謝山箋曰迂齋特取其序爾非謂其賦與兩京比也袁清容曰藝文史學之盛有三家焉東萊之學據今以考同異而書事之法得于夫子之義例以褒貶而言者非夫子旨矣龍川急于當時之利害召人心感上意激頑警媮深心爲世道標準志不成而年逝識者悲其不遇焉說齋搜集精要綱絜領正俾君臣得以有考禮樂天人圖書之會粹力返于古是則論史者無遺蘊矣

王忠文送胡仲申序曰尙論吾藝學術之懿宋南渡以  
還東萊呂成公龍川陳文毅公說齋大著唐公同時並  
興呂公以聖賢之學自任上繼道統之重唐公之學蓋  
深究帝王經世之大誼而陳公復明乎皇帝王霸之略  
而有志于事功者也卽其所自立者觀之雖不苟同然  
其爲道皆著于文也其文皆所以載道也文義道學曷  
有異乎哉

朱潛溪曰說齋先生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  
行名天下

朱右題先生補傳曰於乎世有誑人以理之所有君子  
或昧焉語曰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傳而竊  
有感焉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子提舉浙東常平  
仲友發粟賑饑抑奸拊弱勸中澤浮梁以濟艱涉民至  
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非真能  
悅程朱之學而乘閒述仲友後言朱子信之時高文虎  
爲通判復以舊怨傾之高文虎與其子似孫皆以文學  
名然酷好佛仲友關佛甚嚴或以此不合乎嫉惡之心  
君子爲多于朱子力排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

元修宋史謂仲友爲朱子所斥乃不載之簡冊是或非  
朱子意歟春秋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今史臣宋濂爲補  
此傳有旨哉

蘇平仲曰說齋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邃于諸經天文地  
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陰陽術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甸  
莫不窮探力索于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啻若身親  
見之上下古今和齊斟酌之以綜世數精蘊本末兼該  
並舉其所造何如使得志而大行焉舉帝王之大經大  
法于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覩唐虞  
三代之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  
撓忤物旣多謗讒攸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  
而措諸事業者僅推而託之論述此君子之所以追恨  
而深惜者也

戚氏雄曰說齋讀經于詩最有發明如以碩鼠爲愛君  
之至真有精思卓識

梨洲學禮質疑序曰宋儒欲以精微之理該禮之粗  
末三代之彌文釋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  
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于其異同淆亂固未彈



駁而使之歸于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爲經濟之學商  
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  
心而欲推行之于當世薛士龍陳君舉和齊斟酌之  
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

說齋講友

劉先生嶠

劉嶠字子淵婺州人事親極孝家雖貧力學聚徒以養  
非道義錙銖不取華門士劍怡愉如也老于場屋一試  
主簿而隱唐說齋父子王莊敏公師心尤敬慕之淳熙  
初韓南澗守婺訪之于隱所愛其林壑幽清而汲甚遠  
爲鑿井竹間名之曰君子泉

宋文憲集

吳氏先緒

吳先生文炳

吳文炳字元質東陽人淳熙元年爲義學名東塾以教  
宗姻子弟一時耆英多往來其間徐畸爲作義塾記

隆

慶東陽志

說齋門人

補傅杏溪先生寅

雲瀛謹案金華徵獻略云學者以其所居杏村皆稱之曰杏村先生與本傳異又云四方來學恆以數百梓材謹案經義考載先生禹貢集解二卷存四庫書目本永樂大典著錄禹貢說斷四卷提要云書中博引眾說斷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肯蹈襲前人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爲古溝洫之法尤爲諸儒所未及洵卓然能自抒所見者又言其山川總會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圍通志堂經解俱誤編入程大昌禹貢論中而永樂大典獨繫之說斷篇內云

附錄

葉水心曰同叔博通古書特有隱處

柳待制曰其學必由夫近小以馴致于遠大謂制度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之粗有廣大精微之妙故承其講肆者皆體驗切實可以措諸其用

黃文獻記先生祠堂曰程子謂君子教人有序非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不教以遠者大者先生之所以教皆程子之遺意也

補 正言金先生式

梓材謹案周益公序帝王經世圖譜云每一篇成門人金式輒繕寫藏弄積百二十有二篇又得與政猶子別本相與校警釐爲十卷以類相從此可見先生從說齋之大略至說齋猶子又可見說齋家學惜未得其名字爾

王先生弈

王弈字宗甫東陽人明敏好學能文章工詩賦數從陳同甫唐說齋遊爲時器異所著有臥雲堂集

東陽縣志

總幹徐先生口

梓材謹案先生官總幹而佚其名著有易傳燈四卷四庫書目提要云諸家書目俱不著錄永樂大典散見于各卦之中題其官曰徐總幹載其子子東序謂其父嘗師事呂東萊唐說齋考宋史徐僑嘗受業于東萊著讀易記尚書括旨等書東萊門人又有徐侃徐倬序無明文不能定其爲誰也傳燈本釋氏之語乃取之以名經解殊爲乖刺其八卦總論十六篇參互以求頗能得易之類例

徐總幹易論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大壯大有夬乾乾在乾兌離震之下者也乾九三曰君子而餘卦九三皆有君子小人之詞以君子在重剛中君子則吉小人則凶故分別言之也其處于巽坎艮坤之下者曰小畜大畜需泰凡九三上遇陰爻皆有畏敬之義又易之取象該三代制度如比九五言王用三驅見玉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之禮巽九二言史巫紛若見古有太史男巫女巫之制

杏溪講友

進士馬茂陵先生之純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孫畸庵先生約

孫約字居敬東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第三人累官太學正遷博士進監丞時京尹辱武學生不以其道先生抗疏爭之不報遂請外知漢陽軍六館之士悉出餞尋知黃州憲湖南所至皆有善政嘗書真賞心地簡徑法門八字于座仕至兵部郎中所著有畸庵集

兩浙名賢錄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又有大學講義及詩十卷見隆慶東陽志

提舉黃西坡先生顯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

三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杏溪家學

補 傅先生大原

附錄

試漕闈爲本經第一慈湖亟稱之

補 傅先生定

附錄

朱子答黃直卿書曰書院中只古田林子武葵州傅君定在此讀書頗有緒傳尤刻苦前此亦多讀書但未有端的用心處近方令其專一漸次讀書覺得卻有立作

將來或可望也

杏溪門人

補進士傅先生芷

雲濠謹案經義考引應廷育說以先生爲仙居尉

總幹黃先生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孫氏家學

孫東白德之

孫德之字道子號東白山人東陽人居敬子博學瞻文章登嘉熙二年進士第又中宏詞科爲國子博士出倅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

三才圖會叢書 納園刊本

建寧擢祕書監丞有續東萊大事記 東陽縣志

梓材謹案東白當爲東萊私淑本名道子嘗爲賈涉客以涉子似道避而改名且嘗譜蔣沐子似道殊爲瑕瑜不掩者矣

唐氏續傳

學錄唐存齋先生懷德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傅氏續傳

傅先生似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一

目錄

徐陳諸儒學案補遺

錢氏先緒

錢先生朝彥

陳氏師承

補魏先生益之

陳陸同調

補徐先生誼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丁氏先緒

補丁先生泰亨

永嘉同調

補錢先生文子

錢氏學侶

胡先生宗 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鄭氏師承

許先生中應

金溪同調

補 陳先生葵

徐氏門人

補 趙先生希銘

補 黃先生中

陳先生巖 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白石門人

補 曹先生幽

鄭先生良朋

陳先生元粹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王先生大昌

曹氏同調

王先生萬

黃氏家學

黃先生榮 父瀚

二四  
約園刊本  
叢書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一

後學 鄞 王梓材 同輯  
慈谿 馮雲濠

徐陳諸儒學案補遺

錢氏先緒

處士錢先生朝彥

錢朝彥字用明永嘉人文子之父也廉退和易少從孝廉舉用官業成身隱晚喜道家說自號冲虛居士雖督諸子以學每曰教之在我其成有命王參事十朋稱其不羨不矜心休休然鄉評以爲知言 周益公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一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陳氏師承

補 魏先生益之

雲濠謹案陳止齋序松風軒分韻送王德修詩十四家其二爲魏謙光字益之是可知先生之名矣

陳陸同調

補 忠文徐宏父先生誼

附錄

教授池州後進負擔來學宰相曰當爲太學得師除博士遷樞密院編修官太常丞

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



顧望先生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其功名乎及論樂制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臣壞上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

知嚴州光宗內禪公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可以達天德矣願陛下守而勿失宰相邀公留公謝曰某方欲勸公去奈何

葉水心銘其墓曰古之闢道以身爲言開乾闔坤圓方各旋後之闢道以言爲身因其已行筆舌之陳人實不宏狹而易安公胡早悟嬰此百難生不求榮死不求諡

宋王學案遺

卷六十一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臣之義惟以自致

楊慈湖祭之曰子先我覺導我使復親象山以學某卽從教自是亦小覺虛明靜莫變化之爲不可射度知及仁守聖訓具在某尙欲與子宜其講仁守之力道阻且長而遂永寂

黃勉齋祭之曰定大策于甲寅之初公同其憂而不同其樂排大難于甲寅之後公與其危而不與其安此當世所以爲公歎也利不私于身而忠存于國身不享于今而名顯于後則公亦何所憾耶和好方通流庸未復

人情易變正論難伸公于此時奄然而逝公則無憾國其謂何

丁氏先緒

補 丁先生泰亨

丁泰亨字巖老石埭人幼而明悟日記二千言時版本文字尙少經傳史漢書皆畫鈔夜誦漢晉以來詩文亦手自編粹善古文于詩尤長以餘力爲舉子業率先諸子鳴遠近爭辟塾延之其後疾不能出者十年皆負笈踵門諸從子亦從受業徐子宜爲郡教授先生挈其子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一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山集  
黼往從之子宜雅敬先生留與其學參授後進焉

魏鶴

永嘉同調

補 少卿錢白石先生文子

雲濠謹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言先生所居白石巖因以爲號又案溫州舊志載先生原名去字文子以字行更

子文季

梓材謹案東陽石洞遺芳載先生主石洞師席又與諸葛千能並主郭氏高塘庵師席講明洛學後宰醴陵因屬葉味道續主其教云

錢判官語

以仁而施于父子宜相親愛以義而施于君臣宜相契  
合吾既有禮矣而賓主之際必然見答吾既有智矣則  
賢者之交必然見知以至德爲聖人則保佑眷顧之休  
亦天道之所宜昭格者也而事乃有大不然者姑舉聖  
人之于天道言之堯湯之水旱孔孟之困窮是也夫是  
以謂之命然其在吾性所當盡者初不可以自己如父  
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之類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  
也

吳伯豐曰如此解後聖人于天道一句與上四句頗

宋孝廉集禮

卷六十一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順

朱子曰所謂命有內外之不同智之于賢者若如此  
解卽語勢倒而不順須如橫渠之說乃佳

附錄

魏鶴山序白石詩傳曰極于近世呂成公集眾善存異  
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然後興觀羣怨之旨可以吟  
詠體習庶幾其無遺憾矣永嘉錢公又併去講師增益  
之說惟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指篇爲一贊凡舊說之涉  
乎矜己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錢氏集傳

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于習讀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錢文季維摩庵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能視人之病爲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爲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錢氏學侶

胡先生宗

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鄭氏師承

奉議許先生中應

許中應字成甫東陽人登淳熙十一年進士官至奉議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一

五 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郎終光州定城縣操履純正爲鄉模範

隆慶東陽志

梓材謹案先生嘗官鄂州州學教授新其學之大門因建閣于其上積藏紹興石經兩朝宸翰以爲寶鎮又取板本九經諸史百氏之書列置其旁不足則使人以幣請于京師之學官使其學者討論云

附錄

朱子答其書曰左右以應舉覓官美名好事之學爲不足學而欲講乎義理以求修己治人之方固已不繆于所趨矣夫道之體用盈于天地之間古先聖人既深得之而慮後世之不能以達此于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

所以提撕誨飭于後人者無所不備學者正當熟讀其書將求其義考之吾心以求其實參之事物以驗其歸則日用之閒諷誦思存應務接物無一事之不切于己矣來諭乃謂讀書逐于文義玩索墮于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己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

又爲記鄂州稽古閣曰雅聞許君之學蓋有志于爲己而意其所以爲學者亦曰取足于心而已矣今以是舉觀之則見其所以誨人者甚平且實然後知其所以自爲者不以泯心思滅聞見爲極擊之歸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一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金溪同調

補縣令陳叔向先生葵

附錄

朱子答先生書曰示喻學者不能身踐而驚于空言此誠今世莫大之患然亦不善讀書者之咎耳書之設豈端使然哉大抵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戶如所謂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尤爲深切直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不但後學也但道體無盡人見易偏內外本末又不可不兼舉此亦所當知耳

梓材謹案朱子答劉子澄書有云到泉南宗司教  
官有陳葵者處州人甚進其學似陸子靜而溫厚  
簡直過之但亦傷不讀書講學不免有杜撰處又  
自信甚篤不可回耳與此可相參

黃東發曰魏益之教叔向以獨立于物之初忽大悟遂  
以師道歸益之水心辨以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  
語簡而精然猶委曲其文愚謂待其憤而後啓之待其  
悱而後發之舉一反三使以類推此孔子欲學者自盡  
其力而不徒師之恃耳非悟也充其四端至于能保四  
海此修身以至平天下堯舜三代已試之效具在皆實  
理也非悟也

宋王學案遺

卷六十一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徐氏門人

補 少保趙時隱先生希館

雲濠謹案先生舊名希  
喆及登第賜名見宋史

附錄

少扶父喪歸道遇寇左右駭散公拊棺慟哭不懼寇義  
而去

補 修撰黃先生中

梓材謹案溫州府志載先生學以關洛爲宗又言  
其舉進士第三人越三十載居官僅十年故得肆  
力于學云兩浙名賢錄云  
錢文子一見期以國士

陳先生巖

別見止齋學案補遺

白石門人

補文恭曹東畝先生幽

梓材謹案溫州府志載先生所著有玉泉集二十卷見周南林類書纂要其號東畝劉後村集作東

剛嘗爲東剛集序

附錄

劉後村爲神道碑曰余嘗謂本朝名爭臣多矣惟天聖之孔范慶曆之歐蔡熙寧之呂劉建中之鄭陳至今猶有生氣非以其能言也以其能言人所不能言也由端嘉至淳祐如洪舜俞王去非杜成己徐直翁李元善方德潤唐伯玉及公此八君子言論風光暴白于世豈非以江表之玉振續中朝之金聲歟

鄭東巖先生良朋

鄭良朋字少宏東陽人多從乾淳諸老游而定城令許中應宗卿錢文子則專師也內表正節李敬之友也正節學出東萊呂成公先生涵濡薰染行端方學刻苦自稱東巖老人袁蒙齋甫爲志其墓

袁蒙齋集

陳先生元粹

陳元粹錢白石門人官奉議郎知瑞昌縣主勸農營田  
公事兼買納茶場嘗註白石補漢兵志而序之云漢兵  
志永嘉白石先生往爲大都授時所著予少小執經師  
從曾備討論因獲聞纂集之大旨云

補漢兵志序

### 王先生大昌

王大昌池陽人奉議郎權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淮南東  
路提點刑獄公事嘗從白石遊見補漢兵志卽手鈔爲  
家藏且以訓族里云

補漢兵志跋

### 曹氏同調

宋元厚齋遺

卷六十一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 忠惠王先生萬

王萬字處一定遠人少居濠梁學舍慨然有求道之志  
熟讀論語忽覺有得登甲科授和州教授歷知台州嘉  
熙二年乞宮觀又辭召命居常熟復入爲屯田員外郎  
積官至太常少卿知寧國府再赴行在奏事除直寶章  
閣福建提刑直煥章閣四川宣諭使參謀官並辭不受  
家居累年凝塵滿席淡如也淳祐三年卒年四十八謚  
忠惠先生聞道甚早其學由于自得談經不涉支離不  
爲崖岸之行蘊蓄深厚人莫窺察每書事天二字以自



警在朝與曹幽郭磊卿徐清叟俱負直聲號嘉熙四諫  
有文集時習編書志編若干卷

姑蘇志

梓材謹案金華志  
以先生爲浦江人

黃氏家學

員外黃先生榮

父瀚

黃榮字肅甫平陽人修撰中之孫父瀚司農卿先生嘉  
泰二年進士爲靖州倅州學旁建作新書院政暇授徒  
講學其中多所成就官至工部員外郎

姓譜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一

十四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列女傳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一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二

目錄

西山蔡氏學案補遺

西山先緒

蔡先生諒

補蔡先生發

晦翁門人

補蔡先生元定

西山講友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周先生南 詳見水心學案

西山學侶

邱先生密 詳邱劉諸儒學案

吳先生楫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西山同調

謝先生深甫

西山家學

補蔡先生淵

補蔡先生沉

蔡先生沈

蔡先生模

詳見九峯學案

蔡先生格

見下節齋家學

節齋講友

黃先生榦

詳節齋學案

輔先生廣

詳潛庵學案

廖先生德明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張先生洽

同上

陳先生孔碩

同上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萬先生人傑

同上

節齋學侶

李先生燾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李先生方子

同上

陳先生文蔚

同上

潘先生柄

同上

楊先生復

同上

林先生夔孫

同上

李先生閔祖

同上

沈先生儻 同上

戴先生蒙 同上

包先生揚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葉先生采 詳見北溪學案

節齋同調

眞先生德秀 詳西山眞氏學案

陳先生宓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陳先生韡 詳見水心學案

黃先生自然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補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先生楚 詳見西山眞氏學案

復齋同調

呂先生大圭 詳見北溪學案

西山門人

邱先生崇

毛先生壽朋

翁先生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邱先生壽邁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吳先生雅

王先生域

翁先生陞

西山所傳

彭先生口

節齋家學

蔡先生格

蔡先生柄

蔡先生模

詳見九峯學案

節齋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 陳先生光祖

補 翁先生泳

補 熊先生剛大

詹先生樞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劉先生彌邵

詳見艾軒學案

宋先生慈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遺

復齋家學

蔡先生楠

蔡先生欄

合傳

素軒門人

湯先生潛

祝先生燁

合傳

西山私淑

黃先生瑞節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劉先生瑾

同上

節齋私淑

胡先生方平

詳見介軒學案

蔡氏續傳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蔡先生積中

附門人張肩吾危孝先趙仲通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二

後學 鄧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西山蔡氏學案補遺

西山先緒

國錄蔡首陽先生諒

蔡諒字守信建陽人號首陽居士紹聖四年鄉貢入官

太學以文行名是生牧堂先生

蔡氏九儒書總述

梓材謹案詹太常為牧堂墓表云承父國錄君嚴  
訓何屏臺為潭陽文獻蔡氏卷引稱其由太學授  
國論當以  
國等為是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 蔡先生發

蔡發字神與建陽人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與世俗相  
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于易象天文地理三者  
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杜門掃軌專以讀書  
教子為事朱文公嘗稱所以教子者不于利祿而開之  
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世人所及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之字蔡氏儒書作  
神與是書纂自蔡氏後人當是也

天文星象發微

自昔天地混茫未開象固渾然而莫窺迄夫闢闢既定

則有燦然而可考人居其中苟委之祕密而不求將何以參三才而靈萬物哉故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因不揣愚昧博稽羣書附以己意著是論以發其微

天至大而無所不包其形如彈丸朝夕運轉中有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樞紐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右向值夕則自前降而之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不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地則氣之查滓聚成

形質其來如勁風旋轉方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一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又云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言之天之氣卻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胡安定曰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爲一息一息之間天已行八千餘里人一晝一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故天行九



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其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凡一度爲一百分四分度之一卽一百分中二十五分也四分度之三卽一百分中七十五分也地體徑二十四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西北之高不過一度邵康節先生謂水火土石凝而爲地今所謂徑二十四度者乃土石之體耳土石之外而接于天皆包于地地體之徑亦得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周禮以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土圭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東西南北相去各三萬里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算數以土圭測之皆合橫渠先生云天與日月皆是左旋天行甚健東出地上西入地下動而不息一晝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過一度日行平健次于天一晝一夜恰好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毫無所過無所減只是被天進了一度日卻成退減一度二日天進二度日卻成退了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則天所進過

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每一晝夜不及天十三度十分度之七則不及日十二度十分度之七矣積二十九日有餘便退盡周天度數而與日會卻成一月故曰一月一周天也一年凡十二會故有十二月若天地之中日月交會並無變異則時和年豐天下太平萬一彗孛竟天災沴流行卽以所臨之次占之或吉或凶分毫不爽太陽篇曰一日行一度太陰篇曰一日行十三度者皆以退度作進度言故于天曰左旋于日月曰右轉其實天與日月皆有進而無退皆左行而無右行也其行謂之有過不及則可若謂之有左右有進退則不可曰過者指天每日過一度也曰不及者指月每日不及十三度也濁日之行適均起于此度亦止于此度日日皆然無過不及曰左旋者行由西而東也曰右轉則行由東而西矣世上豈有西出東沒之日月乎謂之皆進無退可信蓋退則必右轉耳

總論

日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象父之所配有生育大恩德眾星爲之輔助在地爲火在天爲日方圓八百六十里內

有金烏從東出而西沒漢官儀云太山東南名曰日觀  
雞一鳴時見日出長三丈許東邊日出扶桑國有百萬  
四千里須閉無人煙也去地沒于西在崑崙山之後屈  
子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蓋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  
曰若木淮南子曰日出陽谷落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  
明登于霄漢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旦明  
至于會桑是謂早食至于桑野是謂髮食至于衡陽是  
謂禺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至于鳥次是謂小昃至于  
悲谷是謂晡時至于悲泉爰息其馬是謂懸車泊于虞  
淵是謂黃昏淪于濛谷是謂定昏日行九州七舍有五  
億萬七千三百九里零淮南子又云日入崦嵫經細柳  
垂影在桑榆皆言其所入處也日體徑一度半自西而  
東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以分算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合該有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分  
日行一度該有九百四十分也史家所謂天有黃赤二  
道所行之路謂之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赤道外半入  
赤道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  
遠日出辰時一刻日入申時七刻故時寒晝短而夜長

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去北極最近日出寅時七刻日入戌時一刻故時晷晝長而夜短春分秋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日出卯日入酉故時和而晝夜均

太陽篇

月者太陰之精人臣之象母之所配己身從其所生列宿以之旋繞凡二十九日有餘與日交會一月終而一周天在天爲月在地爲水方圓八百八十里內有白玉兔從東出而西沒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晦而見西方謂之朏朝而見東方謂之朏其體徑一度半一日行十

宋五經集解卷六十二

六十四冊叢書

約園刊本

三度以分算有一萬二千二百二十分也一百分度之三十七以分算三百四十八分也合十三度其該有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八分也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相交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入赤道二十四度也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併黃道而爲九如月行春東從青道行夏南從赤道行秋西從白道行冬北從黑道陽精猶火陰精猶水火則有光水則會影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不

照當日則光明遠日則光盡揚子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朔則日月之交乎月與日同度謂之朔月行潛乎日下與日會也

邇一遐三謂之弦分天體于四分曰朔望弦晦謂初八日上弦二十三曰下弦月行近日一分謂之邇一遠日三分謂之遐三邇日一分受日光之半故半明半融如弓張弦上弦昏見故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也衡分中天謂之望謂十五之夜日入西月出卯東西相望而魄死也光體伏謂之晦謂三十日之夜月行近于日不受日光無對照處而爲暗也

以上太陰篇

宋王象之補遺卷六十二

七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星辰者少陽少陰之象在地爲土石在天爲星辰星辰惟北辰爲最尊若中界皇王爲天下主也北辰之上有三台若中界宰相是也其星並躔于雙目疊爲三級以覆斗魁是名天階若人見之一生無刑囚

北辰爲其旋運則北斗七星一樞二旋三璣四權五玉衡六開陽七瑤光瑤光之外又有九星爲輔弼而天皇上尊豈卽北辰之星常隱不見玉樞經所謂復有尊帝二星大如車輪若人見之畱形住世長生是也

又曰斗爲天樞中有天罡在內爲廉貞在外爲破軍雷神十二門並隨天罡之所指星指丑其身未所指者吉所在者凶餘位皆然若人見之壽可千歲斗柄開陽旁一小星名輔星所以佐北斗成功明則有罪必赦之矣

北斗在紫微宮太微垣北又曰帝車亦曰七政所以斟酌天之元氣人心有七竅綜理一身之事應其七宿凡人作事不言而心之所主或公私順逆難逃其洞察矣兩極者南北上下之樞是也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

北極出地三十五度有餘南極亦入地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行路之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中蓋爲天心中氣存焉其動有常不疾不徐晝夜循環斡旋天運自東而西分爲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和此後天之太極也先天之太極造天地于無形後天之太極運天地于有形三才妙用祕密在是也參商二星參居卯地水星也商居酉地火星也一出一沒朝夕不相見昔帝嚳氏有不才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于

曠野不容相見見則執戈相戰堯帝惡之遷關伯于商  
邱主祀商星在東方卯位遷實沈于大夏主祀參星在  
西方申位今人久不相見亦曰參商載此二星使後世  
孝子慈孫觀此當警戒夫天乙紫氣續木之餘氣吉祥  
之耀性清高慈善拯危救災主緇道技術之流若人生  
時臨照主富貴長壽所至之宮得福遇凶亦不成災其  
行凡二十六年一周天太乙月孛本水之餘氣暗昧不  
明與危亡不測之災遇吉星則吉遇凶星則凶凡九年  
一周天羅睺爲天首星續火之行性急躁深刻區怨仇

讐不能興善致祥但作妖孽血火傷破斬截時招寒熱  
瘴氣逆行于天隱而不見日月凡十八年一周天計都  
者爲天尾星續土之行常與羅睺相對故曰首尾星也  
含苗毒惡主風勞血氣生命遇此必有災咎逆行于天  
逢日月則食凡十八年一周天欲識太陰行度時正月  
之節起于危三日出行十三度五日兩宮次第移二奎  
三胃四從畢五井六柳張居七八月翼宿以爲初龍角  
季秋任遊歷十月房宿作元辰逢子箕星細尋覓日月  
牽牛切要知周天之度無差忒此是太陰行度方人命

身宮從此得此太陰星行法如此十三角當首亢九度  
光輝十六氏相宜房心各五度十九尾南飛箕十度光  
照二十四斗求牽牛七夕過十一度女媧虛來正十度  
危逢十八當十七正相室二五乃居壁十五半奎旋十  
三婁下覓胃言十四半十一昴全算二八畢如花一鶯  
河邊歎參九在其方三十遇井冠一增雙是鬼二七柳  
花芳星七夜半走張翼各十九軫宿十八燦此乃二十  
八宿度數如此惟天之鶉火加于地之午位乃與地合  
而得天運之正耳渾天中外宮星計二百四十六名一

千二百八十一星大象是上星方圓一百二十里中象  
是中星方圓八十里小象是下星方圓六十里皆守常  
位分布四方周遍天體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存其運也  
亦非推輓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輝自然發越  
各有次第而不可僭矣惟南極入地常隱不見

紫微宮常見餘星近日而伏遠日而明四時互見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  
有奇以六百弓爲一里算該有一百七十尺一寸二釐  
四毫有剩大抵十七分里有奇之一也



二十八宿分爲十二辰次十二分野一次三十度三十  
二分度之十四周天積一百單七萬九百一十三里徑  
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一日一夜而天運一周  
也天行一日一夜而一周日月背天而左旋二十八宿  
及餘星皆順天而西轉故日月東行天行速實牽之而  
西沒故天之行則有晝夜而已列子云天乃積氣耳日  
月星辰亦積氣中之光耀者譬之蟻行磨石之上磨左  
旋而蟻右轉磨疾而左回東行者逆故十二辰一周西  
轉者順故十二時一週也經星者三垣二十八舍中外

宋元學案禮

卷六十二

十四明鏡書

一約園刊本

宮星是也帝座常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  
隱之中故有北辰之號常居其所不動而眾星四面旋  
繞歸向之也天行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  
轂如磴之臍欲動而不可得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帝之  
在尾攝提之在亢南距赤道皆近北距天極皆遠固不  
容于不動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東西隱見各有  
度數仰而觀之無晷刻或停二十八宿爲經星金木水  
火土爲緯星三垣者一曰紫微十五星在天乙之中二  
曰太微十星在翼軫之北三曰天市二十二星在房心

之東北此所謂三垣也

二十八舍者東方蒼龍角至箕其形如龍故曰蒼龍南方朱雀井至軫其形如鵝鳥故曰朱雀西方咸池奎至參其形如虎故曰白虎北方玄武斗至壁其形如龜蛇故曰玄武也

中外宮星在朝象官如三台諸侯九卿驛宮羽林之類是也在野象物如雞狗豺狼龜魚狐兔之類是也在天象事如離宮閣道華蓋五車之類是也其餘因義制名觀其象可知其義說者有云房心爲明堂危虛爲宗廟

宋史案禮遺

卷六十二

十二四明叢書

一約圖刊本

又曰翼星明則禮樂興隆亢星明則大臣納忠氏星明則大臣奉度昴星明則獄訟平柳星明則國安室星明則天道昌百穀登婁星明則天下和平四夷效順

洪範曰箕主風畢主雨故箕畢見而風雨大作若畢宿躔于太陰之分月內霖雨不止所謂風伯雨師是也外有進賢星在角躔左下主卿相進逸才之象若成湯得伊尹高宗得傅說文王得太公宣王得吉甫先主得孔明太宗得房杜是也

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鎮星金曰太

白水曰辰星漢高帝元年此五星貫索連珠聚于東井蓋井乃金星直秦分雍州之域斯時聚乎其次乃沛公興王之兆因是以義取天下傳四百餘年之久者豈無所自耶宋乾德五年又聚于奎固太平之象實重啟斯文之兆文治精華已露于立國之初道學盛行德政兼備正在此五星之聚乎併日月而言謂之七政皆麗乎天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爲速所滯故與天俱東出西入也

五星出入無常則有變異如史誌所載熒惑入于匏瓜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夕不見匏瓜在黃道北三十餘度或曰白日而行光芒震耀如五行志太白忽犯狼星亦有變異狼星在黃道南四十餘度或晝見經天與日爭明主不臣兵起甚者變爲妖星歲星之精變爲欃槍熒惑之精變爲蚩尤旗鎮星之精變爲天賊太白之精變爲天狗辰星之精變爲枉矢之類如日之精變爲孛月之精變爲彗皆有所以因而致然也宋端拱二年七月彗出于東井蓋東井乃經星在秦分彗乃妖星見于其分光芒偏指如彗所以除舊布新其色有五色蒼則王侯破天子將卒勞于

遠行赤則賊兵隨起疆國恣橫黃則貪濁女色權奪后妃白則將軍造逆二年兵大作黑則水精賊起江河決裂處處人民不安象若竹筭木條長短無常長大見久則災深短小不久則災狹王者誠能惕然警懼修德行政知稼穡之艱難審刑罰之得失答天譴謝天戒則壽命延長福祿駢臻永享太平之治爲政者尤當謹焉然星三色者別三家之異魏天申石氏以赤紀齊甘德以黑紀商巫咸以黃紀紫宮星亦同出三家中外宮總三百八十三名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前志所載纔一百一十八名積數至七百八十三星體生于地積成于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范史註常著明者一百二十四星可名者三百二十星共算有三千五百海人占之不與此數微星之數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至晉武帝時太史令陳卓總三家所著方具上數至今不改惟林邑國北極高十七度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至海中南望老人星下眾星燦然皆古以來所未名者也夫星占起自黃帝命車區在唐則羲和降察在夏則昆吾演與巫咸甘石之經尙在人間學者當考而詳之也雲漢

之說著于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曰倬彼雲漢昭  
回于天大抵雲漢者四瀆之精也又曰地中兩河所映  
也起于鶉火經西方之宿而過北方至于箕尾而入地  
下若晴則明雨則昏旁星現則水蓄聚沈則盈滿泛濫  
奔騰澎湃而不可禦也所謂十二辰者乃十二月斗綱  
所指之次也斗綱所指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  
辰之類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北斗魁杓三  
星之所指如建寅之月元氣在寅他月倣此所謂十二  
次者乃日月所會之處也

日月一歲十二會故有十二次如建寅之月次名析木  
建卯之月次名大火建辰之月次名壽星建巳之月次  
名鶉尾建午之月次名鶉火建未之月次名鶉首建申  
之月次名實沈建酉之月次名大梁建戌之月次名降  
婁建亥之月次名娵訾建子之月次名元枵建丑之月  
次名星紀之類是也

十二分野卽列宿辰次所臨之地也天有十二次地有  
十二位如辰壽星乃角亢屬兗州爲鄭分野位在稗宮  
卯大火乃氏房心屬豫州爲宋分野位在天蠲寅析木

乃箕尾屬幽州爲燕分野位在人馬丑星紀乃斗牛屬揚州爲吳越分野位在磨蝎子亥楊乃女虛危屬青州爲齊分野位在寶瓶亥嫩訾乃室壁屬并州爲衛分野位在雙魚戌降婁乃奎婁屬徐州爲魯分野位在白羊酉大梁乃胃昴畢屬冀州爲趙分野位在金牛申實沈乃董參屬梁州爲魏分野位在陰陽未鶉首乃井鬼屬雍州爲秦分野位在巨蟹午鶉火乃柳星張屬三河爲周分野位在獅子巳鶉尾乃翼軫屬荊州爲楚分野位在雙女故過日月之交會星辰之變異卽以所臨之次

空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十六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占之或吉或凶當有知之者矣

以上星辰篇

### 地理發微

易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邵氏曰立地之道剛柔盡之矣

朱子曰天之大陰陽盡之矣是以氣言地之大剛柔盡之矣是以質言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

故地理之要莫尚于剛柔剛柔者言乎其體質也天地之初固若濛沙之勢未有山川之可言也旣而風氣相

摩水土相盪則剛者屹而獨存柔者洶而漸去于是乎山川形焉

朱子曰天運不息地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地須陷下天之運急故凝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所以天地位然後山川之形著焉

凡山皆祖崑崙分支分脈愈繁愈細此一本而萬殊也朱子曰冀都是正天地中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出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七十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

又曰太行山一千里其山極高上黨在山脊河東河北諸州在山支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關中一支生下雨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又自岷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江南諸山皆祖于岷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分散爲湖南閩廣盡于兩浙

建康其一支爲衡山而盡于洞庭九江之西其一支度桂嶺則包湘源而北經袁筠之地以盡于廬阜其一支自南而東則包彭蠡之原度歙黃山以盡于建康又天目山分一支以盡于浙江西之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閩廣之山自北而南其一支則又包浙江之原北首以盡會稽南尾以盡閩粵此中原祖宗支派之大綱也

九峯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寘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龍門西河之

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秦嶽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山又次一支乃爲恆山此大同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

凡水皆宗大海異派同流愈合愈廣此萬殊而一本也



朱子曰佛經說崑崙山頂有阿耨太池水流四面出東南流入中國者爲黃河其三分流者爲弱水黑水之類今中國有三處大水曰黃河曰長江曰鴨綠鴨綠江起于女真水性皆下者故東南爲大海西北次之

又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然北海挨著天殼邊過緣北海地長其勢高北海不甚濶地之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水與天接天之形狀如卵地居其中故天包水與地外猶殼之裹黃形體渾故曰渾天今中原之水隨地而見如松江澶河唐淮孟濟起于西北聚于東南異派同流愈合愈廣皆宗于大海也

山體剛而用柔故高聳而凝定水體柔而用剛故卑下而流行此又剛中有柔柔中有剛也

朱子曰一陰一陽交而天道盡之矣一剛一柔交而地理盡之矣知陰陽消長之道故能上識天時知剛柔夷險之義故能下識地理陰陽消長而有寒暑之時剛柔交錯而有險夷之勢山險峻而卻平夷或平

夷而復險峻水澄凝而流湍激或湍激而復澄凝是謂剛中有柔柔中有剛剛柔相濟變化無窮也

邵氏以水爲太柔火爲太剛土爲少柔石爲少剛所謂地之四象也

朱子曰水者天下至柔之物也其性在下故太柔在天爲太陰爲月火者天下至剛之物也其性炎烈故爲太剛在天爲太陽爲日土之爲物亦柔也其性輒緩故爲少柔在天爲少陰爲辰石亦剛物也其性剛硬故爲少剛在天爲少陽爲星

宋元學案

卷六十二

二子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水則人身之血故爲太柔火則人身之氣故爲太剛土則人身之肉故爲少柔石則人身之骨故爲少剛合水火土石而爲地猶血氣骨肉而爲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無二理也

朱子曰太極混成一體初判謂之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又判而爲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而成八卦四象于天而爲日月星辰四象于地而成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萬物由是而生所謂象見乎天

體應乎地猶形影之相應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鼻口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猶人之有精神而所以主耳目鼻口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是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人之與物本乎天地之一氣同乎天地之一體體本無體惟化是體用本無用惟變是用體用變化天地之至妙者

若細推之凡涸燥者皆剛夷坦者皆柔然涸燥之中有坦夷坦夷之中有涸燥則是剛中有柔柔中有剛也凡強急者皆剛緩弱者皆柔然強急之中有緩弱緩弱之中有強急則是柔中有剛剛中有柔也自此以往儘推無窮知者觀之思過半矣

以上剛柔篇

其次莫若明動靜動靜者言乎其變通也大槩天下之理欲向動中求靜靜中求動不欲靜愈靜動愈動

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有流行天圓主動地方主靜動之始則陽生動之極則陰生靜之始則

柔生靜之極則剛生太極理也動靜氣也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氣行則理行二者相須循環之無端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

古語云水本動欲其靜山本靜欲其動此達理之言也夫山以靜爲常是謂無動動則成龍矣水以動爲常是謂無靜靜則結地矣故成龍之山必踴躍翔舞結地之水必灣環悠洋若其偃顧側勒衝激牽射則動不離動靜不離靜山水之不融結者也然一動一靜互相循環山亦有動極而靜水亦有靜極而動不可執一以論又在人融化之爲妙也

以上動靜篇

朱子曰天地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言其體則山靜而水動言其用則山水各有動靜靜極復動動極復靜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此章論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乃天理之自然又在人融化之爲妙也

其次莫若觀聚散聚散者言乎其大勢也夫山川融結自有天造地設障空補缺不陷不跌故小聚則地小成大聚則地大成散而不聚不可以言地矣何謂聚山之

所交水之所會風氣之隈藏也何謂散山之所去水之所離風氣之澆漓也今之言地理者往往多論地形之巧拙而不明聚散大勢若聚則奇形怪穴而愈真正大勢若散則巧穴天然而反虛假歷觀古人之葬大抵穴多奇怪非好怪也良由得山水之正則怪穴所爲常也今人于大聚之中或乃拘于形穴而不葬者陋矣然大勢之聚散有穴中之聚散大勢之聚散見乎遠穴中之聚散見乎近是二者有相須之道焉

聚散篇

其次莫若審向背向背者言乎其性情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二三四明叢書

約園手本

朱子曰性者理之形體情者性之發動人心動靜性情具焉

夫地理與人事不遠人之性情不一而向背之道可見其向我者必有周旋相與之意其背我者必有厭棄不顧之狀雖或暫焉矯飾而真態自然不可掩也地理亦然

朱子曰心之未發爲性已發爲情發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木性愛金順義金情戀木慈仁二性相須兩情相戀則周旋相與之意尤甚也夫人事

以心爲主心好惡則人之情性見焉地理以氣爲主  
氣聚散則山川之情性見焉觀其體態則向背之眞  
情自然不可揜也

故觀地者必觀其情之向背向者不難見則相對如君  
臣相待如賓主相親相愛如兄弟骨肉此皆向之情也  
背者亦不難見凡相視如仇敵相拋如路人相忌如嫉  
冤逆寇此皆背之情也

朱子曰心實身之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  
則有惻隱羞惡之情性公而明情偏而暗其情性有

宋元學案禮遺

卷六十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偏正之不一故人事有向背之不同是以觀人事之  
情性與察地理之情性何異哉

觀形貌者得其偽觀性情者得其眞向背之理明而吉  
凶禍福之機燭然故嘗謂地理之要不過山水向背而  
已矣

以上向背篇

其次又當看雌雄雌雄者言乎其配合也夫孤陰不生  
獨陽不成天地之物莫不要相配對地理家以雌雄言  
之大概不過相對待之理何以言之山屬陰水屬陽故  
山水相對有雌雄而山之與水各有雌雄

朱子曰陰陽無處無之橫觀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仰陽覆陰向陽背陰無物不有陰陽也陽龍取陰穴陰龍取陽穴此龍穴相對有雌雄陽山取陰爲對陰山取陽爲對此主客相對有雌雄也其地融結則雌雄必合龍穴砂水左右主客必相登對若單雌單雄不相登對雖或結地必非真造化也經曰雌雄相喜天地多通又曰雌雄不顧不勞看古人多以此爲要妙然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以上雌雄篇

其次又當辨強弱強弱者言乎其稟氣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曰天地之大陰陽剛柔盡之矣萬物稟氣而生稟氣之正爲中和稟氣之偏爲強弱則有剛柔精粗之辨

夫天下之理中而已矣太剛則折故須濟之以柔太柔則弱故須濟之以剛剛柔相濟中道得矣

朱子曰中爲天下之大本和爲天下之達道凡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何莫不由斯道也蓋天地萬物本同一體渾然于中無偏無倚此無極而太極虛極化神神變生氣氣聚有形一分而爲二所以有陰有陽有

動有靜而能極其中則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  
三辰不至失行山川不至崩竭天地于此乎位矣動  
而能極其和則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人得所  
以爲人物得所以爲物而萬物于此乎育矣觀其動  
靜之名察其陰陽之實而無有過不及之說稟偏太  
剛濟之以柔稟偏太柔濟之以剛剛柔相濟則中和  
之道得矣

論地理者必須論其稟氣稟偏于柔故其性緩稟偏于  
剛故其性急稟剛性急此宜穴于緩處若復穴于強急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三十四明鼓書

約園刊本

之處則必有絕宗之禍稟柔性緩此宜穴于急處若竟  
穴于弱緩之處則必有冷退之患強來強下則傷龍弱  
來弱下則脫脈故立穴之法大概欲得酌中恰好底道  
理不得倚于一偏纔偏便生病出來然非權衡有定則  
亦未易語也

以上強弱篇

其次又當分順逆順逆者言乎其來去也其來者何水  
之所發山之所起是也其去者何水之所趨山之所止  
是也知來去而知順逆者有矣不知來去而知順逆者  
未之有也



朱子曰先天開物之初無一不有往來順逆道理如暑往寒來歲之道也日往月來氣之道也古往今來世之道也今以地理言之山之所起則水隨之而發山之所止則水隨之而會原其形質起止則知來去辨其互相交錯則知順逆知來往順逆之道則能盡天下無窮之理也

夫順逆二路如盲如聾自非灼然有見鮮不以逆爲順以順爲逆者矣要知順山順水者順也所謂來處來者是也逆山逆水者逆也所謂去處去者是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三十四明徽書

統園刊本

吳草廬曰學者讀經史子集之餘必繼之以周易參同契地理葬書何者蓋參同契攝生之一術葬書則送死之一事儒者不可不知也然此二事同歸而殊途若修養家之丹法地理家之葬書皆可一言以蔽之蓋生氣徧周乎大地浸灌乎一身其來不能無自其止不能無所故善攝生者識生氣逆凝于一身之中猶善葬者識生氣逆聚于一穴之內雖未免竊取生化之機亦自然而然之理非耳提面命深造于妙者烏能知之

立穴之法要逆中取順順中取逆此一定之理不可改  
易若又推而廣之則脈有順逆龍有順逆順龍之結穴  
必逆逆龍之結穴必順此亦山川自然之勢也大抵論  
逆順者要知山川之大勢默定于數里之外而後能辨  
順逆于咫尺微茫之間否則黑白混淆以逆爲順以順  
爲逆者多矣

以上順逆篇

其次又當識生死死者言乎其取舍也夫千里來龍  
不過一席之地倘非以生死別之則何所抉擇哉生死  
之說非一端大概有氣者爲生無氣者爲死脈活動者  
爲生粗硬者爲死龍勢推左則左爲生右爲死龍勢推  
右則右爲生左爲死又有瘦中取肉則瘦處死而肉處  
生飽中取饑則饑處生而飽處死如此之類在人編推  
之生則在所取死則在所舍取舍明而後穴法定穴法  
定而後禍福應若生死難辨取舍何當則非真造化矣

生死篇

其次又當察微著微著者言乎其氣脈也

朱子曰天地之大陰陽之微非可一言而盡也以清  
澗言則陽清而陰濁以動靜言則陽動而陰靜以升

降言則陽升而陰降以奇偶言則陽奇而陰偶以剛柔言則陽剛而陰柔以微著言則陽微而陰著以順逆言則陽順而陰逆以雌雄言則陽雄而陰雌以向背言則陽向而陰背以浮沈言則陽浮而陰沈以生死言則陽生而陰死以強弱言則陽強而陰弱靡物不爾無物不然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微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微人能知此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分于至微等于至著而陰陽之理已具其中矣

夫氣無形者也屬乎陽脈有形者也屬乎陰陽清陰濁故氣微而脈著然氣不自成必依脈而立脈不自爲必因氣而成蓋有脈而無氣者有矣未有無脈而有氣者也經曰氣乘風散脈遇水止無脈無氣者水害之也有脈無氣者風乘之也善觀氣脈者以有形察無形不善觀者以無形蔽有形蓋無形只在有形之內但知者所見實故于粗淺而得其精微愚者所見昏故于慌忽茫昧而不曉豈知四水交流則有脈八風不動則有氣此有目者所共見有心者所共知而術之至要初不外是

也以上微著篇

其次又當究分合分合者言乎其出沒也夫脈之爲脈非陡然而生頓然而有其出也必有自然之來則有分水以導之其沒也必有所止則有合水以界之郭氏曰地有吉氣隨土而起支有止氣隨水而比又曰支之所起氣隨而始支之所終氣隨而鍾此古人論氣脈之源流也氣隨土而起故脈行必有脊氣隨水而比故送脈必有水氣起于支之始故上有分脈鍾于支之終故下有合有合無分則其來不真爲其內無生氣之可接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三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有分無合則其止不明爲其外無堂氣之可受也有分有合則有來有止有出有沒則龍穴融結的定無疑然後爲全氣之地然有大分合小分合其地融結則有三分三合穴前後一分合起主至龍虎所交二分合祖龍至山水大會三分合也小合則爲小明堂大合則爲大明堂合于龍虎內則爲內明堂合于龍虎外則爲外明堂一一不相亂如此是又不可不知也

以上分合篇

其次又當別浮沈浮沈者言乎其表裏也夫脈有陰陽故有浮沈陰脈常見乎表所謂浮也陽脈常見乎裏所

謂沈也大抵地理家察脈與醫家察脈無異善醫者察脈之陰陽而用藥善地理者察脈之浮沈而定穴其理一也夫三陰從天生以其陰根于陽也故陰脈必上小而下大其出口也必尖三陽從地出以其陽根于陰也故陽脈必上大而下小其出口也必圓後之觀脈者不必問其如何但見口尖者皆陰其脈浮于表口圓者皆陽其脈沈于裏此一定不易之法若又推而廣之則凸者脈浮凹者脈沈微細者脈浮粗重者脈沈眾高一低者脈浮眾低一高者脈沈以此相乘除則陰陽之理得

矣  
浮沈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三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其次又當定淺深淺深者言乎其準的也夫淺深得乘風水自成故卜地者必以淺深為準的宜淺而深則氣從上過宜深而淺則氣從下過雖得吉地而效不應者爲此故也吾嘗以八卦定淺深頗得其要大概先觀來脈之陰陽次看四山之從佐且如來脈入骨強作穴凹出口圓此皆脈浮而穴陽以乾卦當之來脈入骨弱作穴凸出口尖此皆脈沈而穴陰以坤卦當之乾純陽也取陰爲穴故立穴以兌三離三巽三三陰也凡脈陽四

山高于本身兌之象也上畫爲陰穴宜淺四山與本身  
齊離之象也中畫爲陰穴宜不淺不深四山低于本身  
巽之象也下畫爲陰穴宜深坤純陰也取陽爲穴故立  
穴以艮三坎三震三三陽也凡脈陰四山高于本身艮  
之象也上畫爲陽穴宜淺四山與本身齊坎之象也中  
畫爲陽穴宜不淺不深四山低于本身震之象也下畫  
爲陽穴宜深概而言之陰脈浮當淺陽脈沈當深詳而  
言之陰脈中有淺深陽脈中亦有淺深以四山從佐不  
同則陰有時而變陽陽有時而變陰斯言也惟通變者  
可以論此可不審哉

深淺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次又當正饒減饒減者言乎其消長也夫龍虎左右  
各有饒減然饒減龍虎者何哉此消長陰陽之義也饒  
減之法大概以先到爲主龍山先到則減龍而饒虎其  
穴必居左虎山先到則減虎而饒龍其穴必居右蓋山  
川關鎖必須交固然後氣全穴左則取左山爲關鎖右  
邊水過宮鎖斷所謂陰鎖陽關也穴右則取右山爲關  
鎖左邊水過宮鎖斷所謂陽鎖陰關也惟有朝山朝水  
則順關順鎖不妨若橫水過宮則逆關逆鎖方善斷不

可改易也毫釐差繆禍福大遠可不審哉

饒減篇

其次又當詳趨避趨避者言乎其決擇也夫天下之道二吉凶善惡常相半不能皆吉也而必有凶不能皆善也而必有惡故人之所遭有不齊也既所遭之不齊則必有以處之趨吉避凶去惡從善是也地理亦然

朱子曰天道流行發生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人物之生稟氣之不齊有善惡之各異得其精英者爲人得其查滓者爲物得其精英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得其查滓中又查滓者爲愚不肖得其氣清而正者爲善人君子得氣之濁而偏者爲凶惡小人君子可親小人可避地理與人事何異哉

夫山川之所鍾不能皆全純粹之氣不能無所駁雜既不能無所駁雜則妍媸醜好紛然前陳亦其宜矣然而山川之變態不一咫尺之移轉頓殊或低視而醜或高視而好或左視而妍或右視而媸或秀氣聚下而高則否或情意偏右而左則虧如此者可不知所決擇知所決擇庶得趨避之道矣

以上趨避篇

其次又當知裁成裁成者言乎其人事也

朱子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只就化處裁截便是變裁是裁截之義若不裁截鮮有定體事無定體安不裁截故天下之物自然而然者生成也人力而爲者裁成也

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自有宇宙卽有山川數不加多用不加少必天生自然而後定則天地之造化亦有限矣是故山川之融結在天而山水之裁成在人或過焉吾則裁其過使適于中或不及焉吾則益其不及使適于中截長補短損高益下莫不有當然之理其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三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不過目力之巧工力之具其終也奪神工改天命而人與天無間矣故善者盡其當然而不害其爲自然不善者泥乎自然而卒不知其所當然所以道不虛行存乎其人也

以上裁成篇

其次又當原感應感應者言乎其天道也夫天道不言而善應福善禍淫皆是物也諺云陰地好不如心地好此善言感應之理也是故求地者必以積德爲本若其德果厚天必以吉地應之是所以福其子孫者心也而地之吉亦將以符之也其惡果盈天必以凶地應之是



所以禍其子孫者亦本于心也而地之凶亦將以符之也蓋心者氣之主氣者德之符天未嘗有心于人而人之一心一氣感應自相符合耳郭氏云吉氣感應鬼福及人人之于先骸固不可不擇其所而安厝之然不修其本惟末是圖則不累祖宗者寡矣况欲有以福其子孫哉地理之微吾既發明之故述此于篇終以明天道之不可誣人心之所當謹噫觀是書者其知所戒哉感應篇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二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跋先生絕筆曰死生之際人之所不容僞而誠之積者未有不顯于後者也蔡公平生所以教其子者不在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則其志識之高遠固已非世人所及矣及其委衾屬纊之餘而其所託猶不異于平日且其字畫壯偉意氣閒暇又能無恒于始終之變如此是豈可以勉強而僞爲哉

真西山表九峯墓曰蔡氏自首陽以文行顯牧堂以道學名西山益振大之君與二昆又相闡明之然皆隱遁山林湮淪弗偶或以爲蔡氏恨子曰是不足恨也昔魯

之曾氏自哲以後未嘗仕而聖師與其志道統得其傳至西猶羞比管仲是其所得者多矣漢陳仲弓之子孫相繼隆貴然公慚卿卿慚長位高而名益下君子病之若君承家學淵源河洛羽翼魯鄒由祖暨孫先後一轍言學之有本者必推焉此其可貴豈區區人爵比乎楊應詔書牧堂縣聖賢遺像後曰按牧堂這一節亦是古人胎教之法其授元定以程張邵三書又真得古人蒙養大窾會也

晦翁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二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文節蔡西山先生元定

梓材謹案真西山爲九峯墓表言先生嘗特召堅辭不起世謂之聘君云宋史本傳則云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梓材又案鄭雪巖薦蔡久軒章稱其祖文定乃先儒朱文公之友直不以爲朱子門人矣又案先生謫死道州歸葬建陽傳竹隱伯成雪其冤于

朝贈以初品官見劉後村所作竹隱行狀雲濠謹案先生爲九峯先生之父明嘉靖九年從祀崇聖祠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經世書纂圖指要說

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其法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

四而八實則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之中又有陰陽出于自然不待智營而力索也其敘首乾而尾坤者以陰陽先後爲數也

伏羲始畫八卦圖

大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其法自子中至午中爲陽初四爻皆陽中前二爻皆陰後二爻皆陽上一爻爲陰二爻爲陽三爻爲陰四爻爲陽自午中至子中爲陰初四爻皆陰中前二爻爲陽後二爻爲陰上一爻爲陽二爻爲陰三爻爲陽四爻爲陰在陽中上一爻則先陰而後陽陽生于陰也在陰中上一爻則先陽而後陰陰生于陽也其敘始震終坤者以陰陽消息爲數也

八卦正位圖

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一卦之上各有八卦重則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也大傳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者是也此陰陽流行之數前三十二卦爲陽後三十二卦爲陰古往今來者也

八卦

重爲六十四卦圖

六十四卦圖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

酉中陽生于子中極于午中陰生于午中極于子中其  
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于西北坤盡于東南其  
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于外者爲  
陽方于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者也  
六十四卦方圓圖

梓材謹案經世天地始終之圖說前有經世衍  
易圖經世天地四象圖二說已載百源學案

天地之數窮于八八故元會運世歲月日辰之數極于  
六十四也陽數以三十起者一月有三十日一世有三  
十年也陰數以十二起者一日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月也天地之數至于八八而遂窮乎曰窮則變變則生  
蓋生生而不窮者也元運會世卽歲月日辰日月星辰  
卽水火土石猶形影聲響也故經世舉元會運世而不  
及歲月日辰舉日月星辰而不及水火土石也 經世天  
地始終之數圖

八卦之數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先  
天之序也一一爲乾以至八八爲坤參伍錯綜無不備  
也圓者爲天方者爲地一二三四爲陽五六七八爲陰  
卽先天圖也一一起于南八八終于北者以少爲息多

爲消也

經世六十四卦數圖

一元之數卽一歲之數也一元有十二會三百六十運  
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  
百二十辰也前六會爲息後六會爲消卽一歲之自子  
至巳爲息自午至亥爲消開物于星之七十六猶歲之  
驚蟄也閉物于三百一十五猶歲之立冬也一元有十  
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  
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  
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或曰氣盈于三百六十六朔虛

朱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三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三百五十四今經世之數概以三百六十爲準何也  
曰所以藏諸用也消息盈虛之法在其間矣唐堯始于  
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何也曰以今  
日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嗟  
夫皇極一元之運始于日甲月子星甲辰子者豈特曆  
數之用而已哉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是聖人所以見天  
地之心又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非元氣之會聰  
明過人者其孰與此豈特曆數之用而已哉

經世一元

消長之數圖一

元會運世之數大而不可見分釐絲毫之數小而不可  
察所得而數者卽歲月日辰而知之也一世有三十  
歲一月有三十日故歲與日之數三十一歲有十二月  
一日有十二辰故月與辰之數十二自歲月日辰之數  
推而上之得元會運世之數推而下之得分釐絲毫之  
數三十與十二反覆相乘爲三百六十故元會運世歲  
月日辰八者之數皆三百六十以三百六十乘三百六  
十爲十二萬九千六百故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會  
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世有  
十二萬九千六百辰歲有十二萬九千六百分辰有十  
二萬九千六百毫月有十二萬九千六百釐日有十二  
萬九千六百絲皆天地之自然非假智營力索而天地  
之運日月之行氣朔之盈虛五星之伏見朧朧屈伸交  
食淺深之數莫不由此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太  
初太衍耳太初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元以八十一  
爲分太衍之曆乃以一百六十三億七千四百五十九  
萬五千二百爲元三千四十爲分皆附會牽合以此求  
天地之數安得無差

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二

朱子曰康節之曆固自是好而李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于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凡太陽太剛少陽少剛之體數皆十一

康節曰陽數一衍之爲十

又日

月星辰四象相因而爲十六以十因十六爲一百六十

凡太陰太柔少陰少柔之體數皆十二

康節曰陰數二衍之爲十二

又水土石四象相因亦爲十六以十二因十六爲一百九十二爲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體以一百六十因一百九十二得三萬七百二十爲動以一百九十二因一百六十亦得三萬七百二十爲植是爲動植之全數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四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于一百六十中去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爲日月星辰之用數于一百九十二中去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得一百五十二爲水火土石之用數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爲動物之用數一百五十二因一百一十二亦得一萬七千二十四爲植物之用數又以一萬七千二十四乘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爲動植通數凡日月星辰暑寒晝夜性情體耳目口鼻元會運世皇帝王伯之數皆百

六十水火土石風雨露雷走飛草木色聲氣味歲月日  
辰易書詩春秋之數皆一百九十二其去體得用宛轉  
相因同一法也物有色聲氣味唯聲爲盛且可以書別  
故以正聲之平上去入正音之開發收閉列而爲圖以  
見聲音之全數其○有其聲而無其字者也其□有其  
音而無其字者也但以上下聲音調之則自可通其●  
卽所去之四十八其圖卽所去之四十也陽數用十陰  
數用十二者卽易數之陽數用九陰數用六也 經世四  
象體用之數圖

陽九陰六用數圖

老陽用九數

老陰用六數

四因九得三十有六是爲老陽之數

四因六得二十有四爲老陰之數

六因三十有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爲乾卦之數

六因二十有四得一百四十有四爲坤卦之數

以二百一十有六合一百四十有四得三百六十

爲一卦之數



日月時同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二百一十有六得六  
千九百一十有二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四十有四得四

千六百有八之數

六十四卦中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用三十二因之

以六千九百一十有二合四千六百有八得萬有  
一千五百二十是爲萬物之數

少陽數七

少陰數八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聖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因七得二十有八是爲少陽之數

四因八得三十有二是爲少陰之數

六因二十有八得一百六十有八是爲乾卦之數

六因三十有二得一百九十有二是爲坤卦之數

以一百六十有八合一百九十有二亦得三百六

十是爲一卦之數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六十有八得五

千三百七十有六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九十有二得六

千一百四十有四之數

以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合六千一百四十有四亦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爲萬物之數聖人所以不書者以周易用九六而不用七八也

朱子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者不是萬物盡于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萬數求當萬物之數耳

季通語

地上便是天

西山遺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四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龍馬負圖伏羲因之以畫八卦重之爲六十四卦初未有文字但陽奇陰偶卦畫次序而已今世所傳伏羲八卦圖以圓函方者是也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但作用不同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若然則所謂三易者皆本于伏羲之圖而取象繫辭以定吉凶者各不同耳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連山歸藏雖不同傳意其作用必與周易大異然作用雖異其爲道則同一太極也皇極經世之書命數定象自爲一家古所未有學者所未見然亦皆出于伏羲卦畫奇偶之序其爲

道則亦同一太極也今以伏羲卦圖列之于前而以皇極經世疏之于後則大略可見矣

皇極經世指要序

孟子之意專指其發于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于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卽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

答朱子書

感歎近日朋友躬行不力教之豈可循常大抵立教當以性與天道爲先白本而支自源而流使人心有定見則邪說莫能移

天下道理若蠶絲牛尾彼日月至焉者固難望其有成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二

四庫明徵書

約圖刊本

也苟工夫無間溫繹及時不使之淫于佛老則可以漸造聖賢之極致矣與因循歲月者自不同也

以上與朱

子書

蓋數卽理理卽數在天爲五行在地爲五形在人爲五常錯綜參伍卽天地變化之數若混而無別乃是佛老異端之學伏羲之畫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能畢天下之能事不然天生河圖特一技術之末耳

答

江德功書

世道一變流風餘韻鮮由舊者顧瞻中心恒兮此生此  
膝誓不能如抵之就乳矣

與劉聖功辨跪禮

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  
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  
大傳旣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  
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臆見以九爲河圖十  
爲洛書託言出于希夷旣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  
以爲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四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  
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  
理則不容于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  
豫見洛書而已逆與天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  
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  
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  
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于天  
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尙其占與莫大乎蓍龜之類易之  
書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而已爾

河圖洛

世有族譜之傳猶樹之有根水之有源如人之有祖宗及耳目也至于金銀珠玉李白言千金散盡還復來若族譜子孫不珍藏愛護如有損失不可復得矣

戒子孫

珍藏族譜題辭

睡側而屈睡正而伸勿想雜念早晚以時後睡眼先睡心睡訣銘

朱子曰此語可謂名言

謫舂陵別諸友詩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道固溟溟世路尤嶮巖吾生本自浮與物多瑕疵此去知何事生死不可期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輕醇壯行色扶搖動征衣斷不負所學此心天所知

附錄

母詹氏先生在娠牧堂以聖賢遺像設別室使詹氏日瞻仰焉

先生天資高聞道早于書無所不讀于事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考人事皆有明證若禮樂兵刑制度術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

方技曲學異端邪說悉拔其根而辨其非

尤延之薦之曰建陽布衣蔡某資稟穎異充養完善守分安貧不求聞達有經世濟物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早從朱熹學熹尊爲老友則其才德必有過人者隱賁西山戶屢常滿則其學識非人所能及者誠聖世之真儒後學之師表也

楊誠齋薦之曰建陽處士蔡某性質稟邁器識宏深道德文章足以儀刑于當時著書立言足以垂範于後世今之賢士大夫皆仰其道德之光成人小子俱蒙其造就之力嘗與朱熹疏釋六經語孟學庸之書每有洞明自得之妙又且深通兵法精曉律曆有益于當時之實用殆非時賢者之所及也

嘗次晦翁韻曰屈指握衣十七年自憐鬢鬢已皤然久知軒冕真無分但覺溪山若有緣下學工夫慚未到先天事業敢輕傳祇今已飽煙霞癖更乞清溪理釣船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義爲先下學上達固是常事然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學者未知本原未必不惑于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至道州來學者漸眾先生憂之曰神人惡眾吾殆不免也

朱子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季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季通起稿

朱子曰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也是見成文字如史記律曆書自無人看到這裏他近日又成一律要盡古法

朱子答林正卿書曰季通謫居卻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

宋元運案補遺

卷六十二

四九四 胸故

一約 圖刊

被謫猶著白布衫繫麻鞋赴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

朱子答劉韜仲書曰季通思索甚精但恐有太過處

朱子序律呂新書曰季通更欲均調節族被之筦絃別爲樂書以究其業而又以其餘力發揮武侯六十四陣之圖緒正邵氏皇極經世之曆以大備乎一家之言其用意亦健矣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律呂新書二卷提要言朱子稱其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

及蓋是書實朱蔡師弟子相與共成之者故獨見  
許如此書分二卷一爲律呂本原凡十三篇其一  
卷爲律呂辨證凡十篇造律第一律長短圍徑之  
數第二黃鍾之實第三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第四  
利聲第五五聲大小之次第第六變宮變徵第  
七六十調第八候氣第九度量權衡第十云

朱子語類曰曆法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  
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  
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樓攻媿序先生燕樂本原辨證曰樂之失久矣本朝諸  
鉅公逢時遇主不可謂不行所學而終無定論今之君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五十四朔鼓書

一約五刊本

子學此者益寡季通久從晦庵游學問該洽持論皆有  
信據一見而及此因得叩請曰大樂之書卷帙繁重不  
能自隨出所著一編曰燕樂本原辨證謂雅鄭固已邈  
絕而燕樂尤爲淫靡然推其所自實出于雅唐志論雅  
俗之別謂俗樂有與律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  
乃應夾鍾之律季通謂度量衡言蓋有敘若以尺寸  
求之則是律生于度若以累黍爲之則是律生于量皆  
非也故自爲律以吹之而得其聲每疑今之樂以夾鍾  
爲黃鍾得唐史之言而信故爲圖爲說而又列律本正



律俗名三者使人知今之俗樂雖非古而其本則不能外此也則又歎曰爲此俗樂者不知其何人使後世耽玩而人心日漓風俗日薄不能自還于雅正其亦不仁也矣然名宮與調猶曰黃鍾中呂南呂以紀律本意謂聲雖變而名尙存不沒其本以待後之知者其用心又何其仁也故欲民之歸于厚當先正樂欲樂之正不可不先求俗樂之原

劉雲莊志其墓曰先生乾道間見文公于崇安遂師事焉凡文公敘次伊洛諸儒遺言先生之言爲多

宋史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辛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章泉哭西山詩曰鵲噪春林辱贈詩雁回秋色忽聞悲蘭枯薰死迷三楚雨暗雲昏礙九疑早歲力辭公府辟暮年名與黨人碑嗚呼季子延陵墓不待鐫辭行可知

曾雲巢挽先生詩曰四海朱夫子微君獨與刑青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客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空寶匣絃斷不堪聽

劉鵬挽詩曰念昔摳衣日寧知輩行殊師才驚宇宙鄙學困蟲魚紀曆深皇極談兵淺律書傷心濂水別有感

更誰法

翁粹翁書蔡氏諸儒行實曰晦庵疏釋四書因先生論辨有所啟發者非一如觀過知仁章則曰若教觀太重則專有心觀過無復操存涵養之功論知二知十之章則曰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論費隱之義則曰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以體用分費隱甚合書旨論曰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先生不以爲是謂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要涵養一節工夫惟程子敬而無失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五三四

約園刊本

謂之中和二年晦庵復與先生辨論始悟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先生論性氣則以孟夫子專指其發于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夫子則兼指其稟于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卽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此易在左右親見其書往來問答者也趙汝楫曰蔡季通筮法初掛一不用止用四十八著子四十八別取一著掛于指間三變凡三掛餘一盆二餘二益一爲少餘三益四餘四益三爲多爲九爲六者各八爲七爲八者各二十四推此法以四十八策揲之則

有四八而無五九矣

嘉定三年贈先生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  
擯斥于生前而獲伸于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  
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于世者不  
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守臣以狀來  
上朕甚憫之其贈爾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尙知享哉  
靜軒參同契論曰或問于權曰汝祖季通與朱晦庵註  
參同契以黨異端乎抑爲佛老二氏養生益壽之資乎  
予曰生可養壽不可益或又曰生既可養壽不可益子  
之言何相悖也權曰生可衛養差無病壽之修短係于  
天孰能違天而益之不過以子時爲一陽之生當得調  
氣之法彼佛氏之明心見性似吾儒之盡心知性其修  
心煉性似吾儒之存心養性而實相去不啻千里向特  
相與辨明以斥二氏之非豈註之以黨異端乎

黃東發讀晦庵文集曰答蔡季通書論及鍾律星經易  
圖陣法琴說卦氣等而譏林黃中袁機仲妄非邵氏蓋  
季通實晦庵博古之友也

梓材謹案朱子全集與先生書最多蓋中庸詩傳  
孟子啟蒙河洛九疇律呂新書禮書琴史樂說曆

識律書步天歌通書西銘  
編目祭禮無不商榷云

文文山謁祠祭之曰周衰道喪千有餘年周程崛起道  
統勃興天生朱子正學大明天生先生羽翼厥成紹程  
繼朱集註諸書六經垂訓萬世作程揭示迷途啟迪後  
人西山隱賁潛德弗形擬諸伊洛爲世儀型祥早師訓  
勤讀宦成修身絜矩未之能信躬赴國難備香伸敬先  
生如存儼然居歆

虞道園跋晦庵與蔡季通書曰文公先生之于蔡季通  
氏情義均骨肉學問則師友其事蹟見乎當時講明傳  
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之說太極經世之  
旨所以輔益于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曆支餘若相地  
亦非淺學後生所盡知也此帖于出處隨時之義藹然  
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豪無可徵  
者如此

宋元學案遺

卷六十二

五十四明徵講

約圖刊本

余載贊其像曰幼懷貞敏夙學天成親炙庭訓講學明  
經道承孔孟衣冠朱程上稽天運下達人情微詞奧旨  
惟一惟精道德潤身顯親揚名

王忠文公河圖辨曰新安羅端良嘗以河圖示人謂建

安蔡季通得于蜀隱者其體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爲八卦純白者純陽而爲乾純黑者純陰而爲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爲餘卦

蔡松莊曰周濂溪先生出而道學盛則生一邵子而知數學朱晦庵先生出而理學明則生一季通而知數學

西山講友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詳見水心學案

西山學侶

忠定邱先生密

詳邱劉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禮

卷六十二

五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吳悅齋先生楫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西山同調

惠正謝先生深甫

謝深甫字子肅臨海人立志爲學乾道進士累官簽書樞密院事後拜右丞相封魯國公先生爲相守法度惜名器能扶持朱晦庵蔡西山正學寧宗時以少傅致仕其後孫女爲理宗后追封信王諡惠正

姓諡

附錄

少穎悟篤志力學夜不寐每置瓶水加足其上以警困

怠

遷工部侍郎兼吏部侍郎及詳定勅令官上疏勸光宗朝重華宮且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愛陛下猶陛下愛嘉王帝感悟

余嘉上書乞斬朱某絕僞學且指西山爲僞黨先生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果何罪乎

西山家學

補 隱君蔡節齋先生淵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五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節齋易說

直者發于內而無私曲之謂方者止于外而有定則之謂內直外方其德乃大

屯利建侯謂建己爲侯蓋主初九以貴下賤之得民初九爲卦之主而建侯者又初九之爻辭也

求而往待初之求而後往

刑人治之也說極枯改而止也

兌有虎象三爲兌終故曰虎尾

用馮河勇者亦用也

臨二以剛中得時行道有從道不從君之事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天下潔手起敬正如承祭之時但不薦耳恐下之人非無因而孚耳象曰下觀而化出入无疾出由剝出而爲坤也入由坤入而爲復也

商旅至賤也后至貴也上自后下至商旅皆以安靜爲事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柔居尊位故爲離之王公

獲匪其醜獲非其類者而已

大壯六五喪羊于易羊自謂也易者寬閒無拒之謂爲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五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剛所決故曰喪羊

五與初無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杞包在地之瓜惟當自蓄其德以待之其隕墜乃出于天非人所能爲也

未孚而用禴有簡薄之嫌必待其交孚而後用

十干自甲至己爲陽陽主生于時爲春自庚至癸爲陰陰主成于時爲秋

先庚三日丁也丁者丁寧之義後庚三日癸也癸者揆度之義

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開爲事物萬殊開而

當名也乾馬坤牛之類辨物也利貞之類正言也吉凶之類斷辭也易書備于此也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因民疑貳未決而易入之時以濟其善行明著其失得之報失得謂吉凶也

其出入以度出謂爻自內而往入謂爻自外而來以度謂出入皆有節度外內使知懼如夫之變乾出外而知懼也如剝之變復入內而知懼也

離物撰德離陰陽二物以爲德也辨是與非辨其德之是非也得位則吉失位則凶要之以此則可知其是與

非也

神明蓋渾然未形者聖人幽而贊之則知有粲然之理故大衍之蓍所由以生

參天兩地而倚數倚依也數依乎天地

太極圖解

易有太極易變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太極圖特以無極而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旨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說實



有得于太極之一言或以爲周子妄加者繆也

或問夫子何爲而主易周子何爲而主太極曰夫子贊易則當主易周子作太極圖則當主太極又何疑焉而其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氣行而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可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可

爲魂魄五臟之身周子所謂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太極形而上之道陰陽形而下之器此所謂分道器也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此所謂氣卽道也冲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具乎其中此所謂道卽器也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理形而下者有形有狀是器不分上下恐人惟以可見爲始不合道器恐陷老氏精粗之說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卽周子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卽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二夫子所言如口苟以太

極卽在陰陽中則器亦道一句已足又何必重復耶

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蓋自陰陽未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卽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上別有太極常爲陰陽主者固陷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獨執平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又失其樞紐根柢之爲而大本有不識耳

圖說皆本于易生陰陽則兩儀之謂也五行之用卽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六合之畢三

才之道之數始終死生之說無非深通于易者而人所當用力以求之也但學者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萬物無窮之變目欲色耳欲聲口欲味鼻欲臭四肢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深固蔽塞而此德之本明者日益昏昧而此心之虛靈知覺閉于情竇所知不過利害情欲之私而已誠能闡發精微工夫無間反復玩味而使自得焉則美大聖神之地亦可至矣尙何是德有不明是理有不通哉是皆陰陽動靜爲太極生生之節也

河圖數偶偶者靜靜以動爲用故河圖之行合皆奇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五合十是故易之吉凶生乎動蓋靜者必動而後生也

洛書數奇奇者動動以靜爲用故洛書之位合皆偶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是故範之吉凶見乎靜蓋動者必靜而後成也

□□□曰先生嘗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之說得于易有太極之一言易者變易無體卽無極之義真西山謂其學能言朱子所未言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一

六十四明齋書約圖刊本

伯靜語

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附錄

先生兄弟三人皆躬耕不仕卓然自立邦之人士莫能與比而人亦莫知所蘊也

西山謫春陵時奉母家居備極誠孝

嘗題張生所畫文公像曰文公先生教人有曰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熟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

所傳像不特工于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  
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  
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于此而求之毋忽  
朱子答伯靜書曰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  
未盡彼論之失正坐以天形爲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  
形一定其間隨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  
自有定位政使人能入于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  
而北極之在北方只有更高于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  
而移過南方也但入彈圓下者自不看見耳蓋圖雖古  
而不失渾體耶

所創然終不似天體孰若一圓象鑽穴爲星而虛其當  
隱之規以爲甕口乃設短軸于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  
又設短極于南極之北以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柱小  
梯以入其中而于梯末架空北入以爲地平使可仰窺  
而不失渾體耶

王實齋誌其墓曰其生也聰明其質也純粹氣和而勁  
辭簡而嚴窮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博通五經遍覽子  
史幼遵西山之訓長遊文公之門凡義理之大原經史  
之要領諸說之異同皆咨于父師而講明焉

又曰文公高弟黃榦廖德明張洽萬人傑輔廣陳孔碩  
既折年輩以從之遊學徒包揚陳文蔚潘栢楊復李燾  
林夔孫李同祖李方子葉采沈僩戴蒙劉彌邵皆執經  
抱疑以質其學真德秀陳宓陳韡黃自然王埜莫不曲  
巷過門以問出處之實理亂之由

又曰西山留意宗法先生繹先志而修明之建祠堂立  
儀約整整有條內外有序男女有班各供其職其謹于  
禮有如此者

又曰惟先生之學見本源故一事之問必有其理一言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六三

四明續書

約園刊本

之發必得其當先生之教知行不偏敬義兼備致知自  
上而下力行自下而上先觀天地之始以不疑其所入  
次觀人道之終以不失其所存內主于敬而發之以直  
行之以恕言之有常而動之可則嘗曰屋漏不愧謂室  
不欺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皆先世之訓服而行之  
雖妻孥之言未有不可告人者亦未有不可告于天者  
九峯序先生周易經傳訓解後曰其言平易而精深簡  
潔而該貫夫深莫深于象數而象數于是而益明微莫  
微于義理而義理于是而益著鉤深闡微誠若極思而

後得者自然至于聖人無思之妙至于易有太極之說  
知至知終之義正直義方之語皆義理之大原爲後學  
之至要實發前賢之所未發者

陳北溪曰蔡伯靜易解大概訓詁依本義而逐字分析  
覺太細碎

又曰節齋易解雖訓詁紬繹詳于本義而義理要歸求  
能遠脫王韓老莊之見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易象意言一卷提要云是書闡發名理多本師傳然兼數而言則又西山之家學也其中惟不廢互體與朱子之說頗異考互體之法見于左傳莊公二十二年陳侯楚

宋元學案禮遺

卷六十二

六十四明華書

約園詩集

遇觀之否曰風爲天子土上山也杜預注曰自一至四有艮象艮爲山也是周官太卜舊有是法矣顧炎武曰知錄曰朱子本義不取互體之說惟大壯六五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說此又必先儒所未有不如言互體矣然則朱子特不以互體爲主亦未嘗竟謂無是理也滿于師說可謂通其變而酌其平矣又著錄周易經傳訓解二卷

宋惠父慈贊其像曰天挺英材識達廣博克紹厥先洞  
明聖學道探先天學開後覺不干利祿翰光林壑月盛  
日新榮膺天爵教育賢才君子三樂

補  
述幹蔡復齋先生沆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春秋大義二十二卷春秋衍義三卷真西山序之其稱虞君知方卽先生之更

名也又先生春秋五論五卷經義考云存先生自序五論云使後世學者之讀麟經曉然知春秋大義所在而是非曲直有不可掩者以繼先人之緒耳是五論即大義之指要且自序本武夷胡先生而言蓋亦私淑武夷者矣又索

呂先生大圭亦有春秋五論  
講明敬義大旨篇

沈聞之先師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柢義者一心之裁制萬事之準則也敬則涵養本原天君常存義則裁度事宜天則不亂全是二者然後爲體用之學苟無是敬以涵養之于先無是義以體察之于後方其平居夜氣不存放心外馳良心善性昏于物欲及其遇事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二

六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利害計較是非顛倒裁制無法而醉生夢死皆是矣尙何望其有正本澄源之道開物成務之方立天下之大本制天下之要法哉故必闡明爲學之要使有體而可推之用有用而不遺乎體斂之退藏于密放之彌滿六合其用無窮皆實學也舍敬義何以哉坤之六二夫子釋之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今析而言之則內而立心必貴乎直直則昭靈洞澈不偏不倚惟敬乃能直之外而制事必貴乎方方則定體曲當各得其宜惟義乃能方之今合而言之敬雖主乎

一心而其體虛靈則管攝乎萬事之義是義乃敬之流行也義雖形于萬端而其用微妙實不外乎一心之敬是敬乃義之根本也不然昏昧雜擾無以直內而何以爲方外之妙用偏狹固滯無以方外而何以盡直內之全體析之而知其異合之而知其同此內外交相養之道有不可以偏廢者自二句推之必敬以直內而後能義以方外上句爲體下句爲用自四字推之必敬也而後發之直必義也而後止之方是敬與義爲體直與方爲用而一句之間又各自有體用也體用來持循環無

窮然後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和靖所謂更無計較者其效固應爾也或者于敬以直內則疑吾夫子之言何以不謂之正而謂之敬殊不知以敬易正者正指卦德而言也敬則不失正指人心而言也正其體段敬則有用力之要正但指其地位敬則有主一之功至于義以方外則爲告子義外之說殊不知敬之持之初非二事譬如一鏡瑩然者是敬其能照妍醜卽是義又如兩足立定者是敬其能行者卽是義故程子曰義形于外者非在外也然則二者



用力之地若何是說也先師嘗言之矣以中庸之戒謹  
恐懼爲主敬之本以大學之格物致知爲集義之端學  
者知有主敬之本而存之于端莊靜一之中則主一無  
適整齊嚴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所以涵養于其靜也  
無不至矣學者知有集義之端而窮之于學問思辨之  
際則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  
餘所以體察于其動也無不周矣異時真積力久豈惟  
敬義之說吾無間然推而極之至于大學之家齊國治  
而天下平中庸之天地位萬物育何莫而不由斯道也  
子思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此敬以直內而喜怒哀  
哀樂無所偏倚所以致乎中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  
義以方外而喜怒哀樂各中其節所以致乎和也惟其  
如是所以寂然不動本體卓然感而遂通無所間斷其  
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通者無時而不寂以敬義相涵  
所以有得于太極一動一靜之妙也明道曰釋氏于敬  
以直內則有之于義以方外則未有之也今和靖專于  
敬以直內且謂伊川教人專令敬以直內若用此理則  
百不敢輕爲不敢妄作不愧屋漏矣少異明道之說是

不然敬之一字通貫動靜方其未發也渾然是敬之體  
及其既發也則隨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非其體之素  
立則省察之功無自而施也有此敬卽有此義有此義  
卽有此敬體用相涵非可歧而二之也釋氏之學所以  
異于吾儒者有體而無用然其體亦不同也吾觀儒釋  
之異吾儒心與理一彼心與理二彼其常惺惺則坐禪  
入定萬理俱空吾之常惺惺則知止有定萬理俱燦彼  
其常惺惺則息緣無端而歸于寂滅吾之常惺惺則沖  
漠無朕而大用流行明道懼學者不得于言又從而釋

之曰釋氏之直內要之其本亦不是此皆伊洛大儒發  
明之要旨至先師之說而益明敬齋箴曰動靜無違表  
裏交正白鹿洞賦曰明誠其兩進敬義其偕立有志于  
學者當加察也若夫諷誦膚淺之時文掇捨塵腐之常  
語至于涵養理義之大原培植事業之實用漫不加意  
聞見既陋氣識益卑烏在其爲遠大之業也况時文與  
義理之學何殊哉論語孟子無非教人以存養省切之  
功大學中庸無非教人以致知力行之實程朱諸儒之  
議論無非啟其虛靈真靜之體經綸錯綜之用小得之

小有受用大得之大有受用豈但增益其器識而已愚  
謂爲學之序當取四書集註潛心玩味先大學論語次  
孟子中庸博取伊洛諸儒之言近思錄或問精義之書  
參考而熟復之體驗而力行之上中二句當課之日將  
所習摘爲問目互相切磋至于所答之辭不過以諸儒  
之論援引于前以己見推明于後末句仍以時文爲課  
如此則本末俱舉體用兼該聞見卓偉氣質益宏發而  
爲文意味深長議論精確他日任重道遠上足以續濂  
洛之正脈次足以爲當時之實用遠大之業未易量也

昔先師應試策者官得之驚曰三篇皆欲爲國家措置  
人事他日必非常人其涵養器識爲何如哉

推詳復卦大要篇

端平丙申冬至日門徒有以至日閉關爲問者卽講明  
大意以示之沉以爲一陽之復乃學者遷善改過之機  
在四時則爲一元初發之仁所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  
正希者此時也所謂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者此時  
也所謂幾微諒難忍善端本綿延者此時也學者于此  
時將觀造化之復乎抑將體造化以求吾心之復乎程

子曰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所謂靜見天地之心殊不知動之端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師亦曰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息至此復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又曰太和保合善端無窮非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緣夫已棄之善而復之亦曰不肆焉以騁于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不能已學而反求諸心于復之動而求其至之端可也陽至于下其始甚微養以安靜然後能長聖人作易教人以存養之道必欲出入無疾而養之勿害也必欲朋來無咎而養之有助也必欲反復其道而養之有漸也必欲至日閉關而養之以凝定之功必欲復以自知而養之于謹獨之微于復之靜而養其至善之端復之初爻一陽來復復之最先也驗之于心遷善之最速也近則復遠則不復正則復偏則不復必如初之不遠復而元吉也必如二之體復而爲仁也必如四之獨復以從道也必如五之敦復而自考也不爲三之頻復而厲也不爲上之迷復而凶也學者反求諸心心盡乎復之義而充其至善之全可也于寂然

至善之中而有一念之動此動靜之復也吾察焉終日  
營營與物並馳惻隱羞惡之呈露辭讓是非之發見此  
善惡之復也吾察之焉程子謂元者物之始則指元爲  
復也周子謂利貞者誠之復則指利貞爲復也吾皆察  
焉諸友于今日之復一皆體聖賢之所謂復則天地之  
造化亦復也沉嘗論之聖人無所謂復希聖而下方有  
所謂復有陰而見陽之復有惡而見善之復聖人之德  
其動以天盈虛消息與時偕行猶太極之妙于陰陽誠  
之無爲不麗于善惡豈有復乎顏子至剛至明去聖一

間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不遠復也諸子  
之日月至焉則幾于休復獨復敦復頻復者矣夜氣之  
復萌蘗之生不能保養且久而伐不足以存又幾于迷  
復學者亦惟學顏子之不遠復與夫克己以復乎禮而  
已哲人知幾誠之于思此言知之復也志士厲行守之  
于爲此言行之復也善乎先師之言曰非至明不能察  
其幾以四非字言此知之復也非至健不能致其決以  
四勿字言此行之復也所以喫緊後學已深切著明矣  
諸友于今日陽剛之復亦惟反之吾身于四者之非精

以察之于四者之勿勇以決之日用之間隨事省察纔覺有非卽加克治毋不敬以操存于未發之初思無邪以戒謹于將發之際知之愈明則行之愈至省察之功精克治之力至省察克治之行交盡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雖然天理之微難明人欲之私易熾誠思一日存天理者幾何而汨沒于利欲者至不可計況夫諷誦膚淺之時文掇拾塵腐之糟粕聖賢蘊奧日微義理玄妙日薄貧賤富貴得失利害之私又交怵乎其外求其至理之不微不可得矣

是必灼然有見夫天理人欲之界限而自拔于利欲昏塞之中然後禮可復而仁可存耳沈望諸友因此陽剛之復體之于身省察克治以同歸于一復也沈嘗聞先師文公朱先生之言曰求仁者克去己私以還天理至于一日欲淨理純視天下無一物不在吾生物氣象中矣旨哉斯言也其復之初用乎然則學者欲樂此不遠復者可潛心熟察而詳記是也

春秋五論

或問春秋之作何爲乎曰春秋者扶天理遏人欲之書

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則其所謂扶天理遏人  
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而綏猷  
之責后實任之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所以植立人  
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  
常發達而不可壅者爲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轍  
東王迹熄政教失風俗壞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  
教不立幾若與之俱泯滅而不存焉君臣之道不明也  
上下之分不辨也義利之無別也眞僞之混淆也諸侯  
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強  
并弱下篡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所爲之事盡反正制  
而失人道之正世莫知其不然也孰能撥亂而振起之  
幸而孔子至聖不得其位心雖切于救世而綏猷之責  
不在何補于世之治亂耶若六經之書易以道陰陽詩  
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樂以宣和暢春秋  
尤以謹嚴爲先以爲載之空言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  
著明故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則同其義則異  
魯史書其君臣之義或未明也而吾聖人則明之以君  
臣之義魯史書其上下之分或未正也而吾聖人則正

之以上下之分兄弟之倫未立長幼之序不存而吾聖人則立之存之以至辨別是非予奪可否使大義不至于溷淆也其大要則主于扶天理于將微邊人欲于已肆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或者謂春秋不過空言爾而其功配于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作春秋之心尤有大于放龍蛇驅虎豹之功者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以人心之動始于惻隱而終于是非惻隱發于吾心而是非公平天下世之盛也

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爲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爲是非所謂亂臣賊子恣睢蕩跌放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雖肆意所爲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惡夫人之議已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爲而不厭而其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已于莫我議之地既上幸無明君之正法以定其罪而又幸世教不明人心不正習熟



見聞以爲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爲亂臣賊子者又  
何幸以逃其罪耶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  
正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爲不善者有不待刀鋸臨  
刑罰加自幾若無託身于天地間矣時至春秋周室大  
亂而世衰聖王不作而道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  
善惡之論幾于廢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其姦  
不特禮樂法度之拘而已也孔子作春秋也要亦明是  
非之理以詔天下與來世也是以人心之公理聖人因  
而明之所謂筆則筆削則削亂臣賊子聞之固將不懼  
于身而懼天下後世之議不帶刀鋸斧鉞之臨而懼俟  
然有能正其罪者以人欲曰滋之際而懼天理一髮未  
忘之時孔子作春秋之功顧不大乎孟子斷然以孔子  
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使先王之紀綱法度超然復振  
于世而人心天理之尚存不然顛倒錯亂貿貿不明三  
極果何恃而立乎此孔子作春秋所以有功于萬世也

歟

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說以春秋之作乃賞善罰惡之  
書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夫謂天

子之事止于制賞罰之權而綏猷修道之責乃不暇問  
則是劉漢以後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爲是  
說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謂天子之事也彼徒  
見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書氏或  
不書氏于是爲之說曰書字書爵書氏者褒之也其書  
人書名不書氏者貶之也褒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子  
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  
天子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也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聖  
人以自任也夫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  
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操天王之柄借曰道之所在  
猶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  
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于是作春秋正  
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之不法者聖人宜不  
如是也蓋是非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去取之也  
故夫子得以魯史明是非賞罰也天王之柄非得以自  
執也得以假魯史以寓是非賞罰之道也賞罰之道人  
心之公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爲是也非  
以魯之重信義崇禮教可以變而至道也是以託諸魯

史以寓賞罰之權也故其賞之也非曰吾賞之魯賞之也其罰之也非曰吾罰之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聖人之祚嗣之以是非賞罰之權而予之于魯魯亦不敢肆意而任之則魯乃周公之後故予之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以周公之典禮而欲行之諸侯大夫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意也聖人以匹夫之微不得擅天王之賞罰魯以諸侯之國其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之賞罰夫子乃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魯獨受其名吾知夫子必不敢以自僭也

大抵學者之慮往往在于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意欲爲聖人而實非所以尊之也夫子告顏淵以四代之制不見諸用而寓其說于春秋此皆一切謬妄之論其大要皆主于以禮樂賞罰之權爲聖人自私自之具矣夫子之所以告顏氏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豈有德無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遠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所用者尊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修春秋之時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四代之制不幾于誣

聖人乎學以知道爲本學不知道妄相傳襲害義傷教  
于是爲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  
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破而後夫  
子之所修春秋者可知矣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從可  
識矣庸非後世所當法乎 以上其一

或問六經之說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爲尤甚前公  
穀左氏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橫生意見各立一說  
夫彼此一事彼以爲是此以爲非彼此互相矛盾前後  
一人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相抵牾然其大端不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主九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過有二一以日月爲褒貶二以爵號爲褒貶以日月爲  
褒貶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有日者有月者盟宜書日  
而或書時入宜書日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以爵號  
爲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字書侯或書名  
書字或書州書國書人一人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不  
同也愚請得而析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  
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之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  
乎柯之盟不日而葵邱之盟則日書之或曰危之也或  
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益

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婁卒于內而公在外其不與小斂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不日遠也然公子龜遠矣又何以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公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日而得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正也過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言當是時諸公子爭國危之隱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公之才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未繆公之自葬又何危乎凡此者疑誤而難通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爲褒貶乎至于來歸仲子之贈而幸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舍賻而王不稱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贈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舍賻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也若歸贈舍賻而稱王將以爲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以爲朝弑君之賊而名之滕子紀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稱爵說者以爲能修朝禮而與之朝隱公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滕薛稱爵而與之朝是亦繆妄之

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君之賊而黜稱子以滕有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侯豈皆有可貶之罪而黜之乎或曰爲時王之所黜使時王而能黜諸侯則紀綱法度之施禮樂賞罰之權天王能執之矣安得謂春秋爲天子之事乎荆書楚已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夫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可也夷狄而中國則亦中國之乎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可疑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乎

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于日者書日事成于月者書月事成于時者書時若夫水旱雨雹霜雪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螽螟彗孛之類凡若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朝覲蒐狩會遇平和來至侵伐圍取遷成襲奔城築作毀凡若此者皆以月成也崩薨卒葬弑逆叛放敗入滅獲擄斬凡若此者皆以時成也或宜日而不日宜月而不月皆史之所載者失之也假如其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時其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月則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也

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爵號從其名稱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書名者皆貶而書字者皆褒也某與某在所褒而舊史只著其名某與某在所貶而舊史只著其字則聖人之褒貶豈在求其名與字而筆之于經乎是春秋不以名字爲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日月之前後而知其是非因其所書爵次之名字而知其優劣則有之矣非聖人故以是而爲褒貶也

莊公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又築臺于秦是閔三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冬師始還也是閔三年時之久勞民動眾以傷財穀邦國其不受害乎若此之類蓋于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杞見其于來朝之國未幾遂興師以入之也不以交鄰爲重而以利欲爲心是以強大侵侮乎弱小也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見其朝夷狄之國不能自強于政治受制于人閔七月之久往來跋涉而勞于行也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

宋元通鑑補遺卷六十二 八十二 四明諸書 約德刊本

不雨六月乃雨見其閏年而後雨則萬物焦枯而饑饉  
交至道殣相望也若此之類蓋于書月見之癸酉大雨  
震電庚辰大雨雪其于八日之中再見天變也辛未取  
郟辛巳取防于旬之日間而取二邑以瘠人肥己是其  
人欲一動不明乎天理之可否視諸王制百里之封在  
所益乎在所損乎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又災見嘗于天  
變無恐懼修省之意于災沴之不敬也乙丑葬敬嬴庚  
寅乃克葬延二日之久見不能事亡如事存葬禮之無  
備也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有以見魯先晉  
而後衛也已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見晉人  
先盟諸侯而後及大夫也若此之類蓋於書日見之以  
是爲聖人日月之書不書寓乎褒貶則誤也

宋元學案禮遺

卷六十二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政事之大小辭目之詳畧有蒙  
上文而殺其辭者固難一二盡也時變之升降世道之  
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已而書  
楚子吳一也始書人再書吳已而書吳子子以見夷狄  
之勢浸盛而難制魯以大夫而會諸侯大夫猶不氏于  
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諸侯大夫而弑君者皆名之于



後雖弑君之賊亦有書氏者小國大夫皆以名與人也  
曹莒無大夫于後則曹莒皆有大夫矣此見大夫皆爲  
政而犯分也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終也吳楚君大  
夫皆以爵氏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于中國而無夷  
夏之別矣列國諸侯之子皆稱世子而預會預伐者于  
以見居喪而稱子也入春秋以來薛侯爵也而書伯滕  
侯爵也而書子子以見諸侯之爵次皆以大小爲差等  
會于曹則蔡先衛得其少長之序而天秩不亂也蔡乃  
武王之所封而伐乎鄭則衛先蔡失乎名分之宜而天  
敘無守也衛其成王之所封乎是爵次之先後皆以目  
前強弱爲崇卑而不復用周制爲品第也淮之會許以  
男而先邾侯是幾微弗謹而上下之位失戚之會邾以  
子而先曹伯是大小無序而尊卑之次紊蕭魚之會以  
世子而先邾莒之君子以見霸者之爲政皆以私意爲  
輕重無復以禮文爲儀則也垂隴之盟內之則公孫敖  
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桓主盟于中夏于以  
見大夫敵于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若此者名稱從其  
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因之而見初非聖

人特以是爲褒貶也學者必欲于名稱爵號之間而求明聖人褒貶之意窒碍而不通矣况于名數務于新奇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爾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爲例之說與夫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以上其一

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爲褒貶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其義安在曰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二

公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書盟會則書會卒葬則書卒葬戰伐則書戰伐弑殺則書弑殺一因舊史舊文而書之焉此達例也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或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此特筆也元年春王正月此史之所無也而書王是聖人筆之也中國之諸侯有葬楚君者此史之所有也不書葬是聖人削之也晉侯召王明見于傳則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所以存天下之防立萬世君臣之大義也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則書曰衛侯出奔所以示人君之戒爲後代臣民之龜鑑也不但曰仲子而曰惠公仲子不

但曰成風而曰僖公成風不曰陳黃而曰陳侯之弟黃  
不曰衛瓘而曰衛侯之兄瓘陽虎陪臣書之曰盜吳楚  
僭號書曰吳楚糾不稱公子小白書齊突不書鄭而忽  
書鄭立晉而衛書人立子朝而尹子書氏凡此皆聖人  
之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  
竊取之矣蓋用達例而無有加損聖人之公心有特筆  
而明其是非聖人之精義達例所書非必聖人而後能  
雖門人高弟預之可也精義所在門人高弟豈能措其  
辭哉蓋非聖人不能與也學者之觀春秋必知孰爲春

秋之達例孰爲聖人之特筆而後可觀春秋矣

沈嘗推春秋之義竊以爲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  
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正  
以明正朔之所自出王人雖微必序諸侯之上皆以正  
君臣之大分內齊而外楚內晉而外吳始書荆而後書  
楚始書吳而後書子皆所以別夷夏之大防書晉申生  
許止明父子之恩陳黃衛瓘明兄弟之義曹羈鄭忽長  
幼之序正成風仲子嫡庶之別植凡此之類皆所以明  
分義也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隱爲攝而聖人書之

曰公則非攝矣傳稱許止不當藥聖人書之曰弑則非  
不嘗藥矣卓之立未踰年聖人正其名曰君則里克之  
罪不能逃夷舉之弑歸罪于穿聖人書之曰盾則趙盾  
之誅不能掩齊無知陳佗踰年而書之曰殺正君臣之  
大分也陽虎陪臣而書之曰盜律討賊之至公也凡此  
數者皆所以正名實也所謂著幾微者何也鄭伯使宛  
來歸祊而繼書入祊著其不當受之辭宋人以郕鼎賂  
我聖人書之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示其所可卻之  
義也今其不卻不辭者欲心眩迷而天理晦蝕也天王

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以明因狩而後朝王也公  
如京師遂會宋公衛侯鄭伯曹侯邾人滕人伐秦明如  
京師而後伐秦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  
宋公盟著其所以失己失人也隱公齊侯鄭伯在中邱  
公子翬帥師會齊人陳人伐宋公子翬無君之心著矣  
葵邱之會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邱以  
周公與會而不與盟也雖然諸侯咸集無敢異志齊桓  
尊周之義見矣邢邱之會改命朝聘之數怠其政而使  
大夫聽命曾不思邦交玉帛非臣下所得專晉悼乃不

自爲政而委之大夫是之謂倒持太阿而授之柄也及  
湟梁而大夫獨盟威福之權操于下而君上失政其萌  
寧不兆于邢邱之會乎盟宋之役倡爲弭兵之名合諸  
侯而使晉楚交見曾不思戎狄豺狼非中國所可通趙  
武乃徇其邪說而與之交禮是之謂自撤藩籬以媚夫  
盜也及于申而蠻夷望風篋弑之賊無忌憚而夷狄強  
橫其事豈不自夫有宋之盟來耶凡此之類皆所以著  
幾微也其他書法不一而足然其大者則不出于三者  
之外矣聖人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

所而生生之意常流行于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于  
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學者之觀春秋知有  
春秋之達例則日月名稱如後世諸儒之穿鑿者不用  
也知有聖人之特筆則夫分義名實幾微之辨有關於  
義理之大原者不可不深察也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  
文使其文簡事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爲春秋乎

上其三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  
之始是世道之一變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劉知幾

有云孔子述史始于堯典終于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文侯之命平王之初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申侯與犬戎共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平王與其臣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于天亦已甚矣其命文侯之辭曰汝多修整我干戈捍我于艱患已弭矣用資爾秬鬯一卣功已報矣其歸視師

寧爾邦國無復事矣卽此一篇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其意尤有所望也蓋遲四十九年之久無復一髮振起之意聖人于刑賞之權不復望于有周也決然矣由是而下則爲春秋之始獨非世道一變之會歟王道衰微霸不復振春秋之終夷狄強橫然世猶有勝負也至于荆楚橫衡已爲中國之害甚至斷髮文身之俗偃然與晉侯爲兩霸矣入春秋以來諸侯大夫各有定位也至獲麟之歲齊陳恆執齊國之柄而弑簡公之兆已萌矣魯自季孫逐君之後魯國政柄盡在三家而陪臣執

國命之漸已著矣晉自趙鞅入國之後晉國政權盡在六卿則韓趙魏爲諸侯之漸不于是而見乎向也夷狄交于中國莫有如楚之暴逆厥後秉禮之魯奔走于偏方下國之越以求一朝之安此夷狄強橫之甚而中國不能制也今伯主不競而諸侯之爭城爭地者干戈擾攘而無一息之寧矣獲麟之前世變爲春秋獲麟之後世變爲戰國庸非世道一變之會耶是春秋之所以終也

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而觀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

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霸主未盛之時也莊之十三年會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于是合天下而聽命于一邦也合天下而聽命于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元年而齊遷邢二年而城邢四年而伐楚五年而會王世子九年盟于葵邱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霸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而天下猶知有王政故隱桓之春秋多書王霸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而天下始不知有天王故僖文以後之春秋書王極寡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迹之熄獨非世

道之衰耶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橫中國無伯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則中國之霸在齊桓者今得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能嗣文公之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紹先緒悼公再霸而得鄭楚尙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復振至于晉平能明義以馭夷則區區一楚將屏伏退聽之不暇安能逞其強如此之甚哉昭之元年于虢之會中國分爲晉楚之從矣四年楚靈大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禮舉六王二公之事堂堂華夏之區咸聽命于夷狄矣十年平邱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德則不競天下之諸侯參盟見矣參盟見而諸侯無主盟者則天下無所統一也無所統一則天下之無霸也無霸則春秋終矣天下無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天下無霸此尤世道之大不幸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未有名氏也屈完來盟稱字著于經矣無駭俠卒諸侯之大夫始而書名未有書氏者今則有生而氏者矣始也諸侯盟諸侯于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于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今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之柄



于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觀之愈趨愈下愈久愈薄逆之而上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所以昭文德也沿之而下則七雄分裂吞併于秦不至于極不止也無以威不軌也後之作通鑑編年者託始韓趙魏之爲諸侯亦所以繼春秋之後歟學春秋者既能先明大義以究道理之精微又能歷觀時變以稽時事之得失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以上其四

學春秋者舍三傳無以考其成而士有志者類欲盡求三傳獨抱遺經豈非以其互相抵牾而不一其說乎竊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九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常思之左氏熟于事而公穀深于理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惟其曾見國史故雖熟于事而理不明惟其出于經生所傳故雖深于理而事多繆妄二者合而觀之可也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間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間有害于理之正此又學者不可不知也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于情偽熟于時世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于時世之情偽而不明其義之所在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宋宣立穆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諫楚子臨之

以兵而曰愛君之至也趙盾殺君出不越境返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知其事而昧于理者尤多楚自得志漢東駸駸然荐食于中國齊桓既攘之晉文又攘之其功偉矣此正孟子所謂彼善于此則有之矣齊桓晉文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使無所助而爲犄角之勢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蔡文公將攘楚必先有事于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于侵曹伐衛之書則曰重耳出奔曹衛皆不禮焉推量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義不明而功罔昭

矣其他紀事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爲據也宗左氏者以爲邱明受經于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矣然左氏大旨多與經戾安得以爲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左氏傳春秋其事終于智伯乃在孔子之後說者以爲與聖人同者爲左邱明而傳春秋者爲左氏蓋有其證或以爲六國時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所以載虞不臘等語秦嘗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

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親受經者其述事皆得之傳聞又未曾見國史故其事多繆誤畧其事而觀其理其間固有精粗之不同然害于理者亦甚眾此欲致知者之所宜明白而深辨之也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妾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凌僭之失未必非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崩賸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命不可而曰信父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啟後世父子爭奪之

禍將以此爲藉口也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及後歸于晉國則是以臣而叛君也而曰以地正國可乎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主君稱兵向闕以誅君側之惡人爲辭者未必不由此言階之也公子媵陳人之婦子鄆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于境外私相交誓而以其國自委者矣紀侯去其國聖人蓋與之則曰爲襄公諱也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後世蓋有窮兵黷武而報復之無已者取法焉祭仲執而鄭忽

出其罪在祭仲公羊則曰祭仲貶損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奕棋者矣其視君臣之倫何如也聖人作經本以明理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爲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于下之僭上卑之陵尊父子相夷兄弟爲仇爲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而矯詔以行事國家易姓而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不知愧矣君如武帝臣如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此其爲害豈不甚于敘事失實之罪哉

愚嘗以公穀左氏三傳要皆有失而失之多者莫如公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九齒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旣已畧舉其一二而何休之繆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而何休則曰春秋記新王受命于魯滕侯卒公羊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過嫌也而何休則曰春秋主魯記隱公以爲始受命于王滕子先朝故褒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何休乃倡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則其言已有失矣何休又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夏商之質明當親厚乎兄弟也使後世有親厚于同母之

兄弟而薄于父之枝葉非斯語壞之乎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其言已有失矣何休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則立孫明當立子以貴也兒死而不立孫使世有憾于質文之異而紊嫡庶之分昧立子之義非斯語禍之乎其釋會戎之義則曰夷狄之慕中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夷狄也來勿拒去勿追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之義則曰王俱南面而治有不絕臣之禮春秋之作本以尊天王也謂之有不絕臣之禮可乎隱三年春王三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完之變諸侯初僭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何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地陰逆怨氣所致也凡地震山崩星電雨雹螽蟊孳孳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爲之說春秋記異而其說不書曾若是瑣碎磔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足此皆何休之妄也觀夫三子之釋傳惟范寧之過少于公穀之義有未安者輒曰寧未詳蓋譏之也何休則曲爲之說適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寧公穀之忠臣

何休公羊之罪人沈嘗謂罪人者固難逃後世之公議而忠臣之名固後學所當景仰而企及者也吁揖遜之高風既未混于後世去就之有禮又無忝于前哲使世人而皆賢則世濟其美又何不可追先聖之芳蹤而標準乎萬世哉誠不敢僭言以斷諸儒之是非特辨正之以開後學之迷惑俾世之讀麟經者曉然知先聖夫子作春秋大義在于抑邪說正人心扶三綱植五常內中國外夷狄尊三五之盛德賤五霸之假借以拯三極之道矣乎以上其五

附錄

西山使長子淵紹其易學季子沈紹其書學而以所發明春秋屬先生

承父春秋之屬未得要領偶讀易豁然曰易之一卦一爻爲義各異而謂春秋以一例該眾事可乎學者以義求經而不以例求經庶幾得聖人之意矣久之讀書又豁然有悟曰道心者義理之正也人心者血氣之私也正者易晦而私者易流大舜所以有危微之戒也春秋二百四十餘年間諸侯大夫行事其發于道心者無幾

故經于贈仲子納郜鼎皆據大義以止私欲之流一書  
綱領大率在此吾聖人之心卽舜之心也

朱子爲作復齋記曰吾友蔡君復之以復名齋而謁于  
予曰願得吾子之言以書于壁庶乎其有以自任之而  
不忘也予不敢辭而請其所以名之意復之則語予曰  
吾之幼而學也家公授以程氏之書讀之而有不同于  
其說者則以告而願請益焉公曰思之又問則曰反諸  
爾之身以求焉可也自吾之得是言也居處必恭執事  
必敬其與人也必忠如是以求之三年而後有得也然  
其存之也未熟是以克之不周往者不循其本願欲雜  
乎事物之間以求之或乃反牽于外而益眩于其內今  
也旣掃一室于家庭之側揭以是名而日居之蓋將悉  
其溫清定省之餘力以從事于舊學庶乎真積力久而  
于動靜語默之間有以貫乎一而不爲內外之分焉然  
猶懼其怠而不能以自力是以願吾子之相之也

父師旣沒先生以屢世家傳心學鄉鄰質疑者疊疊不  
倦嘗與學者講明王道所由廢與霸權所自起使萬世  
人主知履霜堅冰之戒以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誠意

正心爲入德之方授諸子姪又以中庸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涵泳反復辨論明白自可至大舜之知顏子之仁子路之勇耳

墓誌

真西山跋虞復之春秋大義曰復之雖出後虞氏而其學固蔡氏之學也

熊勿軒爲蔡氏春秋後序曰先生師事文公及受家庭父兄之教隱于西山前湖書堂聚徒談道相樂自號一庵居士復齋先生其學者之所尊云

余用竇跋先生春秋五論曰復齋文學精義學博而要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二

宋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本之以天命敘之以民彝達之以時中斷之以通義真得聖人作經之大旨顧學者疏陋未有深究其說者呂氏則有或問五卷實與此書相爲經緯然五論綱領也或問條目也欲觀或問必自五論始

蔡先生沈

蔡沈西山季子也與諸兄能卒西山之業

杜清獻集

梓材謹案劉雲莊爲西山墓志云男四人長淵次知方次沈次沈早亡蓋先西山而卒而清獻云爾

則亦嘗講

學者矣

教授蔡覺軒先生模

詳見九峯學案



蔡素軒先生格 見下節齋家學

節齋講友

黃勉齋先生幹 詳勉齋學案

輔先生廣 詳潛庵學案

廖橫溪先生德明

張上一先生洽

陳先生孔碩

萬先生人傑 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節齋學侶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九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先生燾

李先生方子

陳先生文蔚

潘先生柄

楊先生復

林先生夔孫

李先生闕祖

沈先生憫

戴先生蒙 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包先生揚

詳見槐堂諸儒學案

葉先生采

詳見北溪學案

節齋同調

真西山德秀

詳西山真氏學案

陳先生宓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陳先生韡

詳見水心學案

黃先生自然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遺

王先生埜

詳見西山真氏學案

復齋同調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百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呂先生大圭

詳見北溪學案

西山門人

邱先生崇

邱崇字子陵蔡西山弟子也西山臨終別文公書稱邱

子陵才學優長相隨至此辛勤不懈其志朋友十分難

得他日必有用于世云

蔡氏九儒書

碎材謹案蔡氏書載邱密敘西山先生行實畧云  
密蒙教育侍左右未嘗見其有喜愠之至又云密  
隨至春陵居二年辭歸省侍先生曰少待九疑可  
登以觀濂溪之遺風帝舜之陵墓非徒游觀而已  
考邱忠定公名密卒于嘉定戊辰之元而此畧作  
于嘉定辛未其非忠定明矣尋樂子跋西山推衍

後世作咎云何八公賃屋事與歐陽春雇僕夫事  
詳見邱子陵敘西山先生行實中忠定字宗卿與  
字子陵者迥別蓋子陵名崇  
故傳寫誤作宗爾特爲正之

### 毛先生壽朋

毛壽朋蔡西山之徒也朱子嘗答其書云向見季通說  
甚俊敏更能勉力操修以世家學爲佳耳  
朱子續集

### 翁竹林先生易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 農卿邱先生壽邁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 吳先生雅

吳雅西山之徒也西山卒挽之以詩曰天乎不可問吾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一百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是耶非國論成貝錦臺評及布衣乾坤豈終否泉壤  
再生輝遺恨春陵路生存不見歸  
蔡氏九儒書

梓材謹案先生蓋卽吳公濟楫之子公濟嘗與邱宗卿密請西山正席舉比

### 參軍王先生域

王域官參軍博學有政才每傲視絕物非笑諸人蔡西  
山至春陵先生一日邂逅西山之子與語遂歎相見之  
晚卽拜謁執弟子禮甚恭時有語曰初不敬今納命  
蔡氏九儒書總述

### 翁先生陞

翁陞西山之徒其挽西山曰傷哉道學不容時力抵先生陷至危槐棘僉謀雖曰僞草茅公論實難欺蒼梧千里地雖遠白首一心天自知借問西山近何似白雲長護紫陽碑

蔡氏九儒書

### 西山所傳

#### 彭先生口

梓材謹案袁清容序學三圖云建安之易爲彭翁彭翁之傳爲武夷君而莫知所據又云或言洛學之傳文公不得而見今蔡氏所傳書訖不著圖藏其孫杭祕不復出又云季通家武夷今彭翁所圖疑出蔡氏蓋以武夷君爲西山蔡氏而建安之學則謂謝疊山仲直也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二

百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 節齋家學

#### 蔡素軒先生格

蔡格字伯至節齋先生長子西山先生長孫也號素軒學者稱曰素軒先生先生行高而德厚學足而望隆性質沖澹持身謹恪教諸子姪必遵先世義方之訓與從弟覺軒久軒靜軒等自相師友由始至終未嘗少懈時有以佛老之教惑亂眾聽者先生與學者講明孟子盡心章以力詆之作至書以警之又著廣仁說以自勵其衛道何其嚴哉

蔡氏九儒書

至書序

至書者言平理之至極者也天下之理中而已人之學亦允執厥中而已堯舜禹湯文武之相授孔顏曾孟之相傳歷數千百年而其書若出于一者天之降衷民之受中理無二本言無二致也然而理有體有用靜而無所偏倚者體也動而無過不及者用也體則虛明而無一善之不備用則該貫而無一事之不周聖人相承其發明有如此或有議論詳畧之不同稱述名義之不一若夫根源之發旨趣之歸所以相與講明乎此理者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一

一百四明叢書  
續國刊本

固同一體也三代之前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小而從事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若夫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不過使之由夫日用之常而已夫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精微之論不過數語當是時也人心正風俗淳本源不差故士亦積學而造于自得自孔孟旣沒聖人之道不傳學者專記誦之文溺詞章之技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于是異端邪說得以乘間投隙談道德論心性舍實取虛棄有語無蓋邪說易以惑人是以天下靡然景從其信之與之者固入于佛老

其疑之攻之者亦入于佛老天下林林總總以至于今天理民彝幾何其不至于淪喪也哉嗟夫人惟無得乎此也是以有慕乎彼切念古先聖賢之書所以提絜綱維闡究精微非不明著其是非使人易曉而其散逸于簡冊讀者不能融會而一之是以窒碍而難通徒苦而無得予深懼邪說之橫流人心之陷溺因遠取堯舜禹湯文武孔顏曾孟之書近述周程張朱祖父之論名之曰至書使世之人曉然知父子之當親君臣之當義夫婦之當別長幼朋友之當序當信藹然而和惠然而順聖人所謂常典者固可勉而至矣佛老所謂虛寂者不待辨而明矣昔者格見先公與先師文公書曰世道既降邪說交作人心昏晦也久矣苟不先示以本源學者鮮不惑異端之說者幾希故此書之輯皆極至之理所謂先示之以本源者不少讓焉但格不敏擇之未精錄之未備願與同志共損益之若夫力行之序則自下學始日用常行之間卽道體精微之所在學者可不勉乎

廣仁說

格嘗誦先師文公之言曰仁之爲道其大也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道之理也春生夏長秋成冬藏運用乎四時流行乎天地育萬物而妙無窮其德莫大焉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命之性也惻隱辭遜羞惡是非發乎情耳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萬善之綱領萬事之節目莫不咸在也人莫不具乎天地之性性卽理也情卽氣也天人合一之妙也德于天謂之元德于人謂之仁仁者人心之全德人道之極致也偏言則一端生之始也善之長也仁之理所以名也發之用所由立也專言仁則義禮智無不貫焉禮者仁之序也義者仁之宜也智者仁之知也萬物非仁不育萬事非仁不成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故君子之學莫先乎仁孝弟所以爲仁也復禮所以爲仁也居處恭執事敬所以求仁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所以求仁也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爲仁由己求在我者也有能一日用其力乎仁卽隨焉孝乎親斯仁矣義于君斯仁矣復乎禮斯仁矣達于智斯仁矣能愛人者仁也能惡人者非歟全其體者仁也殺其身者非歟以己及人者仁也棄國而逃者非歟

行不必同也事不必異也發乎中心之誠達乎天理之正仁矣哉故日月至焉暫乎仁者也三月不違時乎仁者也純亦不已久乎仁者也久則一一則天天則動靜語默無適而非是理之流行矣或曰仁誠天下之全德學者所當必爲不可畏難而苟安宜乎子之厚望乎人也敢問用力之序何如曰切問而近思先難而後獲循理而無違勉勉而不已仁道雖大其孰能禦之過此幾非在我者曰子之言仁與道其無異乎曰道者天也仁者元也元統乎天也仁統乎道也曰然則子之言與朱子之說其有異乎曰朱子之言至矣夫仁之爲道也語其妙則至微而難名語其用則至費而難盡原其心之生理以明夫仁之妙用者朱子之言仁也原其心之全體以盡夫仁之功用者愚之廣仁說也是皆夫人之所已言也何敢異乎因書以自警世之求仁者尙當用力于論語之書將孔門諸子問仁處及夫子所答處反復玩味以求通焉則仁道庶幾其有自得之趣矣

蔡先生柄

蔡柄節齋次子與兄格承節齋之訓爲當時學者

蔡氏



九儒書

教授蔡覺軒先生模

詳見九峯學案

節齋門人

補 朝奉陳先生光祖

附錄

嘗督修內府及造御劄萬盈倉例賞三官皆不陳乞官

終梅陽守

補 翁思齋先生泳

思齋注釋河洛講義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一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天河圖運行之次自北而東而西而南而復于北五行相生之序自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左旋一周金復生水如環無端圖以左旋順生爲主然對待之位相克者已寓于相生之中也

後天洛書運行之次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而復于北五行相克之次自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土復克水如環無端書以右旋逆克爲主然對待之位相生者已寓于相克之中也

梓材謹案是條或引作思齋董氏與節齋蔡氏王齋胡氏並述之蓋誤以翁爲董耳

補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

梓材謹案閩書載先生少穎敏從蔡淵黃幹遊問學精專操行篤至是先生又爲勉齋門人

雲濠謹案先生嘗註熊端操節所編性理羣書四庫提要稱其嘉定中登進士自稱覺軒門人掌建安書院朱文公諸賢從祀祠其仕履則不可考注中稱邇年皇上親洒白鹿祠規以賜南康則理宗時人也據其自稱覺軒門人是先生再及蔡氏之門矣其序牧堂地理發微有云余初授業于覺軒先生之門于風水之學尤所酷嗜云云

詹敬齋先生樞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劉習靜先生彌邵 詳見艾軒學案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問易于蔡節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安撫宋先生慈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遺

復齋家學

蔡先生楠

蔡先生欄 台傳

蔡楠蔡欄復齋嗣子俱克肖以遵復齋之訓 蔡氏九儒書

素軒門人

湯先生潛

祝先生煒 合傳

湯潛祝煒安仁人素軒之徒也時以素軒累世家傳道  
學來遊門下以識心見性一超頓悟之說爲問素軒曰  
此異端惑眾之道乃爲拔本塞源之論歷講孟子盡心  
知性以辨明之 蔡氏九儒書

西山私淑

黃先生瑞節

劉先生瑾

並見晦翁學案補遺

節齋私淑

胡玉齋先生方平

詳見介軒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二

二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蔡氏續傳

蔡先生積中

附門人張肩吾危孝先趙仲通

蔡積中臨海人西山先生裔孫也少孤貧養祖父母以  
孝聞通易詩書會科舉廢遂授教于家其弟子張肩吾  
危孝先趙仲通輩多以文行名于時 台州府志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二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三

目錄

勉齋學案補遺

勉齋先緒

補黃先生瑀

朱劉門人

補黃先生榦

勉齋學侶

蔡先生淵

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勉齋同儔

應先生抑之

勉齋家學

補黃先生輅

勉齋門人

補劉先生子玠

補黃先生師雍

補黃先生振龍

補曾先生成叔

補 鄭先生鼎新

補 李先生鑑

補 董先生士龍

補 陳先生倫

補 李先生武伯

補 葉先生真

楊先生復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陳先生宓 同上

潘先生柄 同上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二 四 明 叢 書  
約 刊 本

林先生學聚 同上

鄭先生文適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鄭先生适

鄭先生思孟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黃先生勇義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黃先生義明

曾先生守約

曾先生兼善 附子天麒孫順曾孫魯順師胡端一

黃先生崇義

劉先生養浩 附子安國

韓先生永 附師鄭集

馬先生宗諒 附子洪

宋先生慈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遺

林先生庚

林先生武 合傳

熊先生剛大 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董先生鼎 詳見介軒學案

吳先生中 詳見雙峯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目錄

三朝明倫彙編  
約園刊本

林先生子牧

林先生子敷 合傳

曾先生文仲

曾先生魯仲 合傳

朱先生鉅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朱先生鈞 同上

楊先生火 附師楊溥

李先生修

周先生口

王先生口

做齋門人

饒先生應子

勉齋私淑

車先生若水

詳見南湖學案

陳先生普

詳見潛庵學案

袁先生桷

詳見深寧學案

程先生復心

別見潛庵學案補遺

劉氏續傳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約圖刊本

劉先生光

馬氏續傳

馬先生元椿

附弟元壽子泰之申之

王氏續傳

王先生肖翁

周氏續傳

周先生潤祖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三

後學 鄧玉梓材同輯  
慈谿馮雲濠

勉齋學案補遺

勉齋先緒

補黃先生瑀

黃瑀字德藻閩縣人紹興八年進士知永春縣大治學館作亭其前而刻詞以厲學者語意甚偉士子上謁者接之于學講學之外一豪之私不敢及也權華亭縣事歲惡民饑食活萬計吏部侍郎汪公應辰侍御史汪公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三

約圖九本

澈交章薦之除御史臺檢法官未幾擢監察御史請外除江南東路提刑未行徙轉運使改知漳州丁內艱免喪請就閒養疾得以朝散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年六十子五人勉齋其第四子也 朱子文集

朱劉門人

補文肅黃勉齋先生翰

雲濠謹案先生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孔子廟庭

勉齋文集

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



難入藏其心不可測度欲一以窮之捨禮何以哉詞氣  
容止之間應事接物之際察其中理不中理十得其七  
八矣與李敬子司直

黃東發曰此本爲琢磨朋友而發然後學可用以自

治

幹嘗謂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以天言之則貧對富貴  
對賤窮對通泰對否以人言之則出對處進對退隱對  
見仕對止古之人惟義所在隨遇而安未嘗有所擇也  
比年以來士大夫風俗只揀一邊好底都不要一邊不

宋元學案禮通卷六十三

二 約圖刊本

好底于己則利矣其如義何此風一長望其舍生取義  
殺身成仁決無此理與潘謙之

五行有生數有行數幹嘗疑其只是一樣天得奇爲水  
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地得耦而爲  
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水者初生  
之陽木者極盛之陽火者初生之陰金者極盛之陰水  
木火金土五行之序也水火木金土分其奇耦初盛而  
言也去私兄以爲火能尅金不應生金何故夏之後便  
爲秋耶借曰中央有戊己土不知何月何日屬戊己耶

土旺四季則何物非上所生豈特金耶金本上也以秋燥熱而生金謂之火生金何不可也火能尅金惟其能生所以能尅又何疑焉榦欲作三句以斷之曰論得數奇耦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若謂先有水火後有木金則不成道理亦不成造化矣復

昔吉甫

黃東發曰勉齋此說與其師晦庵不同然晦庵論生之序似推測造化之初開闢而言謂天地尙混水始生而蕩滌其間是爲天開其極則降而爲山川水極生火而炎燥其間是爲地闢其極則升而爲日星于是陰陽又相摩盪其間而五行備人物生矣今勉齋則主天地間造化運行而言意恐各有在也

勉齋講義

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者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于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

斯世之迷惑故開闢啟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孟子之言仁義其強爲是名耶抑亦有自來也且何以知其爲性所有而五常百行之總名也夫子固嘗言之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道一而已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資言仁義以理言也人受氣于天賦形于地稟陰陽剛柔氣質以爲體則具仁義之理以爲性此豈

人之所能強名而五常百行孰有出于仁義之外哉

淦縣學

古昔聖賢所以教謹于君子小人之辨者至矣毋乃太刻切而少寬裕耶蓋善惡兩塗判然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剖析而言之所以使人去惡而全善也其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上達小人下達此以其趨向之相遠者而言也其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此以其趨向之相近

者而言也言其相遠所以決取舍之機言其相近所以  
審毫釐之辨聖賢立言所以諄諄而不能自己也然即  
數章而觀之雖其言各有所稱總其要而論之則循天  
理者爲君子徇人欲者爲小人也所喻者利所求者人  
所違者下曰同曰比曰驕皆徇乎人欲者也所喻者義  
所求者己所違者上曰和曰同曰泰皆循乎天理者也  
天理人欲之間而君子小人之分定矣

新滄縣學

聖人作易于乾坤二爻首言學問之事以誨人其旨深  
矣乾之九三以陽居剛得乾之正而當下卦之上坤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三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六二以陰居柔得坤之正而居下卦之中以其居中得  
正而復在下故卽二爻以明問學之道也乾天道也至  
健而動故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以言其自強而  
不息故雖憂危而實无咎也坤地道也至順而靜故曰  
直方以言其守正而不撓故所畜者大而不習無不利  
也人能自強如乾守正如坤學問之道無復加矣不能  
自強則怠惰乘之不能守正則放僻乘之尙何學問之  
有哉爻詞之義亦已備矣聖人慮夫天下後世未明夫  
所以自強者何事所以守正者何道也故爲文言以廣

之曰所以自強者內以進其德外以修其業皆當終日  
乾乾而不息也所以守正者內以存吾敬外以行吾義  
敬立則內直矣義形則外方矣秉五行之秀以生而具  
仁義禮智信之理者德也充是德而見之應事接物者  
業也德不充之以業則不進業不本之以德則不修學  
者所志孰有先于此者乎主一無適而虛明不昧者敬  
也窮理度宜而品節不差者義也不敬則所主紛擾矣  
不義則所行悖繆矣學者所務又孰有急于此者乎知  
所以進德修業又知所以居敬集義則乾之自強坤之

守正學問之道無餘蘊矣又嘗因其義而推之乾言德  
業坤言敬義雖若不同而實相爲經緯也欲進乾之德  
必本之以坤之敬欲修乾之業必制之以坤之義非敬  
則內不直德何由而進非義則外不方業何由而修終  
日乾乾雖進修夫德業而所以進修者乃用力于敬義  
固可以至于大而所謂大者乃德之日新而業之富有  
也卽是而思之則知二爻之詞文言之旨誨人之意愈  
明而所謂學問不待他求而得之夫易之爲義廣矣大  
矣乾坤二卦又諸卦之首也乃拳拳以學問爲言而提

綱挈領反復詳盡又如此有志于學者不於此而加意焉則亦無所用力矣

白鹿書院

古之言性者多矣何其紛紛而不一耶在商書則言常性在周書則言節性在孔子則言性相近在孟子則言性善聖賢立論固已不同下至諸子則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韓子言三品佛氏則又以知覺言性然則後世將何所折衷耶蓋嘗卽數說而考之性卽理也理無不善氣質之稟不能皆同則所受之理亦隨以異此善不善之所由分也商書之言常性孟子之言性善此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三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指理而言也周書之言節性孔子之言相近此指氣而言也所指雖異亦何害其爲同哉荀揚佛氏則敢爲異論而不顧者也謂之惡則性無善矣謂之混則善惡相對而生也此豈理之本然者哉知覺者人之精神而又非所以言性也惟韓愈生于數子之後獨有得于聖賢之意其曰性之品有三則孔相近之謂也所以爲性者五則孟子性善之謂也故其自視以爲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每以孟子自比者夫豈無所見而然歟愈之言則善矣然性之品有三亦未知其所以然也迨

我本朝關洛之學發明孔孟不傳之遺旨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然後聖賢之意坦然明白而諸子異端始無所容其喙矣學者知理之無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不善則當施矯揉之力務本之學未有急于此者

漢陽軍學

### 敬說

古人論爲學之方多矣自程子始專以敬爲言近世朱

宋元明諸儒

卷六十五

約編刊本

張二先生復申其說至于爲箴以自警朱先生于大學之書首言小學之學惟敬足以補其缺哀集程門之語如所謂主一無適常惺惺法整齊嚴肅收斂身心不容一物者以明之其說詳且密矣然爲學而必主于敬與主敬之必有其義諸說既各不同而其說亦未易曉是以學者雖知主敬之切于爲學而莫有能用于敬者則亦其說之有未明也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爲是氣也莫不爲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

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于氣而又不能不動于欲也則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師父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于昏且亂矣故管聞之先師曰

敬字之說惟畏爲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臨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于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于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能如此制于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眞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爲近之也蓋畏卽敬也能畏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先生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



易說

雲上于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于天無所得爲則是兼取于飲食燕樂之義雲上于天自爲需待之義飲食燕樂則君子處需而得其道耳九五爻盡之非爲無所復爲取飲食燕樂之義也

師取畜眾之義則兵師師眾一也今曰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則似以兵師師眾爲二義師卦皆主兵師而言非兵師師眾本亦一義旅師亦然師之爲言眾也在軍則有師之名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三

十

四明黃書

約圖刊本

困言致命謂委致于天命耳本義云猶持以與人而不知有未明致有二義有以此召彼之來兵法致人是也雖不同或移彼至此或推此至彼其義一也若謂委之命則非至字之義致命只爲吾身性命而致爲推以與人也

喪禮說

降正義服之中其取義又有不同者有從服有加服有名服有報服

案司服凡凶事服弁服注云其服斬衰齊衰疏云天子諸侯絕旁期正統之期猶不降故兼云齊衰其正服大功亦未降也大功章曰適婦既無所指斥明關之天子諸侯也如是則爲適孫之婦又當小功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據注謂孝子哀感之心無所不在則此衰負版左右辟領四者惟子爲父母用之旁親皆不用與

案記云婦耐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于親者祖姑有三人皆得耐于廟則其中必有再娶者則再娶之妻自

宋元皇極經世六十三

約圖刊本

可耐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耳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也

至親以期斷父母加隆三年祖父母以尊加期期上殺應曾祖父母大功高祖父母小功而俱齊衰三月傳曰重其衰尊之也減其月恩殺也不敢以大功小功之服加至尊也

日月未竟而哀先殺則是不能終其喪也內除外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不惟外除而內亦除也注說失之

父方持服在家未出而從吉之時其子或輕而先除或親盡而無服以其父方在喪服哀感未終不可與于樂也亦如從父諱于先祖之禮也次云母有服妻有服亦謂方在服制之中亦隨其降殺非謂命士而上異宮父有喪服子可觀聽音樂者也

喪禮義但有死三日而斂若併死日而數則三日而斂恐指大斂而不及小斂惟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天子諸侯殯葬月日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

宋元經義補遺卷六十五

約圖刊本

日記

聖賢之教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又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此錄之所以作也自且至暮自少至老置之坐右書以識之文行相須新故相尋德進業廣矣

日記式

一記年月日

歲次 一行

一記氣節寒暑雨暘之變

天運 一行

一記所寓之地

所寓 一行

一記所習經子史集四書多少隨力所及

讀書起止 四行

一記所出入及所爲大事

出入  
動作

三行

一記所聞善言所見善行

善言  
善行

三行

一記所見賓友

賓友

三行

附錄

清江劉氏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命受業朱子先生家法嚴重乃以白母卽日行時大雪旣至而朱子他出因留客卽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而朱子始歸

所至以重庠序先教養其在漢陽卽郡治後鳳樓山爲

宋元學案補遺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三

約園刊本

屋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

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甚眾朱子作竹林精舍成遺直卿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

直卿後入廬山講乾坤二卦于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羣集聽焉

先生繼朱子之志輯六經論孟之言孝者爲一書釐爲二十四篇名爲孝經本旨

先生孟子講義自述曰榦蒙恩假守漢陽每念此郡士風簡質渾厚可與適道輒誦所聞以與士友講說爲孟

子講義二十章衰晚愚昧廢學日久不足以發明聖賢之蘊奧然孟子之書明白切至誦其本文亦足以使人興起于此二十章之中玩味而有得焉則七篇之指可以類推聖賢之道可以馴致惟諸友勉之庶幾異日漢水之濱將有聖道爲諸儒倡者矣

朱子語類直卿告先生以趙友裕復有相招之意先生曰看今世務已自沒可奈何只得隨處與人說得識道理人多亦是幸事

又曰黃直卿會看文字只是氣象小間或又有看得不

好處

朱子語類卷六十一

約園刊本

楊信齋序先生續儀禮經傳通解曰禮莫重于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于二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培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稿尙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期望也抑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他日取吾所論

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又曰勉齋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性少午有司徹大戴則釁廟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國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守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爲詳備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提要于續經傳通解言黃氏僅修喪禮十五卷成于嘉定己卯其祭禮尙未訂定而沒越四年壬午張處刊之南康亦未完本也

眞西山勉齋祝文曰惟公之在考亭猶顏曾之在洙泗

宋光寧集補遺卷六十三

十五四期

約四刊

發幽闢微既有補于學者繼志嗣事又有功于師門采諸眾言奉以侑食英靈未泯必樂于斯

袁清容曰文肅文公之忠臣也疑者補之異者同之以一時之辦事而立其黨與見于成書故其匡輔之功若文公之于程子

勉齋學侶

蔡節齋先生淵

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勉齋同調

應先生抑之



史嵩之不終喪李節章琰及先生其論列之理宗感悟  
勒嵩之致仕

補 鄉貢黃先生振龍

附錄

樂于爲善聞不善則毅然惟恐逸己其勇有不可及者  
歲大比真西山見其文奇之擢之前列自是切磋往復  
遂爲深交嘗曰三山士友篤實不相負者吾仲玉也  
深悼少年不及親師取友益加人一己百之功問四方  
賢者必使其子學焉聚伊洛諸書課其子以講習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三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勉齋狀其行如此顧未言  
其從學惟真西山所撰墓誌言之

補 曾先生成叔

附錄

勉齋答曾伯玉詩曰白露下百草迅商薄修林幽人起  
長懷感此節物深攬衣自徘徊撫劍還悲聲丈夫各有  
志莫作兒曹心涉遠當疾趨畏景須就陰願言理輕車

去上南山岑

梓材謹案此詩選入濂洛風雅伯玉當

卽先生之字蓋取玉攸于成之理耳

補 通判鄭先生鼎新



附錄

知晉江縣建問政堂輯論語書言政治者題于壁建縣學孔子廟闢尊道堂真西山守泉殊敬重之

監行藏東庫遷國子書庫授都大提管卒遺命治喪一以儀禮從事

補提舉李先生鑑

附錄

居官平易近民尤曉兵事嘗督捕贛寇提兵深入梅州擒殺陳羅二賊後梅寇猖獗授以州符賊憚其威名遁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三

六

大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去

補堂長葉淡軒先生士龍

附錄

劉後村跋勉齋書卷後曰初勉齋名重一世門人高弟甚眾既歿篤守師說不畔者士大夫中惟陳漳州趙荆門士人中惟雲叟一二人耳然則雲叟尤可重也

補陳先生倫

附錄

勉齋答先生書曰夫學之有志猶三軍之有帥也約束

既明中令既審鼓行而前有進無退磨礪乎理義之刃而斬刈乎利欲之場先登乎道德之郛而策勳乎聖賢之府非有志而能若是乎異懦怯懾背公營私鼓之以仁義則氣索而不進脅之以利害則手戰而情降氣馬逸而不可收心地蹙而不可復非器不利帥之罪也然則爲學之方捨此宜無急者矣足下居長溪之西偏褻糧而趨不五日而至武夷夫子之舍望洋向若以觀世之大勇者焉毋徒下睨污瀆之中而覲吞舟之獲也

補李先生武伯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勉齋與李敬子書曰昨得李武伯在此講切武伯去蜀人家本仲來又得一月相聚

補葉先生真

梓材謹案先生嘗爲學錄林岍叟序其祖拙齋尙書集解後自云暫歸鄉校學錄葉君真里之耆儒嘗從勉齋遊其先世亦從拙齋學與東萊同時出家藏寫本林李二先生書解及詩說相示則先生蓋亦三山人也

楊信齋先生復

直閣陳復齋先生宓

潘瓜山先生柄

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劉後村誌黃德遠墓云中年還里間復齋陳公密瓜山潘公柄方興洛學二公師勉齋者勉齋師文公者德遠遂北面執贄于二公據此則二先生又爲勉齋弟子

林先生學聚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貢士鄭先生文適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雲濠謹案先生與林先生學聚儒林宗派並列于勉齋門人

鄭先生适

鄭适字周父成叔季弟也慶元己未成叔遣先生從勉

齋學勉齋與成叔書曰如昆仲真讀本分書實可爲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三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法也

勉齋文集

鄭存齋先生思孟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堂長黃先生勇義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黃傲齋先生義明

黃義明字景亮臨川人白鹿洞堂長去私之弟也師勉

齋孝友慈祥待人如一自號傲齋有詩文講義

人物志

學正曾先生守約

曾守約字維魯大庾人慶元鄉薦慕濂洛開統于郡師事黃勉齋以居敬爲本窮理爲要充本軍學正文行著

稱人物志

曾先生兼善

附子天驥孫順曾孫魯順師胡端一

曾兼善新淦人曾子四十七世孫也能傳黃文肅公之學爲時名儒子天驥軍器監簿倜儻有大志常居文信公幕府又從賈丞相餘慶等奉使于元全節而歸天驥子順字至順幼與信公從子陞其學其師胡端一目之爲二俊元至止中以茂才舉歷授饒州路儒學教授未上吏部已別選遂上時吳文正虞文靖皆稱其賢順季子魯字得之承事郎祠部主事博極羣書而文辭麗蔚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三

三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學者師之尤愛吳文正之書文正著書滿家無大無小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官至禮部侍郎其讀書之室曰守約齋學者稱爲守約先生

宋文憲集

隱君黃澗西先生崇義

黃崇義字澗西樂安人師事黃勉齋深造自得聘主汝水書院兵亂隱居著周易集說理學要語及澗西文集人物志

劉白石先生養浩

附子安國

劉養浩廣信人勉齋嘗曰吾于江東之友得三人焉曰

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時先生獲得其門朝夕習益悉以勉齋之指授者爲標準寶慶元年入太學舍法成淳祐七年授寧國府教授後進之士從之者無虛日相地于白石山爲精舍以處學者祥刑使者建安蔡抗扁之曰白石書院從學者悉稱爲白石先生及元先生子安國緝其齋廡曰先君之承先師曷敢墜替誦聲履武益廣其舊後爲湖廣儒學副提舉以卒

清容居士集

雲濠講案先生之名人物志作養拙云受學黃勉齋得居敬窮理之要稱其又建議塾置義山以贖辦子弟之來學者云

宋元學案卷六十三

三四明發書

一約圖刊本

梓材謹案吳文正爲劉翊修墓誌云考諱支國其仕南輒洛儒學正既滿遊口翰林承旨姚公之門

隱君韓先生永

明師鄭集

韓永字昭父懷安人幼刻苦受業于鄉先生宏齋鄭集後從勉齋游其學貫通九流百家而折衷于經其文掃去六代五季而欲反之古開門授徒師道尤嚴所知有仕長沙口與同載者先生曰賈馬皆嘗涉湘吾將游焉卒年六十所著有易說詩精義又書釋疑史斷未脫稿

劉後村集

雲濠講案先生號玉陽後村又爲宴雲寺玉陽先生韓公祠堂記

馬先生宗諒

附子洪

馬宗諒新定人禮部尚書大同之徒孫也受業黃文肅之門修定禮書親承講貫子洪號容堂先生守牧高其行以處士之禮禮之

柳待制集

梓材謹案先生名一作友

諒迪功郎見其孫元椿傳

安撫宋先生慈

別見西山真氏學案補遺

林先生庚

林先生武

合傳

林庚林武□□人仲則之二子也從學勉齋于箕山勉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三

三十四朝叢書

一編四刊本

齋爲之改名名庚以學之字伯明父名武以行之字仲

強父而爲之序

黃勉齋集

教授熊古溪先生剛大

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董深山先生鼎

詳見介軒學案

梓材謹案明一統志言先

生受業于黃幹得其波緒

吳準軒先生中

詳見雙峯學案

林先生子牧

林先生子敷

合傳

林子牧子敷懷安人兄弟嘗以父端仲之志從學勉齋

曾先生文仲

曾先生魯仲

合傳

曾文仲魯仲閩縣人其父隱君兄弟相敬如父子相歡如朋友先生兄弟刻意問學而樂從勉齋兄弟遊其相愛之情猶二父也勉齋爲賦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詩

勉齋文集

附錄

勉齋與二先生書曰山居閒靜若不至大段窘束且宜

宋孝宗皇帝卷六十三

手書四冊藏書

閉門讀書縱未能忘應舉亦宜以一經窮研少讀精思博諸說以求其當其中自有會于吾心可以受用處不但徒鑽故紙涉獵浮泛卒無所有也

朱先生鉅

朱先生鈞

並見晦翁學案補遺

監稅楊得庵先生

附師楊溥

楊火字口口長溪人悅堂先生吏部楫從子也父適功

郎梓與吏部同大父先生幼聞吏部緒言內以族耆畏齋溥外以黃勉齋爲師淹貫羣書于通鑑尤精熟俯就

右選監漳州稅務俸外一錢不取遂歸不復出朝望帥  
族子弟聽畏齋講四書仲春祀晦庵勉齋悅堂三先生  
于家徹俎行鄉飲禮著有得庵集五卷卒年五十八  
劉後村集

李先生修  
梓材謹案益齋字德淵勉齋嘗與書言國博係不  
服嫁母之喪之非見勉齋集國博卽悅堂吏部也

李修

周繩堂先生口

周繩堂佚其名臨海人周本心弟子周潤祖之大父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三

五十四册叢書  
一編四刊本

營師事晦庵高弟黃直卿潤祖承其家學後師本心云  
台州府志

王先生口

王口

做齋門人

御史饒先生應子

饒應子字定夫崇仁人紹定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兼蒙  
政殿說誓時江西湖南北皆受兵詔外兵赴援先生上  
疏淮不可弛備又言洪天錫有犯無隱監學小臣如徐



庚金輩叩闕去國宜旌異之累疏丁大全及董宋臣罪  
姓譜

雲濠謹案劉後村大全集祕書少監饒公墓誌云  
公初受業于黃公義明黃伯仲皆考亭門人學文  
于章公節夫章得之于陳公應陳得之于  
止齋水心據是先生之學問淵源可見

附錄

公學以考亭爲師故正大而該體用更以止齋水心爲  
法故麗密而有風致與朋友論文析理滾滾不竭人人  
心滿意足田夫野老亦與之班荆分席從之遊者記其  
言行自少至老不改度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三

三六四 明倫彙編

一約圖 刊本

勉齋私淑

車玉峯先生苔水

詳見南湖學案

陳石堂先生普

詳見潛庵學案

文清袁清容先生栢

詳見深寧學案

教授程林隱先生復心

別見潛庵學案補遺

劉氏續傳

編修劉泉山先生光

劉光字自謙上饒人延祐進士授翰林編修少承  
一時名士爭與之游稱之曰泉山先生祖養拙受學黃

勉齋得居敬窮理之要號白石先生光因創白石書院  
祀朱文公而配以勉齋又建義塾置義山以贍鄉子弟  
之來學者朝廷嘉其行誼旌表其門

人物志

馬氏續傳

山長馬先生元椿

附弟元壽子泰之申之

馬元椿字景莊建德人迪功郎友諒之孫處士洪良子  
也年三十郡太守察其孝廉舉之外宰相以爲丹陽書  
院山長君不忍違去處士左右不就辟後廿年使者行  
部至郡聞馬氏故國世家有賢父子將就冕而處士年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三

五

四明叢書

約圖月本

已八十餘遂以賓禮見先生薦用之先生曰向也吾且  
不可今可一日去而從政乎使者高其節不敢強舉其  
子泰之茂材先生有弟元壽爲桐川校官以卒處士哀  
之至累日不食先生委曲寬譬卒爲之開釋樂其養焉  
後三年處士卒又七年而先生卒年六十一子泰之武  
昌路儒學教授申之信州路弋陽縣儒學教諭

道園學錄古錄

王氏續傳

王先生肖翁

王肖翁金華人教授南康寶通攝白鹿洞書院之事能

親行田視其肥磽去取之故所得皆上壤其大父師勉齋黃氏

道園學古錄

周氏續傳

隱君周紫巖先生潤祖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三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三

宋元學案補遺

約園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四

目錄

潛庵學案補遺

朱呂門人

補 輔先生廣

潛庵學侶

蔡先生淵

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潛庵家學

輔先生季章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潛庵門人

補 董先生槐

鄭先生宗

父口

輔氏續傳

輔先生政

附子友仁

文清門人

趙先生時錡

文清所舉

劉先生元剛

孫先生夢觀

附兄因

余氏門人

補王先生文貫

薛先生與之

附子璣

輔氏所傳

補韓先生翼甫

陳先生著

詳見東醫學案

莊節師承

徐先生天祐

宋元學案補遺目錄

王氏門人

補汪先生元春

恂齋家學

補韓先生性

恂齋門人

補陳先生普

莊節講友

唐先生珏

王先生易簡

別見橫渠學案補遺

四明叢書  
約附刊本

呂先生同老

莊節學侶

補任先生士林

石堂講友

謝先生子祥

劉氏門人

補熊先生禾

勿軒講友

謝先生枋得

詳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約園刊本

胡先生一桂

詳見介軒學案

劉先生應李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劉先生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詹先生君履

潛庵私淑

程先生復心

詳見深寧學案

袁先生桷

俞先生天民

附見晦翁學案補遺

張先生洪

齊先生照

台傳

程先生端禮

詳見靜清學案

程氏同調

吳先生成大

莊節家學

韓先生伯時

韓先生本中

莊節門人

補李先生齊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補王先生冕

項先生昕

附師趙穆仲葉見山

楊先生居

附師于子惠

陳先生堂

徐先生昭文

月魯先生不花

李氏同調

忠介先生泰不花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李先生黼

陳氏門人

補韓先生信同

余先生載

任氏家學

任先生耜

任氏門人

阮先生珪

阮先生璧

合傳

任先生瑾

宋元學案補遺目錄

五  
四  
明  
叢  
書

約  
園  
刊  
本

勿軒門人

虞先生迪

父仲海

虞先生光祖

李先生文

夏先生思學

謝先生平叔

合傳

陳先生蒙正

王氏門人

黃先生里

附弟亨



中村門人

補 張先生以寧

補 林先生文珙

余氏門人

朱先生模

張氏門人

石先生光霽

孫先生隆

宋元學案補遺 目錄

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四

後學 鄞 王梓材 同輯  
慈谿 馮雲濠

潛庵學案補遺

朱呂門人

補 朝奉輔傳貽先生廣

潛庵詩說

哀樂情之發也心不宰焉則流于傷與淫而不自知矣  
關雎之詩感于性發于情而宰于心者也其形于聲詩  
播諸音樂皆得其和且正焉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薄污薄澣者不為甚飾之辭害澣害否者又見其不苟  
之意

勤儉孝敬固婦人之懿德又能不以勢之貴富時之久  
遠而有所變遷焉則尤見其德厚有常而人所難及也  
樛木三章皆有淺深其美也無夸辭其禱也無侈說此  
又可見眾妾性情之正也

文王之時固多賢者免置特言武夫者見其無所不備  
也

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思望之情也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喜幸之意也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慰勉之詞也未見而思既見而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以正正乎禮義也此可見其情性之正矣

專靜純一婦人之庸德也后妃惟有幽閒貞靜之德故既得之也則琴瑟鐘鼓以樂之夫人惟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未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之意如周南之有關雎者說得最好便見周公當時集此二南詩意蓋欲人知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脩身齊家始也采蘋以供祭未齊以前事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采蘋所用有常器每事必躬親先後有次序皆嚴敬者之所爲也嚴敬則自然整飭如此

前章室家不足責之以禮也此章亦不女從斷之以義也貞女之志守禮執義如此則被化而成德者深矣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者欲也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其嘯也歌者理也從欲者躁急而褊狹復禮者安舒而和樂從欲而悔循理而樂則得其性情之正矣

蒐田乃有國之常禮南國諸侯舉行其禮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夫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蓋必時和歲豐封植

蕃育之所致且壹發而已行其禮而不違其德則人  
所以詠歎其仁也夫物生茂盛而諸侯子百獵之禮又  
能體文王之德真若騶虞自然之仁焉則周家之王道  
豈不成全于此哉

莊姜始則思法古人以求無過既又因古人之事而知  
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不謂之賢乎哉

泉水四章思歸寧者思之正也謀及姪婦謀之正也恐  
害義理而卒于不歸事之正也始終一出于正雖賢士  
且難之况婦人乎

宋玉學藝補遺

卷六十四

三十四朝後書

道卽是理理卽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去其人欲則  
能循乎天理矣

谷風與氓二詩皆怨然谷風雖怨而責之其辭直蓋其  
初以正也氓之詩則怨而悔之耳其辭隱蓋其初之不  
正也嘗謂二詩皆出于衛之婦人其文詞序次雖後世  
工文之士所不能及然攷其行則一賢一否如是之不  
同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豈不信哉

讀詩者可以怨則詩人固無忿懣過甚之詞然予讀王  
風則見其怨詩尤爲平和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雞鳴前兩章但述賢妃做畏之誠至末章方極其情意以致戒詩人其亦善于形容諷諫者哉非誠意有以感之于先則亦豈能使其君聽信之也

厭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妄作者之所爲也忽近而圖遠思遠人者也妄想者之所冀也妄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

葛生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唐風之厚也大序所謂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也者是詩可以當之矣心無二用志于大者必遺于小溺于小者則亦無暇于大矣檜君方冥行而不覺而詩人則爲之憂勞傷悼若不能以一朝居夫人之心其初本同而未流之弊相去如此遼絕豈不哀哉

人之有知所以爲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于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歎不如物之無知無家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爲使之至此極爲人上者宜所覺矣

七月一詩不惟見當時風俗之厚也夫后稷先公之世去周公亦遠矣而能體其民如此則當時之民痒痾疾

痛周公又豈有不體之者乎所謂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而聖人之心能合天下爲一體通古今爲一息者周公之謂矣

成王之疑不釋則周之爲周末可知也此詩詞哀意切至爲禽鳥之語以感動之不啻如慈母之誥教子弟而漸其悔悟仁之至義之盡也

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我心傷悲既述其私恩之不能忘不遺啓處又述其公義之不可已

宋元稹集補遺卷六十四

五十四明倫彙編

卷六十四

也此所謂天理人情之至也

行師之道始出則尙嚴肅既歸則尙和樂故出則有誓而歸曰凱還出車前三章則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王者之師

言心聲也言出于心則有根源合義理今言之好醜皆不出于心而但出于口則其爲害豈有既哉

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于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于其友蓋朋友以相切磋爲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絕矣

酗酒者必昏肆惟肅敬通明之人則雖醉而能溫恭自持以勝彼昏不知正與通明者相反也昏亂于酒則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命之常如此會有禍亂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

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都人士容言如是則其德可知

微賤之臣奔走行役道遠而勞甚至爲鳥言以自比而求所託焉固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也

宋元龜

卷六十四

六

四

世之治也行者之勞未嘗自言而上之人則汲汲然以言其勞之可念世之亂也上之人未嘗念其勞而言之而行者則自言其勞苦而不置焉夫使勞者自言而上之人不加恤焉烏在其爲民之父母也

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爲始終者又可見于文王之詩二程先生挈出此一字以教後學其有功于聖學多矣學者舍是無以爲進德之階也

大難之來雖聖人有所不能免特處之有道耳故言其大難雖不能殄絕之而使無而在我光大之德終無瑕

玷焉此樂天之事非聖人不能也

人心一有畔援欲羨則流于私欲凡所云爲必不能先知先覺又焉能有所濟乎況于用兵行師之際情欲易縱之時而二病不去幾何而不流于窮黷也哉

兄弟親戚恩意本厚其所以至于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疏故耳若常使相近相見情意浹洽則相親相敬相與燕樂其于肆筵授几之事自然有不容已者矣

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反也觀賓之初筵之詩則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歎也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天理存亡只在敬肆之間須當于暗室屋漏之中不睹不聞之際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兢兢業業之心不可有一息之間斷方可所以如此者蓋鬼神體物而不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至也尙不可測度況可厭射之乎惟不敢有所厭射則此心自無間斷

衛武公可謂老而好學不厭者也其所以至于睿聖者蓋本于此詳詠武公之事又知人心之危一或懈怠則



非心邪念將乘閒抵巇而入之矣其所以戰兢自持者蓋不可一息有所閒斷也一詩之中曲折次第惟篤志力行者當自知之

順理之君民尊鄉之以其能用賢也蓋操持具心而不爲私意所乘廣詢博訪必盡眾人之見重加攷擇而謹慎以用之獨言相者舉重者言也能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用賢則民皆有定志用不肖則民皆眩惑狂亂奔競以圖進矣

大抵君子之所爲必光明小人之所爲必隱暗君子之所行必高潔小人之所行必污穢光明高潔卽所謂善道也

威儀者君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

不敢康戒謹恐懼也不宏則體不盡不深則見不徹不靜則不能到沖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具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承藉乎天之命我者矣夙夜無閒斷也能以夜基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才有閒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

也已之心也天下之安也皆是一統底事

不聰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行有所未至之事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以自責于己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所以外資于人責于己者盡資于人者廣則大學明明德以至于平天下之事庶乎其可及矣故先生嘗語學者曰詩中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只是才明便昏了

潛庵禮記說

脩者周人繼三代之禮而兼取其善者以爲一王之禮

也王制

父沒母存食則獨矣恐母心之傷也故豕子御食焉

井漚一定故言不共寢席衣衾可移易故言不通無燭則止自防者至矣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勤勞之事若遽止之是姑息之愛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數教在寬也子婦放恣不  
得已也不表禮焉是猶有不忍之心也

舅沒則姑老有婦可以傳家事矣然祭祀賓客禮之大  
者亦必請命于姑然後從事夫然後婦姑各得其宜介  
婦不敢敵耦于冢婦必如是而後冢婦之志行而家事  
宜

不以貴富入宗子家此不專爲宗子于父兄宗族皆不  
可也

體士而不及射人士負我者也射人我所使也固不可

宋元學案禮通卷六十四

寸國朝禮書

一節國刊本

同矣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卜之者豈非性情之發尙猶  
可見而氣血之相宜有不可知者耶

妾生子而禮之如始入室特餽以寵之然其分不可得  
而易也

襦袴下服用帛然則上服猶用帛也禮帥初者前已  
教之遜讓禮之端也朝夕學幼儀者則至是不容有暇  
也有暇則又講習簡諒矣

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獨善而已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則  
善足以及人矣以上內則

于其疏者苟不及焉則其餘不足觀矣親亡而澤猶存  
惟篤于孝者覺之上爲疏節而此爲至性也 玉藻

親親仁也逆而上之則漸輕故至于祖名曰輕尊尊義  
也順而下之則漸重故至于禰名曰重輕則總麻三月

梓材案當作  
齊衰三月

重則斬衰三年一輕一重非人之所能爲

也

君有合族之道親親仁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尊  
之義也上所行者仁下所守者義 以上大傳

教之樂所以養其德也而曰能從樂人之事者謹辭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教所以正之也猶言能受教于樂人未能受教于樂人  
也且示不敢忘教

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貌之恭爲主祭祀以誠感格故  
以內心之敬爲主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爲  
上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慮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  
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以上少儀

示敬道所以使之立爲學之誠官其始所以使之知教  
者之意學者之誠立教者之意明然後可以教故孫其  
業使之有受道之質然又慮其怠也則又收其威使之

有勉強之意又慮教者之亟而不俟夫學者之自得也故又五年一視學使學者之志優游而無迫急之患時觀而弗語使學者之心常存而有憤悱之誠上無迫切之教下有憤悱之誠則不患乎人之不自得已夫教者固不可亟而學者亦不可以有亟心也故又終之以學不躐等焉此其倫序也七者皆所以正士之志士而正其志則官而能其事矣

學記

形于天地則先禮而後樂蓋有序而後和生焉形于四時則又先樂而後禮蓋氣和而後樂成焉

宋元龜案禮

卷六十四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鄭氏以爲舜歌父母之德如南風家語所載之辭則以爲解民愠阜民財疑家語所載必有所據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爲天子而歌此以爲樂則諸侯之君民者亦當法舜之德體南風之意以長養其民故夔因其歌而寫之于金石絲竹當時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之也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術也咨嗟咏歌手舞足蹈性術之變也過此則淫放故曰盡于此矣形而不爲道則鄭衛之樂是也道謂宣其和樂之意中聲

之所止故足樂而不流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則文足論也不息謂意味深遠言之不能盡也樂易失之放有放心則邪氣應焉

以上樂記

以一祭言之則始爲來而終爲往以一歲言之則陽爲來而陰爲往

存雖若存于內著雖若著于外然誠不可以內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于心

一息不敬則絕于理絕于理則辱其親志有所至謂思念于親必極其至

宋本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編刊本

德與天同然後能饗帝心與親一然後能親親內直之謂敬盡己之謂忠內直則外自齊盡己則盡人無不順立以身言故曰詘進以貌言故曰愉薦以心言故曰欲退而立如將受命誠敬屬屬乎進退之間也已徹而退有敬齊之色誠敬屬屬乎終始之際也色非可以僞爲也

以上祭義

養在事孝在心

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名猶名言之名猶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內盡于己外順于道則

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心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

依于道志以道寧也依于禮非禮不動也精明我之神明也神明我之精明也極其致則我與神非貳也故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以上祭統

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興敬所以爲親也彼以褻爲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爲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興敬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哀公問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興于詩成于樂厚于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人也

仲尼燕居

仁者禮樂之本原也此非至仁而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者不能惟仁故可以作民父母

不違持其志無暴其氣旣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旣從則養而無害矣

以上孔子閒居

上酌民言則上敬其下下天上施則下尊其上古人惟民是畏信則使民之可行讓則制行不以己故民尊君如天盡敬事之誠

養而不敬者有之矣未有敬而不養者也

以上坊記

### 輔漢卿語

灑然冰解凍釋是功夫到後疑情剝落知無不至處知至則意誠而自無私欲之萌不但無形顯之過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著力遏捺苟免顯然悔尤則隱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豈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則橫放四出矣今日學者須常令胸中通透灑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

梓材謹案此輔先生論胡季隨湖

南答問語朱子以爲此說甚善

### 附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朱子答先生書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眾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見其比者區區之心實相愛重但恨前日相見不款今又相去之遠無由面講以盡鄙意更幾勉力卒究大業

朱子答呂子約書曰風色愈勁精舍諸生方幸各散去今日輔漢卿忽來甚不易渠能自拔向在臨安相聚見伯恭舊徒無及之者說話儘有頭緒好商量非德章諸人之比也



朱子語類曰先生謂廣看文字傷太快恐不予細雖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

又曰先生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覺得輕率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訥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覺自收斂稍緩縱則失之矣

又曰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

宋元學案

卷六十四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靜之語漢卿云味道煞篤實云云先生曰靜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卻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歎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勦業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于上面猶覺得隔一膜

黃勉齋復先生書曰昨所喻性無善惡心有善惡榦以

爲性亦可謂之有惡者蓋因明道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而發蓋天地之間只是箇陰陽五行其理則爲健順五常貫徹古今充塞宇宙捨此之外別無一物亦無一物不是此理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箇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箇善惡與理不相干又卻是性外之物也易以陰陽分君子小人周子謂性者剛柔善惡君子小人不同而不出于陰陽善惡不同而不出于剛柔蓋天下未有性外之物也人性本善氣質之稟一昏一明一偏一正故有善惡之不同其明而正者則發無不善昏而偏者則發有善惡故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也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人性本善若自一條直路而發則無不善故孟子不但言性善雖才與情亦皆只謂之善及其已發而有善有惡者氣稟不同耳然其所以爲惡者亦自此理而發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孟子所謂莫非命也程子所謂思慮動作皆天也張子所謂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周陰濁勝則物欲行亦是此意張子曰論氣不論性不明論性不

論氣不備故知性之本善又知善惡皆性然後明且備也

真西山跋先生家藏朱文公帖曰嘉定初年識公都城容止氣象不類東南人物話言所及皆諸老先生典刑私竊起敬當時達官貴人有知公者舉措少不合物情公輒盡言規戒會中執法新受命遂劾公然在朝時未知所坐果何事後二十餘年乃見公上政府書一通其論是非成敗至今亡一語弗驗嗚呼賢哉宜其爲文公所重也

袁清容總序先生語孟答問曰桷幼承父師獨取黃輔二先生之書而讀之黃公之書嘗輔翼其未備若可疑者則以昔之所聞于先師而申明之至于輔公則直彰其義衍者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爲標的以盡夫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爲急而其知行體用之說不斲合而有合矣

朱明所公遷自序詩傳疏義曰諸家自立異者不論惟輔氏羽翼傳說條理通暢甚有賴焉而多冗長不修亦時時有相矛盾者且或傳之約者與之俱約微者與之

俱微猶若未能盡也小子魯鈍膚末何足與言因輔氏說而擴充之剖析傳文以達經旨而于未發者必究其蘊已發者不羨其辭庶幾乎微顯闡幽之意而因傳求經不難也

王華川曰輔氏童子問其說多補朱傳之未備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詩童子問十卷提要云是編大旨主于羽翼詩集傳以述平日聞于朱子之說故曰童子問其說多摭擊詩序頗爲過當又云陳啓源毛詩稽古編糾其註屬瀋濤爲過知季春薦鮪爲月令之文誤以爲序說而辨之誠爲疏外蓋義理之學與考證之學分途久矣輔氏作是書意自有在固不以引經據古爲長也經義考載是書二十卷蓋與集傳合編云

宋二庫案補遺

卷六十四

十九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潛庵學侶

蔡節齋先生淵

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潛庵家學

輔先生季章

輔季章潛庵子嘗刻潛庵論語答問于武岡

袁清容集

雲濠謹案真西山跋輔漢卿家藏朱文公帖云其子文前來官于閩以考亭書帖見示云云則文甫其字也

潛庵門人

補文清董渠堂先生槐

附錄

黃東發讀禮記大學曰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庵先生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吾猶人以下釋本末云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闕文是以功夫次第大備之間猶有文字闕失未滿之恨也辛酉歲見董丞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文此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耳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綱領之下卽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八事之詳此經也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古正係釋致知在格物不待別補今錯在首章三句之下耳

端明鄭先生案

父口

鄭案字載伯福交人父口學博文高爲鄉先生先生登紹定進士官至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弱冠時聞嘉興有輔先生者爲朱門高第笈往見盡以所聞于文公者傳焉又謁陳先生于北溪多所論質僑浙右

三十餘年與蔣重珍善袁蒙齋甫陳和仲墳皆雅重焉  
故理學尤粹密每于諫書講卷發之著有北山遺稿

劉後村集

### 附錄

歷殿中侍御史奏劾王瓚龔贊先胡清獻錡秩罷祠皆從之

遷侍御史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寢廢名器之輕莫此爲甚蓋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于上斯人心不敢輕視于下非才而罔功者不得覬幸于其閒則負

宋元學案遺 卷六十四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

### 輔氏續傳

#### 輔先生政 附子友仁

輔政潛庵先生從孫也與其子華亭丞友仁相與謀曰遺書不傳吾輔氏子孫責曷敢緩遂刻先生之書于家

塾 袁清谷集

### 文清門人

#### 趙先生時錡

趙時錡字元鼎宣祖十世孫居于莆田少工聲律擢淳

祐辛丑第歷象州法曹容州判官廣東提刑司檢法官  
仕所至有聲尤爲榘堂董公所知改宣教郎知閩縣卒  
劉後村集

文清所舉

劉先生元剛

劉元剛字南夫一字南強號容齋吉水人治毛氏詩早  
爲鄉校知名士嘉定十六年登進士第調靜江軍節度  
推官丁外艱服除差江州教授兼濂溪書院山長自董  
丞相槐江丞相萬里以下舉親民五員淳祐五年班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三四册 敬書

約圖一册本

以通直郎知崇仁縣政以理十年通判鄂州黃丞相當  
國入爲左藏東庫時將薦先生試館職會丞相去不果  
出爲泰州添差通判景定元年差知昭州二年卒平生  
居官所至清謹家無餘貲蕭然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  
字相繼子門先生誘掖懇不啻父兄之選子弟登第  
垂五十年郡縣官吏知敬先生不見其可畏出入不設  
車徒閒步行井陌中不以爲苦甘心履空以至死而不  
悔蓄有詩書孝經論語孟子演義詞科類稿容齋雜著  
家庭漫錄若干卷

文文山集

附錄

官昭州守眞西山見其文亟稱之

理宗嘗立貪廉二碑先生居廉碑第四

侍郎孫先生夢觀

附兄因

孫夢觀字守叔慈溪人寶慶三年進士歷武學諭知寧  
國府董丞相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史首以先生對乃遷  
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有爲公論所指目者除職予  
郡先生奏謂王安石欲去熙寧之君子則名以流俗京  
下欲去元祐之君子則名爲邪黨秦檜欲去紹興之君

宋元學案和遺

卷六十四

三

四冊初編卷

約園刊本

子則名以異議李沐陳賈欲去慶元之君子則名以僞  
學當今復唱虛議欲盡去更化以來所收召之君子非  
所以爲世道計累遷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  
益切以集賢修撰知建寧府郡人徐清叟蔡抗以爲有  
循吏風兄因與先生同登進士有文學仕至朝請大夫  
慈溪縣志

余氏門人

補

宗學王先生文貫

王貫道春秋說



周凡三求求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皆以喪事之有闕賻贈之不供也魯不盡臣子之職致周王下求謂魯秉禮可乎

隱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許田魯朝宿之邑近許而鄰于鄭有滎洛汝潁浸灌之利鄭莊久欲得之故以祊歸之取宋之郕防以予之得許而讓凡皆以報隱公之欲而冀許田之得也隱公雖受祊取防郕而辭許鄭無得而強之隱沒而桓以篡立急于結援自固故許田卒爲鄭所得

桓元年鄭伯以璧

假許田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四

三四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郕鼎郕以祭其祖之器也宋不可取之郕魯不可取之宋

桓二年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

桓公重于治楚若狄患止于河北不過應之未嘗動大

眾此管仲所以請之而後救

閔元年齊人救邢

桓公倡伯徐亦取舒以叛楚使齊有以保全之遠近懷服楚何能爲惜乎襄林之不救

僖三年徐人取舒

桓公怒蔡因以爲名爾且蔡不與中國盟會已二十餘年亦罪矣因諸侯之師震而潰之遂事伐楚如破竹然

不與楚角力而示之以形勢以全取勝桓之功偉矣僖  
四年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來盟于師楚有盟心退盟召陵齊有盟禮從容不迫春  
秋之盟未有懿于此者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首止之盟齊侯從義不從會也逃歸鄭伯從會不從義  
也僖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遂救許則許國解安得面縛見楚之事哉左史楚人辭  
多有楚失之誣爾僖六年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宋元學案遺

卷六十四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前所圍鄭新城卽齊賜申侯之虎牢

僖八年盟于洮鄭

伯乞盟

哀姜之惡僖公不敢致其主于廟遲之八年大舉禘祭  
因而致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宰孔先歸諸侯自盟尊冢宰也

僖九年諸侯盟于葵邱

杞病于夷雖賴齊桓城之僅安然幾于非國故降伯而  
以子自貶僖二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數自秦啓曲不在晉使襄公懷先世之恩反拘尋常則  
晉不可繼霸而秦橫矣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

師子殺

鼯鼠甘口鼠也噬人畜不知痛成七年鼯鼠食郊牛角

三國成師以出不以伐而以侵者正避鄭之喪也晉悼

公豈伐喪者哉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楚取彭城欲以梗晉晉滅偃陽則楚不得而問彭城偃

陽歸宋故楚連鄭師以伐宋去年秋秦嘗乞楚兵以侵

晉而楚爲之援今晉師伐秦亦悼公制楚之規模也襄

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師師伐宋晉師伐秦

城虎牢不繫之鄭者時鄭從楚中國取其虎牢而城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二六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中國守險以制鄭非爲鄭而城之也戊虎牢而繫之

鄭者時鄭已從晉中國恐楚伐鄭故置兵守衛以拒楚

是爲鄭而戍之也戍鄭虎牢

孛非星名沴氣所發孛孛然大辰非火蓋角宿正屬辰

天道起東方角宿尊故曰大辰辰爲鄭旁及卯卯爲宋

餘氣及漢爲陳衛故四國當之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

大辰

昭子之卒則曰天之棄魯叔詣之卒又曰無公天命也

季氏之無君無天子斯爲甚昭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

叔詣卒

齊取鄆居公鄆畏齊不敢叛既舍齊而之晉故鄆亦叛之自此一邑亦無有而終于乾侯矣悲夫

冬十月鄆潰

以小事大謂之畏天胡以小犯大而反譖存亡于命是

紂謂我生不有命在天也紂且不免況胡乎

定十五年

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宋景伐曹執小邾欲圖伯也齊景伐宋欲抑宋而代晉爲伯也然齊景髦矣妄圖何能爲

哀五年夏齊侯伐宋

魯爲吳伐盟于城下今又會吳伐齊是不能令而受命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二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僖與宣嘗用楚伐齊今哀又會吳伐齊用楚伐齊猶借之以釋憾今會吳伐齊直爲吳之役而已助夷賊夏魯周公伯禽之風于是掃地

哀十年公會吳伐齊

梓材謹案先生春秋傳經義考云佚此則錄之黃氏日鈔者

附錄

黃東發讀論語曰震自幼蒙先父之教常讀晦庵論語長師宗諭王貫道先生見其朝夕議論常不出晦庵論語謂晦庵讀盡古今注解自音而訓自訓而義自一字而一句自一句而一章以至言外之意透徹無碍瑩然

在心如琉璃然方敢下筆一字未透卽云未詳震自此益信受誦讀但知喜悅而不能宣諸口

薛先生與之

附子璣

薛與之鄆人衡州使君口口諸孫也爲余訥庵婿訥庵之女年二十五始嫁嫁二年卽寡立志守誓弗去訥庵門人有擢第求婚者則曰孀居命也否者吾夫不死矣有勸者曰今嫁嫁官人非前比也則曰不得爲官人妻亦命也否者吾夫當擢第矣教子讀書井井就條有男子所不及子璣進義校尉許浦都總司計議官號漫翁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二天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東發文集

輔氏所傳

補 寺簿韓恂齋先生翼甫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云韓學出輔廣廣朱門高第也又案先生之號黃文獻爲安陽墓誌作詢齋

陳先生著 詳見東發學案

莊節師承

徐先生天祐

徐天祐字受之口口人穎悟夙成以父任爲將仕郎銓試爲詞賦第一注歸安尉中進士第時年尙英妙爲大

州教授日與諸生講經義聽者感發德祐二年以文林  
郎國子監書庫召不赴退歸城南杜門讀書與人交終  
不變四方學者至越必進謁先生高冠大帶議論卓卓  
見者咸以爲儀刑

姓譜

粹材謹案先生爲韓莊節婦翁黃文獻誌莊節墓  
言先生號賢有德與莊節自爲師友不敢待以尋  
常子壻  
之禮云

王氏門人

補知軍汪先生元春

雲濠謹案東發文集有先生行狀云公少穎悟好  
學受詩于太學余先生正君及宗學諭王先生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元四朝叢書

約園刊本

道二先生四明詩學淵源所自從之遊者常餘百  
人公獨每爲稱首是先生早從余氏遊行狀又言  
震于公里下士也亦登宗諭王先生之門而公先  
一行不同時是文潔之從王氏後于先生而同在  
王門狀尾自署曰門  
生蓋言同門生也

附錄

公英爽不羣剛正而能濟之以和少刻苦自立終身無  
所附麗而人有片善寸長推轂恐後爲人謀忠而委曲  
繾綣有情味故時譽多歸之

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咸淳元年輪對言先皇帝四十  
餘年憂勤僅收一戰之功遺大投艱正在今日願思天

命之難湛願思人心之難保願思直言之難能願思財計之難裕願思綱紀之難正願法藝祖以共濟艱難卒于郡甫三日而眾爲之立廟已屹若化城

靈輻之方歸也眾哀其貧助之費其弟與子相持而泣曰吾兄吾父廉生死矣死可反貨取以汙之乎辭不受眾義之不忍復取其已助之金也則以之入郡學刻凡所哭公之文成二巨編名之曰遺愛錄

劉後村祭汪守文曰凡今仕者非貪則酷公清如水有散無蓄豈不疾惡見于筆戮肅殺之中常寓生育何志之遠何運之促

黃東發祭之曰惟公資稟純乎天地之剛發施出于義理之淵至誠未有不動所至卓有可傳

又狀其行曰爲相數月而卒舉四方之內哭之者古今惟一司馬公爲郡兩月而卒舉千里之內哭之者古今惟一汪公位不同而事同皆發人心之天而不可強者此非卓絕過人之事而何豈由大中至正而行者其效自有不可及耶嗚呼向使司馬公而不遇亦不過鄉曲一常人耳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惇齋家學

補莊節韓先生性

梓材謹案紹興府志云賜諡莊節先生與元史合本傳云私諡壯節蓋傳寫之譌

附錄

先生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

科舉事廢先生周旋家庭閒益得肆其力于爲己之學永康胡仍仲穆仲汲仲並以學行相高于先生爲內兄事而齒差長閒以微辭與義相叩擊三人感自以爲他日當有所不及

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于斯其郡之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先生從容開導洞中肯綮裨益者多

黃晉卿誌其墓曰宋三百年故宰相家克世其道德未有如呂氏韓氏久而益振者也呂氏自許公八世而東萊先生出于中興盛世韓氏自魏王八世乃得先生于運去物改之後故家喬木不與海桑俱化而文獻所存



有足徵者豈偶然哉

胡一中自序定正洪範集說曰嘗謂圖書之疑因漢儒  
洛書止以作範一言之誤而啓千載之惑越上韓明善  
先生性深以此言爲然

恂齋門人

補徵君陳石堂先生普

薛材謹案經義考陳氏尙德四書集解未見黃虞  
環云寧德人號懼齋隱居不仕秦石堂陳氏字尙  
德亦寧德人不聞其號懼齋或別是一人然古  
今之號更易非一安知先生之不又號懼齋也  
梓材又案道南源委云出其門者如韓信同楊琬  
余載黃裳輩並以正學爲時所宗著四書句解鈔

宋正學集補遺 卷六十四

三二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鍵學庸指要孟子纂圖周易解註尙書補徵四書  
六經講義渾天儀論天象賦凡數百卷字義一卷  
雲濠講義案辟疆園宋文選載先生所著有四書句  
解鈔鍵學庸指要孟子圖纂周易解尙書補徵四  
書六經講義渾天儀論天象賦  
詠史詩斷其著述之富如此

陳石堂語

五經四書無一句一字無義理

五經傳註豈可無視其是與非足矣豈宜一切屏之

石堂文集

心者際天極地而一者也易六十四卦喫緊言心者一  
坎之行有尙中孚之吾與爾縻喫緊言心者也外卦坎

中實心之象也心者帝降之衷也帝至公無私至一無二所降之衷天地閒無不得故行必有尚尚合也行必有合無在不在故也孔子所以浮于海也中孚誠心也無閒于天地人物者也全體中虛二體中實皆無閒無雜之誠心也故爲好爵好爵之糜繁而不能釋也吾與爾糜彼此人已親疏遠近交繫之不能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是皆天命之不能已孟子所謂道性善也

許魯

齊大學要略直說序

孟子七篇之書其大原大本皆從性善流出臨機應物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縱橫出沒雖千變萬化而脈絡貫通條理分明曾不離乎一本之妙戰國之時人欲橫流異端交亂壞人心術孟子揭性善二字所以開人心之蔽塞邪說之原其有功于聖門者不細矣其言仁義禮智則曰心之固有非由外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性則以爲五性之端孩提親愛則指其良知之發乍見孺子入井則明其本然之善窮理則曰盡心知性修身則曰存心養性養心則曰寡欲學問則曰求放心不動心則曰持志養氣天道人道則曰誠者思誠牛山之木山徑之蹊夜氣之存斧

斤之伐皆極言存心養性工夫陳王道則以仁義事君則曰格非心行王政則推其不忍之心保赤子則曰舉斯加彼論王霸則以用心之誠僞言桀紂則以其失民心堯舜則曰不失其性湯武則曰善反諸身喪親則曰自盡兼愛則言一本不爲枉尺直尋不肯背馳詭遇安于義命不慕乎人爵之榮富貴利祿則曰所性不存困窮拂鬱則曰動心忍性知幾能權見道不惑長短輕重權度不差用心措慮隨事制宜其本原統會皆自性善中來七篇上下若萬語千言不出乎一心之妙用蓋其

學本子思子思出于曾子曾子親承一貫之旨而學專于內故傳之無弊性善之旨又自明德修道中來故其爲言多與中庸大學相表裏所以繼往聖開來學正人心破邪說其功德被于無窮教化行乎萬世學者有見于此而後知其性善之本仁義禮智不從外得一心之中萬理咸備雖堯舜皆可爲庶幾有以發憤自強不徒自暴自棄云耳然微程朱發明奧旨則亦孰知斯人之爲功而識乎性之本然也予于習讀之暇姑撮一二要旨以爲蒙訓庶幾思索而有得其意云

普深山狂簡不學寡聞年十五六讀曲禮少儀知愛之  
而淪于時俗科舉之習三十四始曉時文而患難屢  
貧東西奔走頗聞熊去非自少用心禮樂而貧踪賤武  
合并良難丁酉歲受平山劉純父之招始見去非于山  
中書冊填坐屢空晏如覽記浩博會欲求輔于朋友備  
書冊闕講堂廣談論取晦翁黃楊之書修補以示方來  
而未就也顧予雖志求古而未嘗涉晦翁黃楊之藩輒  
用去非成規更爲求要質鬼神告白知友共取十七篇  
註疏及晦翁所釐三十五卷勉齋信齋喪祭二禮及圖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循去非熟路詳加考訂重爲比類仍合三君子凡所經  
歷指摘經傳史籍開元開寶政和通典會要令律諸書  
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家鄉邦國朝廷當行之禮當用之  
器具列大經小記溯源循流斟酌古要之不拂于性  
命之理不失于先王周公之意不背夫子春秋之旨不  
孤晦翁拳拳經世之心使其行之足以位天地育萬物  
躋盛治致四靈愈千載之癯瘠定爲天地一常經古今  
一通義得爲者用之于身行之于家不得爲者藏之以

待用 禮編自序

混元之初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自此運行逮今未嘗復會如合璧連珠者何也蓋七政之行遲速不同故其復合也甚難日之行天也一歲而一周月之行天也一月而一周歲星之周也常以十二年鎮星之周也以二十八年熒惑之周也以二十年惟大白辰見附日而行或速則先日或遲則後日速以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辰見東方要之周天僅與日同故亦歲一周天焉夫七政之行不齊如此此其所以難合也百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曆之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

遂以謂五星會于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曆之周密推而上至于混元之初其數之精無有餘分故有是焉在太初之年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也

夫日舒而月速其相會也以速而及舒月之會日常以二十九日半彊而相及蓋月行速而日行遲故也是故一歲之周凡十有二會焉以其序而言之十有一月會于星紀之次十有二月會于玄枵正月會娵訾二月會降婁三月大梁四月實沈五月鶉首六月鶉火七月鶉尾八月壽星九月大火十月析木夫會則爲晦晦而復

蘇明于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遠于日以周  
天言之其近日也九十二度有奇其遠于日也二百七  
十四度有奇是之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謂上弦也  
其行遠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  
之謂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蓋日與月相望故也  
其行過中遠于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近日也九  
十一度有奇亦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下弦也上弦  
在于八日下弦在于二十二日望在于十五日此其常  
也上弦或進則在七日或退則在九日下弦或進則在  
二十一日或退則在二十三日望或進則在十四日或  
退則在十六日此皆其變也 以上七政運論

論語夫子之教皆所以立人也夏時殷輅其大體政刑  
德禮其精義也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者也  
道之以德一語則淵淵其淵以立天下之大本蓋二帝  
三王之精微萬世立人之道莫之先焉者也太極之分  
上立天下立地中立人爲三才天地其身而人爲之心  
而人之心又其所以爲天地心也者心不正則人無以  
爲人人不正則天地亦將無以爲天地故君人者其實

爲甚重其位爲大寶非位無以正人而其所以正之者非苟焉忽焉若後世之爲治者也何者正民者正其心也生民安民之具不可無防民禁民之器亦當有而能使之沛然革心奮然爲善洗滌舊惡而皆爲善人君子之歸則非政刑之所能也是故德禮精而政刑粗德禮本而政刑末而德又精于禮而爲之本二帝三王之所以爲天下君孔孟之所以教天下萬世其于此四者未嘗不深致其意而曲盡其至也

刑政德禮論

案檀弓曾子之不習于禮者五愚竊以爲不可信也聖

宋本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刑本

門如曾子固未可言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然不知喪欲速貧死欲速朽之非夫子之言亦太誣矣此二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足知其非夫子之言矣何必有若而後知之有若知之而曾子乃獨不知乎死欲速朽必將棄野委壑否則裸葬乃可豈當以此教人識聖知言顏子以下莫曾子若也乃不知其非夫子之言且復信之以爲當然及有若非之復引子游證以爲實殆若孩稚然者嬰之此章多僞蓋野人之語善筆墨者飾之以欺天下後世耳疏謂夫子失魯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

哀六年又失司寇後向宋衛不向楚則所謂失魯司寇將之荆者不可信矣南宮敬叔在論語是謹言謹行貴道德賤勢力之人也孔子以兄子妻之則其人可知矣載寶而朝是一言而墮其素也參也聞諸夫子是親聞之也參也與子游聞是與子游共聞之也觀子游之言則曾子未嘗親聞亦未嘗共聞也與子游共聞而子游獨知其爲南宮敬叔之貨桓司馬之靡而發而曾子獨不知但聞其中閒一語不知其始之所起末之所歸而遂守以爲正既不詳審于聖人之言又復漫言以告有

若與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曾謂曾子而至是乎家語詩傳俱言子夏除喪而見夫子與之琴術衍而樂閔子騫除喪而見與之琴切切而哀疏謂子夏喪母民未有聞閔子騫素以孝稱則家語詩傳爲是而檀弓以爲子夏見與琴而哀子張見與琴而樂者非實也然則速貧速朽安知其非他人不審之聞而誤以爲曾子者大概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天下之疑聖議賢者既不識聖賢氣象則于其心術言行皆莫之察有非其言而妄傳以爲其言者亦莫之辨此章既誤則餘章未必皆實曾



子之學問豈在子游下者檀弓歷載子游之知禮凡十餘條未嘗或失惟對司士賁之請襲于牀不以禮而以諾爲失之驕其載闕檀弓記曾子言與啓手足之意同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殆于滅性乎夫子夢奠時曾子年二十有七其委曲問禮與晦翁註一貫章所謂于聖人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者當在二十餘歲時檀弓記其易簣則其他亦宜半在西河之後年彌高而德彌邵而學彌深矣反出子游有若下乎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誠非君子之言也鄭玄不知其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四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妄又不爲之隱而謂之爲給說夫曾子豈禦人以口者乎鄭玄目之以給孔穎達遂謂其不顧道理嗚呼道之不明諸儒不識聖賢久矣浴不于適室于爨室註疏以爲舉扶時遺言以矯曾元不易簣之非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葬父遺車一乘及墓而反曾子以爲知禮二者皆過中失正漸入異端且居仲尼之門而稱晏子二者當亦非曾子事子思學于曾子今讀中庸子思之學問何可當也檀弓記子思纔四五而其不熟于禮與曾子同者亦有二焉嫁母之喪柳若告以聖人之後不可以不

慎也乃誤而哭于廟哭于廟厚矣復使其子不爲出母喪事皆不可信者學者于此苟或不察而信之以爲實則于四書決未可讀不識聖賢氣象乃後世學者一大病道之所以不明也吾故表而出之以告天下後世之讀四書者

權弓辨

人之一身質與天地相通合而爲一天下之人往往自輕自小不知自愛自重細看洪範一篇可見洪範一篇出于箕子今在天下二千三百年矣學者讀誦不爲不熟解釋不爲不盡以今觀之猶有當考詳者一篇終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四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列爲九類九類之中主以皇極而列之中猶有精意二之者猶有要道何者終始二疇皆天之所爲其中七疇則括之以人之五事而主之以皇極二五事者人之貌言視聽思也八庶徵者其應也庶徵雖出于天皆人之五事之所成箕子所陳爲可攷也本其本者天之五行故一五行而二五事應其應者天之五福六極故八庶徵而九五福六極自一而順數之五事居二自九而逆數之五事亦居二也終始括之以天其間七疇括之以人之五事而主之以皇極其意口可見矣何者人道之

得失善惡惟貌言視聽思之五事正與不正而已皇極者奉天之命體天之行自正其五事以正天下之五事天下之五事皆正則貌之正其應時雨言之正其應時暘視之正其應時燠聽之正其應時寒思之正其應時風五者皆得其時則萬人萬物皆生死于五福之中不然則一人之五事不先正則天下之五事皆不得其正天下之五事不正則貌之不正其應恆雨言之不正其應恆暘視之不正其應恆燠聽之不正其應恆寒思之不正其應恆風五者不得其時則萬人萬物皆生死于

六極之中然則人道不出于五事而皇極者五事之主也皇建其有極亦惟正其五事以正天下之五事而已人之五事正則天地萬物無不順然則人之爲人也其身豈不爲至貴君之爲君也其責豈不爲至重而箕子之所以爲箕子也其行豈不爲至善哉然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之四疇將何所主曰四疇皆以人事之要而列也何往而非五事之所在哉

洪範九疇講義

大抵古今天下往往才難知天之人千而無一天道微遠數學纖悉加以歲差之行細入毫髮晦朔與閏之不

同皆以此數

義和專官自堯至夏季秋月朔之失失于歲差而已不  
但荒于酒也魯之失閏文哀二公之世前後凡三周衰  
人亡孔子之徒復不與其事故也

以上答閏問

附錄

先生居石堂山淳熙間朱子過其地異其風土曰數十  
年後當出儒者能讀天下書至淳祐甲辰先生生

謂三代之治莫善于井田因爲作書又精聲律天文地  
理算數之學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聖三四明藏書

一約圖刊本

丞相劉敏中屬修黃楊二家喪祭禮因併朱子所纂爲  
三十卷

閔文振作傳曰其用功本諸四書四書通然後求之六  
經不貴文辭不急祿仕惟真知實踐無媿古之聖賢

陳石士師勉學堂記曰宋陳石堂先生之學由輔氏  
而溯于朱子博而能約有體有用余讀其經義字義  
諸文大抵推闡前言考驗人事使爲上者得以審治

平之要爲下者得以究修齊之功蓋粹然儒者之言

也粹材藜是記下文又云先生嘗作勉學詩以勸其  
邦人蓋石士師案試福寧以勉學顏試場之堂至

興化復屬莆田諸生彭鳳岐書勉學詩刻  
之石以寄之而復爲記以勸爲宋學者云

### 莊節講友

唐先生珏

唐珏字玉潛越州人與林景熙相善同爲采藥之行潛

拾宋諸陵遺骸蓋宋之遺民云

姓譜

### 附錄

家貧聚徒授經經營澹隨以養其母

越有治中袁侯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君薦者一  
見置賓館一日問曰甫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聖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  
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  
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  
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諏爰度不數  
月二事俱愜人固奇君之節而又奇君之遇兩高之曰  
二公眞義士義士

君葬骨後又于朱常朝殿掘冬青樹植于所函土堆上

作冬青行二首

以上唐義士傳

王先生易簡

別見橫渠學案補遺

呂先生同老

呂同老濟南人宋遺民也

南宋文範作者攷

莊節學侶

補山長任松鄉先生士林

雲濠謹案元史儒學戴表元傳云當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故謝山以先生爲吾郡宋元五家之一阮亭居易錄載先生句章集十卷又言其與戴帥初齊名所作謝翱吳思齊二傳最傳程篁墩宋逸民錄載之云

任松鄉集

聖人之教昭在庠序夫子之道著在人心不以言語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字而獨存不以禮樂刑政而偏舉忠恕之道天地流行修齊之功國家終始是故言政則教舉言教則政立夫子之道在是矣文公之學在是矣可不務乎

徽州路重

修學記

夫子之道散在六經綱領在四書千載之下說益支道益遠子朱子者出諸儒之論始定今天下一家學者無科舉之累取朱子之書而讀之君臣父子之綱身心家國之目體用兼該本末一致其不爲世道深繫乎余不得爲朱子徒也余私淑諸人也今而後獲與二三子周

旋矩範之下詎可不知其所自邪

重建文公書院記

夫人之種于德也以孝弟忠信爲根柢以禮義廉恥爲  
芟夷蘊崇其始枝葉庇于家其久連雲匝于里族而後  
沃之以孔孟之道華之以詩書之辭于是乎世以材聞  
種德堂記

六經述作如日星昭布如四時錯行渾渾乎山川之流  
峙也挺挺乎草木之華滋也何其深厚而博大倫理而  
音節也千載之下讀之者由由然雍熙渾灑之盛如親  
見之

送鄧善之修撰序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學六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蓋易之爲道遠而天下之始終近而一日之旦夜大而  
天下國家之經小而一身之進退得失體而用之無不  
在是故舉理而言神明通矣而遺于末也舉數而言三  
五成矣而離于一也變化見而觀象者求之則囿于物  
矣吉凶生而尙占者玩之則枯于徵矣夫然則體之吾  
身措之日用而後簡易之理得

易體用序

洞天下之物理者形色不能移究天下之事情者耳目

不能役

閑閑說

萬事之理莫一乎常萬事之適莫通乎權

趙常父字說

附錄

幼穎敏六歲能屬文既長喪父廬墓讀書齋齋不倦  
趙文敏志先生墓曰叔實之文沈厚正大一以理爲主  
而含蓄頓挫使人讀之而有餘味

王厚齋書先生賦傳二篇後曰叔實尙友前修鎔意鑄  
詞賦傳二篇師法孟堅幽通昌黎百川學海以至于海  
其進也孰禦因書卷後以識嘗鼎一臠之味

黃南山先賢松鄉任先生贊曰純乎先生炳乎文章講  
道吳越納交公卿鬱鬱松鄉飄飄松雪出處雖殊歲寒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四

明叢書

約圖別本

一節

石堂講友

謝先生子祥

謝子祥昭武人刊儀禮本經十七篇及信齋楊氏圖石  
堂序之稱曰子祥之書掇焚拯溺之功景星慶雲之瑞  
也 陳石堂文集

劉氏門人

補

參軍熊勿軒先生禾

雲濠謹案先生本名銖字位辛後以禾名登進士  
第林處約爲先生傳云志宗濂洛之學乃訪文公



之門人輔氏而從遊焉許魯齋序先生文集遂云師事文公高第輔氏後元儒言行錄且改其傳文云訪朱子門人輔廣而從遊焉攷先生生于宋理宗淳祐七年丁未上距嘉定初潛庵上書時已四十年雖未知潛庵卒于何年要先生不能親受業于潛庵也又案淳祐丁未至皇慶壬子凡六十有六歲以爲六

十者亦誤

梓材謹案蔡復齋春秋五論先生嘗爲之序熊氏子孫遂以五論爲先生著者誤也

### 勿軒文集

文公晚年爲經傳通解大綱細目具載歷門人黃勉齋楊信齋三世克成書舊有刻本兵燹之後板帙散亡兼初本所纂註疏語類傷繁後信齋爲之圖解又復過略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原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文公初志將欲通經及諸史志會要等書與夫開元開寶政和禮斟酌損益以爲百王之大法而志則未遂今得考亭以來諸名儒參攷訂定是本擬板行以便流布仍于所補儀禮各卷篇目之下參以歷代沿革之別又闢洛以來諸儒折中之說輯爲儀禮外傳以附其後庶可繼先儒未畢之志

儀禮外傳自序

堯典一篇大學孝經之祖也自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極而百姓之昭明萬邦之於變大學之序也孝之爲道蓋已具于親睦九族之中矣何也一本故也自是舜

以克孝而徽五典禹以致孝而敘彝倫伊尹成湯之德一則曰立愛惟親二則曰奉先思孝當時八紀之修孰大于是文武周公率是而行上而宗廟之享下而子孫之保宗支庶蕃道化流行且二千餘年推其效必至于四海之內人皆親其親長其長一鱗毛一牙甲之微無不得所而後爲孝之極致嗚呼二帝三王之教可謂大矣孝經一書卽其遺法也

孝經大義序

嗟夫二千年疆理之政一壞于戰國之慢經界再壞于秦人之開阡陌董仲舒限田之策既不行于國實民富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四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時簡稅均田之論又不用于土曠人稀之後舉天下農桑大利上不在國下不在民而悉歸于兼并豪強之家奴婢厭綺紈犬馬飫粱肉而耕夫織婦終歲絲絲而計粒粒而數有不得以遂其一日之溫飽者矣不反其本而汲汲焉末節之是詳不能制民之產則雖朝講夕究徒爲空言月要歲成亦無益于實政也橫渠張夫子必欲驗之一鄉以行之天下者夫豈無所俟哉

農桑輯

要序

嗟夫同富貴易處也獨患難之際生死懼其前利害忧

其後當此時而不動心不易節則可與言交矣三代而降朋友道缺吾于東漢黨錮諸賢節取焉惜不一變而至道也宋道學大明伊洛考亭之集盛矣一時借譽飾虛之人猶經爐鞴灰燼煙滅惟同門同志之士不以窮達皆能信其道守其學不變依然孔氏家法也流風所漸江右諸賢持節秉義九死不衰一時交遊氣誼皆班班可紀宇宙閒三綱五常之道尙有所繫而不墜者謂非道學之效不可也皇極在上師道立而教化明友誼敦而風俗美其效又當何如哉

跋交信錄序

附錄

先生生而聰敏穎悟垂髫卽知問學及總角則能屬文而悟道德仁義之說

採易之精奧著易講義讀書而著書說學禮而定儀禮闢異端而酷排緇黃之誕鬼神之妄以世俗葬祭爲所蠱者皆毫分縷析而正以聖人之道焉

旣而曰吾之所學聖賢之學也當以聖賢之心爲心故伊尹曰吾天民之先覺也吾當以斯道覺斯民也乃不吝所居擴而充之易爲家塾中奉先聖左爲文公師友

之祠右爲熊氏忠孝之祠

先生學旣得其真而道不雜書旣覽之博而德宏雅當時遠近以書廚目之

許魯齋序先生文集曰先生生文公考亭闕里雖未及門受業其真才實學著書立言實有功于文公也

勿軒講友

文節謝疊山先生枋得

詳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

胡雙湖先生一桂

詳見介軒學案

劉省軒先生應李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至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劉先生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詹先生君履

粹材謹案先生蓋勿軒舊遊其爲學正也勿軒序以送之又案劉先生涇跋胡玉齋易學啓蒙通釋

云一日約无咎詹君退齋熊君

訪雲谷遺跡无咎當卽先生

潛庵私淑

教授程先生復心

程復心字子見婺源人自幼沈潛理學會輔氏黃氏之說而折衷之章爲之圖圖爲之說書成名曰四書章圖

總要仕元爲徽州教授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號林隱見  
臧夢解所作四書章圖序

附錄

袁清容序程子見四書圖訓曰自正心誠意之說興茫  
無畔岸朱子憂之遂以其可據依者爲之主而體用知  
行之說實切于學者之功用後百餘年五經廢棄遂復  
勦取其近似端坐塗飾而根柢源委悉不復考禮主于  
敬理主于善一言以蔽講學之法糜爛而不可救矣子  
見取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切于吾身者析而爲圖以輔  
翼朱子之教抑亦使夫人知爲學之敘非字義之可盡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五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條分目舉必有能篤行而親識之者斯足以盡夫斯道  
之要其勤且備可謂能矣昔真文忠公作讀書記仁義  
性命之說各以類從先正肅公作書止之曰使若書成  
學者將得以自肆今是書具在視今之言理者與古賢  
無異論其所學則又甚于朱子之憂矣子見之圖其必  
有以拯諸

虞道園序四書章圖纂要曰其爲書也蓋取朱子論語  
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之說有對待者若體用知行  
之類有相反者若君子小人義利之類有成列者若學

問辨思行之類隨義立例章爲之圖以究朱子爲書之旨其意可謂勤且切矣

薛敬軒曰程氏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

詳見深寧學案

俞先生天民

附見晦翁學案補遺

張先生洪

齊先生原

合傳

張洪字伯大齊原字充甫皆鄱陽人同編朱子讀書法伯大自序咸淳中分教四明充甫適客遊浙東遂相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重刊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商推四書而刻諸鄞泮其書本朱子門人輔氏所輯巴川度正嘗屬遂寧於和之校刊鄱陽王氏復廣爲後編伯大與充甫又因而補訂之以輔氏原本爲上卷而以所續增者列爲下卷皆以文集語類排比綴緝分門隸屬綱目井然于朱子一家之言可謂覃思研究云

四庫全書提要

程先生端禮

詳見靜清學案

程氏同調

吳先生成大

吳成大字浩然瑞安人登至治辛酉第官永嘉縣丞著  
有四書圖

王瓚說

莊節家學

韓先生伯時

韓伯時莊節諸孫而又得卒業于其門辟爲山陰校官  
宋景濂嘗與之遊將還山陰景濂贈之以序稱其人温  
如其文煜如其言論鏗如誠無愧于家學者

宋文憲集

韓先生本中

韓本中字致和明善先生從孫也爲人温粹端慤工忠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吾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文公嘗與爲友稱其篤于學而不自以爲足敏于文而  
不自以爲能可謂能世其道德者其學道之館曰滄洲

庵

王忠文集

莊節門人

補 郡守李先生齊

附錄

論者謂大科三魁若泰不花沒海上李黼隕九江洎先  
生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補 參軍王先生冕

附錄

著作郎李孝先欲薦之爲府史先生曰吾有田可耕育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

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先生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

項先生听

附師趙穆仲葉見山

項昕字彥章自東嘉居越江上晚更自號抱一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杜曉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謁受其

宋王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五五四明叢書

約副刊本

書稍長學易趙穆仲葉見山所聞越大儒韓明善爲方善往拜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詣陳白雲受五診奇脈會金華朱彥修來越出金源劉河閒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先生疑古方不可治今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矩度也後又往浙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業見戴同父同父亦是郡儒者爲誤五運六氣機要若干篇授之太醫院使張廷玉善掄引案摩先生亦得見事之盡其伎其于爲醫或在杭或在鄞或在閩在杭爲肅政府書吏在鄞爲帥



府令史在閩掾行中書掾行臺一皆以醫見辟諸貴人  
而非所尚也

戴九靈集

楊先生居

附師于子惠

楊居字溫如新昌人八歲能賦詩聞天台于先生子惠  
傳伊洛性理之學執經而受其說融通諸家言而貫以  
一致復從韓莊節游取文章大家日研摩之嘗以春秋  
學應書鄉闈不利遂掩關不出下帷而講授四方學子  
趨之如雲恩義隆洽不敢更名他師著有愛齋稿

宋文憲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五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時黃文獻以文名當代先生撰長書爲贊文獻讀已揭  
諸座右寶至則指以示之曰是豈非文耶其器重之如  
此

陳先生堂

陳堂字宅之諸暨人師韓莊節性黃文獻潛學治經爲  
進士業廉訪使者舉爲稽山書院山長辭隱大山中朝  
夕親側不敢少離去

宋文憲集

教官徐先生昭文

徐昭文字季章上虞人從韓莊節性讀尚書試藝不售  
杜門修業後應辟爲吳淞教官著通鑑綱目考證行于  
世上虞縣志

中丞月魯先生不花

月魯不花官南臺御史中丞嘗學于韓明善性言明善

法當得諡云元史

李氏同調

忠介先生泰不花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忠文李先生黼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至七 明教書

約園刊本

李黼字子威潁人也工部尚書守中之子尚書性卞急  
遇諸子極嚴每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先生百計承順  
求寧親心終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無幾微厭怠  
之意初補國子生泰定四年遂以明經冠多士授翰林  
修撰明年代祠西嶽省臣謂先生曰敕使每後我今可  
易邪先生曰王人雖微春秋序于諸侯之上尊君也柰  
何後乎省臣不敢對歷爲國子監丞遷宣文閣監書博  
兼經筵官數與勸講每以聖賢心法爲帝言之累拜禮  
部侍郎已而廷議內外官通調授先生江州路總管行

省上其禦賊功請拜江西行省參政已而賊勢更熾中外援絕先生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事聞贈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諡忠文詔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

元史

陳氏門人

補山長韓中村先生信同

梓材謹案先生隱居不仕閩大紀云會稽人居寧德又案四書通義引用姓氏有韓基號古遺著學庸詳說豈先生一名基耶

附錄

先生受業于石堂究心濂洛關閩之學石堂歎曰吾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矣得斯人飲水俟命復何悵哉

延祐四年應江浙舉不合歸杜門不出弟子請教屢滿

戶外

余先生載

余載元時人著有中和樂經蓋採集經典論樂語彙而

爲書

經義考

梓材謹案儒林宗派以先生爲陳石堂門人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著錄先生韶舞九成樂補一卷提要言其始末無考准據其進書原序自稱三山布衣前福州路儒學錄又據其門人新安朱模進樂通韶舞補略序知爲仁宗天曆中人其字曰大車以養親辭官篤行授徒自甘嘉遯而已

任氏家學

任先生耜

任耜字子良奉化人松鄉先生之子也自爲兒時如成人讀書一過輒記不忘既長肆意經史博通旁攷務極根柢初辟松江府史歷陞兩浙都轉運鹽使司照磨兼承發架閣事至正十七年告老歸華亭城北之別墅明年卒年七十有一初松鄉沒旣葬廬墓三年凡家之所蓄一不經意惟取松鄉所著句章集藏之餒梓行于世

貝清江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五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任氏門人

阮先生珪

阮先生璧

合傳

阮珪阮璧滿城人並經歷某之子從松鄉學松鄉字珪曰友璋字璧曰友琮而爲之說

任松鄉集

任先生瑾

任瑾口口人學業于松鄉松鄉嘗語以本末精粗之道其之江陰爲馱沙巡檢也松鄉序以送之

任松鄉集

勿軒門人

虞先生迪

父仲海

虞迪字彥忱□□人從勿軒遊勿軒爲之字說其父仲海言論每以剛正自持重禮教篤倫紀勿軒以爲畏友  
熊勿軒集

虞先生光祖

虞光祖字善繼□□人熊氏弟子

儒林宗派

梓材謹案先生與吳淵穎友善詳見龍川學案補遺

李先生文

李文字士則崇安人熊去非弟子

儒林宗派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四

卒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夏先生思學

謝先生平叔

合傳

夏思學字□□上饒人與同邑謝平叔從勿軒于鼇峯行舍菜禮後歸江東勿軒送之以序  
熊勿軒集

陳先生蒙正

陳蒙正□□人熊退齋至先生往就學焉退齋歸先生作序送之  
熊勿軒集附錄

王氏門人

同知黃先生里

附弟亨

黃里字德鄰山陰人幼從王竹齋冕遊通春秋尤工于詩洪武四年舉明經授雲南州同知七年邊寇突入欲奪其印執弗與遂遇害弟亨聞之率眾百餘與戰賊敵不支皆潰去亨亦傷左目幾死抱先生骨萬里歸葬忠義萃于一門

浙江通志

中村門人

補知誥張先生以寧

翠屏文集

春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天地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空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心無心也至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情也至公焉耳矣天地也聖人也惟聖人能知之能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能盡知且言之乎後之學焉者弗據經以說經顧任傳而疑經噫其亦惑矣

大梁張氏春秋經說序

道學至宋氏而上接孔孟之傳何傳爾其世異其理同也儒先依經而言理有功於經甚大也而獨于春秋之書春王正月未能無疑之也何疑爾曰夏正得天百王所同也是以有冬不可爲春之疑也曰夫子嘗以行夏之

時告顏子也是以有夏時冠周月之疑也曰自漢武帝  
之用夏時首寅月逮于今莫之能改也是以傳書者有  
改正朔不改月數之疑而又有春秋用夏之時夏之月  
之疑也疑愈甚則說愈多而莫之能一也以寧蚤學是  
經以叨一第亦嘗有疑于此而未能決也閒讀魯論夫  
子之言行夏之時若恍然而有省也因之歷稽經史傳  
記及古註疏之說同也乃知春王正月之春爲周之時  
由漢逮唐諸儒舉無異說也而劉向周春夏冬之說陳  
寵天以爲正周以爲春之說最其明著者也而猶未敢  
信也比觀子朱子語錄晚年之說亦同也其門人張氏  
集傳之說又同也于是渙然冰釋而無疑也 春王正月

考自序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王正月考二卷  
提要云史稱張氏以春秋致高第女所學尤專春  
秋多所自學撰胡傳辨疑最辨博惟春王正月考  
未就寓安南喻半載始卒業今胡傳辨疑已佚惟  
此書存又言春王正月異說紛紛張氏獨徵引五  
經參以史漢著爲一書決數百載之疑案可謂卓  
識云

附錄

登進士第復往淮南讀書十餘年

宋潛溪序張侍講翠屏集曰先生之文非漢非秦周之書不讀用力之久超然有所悟入豐腴而不流于叢穴雄峭而不失于粗厲清圓而不涉于浮巧委蛇而不病于細碎可謂一代之奇作矣

補 鄉舉林先生文琪

林文琪 雲濠案原文作琪從學案原本與儒林宗派加文字 字仲恭福寧人從韓

古遺信同遊篤信力行爲文以理勝舉明經不受強補本州訓導半載以疾辭晚年教授生徒以開來學爲己任 道南源委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奎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余氏門人

朱先生模

朱模字口口新安人

張氏門人

石先生光霽

石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張以寧弟子洪武十三年以薦爲國子監學正陞春秋博士著有春秋書法鈞玄四卷黃氏千頃堂書目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春秋書法鈞玄提要云此書猶以寧之傳大旨本張大亨吳澄之意以春



秋書法分屬五禮凡失禮者則書之以示褒貶因考周禮經註詳錄吉凶軍賓嘉五禮條目共有五禮不能盡括者如年月日時名稱爵號之類則別爲雜書法以冠乎首每條書法之下採集諸傳之辭以引要者爲綱發揮其義者爲目大槪以左傳公穀胡氏張氏爲主義有未備者亦開採啖迨諸儒之說而標以己意折衷之其所稱張氏者卽以寧也

孫先生隆

孫隆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十四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十四

不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